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八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宮省賢聲錄四卷

〔明〕高曰化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楚藩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宮省賢聲錄四卷》提要

宮省賢聲録序

東人郭宮卿給事吾楚
藩府中盖自侍
先主及
今王三十年餘矣服勞宮省
匪躬居多兹以春秋日高
思有所托而逃焉不可得

語具
今王令旨八所奏牘及諸當
道文移中吾邑大夫高明
府故淄川産於宮卿有桑
梓戚嘉宮卿之有聲於楚
也且從司衞八所啓留之
意題其卷曰宮省賢聲錄

徵不佞序諸首不佞楚人
也能無為楚言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賜我
楚昭王疆履俾之南跨方城
漢水間世載明德凡二百
餘年于茲河山帶礪其盟

如新爰及
今王冲齔踐位親賢樂善雅
有河間東平之風焉夫
藩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
民間事不晉接賓客年復
幼冲氣識未及安得不在
左右扶則宮卿輔導之力

不可誣矣況又值其難乎
昔趙孤下宮危若綴旒嬰
與杵臼約曰吾為其難已
而立后續趙祀功烈偉然
子房身為帝師封萬户位
列侯及佐定太子羽翼已
成乃欲棄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君子以為高當隆慶
間府中多故
今王甫在孺盖岌岌也不有
宮卿誰任難者即嬰之為
趙無以加矣十六年餘由
襁褓而綰髮而勝冠而
冊名封以至于今得以

大國贊王著聞藩省秋毫皆
宮卿力也昔晉文云導我
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
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
此受次賞以論宮卿功蓋
兼二賞而有之即禄入脊
予未足為浮而宮卿不爾

也輒賜輒辭辭之不已乃
借太和南海以自托焉其
意曰吾受
先主付託徼
昭祖光靈佐世子為
今贊王吾責塞矣寧復他為
也方之羽翼成而謝萬户

封邑為赤松遊也豈不伯
仲式由是以論宮卿可謂
有程嬰之忠兼子房之智
有足稱者矣且嬰為趙先
君友人漢廷將相子房居
一彼所稱高贊大良也乃
今於中貴人見之不尤難

乎今不佞心切贊贊是以
論著之如此云
萬曆丙戌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前北京户部
左侍郎蒲圻謝鵬舉頓首
拜書

宮省贊聲録序

昔鴟夷子皮佐越功成遂
乗扁舟浮五湖後王思范
功不獲見至以黄金鑄像
馬天下多贊蠡而嘆越以
為不留蠡于未去時而肖
貌于既去則晩矣楚中貴

人郭宮卿起家齊魯望姓
當隆萬間
今王幼冲在襁褓之中寔為
多事宮卿忠愛保護以有
今日即思身退托浮海去
将超然遠覽高舉頼内外
上下同聲贊之而

今王慊留至再遂不果行異
時管蘇有功于楚楚王告
諸大夫曰管蘇有徳吾坳
之后爵之于朝秦漢之際
銀鐺左貂給事殿省或引
用士人以叅其選史記年
表書穆公學于宁人者耶

君子于是乎覘穆公之可
與有為也然則
先主之屬宮卿也知其為管
蘇也
今王之留宮卿也夫亦欲終
任好之學耶贊于秦越遠
矣如宮卿者固宜聲施後

世扎陳孝廉以其事告余
余既嘉宮卿之贊而又深
幸
今王之能贊贊故為序如此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旦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嘉魚方
逢時譔

宮省贊聲録序

余家仄洞庭東隅距
楚城不數百里往来其間詎
不耳宮省贊輔有
郭嵫陽公扎憾未覿其人
也越癸酉秋奉
命典順天卿試爰渡巴江過瞿
唐直抵沙羡艤舟三宿乱
擬拜公之廬而曹笞企慕
之私一旦爽然欲傾矣見
公貌恂恂恭也氣溶溶寂
也言循循理也竊自嘆服
孰有温然金玉如公者乎
相與坐語移日摧古揚今

不憚下問冲然有若虛若
無之風焉則又仰曰外之
悒損如此中藏其叵測哉
及退而省其私也左圖右
書孳孳講究明習世務迥
異貂鐺尋常萬萬訊之途
人皆能縷縷道公當時事

迺知公之忠愛根諸天性
故其勛業赫奕在人耳目
自不可揜云夫丁辛未之
變二孤纔五閱月壬人睥
睨疆履百計傾搖
楚其殆哉岌岌乎遐邇驚聞
人人涕之霑臆也矧公身
當其事者哉公則以身許
國夙夜匪懈志不為之亂氣
不為之沮凡剝牀隱屏之
患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
者公罔不豫防其漸而啚
戒於微也死且不畏奈何
以利害怵之耶所藉

天神昭鑒
祖宗默佑而一時贊有司暨
永安王等乃為矢心協力匡
扶于以共除兇逆卒使危
疑底定非公之力而誰與
也隨蒙
聖天子軫念孤孱蚤賜封爵其

感
恩視諸藩為有加矣居無何氊
未及煖而遺奸復起僞蹤
參劾善類一空較姬旦恐
懼流言愈增股慄幸
東安王自行奏辯欺罔旋明
非公之力而誰與也按
昭王征雲南阿魯禿等地方
屢獲大捷
特賜陝西西安州海剌都草場
一處俾之世守蓋出自
太祖殊恩而
列聖璽書襲之琅函者不一而
足豈不炳炳朗朗若日星

哉彼奸宄誣執公以假揑
欽命璽書意在中傷仗
君相燭奸觀火而公之赤心佐
主輿論固彰彰也比時余叨
司計廳得悉所顛末於
大司徒轉聞于
上而世業牧地奉
旨賜復非公之力而誰與也即
今日弼成
主德芳譽洋溢良可賀矣洊
王襁褓時情竇未開物感易
動內相匪人何以匡救而
昌
國祚也公自起居食息競競

業業思媚左右百與
熙世名賢長者比德量能每勁
中而綽外虛心而實施寧
方母園寧矯母隨寧儉母
奢寧戚母易寧[illegible]落落如玉
母碌碌如石寧撓澆漓為
醇朴母變中正為詭靡上

求不負乎
先君付託之囑下求無曠乎
中官輔導之職而歷事三
十餘年始終不渝真偉丈
夫也此胡啻
金枝玉葉世傳明德河帶山礪
盟矢維新僅僅邁迹東平

並駈河間云乎雖天地之
氣化人事之運會咸與有
斡旋之機矣倘繇內侍省
召陟三品計安
社稷則其功烈豈兄金英張永
輩俛偃乎弟之項來
皇上允王之請

賜公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
魚衣一襲尤喜其忠悃上
徹於
九重也其他懶辭
賞賚昭廉潔之操焉拯蜀逋
負溥仁恕之政焉修建寺
宇廣作善之念焉歷歷志

行勛猷不可枚舉功成身退托為太和南海之遊以自逃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公之謂也雖然公猶未可致為臣而歸也

國主可其勣再以狀聞

當宁而晉階加廕榮寵方寖寖乎未艾也余辱公交深惟交深然後敢言

公其勗旃

皆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旦

奉訓大夫戶部山東清吏

司郎中前

太學分署楚巴陵湘潭趙文

明頓首拜書

宮省賢聲錄目錄

目錄終

宮省賢聲錄卷之一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黄劉守復校正

本稿類凡一十四道

楚府承奉司承奉郭倫

萬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一本為乞

恩給假調治以圖補報事臣本以菲才

荷蒙

睿恩高厚夙夜憂惕難免素飡之誚臣

自蒞事以来恭遇我

主纘承

天潢萬曆三年照例

請名至六年遵例

請封先後敬奉

恩旨差臣赴京齎

奏已蒙

聖恩

欽賜金寶遣官

冊封大禮告成比臣在途身冒寒暑以致

抑鬱痰火積恙及至田府欲行具

啓調治間致被奸儀誣

奏奉

欽依行勘臣隨與之辯明卒使群奸服罪

以至今日國步漸安襲

封在邇此實我

昭祖列王在天之靈陰翊助順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也豈意臣之前

恙日漸舉發供職未便伏望

軫念微軀准容調治痊日照舊隨班等

因奉

令旨予蒙

聖恩襲封在邇前後奏請皆爾不避寒暑

懋著忠勤今當大事臨期凡百賴爾夾

輔據啓何必還照舊供職不必再啓

右稿一

本年十月初五日本司一本為懇

恩請假叩謁名山以酬夙願以祈遐祜
事臣先年奏
先老太妃令諭保衛我
主睿體及赴京奏
請封典一切重務比思欲
祝釐是以控告于天許立各山香願伏
乞
允假准臣叩謁一以副祈禱之私一以
迓

主上亶厚之慶等因奏
令旨予以冲年受
封事尚倥偬方切賛襄以匡不逮何忍遽
爾遠離不准去不必再啓

右稿二

萬曆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司一
本為乞
恩俯進養贍課穀以圖補報事臣荷蒙
睿恩叨授前職添賜月米十石感戴無

任切有原賜皂港屯課穀四百四十
二石應城屯課穀八十九石臣思既
受加添月俸日給已敷所有前項課
穀理宜交
進伏望
寛恩收進貯倉以儲
宮用等情奏
令旨不准辭

右稿三

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司一本為乞
恩再辭養贍課穀事本年十月二十一
日具本啓辭皂港應城二屯課穀緣
由奏
令旨不准辭敬此傳司奉此又該本司
啓稱屢荷
殊恩愧無補報其前進辭課穀實臣之
本心也伏望
寛恩准臣所辭收進貯倉以備匱乏等

情奉
令旨這課穀原非新賜何以遽辭既啓
懇切且暫收用該司還行管屯官知道
右稿四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司一本為懇
辭
特典以申愚悃事臣蒙
睿恩頒下
令旨龍票諭與承奉郭倫知道予在冲

齡頼爾赤心保護夾輔有年今查得三
屯佃户劉泰等田地課銀共二百三十
兩零四錢料豆三十七石課穀四百零
四石護衛軍餘袁墨斗兒等二百二十
四名儀衛司校尉任士貴等二十九名
與爾養贍跟用少示旌勤之典故諭敬
此傳臣捧誦再三無任悚慄切思臣
本以庸劣叨受
先主洪恩

先老太妃委託臣敢不竭力致身以圖
補報況有原賜月米養贍田地跟伴
人役足以充用復荷
盛典臣有何功過當
殊寵謹將
龍票并開單三件繳
上俯賜收回庶臣寢食得安而身心無
忝矣奉
令旨這田地人丁尚不足予勸酬之意

爾還收用不必辭
右稿五
本月初七日本司又一本為懇
恩允辭
睿典事本月初一日具本啓辭
恩賜課銀課穀及跟用人丁緣由奉
令旨這田地人丁尚不足予勸酬之意
爾還收用不必辭敬此傳司臣復思人
臣之事

君也以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今
雖有犬馬微勞奚足稱善況今倉庫
空虛
宮用匱乏於此時而甘受分外之澤即
臣之心又何安乎伏乞
允收
成命俾臣心帖衽席更効犬馬等情奉
令旨爾忠勤爲國旣膺
寵命宜隆優錫之典今乃屢屢懇辭潔白

之操固得矣其於懋賞之典有缺何姑
暫准辭以遂所志係司還行管屯官知
道
右稿六
萬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本司一本
爲乞
恩准假進香以終愚念事臣思昔年許
立各處進香無非爲祝延
國祚計也先于萬曆八年十月初五日

備本啓假聞奉
旨不准去遂寢其行以至于今惟思南
海一願竭誠已久伏乞
准容離任前去不勝頂戴之至等因奉
令旨准去即回任供職
右稿七
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長史司一本爲
乞
恩懇留忠誠朝夕輔導以新國政事於

天子紀善所抄出該典儀所啓據教授熊
汝諧啓稱臣謂
國家之興隆由人才之專任故孔子告
子路曰治國所先在於尊賢而孟子
亦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孔孟之
言乃有國者之要道所當繹思者也
臣於本月二十四日侍講退息忽聞
承奉司承奉郭倫請假欲往南海進
香原其心披肝瀝血祈祝

福壽不為不殷且厚矣但臣思倫受
先主付託履艱保孤以至于今乃遽欲
為浮海之行
國主獨不體倫之忠悃遽聽其請乎此
臣之所未喻也不得不冒罪
上啓夫南海距楚幾千里其風波之險
跋涉之勞歲月之遠能不起
國主之思乎萬一思之而不得即回欲
追之而去又日遠其將何以慰

睿衷矧且倫祈佛愛
主之心一有萌動神必知之何必親歷
南海而後畢此心乎此臣謂給假之
請斷不可
准允者伏望
垂聽勉留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奉
令旨是長史司知道欽此傳司該右長
史臣高曰化看得承奉郭倫請假欲
往南海蓋為

祝釐而行固見愛
君至意但倫自
國家中葉忠誠贊導以迄于今內外大
小之政莫不賴之豈可使之遠離乎
左右矧向者武當之行謂武當在封
域之內且往返之程可計日月今南
海在封域之外計程往返即風汎助
順非數月不可矣以倫之明豈不及
此心存謙抑或有所託焉耳先臣會

間嘗聞其語勸以勿行不惟臣也八
所之臣亦莫不然初猶疑其行之未
決以故未敢
擅留今據教授熊汝諧所啓前因實為
遠慮允快輿情合無俯聽所請將倫
勉留以慰人心其南海之行俟來歲
主人大婚之後則事得其序而禮成禮
成則神乎而福降矣等因奉
令旨郭承奉為予有南海之行予初不

知其險遠而姑允之今見熊教授高長
史所啓眞合予不忍暫離之意倫豈可
舍予而遠離耶不准行該司知道

右稿八

本年三月初一日長史司一本爲懇
留忠勤輔佐以答
睿眷以慰人望事於紀善所抄出該典
儀所啓據審理萬言策啓前事又紀
善姚宗萬啓爲乞

恩懇留忠良以振國政事俱奉
令旨是長史司知道欽此傳司該右長
史臣高曰化看得承奉郭倫請假欲
爲南海
祝釐之行教授熊汝諧嘗啓留於前矣
今審理萬言策紀善姚宗萬各啓懇
留大槩謂倫當朝夕
左右輔導若今南海之行去楚三千餘
里風汛不時動輒經年況

國家當務內而
宮殿
宗廟外而城垣護衛凋敝猶昔併
宣化府第分封在邇及時修舉惟倫
是賴不宜有所託焉而浮海於數千
里之外且佛教以普濟爲心倫能翊
主修德是即
社稷之福不必索之南海臣繹思之倫
之請事於

祝釐固愛
君也神道也策等之請留亦愛
君也人道也神道遠人道邇聖人教人
必先致力於人而後致力於神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伏乞
俯從臣等所請將倫勉留南海之行姑
俟來年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又該武昌護衛指
揮吉嘉禎林曉于國鎮王如言等鎮

撫陳朝千户張煥武等百户謝瓊等
一本爲敬攄懇悃以留賢輔事儀衛
司儀衛正顧節儀衛副劉傑一本爲
懇乞
睿明留輔導以隆國政事典寶謝君憑
典儀支任典膳姚良卿良醫羅友誠
典樂盧嗣宗大使傅鎮等一本爲肅
愚悃達
睿聰以留輔導事署教授事審理王執

中葉夢祖典寶陶洪德教授朱應旂
等一本爲挽留輔佐以全永治事俱
奉
令旨各官交章留爾以慰人望南海不
必行郭承奉知道
右稿九
本年三月初六日本司一本爲交進
恩賜祿銀事臣節年陸續蒙
賞祿銀五百兩兼頒

手劄到臣比時欲辭
進恐拂
上恩隨置文簿一扇啓
請關防鈐貯臣自受賞以来措躬無地
專候
大婚方行交
上切見府第殿宇墻垣傾頹未葺今将
前項祿銀并
手劄冊簿齎

上伏乞
准容收發工所以資修理之費臣不勝
忻忭之至奉
令旨予以冲年賴爾保輔前給銀五百
兩猶未足以償勞今乃封還連劄交進
其廉潔不取之操真達人君子所難及
者予曷以酬之俟另行旌揚以示予中
心不忘之意
右稿十

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本司一本
爲懇乞
睿恩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臣本庸劣
荷
恩洪深分當盡犬馬之微勞少塞報稱
之私念自歷任在府三十餘年歲支
俸米三百六十石養贍錢糧二百餘
兩外有跟伴人丁等項深慚尸位朝
夕惕厲不虞年来得患足疾行步艱

難兼諸事不能善處除将東山園錢
糧行典寶副李恩管理外伏望
俯允所辭乞将臣員下月支俸米自萬
曆十四年起每月三十石辭進二十
石存留十石給臣食用并将江南屯
務另委官員督理俾臣得盡餘年不
勝頂戴之至等因奉
令旨爾披忠爲國懋著賢勞今百度方
漸維新遽動就閑之念何以慰吾之深
望也不准辭該司知道

右稿十一

本月初六日又一本爲再懇
垂憐衰疾以便調治事臣近因衰老昨
已具本告休奉
旨不准辭欽此傳臣俯誦
睿音無任惶悚臣本以葑菲之材曷敢
當賢勞之譽但求閑之念昔已僣達
聰聞盖非昕夕所起也臣故冐罪再陳

伏乞
准允庶
主上浩蕩之恩侔覆載矣等因奉
令旨國家之事惟郭承奉是賴今乃汲
汲求閑不惟有負初心何忍棄予至此
長史司即會同衛所等官代予懇留以
慰予拳拳之衷

右稿十二

本月初十日長史司一本爲懇乞

睿恩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准郭承奉
關稱休致緣由到司准此爲照承奉
郭倫盡心
王室久効賢勞茲乃自陳少憩固其思
退之心但以人望方般正賴有相之
道況值中葉之運方爾維新而應行
事宜不無有待在本官不宜遽萌此
念在
主上豈可輕信其浩然扢伏乞勉留供

職用圖厥終奉
令旨覽啓勉留情詞正合予心郭承奉
即照舊供職

右稿十三

本月二十日本司一本爲披瀝下情
再乞
睿恩准暫供職仍便休致事臣猥以朽
才竊効犬馬一十六年先是啓蒙我
主弘仁憫恤

温旨慰諭候大婚禮畢放爾武當焚修
臣不勝感激再叩謝訖今照
大婚嘉禮将成是臣謹記前
旨具本乞休顧猶未蒙
賜准夙夜修省實切戰兢念臣於萬曆
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叨轉今職蒙添
賜月米十石時臣将舊領養贍課穀五
百三十一石具本辭進奉
令旨這課穀原非新賜何以遽辭既啓

懇切且暫收用恁司還行管屯官知道
欽此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荷蒙
睿恩頒下
令旨說與承奉郭倫知道予在幼冲賴
爾赤心保輔有年今查三屯佃户劉泰
等田地該銀二百三十兩零四錢豆穀
課共四百四十一石護衞軍餘袁墨斗
兒等共二百二十四名儀衞司校尉任
士貴等二十九名與爾養贍艮用少示

旌勸之典欽此臣捧誦
玉音益增戰悚隨即具本辭進遵領原
賜額課奉
令旨爾忠勤為國宜膺優錫今屢懇辭
潔白之操固得矣其如懋賞之典有缺
何姑暫准辭以遂所志恁司還行管屯
官知道欽此又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臣
檢有節年
恩賞祿銀共五百兩臣思衣食之外皆

係長物具本辭進奉
令旨予以冲年賴爾保輔前給銀五百
兩猶未足以償勞今乃封還連劄交進
其廉潔不取之操真達人君子所難及
者予曷以酬之俟另行旌揚以示予中
心不忘之意欽此又十三年五月初一
日臣檢有自置各樣銀器登造二冊
其一并原賜
温旨先行交進其一并銀器收候乞休

允日交
進凡若此者念臣出自微寒福緣淺薄
過則生患頓辭富居貧以畢愚分矧
今年力衰憊疾病尋侵懇乞投閑少
延殘喘實由赤心非敢貌飾乃蒙
過念微勞未即賜放是以臣不避斧鉞
将情于本年正月初七日
啓鳴併呈詳撫按司道去後續奉
温旨慰諭繼以流涕隨准長史司關稱

奉
當道批臣呈詞勉留供職臣思若再
懇辭不惟違悖
令旨抑且有辜當道至意只得遵依再
竭駑駘伏望
寛恩准臣供職年餘即放休退則
絲綸之音信於四時
恤臣之恩重於九鼎矣臣不勝戰慄懇
祈之至等因奉

令旨予自襁褓以迄于今本官阿保夾
輔功實居多所有酬勞之禮節次懇辭
姑准待予
奏加
特典以示優異乃本官堅欲求閑茲者諸
當道批司代予慰留永終令譽足見相
成至意本官遵行供職緣由恁司仍移
文院臺司道衙門知會

右稿十四

附通詳
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七日本司通詳
院司各道爲懇乞
憲臺俯容閑住以延殘喘事照得本
職濫叨楚役迄今三十餘年歲支俸
米三百六十石養贍錢糧二百餘兩
外有跟伴人丁冬夏衣服四時八節
賞賜頂受
國恩天高地厚萬不報一本當效犬馬

之勞緣近年以来得患足疾行步艱
難兼諸事不能善處已經具本
啓辭外伏乞
憲臺垂憐衰憊批准閑住俾終餘年
不勝感戴之至理合呈禀爲此
一呈
欽差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奉批
本官輔導有年功勞懋著今當
賢殿下成婚之際正宜奔走贊襄以永
終譽何爲遽動就閑之念耶仰長史
司行令遵奉
令旨照舊供職毋得固辭繳
一呈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任　奉批
楚殿下天資聰明可與爲善顧年方冲
幼大婚未成内外各官同心夾輔之
功不可少也本官託孤勤慎豈可遽

爾求閒仰長史司諭令即出事

主以成始終可也此繳

一呈

欽差鎮守湖廣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蠻將

軍懷寧侯孫　奉批

楚殿下性敏好學郭承奉夾輔為善且

保二孫不避危疑大功誠難泯滅

國事始終攸賴可也卒然求退殊失

殿下倚毗初心長史司移文宜即速出

事

主以慰注望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署印右布

政使姚　奉批看得該司奉職素著

清謹事

上曲盡忠勤勞績久彰年力正壯豈宜

退閒仰長史司移文候遵照

令旨施行繳

一呈

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武昌

道左參政劉　奉批本司忠義匡

主廉靜提躬

楚國倚爲萬里長城豈可以一時微疾

遽求休致仰長史司啓

王知會曲意勉留以終輔導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署清軍道副

使張　奉批該司保護

王躬忠勤夙著茲以盛年且當嘉禮告

成之際豈容遽遂投閒仰長史司移

文慰留恪供厥職以圖永譽繳

一呈

欽差提督屯墾兼管水利整飭倉糧湖廣

按察司副使賈　奉批該司修持廉

潔進止勞謙竭力奉公而夙夜不遑

寧處小心事

主而將迎茂著憂勤年力正強輔導有
賴即有微恙不妨善調矧無纖瑕豈
宜引退仰長史司啓
王慰留以亶厥職此繳
一呈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巡武昌道
兼管兵備副使駱　奉批承奉司官
選推任用自有主之者非地方衙門
所能干與也但好賢尚能內外上下
所同仰長史司以禮挽留務終本官
忠誠為
國初心豈惟
藩府之福亦地方之福也行過具申繳
以上批呈隨該長史司備本啓奉
令旨郭承奉忠廉久著一旦求退予已
有旨不准辭即令諸當道為予勉留足
徵體亮盛意本官速出供職再不必辭
附關文

本月十二日長史司關為懇留賢輔
以竟鴻業事據審理萬言策啓稱照
得郭承奉殫忠為國心事光明才猷
卓懋膾炙人口其在今日
千歲春秋已勝冠服庶務叢集已就振
舉然本官閱歷益久信任彌專矧夫
年力正強自合永肩一心以終臣節
贊成
大婚嘉事目擊螽斯麟趾之慶於是時
告老未晚也伏念臣效勞一十餘年
一旦聞報轉遷蚤夜興思如犬馬栖
栖不忍離其
主人矧到任以來有負
國恩無一善狀苟能為國留一賢輔亦
可以贖濫竽矣等情又據紀善姚宗
萬教授熊汝諧啓稱竊照郭承奉啓
辭俸務復呈
當道堅欲勇退是倫之高標清操固

嗚于時但百務廢墜今漸整頓維新
如
宮殿之搆修屯洲之查復課糧之清理
軍政之嚴明與夫勸講啓迪親賢視
事皆倫匪懈之功也於此時偶一准
辭寧不使前功半途廢弛伏乞
優慰俾全始終等情又據
永安王華垛啓為保留賢良翊賛
宗藩乞

恩俞允嘉納事嘗聞官非廉靜事多叢
挫之虞
國有老成政得公平之體今承奉郭倫
素秉忠貞近萌烟霞之念求順養其
性真鋭意泉石之思欲高蹈而遠隱
但茲
楚國為各藩之首稱必得斯人作衆務
之綱領伏望
施留行之典隆

上下之恩庶幾往而不迈之志亦可援
而止之而止矣等情又據護衛指揮
吉嘉禎等鎮撫陳朝等千百户張煥
武謝瓊等啓為懇留賢輔以裨
國政事審理葉夢祖等典寶謝君憑等
教授劉韶等經歷譚舉孫世德等大
使傅鎮等啓為勉留忠勤輔臣以翊
國政事儀衛正顧節等啓為乞
恩懇留賢良輔臣以勵忠勤事俱奉

令旨已有旨了長史司知道欽此通傳
到司奉此照先
撫按司道批司挽留緣由已經備本
具
啓合關前去煩為遵照供職施行仍
将遵行日期希關過司以憑回復
本月二十日本司准長史司關為前
事已經奉
旨移文知會

當道外合關前去希爲遵奉供職請
勿再緩備關前來

宮省贒聲錄一卷終

宮省贒聲録卷之二

楚右史前敘州府同知澄海高日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黄劉守復校正

文類

篤忠篇

賜進士出身湖廣副使安丘馬文偉撰

篤忠篇者爲嵫陽郭公首建勳勞而作也嘗謂理勢之在天下習故復常者順其適耶恒乗便者安其遇以是而考材徵贒則眞贗易淆銛鈍難辯烏乎可盍

不盤錯則利器弗别不寒冱則良材弗見是君國者之所倚毗觀人者之所鑑賞恒準諸此也欲知嵫陽之篤忠當自其悉有衆善而徵之乎余昔濫竽仕籍繼典郡符得密邇藩邦稔聞
楚恭王殿下以幼冲襲封勵幹蠱之勤保中興之業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睦族親贒是以天厚

仁王昌其祚徹而並蒂金枝赫闡靈異
即兩
儲位之生信乎延國脉於一綫也豈偶
然哉無何有干紀者窺覬之公圖報無
由默為籲禱而已乃極力庇護防範孔
嚴随有仗義者容上其事於
朝恭荷我
聖天子英明剛斷眷注
親藩可其

奏行勘諸司余承乏德安得厠委勘之
末當危疑首鼠之時而公挺然出首開
府其論乃定上言者頼之既而汝遷吉
善崇正
寢園俾龍蟠虎踞之陵欝然王氣攸萃
正以晋
恭廟之靈於九原而延國脉於百世也
夫當
主少國疑之時其功居多而遡者又兩

次壯上不辭勞勩先請
睿名繼奏
儲封啓将来藩封之階保千載磐石之
固皆公力也盖嘗論之集事者才也達
權者機也真幹者勤也効用者贒也純
誠者德也此之謂悉有衆善而要之皆
本於盡己之心之忠也故名其篇曰篤
忠豈溢美哉是忠也其即盤錯之利器
寒沍之良材乎歟公之為人通達國體

樂與士夫游而一時同事皆豪贒且嘗
仰慕
國朝覃吉懷恩之為人是其所以作忠
者盖亦有所自矣時宗中重義者聞而
嘉其忠余忝鄉曲之誼切喜中貴之不
多見也固以揄揚俾将来
國史録贒者或得以備其蒐採云
晋司國務序
賜進士出身湖廣副使錢塘張振先撰

楚內輔郭公嵫陽東魯産也入列藩[illegible]
掌視璽綬有年今
王誕嗣服命僉多勞績乃嘉之曰前在
襁褓時爾有保護功比請嗣位爾赴
闕下奔走惟勤西秦牧地錫自開國近有
議奪之者爾為奏復之宗儀蕃衍貯藏
告匱爾能經營調度井井不擾且嘗導
我以學問用弗納于邪知爾忠且賢茲
乏承奉官爾其克斯任以終令譽敬哉

即為題請於
朝命既下都人士咸以為華稱賀焉予惟
中官之制由來遠矣為職匪直華秩乃
所關則甚重自昔明王慎之蓋人主宴
安退息之地正理欲敬肆之介左右近
習或非其人則潛滋黙奪何所不至況
以冲齔之年踵盈成之祚上奉
天子之光命聰明未啓嗜好未定師保未
臨疑丞未遘而欲培養性情凝固化本
豈易言哉郭公保
王躬于襁褓廸正學于總髫凡所宜猷
効力者皆國家重務雖處貂璫中卓見
忠貞懇懇不倦度越尋常萬萬矣不佞
伏覩
王淑質天成英資神授惟茲妙齡方當
大寶允升脩屏翰之鴻庥表江漢之駿
化固將與古賢王並駕方軌而宮省之
暇帷禁之間得於旦夕庄贊諒非淺淺

也外有輔導之良宣啓沃之義內有侍
從之雅杜比暱之私則王所皆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不善乎昔漢東平王曰為
善最樂至今稱之不佞欲郭公以善進
主而樂東平之樂如書所云無以便辟
側媚其惟吉士庶幾不負
王命而永綏爾祿矣此固承奉之司握
所得為亦公素所自許者其朂之哉

神遊南海序

賜進士出身禮部尚書四明遠峯汪鏜撰

令

皇上剖符予始通金閨朝青閣受宗伯為
天子掌禮宮省事無大小皆關白禮官然
後具奏
上聞時知楚藩多故
贊王甫在孺內卿心如懸旌秉忠獻赤
無休沐暇賴天之道
先王之靈世子以冲年受

封事而宮卿實羽翼之其佐定之勛真爛
焉與管蘇爭烈矣予竊私心慨慕適孫
使君自楚來具白狀出贊聲錄示予予
適然曰自古閨閤之臣銀璫左貂給事
殿省故中貴上應四星近
王位之側如郭內卿者真國寶哉勤勞
其君社稷有奉光昭先世之令德而左
右遺孤洪猷駿伐則有靈山可鏤也
主君不愛上賞以恤贊勞三而強之卿

固不可遂借太和南海以自托而高想
濶步從化人遊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乎
然
國主倚毗甚至諸當道慰留甚殷不獲
已而勒丹青之餙行不捨之壇倡無緣
之慈上綿
國祚以奬天衷其意念深矣且南海山
川晶皛長波回蕩燭以慧日煽以玄風
固西聖之所宮也內卿既衷誠一志以

報
殿下皇神相之完受其福天之報施善
人固未可量哉

應　召還國序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見松李之用撰

余嚮者待罪金馬門窺高宮卿之義有
日矣是時讀禮家居過都會從鄉人中
讀宮省贊聲書且聞宮卿以南嶽謝政
去

王召命再下将旦夕歸矣余因嘆曰宮
卿于功名之際盖人之所難哉夫
恭王中殂今
王襁褓當時二五之偶厥害適般又他
扞文綱以奸利者若市國盖岌岌乎衝
檠之變不一二止也宮卿發憤畢誠捐
身關策使神器有命光紼天地
昭莊之烈綴之以祀犒虔之夫俔偃伏
辜疇為展錯哉非我宮卿不得至是也

明年西安侵田效欵来歸是固
天皇之故典
先主之令緒宮卿盖以身嘗禍而懃勤
甚備矣又明年泰始尊靈媪神蕃鸞勝
冠而請封爵強立而舉大婚今
王固端拱蒙成屬統垂緒然十數年間
騎馳東西車轔南北轂繫于外席不佳
暖宮卿之忠誠盖何如哉唯是不朽之
業光燭楚墟公也醇休邑之德依日月

之光湛恩渥寵誠豈也矧
天子踬爵而貴之裒然有登等之寵飛魚
之錫矣宮卿之休榮未既乎廼宮卿深
自挹損不欲以寵利居成功未幾浮海
之蹟上也移病乞骸之蹟上也歸賚之
蹟上且屢也今且托以南嶽行浩然去
矣夫始也鞠躬艱方砥節自守損九鼎
之力扶如綫之脉卒也厭高美之尊稱
託空門以澹泊周閣重門駿驥貝帶損

之若棄則蓄縮不可用墮弱不任職者
安所語宮卿之前事乎拱默尸祿牽位
為智者安所語宮卿之近軌乎是人之
所難公之所易也説者程杵比忠留侯
比智信哉立孤之業程杵相肖矣第留
侯挾智辟穀盖不欲以過誤之寵事多
疑之主耳今
王長且賢日與宮卿動容式車則宮卿
固今

王之孚也已即南嶽甫數月而
王命屢下藉令乘扁舟駕不返之楫
王終念之如失左右手宮卿安之乎且
宮卿能不自念得託肺腑有年亦安能
遽舍
王乎則宮卿雖智安所事留侯之為轍
也余曰宮卿歸而忠烈猶著
王得宮卿歸而忠烈在御
王心喜可知已唯宮卿畀養方閒承休

王德烈烈以奇勛始終今
王也不庶幾終先志哉余固有深為宮
卿願者矣請以是貽宮卿而因為宮卿
稱賀云

賀喬遷序

奉政大夫四川僉事文石陳墀撰

明時建王國所以庇宗社也設中官所
以庇王家也我楚八葉載令
天潢克昌先

恭王賢懿善譽娩美河間東平乃嵫陽
郭公謹事之廿餘年盡心乃事內外之
政咸秩秩以洽有襄化之能焉蓋公謙
慎好禮時得與縉紳士夫交斯能親賢
取友以成其德如此云
先王遐矣公每自念自痛曰何以報吾
主恩哉報二孫即所以報吾主也故撫
保二孤以來又十餘年跋歷崎嶇艱辛
備嘗雖懷讒叢怨而國卒賴以安至今

無內外無大小胥悅而罔怨者
先主之威藉以日重
後主之德藉以日成伊誰之力哉公又
念朝夕納誨難以口說盡也乃造銀牌
二面僅徑寸使日玩焉鐫曰敬
君王勉以臣道也曰孝父母勉以子道
也曰親君子勉以尊賢也曰遠小人勉
以去奸也曰重信義勉以存誠也曰明
賞罰勉以正法也曰慎中官勉以杜漸

也曰謹宮闈勉以防亂也庶接目警心
蒙養以正嗟乎雖古之陳善閉邪之敬
何以加此公拳拳思報
後主者若是不可以觀報
先主之心乎何者國君御大庭廣廈之
時少處宮闈燕安之時多於燕安時不
忘警惕之念習與性成雖作聖之功可
至而何有於一國执肆令

後主卓然自立識者知其爲賢君行且
藩封之寵至矣君子曰君德貴于自養
而尤繫於所養然後知其潛乎默化之
功有不可誣者公之賢不益信乎雖然
盡職以報主者下之忠也推恩以逮臣
者君之澤也由君之澤以逮公之身公
也行將受掌府之
命矣既以八事望君即以八事自勉俾其
奕世重光上不負庇宗社之義又能一
念終始下不負庇王家之心則公之慶

不于今而于後吾之言不于美而于規
今因其遷居也顧以是言告之故曰相
與以有成者也顧日俟之

五褒叙言

奉政大夫黃州府同知豫章熊珝撰

余嘗聞
楚藩開國肇自
昭祖迄今二百餘禩矣其間統緒相承
世代雖殊而賢聲一轍要之輔導之資

代有其人至於
恭王榮承七葉德邁前休又得嵫陽郭
公以輔佐之是天意有在於楚也公乃
自京邸奉
璽書使于楚授以司寶
恭王愛而重之無何賓天今
賢王殿下僅生數月耳會有浮議幾搖
國本公惟奮身抗義每每稽首籲天曰
先主以遺命屬我我何忍負之於時朝

乾夕惕不遑寢食周旋保護以圖報稱
凡事之關于宮中府中者罔弗竭精殫
力披肝瀝膽諸所區畫咸中矩矱而公
之勁節精忠可以對越明神肆今
贒王殿下夙夜頴敏殊常悉達國體致
令鴻緒以延國是以定則公之功居多
而贒聲日益起矣適是月届登五袠諸
縉紳爲公壽予亦宦遊楚中知公最深
詎容以嘿然耶竊計夫壽也者酬之謂

也公抱殊質長于幹濟其應酬旁午卓
有成筭而事皆畢舉且冲襟雅度以親
贒尊德爲念自供職之暇日涉園圃植
竹卉以培其生意觀魚鳥以樂夫天眞
博極群書研精楮墨技閑於澹然無慾
之鄉駐景于烟霞紫翠之境壽徵其在
是矣嗣是保眞怡性順養天和第見報
主之誠可以格天厭德之脩可以凝命
而期頤之域屈指可待剋行且崇階日
轉茂膺
天寵而公之壽殆將與國運相爲無疆亦
天有以酬之也于余言何侫
獻納忠愛用引
奉直大夫知趙郡事龍川郭懋撰
恭維
皇帝時膺展親脩睦諸侯王我
楚王殿下以妙齡英德丕靈躬承
帝命襲爵外則二史侍左右內則中貴諸

公日夕納誨匡所不逮一日嵫陽公走
人謂余曰不佞有請於下執事
王德茂矣今且執璧秉珪南面稱王是
有中外之寄惟是朝夕納誨之事不佞
其何敢懈之有惟數數而言之其無乃
頻告者之䀌頻而瀆聽者之耳不佞不
自意以八事鏤爲二十四字用代珮玦
稽首獻之
王其朝夕撫弄玆而用有警心執事其

以為有獻納于王否余曰是古藎臣之
用心而僅僅劬官景贒輩勞心輔國宜
念不至此夫歌詩陳書愬然深憂則周
召之為也漢唐而下老成謀國者多於
其主英妙時獻圖上箴忠愛英風可考
鏡矣今
當宁元老亦繪帝鑑箴黼扆以沃乃心即
嵫陽八事觀之其有古藎臣風而近之
亦無媿於

當宁者篤棐之意王德其賴之乎今
王聰穎殊絕誠不是出而要之輔導獻
納罔不在厥初
楚藩中外生靈且翹首跂足待命于
王異日者
王日新厥德大有造于楚
天子嘉乃勳新乃眷命徼福於楚
先王社稷賴之俾益顧不弘大哉以嵫
陽之特達倜儻即古能吏不是過其所

調攝劑量楚士大夫懽然頌之而今輔
德之心又朝夕在
王之左右忠愛宜何如哉予觀古黃門
常是愛君憂國者必食其報楚之
先王以贒孝稱者左右侍臣亦與有榮
寵以嵫陽之獻納休聞寧有間耶老夫
耄矣惟
王茂膺景命是用薰沐百拜為
王萬福惟

王新厥德老夫日夜望空禮佛蘄
王乃聖乃贒為楚生民造福老夫不解
藏人之善感嵫陽之八事能不覼然驚
喜寫之詠歌文字之間播揚于外以圖
所不朽哉其八事曰敬君王孝父母親
君子遠小人取信義明賞罰慎中官謹
宮闈

嵫陽德政冊前序

文石山人陳塤撰

楚稱名藩提封甲于天下其間土地人
民政事甚為繁劇非萃衆美者莫能一
一為之條理我嵫陽公抱瑾瑜閑習詩
禮日近
龍顏夙親
鳳御而奇異在司監中美之久矣適
帝廷簡命擇其才能可以為國幹旋者以
佐吾
楚惟公衆善兼該聲聞素著遂膺輔孤

之托盡心竭力靡所不至
主甫十齡即欣然請於
朝冊封
王爵登王位朝進善言夕陳善行效東
平之最樂希河間之卓爾以優入賢聖
宗社稱寧楚省人民歡欣快睹此其勳
尤著表莫可及者自是百度俱舉宮府
肅然勁節雅量諸難底績重道親仁繳
猷懋著而又以壽國者壽民施藥餌有
岐黃之功以事
主者事親崇愛敬有孝友之德中門學
近皆廢弛而今立師課業他日在王所
者預充任使斂賦時多科索而今則公
平寬緩今日居王土者皆得樂業國泰
民安家給人足其功豈淺淺扎兹八事
者雖不足以盡公素而實我公德政洋
洋為輿論之所共推者也諸君敬繪其
圖賦諸詩以彰其美予不佞樂為之序

以紀其盛云

後序

奉政大夫袁州府同知雙槐王守成
撰

楚主奉
玉節登
楚王位襲其封舉國人士莫不引領躍
踵喁喁而稱快盛事至顯鉅也
内府嵫陽郭公託負有年乃觀者於今

日繩其所錄則又衆推公為集羣言以
贈余不計謭陋謹序諸末簡曰夫臣主
相遇古記之矣詎言難遇抑遇而承其
權輿則上下齊美德業適駿有聲斯亦
受祉已嵫陽公崛起名區奉職于
楚當其側籍時
楚主方席冲齡宮中府中即政體未易
轄理業稱多艱惟我公獨樹風裁勤心
司典務在清肅振維祛之志大都依阿
洪湣者一切廩廩奉法守矣尤且不避
青蠅不諱貝錦而衷外皎然若揭日月
主上最器重之而往來使者亦皆類與
贊聲盖彬彬質有其文焉夫以夙所砥
礪靡一二足則令之盛典
天子頌之
令主啓之贊相成之厥勲匪淺鮮者我
楚山川郁乎噴色抑語曰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詩曰匪傲匪遊萬福

來求故為人臣者食報在功積功在勤
居功在謙公盖兼所尚方矣異日身受
國恩名流江漢使
主上仁德加于二百萬石之邦即謂之
曰
楚社稷臣無不可者茲遇也奇乎奇乎

敘宮省贊聲冊首

欽差督理邊儲户部郎中葵東周文卿撰

郭内卿公始以忠慎事
恭王受托孤之命王且二孤在襁褓時
有謀為奸宄不道者公獨與之爭有司
直公其奸稍稍引去矣而有謀剪孤羽
翼扞以當世之文網者公不避危疑卒
明其事於當道西安牧地舊屬之楚而
奪之者奏獨咎公公益明之於
朝得不失尺寸土令
王自襁褓而勝冠服而
冊封十六年來孰非公力抑公用是累遷

至輔導又
天子有章服之錫不可謂不榮矣乃公則
功成不居退然一無能於國者封識
王所賜金帛廩粟及家之所有彙為一
帙以進曰臣自付託履艱以至今日徼
福于
昭祖
列王獲光復舊物秋毫皆
王之靈也臣何功之有乃欲為黃冠羽

衣訪安期羨門之屬於海上學長生之
術夫四時之道成功者退在士君子猶
或難焉何幸於中貴人而有也公之忠
勤廉靜聲稱聞諸薦紳間無不為公激
揚者且繪圖而張之夫葵以志忠筠以
志節公何以得此於薦紳哉蓋葵之忠
終始向日而筠之節貫四時而不朽公
欲任意遠引為赤松之遊毋乃非諸士
夫繪圖之意乎則亦非受托之初志也

今
天子加意藩國而
楚尤號重藩方擇老成忠潔者以為贊
即公有烟霞之想
天子一日下璽書而褒之
王其何辭以對予欲為
王慰留且付於當道諸公之後公其可
無行矣

後序

承德郎判重慶府事鶴汀張啓明撰

侍中郭公身事
恭王及我
今上勳勞懋著忠廉性成業已論列薦
剡
天子賜章衮褒異處人臣之極矣是真所
謂社稷臣哉先我
恭王中殂藐焉二孤未離阿保睥睨內
外者何限公獨持風裁以身嘗禍幾於

不滿而意氣廩廩自若適足偲偲代

中為

主上請定

世封勝冠冕則請

大封不逾年而文定禮成則請

大婚擘劃方畧永肩一心楚朝論功誠未有先之者及功成辭讓遜位已歸者之論蹠不一而止以是斐譽上逮內外孚聞楚士夫為著賢聲錄比之程嬰之

忠于房之智寔且兼之余 不佞 家世楚臣也先以文領薦得挂朝籍年來奔走四方然一聞楚事每不啻目動心焉今

主上仰賴

先靈亦既光昭舊物禮賢愛民有東平河間之風是以

君臣同心提福受祉國家允孚於休 不佞亦與有榮藉於功業益隆聲名益盛顧尤深自抑損常若自下其超識遠見

信非人之所能及也二三薦紳儼然處賀乃載筆為葵竹之圖辟之忠節斷可識已夫公得此於楚俾後之觀風者展卷間知楚有社稷臣則一莖九畬之芽明月夜光之珠在方城漢水者不足多也而寧止章章楚已哉 不佞 請次之末

簡

丹衷玄度冊敘

賜進士出身浙江副使東里鄧楚望撰

士大夫離蹠釋蹻而自矜名節顧寵祿而效忠履盛滿而知止者幾人哉在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凡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蓋君子處平常之時未足以見臣節惟蹇然後見之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是也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蠱宜有事而曰高尚蓋君子居蠱之始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居蠱之亨體艮之義而

止其所當止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所謂
功成身退者是也郭宫卿受
先王託孤之命值同輩相搆之秋主少
國疑乃能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蹇之
匪躬為蠱之有濟蹇終吉蠱用譽然後
有託而退焉謂合易而近道者非歟先
是
今王在襁褓中予時給事
殿庭人已有稱宫卿保孤為賢者時未識

其姓名也及予在南司馬部則宫卿以
藩邸不軌之故累數千言貽白南都縉
紳士大夫又因以屬予楚望嘗以敢言
聞今國事若此楚望楚人也可泯泯不
加之意乎予遂徧告當事者臺省諸公
果以狀
上有司得發其奸為枝者縮然引郤時已
知其有宫卿然亦以為臣子之常分也
及劉使君徙敦事藩理持宫省賢聲録

至予得受而讀之則知其託孤寄命者
如此排難匪躬者又如此且也日在
王所出宣而入告彬彬皆仁義德惠
今王樂善好文奉藩獲度軼河間東平
而上之使天下後世知
楚有賢王誰之力歟國事寧謐乃悉還
王所賜金帛廪禄託為赤松之遊臨難
而不顧身功成而不受賞不賢而能之
乎世竊位固寵之徒進則苟禄退不能

知幾視此不有愧哉昔淮南八公之徒
與其輔相保衛王躬多導以神仙黄白
之術而唐蘇良嗣之為周王府卿遇事
不避最有聲稱然亦不過數有諫諍而
已則未有如宫卿之始終合道以輔靈
長如今日者也不賢而能之乎俾今侍
中貂璫者皆若而人
國家不永有休賴耶予賢宫卿又賢其所
以知宫卿能用宫卿者故為序其事如

此立贊無方古之人知言哉

又

賜武舉進士掌錦衣衛事思雲劉守有撰

楚昭王以
高皇帝愛子肇封數傳及
今王王冲齡嗣統内丁狐鼠之亂蕭墻搆逆王室寔蠢蠢焉當事者廩廩恐選幾錙素莫辯猷嵫陽郭宮卿逮事
先王忠貞夙著抗節撫孤巨奸褫魄卒

定勛勸且其輔翊
王躬衎亮
王德浸浸河間東平之風惟是
天子嘉其贊陝以崇階錫以𪔗𪔗夫子房佐定太子封萬户位列侯今宮卿不難以其身為
王羽翼即如
天子所褒嘉猶未足酬萬分一乃宮卿不欲以寵利居成功思所託而逃焉雅志

玄宗逍遥物外太和衡嶽間歲一往宮卿起家齊魯慷慨忠烈固自天性至其才智類叔敖下士類晏嬰明决類穆生博洽文雅庶幾倚宋之儔則難其超然遠舉直與子房伯仲則又難今
天子加惠宗盟銳意藩相蓋慮
天潢日衆僭侈漸生倘持籌贊畫者得若而人或可紓宵旰憂獨能張楚已哉不佞待辠司隷久備聞

國事底定
王學懋新秋毫皆宮卿力伯兄守復以保昌令遷補刑吏趨佐下風佩德甚渥欲圖宮卿始終去就以比冊青托之吾邑鄧大夫首為詩歌題其端曰冊東玄度而荐紳士弟子員屬而和者數十人不佞時蒙
恩歸里社能無為楚言以贊楚事顧宮卿勛業在鼎彝清議在史局眷注在

宸衷不佞何足颺其什一獨以
國事所倚恃者宮卿
今王所賴朝夕左右者宮卿豈宜逐赤
松去哉宮卿不去則
楚重去則
楚不得言重宮卿亦不得自遂其高然
不佞讀贒聲録見
今王旨及他奏牘公移而知宮卿之不
能終去也
楚其重矣夫楚其重矣夫

丹裹玄度冊跋
承德郎前保昌縣知縣麻城劉守復
撰
嵫陽郭公抱趙氏程嬰之義歷艱危輔
幼主勳業懋著
天子褒嘉善良輙下
璽書之郢都
賜以上公之服使馳驅江漢間江漢閒見
之曰此楚宮卿報國者也忻然若有所
當于中公無何解紫貂以還
國散金錢而賑人雅志玄宗飄然物外
幾欲浮海而南登太和五臺而上之
今國主及諸院司嘉賞不允而公猶歲
一往焉嗟嗟公之意蓋不欲以寵禄居
成功且徐以觀
國主之贒不寧躭山水之奇冀安期羨
門之遇如不憂國者之所為也吾聞古
之人進亦憂退亦憂可遽脫然去哉況

國主夯睿哲天成加意禮贒置醴賜田
究然大楚故事倘曳裾之徒不負開誠
日進對以三雍恐河間東平莫得專美
天子將不惜鍾虡之懸以風勸他郡追阿
保功公無多讓是
聖帝在朝
贒主在國可少留而輔矣不佞從公游
知公誠與才合足以定策故惜老成如

此至往日勳名則諸士大夫咸有贊述
若干篇終且輝映汗青不佞復何加焉

勞謙定國册序

文林郎知新野縣事見龍田應鳴撰

竹堂張子以世家望族聯姻
親藩李郎維新上賓
郡王榮矣貴矣揆其所自實嵫陽郭公
之維持調護焉事竣制册以附題曰勞
謙定國謀序于田子田子僭言曰夫人

臣委禽仕國振纓於夷却步於險匪勞
也盛滿弗止寵利自居匪謙也是故匪
躬自許者能庸庸以驗勞矣秉心恒下
者能擐擐以稽謙矣然必志以定方才
以濟事力以固守幾以含美庶幾乎終
始之道也公以中貴人而能備是四美
可不謂勞謙人耶張子曰請問其所以
四美者田子曰卮夫怵勢曲士同時故
怵勢者靡也同時者惑也公當
先恭王升遐之日
今主踰禩之時而能以孤忠許國使疑
忌潛消
社稷底定非不靡不惑者能與故曰志
以定方解盤錯者以利器致千里者以
良驥故匪敏胡以理劇也匪強胡以勝
重也公能于
主少國疑之秋而使邦家鞏于磐石不
可謂無大挾持者也故曰才以濟事操

非勁草風斯偃矣質匪真金火斯銷矣
故推之拆者渝也撼之仆者弱也公于
奸雄群起睥睨神器之日而能挺然人
表不誘于趨故曰力以固守政異常者
生忌才出衆者有毀故美女妬于妍也
白璧墮于完也公能擐盛知滿罔居寵
利雄而雌出之白而黑守之人罔忌焉
故曰幾以含美夫志定而濟之以才才
濟而固之以力力固而含之以機斯終

始之道勞謙之吉者也張子曰子之言幾矣何徵諸田子曰易不云乎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蓋謂樂高喜勝人之常情人勞而謙謙而終其弗吉者莫矣粤稽諸古唯姬公旦之孫碩膚足以當之公尚以希旦為己任耶張子曰公庶幾之矣田子因以張子之言侈之為序如

曰公歷事我

楚三十餘年若何而輔導

先王若何而保安

今王又若何而功成身退則諸大夫之言灑灑然備矣田子曷敢食殘唾而贅一辭僅以始終之道永譽之由為公望之張子曰以是為望可謂愛人以德而予報德之心滿矣遂書以報公之下執

事

勳名蓋國冊叙

賜進士出身知休寧縣事衡嶽丁應泰撰

夫人臣效忠非難而效忠于危疑之際為難引退非難而引退于寧壹之日為難舉天下之最難者不佞于嵫陽公見

之我

楚當上游提封為江南第一榮承八世

而晏然者萬葉矣惟

恭王賔天適

王在襁褓公雖受託寄之命非

主少國疑之時乎無何干紀者蝟起而

窺覬之則危矣孰能為甯武子之愚耶

公當其衝無以有已矣心

天日抗辭臺省卒致反正舉國家于泰山之安公之效忠于危疑何如也功成事竣則推老成以為輔導勸講習以資啓沃黜讒佞以杜蠱惑自是

冊名封以成

名藩贒主秋毫皆公力也贒聲四布達

于

帝聰而有章服之寵公則懋功而國家懋
賞斯榮足矣尤以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翔立別業適情花鳥寄興琴書之餘思
爲遠引計而託泰和南海之行
王留之臺省晉之諸薦紳國人留之及
不果行乃捐貲修梵宇建橋梁治道路
皆爲
王造福也夫金璫左貂習見富貴勤勩
勞苦自覺不苷而泉石風景烟霞歲月

又所不快者公則得之其高出尋常萬
倍矣不佞筮仕海陽每讀宮省賢聲錄
已領畧其槩肖吾賀君連姻
王室舊同社相覩有年矣製勲名蓋國
冊且列其目屬不佞序之夫公之奇勲
大名誠蓋楚矣殊非天生賢喆爲
國家計哉至如延藩祚保王躬可以觀
忠崇公族禮儒紳可以觀禮爲廉正爲
恢宏可以觀志若旌義若留賢可以觀

賢修善果恵窮民可以觀慈天下之衆
善公其兼之矣雖然賢臣致主之心其
可以終已哉今
賢王聰明天啓頴異非常足用爲善方
其全鑑未壓止水未波得賢喆而終輔
導之任足成睿聖矣東平河間足云哉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敢以是爲公望

勲名蓋國冊跋

漢陽學授前安義知縣汪廷元撰

郭公者楚之宮卿也樹輔翊大功於國
國實頼之適乃屢疏乞休不獲允府中
外以此愈重公故是録作焉一披閱公
之人品事業爛然盈前有不歛容起敬
者誰與予適以遷客漢陽亦稔聞其賢
也因績數語于末嘗謂析圭襘爵靡不
匪躬稱畫顧譚者豔羡駭矚動爲彼難
無他盖以利禄燻心鮮完嘉節患變歷

慮就委其身綜慱頁良者尚然况常侍
中涓乎然式觀竹帛亦不乏人若呂強
承業照耀今昔劉李之季籍以成功也
今郭公詎非其儔歟楚方中葉國步多
艱䄙褓之孤致生睥睨正危疑難處之
際也非得其人謂不搖國本而景靡叢
脞乎惟公效程嬰之節蹈甯武之愚竭
忱盡力左褱右携利不能誘禍不能惕
奸謀詭術紛紛于前而卒莫能移易加

之側目者詛訌肆虐染指者糾合流言
公畧無摧阻洩沮之態一以勁節赤心
臨之由是內以奠安宗社外以消寑群
豪是故諸有司之憚壓賢宗潰之𠢎勳
而公之操任宮禁豊功偉績不可誣也
巳而光復舊物茅胙不移
冲主懷其恂忱國人仰其精白隆眷注
渥賞賚將為報公之典孰曰不宜受之
衎衎乎公復力辭固却緘口于勞勩之

素退然頎出于諸給事之後即俸廩苑
田賜之曩時者饔飧服用之余悉登記
籍盡輸于王此又賍乎擴第宅廣膏腴
區區作馬牛者逕庭矣揆而原之非無
自也公之賦性廉持巳正識微慮遠才
敏養完故不足以動之也茲復惓惓于
謁南嶽觀南海者何哉吾意南嶽與南
海距楚數千里公盖假此以為去計耳
豈欲踵辟谷之遐躅做穆生之先幾乎

是非尋常所能測也
國主倚毗肝膽素知輿論攸歸勉留至
再有欲去而弗獲者公其賢哉公其賢
哉噫嘻人臣之事
主上也不避險阻克底成績巳足為難
而又功成不居無少係吝則難之難者
往輙所慕胡獨羨呂張二三輩耶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公之謂也嘉遯貞吉急
流勇退公之有也今不復允遠去且不

欲斯須去左右尚可為去國乎王事靡
盬臣子之盛節事君致身宣父之格言
公其殫厥忠畢厥職則譽遠
九重入叅容勿亦将有望于公矣豈啻功
加一國乎是在公之自勗也若夫嘉行
嘉猷載之前諸序備且悉予復何賛云

敬天報國冊跋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文海袁茂英撰

余家慈水挾策遊四明時與趙子交莫

逆而望山孫先生固趙子之外父也為
道余嵫陽公之賢其輔狐比晋嬰其勤
勞匹唐業其俸禄不居繼三跡退讓有
古烈丈夫風故海内薦紳大夫無論識
不識皆欲千里定交則實公之有聲於
楚也夫太和南海神聖棲焉齊民徼以
福身藎臣祈以福國嵫陽公秉忠殫赤
弼護王家意念何嘗須臾忘主扎余展
卷披閱以歌以律以風以詞言人人殊

要皆昭宣公令德其繪畫之工曰海曰
山曰洞渚及曰梵宇繪圖而藻飾之揔
題之曰敬天報國即以此報嵫陽公矣
且公奉
王命留中而授孫使君使君為能肅虔
秉行濟度挈三靈之顯則公雖神遊與
身遊等耳豈不承天之休乎

齊魯談經館記

賜進士出身隴西觀察副使劉效祖撰

余不佞都門人也顧系出山以東與齊

魯都君子有枌揄之誼諸君子載贄都
門者余未嘗不得見焉歳乙亥藩相郭
君以使至館於靈濟宮羽士甯常臻舎
間來謁余曰其亦山以東人今宦於楚
余遂與論交驩若生平云君睬舎後有
隙地可為屋五楹遂捐貲付常臻搆之
為徃来弛擔計落成後君将還楚余請
為子弟蔵修所若曰君再至即以歸不

猶愈於塵封液構闃無人者之倏就圮乎君唯唯遂令予弟同二三友往業其中乃丙子秋魚臺田生登年與予諸子餘澤遂列鄉書無何君復至自楚喜謂余曰某始凝度時禱於神得飛龍在天之課乃兩生有此非斯地文運之興為之兆歟某即請以是為齊魯談經館俾諸生從宦者常常居焉毋乃不可乎余曰可哉君復曰吾鄉宦遊者至衆盛矣

聞斯舉必相次來請且其遠在楚何能一一應之可柰何余曰請述君意勒諸石以扃鑰付之常臻即來請者皆縉紳諸君子睹斯刻安有不悉君之意而嘵嘵然相為競爭者乎於是君躍然曰可哉可哉君名倫嵫陽人遂用為號余劉效祖系出濵隶曾舉進士為隴西觀察副使云

重修龍華寺碑記

葵東周文卿撰

凡事之易緒者皆有所因物之重新者每際其緣而因之奇緣之巧尤自有天數焉豈偶然哉楚城東有寺勅名龍華者其請旨創建始於東魯鎮守大監王公諱定時成化十三年也制由山門達金剛為大雄寶殿後為觀音閣左右兩掖廊廡方丈香積禪堂講室布列具備陛墀路

級皆甃以石僧舍則東西拱聚已詳昔碑記中矣迄今幾百二十年風雨相侵人事相循殘缺隳圮勢所必至乃楚藩承奉郭公瞻佛像之晦塵則油然起敬覩殿宇之傾敝則勃然觸念遂詗日鳩工聚材繕治人心踴躍趨事倏爾落成以繚垣則堅確以門路則高平以殿閣則森嚴以廊廡則整肅氣象雄偉矩度端嚴秩然一大觀也較王公初創

更宏敞靜密其各佛像咸飾以金煥爍視昔有加噫嘻奇𢦤巧𢦤王公魯人也作之於前郭公亦魯人也修之於後善念相孚梓里且一因而成之其志果其功速宜矣茲寺也一遇緣於王公一遇緣於郭公事與時會人與天合豈非諸佛之數先後共逢其盛寺誠有所遭𢦤真奇矣巧矣嗚呼創始者固難重光者尤難龍華峙山面水巍視一方得令重修而制度益恢形勝益壯觀望益宏二公之福田不亦廣乎遡考二公之履蹟王公撫鎮湖湘僅僅安靜不擾無他異舉樹立若郭公者以身許國保㣆翊主有忠貞之風寬厚恤民拯貧蠲逋有仁恕之德潔己輸積竭力匪懈有清勤之節近

皇上允王之奏

特賜大紅紵絲織金𪏭瀾飛魚衣一襲此

其志行勛猷見知於

君又超越王公之上龍華修建特其作善一事之同耳工始于萬曆十三年七月六日訖于次年四月望日郭公諱倫籍本山東嵫陽因號嵫陽云

楚宮卿郭公修太和石道記

奉直大夫知均州事嶺南梁岳撰

出均州城而南五十里為登太和道又置郵孔道云第厥土遇雨如苔濕難行稍更淋漓泥深尺許窮日之力始至行者苦焉悲歧路嘆窮途接踵而是不佞守均有年嘗欲治此道以帑虛民困弗果因慨

文皇

肅皇二廟時凡再治太和至以天下半物力及發內帑金十餘萬命大臣督之即諸藩省助工費亦足治此又此中香幣歲可萬計掌者至以之作大無益事而

由茲道登謁者其麗不億又豈無素封
何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惻然念之一治
及邪公於丁亥春初為祈延國祚特謁
玄時道見士女冐雨雪行潦中甚苦即為
之興慨歸告于
王請假頒捐已俸治太和道以今年正
月始散歷年俸金命工伐石于山悉鑿
而方之以次一一相合起南關至太和
山下其廣一丈二尺可方軌其延袤逶

迤五十餘里其費以萬計其石不可以
片計其程難以日月計其工亦甚詎矣
工竣道成由淨樂宮前治道直接迎恩
遇真治道階砌截如也顧瞻周道奚翅
如底已哉昔也衝泥今則爽塏淨潔無
雰埃矣昔過此五十里若百里許今過
此五十里若昔數里許矣昔行者悲嘆
今且謳吟矣仙都雨過片石長青詞客
騷人至斯襟抱益暢若伴仙人為五雲

游矣是役也寧惟利登覽名山者有功
於
帝時且利馳驅王事者有功於
國家寧惟廣施陰德有功於
楚王且克完大工有功於
二廟觀諸近宮關馳道甚治獨此其間五
十里未治非登封一闢邪刱孔道也今
此道以石成又與山並不朽蓋萬世之
功不佞嘗覽公賢聲錄知公忠楚三十

餘年而祿入資予復懇辭之今所為修
治費皆其辭於
王而弗克遠者也夫以弗克遠者得之
宜峻其墻宇飾金碧華其臺榭被綺繡
異其階徑砌瓊瑤而顧汲汲除此道易
泥塗為康衢與天下共由之何其用心
與今人異也公亟慮費或不給欲當世
大人君子與之為善心至公念至殷矣
大中丞裴公大叅詹公聞公誼至高咸

捐俸助工嘉與爲善其視嚮督治太和與掌祀事者又何啻霄壤公遇二公倡于上風行草偃即諸有位君子且莫不從風矧登謁者其不慕誼多助乎㗖余入楚城得見

王因過嵫陽橋爲誦公治太和道利億兆人垂千萬世功百倍於橋

王甚嘉之公諱倫魯嵫陽人其佐楚功大者處危疑托孤寄命引君於道相與

多薦紳先生宇內知名士其視諸權勢輩輒藐之又悉以所有冊進于

王數請歸老意欲過至人爲方外游此其人直宫省稱賢爾邪余因并紀焉庶令觀者知公之槩云

剏建嵫陽橋碑記

賜進士第浙江左叅政咸寧相山顧問撰

不佞按往牒而誦前庥穿溉池陽則渠曰白公渠渠利渭水則橋曰崔公橋坊捍錢塘則堤曰蘇公堤彼皆利澤施於時名聲彰於人宜到於今稱之也惟茲楚藩封枕鵠山之脊蕭墻左掖爲墩子湖北接山麓南抵百雉之足延袤可數里許橫亘其中通東西往來者諺曰楊柳堤以丈計百五十有奇堤上爲橋其雉門傍水風二眼及湖腹墩子上舊障以亭爲

藩府形勝助而嘉靖中以宫變故悉就

圮壞亭也頹毀梁也淤塞堤也陵夷而湫隘墩也荒落而椒虛兩岸喬木無遺株是後府中日多事運脉如綫纍不佞過鄂城修謁

王宫得覽其勝槩則東偏寥寞西偏譁嚚如堪輿家所稱龍弗敵虎法將不繫于衡尋者是宜有興作以挽之而宫卿嵫陽郭公寔

先王托孤臣也功成名遂喬然起高蹈

之想廼乞謝政不許乞為方外遊不許乞歸既廩封還賚予又不許則慨然曰是徂東者不下濘淖病斯民将無上艱似續慮吾國乎則捐槖中貲募工取厲諏吉蕢土益濶其隄崇之捷以巨石砥以方砌夾以長楊廣四十尺修尺四十倍於廣隄心為大橋周遭三百餘尺水門閾鉅足容方軌蹲鴟礎柱上下輝暎并通王氣也作亭覆焉崇方各十尺餘許墩峙舊在湖心者仍倍而大之築屋於上八其楹每楹尺數之皆至九九陽數也高倍焉是役也工始丙戌娵訾之月逾年半夏而落成焉隄也蜿蜒樹也青葱橋也言言亭也規規而翼翼府不耗一緡庸不占一夫夫民得免汙濊則至仁也國得宜畚斯則至忠也靡數千緡畧無傾惜意則至豪舉無且義也事竣而稱曰嵫陽橋不亦宜乎嵫陽者宮

卿別號也宮卿貫嵫陽則號以志桑土橋成而亦隷以嵫陽者本所自也其視白也亮也軾也又何讓焉宮卿事
先主及
今王三十餘年忠勤勞勩髙操偉節語具宮省贒聲録中者斑斑可考鏡而又性仁慈好施予所得奉賜之餘悉以振貧舉廢今方治道太和山下則功德之及人尤有過斯橋者矣余固稔習宮卿贒而今以於越之後便道歸里睹茲成功又嘉宮卿之捐利而布之上下有類于古三人者之為也于是乎為之記若其它官爵名表與在事服勤之人例得書之碑陰茲不具論

忠貞碑記

賜進士出身行太僕寺卿龍屏蔡結撰

以余觀於郭宮卿公固所謂社稷臣扎
宮卿身事

恭主及
今王三十餘年所先後永肩一心有如
一日余固習聞宮卿之賢不獨迨今賢
聲録成而始相推許已乃王孫顯梓顯
彙顯柀顯榧顯掘顯梭顯査英熒華圻
華境等弁者凡三十餘人戒徒馳幣造
不佞之庭而請曰吾楚國賴有郭宮卿
公以至於此明公所知也可使湮滅不
稱乎往者
恭主中甍
今王尚在襁褓時有不利於二孫者宮
卿以身羽翼之奸人稍稍引去已而流
言復起僞䟽上聞善類一空然卒賴力
爭國是旋定楚故有西安牧地
璽書特賜載在王府自奸邪鼓煽特此詿
誤地幾不守幸賴
先廟神靈恢復舊物宮卿之斡旋良苦
矣

今王坐鎮天府之邦上纘宗祧下開来
裔豈不世世子孫相繼為王也𢦏然回
視在襁時以迄今日其中請
名請冊封請大婚諸所駁歷擘劃條畧宮
卿曷嘗一日不悉心左右自非然者何
以懟
先王之心吾宗人安得徼惠於
今王也乃宮卿遜膺不居輙欲謝事歸
老䟽凡六七上不許封金還田禄不許
託為祝釐行又不許當道保留強而後
已則宮卿豈為利禄而效忠其必不然
矣夫吾楚曷可一日而無郭宮卿者𢦏
吾宗人曷敢一日而忘諸明公其志也
俾有以寄吾思於郭公且不朽不佞曰
善微王孫之言郭宮卿吾安所識之也
以余所覩記宮卿勤勞歷歷在楚頃者
天子加意藩親褒揚忠篤
特恩賜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魚衣一襲

忠悃上徹
宸衷眷顧未已宮卿又為
令王計及嗣徹脩堤建亭通王氣壯形
勝修道太和之下用以昭靈貺而祝
千秋忠貞所激何處不勉焉夫有臣若
此疇能舍之為王孫之言余固欲識之
也凡為人臣無以有已昔程嬰不愛後
身以存趙張良招致四皓以安劉至今
侈為美談宮卿一中貴人為其難者固

宜功在一時同聲贊之矣今以王孫之
請鐫吾言宮卿讀之惕然有始終報國
之心又詎忍恝然去楚耶王孫曰敬謝
教請勒之貞珉以風來者宮卿終有惠
於楚也夫宮卿名倫號崧陽山東人
永安崇陽通山等八王府鎮輔奉國將
軍中尉顯椊　顯彙　顯柀　顯榧
顯樸　顯梴　顯檄　顯梭　顯栲
顯査　顯枅　顯橎　顯棫　顯楣
顯榔　顯柖　顯樀　顯栘　英焅
英炎　英燰　英煤　英數　英熒
英熞　英熳　英燐　英煠　英熇
英熞　華圻　華墺　華圢　蘊鋊

德政碑記

賜進士出身前户部郎中古黄丘齊雲撰

余楚人也悉知楚事蓋聞
恭王遐升
令王方在襁褓内輔郭公左右之政有

今日竊以嬰杵存趙無加焉因意昔者
與王元美商確今古謂中貴之賢與才
者宜為一書今郭公可與元美道也無
何
楚王孫將軍中尉英燗熮兖熲熿華埏
埴等謁余曰郭内卿之有大造於吾
楚也與吾宗人之不能忘郭公也皆執
事之所知也顧自輔
令王以来悠悠德政尤為炳灼顧執事

者一言存之余曰請言其狀英爛等曰
吾
楚幅幁千里古稱雄服江漢澄清方城
鞏固
聖天子實倚賴之
昭憲以来勿論已及
恭王厭升爵土宮府多故豪奸競逐乘
時覬覦比比而是郭公念
先王付托之重當

主少國疑之際無以有己用是能峙中
流之柱屆既頹之瀾雄才獨斷古所未
聞于是載歷暑灕陳情
闕廷須
封節使
楚有國如綫之脉茁茁生也及事既定
奉職彌謹諸老成端正者引為輔相體
統申條教成婚禮井井畫一譬之洛陽
父老復睹漢官儀物焉是公之德宮壼

知之狀讀
今王加勞郭公之辭有曰前在幼沖爾
有保護功西秦牧地錫自開國近有議
奪者爾為奏復之宗儀藩衍帑藏告匱
爾能経營調度勿使有擾且嘗導我學
問弗納于邪爾忠且賢庶幾夙夜以終
令譽乃公輒曰吾東海人也安期赤松
吾甘心焉骯五六上不可封金還田禄
不可托為祝釐行又不可是公之德

嗣主知之通者
聖天子加意藩族褒揚宮僚因
王之奏首賜公大紅紵絲織金膝襴飛
魚衣一襲夫上徹
宸衷眷顧未已是公之德
天子知之其他出閑馬之泉公蓄魚之澤
捐貲為劑以廣君惠勸農西疇以明君
勤作橋梁以通王氣脩道路以便行旅
建太和宮飾大士像修龍華刹以祈君

福日接諸縉紳大夫士以彰君賢是公
之德國人知之夫吾
楚不可一日無郭公吾宗人不可一日
忘郭公微子之言何以寄不朽耶丘子
曰夫人主能奮爍懿熈景號君長國家
而與在昔顯辟喆后齊驅方軌蓋雖本
之外朝羣臣而閨晏間朝夕勗勸致令
主德清明匪内僚潛移而黙相之不可
也豈惟藩王即我

太祖高皇帝其扈從臣寮皆極四方妙選
至於中貴常侍亦端正純篤以故中外
夾輔三百餘年四海晏如厥有由也以
予所聞及
楚王孫所言如郭内輔者豈非千載一
時哉昔者留侯召四皓定諸帝矣而辟
穀遂行無托孫之力武侯親君子忠后
主矣而龍德不爽無夾日之功今郭公
兼而有之而諸所布施又表表如是是
可永已使元美聞之亦當抵掌第公所
不忍去
王者亦竊窺之
王淑質天成英資神授雖聰明之日啓
嗜好之相役郭公即欲以王所皆薛居
州乎易曰坤得主而有常郭公其尚念
之
楚王孫僉曰是可為郭公之德政碑余
次其語如此

通山永安江夏等府鎮輔奉國將軍中
尉榮涂 顒楢 顒稲 英燮 英爓
英烺 英尣 英巘 英旋 英夔
英熿 英炳 華垌 華垷 華埏
華增 華坎 華埫 華壎 華塓
華堠 華墅 華埅 華壥 華垞
華堅 華堉 華埝 華块 華埸
華堿 華埕 華鄞 華鼓 華粜
華娃 華萑 華埠 華譊 華塍

華趍　蘊鍾　蘊鐙　蘊錢　蘊鎮

蘊鍬　蘊釜　蘊鈠　蘊鈹　蘊鍊

醎測

宮省贒聲録二巻終

宮省贒聲録巻之三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黄劉守復校正

詩類

七言排律一十一首

奉贈宮卿嵫陽郭老先生

重霄雲聳蘭臺宮七澤環流二嶽崇神女飄颻行暮雨大王嘯盻生雄風誰其侍者令公裔金璫㯳耀貂蒙茸夙昔四

星朱邸節兩随江漢来朝宗手持王瑞北司避身承天寵南班空朔雪千山别黄鶴炎天五两歸青楓左右冲王蒸赤社雲章揮灑旌其忠昔余弭節登蘭臺振衣岡上風雲開十年矯首看鵷尾猶識余冠導養才

長洲韓世能

壽嵫陽郭老先生五袠

何人繪此長春圖海天雲譪光糢糊數
峯崒嵂揷漢表瀠洄弱水含虛無中有
僊洞澗鬼斧瓊樓玉宇非寰區籌添海
屋紀甲子桃熟王母充朝餔奇葩異卉
遍瑤島青鸞彩鶴相招呼修髯紅頰遥
拱捧傳是旻倩浮丘圖丹青描寫有生
態朱門紫氣来須臾主人張旦厰壽筵
恍疑身世登蓬壺年華半百樂南野曉
日一輪升東嵎挹此海兮為春酒指此
嶽兮即吾廬優游蔗境懋勲業
封章次第承天衢

雙槐王守成

題宮省賢聲冊

吾楚堂堂稱鉅國哲王世有咸惇德漢
水方城據上游星分翼軫開疆域
高皇分封二百年孫子繩繩一脉傳中葉
幾危震且業遭家不造煢煢然賢我
恭王方冲少樂善讀書仁更孝邦家羣

固泰山安共道南離日再照胡為昊天
不憖遺西風一夜損瓊枝慶澤流波雖
悠遠二孫襁褓此何時真如千鈞引一
髮國勢人心皆皜硊堂輿之中虎豹居
睥睨大器若吳越當年左右苟非人寡
婦孤兒何所因蒼蒼大造楚子福默啓
先生為藎臣殉國忘家不有已拮据顛
顉心無止隄防內外慎而嚴周詳細密
疇能擬六尺之孤一身肩勤勞十載試

諸艱保養
王躬使成立旁觀束手敢垂涎
藩王郡爵兩封受河山不改恒依舊秋
毫盡是先生功扶持顛危勛最茂且也
有功能不矜小心如履春之氷上嘗堅
辭欲引退勞謙終吉罔弗勝君不見趙
氏之孤深山匿復讐嗣立程嬰力又不
見鞠躬盡瘁南陽老力為炎劉扶社稷
噫嘻三君今古時不同均之板蕩之孤

忠先生况復是中貴儼然儒者純臣風疇謂疾風徵勁草始知松栢歲寒矯二心之臣當愧死似爾行須青史表

見龍田應鳴

全楚提封當上游鵠山高出青雲頭形勢崔巍甲五服岡陵屹立萬千秋楚有白珩非所寶善在臣鄰稱師表齊魯精英產令人再生倚相宮阿保朝夕勤勞左右

王君臣道合成明良清忠奉公能約己不說當年有呂強忠藎丹心原素著宮省贊聲偏四布一品殊恩自九重乃是大名徽

當宁凜凜如公栢與松節操端不畏嚴冬已成歌詠垂青史還見勳猷勒鼎鍾

仰峯賀廷洲

題丹衷玄度冊

楚國山川阻且長湘江漢水共蒼茫剖符百世誦宜王於嗟此子何彷徨負衣文葆欲為殃公臨此景重悲傷間關千里向堯堂秋風簌簌動銀璫怒髮上指走循墻右手為圓左畫方天風飛下御爐香

藩封底定喜相將一時襁褓賴匡襄趙氏程嬰漢子房千載名教青史揚

近野劉子獮

荆楚善地古稱雄江漢東南盡附庸

高皇愛子重建國隆準君王上郡封十世相傳二百載攙搶薄蝕甚朦朧消奸彌變期磐石忠義誰如郭令公決策運籌翊少主特奏彤庭自天啓報國監軍覺等閒社稷奠安從此始功成欲逐赤松遊富貴浮雲如敝屣萬金散盡報君王直指海嶽意翱翔國人美談歸豪俊褒榮賜緋自明光雅志勉留不干政

輕施結客自汪洋天生哲人豈偶爾脾
睨乾坤相低昂

篤齋梅國根

楚藩自昔多名臣
恭王末造逢缺辰國勢危疑幾莽蓁前
王早逝後王小湖光冥冥山木蕪忠贊
柄國憂心悄柄國為誰今令公叩閽
闕下明丹衷一朝底定誰之功後王益長
日益贊還政佐治何勤拳委輸寧獨捐
公田孤忠自許心可剖託孤之節真無

負
賜衣增秩良非偶辭榮不上龍門戕夕寐
絶夢還甘泉文殊禹穴思翩遷君不見
趙氏客山中孤兒與同匿竟使中行耀
明德又不見漢留侯功成長伴赤松遊
保身明哲心休休古來忠智乃如此後
代惟公堪比擬俚詞安足揚休美留俟
他年采青史

一身報

西陵周弘禮

主萬事畢一念辭榮求隱術時鎖朱門
掩赤書時依碧樹攤青秩域中五嶽太
和六楚有七澤雲夢一四皓相邀飡玉
芝八公坐嘯分璚瑤玉芝璚瑤散光華
聞說仙公又到家臺擁雄風挾飛雨杯
開明月醉流霞作賦不作高堂賦種花
多種優鉢花君不見郭文舉蒻葉滿床
歌白苧又不見介元則時為吳王入吳
國貞白何年始入山山中日日人往還
即向華陽號隱居山中之相名不虛

周應明

雅志在名山頻欲訪五嶽身無羽翼常
奮飛倏然直跨雙黃鶴朱輪華邸那能
留天風高曳雲西流三楚名區誰第一
躡蹻且為太嶽游太嶽嵯峨列翠峰青
天削出金芙蓉參差瓊樹倚丹巘潗沇

玉泉廻白龍龍宮下瞰大千世三湘七澤會苍蒂田視當年定國勛浮雲過眼何足計

益吾蔡謙

題功存社稷冊

珍重先王寄托年攄忠報主心拳拳鞠躬盡瘁絶睥睨懇勤章奏楓宸前社稷復然磐石固能使奸謀生恐怖府宮一體肅威儀異績有誰能躡步酬功錫貺郤萬金身如氷玉心如箴未以人臣干利祿忠肝義膽俱森森傳經首舉睦宗姓培植頹風多善政宮墻建煥葺橋梁口碑嘖嘖交相慶楚山聳翠楚水澄青天白日明忠貞譽聲蚤以動天眷寵渥褒章恩最榮君臣魚水情正匹聚會精神堪秩秩遥知九廟靈亦安歆享千秋從此自先生之功誠偉然乾坤間氣何翩翩全楚共沾宗社福無人不誦內卿賢

學詩華壄

明王出治政維新扶輔猶来自老臣郤憶囏難當往事更憐社稷仗斯人一從宮省趨朝日便是安危許國身楚甸賢聲鳴藝苑漢庭優詔下楓宸孤忠報主心偏赤大義匡君意自真河間著書應有託東平樂善豈無因功成正擬酬勳業跡退還期托隱淪千古獨留青竹簡五湖休戴白綸巾不惟勝績歡宗社況復謳謌動縉紳已見令名垂宇宙佇看高閣畫麒麟

鈎逕蘊鏉

五言排律八首

寄贈宮卿嵫陽郭老先生

楚國馳聲舊祇園結頤堅登臨思上刹入夢到諸天未受波濤險能觀色界空

龍宮開净土鷃語吐真詮欲叩無生理
聊追有漏緣空聞飛錫杖如坐布金田
不住神還徃皈依意獨先秉桴吾道在
羡爾卧遊編

錢塘張振先

題宫省贒聲冊

授玉開朱殿南藩重
帝支十朝潢澤溥八葉景光綏樂善禪垂
創爲邦藉輔毗况兹孤有托正爾運將

熈式養王心日言端闓教時多君能邑
勉委觚盡匡持展措隨時妙謀猷與事
宜口傳庭掖命身任寶符司更喜披文
彩應當樹表儀儒紳俱意藹圖史自情
怡花竹供佳賞松筠茂崴姿
儲君旋握璽寵渥荷深知

文石陳塀

爲誦贒聲録惟贒自有聲託孤原爲
主外譽何關情嘗聞我

昭后
賜鉞得專征神武開昌胤奕葉
冊駢新顧此今日楚粤稽古號荆寶善篤
國祜包茅縮酒馨壓璧符神應居常在
少君讖朕今輝簡
王侯果有真睿哲由天錫宫闈貴得人
仰惟我
恭廟仁厚擬姬文拱極虔侯度保釐奉
朔寅德振關睢化鷄鳴内助惺椮屈戌

屣敏岳相
兩龍生
震器主
宗𡾰雲仍裕後昆遺令授嵫翁力陳百
責辛靡盬時切念寅厲每服膺懸弧迄
羈貫定保有明徽鞠躬忘盡瘁何啻寧
武勤一誠格中外何事啓金縢下綿瓜
瓞祚上慰
九廟靈績擅無前偉勲孰與爭衡蟒玉

承
天寵雄聲博海間臺省崇嘉獎觀風採輿
論況感四時叙功成勇退身浮壓視軒
冕鴻征向海濱頷與沙鷗侶忘機順我
貞頷放安期術飡霞引我齡智隱求人
定忠襄
主何矜忠與智相成居身最得珍仙舟
追有道雲鶴萬里鳴豈意當路留為
國存老成松屏比留侯又比趙程嬰品

騭非溢美言先得我心
龍津李元敬
上楚掄良弼廉能任可居攄忠持
幼主勤政戒慵疎薄省尊王道尋章則
孟書馮歡平薛候郭隗得士初民聚邦
應實役均紓白儲
國恩沾有賴良德羨無虛我擬文華頌
君稱楚國琚温綸勤
睿旨陳善樂三餘

震裒蕭時鳴
題功存社稷冊
王業存全楚奇功屬老臣河清原羨郭
天意寔生申東魯家聲久南藩治化淳
解紛曾仗義為政況施仁國喜金湯固
枝榮玉牒臻時方奇輔相事定乞閒身
醫得軒岐秘忠誠廊廟珍明公能致力
吾輩賴如春快覩宮庭壯還瞻日月新
虛心應下士焦思撫斯民藻鑑循精玉

襟期那染塵恩深咸衆藉才達任經綸
雅量非干禄怡情在養真恭謙惟一志
章疏再三陳種種福無限依依德有鄰
為梁開太嶽疊石起通津海宇昇平日
江山秀發辰冕軒從貴重詩酒迭相親
仰止心何極群情効未伸頷將此只頌
勳鼎著麒麟
愛山顯彙
矯矯紛陽裔居然社稷臣捐生排

國難奮志靖囂塵慷慨臣時畧艱危報
主身青編刊令譽赤膽抱忠純
當宁褒章美邦家漢儀新
兩朝勞翊戴全楚荷經綸樂善生平事
蠲逋到處春橋梁成利涉道路啓通津
宗姓懷膏澤黎元感至仁行将宫省頌
敷奏達
楓宸
蘭友華埏

百代稱周孔由来魯郡珍汾陽傳道脉
正氣見賢人昔受
天朝任先承
令主親託孤情戀戀寄命語諄諄長策
安畿甸精誠格鬼神丹心昭日月勁節
挺松筠德望璠璵器忠良社稷臣英才
當柱石偉績並麒麟翊贊
東平善雍熙
上國春濟時輕賦役樂施賑生民政化
興隆治宗藩仰至仁氷壺清自瑩相度
潤無津博學鳴文苑高風動薦紳活人
行妙藥禱雨達蒼旻盛世功名著長年
節槩臻赤松期大隱綠野步芳塵雅志
甘恬淡頻章見懇陳勉留
恩愈切眷注義尤惇
御翰褒榮重宫袍寵賚新
邦家千載慶清頌遍
楓宸
壽泉華瑞

國運式微日持危仗老成輔孤思顧命
殉國自輕身德踰無瑕璧心同有脚春
忠貞昭白日正氣浄囂塵
寵錫宫袍美
褒封簡命新功存全楚甸恵博富平津宗
社敦崇厚
王庭治化淳芳名垂竹帛異代仰丰神
學禮華堅

七言律詩 五十九首

賀郭嵫陽築橋成一律

橋邊楊柳幾枝新萬姓懽迎楚國春瀲
灧波光開浩蕩逶迤石勢擁嶙峋赤心
輔
主忠長在青眼逢人誼更親官邸不禁
桑梓念還期
恩賚下楓宸

左布政使竹陽王湘

賀築橋成一律

明到輿梁足大觀金堤鰲背枕風湍濟
川會見當年績鞭石應同萬口歡雲合
青龍培地脉月涵烏鵲上闌干平津陂
岸西湖柳並作千秋遺愛看

似鶴張希范

前韻

卜築言言壯楚觀湖光掩映靜波湍培
延龍脉祥麟協填集鵲河駟馬懽芰荷
敷榮浸禁柳徒輿過續上危欄不同惠
政尋常事大石芳名留後看

鶴汀張啓明

送別郭嵫陽先生還楚

春明門外擁干旌滿路鶯花壯遠行拜
命瑤墀辭
北闕握符藩邸佐東平啣杯暫挹燕山色
鼓棹遥聞漢水聲梓里交游今日別幾
時歸鴈寄離情

壽峯趙雲翔

奉贈宮保嵫陽郭先生一律 有小序

程子曰予讀宮省賢聲錄而深有
慕乎嵫陽公之為人也托孤之節
今古人士誠難之矧公以宮伯肩
之乎吁嗟乎尤難之難矣公好文
墨謹勒短詩用彰盛美云

把玩多君靈錦章擲来音韻振琳琅孤
忠獨抱鬼神泣晚節堅持草木香中客

一身存廢楚汾陽百折舁皇唐方城漢
水千年固仰誦功勲與國長

楚澴程學庸

奉贈郭嵫陽中貴先生 有小序

嵫陽事
楚殿下有年以賢能受知眷甚渥
王以懋著忠勤具
題蒙
皇上褒美有飛魚之賜又寘心西方教旨

進香南海普陀而余鄉所親王官
孫望山公為之代行望山還楚乞
余詩為贈余自待罪儀曹則知嵫
陽之賢久矣遂有此寄沓
萬曆丁亥元旦也

幾年朱邸事雄藩繡服飛魚荷
主恩作賦徵才風楚甸好賢結客似平
原久因桂樹探文苑更向蓮花討論根
好泛浮槎到南海海濤山下落潮痕

十洲外史屠隆長卿

送別郭嵫陽先生還楚

誇君匹馬發燕山五月馳驅出漢關郵
典自從天上請
綸音遥向楚中頒名標玉冊
皇恩重蹟奏
金鑾義氣難此去賢聲應满路高風已覺
灑心顔

玉洲栗旺

初識嵫陽郭翁邀飲偕樂園志別

天上星華識偉人名園傾蓋羡丰神珪
璋德器原東魯黼黻
王猷拱北辰城市山林親鳥石江湖
廊廟掌絲綸太平景象妝樽俎
宗祀偕看萬載春

還令盛蓄薛繼茂

翊主勲名竹帛傳君家知有令公賢手
持

金璽藩封重口授綸音
帝澤偏詎使夢迷神女處不教人頌子虛
篇池臺出入承言咲自是東平樂善年
濟南邢侗
十載蘭臺拜奉車曾将
帝子剪桐初行追雪色迷燕鳥歸去炎光
薄楚墟青土載開郊子國錦鐺長食武
昌魚肆頌
睿藻褒忠篤畫是東平善慶餘

餘姚史釗
題宮省賢聲冊
一自承
恩拜奉車丹心許國志全舒每依令
主新頒寵尚念先王舊賜魚閭里民謡
歌德澤宮幃佳氣睽簪裾從知忠盖偏
多眷顧取藩封萬萬餘
又
宮庭夜直漏聲遥纔報平明又侍朝肝
膽効忠髮自白衷懐為
主鬢全蕭彤除賜錦榮名滿别墅看花
樂事饒投老未應煩奏牘侍中行見插
金貂
雙槐王守成
王室辛勤積歲年孫忠直節正堪傳讌
冲不羡金璫貴聲譽還從玉署賢三楚
藩封歸輔弼十洲方外慕神仙當朝司
禮遴人望旌旆翩翩上九天

又
内庭給事羡青春報
主庇民意更親綱理宮闈堪作長奔趨
臺省幸逢人和璧自珍生顧眄精金百
鍊老風塵聞君却有逃名意不擬邀恩
不致身
岳南杜一山
砥柱中流百尺河邦人在在路謳歌琴
心向日乾坤老竹節經霜歲月多

鵠山春有脚澤通江漢水無波遥知宮
省聲華重青史遺芳定不磨
又
歷事先王諳練深激揚濁浪破頑陰箴
規悟
主披丹悃（公刻銀牌規諫悟主）授轄延賓嗣賞音
請老文移留省院（公屢請老兩臺諸司勉留）濟人藥
草寄山林（公善醫）金門萬里青天月長照
平生報國心

似鶴張希范
夙抱精忠著壯猷矢心無二事
王侯更憐孤幼持盈日良羨丹忱報國
秋三楚家聲凝泰運十年勛業羡嘉謀
九重桐葉完封信今獨知君志已酧
斗墟朱文卿
壽郭嵫陽老先生五袠
藩王宮殿正高秋殿外晴瞻星氣浮海
鶴恍疑臨紫署蟠桃已見長丹丘懸弧

此日開賓宴倚劒當年為國謀報到期
頤方過半功成還訪吕仙儔
紹文陳鑾
偕樂園中尊酒豪君家初度集英髦仙
人何處来黄鶴瀛海芳辰薦碧桃輔國
功成清譽永駐顔丹就瑞元高莫言半
百駢
恩寵還見雲霄被錦袍

含台包萬象
題丹扆玄度冊
會擁雄風便索居楚山叢桂近何如三
湘皷枻忘機後五嶽隨緣報主餘歌罷
菟園池上月讀殘鴻寶枕中書歸来設
醴仍開閣知是
賢王愛不踈
蜀内江鼎石鄧應祈
聖皇垂拱樂雍熙
楚邸中微勢嶮巇賴有黑衣能補闕力

扶赤社肇洪基汾陽忠節心如石郭伋
能文ロ是碑却羨功成身退蚤千年重
見范鴟夷

八十二翁巨塘劉廷舉

天挺才賢自岱宗孫忠
主少獨全終功成幾欲尋黃鶴知足脩
然慕赤松興到滄浪閒躑躅客来詩酒
話從容時逢佳勝登臨處高道逍遥意
益濃

三臺耿定力

帝里烟霞共渺茫忠勳已著兩
賢王即教五嶽題名姓寧使三旌祕篠
光烏餌便看丹竈煖鶉居猶惜紫茸香
江舟何處神仙所相對林宗一舉觴

南軫胡玉璣

帝子瀟湘列國雄翩翩內宰有殊功託
孤六尺氷霜節抗疏千鈞骨鯁風殿上
甫看扶彩鳳天邉忽報指冥鴻抽簪更
欲居人外梵唄仙宗任討窮

石潭周思久

楚宮帝子茂千秋近臣孰與令公儔扶
危矢竭宗藩慮蔵身欲逐赤松遊詎緣
天寵驕三錫獨抱真脩向十洲戀
主讓賢渾物外何須冲舉覔丹丘

受所周思大

功成
王室起殊名却遂初衣薄世榮隱借珠

林迷佛日炊將白石罷侯鯖蒼苔几坐
移花影古澗閑行過鳥聲一隔人間心
自遠端居惟有學無生

友山周思敬

孤雲野鶴杖前飛翠竹蒼松繞石扉明
月吹簫裁鳳曲清江皷棹弄漁磯致身
抗疏誰堪似誓死存孤事已稀未老乞
休思辟穀情同鷗鳥久忘機

養初周思稷

嵫陽世系郭汾陽奕奕勲名滿建章抗節自高齊國士懷忠光輔楚賢王沙門蒲塞乾坤大藥咼丹爐日月長欲訪仙源何處是天台況復有劉郎

瓊守梅國樓

帝子雲仍楚國城章華侍從出承明叔父未能忘孺子孤兒元自屬程嬰千年空筴黃金注半世還尋白石盟身退功成四時序冊梯麟閣是平生

郢原梅國森

當年顧命老宮臣主少身丁國步屯玉柱誰為扶帝胄冊裹獨矢叩楓宸江萍薦實謠傳瑞樓鶴横空思入神自是機關真物外秋風鄂渚足鱸蓴

正吾黃嵘

魯隨唐景侍先王黃鶴雄風意不忘一片丹心依少主千年青史揹遺芳功扶帯礪河山在跡托烟霞歲月長見說赤松邀共醉秋風桂樹滿江湘

周弘祐

長年大隱卧江城盖世勲勞仰令名雲去扁舟思范蠡功存赤社繼程嬰芳辰覓向花間酒月夜邀賓竹下笙最是老臣終愛國時葵猶向蘚蘿榮

劉守豫

題功存社稷冊

耿耿芳勲垂竹帛楚邦深信魯多賢託孤忠悃堪如日為國精誠可格天功盖當時不自滿名流後世有人傳稔知才德非常偶擬是汾陽一派聯

永安王月山抹

全楚元勛有盛名裹誠定國際昌榮堂堂素節風雲壯耿耿丹心日月明施善

應時憐逸老濟醫到處活蒼生藩維有
賴承洪運萬載賢聲播
帝京
通山王月池鉉
日升滄海小春融南極昭涵霄漢東五
秩五精来紫府三光三島敞珠宮冊心
矢見庄
王國
北闕遥期著蓋忠貴第稱觴延赤舄松齡
鶴筭壽無窮
又
庄國功勞彌宇宙持身端慎重湖藩冊
心貫日傾葵藿砥柱中流湛化元宮令
肅清褒
帝闕芳聲澄徹著王官國經九葉君當此
欽服詞林宜贈言
小溪顯柖
楚宮若論托孤臣正直無如郭內卿心

值危疑原不動身臨寵辱弗為驚愛國
自同三閭志見幾何異五湖情愧我宗
人沾被久肯使忠賢任轉萍
桂溪顯梴
一片丹誠日月明十年國難定紛争主
璋昭代歸
賢主禮樂從今賴上卿已見封疆金石
礪何窮山斗士民情如公德業光前輩
不讓流芳杵與程
雙峯顯梭
孤忠報國更誰先千載程嬰擬並肩宮
府氷霜推偉績山川節氣羨名賢
三君寵渥榮何極萬代藩枝慶有傳鍾鼎
遺芳功自久冊丘何事問真玄
秀峯顯[illegible]
東魯衣冠不乏賢江南勳業正相傳耿
忠日月心猷壯偉績山河誓共堅已侶
申胥能報國還同杜老愛鈎玄知君不

念金貂貴樂志清平即散仙
致中英堅
嵫陽賢譽樹
清朝文雅忠貞逈若曹危國孀孤享寄
命儲宮名爵賴勤勞
璽書覽典黃金篆
天寵重頒錦獸袍指日
封恩看協輔卓然懋績擬崧高
尚謙英熠

共仰青光楚殿珍吾
王屏翰得賢臣扶孤勛蹟丘山重治國
良方咼弼新千載留侯同志節三天仙
徑路陽春群英詞賦咸稱頌墨灑瑤章
上
紫宸
又
東魯文明宣聖地南藩此日際英華功
高曾讀汾陽傳清隱欲隨傳望槎燕島

金臺連楚壁郢門白雪映緋霞
錦袍已拜
楓宸渥聲振瑤宮
帝子家
尚定英燦
楚之賢藩稱
恭王楚臣骨鯁推嵫陽輔
孤報主秉忠節諫言樂善崇明良歷歷
仁政莫能紀穆穆清風頌遐邇九重

勑賜錦袍榮遺得芳名著青史
尚遜英炳
燁燁芳聲海宇傳人臣無二矣心專曾
當
幼主持盈日不負孤忠報國年三楚嘉
猷興後範千秋功業邁前賢自從桐葉
完封信宮省知君赤節全
尚烱英熹
報主葵忠向日明由來曾國益賢聲赤

心魯虛鄰難日青史應傳慷慨名綺座
春風薰客醉玉壺秋月射人清
賢王更有東平善一體君臣萬古情

近松英熿

楚祚靈長奕世隆庄襄尤賴有豪雄託
孤自許
欽遺命報國常期樹懋功義氣堂堂依旭
日忠心耿耿貫長虹業成志遂思高蹈
宮省賢聲四海通

一陽英抶

侍中聲價動神州報國心懸白日悠帶
礪山河流慶澤安扶社稷振嘉猷
楚宮望重垂青史
漢闕恩深錫翠裘即此人天皆佛會功成
莫向赤松遊

汲泉華垎

東魯山川秀脉長挺生人傑賦忠良歲
寒久識松筠操功業同昭日月光三楚

霈霖賢郭伋兩朝柱石老汾陽端知懋
德承
天眷宮錦傳來
御殿香

壽泉華端

良相庄時治化昌秪将忠節事
君王千年功業全家國三楚賢聲動
廟廊誠感乾坤施兩露德流海宇布春陽
彤庭錫錦恩榮重青史名傳萬古芳

源泉華殼

宮輔聲華滿蓺林兩朝知遇
主恩深顛危恒切庄時念寤寐常懷報
國心宗社乂安歌善政生民愛戴頌甘
霖漢庭獨眷忠貞士會有鸞書送好音

翠山華湮

蚤暮焦勞為國籌涯主言洪
主恩優力辭榮祿甘恬退故惜忠貞更
勉留輔翊允稱文武亞安危不啻管伊

儔名書竹帛流芳遠朝野同聲頌未休

蘭友華埏

篤抱經時德澤長安危定業仗明良葵
心耿耿衡雲表素節循循貫日光知有
丹書傳盛世儘多仁政整頹綱從今
楚祚開新紀
帝里贒聲萬古揚

湘賓華墺

朱邸昭垂内輔功抓忠真與古人同終

身存趙天心在左袒安劉國是從桂苑
進承沾暮雨蘭基喜起挹雄風篠和向
道能冲擧白日乗龍引八公

華岱

謏憶管蘇曾善楚良臣千載亦同看中
卿更爾能庄輔南國因之得乂安一念
惟知攄篤棐十年最苦歷艱難丈夫事
業君無忝萬古雲霄振羽翰

師堯華圢

子儀家世迥難同義膽忠肝國士風輔
佐
楚藩歸德澤芳聲湖海見奇功千年宗
社承流正萬里
恩光啓後隆兩露沾濡榮物象台星燦爛
映蒼穹

裔泉華垧

王室經年論未平君能慷慨出程嬰中
流砥柱推贒哲

北闕絲綸錫寵榮七廟重光垂燕翼五湖
深許結鷗盟請看橋畔新題石遮莫人
傳愛國聲

鶴皐華墠

予讀宮省贒聲録竊嘆
楚相郭公忠猷懋著為時所稱如此
乃賡和數言用明好德以風人臣
之受大荷艱者使知所勸云

夾輔

名蓋数十年銀潢如綫得君傳委裘往

事聞芳軌華袞來章夢大賚黃髮江南

稱

國老玄修海上擬神仙人臣報

主應無忒靈貺昭申自有天

兵部員外郎襟日許夢熊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送郭嵫陽弌使竣還楚

楚客頗如玉春風動使車去隨彭蠡鴈

歸食武昌魚

帝里聊分袂

王門自曳裾更憐行色好旌戟護除書

濱系劉效祖

闕里遺風遠滋源種秀奇琴書耽玩索

花柳入蔵髿抗踈達

天聽委身報

主知當年覃吉者垂訓可為師

壽峰趙雲翔

別宮卿郭嵫陽還楚

雲去楚天遠瀟湘鴈影寒發蒙知與易

遇後強為難雷奮山河壯潮平舟楫安

功成何所慕方外學修禪

浙東龔一清

壽嵫陽郭老先生

愛國身曾許高風宇宙傳年聞明至道

日自契真詮橘酒重稱壽秋花晚更鮮

百齡存不朽忠梗耀青編

涂訒

題宮省賢聲冊

常侍人中傑雄藩著令聞艱難扶

幼主禮樂作賢君赤日忠心熾芳蘭和

氣芬

褒胥才並美千載勒奇勳

又

楚甸千年盛

王畿百世昌冊心懸向日赤節凜冰霜

忠鯁須賢哲傳宣屬俊良
綸音還再錫指日下朝廊
遠可鄭芨
盛世徵梁棟
皇家重老成虛忠間白日高節倚青萍忠
藎勤王室聲華達
帝京百年躬秉軸青史載芳名
又
藩國封疆遠親賢賴輔臣

寵恩頒帝室名譽動儒紳眷念
君心久淹留世澤新
綸音酬壯志指日下
楓宸
愛溪方清
宮省推賢佐惟君思不羣丹衷泌素月
孤節挹清芬殊渥
天朝寵由來魯國文
元王施政日白首事慇勤

又
夾輔豈尋常臣
君冠百工清風敷遠邇傳愛徧宮墻榛
棘雖當道芝蘭不碍香萬年同此際
國祚永無疆
三峰劉玟
屛翰千春曉勳猷誰許先孤忠葵作赤
清節竹同堅漢呂誇良弼唐張亦相賢
臺司蜚美譽恰與
寵光聯

又
侍中鍾岳秀阿保藉經綸忠義臣
贊主艱危賴老臣豐功延國脉別墅養
天真莫羨赤松子高風動儒紳
鶴汀張啓明
旺氣鍾南楚藩封來偉人服官勤左右
報國起臣鄰一品榮恩殊百年寵眷頻
賢聲今已著宮省譽璘璘

又

國祚呂期會山川產異才

帝心篤楚服

簡命自天台夾輔鴻勲累清勤令譽嵬呂

強今再見奕葉賴培栽

任軒劉體元

輔導聲聞久勤勞歳月深孤忠庄國事

一敌格

君心不重黄金賞欲棲緑野岑勉留當

路意還進五規箴

杏臺馮尚

聖朝還内輔南國仰崆陽清肅平中外蕪

能動

廟廊停車臨禁闕警蹕履朝堂為惜芳名

久同聲頌德長

玉華楊啓榮

許國丹心壮扶危氣節高素心躭㢑石

雅志暮朱陶跡上三求隱擻旌百責勞

衆中莫厭俗頻聽

寵榮褒

又

藩國冲齡主庄襄賴若人高才能後楚

清節逈無塵春澤霑枯槁丹衷誓鬼神

碩言長輔德名重内臺臣

仰山詹幹

間氣鍾賢哲聲聞徹

帝鄉詞嚴霜蕆烈心赤日争光家國金湯

固君臣道義長豊功稱再造共羡郭汾

陽

仰峰賀廷洲

題丹衷玄度冊

趙客存孤日艱難報

主恩君今懐國士頭白輔朱門家散千

金盡名成一跡存扁舟自湖海蹤跡却

誰言

天臺狄定向

楚社如磐石奇勛賴令公致身心不折
衛
國氣何雄精忠原慷慨玄度更冲融近
得飡霞術安期即可逢
明軒蔡應陽
嵫陽為楚相人道鐵為肝社稷危疑日
精忠措
主安古今稱大節獨是保孤難千載程
嬰後芳名自不刊

又
嵫陽為楚相勁節勵氷霜寵極心仍下
功成身愈蔵古稱名哲士獨有漢張良
凜凜餘風在疇能躅乃芳
又
東國嵫陽子忠廉世罕如急流還政日
盡賜納公儲古刹橋梁道千金費有餘
一生安樂處結志在清虛
又

東國嵫陽子玄機悟道深投簪尋野鶴
嘯月慕長林直向風塵裏常存物外心
古稱商洛士皓首是知音
魯橋劉師召
國事多艱日惟君獨苦辛忠扶贒
帝子名重漢庭臣富貴浮雲盡烟霞白
髮新聞從赤松去欲效五湖人
仰華周思韶
侍從金貂貴逍遥雲水情秘窺淮苑枕

樓寄楚江城
賜醴恩方渥懸壺計已成雙鳧吾舊物
携爾訪蓬瀛
衡湘梅國楨
清襟同霽月赤日表丹衷遺大憑孺子
持危奏膚功名逊三楚外志結五臺中
叢桂時招隱人人樂與同
大宇劉奕
削跡人莫測隱處惟孤月濟衆散黄金

戍丹變華髮肝膽自忠義名姓因超越
何異漢留侯仙游謝簪笏
海宇黃圖
多贊推魯國故爾植清貞
主少能定亂功成得隱名蹇蹇王臣節
飄飄物外情湖山如有意爭羨楚宮卿
周應伊
燁燁
王門客君翻拡令譽艱危
楚國步慷慨
漢庭書兩露方承
寵烟霞早結廬更能解奇字曹偶幾人
如
王兆雲
天潢天所賛國難賴賢臣忠貞能衛
主明哲足全身襟醉湘江月胸留太嶽
春功成應不朽丹詔下
楓宸

李成祚
我愛郭夫子丰標絕世賢捐軀曾報國
辟穀亦延年漢水派孤憤湘山鍊夙緣
清風與高節贏得古今傳
鄭念
國主政有成人臣事已定澹彼沽名念
加此看山興抽簪理薜蘿餐霞隱三徑
素心但覺此身閑過眼虛名如墮甑
仁村劉涑
國步危疑際賢才東至公懋勞酬玉帛
題功存社稷冊
遺
命刻丹衷輔翼神思盡調和淑氣融一
誠烈矢石四海謌春風
江夏王賓陽撰
一身翊國祚刻志罄丹衷節挺風前竹
操堅雪裏松探玄遵美侶辭賞鄭公同
老稚歌功德紛紜載道中

半溪顯摛

國運方綿遠訏謨有哲人補天勤膂力
捧日奮精神秩進身思退功成志亦伸
頤言終令譽翊賛我
新君

文溪顯梽

東魯山川秀精華聚素襟一忠傾赤日
百鎰却黃金至德昭天地清風重古今
悠悠功業頌江漢永同深

友仁顯械

維國瞻良輔王庭德政清
帝京頌寵渥宮省著賢聲治化傳千載冊
誠服衆情愿言綏茀履中外播芳名

檀溪顯查

德業隆三楚聲華邁兩間委心匡國易
盡職保孤難遵善輕金玉崇儒嗅芷蘭
恩波流漢水聞望聳衡山

至信顯夢

全楚功誰偉無如郭内卿勞謙居大樹
保障擬長城報國葵心赤挼閒鶴夢清
懸知青史上千載著芳名

蕙友華墅

應羨金貂客能成第一功綱常推正氣
邦國仰高風漂渺湘江遠崔嵬楚岫崇
佇看
天闕上殊寵逹丹衷

懷智英煤

正氣鍾山嶽賢聲徧楚湘元功當世重
奇節萬年芳德望周姬旦仙風漢子房
錦袍來
帝闕白首戴
恩光

華卦

品隲先朝舊惟君最有聲積勞匡
楚國茂績重神京昔儼荊榛地今成帶
礪盟嘉猷能不泯千載仰宮卿

丹崖蘊錬

世代汾陽族衣冠

楚國尊貞忠全

帝系仁政布

宗藩漢水源頭潔衡山氣象存

寵恩仍厚澤榮譽復何言

又

天地存吾國

朝廷重是邦楚南平孽黨齊魯産忠良治

日迎清獻危時仰狄梁

兩朝三十載心事夜焚香

謝士光

六言一首附

報國心懸日月托孤義重乾坤數載功

成身退千鍾祿却名存四海五湖爾志

殊旌特錫其恩有美弘開贊路何裾不

曳王門

太宇劉方

七言絕句三十首

贈宮卿郭先生一律

齊魯英豪輔楚藩不辭勞勩唐燕山保

孤壯志懷忠憤肯為危疑避所難

明齋熊琱

題宮省贊聲册

千秋社稷賴匡扶曾託當年六尺孤堪

與程嬰為伯仲芳名青史永相符

杏臺馮尚

報國當年意氣真程嬰千載尚如新王

門多少平原客誰似金貂中貴人

其一

寄命托孤舊有名壯年何事避簪纓即

今誰諫長楊獵多恐王言問及卿

其二

主恩屢却見封章欲傚赤松作逐鄉辟

穀由來皆幻事好將忠悃効

君王

其三
宗社綢繆節制雄宮卿竭力漢時功長
城倚重應裁曲東海泱泱自大風
其四
十年功德未爲遲浮海微言那得知復
楚自宜終晚節豈應名姓變鴟夷
其五
緇衣欲載泛湖船似向禪頭問大還賸
有丹心匡赤社莫貪玉井出金蓮

其六
五嶽懸懸一紉遥翛然黃鶴似堪招闕
心莫逐浮丘去擬向清時樹漢標
其七
寒光片片日批鱗尺鐵何曾暫離身莫
把延津化風雨願君還作報恩人
其八
且自呼尊且自歌忠肝義膽柰君何人
生駒隙光陰瞬况是青山入夢多

其九
聞道奇勲動八垠而今何得謝功名楚
中山水稱藩國恰好逍遥遣宦情
其十

新之甫陳鎣
幾年内輔起蒿萊徤羨能存濟世才見
說守光有忠義乾坤青眼自君開

映薇張文光
題丹衷玄度冊

託孤人誦古程嬰千載宮卿繼令名
楚國重瞻新氣象漢江一洗舊妖鯨

周弘謨
方城漢水舊封疆奕世藩封
帝澤長績奏
九重霑雨露政和千里沐恩光

周應嵩
自抱孤忠日月深功名華髮滿朝簪從
教漢水流無盡不及君家報

原缺第五十二葉

令王豈功偉績重於常扁舟莫學鴟夷
子國務方興賴賛襄
曾嘉懷
古人逐窮公逐富不慕浮名重離俗一
瓢一杖荷
君恩逍遥天地無拘束
繼巖劉湪
黃鶴樓前漢水流漢陽春樹景悠悠一
時遇合霑

天寵千載河山壯鄂州
劉守濟
曩時氛祲勢如湮六尺遺孤孰主臣天
賜
君王賢内輔重延國祚萬年春
劉守默
報主扶孤竭蓋忠漢江百折竟朝東浮
雲散去青天見賴有旋乾郭令公
劉承芳

憶昔
君王襁褓年危疑國步歎迍邅宮卿獨
抱匡時畧千里封疆賴復全
劉承武
功成赤社志丹丘忠智如公世罕儔雅
似子房扶漢室辭榮辟穀頤封留
劉承緒
藩府曾聞勢可虞汾陽勞瘁保
君孤誰憐外侮多睥睨却喜中涓有丈

夫
劉承禧
題功存社稷冊
一片氷心有玉壺忠良千載重南服施
仁好義功多少元振名家舊不孤
東岡華填

宮省賢聲錄三卷終

宮省贅聲錄卷之四

楚右史前叙州府同知澄海高曰化編次
楚司理前保昌縣知縣古黃劉守復校正

雜著類

獻納忠愛罔八事

一曰敬君王

仰惟
藩王世世享德實上賴
祖宗之靈承
天子之休以有今日
君王敢不敬歟自古諸侯王以篤棐勤勞稱者率保世滋大故愛
君者首以是進

帝子新承雨露恩侍臣百拜進忠論遥看漢水連天際也觧東流朝海門一葉剪封來玉宇五雲庇日護重垣獻言便識愍勤意首勸吾
王禮至尊

二曰孝父母

昔我
先王孝德著聞
天子勞璽書勸勉今
宸翰皜然在也夫人匪父何生匪母何育矧有國家者上承罔極之
恩乎故曰孝父母者勸以敦萬行之原也

巍巍三楚國宛若龍虎蟠不有父母恩詎遺今日安所以陳思王作賦悲且酸豈顧南面尊而為淑水歡文王問寢食朝夕拜衣冠所貴在繼述而非末節般頒言稱達孝佩此聳珊珊

三曰親君子

夫薰猶異臭雖所染也朱黑異色難所湛也
人主不親君子何知善之當為德之當懋故以親君子進言視昔

之人戒其黨以無令人主近讀

書人者詎不胥壞哉

元王昔日禮賢時特為穆生設醴匝却

愧當年諸侍從無人說與

後王知

四曰遠小人

仰惟

親王制一國之命可以貴人可以

富人彼小人者日夜瞯王心而

逢迎之以奠祟殖其身而不顧

其國家故凡以甘柔可喜之說

進者小人也以威武譸張簡贊

雪民之說進者小人也藉干恩

寵以利身利家而自私者小人

也然則遠小人之說誠萬目而

憂之乎

君王自明達何事費言長勿以擬充幃

今茲蘭石香倭人指蓂莢非類觸藩羊

臣子惓惓意相期眼若望

五曰取信義

夫匹夫無信不知其可滛而破

義謂之曰逆矧

千乘之主出一言人胥德焉行一

事人胥傚焉柰何其弗由衷而

納理乎故獻納者必曰取信義

文侯飲酒憶虞人驅車冒雨走相尋莊

王戰罷旆還旹覓鞋不得蹙嚬眉義不

肯負履信不肯負期匹夫千金重然諾

栝酒相傾動山岳

君王意氣豈尋常三楚英雄盡磊落進

銀牌勒信義始信其中有深意君不見

楚莊王晉文侯當日紛紛中貴客誰将

信義觸君眸

六曰明賞罰

高皇帝制

藩王惟食租衣稅不煩以吏事誠

以賞罰之當之難也顧其閫內
賞不過給土慶地然亦榮矣罰
不過赭衣械繫然亦辱矣嗚呼
賞而不慎人顧不我德罰而不
慎人顧我怨受其
君者肯使其人不以為德而以為
怨乎是必以明賞罰之言進
威王召二邑四國走甘霖賞罰一不當
難傾千里心

七曰慎中宮

夫中宮者陪言咲承宴閒侍起
居朝夕共之者也天垂象四星
列
皇居之次此昔人所以慎耳目也故
曰慎中宮其有左右前後罔非
正人之想乎
彼四者重聖人象之彼金者蟬惟冠尚
之惟比者誘如誑如飴惟良者化是取
是携誰謂不謹朝夕弄茲無遠不邇嘉
猷訓詞

八曰謹宮闈

楚江漢地也昔周文王化行江
漢萬禩稱上理而關雎刑于之
化基焉故嘗鑰欲嚴慈惠欲偏
名分欲正此而不慎人伺我矣
王化始于閨門故輔德者以謹
宮闈終焉

金殿秋高月影圓
君王有道六宮賢長門無怨誰為賦携
素何人更作篇
君王亦禁東流渫上陽不得題紅葉古
来此地化文王雍雍原自宮闈協

龍川郭懋

嵫陽德政冊八題

馮翼宗社

親王樂善惟左右得人相與輔導

即成賢聖我
楚國主天生穎異性賦聰敏年方
幼沖卓有長君之度嶔陽力請
封章日陳善道國社安如磐石
輔翼之功居多故曰馮翼宗社
公是生成夾輔胎絲綸忠悃信奇扎一
言便見回天力三上還多補袞才楚姓
歡呼稱相府宗藩化育樂春台
君王本有聰明睿都自臣工啓沃來

詞一闋
紫閣煙籠殿幾重冲藩心似太虛空公
曹翊翼書堂上人物歡騰晝錦中〇車
起鳳駕乘龍金章玉節向東風而今得
如
君王意喜上仙桃萬點紅
右調鷓鴣天
文石陳墀

肅清宮府

王宮國府本自尊嚴內有女師以
掌出入外有宮官以司啓閉體
固然也近多因襲莫能規正嶔
陽一見即爲整理內外肅然上
下凜如煥乎改觀一體
先朝之盛事故曰肅清宮府
自從簡節到都宮內外森嚴逈不同殿
闕巍巍光化日掖廷寂寂對晴空十年
禮樂於今見百代簪旒到此雄欲問

王家誰是伴這般才幹借明公
詞一闋
滿墀芳草又報平安好金門上
千歲表殿庭新景致宮陛如天造春長
也
君王永錫人難老〇莫說蓬瀛島鳳詔
當年到留住得玉符節雍容帷幄開鋆
頓乾坤早楚軍民從今盡屬公家寶
右調千秋歲

篤厚天倫　　愛溪方清

君親為大百順内愛敬最先嶬陽

五倫中

事君如事親故居家克愛克敬

睦族睦淵藹藹乎陽春滿掬而

家國之壽域同開也故曰篤厚

天倫

父兮生我母兮掬兄友弟恭同骨肉朝

夕親愛自天成家庭友誼在人睦滿懷

真意豈外来一點良知從内暴說道水

木有本源肯令浮生空碌碌

詞一闋

仙桃紅樹景色年長春晝畫堂人人稱

壽笙塤滿座和風透連幹同枝年年齊

聚首○向庭軒拍咲恣歌携手醉醺醺

還解金貂當濁問家童說是前村棗杏

花紅處那箇人家有

右調錦纏道　岳南杜一山

夙著嶶猷

慶遠則流芳實大則聲宏信非

可以倖而致者古今稱良佐率

皆仁人義士嶬陽好賢樂善契

若芝蘭芳聲遠播于京畿令嚳

傳聞于荆楚人人稱頌在在沾

恩故曰夙著嶶猷

平生抱負書千卷口吐珠璣如錦聯美

譽已從天上播芳名却在楚中傳風猷

丕著君王相月旦常評輔導賢青史高

摽多雅重公家還慶喜喬遷

詞一闋

一相藩王春又春庶幾夙夜永效

君恩靜思丹悃事明良一德同心○鍾鼓

隅重闈聲名遠近聞向金門萬般好處

人稱論忠懷耿耿樂事正當辰

右調小重山

似鶴張希范

勁節雅量

君王座側人多推避臣工位分事易爭能鮮有不爲威愓利疚挺乎其間而雅量高致如古人者嵫陽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豁達大度如汪洋千頃波非諸人所及故曰勁節雅量

一點葵心向日傾有誰不道楚中英操標松栢常年茂雅致江河到底清欲把忠貞培國脉須從光霽快人情憐公已受君王托肯負明良萬古盟

詞一闋

歲寒已歷霜共雪松栢不與花卉列勁節惟向朔風高雅量渾如滄海徹〇臨軒誰與伴君王獨倚庭欄情更切咲時且對酒卮紅心事青天與明月

右調玉樓春

見龍田應鳴

重道親仁

藩府中門學古有之將以育童英俻侍用也時近廢弛畧無統紀嵫陽一洗舊習群童子而蒙養焉擇老成積學者延以爲師親臨董率既謹而後申之遂成禮義之地故曰重道親仁

巨闕光騰矖碧穹百年文運啓丹衷治隆楚澤興王業化洽周南播國風召對大庭三策重校讐東觀五經通如今儲得真才子他日纔多輔相功

詞一闋

五星一夜同雲繞壮極輝光照明透書

窓天漸曉辟雍水迯傳童來報東井聚
令朝〇文宗命使剛初到正群英樂育
楚泮方開一陣芹香春近早四方俊秀
滿城豪富共喜讀書好

右調青玉案

三峯劉孜

濟世利物

聖朝嘗以拯疾諸允賜臣工惠群下
故所活多千萬人功德與天地
並嵫陽昔侍司監得此秘方頒
以公諸天下傳之楚人適省中
疫痢大行乃捐金以構藥餌製
丸散以傳施濟真父母赤子之
心也恩及老幼仁覆宇宙故曰
濟世利物

春色紛紛勝董仙長安陰德活人年壺
中丹藥自神授肘後奇方誇異傳橘井
流霞遍鄂渚杏林好景滿江天楚城盡

樂雍熙世醫國醫民不愛錢

詞一闋

江南二月春光復杏花滿樹紅壓屋檐
旋胭脂濕未乾錦相簇丹壺盡是神仙
祿〇上林看花花盡開人人栽杏林木
蓝成子結生意足萬花谷四方都受長
春福

右調漁家傲

曉川李廷楚

均役薄歛

有丁斯有役有田斯有粮法宜
爾也近或水旱相仍賠償無計
羅網甚密逃亡過半嵫陽一開
轍行撫恤均其賦役薄其稅歛
官無科索人皆安堵率江南江
北諸屯老幼各得其所故曰均
役薄歛

楚人同唱太平歌耕食鑿飲又如何役

賦早輸真可樂錢糧當納永無科一方
恩澤如天降萬姓雍熙與日過但願公
家千百歲年年不至苦蹉跎

詞一闋

携酒醉東風且共從容綠楊影下小橋
東總是公家寬待我歡咲花叢賦稅
不忽忽此樂無窮今年納了去年通可
喜明年官正好納與人同

右調浪淘沙

春津余蓁

清時柱石冊四題

功存阿保

千載而下譚阿保之業者詎不曰陳杵
陳杵也我嗣是郭公崛起儼然負忠義
之氣是時
少主在望釁孽萌奸而公方以身當之
持太阿之柄善調護之方可能托孤者
矣夫六尺可托自古為難即以陳杵比
功公能讓之乎命之曰功存阿保志不
朽也

司蒲成學郢中胡大順題

摇落當年國事叢依依赤舄抱孤忠謀
謨邴魏丹青力擁力昭宣柱石功千里
提封郇子國五雲坐嘯大王風多君意
氣能張楚汗簡留芳此道隆

鄂諸生蕭春陽

澤及草萊

自甘棠化遠而至治之澤日遠而下郭
公日在中宮馳騖民隱惟是餉長溝之
後矣衣獨介之夫矣甕牖繩樞之子皆
得里序為學矣且日就里歷詣舍以與
民近當時欣沐膏流䟐踵德化者孰不
曰郭公吾召父杜母也我命之曰澤及
草萊蓋言盛也已

西竹胡大順

堂堂風骨氣閭閻錦珮中璫社稷臣新

椰陰濃湖上月馮鈞氣轉國中春召南
去後餘思在張翰歸來鱸蓴新莫為山
林能老德濟時須仗老成人

鄂諸生游天衢

節著羔羊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非言節乎郭
公以陳枿之業綴七葉之祀即錫馬蕃
庶不足酬功而公也歸賚再三日勤勤
馬環長堤以幹地脩南路以凝天調護

王躬之外曾不置私第厚私帑也古大
臣之風凛凛如矣故又曰節著羔羊云

西竹胡大順

慷慨勛庸素望隆羔羊自矢古人風枳
功王咢丹青後社志龍樓羽翼兆不厭
蘧壚心自淡相期雲水意猶濃濟濟綠
竹凌霄節好比君家愛國忠

屬下廬陵胡同文

聲留汗簡

古仕者有益於民則社而稷之尸而祝
之汗簡之中琅琅如也郭公功存
王國仁及草萊蜚聲中外是時薦紳學
士與
帝胄王門品藻而揚確之曰忠愛曰德政
炳然丹石照耀耳目巍乎大哉千載之
烈也故終之曰聲留汗簡云

西竹胡大順

瑣闈闔望老孤臣江漢風行草木春冉

冉貞珉棠棣舊璘璘青史色絲新浮雲
變幻成今古此道光華照縉紳莫迓人
間心刻在
廟堂猶自畫麒麟

江夏諸生呂時煥

勳名盖國冊十題

功延藩祚

楚以
齊剖符授玉歷八葉矣其相安於國家

順適之境則左右執事者不過搜裾躡屨陪燕饗供出納耳一遘卒然之變係國祚之安危非有大挾持大施設者鮮克濟乃公事完其令名也我

恭主以壯齡捐國政

今主方在襁褓中鬼蜮偉糾結黨類造為飛語群起而窺竊之公能紓徐容與内外匡持卒之罰賞井井

冲王賴以有今日盛脫使追之大急而衞之武蹕則楚祚危矣安能復覩漢官威儀扒此非所謂有大挾持有大設施者乎猗與蓋國之功當首頌也

賀承家

全楚歷封過二百徹祚晏然已萬葉嵩嶽儲英孕大賢三十餘年佐邦國勞勩勤渠左右王矢心烈日共秋霜大義昭昭原不昧國祚益增與世長懷昔唐家忽中裂郭令廻瀾於既折一時功成措顴間千載完名與高節嵫陽端不愧汾陽清風穆穆氣堂堂蓋世勳名彌宇宙

殊恩極品頌

天皇念我蕃葭倚王日極知延祚皆公力頤無千里起遐思仰荅

先君終輔弼

賀廷瀛

昭代藩封服

賢王鎮楚疆鵠山安堵固漢水慶源長善治需良弼訏謨有寶瑠膺功存社稷

國祚保遐昌

沈梁

忠保王躬

夫左右保孤事固難矣乃若

儲君冲幼之年情竇既開性靈方啓使輔導之匪其人則先入之言習成之性

國何以理公之忠誠終始弗渝乃能夙夜在公罕譬導喻自食息起居以至孝

友睦姻之義敬事信民之理莫不因事匡納惟務引之當道志仁而逢迎阿從之舉矣不為也昔仲山甫為周室重臣至今頌之不朽詩人亦美其保王躬補

王闕焉矧

楚主冲幼其時其勢又匪尋常比者公之所以殫心悉力視山甫又何如耶柔風者當知所辯矣

賀承家

人臣事君惟此忠才濟勛勤稱上功精白此心無有已匪躬死是保

王躬王者高居闕萬化延訪咨諏不少暇一時千載慶明良名實巍巍加上下仁贊奮起在淄川輔養經營三十年天錫精英原未替忠順勤勞無後先耿耿丹心共勁節直將正氣除讒孽而今全楚播雄風保護宏猷已顯設百司執不左右王由來遇事多周章保艾萬年若安堵丈夫自是有剛腸憶昔樊侯仲山甫周宣特命城東土式遄欲歸隆保茲乃見全才兼文武公觀勢利等雲萍君臣一德何芳馨湖湘中外頻歌頌還看

勲名著

御屏

少鶴鍾楚傑

敦崇公族

嘗讀六代論劉向有言曰公族者國之

枝葉夫枝葉茂則望之者而知其本根深厚也故公族盛誠足以張楚而所以敦而崇之者不可上無其人也楚宗儀舊稱多賢邇蓋雅嚮詩禮中果有振振然標麟趾翩翩然表鳳雛者公知其足以羽翼乎國家也必多方而培植之盡禮而延納之雖國立成憲朝會有時

上每每臨之以寬不嚴為之稽覈有貧者

上嘗周之充其期會有弗若于訓者
上嘗懲之俾迪于正皆我公默為贊翼
之力莫非敦崇宗儀以固國本耳則夫
金玉之幹廷廷琤琤豕丹霄而捧銀潢
者其根蒂苞厚孰其搖奪之哉

賀承家

從來失志事
贊王麟趾王孫皆後裕恩波滲漉賴蕃
宣彬彬冠冕率常度君家東曾毓純龐

夙崇禮教若陶鑄宮府一體稱善謨宗
支百順多閑素貂璫聲裏聽和鳴赤舄
懷中昭悃愫美哉能佩君陳篇究爾如
奏古韶頀睦族東平有良相丹青難寫
精忠注天官檄我拜
彤庭指日頒獻惇宗賦

仲石呂朴

優禮儒紳
昔姬旦撫幼君攝國政雖遭流言卒之
天鑒其忠功在當時千秋下名稱赫然
不泯磨也且公聖人也然一飯則三吐
哺一沐則三握髮以飯也沐也吐哺握
髮矣尚三吐三握矣則暇豫閑適之際
其優禮賢哲當何如哉公今日之撫吾
國君無異周公之時而優禮儒紳又奚
啻吐握之勞哉此所以其初也能保
國君之孤其既也能輔
國君以至今日金湯之固則得於儒紳

之咨論未必無小補也孔子曰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公誠深繹其
旨矣

賀承家

贊王能好善宮相更崇賢葵藿傾誠切
芝蘭入室妍圖書勞應接冠蓋自騈聯
倒屣將迎洽承筐禮義便緇衣心允若
赤舄意安然尚發還高志勳名蘇管肩

文所劉體元

持身廉正

世之陟華躋崇以至有一命之寄其清風偉節範當時垂來禩者在持身以率人而廉正其本也故楊震之四知劉寵之一錢至今矯矯然猶足以激頑鈍之夫焉公性秉恬靜不肆侈儷凡珍異玩好之類視之澹如也至於交際之禮固所不廢而辭受取予一裁之以義所謂傷廉之取苞苴之私不惟公自信其必

無人亦可以信公矣即趙清獻公之焚香告天亦公所可爲者公以此身而撫幼君秉國政名未必不彰彰起也夫孰得而議之

賀承家

東崧鍾氣槩南楚挹丰儀持己財能理
寬征民不疲殿庭歌有道公館信無私
報主寧干祿全孤豈戀貲瑠貂心坦綽
琴鶴意委蛇白璧平生守黄金午夜知
宦囊輕去國身價重題碑富貴心雖薄
明良會亦奇好將廉靖志頑借挽澆漓

龍門陳墱

克志恢宏

恒言謂創業固難守成亦不易我楚自昭祖錫圭土宇陜章固有定限而武功所眷其土田惟正之供寔甲他藩逮歷中葉擾攘間爲豪強浸没滋甚公輔冲主至於成立拳拳以恢復疆土爲首

務今歲督查其地爲其所據明歲督查其洲爲其所侵小則檄當道大則入
奏務求必得以光復我國家舊物至於西安一州尤爲沃壤其入
奏者三有司勘問者不下十餘次終期完璧且公費不貲未嘗一一取之宮中惟知有利於社稷故無所自愛自吝盖得是道也

賀承家

藩封慶賞出
天皇借得贒臣復故疆舊業河山環帯礪
中興家國固金湯旋看鄭伯還他許更
羨齊人歸我嘗共仰恢宏全楚日當年
版土見明章

鳳岡高應選

天朝旌義
楚號郢都爲
皇上龍飛潛邸且視諸藩爲親

天朝每加之眷顧焉故當我
恭主御駕之年慮楚之孤不可保之無
人也則擧一國中獨起公而晋之典王
之寶俾得常侍宮掖而左右護持之既
而數其保翼
冲主奇功偉績昭晰可考旋以之填輔
導司而章服之典且縷縷下公益得行
其有爲之志盖自
冲主之在襁褓以至今日典章文物彬
彬可觀宗社土宇井然如故皆我公悉
心畢力以荅我
皇上旌義之典也夫
朝廷有寵渥則不負公矣公勲在楚國則
不負
朝廷矣然我公輔國之義尚當要其終而
異日旌予之隆又何可涯涘乎

賀承家

嶓陽之源秀所鍾五雲飛去金芙蓉鶱

鶱鳳翥自天下空翠點點浮烟中地靈
人傑原非偶千年間氣生贒公手扶天
柱賛壯極丹心耿耿訏長虹張呂相業
復難許允然心跡夔與龍積誠一旦動
天闕
九重恩澤来江東羽毛金玉塵軒冕欲将
翰翮斂崆峒難辭綾被直中闈滄洲未
可留豪雄我仰高誼三太息翶翔羨比
雲霄鴻步輦窓下一揮洒颯然兩腋凌

天風

松塢年三近

臺省留贊

臺省非耳目官也中而有藩臬之分蒞下而有郡邑之宣行楚之建官分職其考核名實旌別淑慝耳目何至夥也茍非贊能果孚於衆求其達之臺省下借留之檄胡可得扎公於國勢揺杌之際能周旋其間以銷流言以弭外患後先

歷十五載輔其君以大其國自謂宗社可措於泰山矣不汲汲以求山林之樂適烟霞之趣人謂我何故有蹈南海之舉焉真可與從赤松遊載扁舟歸者相等埒矣當道耳目知公久且深矣謂王所不可一日無輔導臣如我公者此勉留之檄不容已也然推公之心亦有遲遲吾行之義尤不足以見忠愛其君無紀極乎

賀承家

蘭臺此日見汾陽翊
主功成鬢未霜已竭丹心攄素抱幾辭
榮祿遂徜徉江天皓月雲中皎楚岫喬
松雪後蒼試問漢庭誰得似高名千載
並懷璫

松塢年三近

為國長思策治安憂勤惕勵寸心丹忠
良翊立功書最清白持身節耐寒臺省

憐才咸借寇縉紳仰德喜瞻韓勳名久
已聞
當宁青簡流芳定不刊

沈一麟

廣施善果

公性慈悲崇信二氏凡經典擇其切要誦之能懺愆凝福者且聞世傳菩薩觀世音者能救拔衆生苦難並付之剞劂氏梓其文與像施之人人以廣其善念

殿宇有傾圮者捐金易新之佛像有塵
土剥落者裝飾之若關聖以義勇默相
我
明朝則專祠以祀之人告之太和其宫缺
玄帝像則不惜貲費創為金身集僧道有
戒行者送之真鎮本宫至每謁太和見
逹僊關一帯修途約六十餘里會陰雨
驟至則車騎不進其徒行其負擔者尤
為艱矣公甚隱之興念修砌捐歷年俸

金若干為好義者之倡一時人心嚮風
不期月即歛有數千金乃請於
國君遴選左右有伎倆者二三人董其
役雖道里迂迤工程訏靡今日方營其
始即其果於修善之念可槩觀其蕩平
之績矣佛家謂護法諸天乃宰官後身
今公之廣修善果種種可據其後世之
因必能佛此身也得非常試之理乎
賀承家

一念精誠致百祥能將大覺照迷方橋
梁突出通行客梵宇新崇禮法王江漢
有波澄彼岸均襄無險不康莊他生未
卜今生造後禄榮名未可量
杜經邦
自古從來施博艱多君慷慨惠頻頒非
知積善應為樂那得捐金不自慳肘後
方書堪濟世囊中藥餌起恫瘝我循翰
業陞沉久準擬相從問大還

漢陽尹良心
加惠窮民
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世之位膴仕
立要津者率多削民之膏以實私槖剥
民之脂以媒仕晉而恵鮮之意寛恤之
仁蔑如也公愛民之念随事而寓以刑
威則不輕逞也以罪之贖納則不輕科
也以徵收則不取盈也以徭役則不煩
不擾也民值歳侵必曲為之請免其租

有欺我善類者必力為之鋤其强梗楚
地燥多暑至秋往往患瘧痢窮民每以
此殞軀命公聞之惕然命醫論定經驗
方合為成藥施之多所救活至國門建
橋一端乃所以為國家萬年宗社之計
此力役之征自不容已者公必使之以
時比至沍寒盛暑則休其工以節其力
且勞徠恤賞之恩不一而足公之加惠
窮民如此故公挂冠之請楚民無老稚

無遠邇莫不欲挽其轍而留之古人謂
民心至愚也而可以德感於公允信矣

賀承家

荆楚由來多沛澤夏秋禾麥不成穡頻
年旱魃又為災四野軍民常菜色豈惟
父母未能嘗生平粒食皆糟糠饑寒困
憊難相保嗷嗷待哺斯流亡湖湘幸賴
有明府恤人酸辛憐人苦而今黃鳥以
興歌蔽芾無依歸故土諦觀遺墅已四

春正緣上下恒相親况施藥餌療沈痼
甘雨和風造化均君不見有唐魏州郭
元振資錢助人無所吝良心一點動神
明官至尚書為特進又不見漢家茂陵
郭細侯兒童竹馬何綢繆潁川不靖有
徵命京師萬里蒙福庥公惠貧民過千
萬人心報德豈一飯明明上天已鑒觀
况是昭昭多稱頌

鍾元會

勞謙定國冊四題

秀吐春先

張維新曰生以纖微布素之裔一
旦荷我
國君納為戚畹豈天作之合抑人謀
所能預耶良以仰賴谿翁上公贊
翊而玉成之也今諧伉儷之好敢
忘汲引之德乎吁生寒谷之梅也
公其和煦之陽春歟陽春布暖極

剥泰生衆髦衛士荷公深仁厚澤
稱頌如出一口矧小子尤被先春
之及者乎乃倩繪士製圖君盍為
我賦之爰賦四言古詩一章
惟茲弱幹含秀吐奇不冬而凋先春而
麗白雪陽春精神熇曦在彼幽谷雖馨
孰知仰伏宮卿極力維持求配鷟凰借
重吹噓獲諧伉儷與望齊眉推厥所自
敢忘旦姬廣寒宮殿鷦鷯一枝追憶公
德于孫永垂

楚愚王敬

直幹冲霄

張維新曰生先大父文林郎公結
歲寒之盟于群芳之野與子姓文
歷歲華而不使凋渝其色幹生寵
守至訓而不敢忘焉頃得侍崧翁
上公左右獲展
王庭蓋倚勁節之直幹而培扶從冲
霄漢之表伏念宮卿由
先王之朝以迄今日可謂長永貞固
者則夫干霄之木豈一朝夕所能
致耶君盍為我賦之爰賦四言古
詩一章
惟茲大夫耐此歲寒干霄冲漢本末雲
端栽培扶植鞏固奠安仰瞻喬木眷矚
金鑾風霜經歷雨露洪寬嗌咲百卉桃
李易殘何如直幹孑立層巒碩訂新盟
壯彼大觀孟光齊駕和鳴鳳鸞

養素劉倫

清風高節

張維新曰生以淇園嶰谷立竹之
孫誦法孔氏期上不負先世光裕
之垂下無辜劬勞罔極之恩亦大
幸矣何虞崧翁上公垂青幽谷環
眎園林遴選一枝俾得以荷殊寵
于

九重沐麻光于
王國公之樹立固有自在而清風高
節琅于
社稷間者豈歲寒所能移易其剛勁
之操者乎君再為我一賦之載賦
四言古詩一章
惟彼菉竹挺挺亭亭淇園鍾秀嶰谷獻
靈清風披拂高節伶俜琳瑯冲漢音韵
飫聇宮卿手秉共矩齊形翳惟張子儹

辱垂青桓桓衛武寵渥蒼滇碩培三徑
節操同銘
楚愚王敬
葵心映日
張維新曰生寒族一門有致
主之志抱葵藿之忠籲矣頃仰嵫翁
如泰山北斗而欽服忠
君愛國之誠其向日之葵乎睹玆葵
也丹心耿耿黃萼翩翩百花異草

爭妍競色皆莫得而儔伍之者是
以國人頌之
國主信之
天王鑒之非寒門所能盡其揄揚者茲
繪圖以彰盛美尚賴君一品題焉
賦終四言古詩一章
曰惟九夏妍競羣芳千態萬狀呈露馨
香何如葵蕚向彼太陽秉茲正色樹立
朝堂日不能萎風靡云傷經歷多故啓處

不遑耆艾之德邦家之光張子不敏碩
效行藏百年姻婭地久天長
養素劉儉
宋生五百言
宋生既讀勲名蓋國册乃約為五
百言曰凡人臣之功烈掀揭家國
忻艷人耳目者美而盛盛而傳傳
非徼也人情之不容已也是帙也
既統而名之後析而實之而又歌

詠之揄揚之誠盛矣傳矣不佚於
帙末僭綴之以五百言者爲采風
者約而存之也其傳寧能朽耶
楚封八葉靈祚康式微振起需忠良國
脉憶昔真綫繫驪龍頷下珠一雙龍去
遺珠衆所覬宮庭此際誠劬勸寸赤素
抱酬主志襁褓領畧祚𠙚昌十五年来
殫心力夙夜在公勤贊襄王躬有闕山
甫補輔成

冲主稱贊王瑩然徳性篤孝友況兼頴
慧耽縑緗國家枝葉在公族栽培獲持
撑
天潢翩翩鳳雛矯文翼振振麟趾呈禎祥
九族風化美敦睦儒紳更藉相扶庄握
髮吐哺攬賢哲接瓊贈玖倶巖廊自古
英雄重交結講明道誼君子場持身行
已有矩度肯将貪黷干行蔵皎皎心事
對天日稜稜節槩凌秋霜暮夜黄金憶
伯起滌心焚取清獻香從来有爲須有
守恢復之志通穹蒼
朝廷慶賞自大典安容土田呑豪強藩邦
遠邇復王土版宇南東歸我疆金甌重
覩楚封固勲猷歴歴達
天皇廟堂旌義賁殊寵章服錫命何焜熿
銀璫左貂沿舊制錦袍玉帶非尋常登
膺
崇褒喜名遂從欲海上恣徜徉郢都開

府懸氷鑑直指使者揮寒芒坐見宮相
多僞烈況復
冲主恩汪洋爲王留行檄朱邸未許蘇
管抛名韁遲遲吾行還戀國辟穀翻唉
張子房
帝眷主恩何所報修因拯困功無量貝葉
鋟成纍千卷金身造就丈八長
帝家香火崇太嶽儳闢道路嗟羊腸千金
捐俸惟恐後要令險巇成康荘四海徒

輿日絡繹八方會見歌周行笄獨之民
皆佛子顛連忍使濱流亡思饑思溺靡
不至蠲租省役心如傷頻年楚民多痡
鬼廣施良劑療膏盲澤被生靈功盖國
楚臣何限誰頡頏勒石鐫衷今照耀千
秋鍾鼎名無疆

江夏宋文芮

宮省賢聲錄四卷終

宮省賢聲錄後序

昔內侍省廩食傳宣他無
自效也況當國事劻勷左
右遺孤以有成立非烈丈
夫孰能當此者乎甫定輙
爭引為已功而要市於君
此介子所興嗟在子犯猶
然又何問於侍省之中
楚藩中貴人郭嵫陽受
先君付託保護
今王冲齡踐祚敬共夙夜中
貴之力居多矣即烈丈夫
何以加焉中貴曰倫幸得
補黃衣之鈌以衛王公三

十年于茲思昔
先君啟啟屬願豈非計長久
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
冊命既承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倫其有辭於
先君乎位久而俸厚且顛毛
種種盡去之三求去三不

可得詳在卷中視要市固
寵可同年語耶兩臺藩臬
諸大夫靡不大賢中貴余
邑謝司徒公序其卷至比
之程嬰于房云録成七論
黃鵠鸚鵡之間歸功誦德
余不佞越在數百里外敬

操觚而叙諸末簡中貴故
齊産太史公曰吾適齊自
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
膏壤二千里其人潤達多
智實天性也信夫
奉
旨致仕苑馬寺少卿前南京福

建道監察御史鄭之亮頓
首拜譔

宮省贊聲録後序

嘗慨爵可縻心位能驕志世有躭寵之夫辭廬不返循名之客馮軾忘歸衆人羣起而髙之達者洞觀而逃焉始而介石自斷終而不事爲高况天道惡盈物忌過中功成身退理數明徵乎此嵫陽翁之所以求去也翁産東魯名家給事吾楚藩府中三十年于茲撫令王繇襁褓而光昭先業雄視諸藩纖毫皆翁輔導之力也危疑底定志

願已酬乃上疏乞休至再至三嗟嗟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大也紀功頌德楚可一日去翁耶君子曰不然國無金革之訛身非倚毗之切權乎時勢去爲宜也人有聞樂而泣臨食而嘆者豈其性與人殊哉翁有獨得之妙是以睹簪組而涕流譚事功而額蹙釋負如敝甑之墮而茹苦有若薺之甘也去者望望然欲成其高而留者怏怏然恐失所依一時方伯憲使察寀

師儒爭相縶駒投轄啓
王留行謂非秉彜好德之良歟
讀謝司徒序至比之程嬰子
房旨扎言乎小子亦曰履危
濟艱可以匹休甯武受遺托
孤可以媲美姬旦潔身嘉遯
可以紹芳白駒敬書之末簡

以定天下後世之公論云
萬曆十五年仲春吉旦
太學生楚岳陽趙壎頓首謹跋

跋宮省賢聲錄後

曰化生長嶺海之南自操觚
入仕側聞
楚有郭内卿每懸識韓荊州
之想無何余以蜀叙守轉
藩史得偕曳裾朝夕祗事職
業覩其丰采若干將鏌耶聽

其緒論若金石鏗鏘察其心
曲若葵藿向日已慰夙願及
見乞休懇啓又與漢兩疏相
伯仲雖未即蒙
恩允而内卿恒夔夔然不居寵
利尤人情所最難者余曾與
姚子宗萬輩謀爲内卿紀其

事以鑑楚之臣子迺馳幣請
於謝司徒鄭侍御述以内卿
行實籍題其録曰宮省賢聲
先後序諸簡授之梓人以鳴
楚國之有賢臣矣余既引年
乞休辭
主上掛冠而歸隱處海濵者不
三四年間耳而内卿之賢益
彰彰著諸薦紳士夫宗儀輩
萃言以誦為帳為軸為冊為
碑種種不一而刋之者相繼
入録余即内卿所寄一展讀
之益信内卿之蜚譽聳聳洋
洋與鵠山漢水增光重焉第

其文先後入梓殊無類序余
不佞為之次第其篇而為本
稿為文為詩為雜著編為四
卷托遴使以寄當必付梓人
覆刻之者要之内卿之德之
業其盡忠
楚室是賢聲在一國其錫類
諸藩臣是賢聲在天下今玆
刻留芳久遠則賢聲在後世
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内卿有焉遂以是跋之簡末
楚府右長史致仕澄海寅山高
曰化頓首謹書

宮省賢聲錄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高日化撰日化澄海人萬歴中官楚府右長史是書以楚府承奉嶠陽郭倫事楚王華奎佐理有功因紀其前後乞休挽留之事凡啓請文牒及時人稱頌之作並録之華奎以非楚恭王子爲宗人所訐郭正域力主其事内外交訌者數年始定其眞僞迄不能明是書體例猥雜所言倫佐理之功亦未可盡信

禮白嶽紀一卷篷櫳夜話一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白岳記一卷》提要

禮白嶽紀

竹嬾李日華君實甫撰

余昔連舉子而殤家君曰里中禮白嶽者生子輒育曷以瓣香遥祝之果舉兒亨越四日而鄉書至則余與薦焉

今上辛卯秋八月也余方治公車裝壬辰春竟第留都下家君廼代余禮嶽自是歲一遣蒼頭潮奉香惟謹今歲庚戌夏家君忽苦脾疾已而益劇余方皇皇醫療禱籲間蒼頭潮者夜忽驚呼妻蹴之

則曰王方迓我禮嶽迫明余請於家君曰白嶽神最靈兒當躬往祈安柰湯藥未可委人其具疏疏悃令潮先乎則呼命潮潮因述夜夢相與嗟異嘆余念甫萌而神已告矣潮以五月一日行家君疾漸愈至九月秋爽氣體益平復余廼以八日治行辰刻登舟夜泊石門得選古一

夙志禮靈嶽差池冐塵棲纓組幸巳解襆籠安

足鞵皎皎晴昊碧蒼蒼平楚低清風引余袂快
舸遵水涯如彼入雲鶴矯矯凌晨曦
九日由謝村取餘杭道曲溪淺渚被水皆菱角有
深淺紅及慘碧三色舟行匊手可取而不設塍塹
僻地淳俗此亦可見余坐篷底閱所携康樂集遇
一秀句則引一酹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
一命之甚貧咀嚼平生恥爲不義此其愧心者也
夜泊楊家橋去縣尚二十里明晨登陸矣成一律
以應令節
夢結靈峰頂身爲獨往雲高流溯欲盡仄嶺望
初分笑與鷗鳧別行隨麋鹿羣龍山塵土事拂
鬓亦埃氛
十日從餘杭埠口覓筍輿衝烟而發一詩云
刺船蒲葦中寤寐念登陸舟人夙戒旦稚子催
櫛沐軟輿輕可御結束稱野服微雨時淅瀝霡
霂候纖旭霜葉綴亂紅寒溪澹澄綠峰喞靄靆

雲石壓襹褷竹笋當賞心處矯首送遥目
三十里至青山坡石皆沉紫色老苔漬之極其古
秀畫家所未能狀也
又十里至五柳又十里至馬溪橋溪流得雨瀧瀧
有聲橋左一大士廟老僧進杯茗
五里至臨安西市汪舖饋食皆淡味古云山中無
鹽豉故壽其然耶
十一日五里至青溪渡溪多馬卵石一路多水碓
泉流甚壯又五里至錢王舖又十里至化龍舖十
里至橫塘又十里至藻溪時雨初霽雲氣亂如奔
馬四山多畫眉聲一絶云
春鬪爲爾點粧濃幾向花前美睨風今日空山
烟翠裏數聲猶似出雕籠
三里至航塢河口溪聲潺潺跨溪建一觀音閣老
僧煎茗施行者士人趙老角巾褐衣來迎客云閣
本其所建生二子一掾史一諸生平生步履不越

溪上日聽水聲看山色而已談吐頗有味馬少遊輩人也

七里至藏石十里至鎮郭有萬壽寺樹木頗陰森而像設荒落五里至方園鋪十里至太陽鋪盡日行兩山合沓間一峯吐雲一峯送日夾路野松雨蒸日炙香氣撲人衣袖爲沾漬者燃之皆有龍麝氣一絕云

松頭雲破日穿懷松下雲濃撥未開松雨濕時

松日晾縢他香薜上衣來

十二日雨十里至盧嶺十里至昌化縣縣在萬山中無城儒學倚一峯下面對稠林森秀之極十里至白石橋十里至手挖巡司十里至朱柳有雕陽雙節廟十里逆溪行六七里四面峯巒廻合疑無徑路踰一小嶺又三里至結口宿焉是日雨不止衣袍沾濕僕夫頗疲頓余於輿上領畧雲山滃濛之狀沉綠深黛中時露薄赭倏斂倏開非襲陽米

老斷不能與造化傳神乃知此老高自標置固非浪語向余不知書法不爲此行在萬山中適值澍雨亦何由證入哉憶余初從餘杭渡口晴色可匊止西望有聯牀之意今乃知余來時正山靈醞雨之候也余實步步入雨境耳一絕云

蘼蕪渡口一登臺一抹青烟烱未開不是山行偏遇雨坤緣身入雨中來

十三日大晴自頰口起行五里至高路五里至橫

溪橋十里至嶺脚過車盤嶺五里至順溪五里至楊家塘五里至昱嶺關五里至新橋鋪上老竹嶺嶺當兩山廻合處嶺以東水皆流入太湖嶺以西水皆流入浙江山勢兩背相抵曲澗蛇行其間萬杉森森四望疑無出竇而竹嶺稍通一線亦半假人力鑿治眞一夫當關之勝也氣候新晴愈覺澄澈諸峯曉色澄翠拖藍日光射之遠者如半空朱霞近者如塗金錯繡丹楓蒼檜點綴其間萬壑屯

雲千流潄玉到此又思李昭道父子畫法不爲虛設大小米如中書堂淡濟判押挲其總領而已早成一詩

雨中涉崎嶇行旅蚤休息店舍炊烟昏樹杪猶滴瀝寒衾卷如蝟四壁轟臭息霜鷄喔喔鳴起坐窺牕白旭日雖未見澄徹已蘇昔登輿俄頃間衆山呈曉色朱旗曳天半塗金繪峭壁的皪攢遥林噴雪泉流急烟靄互起滅崗隴相出沒平生看山眼裂眦瞪雙碧恨不携素友來此快

奇臆

山有草花紅媚可人葉如牡丹而小土人名之秋海棠我地秋海棠生墻陰濕地花如豆蔻葉如芃乃斷腸草非此種也今因改名秋牡丹以配之且令僮輩携其種回不知肯滋殖否漫爲賦一律

粉薄香殘夢未空暗隨蝴蝶上秋叢空山暮雨消魂處曲澗春流照影中金谷笋頻横笛怨玉樓不用捲簾逢自從姚魏爭妍後羞說班姬臉頰紅

度老竹嶺西脚鮑店酒頗醇美十里至王千巡司廣葉嶺鍾嶺黄土嶺所謂王千三嶺也一過老竹即爲歙地山形非不雄壯而勢稍散澗土人工殖利山下開塘蓄魚慮人竊取則作磚牆圍之每亘數十百步以雜樹與桕子利薄多改殖橦子榨油轉售故無紅葉點綴鑿石煆灰多作窖穴白堊淋

漓可厭葢陶白猗卓之策行則孫綽謝朓慮浩然之趣不免減損物之不能兩大固其理歟

又十里至杞梓里宿

十四日三里至徐塢七里至蘇村五里至斜干有槐源大石橋五里至蛇坑五里至賜麟橋五里至山後舖五里至鄭坑五里至七賢橋土人云昔有七賢者作七井七竈爲糜以食餓者又共作此橋利濟詰其姓名則不知爲何據碑碣漶不可讀

里至方村一里至北岸一里至大佛舖吳氏住處
喬木陰森俗傳半夜夫妻八百丁者有行慶橋蛸
蜓瀞四里至蔡塢口六里至章祁舖有越汪公祠
詰土人不知公爲何人余按唐杜伏威部將王雄
誕傳稱歙守汪華任那稱王巳十年雄誕攻降之
至今歙人稱汪王其即華耶抑其子孫耶五里至
郎源口
又五里至榻木嶺二里至七里廟有八相公祠二

里至新安第一關六里至城繞城行一里至河西
橋橋有十七洞下俯大溪雄跨勝吳江垂虹也余
以山人裝竹兜潛行不敢過諸豪貴交人亦無從
物色余蚤息旅舘無事作山中十三聲詩亦經行
所感也

伏流聲

烟莽結未開伏流吐幽激行行難置此拂拭毎
苔石

溪吼聲

山中雨初足蒼峽飛玉龍奔來雪色獅震地作
雄風

葉上雨聲

春蠶行箔上戰蟻酣枯穴回風拂林端番作幽
蟬咽

水碓聲

石田鳥自耘空山誰相杵雨晴秋黍繁蕎地驚

野耳

山果落聲

平原獵火餘霜林寒月曉誰拋金彈丸撲落驚
弓鳥

驢鐸聲

尾掀不浪施項鐸自有節寄語鳴玉子步驟安
可越

叱牛聲

犂鋤入未深牛步亂阡陌農夫赫斯怒山鬼亦動魄

牧笛聲

草背暖可眠霜蘆秋可捲嗚嗚遠近聲不知山幾轉

樵斧聲

烟逕細欲絶磨崖礪霜斧根株未易刪啄木知余苦

鑿石聲

白雲根未斷白雪未可就欲施女媧術先試五丁手

溪女笑聲

我來禮玄祖玄律安可犯溪女烏一羣喧寂任聚散

僧磬聲

臨崖歛佛屋乞錢作香火一槌凉膽銅慳囊亦須破

鵞鴨唼聲

回塘荇藻亂撅撅棹紅掌颯颯山雨來一片寒蕪響

十五日十里至巖市鎭街衢縱横車轂湊擊聚落之雄勝者以禮岳故不敢遲徊流覽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薰爐硯屏若蘇人位置壁有文太史畫一幀題句云秋色點霜催木葉清江照影落

扶疎高人自愛扁舟穩閒弄長竿不釣魚長洲文璧

十里至楊村十里高橋十里萬安橋十里休寧縣縣治壯麗江南北所未見冒雨行四十里至巖脚沐浴更衣躡級而上日已崦嵫矣至天門有靑童二人執炬導余歸黃庭院

晩躡烟巒謁帝穹上方仙侶巳鳴鐘茗晃雲闕千峰裡峻削天梯一線通步步漸窺猿鳥窟行

行時逐鹿麋蹤到來燈火玄關近導引先傾雙

玉童

院王陳建宇奐立齋具精蔬欵余羽流俱能酒酣

肆雄快絶無城市跼蹐卑趨之態恨無展陛妙手

作醉道士圖貽之耳

十六日五鼓起盥櫛同羽流鼓吹詣拜表臺上章

天風飒飒清寒砭人骨如置余九霄鬱羅之府塵

海浩浩俱出履帶下也表云

伏以

青霄澄凝儼蕭羅之森列

赤霄朗鑒燭蠕動以必臨虹蜺生紆結之懷豺獺

展吾將之悃是以幔亭仙醞沾灑及於曾孫洞

野雲音集合迎乎眞宰一誠桴苔萬應谷傳恭

維

北極玄天大帝

履坎居壬

面離鎮丙產混元開闢之先處象緯昭回之右

玄旗皁纛披拂運其風霆紫戟蒼圭震怒神其

雷雨龜蛇纏結鎮奠天維貔虎侍軒肅清魔界

巴國有立蜺之余骸楚嶺標煉眞之后室

相玉虛領雄師捧琅函秘笈千古若新

祐眞王伸國威仰寶籙鴻章萬方如一糸叢欃社

飄搖曳眞武之旌水曲沙幼煥赫戴虛危之宿

翊茲

峻岳夙奉

神棲黃山接其斜盤黟水環其襟帶天門孤迥雕

鐫揮八極之斤葷路逶迤合沓來九霄之駕三

姑嬋娟以呈姿雲生衣袂五老差肩而延望雪

滿鬢眉左鐃鉦右轟鼓彝傳寂寞之音前揷劍

後展旂威落妖邪之膽珠簾捲雨滴殘石磴苔

花玉几飄霞映徹香爐烟靄幽奇詭異淸峻高

寒誠欲界之頂居眞靈之下宅也故夫迢迢春

澗帆幡洶吼雪之濤屹屹天階步履上躡星之
石東迎杭越北奄荆淮懺過者目泓泉爲洗罪
之池乞靈者盼喬柯作迎祥之幟
瑶霏玉旭入望則千里决背
道烝眞風飯誠則萬夫泥首日華童年意地神馬
驟於寸衷壯歲名場命駕稍於四鶩頃因父疾
乍感河魚遥控
靈休先馳銀鹿果棠家不藥之愈益驚維響之徵躬

燎瓣香用干
鈞造伏祈
高巖舒電照徹幽微
複嶺屯雲澗先傾渴憫蚍蜉之登附惜烏鳥之勤
恤
綠字金題特注長生之籍
丹丸玉液或傳郤老之方則赫赫明明繁祉信其
可邀而欵欵殷殷片忱庶乎不昧矣日華齊沐

悚惶謹拜
表以
聞
歸院午飧罷羽流乞書扇者芬集漫占語應之不
復計其工拙
贈陳煉師建宇
雲峰深處養眞靈禮斗壇高劍氣淸風落藤花
秋篁冷月挑松火誦黃庭

贈吳煉師立齋
鶴髮松髯避世翁青山周匝樹重重閒來五老
峰前立雲外應呼六老峰
贈洞雲羽客
石逕蒴苔路不分屋東流水屋西聞洞中日月
常如許手折松枝掃白雲
五老峰與香爐相對恍覘匡廬面目
一別匡君十五年香爐烟斷五峰前今朝拱手

重逢處却在雲巖古洞天

天門

昔年巨靈手擘晝窮雕鏤周遮紫玉屏層疊黃
金樓藹霞倏合杳翠靄俄盤糾洪濛鎖真氣丹
符秘靈丘忽開拯世梯廠此通玄幽何煩衛赤
豹倘可逢青牛鬼兵儼森峙雄帥如環周山君
與瀆伯錯趾鏘鳴球古柄薇其前枝覆三千洲
老苔漬其上斑駁如鷹驎啓寶雲出納下棲星

遲留煌煌拱霄帝穆穆垂宸旒緬余塵土質夙
願遂此遊仰睇三太息俯躬九傴僂努力楊許
業或可參神謀登遐必自邇慄慨無慚羞帝真
有琅檢關鑰從此抽

珍珠簾

彷彿璇霄隔珮環冰花瑤蕊細珊珊海綃夜納
皎人貢山翠春闈侍衛寒初月作鉤垂不上輕
烟拂幕捲應難莫教遮盡紅雲影小兆適誠謁
帝顏

飛雨樓

高寒九霄上沾灑仰天杓滴瀝冰珠碎紛披花
蕊飄燕來非楚峽忽斷豈虹橋試問憑欄者河
源應未遥

三姑峰

粲者巖阿立應知非望夫偎肩雲鬟聳攜手雪
生膚珮環幽澗響襟袖野花鋪想像金臺上滄
桑信有無

鐘峰

玉寂左個矗雲峰彷彿霜槌下碧空莫道山中
無應和懸崖飛瀑濺高松

鼓峰

仙侶鶵鶵騑正酣誰鳴天鼓撼玄關鈞天奏徹
霓裳拍百丈靈鼉樹此間

捨身崖

險絕如何肯放身懸崖撒手竟何人王陽峻坂
猶廻馭磔磔垂堂戒未真
持所携椰瓢勺洞天福地中一滴泉
月氏醉髑髏千古醒不徹來此挹山泉蕩滌塵
渾潔雄風鎮强魄妙氣通靈穴仙俠豈異途間
出俱英傑渟泓與波險一滴性中攝
天門外石室中遇張躐蹋一百二三十歲人
曾聞不死藥今見不死人睟子帝青寶口頰桃

花春短髮披雪毿破衣結懸鶉眞氣薰四坐顧
盼煒有神自言肅皇帝醮籙祈玉宸余時臥馬
槽積雪環其身三旬不轉動氣出如炊蒸馬卒
呵使起怡愉方欠伸駭視傾都邑讚嘆集冠紳
朝官百餘輩秉笏拜下塵肅皇鑄鼎就憩遺山
林臣兀兀六十載閱世如碁枰松觔絡堅石瑩
珀固飛蝇不有後天老那有先天生嗤嗤流俗
徒難可與具陳

十七日發下山改從溪路取嚴州道
禮玄巳罷辰叩辭羽人勺我黃瑤卮山翁溪行
亦不遲輕簰急流乘下漸快如騁駿登雲輜日
長溪靜閒敲詩千岩萬壑爭奔馳平生琢句窮
微思新妙秀出芙蓉枝溪山窟中撚吟髭吟成
字字無泥滓山童與我相携持竟能歷口呼鷓
鴣

溪行竹枝詞六首

覔得船來號浪梭縠紋鴛鷺儘平鋪詩才到此

應華秀莫道澄江淨練無
噴雪成花逐水流輕於棚絮轉於毬朝來峽壯
灘聲急片片浮來觸釣鉤
出沒溪山小蛋鄉兒童羣浴美滄浪戲將卵石
安叢葦賺得哺雛老禿鶬
五百溪程十日回郎行婦送小塘隈翠青箬裹
鷟鶩鮓換得淳安白酒來

溪窄灣灣黠鷺鸂溪寬一片野鷗鵝高八釣手
雲山外可道盧垂百尺絲
百丈爭牽上瀨船一頭載米一頭鹽石兒自割
青山貴鑿地黃金空要趁錢
十八日至休寧道落日臺
突兀當斜照憑臨帆影閒黠波雙鳥白美水一
邈開井邑雄蕃服衣冠慕古賢秋來矜物色流
詠足新篇

乘月行五十里至屯溪
漱玉溪流正發醅孤槎直向斗邊迴銀河瀉處
青山斷已在屯蜂聚蟻堆
十八日易船行四十里至辰山渡二十五里至箬
團山山多翠箬十九日行十里至綿溪有汪五峰
墓
經汪五峰任處
狠土汙豬巳百年草萊寒雨帶蛟涎當時橫海

蚍蜉聚猶結青燐上故原
羅漢洞
應真物外人超劫能造劫聚沫成山河遺灰洞
前業坐此岩寶中湛然無起滅誰爲宣妙義龘
烟與松月
獅象石方臘祖塋
獅撓頭象截鼻當年豺虎羣雷雨失蠕吮獰牙
不可摩銛爪如劍戟縱橫水窟中思搏鳳凰翼

王京帝王紅雲中宮殿虛無霄漢隔艮岳高高
磨斗極九真安妃新受冊王韶覆熈河童貫啟
金狄封椿久作犬羊餌禁旅桓桓竟何益收拾
聊憑水滸雄五國荒寒歸未得獅撓頭象截鼻
奇形詭狀應不識何不運入花石綱免使精靈
夜深泣
二十日晚至黃館驛易徽客汪姓者船夜行五十
里

廿一日至七里瀧過嚴先生釣臺
無數雲峰綠刺天桐江一線碧於烟夜來伸脚
蘆花底絕勝齁酣帝腹邊
五十里至桐廬五十里至新店
經方干故居
越國佳山水名賢昔考槃鷗翻江影碧石帶蘚
紋斑夜久月千里雨晴雲一灘孤亭蕭灑處儘
可着漁竿

四十里至富陽連日大東北風水勢既濶行灣曲
中霧氣茫茫浩如泛海
二十二日辰起霧未解風勢未定余從富陽起陸
覓肩輿一乘驛騎四疋以行沿山度嶺七十里至
六和塔一望烟江無際余向所棄舟竟不知何處
始信置足實地之為快也
又十里至出山埠覓西湖撑船至昭慶雲山房宿
焉舟中遇同載一僧從雲栖來號慧文頗知詩因
言雲棲岩下有一穴僅容一人側臥有一僧處之
上則草木蕭蔚下則澗泉瀺灂僧寒暑不出慧文
作詩贈之曰岩上草蕭蕭岩下水瀺瀺中有上皇
人側身臥其間癡憨似布袋撒顛類寒山乞食尚
無瓢世故豈相關自言無體面要求方寸開其風
可想矣
二十三日從松毛場覓舟得湖客舫子夜行泊石
門

二十四日抵家哺矣

篷櫳夜話

余游白嶽從餘杭津頭覓四力令踐更舁輿余坐睡輿中聞其相語頗厭已忽聞一二語有異不覺叩之則纚纚陳說大都猥雜中不無新余聽者舟回至屯溪有王老者受傭年七十餘矣駕雙槳撥榜終日擨擨不休沿流指點陳蹟好稱說往事既抵嚴灘易賈人艅艎有四賈人雄談自恣往往雜排調連三日夕余踦蹐篷櫳中聽雨無事撫其可悅與一路異聞削牘投囊中

鞔村主人其先窖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爲錢又復禁閉迨其孫錢栩栩飛出一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爲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鄉里閧稱鞔村家有文章就視窮詰皆錢穀轉轉幻化異哉

柳碕小逆旅余困月黑漫投之先有豬頰長耳幅巾據案者旁二客佐飲雄談大劇無復顧忌縷數天下津要百貨所殖壟斷若視已臧否京管有司又非刺時宰無一激烈輒一拍案相與引滿鯨吸既醉慢罵呼主人曰我鷄鳴時當出小有營行李寄樓爲令人所窺主人唯唯惟謹余念必江湖大俠一夜快其談叿迨曉登樓無所有唯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

夜投屯溪胡氏酒館館人醉歸踉蹌與余接語又引余袖令視其二女二女匿笑帷中不肯出時於

燈後閃露偶一瞥眼皆殊色也女又摘琵琶絃唱蔡郎詞斷續窈嫋余襆被不能寐知其欲爲眩亂乃詭呼店媼寄行橐久之撿視橐中悉布衲草屩始寂然不復夭姿越二日上賈人船有操舟健兒與余僕語宛轉詰之即其二婿也往來溪中如織歲一二省家不能信宿留也

老竹嶺溪水皆南流入錢塘江溪深迅不可測中多礁石相傳劉伯溫窖金在石下誠意伯殁數十

年一遣人來取土人妄意鑿之終不可得
沿溪行數里有冷水亭云洞賓揷劍石間既拔去
泉一股迸出至今暑月濟渴奇冷
休邑有智尼檇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局雖白
晝莫能窺也曾一夜暴客踰入集炬捍之既散尼
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旦相質取酬金自是歲必一
二發卒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踰者僞張
以取酬因欲刑訐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豢若

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
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新安市有橐鴝和尚行負一橐過空濶處趺坐良
久啟橐鴿中出飛遶一匝師舉橐鴿卽投入有人
問曰爲是師識鴿歸爲是鴿知師意師曰總不與
麼乃是汝心自爲奏逗曰有時橐舉鴿不至鴿至
橐不舉如何曰恁汝卜度畢竟意旨何如師踢翻
橐縱鴿不知所在

玄隱老人善黃冶變化之術兼知禽遁八門太乙
星紀靈飛秘要咸通其微因攺而煉墨墨成經萬
杵僅一螺其諸神用研水得濇吮吸入喉痼疾悉
愈以作符籙有鬼震懼書疏干求靡不遂意婚帖
諸令蒞牒據勝合而嘆之雨霧風霰一如所指老
人寶愛不盡以遺子孫相傳有好道者用以書性
命二字懸靜室中自然證眞獲果超升雲天後其
子懷墨施用種種竟忘書性命字以卒

羽人陳玄卿爲余言黃山入二三十里當盤互處
陰晴開斂倏忽無度雲漏日明則循蹊覓綫而行
霧湊嵐深則旋而易向而去處處索津時時問路
及其既出劃然天地眞如從壓脾中來也
黃山澗中生班魚如蝘蜓而無足善含水登木隱
樹杪叢葉中仰口水汪汪然渴鳥過而飲之輒銜
翁曳而入水恣其魄嚙小虫設機陷物隱慘乃爾
可畏哉

黃山多猿猱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醞釀成酒香氣溢發聞數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飲之不可多多即減酒痕覺之衆猱伺得人必嬲死之

歙人工製腐壇皆紫石細稜一具直二三金蓋硯材也菽受磨絕蘇滑無滓煮食不用鹽豉有自然之甘箬山一老王姓以砂鍋炕腐成片糊之味獨勝相傳許文懿公在中書遇不得意輒投其筆曰人生幾何時乃舍吾鄉炕腐而食煤火肉耶人因目此爲許閣老腐今彼地豪者以大盎瀹腐而雜珍錯其中有一盎費至千錢者是直以腐爲名耳非許公所好也

黟縣人喜於夏秋間醃腐令變色生毛隨拭去之俟稍乾投沸油中灼過如製黴法漉出以他物芼烹之云有海中鮰魚之味羽流衲子兢以此解茹淡之饞們貴偌亦多嗜之者然余曾一染指直臭腐耳未覩其神奇也

五代時汪華僭有此土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一眞珠凉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入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名眞珠傘云

蓬櫳夜話終

禮白岳記一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日華有梅墟先生别錄已著錄是書自紀其萬歷庚戌禮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題曰蓬櫳夜話殆是書有二名耶

璽召錄一卷

〔明〕李日華撰

私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璽召錄一卷》提要

璽召錄

嘉禾李日華著

余以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選授江西九江府推官在任五年頗竊明允之譽以不能俯仰時局落一銓至萬曆廿九年辛丑移知河南之西華三十二年八月丁太夫人憂至三十四年丙午服闋不補於三十八年庚戌具 疏請告終養四十四年丙辰起陞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仍具疏乞終養四十五年丁巳失怙四十七年己未服闋中更疾疢為庸醫進謬劑幾至狼狽因盡捐棄藥餌日靜坐一室數息納氣稍閱郎緒道書凡二載而生理稍復至

今上御極始能隨諸紳後赴府堂呈舞蹈如禮天啓四年甲子六月蒙

恩起補北勝司主事治行間本年十二月起陞尚寶司司丞五年乙丑春二月二十四日啓行

二月二十四日舟至北津出餞者姚司空羅浮施方伯荆塗岳中丞石梁朱銓部廣原張太守海門夜泊王江涇

二十五日巳刻至平望姻家張華平鬫鳳昆季具酒舫招飲夜過吳珍所明府舟小聚坐有姑蘇陶醒伯者美少年也頗奏新聲吳公裔梓與余父子皆沾醉夜泊合路大風

二十六日屠用明陳良卿以邑誌印成者六十部來屠即別去至吳江晏明府玄洲來晏黃岡人己未進士美風度進止有儀午過姻家盛氏昆季門入黃冠玉夜將至尹出風甚不能進圖良卿用明二便面

廿七日辰刻至金閶項匑仙吳伯化伯昇昆季皆別去黃冠玉盛氏昆季具湖舫招飲女優潘何二姬聲態俱妙

廿八日姻家沈仲升具湖舫招飲至虎丘小憩王山人珠泉齋中齋對山麓松石位置有味爲留連者久之步過舊茶王人周姓者曾火前細芽香甚是日陳白石張瑞禎別去

廿九日沈倩伯遠具湖舫招飲至半塘陸山人二泉家出觀諸畫軸有倪雲林小景徐幼文雪關雲棧筆意用郭河陽曹雲西倣李營丘山水莊蟹谷鶴狀師葵山水上雪蓑者題之甚妙又巽峰老人寫生卷唐子畏段段詠之猶記其題茨菰一絕云江南十月桃烏芋雪顆雷堆滿玉盤畫燭夜深聞煉句兎甁湯熟響鸞湍又沈石田脫毛雄雞翅岸有氣格是日門人石夢飛同其宗人石孟發右文及劉屺孟瞻來

三月一日孟發具湖舫邀遊觀音山距山趾十里登陸乘竹兜疾走雲色斑駁在晴雨閃忽間惟恐其暮也山不甚高樹石亦具體迫轉一嶺將詣趙山人凡夫隱處奇石雄踞有嵩衡氣象及

趨門屬有他客粗具賓主而別余與二三子盤
旋澗壑知凡夫破萬金費二十年心力洗滌而
出通悟山川之奇天人合發龍湫鴈宕甞以前
無問因其理也歸舟已暝沈仲升復至合飲治
醉而罷夜宿楓橋
二日泊錫山驛同仲升伯遠夜坐
三日攝邑王別駕來王名象𡗗山東新城人問青
弟鹿園仲孚晉叔道先侄蘭滋侄孫合具湖舫

招飲至惠山登王仲山先生祠祠前松大二尺
圍高五丈下挺直而上偃曲倘有奇態先生手
植物也余憶年十五時侍先君文林公禮華陽
回至此松僅及肩手可得摩挲也先生高節雅
操不獨翰墨適世天亦若有意滋殖此松以表
明德三領令人肅然祠中有先生像左爲子繼
山太僕公右爲孫謙齋節推公名山之觀三世
不替奇哉已又步至鄒園鄒觀察公愚谷所築

樹石池沼因山之勝左右修廊曲閣掩映之美
如圖畫然視仲山祠則精麗有餘而道氣不足
前是三日爲二月聯觀祭以是日揖鄒牛山之
淚又堪把矣是日爲玄帝誕辰士女駢集如蟻
回舟已暮又過沈君常酒舫更餘乃罷
四日問青鹿園弟侄六人別去泊毘陵驛常守曾
壽櫻江西峽江人不出令檢較樊尹齡通意貸
欲覘余舟挾貨與否耳樊至見余圖書蕭然遂

爲津行伯遠別去
五日大風未至丹陽十里而泊
六日蚤至丹陽攝象林郡丞來林諱而廷閩晉江
人前爲江西饒州節推嘗至九江道余舊績甚
亶亦佳士也夜泊舊縣
七日泊京口驛所
八日雨從者治陸裝潤守賀諱仲軾號景瞻河南
獲嘉人來顧而甚余舟去尋丈天暮不便登

辭之

九日霧胃江無風可渡乃與瑶水松雨及兒亨別夜宿儀真公舘儀真令牛諱翀玄號鵬洲已未進士公出遣吏以廩餼來是夕風雨蕭然

十日梢霽山路泥濘行七十里至六合縣公舘宿焉六合縣令魏偉號連城河南許州人公出遣吏以廩餼來

十一日至滁州訪太僕劉行素已於去歲九月假回州守謝諱于教號青漣以陞任赴府遣吏餽廩餼夜駐察院後庭一黄楊扶疎披亞叢幹森然四五百年物也

十二日晴熱甚蚤發飯於大柳驛至關山禮關聖廟貌新麗有加於昔行磨盤山曲折数十轉復大雨晚至滁和定遠令張湛虚諱鏡心餽廩餼

十三日蚤發飯於紅心驛抵暮至濠梁驛宿臨淮令餽酒不堪麾之

十四日蚤發渡淮飯於散舖又三十里至王莊驛夜宿連城鎮

十五日蚤發飯於固鎮驛三十里至任橋飯又三十里宿大店驛連日巡漕使者行部鐃吹闐然

十六日飯於高梁舖午至睢陽驛宿州二守徐日巖來謁年家觀我中丞族弟也有餽儀止登其宿州誌一冊

十七日渡月河飯於黄疃舖又三十里至夾溝驛又四十里至桃山驛

十八日蚤發飯於徐州東岸驛夜宿柳全舖徐城經洪水漬壞一望蕭然

十九日飯於利國驛又三十里至沙溝廠渡河至臨城驛宿是夕雨

二十日三十五里至官橋又三十五里至滕陽驛署邑事兖州府判張禹目歸廩餼城外多京觀妖賊殘毀之後生理未復

二十一日至界河驛飯又五十里至邾城驛道經
孟廟下車肅謁古木森森皆千年物守者云妖
賊無不殘殄獨此廟不受毀
二十二日五十里至兗州府昌平驛飯四十五里
至新嘉驛中途過白龍五見於片雲中夭矯俱
露面雨不甚沾過緒部彭觀氏各下車立視而
別兵使者曹公諱文衡唐縣人遺餽程儀及文
移雜刻十二種

二十三日五十里至汶上縣新橋驛飯十里渡草
橋河又五十里至東平州東原驛宿館人云汶
上有王尚書年七十致政歸一日置酒遍別親
戚瞥然而去不知何在後二十餘年有家人朝
武當遇之石巖中泣拜求其復回不可因求教
言公曰我言但記取究死莫告狀餓死莫做賊
二語足矣又云公手築墳塋於南距水濱其地
隨水消長出沒亦一異也又云其子年二十餘

思見父不得躃地而死人至今稱高仙孝子萃
於一門奇哉是日署汶上縣事東昌府同知楊
於國歸廩餼
廿四日至東阿縣舊縣驛邑令祁諱世美號楚水
黃岡人來謁余以冠服不便謝去四十里至銅
城驛宿
廿五日至茌平縣茌山驛兼攝縣事莘縣知縣王
諱熒元歸廩餼三十里飯於南鎮鋪又三十里

至高唐州州守朱諱之玉號漳莪潛江人來謁
余報謁宿魚丘驛夜大風
廿六日四十里至腰站輿人云自徐州至京於此
相半故有此名是日雨午霽行三十里至恩縣
太平驛宿焉
廿七日至德州安德馬驛戶部管倉郎中張諱善
治州守安諱受善俱歸廩餼午赴同年楊毓奇
招飲毓奇諱價原任備兵楊州致政家居偉然

丈夫也庭中牡丹落盡芍藥未開一度春光竟
從車馬間偷負去矣夜大風
廿八日六十里至景州東光驛州判官劉深遠泰
安人來謁歸廩餼五十里至阜城縣阜城驛縣
令王秉衡歸廩餼
廿九日四十里至交河驛飯於富莊驛又四十里
至獻縣樂城驛又三十里至商家林宿
四月一日三十里至河間府瀛海驛又四十里至

新中館郡守應公蔣朝王慈谿人署縣二守梁
薛應期山陰人俱歸廩餼四十里至任丘縣鄚
城驛邑令單明詡號對南來謁余報謁選部金
雙南南還相過道京華事歷歷因遣長班梁元
者隨余
二日四十里至鄚州館飯又三十里至雄縣歸義
驛宿
三日四十里至白溝河公館飯又三十里至新城

縣汾水驛邑令鄭國禎遣人歸廩餼同年吳奉
常恒初致政南還憇此因過談話云廿九日出
都門是夕宮中一宇燬災
四日三十里至三家公館飯又三十里至涿州涿
鹿驛州守陳廷策來謁歸廩餼
五日六十里至良鄉縣固節驛先遣班役同家僮
一人入京尋寓
六日飯於蘆溝橋午至順城門外寶應寺暫棲老

僧雲巖房家仲玄白以酒榼至
七日屠光祿君修來
八日璽丞許桃石來
九日璽丞方茗源來
十日覓得邸舍在順成門內象房西以主人有燕
席必至十四日纔得移寓余乃假屠光祿寓暫
憩以
十一日見

朝是蚤大風雨所倩馬失期不至余徬徨無措光
祿呼二侍子掖余以行又悉假而衣軟鞾蹣跚
泥淖中四里抵西華門僅得成禮
十二日謝
恩
十三日本擬面
恩以免
朝并免

十四日移憇玄白寓
十五日到任移就邸舍余賦山林走曠之性又更
二十餘年養成懶骨勉强支策以應
清時之
召真如就絆之鹿入籠之鳥其搶攘決驟益不勝
其苦也暇日筆錄以示子孫使不忘一時所涉
歷云天啓乙丑五月二十三日記

璽召錄一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華撰自記其天啟乙丑召爲尚寶司丞
赴京途中所經始二月二十四日終四月十五日
略仿吳船錄入蜀記之例而寥寥無所記載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賀仲軾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宮鼎建記二卷》提要

兩宮鼎建記序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曷論名鄉愿不顧譏名甚閎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害又奚賴焉吾於年友賀養敬所類録其尊公鳳山先生名盛瑞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讀之而重有感也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志

糜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巳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於乾清坤甯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璫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璫之擅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于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亦矢此心者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營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圖利圖名闒美官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即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孤行一意亦矢此心雖使命撓我以利以名以

美官先生亦嘗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于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有言持身致主之際患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即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沈言命哉嘗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目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康瓠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履者順于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于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猥瑣羈豪傑之身將峻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

能于尋常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筮仕起曹日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鳲鳩氏之任第以郎署劾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于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追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用之以費守寶介而歸之以貪于是始知任事有甚難者先公之于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顛躓亦以是役計先公于兩宮之費直七十萬有奇而冒不白之疑以鉅萬夫于金穴中守介節恆人不信而以七十

萬竣兩宮恆人尤不信乃七十萬確有可稽而先公獨加以不韙之名何也賺于國而貪于身論人者豈眞有別術度人哉勞則亡矣節亦晦焉是先公之命也夫先公以一官謝知遇亦何憾何求獨念士人起家遇主亦欲尺寸自樹先公半生砥礪半生辛苦竟埋沒于土木中是可傷也假令以先公之才知用以當古豪傑之所難則綜理經管何必非盤錯之試狐鼠爪牙何必非是非之叢履危機而塞漏卮何必非利害之會以其所備嘗試諸所難措豈遂不足以効一割無如其竟如斯也

用力與古人同收效與古人異所處之勢然矣是以曰有命也謫守一郡又渺乎小矣嘔心傾膽于廟堂之上祇結怨而不見知況欲從千百郡縣中顯循良之貞哉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樹奇何必不起部蓋公自難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鵠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援也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造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者以百十萬尾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公不善循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置身于是非利害中卒受其黜謫是先公之拙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萋菲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力馳騁于古豪傑之會磊磊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拮据亦擔當亦執守竟亦沈落人亦孰知土木之中果有峻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于命也蓋所感在升沈之外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就中苦心猶有諱而不敢

盡言遺而不及盡識者存其槩可也萬歷歲次丙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軾泣血書

兩宮鼎建記卷之上

明　賀仲軾養敬錄

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甯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爲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識疏稾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舊卷爲塵漸漬土灰盈頭眯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心如火熾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稾自嘉靖三十六

年修三殿起至本年春季止日給五冊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令書辦抄與共六冊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幷可裁酌者不開外

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躍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達等二員副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責成撫按一官不遣

一三殿該吏部給事中劉贊題各省直丁地內歲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騰蛟惠自化等員攉攢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尚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一三殿採浙直鷹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戴愬鼎建兩宮公具題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鷹平至以銀二萬兩發蘇州而金磚至以銀二萬發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嘗添註一官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兩宮公具題止差

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講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縮

一三殿拽運木石車騾盡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

具題造官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挽運計日計
騾給値其官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
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俱
給見錢召募
一三殿金磚顏料派之雲南南京廣東鼎建兩宮公俱
召商買辦
一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總計兩宮片瓦
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一兩宮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甯宮交泰殿暖殿披
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
一十間并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竪櫃二百四
十座板箱二千四百箇通共用銀七十二萬有奇內
鑄錢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
八萬兩有奇
一每銀一兩鑄錢六百九十文市上每錢四百五十文
換銀一兩給與夫匠工食則以五百五十文作銀一
兩每銀一兩收利一百四十文然當時止給夫匠令
小委官按名給散鋪車灰窯一槩不給蓋夫匠雖日
散十萬錢然人止得三二十文散之槩給若鋪車灰
窯動領數十萬錢積之一處蓋錢散之則貴壅之則
賤此必然之勢其後錢七百文乃値銀一兩或亦槩
給之過也
一二火黃銅用二十一萬斤該價銀二萬二千兩商人
沈應元等稟稱買銅卽賠數千兩不惜然銅數若此
一時豈能驟辦乞寬假容往南京收買公謂工程急

如星火兩都往返淹遲時日豈能有待查得丁字庫
銅積如山中貴者主之乃命商人持一帖求之中貴
云云然費不過二百金勿論二萬二千兩之帑金不
出而事亦咄嗟辦矣
一公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陞湖廣參議命下節愼
庫貯營繕司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
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銀九十三萬兩有奇親
手付之繼任者令其接續積存以爲殿門工程之用
蓋以兩宮就緒之費尙不加于創始別工煩多之費

斷不加于兩宮按兩宮之迹而行之一二年則三門之工綽有餘用不謂公去未幾而庫藏若掃由斯以觀公之謫也不亦宜乎戶兵二部應協濟銀各三十萬未用

一兩宮初與鑽刺請托蟻聚蜂屯公一槩峻絶外至于見之牘奏如四川差內官採木則有百戶李綸改臨清窯于武清通州內官監督則有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西河王公俱具稟呈堂懇覆仰藉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劄付買木十

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卽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公深鑑前弊極力杜絶天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揑駱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觀瀾抄參公得呈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令吳雲鵰出名再奏而買木之特旨下矣于時奸商人人意得氣揚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傍觀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數十人跪于庭謂之曰爾自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旣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載劄付中令明告爾勿謂我作暗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卽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磕撞官民船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拽筏一不許指稱皇木攙越過閘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于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劄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

曰爾欲劄我但知奉旨給劄耳劄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開載各商知公不可奪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絶遂皆不願領劄向東廠倒贓矣于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緝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悅者從傍煽禍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幾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徼天倖然而竟不免矣

兩宮鼎建記卷之中

明　賀仲軾養敬錄

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幷難形紙筆與瑣瑣小事不
載外其　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一議徵逋員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科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
協濟三十萬兩其贓罰幷內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
商稅等錢合無咨行戶兵二部幷各省直撫按嚴查
確數酌量解用南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咨數前來

以備不敷取用 後工興止取足事例銀兩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肇舉仍
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
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部例開款具
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于民間巨室
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
七品京銜有司俱竪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
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為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
文則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
虞衡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
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查庫料等項照得雜料勢所必用合無通行兩京甲
字等庫明開數目某項若干足備大工應用則已如
果不足預行處辦以防臨期急用不敷

一議分工照得工程重大差官衆多若必合為一工則
意見參差彼此掣肘吏書浸潤致起紛爭殊于大工
有礙合無將應修處所均勻搭配司官與內監提督

各二員分管一工明示賞罰工堅費省完工最早者
受上賞則彼此相形人思自效

一議楠木照得南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
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興在卽用木為急其南京
等處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報見貯灣廠神木廠者
勅內官監提督會同部官將見在木植計筭數目先
盡乾淸宮坤甯宮次配殿宮門均勻搭配務俾足用
其斗稍裝修等項只以頭標皮幷截下半段等木
湊用不許混開于大木之內以圖侵冒然各廠大木

不多一時取用殆盡後一不繼何以區處合無查照先年土官進木加級事例通行川貴湖廣等處撫按諭令各宣慰等官採木恭進照例加級賞賚其土夷巨商力能採賣者彼處撫按即以本部料銀幷贓罰等銀從厚給値但不許輕擾邊民以生事端

一議采石照得合用石料萬倍別工舊差多官總理衆手操觚彼此掣肘吏書唆構爲奸弊孔莫可究詰合無專責管山主事量撥小委官以供役使但部臣位卑權輕有司玩視文移多束高閣似宜假以舉劾之權其通埶道路採木造置旱船幷合行事宜有司抗違悞事者參奏重處

一議車戶照得工程重大合用木石不知其幾乃在官車戶僅僅九家即竭產破家置買車騾亦不敷用合無通行順天等府州縣幷在京富民廣行召募查照先年題准事例官給車騾其裝載木石工食銀兩計工計日筭給如該管人役侵漁致逃者從重治罪其入輪四輪車應置幾十輛騾約用若干頭通行管車官呈堂處置

一議蘇州磚查得蘇州方磚在廠見貯者一萬餘箇似不敷用合無預行彼處撫按選委廉幹府佐一員管理務要堅瑩透熟廣狹中度其應用料値夫匠工食裝運船價幷于贓罰料銀等項處辦具文申部以憑查考但不許分毫加派小民如解到方磚開有色紅泥粗不中舊式該管理以侵漁重究

一議買杉木照得鷹平條稾等木大工必用見今各廠缺乏查得通惠河道抽稅循環簿內見有商人販到鷹平等木四千餘根條稾等木四萬餘根合行差官照估驗買第抽稅例圍圓在五尺以上買木例圍圓在一尺以上即行文管河抽分郎中確查抽過鷹平條稾數目幷長圍丈尺火速呈部隨即差官照估驗買如買到杉木見工收時長圍不及買數該買官以贓論如木商以用木緊急多索價値即爲停買一面行浙直採買一面將通灣船桅桅段幷在京商民原有買下桅段杉木嚴禁民間不許買用盡數告報兩平照估給價以濟急用

一議發見錢照得入之趨利如蟻赴羶兩宮竝建用夫

用匠不知其幾若不給散見錢卽嚴行句提而逃亡者比比也合無行令見工官將寶源局所鑄制錢預筭明白用匠若干用夫若干用鏇麻小串責令小委官每名一串抵晚唱名給散如錢短少中攙低假等錢許夫匠卽時口稟卽將小委官重處若侵冒數多見工官奏請罷黜

一議稽查夫匠照得夫匠衆多該管員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幷庸匠稚病殘疾人夫希圖搪塞合行定立規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卽註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當日申刻驗收某人夫某項用若干俱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逐問如干礙內外官員奏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徇私冒破巡視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體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提督將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

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惡抵美好等弊點記于冊錢糧收完卽時聲說某項有弊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贓參究罷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嘹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選眞正殷實富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賣富報貧幷受賄以積棍混報及將鄉官舉監生員呈報希圖搪塞者當工悞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強之以不堪卽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料見工官酌量多寡量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本司給與庫帖遲給十日不發實收庫帖以需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新舊均勻徇情輕重者完罪

一議會估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詘所用物料錢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常尤加詳愼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幷科道會同內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量較的確數目題定不得

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幷小委官賢否照得五城兵馬幷小委官于
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賢否混淆曷以勸激合無分別
賢否年終造冊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卽行咨革外
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楂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楂運琉
璃黑窯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楂廣積合無
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誣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强禦下不徇私

情利于公必不利于私積年吏書嫉不便己塞其利
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東爲西
勢所必至若官闒茸卑汚彼吏書且懽同貓鼠豈肯
唱害除官果有貪實贓私參奏罷黜但係匿名揭帖
不可據以參奏仍責該城兵馬務在得獲重究
一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
不敷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日
緩者除見存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查得舊
例採木俱差本部堂上官一員督理四川貴湖廣地

方隔越兼制之則移文往返動經歲月分任之則意
見不同每多掣肘合無卽以本省撫按兼採木之任
司道官員聽其差委員運錢糧任其區畫嚴督各省
藩臬諸臣多方招募採取應用銀一面動支本部料
銀幷贓罰商稅契稅缺官俸薪等項木價運價必須
一一出自公帑毋得派累小民如各省地方官但能
招徠土官進獻或能令土夷巨商採辦者卽抵原派
定數起運其宜勞諸臣遇應陞年資不妨奏請加級
以責成通候木完以優敘

一議柏木查得內官監開註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
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柏木
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悞用合無將神木廠
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雖圍不合原估不妨折
足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閒可省銀數千百兩矣
一議砍柴照得兩窯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
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年
修復殿堂題準砍伐南海子樹株合用抵無仍照前
議咨行兵部卽將題準官軍一萬名內除量撥大石

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
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刮皮號記照
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廠每一月皆
廠主事會同科道驗收計至明年二月終木將發生
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
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稽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
無置簿三本用印鈐記一發神木廠逐日開註某日
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

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註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到某
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
作某料長闊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者俱令
鋸解下聽用不許斲砍卽半段頑頭亦記數收貯備
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小委官五日一次
報司
一議置官車車戶劉祿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置
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準每輛給銀一百輛不敷置
買先要預支脚價銀一百兩湊買車騾工程次第扣

除脚價車銀限五年外照十六年題準事例查行又
議八輪改轍大車除西華門見在三輛外再造十七
輛每輛照估給銀五十兩不足臨時再置又議八輛
大車所運大石比照西華門題準事例計騾計日給
價上卸用軍無軍用夫又議禁勢豪以用車緊急勒
索高價幷禁附近京府州縣車牙凡係脚車盡數報
官兩平雇運木石不許私雇違者拏究
一議車戶裝卸據劉祿等告行據主事張宗孔呈議看
得短運裝卸脚價于萬歷二十三年酌量加增題奉

欽依似不必別議但兩宮所需木植圍圓之大者委
非尋常可比上車卸車未免多用人力若不稍爲寬
處誠恐拽運延遲臨期悞事合無自圍六尺以上者
分爲三等量加上卸人夫工價六尺至九尺爲一等
每根加銀一兩二錢五分此外如更有圍大者照例
遞加其圍未滿六尺者上卸裝運俱照舊規給價
一議呈樣瓦據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甎瓦
等料必須設法稽查始得如式合行該廠每樣定燒
如式琉璃等料二片塊箇進呈御覽一留御前一發

監收官爲式以後收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卽不準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毋得臨期違悞再照琉璃黑窯工程重大非軍不可集事舊規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錦衣衛撥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撥七百名赴琉璃窯三百名赴黑窯應用

一議庫銅鑄錢準巡視庫藏刑科給事中楊士鴻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爾健手本開丁字庫貯有四火黃銅

四十八萬斤堪以鑄錢等因隨會虞衡司郎中何湛之議得大工繁鉅經費不貲今議取庫中之銅鑄錢爲流通之費移彼濟此誠爲良策

一議夫軍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咨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鞍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但冬至後班軍回衛營軍住操比時天寒地凍正宜趁時發運合無一面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該部從長議處務令軍心悅趨當川應役

一議給匠車開運工價照得請給預支原爲接濟令不悞事第今每發預支一次必待料道會收石料畢方出給實收對同銷筭至銷筭後方敢再請給仍候掛號下庫秤發眈延動經月餘遲緩悞事合無比照壽宮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鞍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各收貯一應給發俱聽管山主事酌定數目具呈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處批允該管主事方行各該州縣正官照批準

銀數徑給車戶石匠取具領狀造冊呈部如州縣官剋減銀數事發從重參究前銀將完該管官再行請發接濟　一新舊車戶劉祿張揚祿等私車官車幷見雇脚車總計止二　今議再行添雇搭掛一二百輛方可濟用　車戶車騾自置及官車止居三分之一雇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　難免遲延退避合無將各戶拽運大車查開自車若干官車若干某雇車若干係某州縣人經紀某管押某總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

造冊呈部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案候有一推故違悞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庶車輛不至悞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騾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輛騾頭協運乃一時衆擎易舉事易就集今本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豈堪虧累相應酌議合無將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

計騾給值其車輛折損騾頭倒傷仍照前議量行賠補庶大料易於就集各戶亦無虧累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翻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遂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擡價值深爲可恨及査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爲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爲則一應附近雇車經紀盡數籍名在官遵照題準事理雇募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擡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短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墊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開運一塊費銀千餘道路窪陷不平損車壞石勢所必至合無行令順天撫按督責該地方司道州縣官多方設處務期修墊如法堅闢平坦以便車行如或虛應故事致損車石除州縣正官分別參處巡捕官拏究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悞事

兩宮鼎建記卷之下

明　賀仲軾養敬錄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司馬家乘載楠木幫品事甚悉公質之于內　公洪陽且言楠木盡壞于造船若採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　全張言不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備述于堂請題部堂如公議疏上即報可公初計期月可完蓋以朝廷之

力一人千日千人直一日耳豈意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具題竪柱至二十五年五月方得旨是月即具題上梁至九月方得旨

廣積局積抽煤幾百十萬斤堆大如山而生木成樹矣公曰奈何以有用而為無用也琉璃黑窯缺柴何不以此抵之呈　焉

夫匠日用幾千萬名公每項止用一頭打卯出名具領雖坐食而亦事體之必不可少者然鑽求紛至堂強公增數公曰各夫匠分工收功給錢自有主者頭何用而令其靡費堂奮然具題五十五名用一頭人謂之欽差匠頭不但歲費萬金各工亦譁然多事矣

兩宮匠役多甚冒破不免題準論功不論匠小委官給與見錢按功給散部官時稽查之無功者仍重懲雖小委官不能無弊較給匠頭散者取効多矣

兩宮開工公命止用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報五百名公曰工興才始不遵令者誰也詢之者乃內監公大怒實收止出百名

告事例者通狀到日即給帖銀完次日即給咨事無留

宿吏難著指赴如雲集得銀百萬兩惟在速之一字

覆川湖貴減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宮殿所需每根動費千萬兩不中繩墨採將安用郎頭號不可必得亦不得遽下二三號云云詞若嚴而寬之之意多矣按撫不悟猶嘵嘵也

有中官在工作卓椅等料藏于柴簍擡出者公廉知之見伴若不知然但曰恐有夾帶左右一搜之中官懼甚亟止曰無無公笑曰工上之事自今悉令我知不然公性命之憂在今日中官曰唯唯自是奉令惟謹

事無悞者

兩宮初開工之日一人持書請托公曰予事未一行敢
來阻耶重懲之擲書不視雖飲恨于人而後來之門
以杜矣

兵戶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兩宮工完所積銀猶
足門工之費協濟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
并奏抄發戶部者月餘未覆忽一日申時文書房口
傳西河王疏工部如何久不覆立等著回將話來堂
官狼狽到部切責公公曰堂上不發抄何據而覆查

工料無此疏蹤跡久之方得之戶部戶堂出部幸余
公在署索其手具咨稾部堂因言戶部悞事疏上必
罪本部公曰易耳首敘某月日準戶部咨云云咨到
日即具覆日覆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即一
榱一角純用香楠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等崇奉之意
沿邊不過油松雜木上無所用相應停採此事關邊防西河特
借大工爲名耳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獲寢未幾
晉撫魏見泉公參疏亦至請甚厲先是百戶仲春首倡開鑛之事亦借大工爲名疏未上先投揭于公公
厲叱之春懼遂不敢求下工部自是言開鑛者紛紛無敢一字求下本部者

慈甯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譁然言舊公
曰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不爾累也

楚參藩之命將行而尚未代管琉璃窯內監劉成從容
言爲燒色淺打點費幾萬金而蓮缸貓盆之類日索
不休乞給三千金公不可且曰柴土價原自倍打點
費一二萬只餘耳成曰安見倍公曰燒數雖不可稽
而運價有數查得原燒料一百七十餘萬用不足百
萬兩宮完矣餘何往成語塞而去公復丁甯繼任者
切勿予不謂持之不堅遂給七萬庫欲不空得乎

一日奉旨下部買金六千兩鋪戶苦之且言戶部有編
定金行公曰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各戶極言一時
難辦必悞賠不借也公思戶應協大工銀三十萬而
兩宮已完庫貯銀尚有一百二十餘萬無需協濟遂
收工商買金之票而掌稾者力稟不可公叱之出衆
莫解衡司楊毓菴司徒木菴公胞弟也公夜過之謂
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具題何如毓菴入言出告曰
余兄極苦此事且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
上買金六千則前銀可不協濟毓菴復入言木菴亟

許公歸具題稾明日早進部呼寫本者上之掌稾者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第曰試題之疏上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劄掌稾者竟不知所以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稾署部事左堂敬宇

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窯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涿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貧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矣嗣查窯稅而中貴王明作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即出示遍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色人訐告即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窯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稅即一季所收逾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勳戚祭葬取用外設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胥取給焉

本年九月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甯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鋪戶耿應禎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灰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并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爲奉旨紀錄

二十一年冬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

獻陵錢糧物料價幾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看即萬金已屬浪費歸與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黎公道昭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公有根御史時公偕行同公覆估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賑河南飢比工完仍省黑窯等項銀三千有奇白城磚斧辦磚十萬有奇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

岸何以得長久對曰須用黑城磚而灌之以灰漿公
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
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
中官疑不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不言一
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
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
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
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是
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

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不過五萬餘俱
留之朝廷矣　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
人不能秤起合筍公謂用不逾時而京至工五十餘
里如取夫于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
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
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甯長公主墳舊規公主
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
兩其銀一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祠一萬兩司禮
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緣駙馬梁邦
瑞父以白米千石請托本部堂怒甚遂題委公建造
止題銀一萬四千兩其內監銀一萬題裁矣于是大
失垂涎者之欲怨謗併作蜚語沸騰就中幾有不可
脫之禍時都察院吏洪溪公公師也爲公危甚大
理卿繼山沈公陞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勸其候
公主葬畢到任免于波及沈難不用其言然一時卅
外之懼蓋人人危之矣于時公亦微倖竣事無他仍
荷聖母賞表裏一銀二十兩成金井并席殿五十餘

間計費僅三百三十兩有奇殯之日工上例搭席殿
羣房等約三百間公令擇地之隙者搭蓋作官請去
墳遠恐于內使不便況此席木內使臨行俱拆去何
必用心公令以楸棍橫穿于杉本纜眼下埋之席用
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迄果
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即以刀斷繩取之
不易遂止事畢公呼夫匠頭謂曰山中風雨暴至無
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留與夫匠作宿食所何
如眾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令止作

七釐抵工價拆棚日席聽爾等將去斷廠作廠刀木作回料何如衆僉曰便

修榮昌長公主府第先是估計已有成議計銀七萬兩有奇時公新任適戶部尚書楊兵部尚書石本部尚書李司禮監太監張誠奉旨偕科道暨公閱視公通前徹後逐一看驗殿宇寢室圍廊殿門座等俱因舊房未有加一椽一牆者止易瓦并墁飾油漆等工公細計之郎五千金已屬多餘乃費帑金至七萬乎內監猶欲添銀日夕聒擾公分毫不加時同事主事韓范

修內花園內監王勲需索無已管工者苦之言于公公曰第委之我勲計無所之以黑字揭帖送部堂批查給公置不應勲大怒倡言公看工定碎公衣冠而作官等又甚其言以相恐且言看工須多集從人公胥叱之看工之日事畢直入其室坐其牀責其無狀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即不如意再須後來予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勲唯唯公拂衣去

都城重城根角下為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嚮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塡築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即具說堂一帖內開議得浪窩蝕及城脚及時築塡誠為急務但取城壕之土以塡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于此者若以塡坑而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部堂怒形于色曰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孔羅尚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驗畢回呈

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暗激怒原議者與公拚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道欲參論某始悟為部堂所恨向公具儀服罪比完工正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釐民瓦每片價纔三釐而白皙然諸閹陰耗食于官窯者久矣民瓦莫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年公曰三十餘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閹曰然公乃陰

飭官民瓦各運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邀監工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眾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賤且佳何苦專用官窯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窯誰敢用民窯公曰祖宗制用官窯爲官窯勝也豈謂冒破錢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者隨至寓下氣請公曰此端一開官窯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監工復再三祈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矣

王貿販檜樹千餘株不報稅且出飛語公親至其地驗之該稅銀若干即其地知會東城御史及廠庫科道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奈何蓋此輩皆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

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千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擡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弊端最甚如一二三爲一號後復以三四五爲二號連手到底歷年以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錦衣衛題修補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毀壞者胥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實題疏中語耳不然鸞閣庫未聞火而銅帚胡由而焦舊且腐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鹵簿煥然矣

辨京察疏葉具未上　己亥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免即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讞獄者尚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

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讒搆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鑑職之轍誰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槩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金磚顏料買辦就緒止職經手發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若玉軒板箱豎櫃約費銀四萬兩曹天祐木價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鑄錢積出銀四萬有奇尚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袁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伯躍潘鑑右副都御史李憲卿郎中李國珍李祈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窩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鏜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道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燕蘇州燒磚則郎中載愬天下僣徵錢糧則御史林騰蛟唐门化等四員槩省直丁地歲加派

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贄題準車騾夫匠派提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準即今監工者亦曾謂職調五城人夫找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扶根本之岡百戶李綸奏差內官川湖採木西河王奏五臺山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學各奏改臨清窯于武清縣通州差官監燒木商吳雲鵬駱金源各瀆奏買廣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十萬兩即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

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歷二十一年同少監僉書
王國甯修景皇帝陵卽如鋪戶耿應禎原估銀一萬二
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留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
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
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留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
一千五百餘兩幷磚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
廠庫給事中張問達薦職奉旨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
監何江修獻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
職復議工科給事中黎　復題給事中桂　御史時

同職復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職仍省銀三
千餘兩大工所費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
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庫科道固封候旨不
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
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愼庫有冊昭彰
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誣螯譚暮夜卽萬古無夷
齊何有于職也況職七年郞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
主事吳　兵部員外田　丁酉陝西主試回到職家至
京對職嘆息且如參職用張經等爲心腹矣不知所騙

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
各專利恐非人情書辦王化等委官胡覲坤係職二十
一二兩年修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手本開
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
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矣夫頭張經
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壽宮開工直至今日四司
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
道幷本部冊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
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見錢而後投充

夫頭者日衆二役用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賄計日計驟
職用主事郭　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
殿宮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畿輔之民囂然震
動然後知職之識遠而所全者大也實收對同數之多
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祿等見在可問也至于
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驟耳不然職大工所用
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揑去任四年餘
且屯田司開送之胡覲坤耶吏部去官有冊可查也應
條杉木舊曾估不知造自何官中間藏號過關由來不

知費帑藏幾千百萬兩職因買曹天佑木閱舊會估數
過始看出不覺大駭隨即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
徐　楊　郭　御史蔣　議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
將來不知省帑金幾千百萬兩郎如郎中彭主事曾照
舊會估磨筭曹天佑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
新估覆筭減冒濫銀四千餘兩原冊見在工部廠庫可
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郎三尺童子
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　親手塗抹職與
三司郎中同在會開一言否楊　素秉直道見在可問

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負
二十板一撈李號泣曰一席値價止三分五釐又係自
已賠買已打五十板一職每戶將來錢糧不下萬餘兩
全家齏粉矣因而棄家逃走撈懼各鋪戶生心解體行
兵馬指揮楊嘉慶嚴拏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特老
病通政司四遞通狀職悉束之高閣通政司有號簿工
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孰迫之逃而謂職放之
也營繕司有冊有官并本人見在可查而問也趙元係
虞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郎面貌職亦不識

有何事于職嫌而置之死工部廠庫有冊可查也至于
窯戶孫世祥職衙門并無姓名且大工又不用窯戶之
磚不知因何事扣其價四百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
而有此無蹤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邪
正消長之大機括恩讎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
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蹟本冊與見在員
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
半字之實并查職自作主事至郎中曾壞朝廷一件事
要工部一文錢即將職重治以爲爲臣不忠不廉欺君

者之戒如係借黜幽之大典爲酬恨之奇策乞勅吏部
開送史館俾秉董狐之筆者直書曰職賀盛瑞被參某
人陷之也職死且不朽矣

兩宮鼎建記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賀仲軾撰仲軾字敬養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初萬歷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寧兩宮仲軾父工部營繕司郎中賀盛瑞董役後京察坐冒銷工料罷官仲軾因詳述其綜覈節省之數作此書以鳴父寃下卷並附以歷年所修諸工末錄盛瑞京察辨寃疏陳繼儒嘗刻入普秘笈中改題曰冬官記事而佚其辨寃疏一篇此本爲朱彝尊曝書亭所鈔猶完帙也

丙寅北行日譜一卷

〔明〕朱祖文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張世偉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行日譜一卷》提要

盛伯希所藏明朱完天為周公順昌北行日譜

經曹秋岳藏後為徐君森玉所得聞

南海先生求盛所藏書甚切因舉以獻先生

今屬代呈焉適渠從西南歸因記是於滬上

乙卯二月 羅惇曧謹志

昔戊子吾上書言請變法實為中國人
請變法之始特恭邸當宗室盛伯羲先生
讀而慨然允代上之遂格於當道然又為至
今甲午會試館至家皆特殊殷 先生以博
學高志然亦不見施用四十歲引去逝世
聞其藏書十万已散於何處而為記念
而不知乃徐君森玉以 先生此書見贈為觀
先生舊藏書閱中手校精之而實可欣也
乙卯三月南海康有為更生記 此書大為書林 國民藏園有來歷

此曾秋岳先生藏園藏書也更有所傳
美手鈔墓銘舉例亦藏園物
并志蓮記之
乙酉冬甲子日
如菴居士記於小仙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死令人追攀千百
世之下歆彷彿其咳唾涯略而不得則有
意為摹而嚮為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徵
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
之徒有年譜之作間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
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
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
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
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曰譜而繫之北
行者何曰周吏部行也吏部為天啟名
臣第一人凡緣吏部受險艱者例得大
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
其事者之自為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

之面與吏部往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
寸楮丸帛飛出棘端犴吻之際者十二去
来纖輔間與吏部心知默為拮据相往還
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
如在鼎鑊百沸中而翛然嘘之以清風者
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沉冥慘淡如藪逋
匿巨曲為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為德

而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丸帛之傳在吏
部則為狱公去縶之衣在家人則為蘇公
惧進之炙如新鬼薦羡巫史紛若幾
于盱蠁之一線而或咄之或怵之者也嗟
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尚恐
言哉宋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
且各系之以詩 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

中作年譜鬚眉俛仰至今炳烺如見然
虜主方虐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
祇倫于驪龍之睡以弄其太阿而公得
間而自為書也固宜廼逆閹熾焰時何
如也以遊閹之熾焰猝蔟于天下第一人
而閑讀激變死傷狼藉其棄疾于吳人
與餉吳人之周旋于吏部者將何所不

至宋先生既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偬中
按時日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若于覩炙
私淑之無人及它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
猶渴有所折衷焉朱先生之為吏部可稱
死交矣先生之死蓋渴于憂與勞棄獲
首丘而終牖下然及 離照之升而不及
霆威之震先生實賫恨以死也身為世

爵又為名諸生而家故酷貧歿而棺歛鋪糜皆藉同人取給即是刻亦余輩醵金為之生平多懺行不書：其為吏部者

崇禎己巳妹泌園人張世偉頓首撰

邵彌書于津逮軒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為周吏部北行時譜也余讀而感愴惆乎其有餘悲焉曰嗟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哉方是時賊璫焰寔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詗人動息者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允與吏部周旋者咸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群情洶洶惆疑日甚吏部旦莫且北而欲為捍牧圉職櫜鞬者環視而或難其人也一二同人輩樂為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勢又各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身負羈絏以相從于孤危迫阨之中而无所難焉斯其事即於吏部非有分毫關損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

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毋夫人柽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修小意氣搶攘感慨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而要其所為結心矢報大都不出聲名利祿相呴相沫之間耳而先生之所為致感于吏部而凡凡乎必欲得一當者顧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北歸為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搤捥於不獲含歛以為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吳槁之役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須臾也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几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起先生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吏部別去時余復寄聲謂恨不能髡鉗從行使田叔孟舒輩獨有千古以為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藉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感也而曰為之論著碁輒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

先生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吳度有序序詳矣余不復及云時

崇禎已巳秋日朱陛宣稽首撰

薛吉書

參洲周先生書

廓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服中未見其兩感極客面時悉之築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傷哉此周先生手書也先君云于都中尚有數楮幾爲邏卒所獲悉已火之止存斯東乃先君爲魏先生後事所寄者不數日而先生亦被逮真蕳笥中讀之涕下謹録首端以識愴感

六 一

潘持文先生書

讀手譜當日情形了然可作他時信史使人誦義無窮彼以不及覩含爲兄遺憾者不知其間無數委曲耳飲冰吞炭冷煖自知惟有腸痛弟憂患餘生復多疾疢閉門戢影不知作何税駕也原稿奉上秘之篋笥留爲金蘭譜中一段苦海耳

又

子佩雖當入都恐無同之者未可遠行尊諭勤呈之說極當但今當事諸公謹畏太過鄉紳又鮮慷慨激發者所恃

天子神聖遠駕堯舜前

勅諭有褒恤贈廕諸語此時當有處分矣贈謚廕四者缺一不可然固非一時一人能辦也道體久病此時須萬念放下乃稱善攝吾輩後死之任必無少怠幸勿注念以耗精神參價一兩奉上空囊殊愧菲褻希亮希亮

現聞姚先生書

初意日譜廼吾丈自叙生平耳不知其爲亡友北行事也披緘盥手焚香卒讀不禁泫然此兄受奇禍惜

六 二

其不能效忠慼公就榧床上作年譜而吾丈代爲志他年信史寧不以此爲左證至於周旋險阻生死其之古人中寧復多得友道如土即涼燠輒爲改念况於安危賴吾丈手綰而肩維之負狂瀾一柱若弟輩惟有自愧自嘆而已其與鹿乾老措處者洵不可及弟輩業已心識之來稿謹尙使馳納一芹表意少佐藥餌幸百惟珍重是禱

又

累承手教因入鄉營葬不能速答爲學

聖明在御沉寃欲洗伏闕上書此其時矣但上疏後
必得都門有大力者爲之照應方得如意今所仗者
一
聖君耳若在廷諸臣猶昔日也子佩子身而往孱然
書生有闒難叫故鄙意與同志者商之必得援亭有
機方可挾以俱往目下恤典自有公論若補其所未
備不妨徐圖之至于三學公呈求當事代題丈試觀
今之當事者果其人否耶前日毀祠毀像不肖欲取
服盡之餘以告蓼兒之靈而府公尚斷斷不可泥有
遜於此者乎知丈熱腸如火姑少待之吾輩後死之
責正有在也前所致范貞老書不敢深促恐其以此
爲歉但有書寄鹿乾老則以重担累之殊切不安或
徐而爲之計耳至丈所寄兩書仍在張業師奚囊中
弟未嘗取歸也蓼兒像得其髣髴覽之痛絕尚未忍
捉筆題像仍奉納尊體未痊尚愼攝自愛顏楊云云
中心藏之
文姚兩先生昔許題詞今在都門遂以當弁語

質公范先生書

負覊氣一道飛集貫索而天地震怒四海冉沸凡在
同志能不倍切沉痛自傷僻踪在遠一介無問脊指
莫效空負鬚眉誦良朋永嘆之詩爲慨然太息門下
左右周旋不避艱險嶽嶽高義其足千古矣
聖明在宥詎宜有此過舉然非有此何見至人肝胆
從來忠臣義士時窮乃顯天未始無意也然使朋友
一倫不至獨輕于世此所維係甚大不佞私心佩服
匪止急難之誼而已也數日晤對抑見一往意氣令
人心折歲寒深盟從此始終以之繼日在上無忘此
言云云拮据累日東貸西借有類持鉢僅得如許薄
俗悠悠視貴鄉咄嗟辦金眞當愧死矣入定與更得
何等消息顒望好音目斷神搖銀二百兩計五封希
灼入

又

嘗讀譯書至李固之郭亮陳蕃之朱震孔融之習脂
慨然想慕以爲今無其人不意于門下見之當此世
道交喪得一人維持交道可以不孤一段氣誼獨存
天壤間亡友之契結又其次矣別後惝怳累日不能

爲懷計期此時門下已抵里門矣渠家能存立否官銀有着落否門下一到事事經紀諸子無父有父矣周兄雖亡不亡矣思生死之交門下當共難者我輩地遠力難相及苟有可效不惜踵頂走役往看幸委曲見示好從事也文老一種肝腸深用敬服不避未同一書致謝幸惟有以先之令郎清恙想已霍然阿彤一封奉用他不能有所寄將也台丈平日行事可臚列數則見教否南羽不乏冀有嗣音

又

方欲遣使而濟笋人到忽接手書委曲籌畫深服有心人之爲計周而慮深遠也前物門下既不肯携只得暫還原主續致便覺甚難王中丞處聽其自行捐助未敢掠美市恩正在勉强[illegible][illegible]間見書暫止先走价請教恒産之置不佞以身任之交價即明春不進乎台丈一面安慰其家一面爲之設置必期得當以爲久計諸子督課無人恐致失學門下且以師分臨之讀書作人萬萬不失并其家事亦便料理若文字則間送文姚二公處一看似極妙著數也但須十分

斟酌一分功德以感天心而待天定善人之後安有不昌者始之終之惟台丈一人造之矣一書致莫乞遣使指徃若詩章則尚有待耳

又

數數奉書具悉近狀知以清恙爲苦中心懸念不能已已久欲遣使馳候起居因爲先慈歸葬計拮据年餘心血都嘔冬抵乃畢窀穸而饑窮逼不可支矣日日負土荒丘百念灰冷所不能了者維有前議宥穉以之難置諸懷但大事之後不免再行稱貸錢虜旣以來同不便開口且竊議我以當官不能作家畢爲笑柄即游宦者又有形迹之嫌更曰自居于清何以濁待我所以更難更苦盡力搜括得九十金又邀同人王慈嶽中丞五十兩張悉玄司馬李性恭憲副各三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illegible]志感[illegible]然樂助者尚使奉上以即周公子門下查收産便即以付之不便仍存貯以待勿使零星花費也遥念門下周旋覆巢之家不知費多少籌畫塾師待人[illegible]用粗遺皆翁兄明賜不佞以爲天生偉人俱足補世界缺陷處非謬

[illegible][illegible]登極掖肘大奸既已除剪　朝端漸有清明氣象私意諸賢子孫政當爲叩　閽之舉高明必有定見自無待不佞言也尊恙勞而兼鬱多方調攝以輔
聖朝爲祝

乾岳鹿先生書

别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來無往不佞無由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兄手以佈積悃夫前爲蓼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還來之券不佞已即時火之周氏諸孤既驚覆巢復苦立壁豈有割饔餐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使得效一毛於緩急之數我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爲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悰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紫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而仁兄清恙已愈多時

七

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仁卿鹿先生書

憶自丙寅言别見翁兄悲憤成病私恐難涉長途深以爲念後從范質翁年伯處知抵里門且接手書始慰遠懷也嗟乎誰非朋友臨難始見交情翁兄護景客于危途逐忠魂于歸棹若茲肝膽何必遠慕古人哉
聖人臨御正氣大伸卹錄　明綸輝流黃壤翁兄追死念生更當破啼爲笑矣春初入都晤異度先生再接華函三載離懷恍焉如對獨是翰教諄諄恨前約之未結則甚不必也夫當日事急稱貸家君已身任其償即未明言盡以相助固心許之矣周年伯後事雖完而伯母世兄即舉火之需尚須區算安得贏餘復償此項寒家雖空橐蓋澁然薄田數項歲可稍出其息節次完之幸留得此身在其餘皆易處事耳翁兄前件便從今日勾銷無勞再以爲念也已與異度先生言之煩致之諸君子家君尚有一牘續寄偶因南鴻之便先附此函聞道體久病尤宜自珍攝手何

八

時不勝悵然

譜中范公產金鹿公貸金爲先君未了之願垂瞑不忘者其自范公第四柬及鹿公橋梓柬咸先君盖棺後所來痛未及見梓之以竟前事併識高誼云

壽陽謹識

小引

是譜者何譜北行也北行奚爲而譜蓋斯行也實爲蓼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緬民無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之酌之不爲自裁而爲赴　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蘇諸君子之遊於京者爭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諸君子急先生之難處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譜未也與先生未識一面者靡勝秉彝之好或爲竭蹶醵金或爲捐軀趨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乎與先生爲金石交者旣爲妄覬其生復爲深痛其死思爲先生孤寡永遠計不宜譜乎未也先生之僕匍匐赤日往來如織更有隻身孤旅拮据含殮以結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其忠不泯卽諸君子之僕憔悴征途至有緣是骨立者自有斯譜而其勞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踪而名公之家範宛然足爲吾黨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覩記而當年之人事犂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旣定太史氏秉如椽之筆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星濱行

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譜爲有無然凡諸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實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揀擇之所必賚其可少乎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含殮不及躬親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無解於文之慙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先生者時局之所深求所宜深藏勿露留爲日後張本可耳愼之哉愼之哉

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丙寅[illegible]日譜

文之獲交蓼洲周公也則自先慈旌節事始也先慈苦節四十有六年緬維免喪之日爲庚申歲同庠欲以苦節狀聞之當事文私以商之今太史湛持文先生時先生猶孝廉也先生曰此事非財力所足之家不可今子家徒四壁一青衿其何能辦雖曩者吾甥姚現聞曾於孝廉時獲旌其母吾蘇顧岩叟亦曾於諸生時獲旌其母亦皆有大力爲之援今子無可傍借將若何文曰母節艱辛爲人子者不能一爲表揚何以爲子文志決矣成不成人爲政請不請我爲政先生亦甚壯之夫以先生爲名教宗主而先父誌又出先生筆凡諸艱辛之狀無不具悉其詳且爲文愼重若此則事之不易可知乃蓼洲公文初未一面第感動先慈之節於殷汝劼[諱獻臣]之一言而徵信先慈之節於文先生之一誌咨嗟歎息惻然垂憫遂力言於當事自郡邑大夫以至憲司直指不遺餘力且曰此事非公祖父母力爲主持而待胥史循行故事則此節斷無蒙旌之日矣迨旌表之　旨奉已半載禮

部劄至文始獲知其爲德何如而不鏤心銘骨也嗣是文中心藏之第以公名位懸隔雖蒙折節下交然引分自安非歲時不敢輕謁比公奉削奪之命乃始時時過從察公神情亦若以文非趨炎附熱不虛嚐青之知者此文與公締交之案也今歲三月之十有六日天方曙忽聞公被逮大駭出門彼時便已心念公此行誰與偕往意者其文乎第長子館於浙次子病於床季子身爲督課不能脫然比至通衢遇公西鄺郯君虛玉（諱谷）涕泗沾襟欲偕北往文念郯體弱不

堪力爲之阻而遂身任之公聞亦喜動顏色因目吳君公如曰子其爲我一行公如唯唯乃議文與公如偕公之子子佩行已有成說是日諸君子便欲文與緹騎議所需文曰旣文北行不當使緹騎議而以便彼中趨事遂以斯事他屬十七日文念十八開讀公身一屬緹騎便難披瀝復造公所冀得詢所欲言而諸君子無論識不識或揮淚或懷金或欲一望淸輝而至者踵接肩摩聲如蚊聚形如蟻擁無須臾之暇維時有貧士某乃公素所恤者不勝痛向公而泣公

笑曰我一去不復返誰卹爾者我應哭爾爾反哭我哉會有蔣兒（諱銊）者語乃傳神一事文躍然曰是烏可已卽託蔣促冊青君冊青至文爲道意于側公斷斷不可再四揖冊青君出若將覓者噫公視此身爲何物曾有几微兒女子態耶午餘諸議者至云與緹騎講許八百金苦不能就必欲文一行文知諸君非爲舌戰不敵特以文爲公所信其勢不能無增姑借作一証據耳不得已乃行然旣以登場不能不認眞一講乃以公之氷蘖告而諸旂亦盛稱公之氷蘖且

云倘公而不氷蘖其操也必且列卿寺擁節鉞矣自苦乃爾何與人事吾儕奉　命而來秖論官局索金不問其貧不貪也文曰然則金從何來諸旂曰獨不有鄉紳在乎文曰否法網嚴密覘伺者多一爲捐助懼有起而議其後者噂敢以身試哉諸旂又曰然則獨無親友乎彼其至親安在文曰言至此則爾所謂伊戚予亦不能不爲三歎息也親莫親於子女之好逑公且惟貧交是求卽如長子之配於時鉅富兼膺賄者多願與公聯好而公謝客曰乃公如欲富

則歷官二政儘足自潤何必借潤他人而令富女入貧家其與我均茹荼乎抑與我齊荼分茹乎且使我父子姑媳有大不得其所者幸勿復言假使公當日肯爲俯就則今日之費問之婣家足矣又何必煩吾輩之喋喋爲諸旂不無心動然似已調諸好義之樂助者多乃于八百之外漸增數以千計矣而堅執如故遂各含淚而别是日文即宿公署人散一燈熒熒文方欲叩公所欲言公且出竹箑六七柄從容揮毫書至二柄漏下已幾二十刻文不能復待力止公書公乃略言數事無死轉叮嚀也文因笑語公曰今夕光景千古希覯何幸躬逢其盛耶十八日天將曙諸議者復走使從公所促文文計不一二時且開讀事急矣其敢有辭乃復匍匐往則諸君子邀有魏其者云是故錦衣書記之子言當易投遂與偕入魏入不措一辭便慨然以一千三百金許之先交四百於是諸旂滿志報命於公時公伯子淚從心下强顏相對公仲子年方總丱見公將出署就逮淚不自禁公怡然曰我天君方泰反爲若一哭所累其速去毋擾我

時已報午諸司畢集士民塡委而直指中丞且先後至詎意忽有官旂之變於時變出倉卒赴義如狂文以褻服不便入晤躑躅竟日比暮知公請囚不得乃歸公所公所爲兵憲行臺防守甚密文惟外望而已十九日文念公已無生理而重以斯變其謂之何造憲署苦不得入至晚當事者復移公入縣署始得晤公公是時了無怖俱但多一番煩惱曰如無此變則斯時我已從容就道奈何有此紛紛少選公坐帷中呼文耳語曰誰爲我語當事者嚴兵衛我間道夜半馳出城乎而一時友生愛公特甚哭聲震天中有倡高景逸先生之說者文謂公事與高先生微不同高無民變一自裁畢矣公則多此一節事須徐議于時萬民擁塞公赴　闕之心如焚文寬之曰俟民心稍息公始可定行期此特一動變更不測公乃首肯復事筆研爲一僧書扇書齋額寄去曰事雖小不可負諾也門外洶洶門內蕭蕭被逮之始親朋雲集自民變後皆畏禍不前時來詢問者不過疇昔莫逆寥寥數人而已是夕文仍陪公宿縣署二十日早公乃笑

向文曰患難相依我兩人眞堪合傳文曰公當此際
而神情不動乃堪不朽若文之栖栖特情不能已何
足道哉自是日爲行計乃命同人佯播候　旨之說
以息衆囂而民亦稍稍解矣是夕文歸啓爲束裝彼
時訛言孔將諸親知方促文趨避何暇議及北徃內
人一見驚相謂曰禍且旦夕聞公椒蘭咸栗栗懼及
而比鄰已東奔西竄巷爲之空汝速禍乃爾如一家
生命何時文承爵之子壽康新膺衛秩伏枕傳語曰
祖勛不易父此行或有他失如祖勛何文笑曰事果

六

株連豈一避能免奔竄特愚夫事智者不爲乃若北
行業已心許其忍相負倘果緣是而及於難亦命數
使然非于所得主也其止勿復言惟是內人喃喃謂
公徃必死死必慘奚不死於故鄉而務徃罹慘毒則
文中心不能不爲動就枕躊躇竟夕詰朝二十一日
徃關廟私以自裁之說卜之眞君籤若勸行而自卜
從行則頗有危語然念事勢至此義無中止復自書
曰司馬公有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今天若憫我亦
必無此禍豈得以或然之禍而奪必然之義遂不復

介胸中則徃文太史支十金爲行裝徃別本學吳師
諱麟徵　吳師曰民變之疏十九已發公卽徃無與於
旨之温不温公身一徃萬一甃于嚴刑已無足証而
金吾於公獄詞以民變事株連一二縉紳爲彼黨所
心恨者則一網盡矣何不從容旬日處分後事以一
死了局禍止公身以全諸紳爲愈乎文念株連之說
實彼黨所有然在吾公惟有赴　闕爲正故前說謂
之忠于諸紳則可其爲吾公謀猶似有未盡善也然
不敢以一巳之見傍撓其間遂唯唯二十二早公馳

七

使相召則已遷寓理刑公署公署舊名金鄉書院若爲候旨者
然文意公或爲前說所動至則促裝耳於時馳一价
以力阻公行者言娓娓公則計不反顧毅然以一身
甘爲鑊且曰若輩爲所欲爲苦無大人君子張胆明
目教誨之耳我且甘身虀粉正言教誨若輩是日文
復馳歸計彼時文雖足跡不至變所然朝夕吾公必
已爲覘伺者物色其能免于吏議倘此徃或有起而
議其後者不能分身相應必且以逃匿相加實其罪
案遂草一呈直以同公子追隨吾公明告本學以爲

異日張本囑家中一俟發足卽投而文子壽增尚未冠見此行不可止遂力請從曰父老矣長途左右其可無兒文笑曰兒念甚佳然此苦趣非兒所能嘗萬萬不可力止乃已二十三日爲合餞明卿太史之日文爲倡于旬日前者文念知已在難何忍啣杯遂不赴而郎于是日赴公署爲長行計公之長行實惟二十五日子夜文恐栖遲家中郎有剛腸或爲兒女子所撓遂一出不復歸壽增苦欲譏公遂與偕入此兒囿文在署連造三日炙公淸輝不可謂非幸也又公見此兒持有竹箑特爲之題手澤宛然不尤幸乎二十四日早公呼長子拜文文曰若然是以不肖待文矣公乃止而反躬爲之叩顧長公曰從此以伯呼之文逡遽不敢當是日閩中中丞玄翁罷官歸文與中丞爲舊賓主且爲先大父生平知已大父身後先年百戰勛得微橫金世爵實惟中丞力義無不往候也者復念此身一出公署更復牽纏公之今日是何光景文旣戀戀於此郎不往不爲懟然乃第以一函致意是日公語文曰弟別無一事幸賜獨先人未塟此

死不瞑目之事荅筮仕之日旣所不及里居數年營有馬鬣一切地下之事已爲畢辦第以年月未宜故爲稍待今不幸値此幹父之蠱有吾子在兒其輔襄大事無一語及妻孥自被逮迄今如一日也文因謂公此行存亡未卜且與家人永訣矣就道之日尊夫人携諸幼子登舟可得一別公掉首曰徒亂人思不可復詢公以公今日有此奇禍自反歷官亦有一二寃獄爲公隱衷所不自安者否公隨聲應曰此弟一生可自信者今日之事荅往因中業如不遍彞典几不能自解矣二十五日長行館于浙之長子因呼遲約其歸囑家事而尚未至遂不復待是日文計公此行決無生理文豈能別効一臂惟有一抵長安速治棺櫬以待一有不幸則躬爲含殮以効友朋之義以慰孤寡之心此出門作想也是夜漏下二十餘刻遂行比及舟彼時兵士戒嚴胥江之滸几無隙地地旣泥濘人復蹂雜昏黑中忽失長公所在荅使者唐元恐爲緹騎所物色私與偕歸公忽出意外念甚呼文覓之乃與兒壽增於昏黑中自胥江至洞涇匍匐將

十里抵公家已漏下四十刻矣知公子已歸懸旌始
定二十六早於公家發舟是時公內弟公如吳兄諱爾璋以有太夫人在堂恐遺母氏憂而止乃獨與公
長子子佩行是時送文登舟者則惟張氏孟舒諱世使異度諱世偉兩伯仲耳二十八早至雲陽公已有成命
立趣子佩歸矣逆料公心民變[illegible]傷其少年緹騎一
人未必不爲報復而又戒心於江滸相失之事故深
爲之慮子佩含淚向文曰父決不欲我往奈何文曰
尊公自有深意父命其敢有違且斯何時也母夫人

暴腸欲斷兄歸苦慰母夫人孝自在耳力勸之歸已
而四月初旬奸人忽造僞旨謂籍沒公家家人一時
星散夫人几欲自盡微子佩力爲寬解夫人已歸梟
壞矣子佩此歸不可謂非彼蒼默佑也於時文亦私
轉一念公之子公且堅不欲往則事之危殆可知然
少生退怯如一已之生平何遂獨任不辭偕公使唐
元嚴秀二人先公而往擬從雲陽登陸而唐元以騾
貴欲走瓜州會此時彼地諸旂群集恐爲物色遂從
其說至瓜州則天雨泥濘而又計從清江浦登途爲

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維陽候關兩僕登
岸有長鬚呼之曰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曰爾蘇人
也若素相識者然回述于文殊爲之異初二從清江
浦登陸有差騎一人馬已馳過忽復馳回向文亦曰
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亦曰爾蘇人也爲之唯唯始
去方宿逆旅唐元私語文曰頃之差騎寓適相對又
復相問而其語若知我等踪跡文疑此必織造之使
物色偕來者此時有公致鹿職方孫孝廉兩函遂欲
焚之以滅跡而又念非此無以取信二公方擾擾胸

中忽有群擒逆旅之門者其聲甚厲則謂必差騎我
擒無疑靜聽乃縣役呼里役也抵寐便夢先都督至
文急訴以北行之故及商焚書之事先都督熟視不
言比醒私念不言者似可付之無言也乃不焚而以
書入唐元臥具蓋搜必先文文之行囊彼所注意元之
臥具彼之所忽萬一可倖脫耳初三日始知此人昨
偶乘差騎早已僱騾而去驚心始定及之前途乃舟
宿處曾一識文故爾相問心始帖然初十日宿陽谷
覓有民變　明旨旨甚溫爲頌

天王聖明也十六申刻文柽道抵江村奉公命託爲
公之内昆弟謁鹿公諱善繼號乾岳定興人任江村蓋公之長子旣
不往非至戚恐不便吐肝膈耳鹿公一見泫然相對
囑以鋪堂之事懇其至親一往鹿公卽刻馳使邀孫
公相議孫公諱奇逢字啟泰容城人居容城之北相去二十五
里比至子夜矣十七早會孫公以無可効力顰蹙相
告先是魏廓翁被逮吾公曾致書二公以魏事託之
時孫以兄往鹿以使往文曰魏公事兩家俱得借重
而獨不可爲吾公一行乎孫公曰正爲往而無益耳

十二

文曰然則魏之鋪堂誰爲講者孫曰此事最易爲人
欺維時有金吾王公諱澈民受恩于廓翁者也密會
公子於某所公子以是託之王實私爲料理吾兩家
初不能効一臂也今周因魏而逮王旣德魏未有不
圖報於魏之椒蘭者意者其於此處一圖之乎文遂
躍然就道十八晚抵都門念都中戒嚴必先得藏身
之所乃可有宗都督者其父諱禮於
世廟時死國難先都督因與定交文與宗氏有世講
誼妄意此可暫爲居停十九卯刻及其門詭以他事

往求爲信宿於時都督伯子宦遊惟仲子太醫叔子
文學在舍兩君相對顰蹙告曰此間大非昔比卽戚
里侯門無不惴惴危懼儻客非其人十家連坐君以
異鄉入吾門比鄰已有密爲覘伺者君其務就逆旅
乎卽求一宿且不可卽欲行裝暫入其門亦不可不
得已主僕三人反揚鞭長安道上索客肆而解征轡
焉于宗氏閱邸報得周某旣已就道不必深求之
旨深爲公慶又有密擒首惡之語又不能不爲桑梓
隱憂而見宗氏一番光景便知京師氣象於時有五

十三

百餘金會票在身會票無姓名而所會之家別有家
報恐存周氏字樣亟往其家付書以滅跡念公一到
惟鋪堂一事最爲吃緊而京師多巨猾重信恐誤事輕
信或受欺敢以此事問人乎必得當道縉紳密爲區
畫計非王金吾不可而苦莫爲介紹又公所囑二三
金石之交宦於京邸者其非吾鄉旣難輕謁而一屬
吾鄉又恐緝事于彼出沒必得一人焉密達于輿公
金石之鄉紳乃便於時有蔣士衡諱秉銓號台宇者文之通
家友也以貢館於京遂蹤跡而往蔣一見密問斯事

不覺失聲曰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文亟止勿言已爲門弟子所物色矣是日卽宿士衡館囑其託侍御王純甫則王公已奉削奪歸矣囑其託念陽徐公嚴叟顧公併託二公轉致羅孫諸公求爲助一臂又求徐顧兩公同王金吾特爲鋪堂之地其會票金併求二公司之蓋文生平不敢與人出納且此地胥金於何作證一與斯事生平掃地耳士衡曰爲此公用情及轉致數人兩公之所必然至會票出納此必不得之數文曰兄第往商無妨一問也是夕與

十四

衡同榻士衡連起詢問無非一片熱腸其餘復詐酣屬耳文力止勿言士衡不悟此其家喧傳之所自來也二十日昧爽士衡亟往徐顧兩家文復叮嚀曰客肆秖可片時不宜久處不審兩公能爲我旬日主人俾得暫匿其身否良久士衡至歡然報命曰兩公正爲此公深慮不虞兄之慨然來也王金吾亦削奪去矣鋪堂事顧公已身爲之任立刻多方覓問不必再計所欲致意諸公已爲詳談不負所託至于會票之金入此出彼於縉紳自屬不便有吾蘇朱蓋吾者

諱汝忠叅戎向固交好于公者也今以補官將出都門正有一事借重兩公兩公爲暫留以待周至了此鋪堂一局會票卽以付之乃若居停信宿則斯時覘伺者多兩公俱以爲不可且囑兄勿往謁事旣粗有梗概遂別士衡而走蓋吾朱寓以會票交之因詢有藏身之處否則指二閘之觀音菴時已薄暮移寓須俟詰朝而文寓門以內朱寓門以外禁門森嚴正陽尤甚一出一入殊有戒心求宿朱寓朱以褻所不便辭二十一日留唐元於正陽門外候吾公至而文則移於

十五

二閘道經前門關廟處禱得籤遂决往所指寓入刹朱適若叟顧公爲吾公事造朱知文在寓入密室私會文再懇鋪堂一事顧出手書相示正爲此事與諸公往返者摯蹙而談不能百餘言卽顰蹙別曰弟亦不敢久留蓋恐爲從役所窺耳是日往菴二十二日復造朱寓呼唐元探公音問尚屬杳然抵暮而返二十三日唐元至菴云公使錢眞已至公且晚抵國門蓋眞中途先行者有八行相遞乎文曰爾主人左右皆緹騎此時初至正覘探者群伺之秋八行或入其

手執簡索人吾事債矣錢眞既至正可託眞面復語
不必多多恐傳誤今止有三言寄語爾主人曰定興
以無益不來舖堂顧公巳身任停安會票巳交付朱
處的當言之至再元遂卿命語眞其不直令唐元將
命者則文既潛身而公隨身之使亦相戒不輕來寓
以防踪跡特留唐元一人介於兩間爲通音問計不
欲使緹騎識一面耳二十四日遣嚴秀至朱寓則朱
以奉勅不能久留二十五日且行召文至寓以巳支
之銀未支之票轉托吾蘇查君獻可文復馳往而士

十六

衡適至同付查君文約查以五百金非徐顧兩公命
不可動其五十金則聽錢眞零支但須取有支票存
照士衡寄傳顧公囑公之語于文語外復曰聞厰衛
耑爲吾公寄遣緝事者三十餘輩緝其用事之人兄
其善爲藏身計是時頻出入東直門及往來正陽門
外大非易事乃特求寄宿朱寓朱以是夕移樽餞者
若而人於文不便爲解力爲之拒不得巳而始納究
竟無一人至者一時彼此畏禍景象可知也於時朱
欲壯文膽以好語相寬謂周繆兩家親友亦有倘佯

長安道上者文不信續據錢眞面述吳江周秖有四
僕別無親友其子至德州而返黃公白安封翁抵京
爲邏卒所獲嚮其腰纏六十餘金猶欲送問賂以五
百餘金始脫父且如此他人可知朱所教不几敗乃
公事乎是夕吾公至京相違咫尺不敢走晤徒有腸
痛耳二十五日回菴中念菴爲車馬往還之區耳目
實繁當此網羅嚴密可不几先藏匿乃于二十六日
走張灣而與唐元相期倘有相聞當于彼地舊關廟
相尋亦盡吾所指也二十八日不聞音問乃遣秀入

十七

京探聽是時特爲民變一事萬分過計走書查君獻
可囑其豫備後事以待惜也查君惟望其生以爲必
不至此烏知究竟至此也二十九日嚴秀至始知公
巳於二十八日受刑侊倖無恙是月無三十乃于五
月初一復回二閘而唐元來寓云巳坐贓銀二千兩
計無所出有雨泣泥首大士前而巳是夜竟夕不寐
則擬先作書寄報房逵知家中設處而遣元歸爲貲
來京會票計又恐別有差失則叮嚀塡寫查蔣二丈
面兌非此二丈不得擅支以寓其隄防然自北而南

自南而北遥遥數千里之程又無中生有處此多數
夫豈易事大約以五十日爲期倘公五十日之內緣
比而甦何以自解乃擬身走定興乞鹿公轉貸以應
一時之急乞孫公昆季入京預備後事以防不測謀
旣定初三日方遣唐元發報房書是時會票金已他
爲欲染指者不無垂涎而錢眞忽至以處贓金爲名
苦促文歸且曰此公意也厰衛緝訪果有其人且五
十餘輩也因出公與眞書有火燒速去之語蓋文居
火燒坊下故作隱語且曰不歸恐有奇禍文念此行
實受公生死之託卽有奇禍亦是數應同盡乃若欲
命自有異度文起諸君子在而須文往爲復念公瀕
行其相託何如鄭重乃忽於此時反命之歸意必有
候之者因問我有三言傳語曾一一達爾主人否眞
茫然無以應第曰主人甚怒唐元不行回復而已夫
唐元將文之命傳語于眞令之轉達言簡而盡何云
不復眞又不欲元歸大有相角之意文苦口曰斯何
時也而暇脩一時之慾爲也且彼此歸專爲贓銀一
歸卽來酷日中往返五六千里較之安坐旅邸者甘

苦勞逸奚啻霄壤乎何所庸心於其間哉因悟眞與
元不睦遂不免翻異其間應歸而不使之歸併前百
方促文歸蓋有全非公意者爲作色不怡眞乃唯唯
又與語及欲往定興一節眞又以爲不可大指以前
旣虛往再往何益而且爲公語以阻之然鹿孫兩公
文所得于覿面知其曩之不來蓋屈於勢而情則有
餘者非愆也乃堅持欲往是日兼聞贓金復加一千
五日一比初七起限當此之日二千且不知於何措
辦豈堪更加爲之苦極初三錢眞別去初四早唐元
持鎖眞危紙留文往定興而命唐元往蘇云此徐公
意也當卽達知主人噫文未嘗歸也而又何有于留
乎是早三人從二閘發足彼時文付唐元達諸公書
皆爲隱語不敢明言蓋恐爲邏卒所得耳而錢眞不
知此竅直以公與眞書寄歸凡諸隱語詳爲訓詁文
有難色唐元曰請留在便可賫則賫倘有他虞卽刻
毀去何如文勉爲之應不敢入便門出張義乃取城
外他道行行不二十里卽有番卒三人叱下騎搜檢
是時急甚文與嚴秀先以行囊與此三人一一簡視

而更以他語支吾唐元則乘此之隙將前書嚼去毫
無蹤跡乃免于難噫亦危矣哉初五日午刻抵涿州
遣元歸蘇而文則分道走定興初六至鹿公所鹿公
一聞文至不待通謁卽趨至門外相迓告以乞爲轉
貸應一時之急併辦後事以防不測公於轉貸立爲
首肯其于後事則以爲事不至此文泫然曰有備無
患也鹿公頷之立刻馳使邀孫公孫公至便立刻召
兩家金石之交分道問金蓋孫公之貧不減原憲而
鹿公躬耕自給別無長物耳次日鹿公舉遽相詢曰

有如公或不諱此金得徵徒納乎文曰公卽不諱臟
無不完是周氏必出之物也文請自立一券吾公得
生吾鄉金至固立償而去設有不幸文自在也其忍
負公公笑曰事不得不詳問耳安用券爲正爾先爲
貸計續商後事乃初八日忽聞初六京師王恭廠地
雷之變嗣閱邸報而知是變也地裂一十三丈火藥
騰空不焚寸木而傾覆屋宇以萬計壓斃男女以千
計聲震宮闕爲今古所未有
朝廷脩省定刑之　旨且先後下則妄意吾公不死

矣遂置後事不講而耑心稱貸一事彼地涼薄富家
絕少又非素所往還難以告急一時不能輳集文則
此衷急于星火然不敢形諸齒頰蓋恐急則數不及
額非特來一番意耳踰旬至二十日始得三百金入
手二十金定興令王公（諱永吉無錫人）所助五十金乃鹿之
姻家羅公（諱萬象）因知其棄產往貸二百羅以五十應
且云不必報復鹿公則以貸而得助與自至之助不
同仍應作貸又五十則諸君子賻左公浮丘奠金未
入左橐而欸存孫公處者也其八十則孫公之親某

不問子錢而以其本緩急者也其一百則賈人某之
母錢月索利二金者也共三百金未付金前孫公已
知文非內昆弟第見文尫悉乃不他慮而直以金付
文因借鹿使一人護行蓋吾輩書生非得幹僕左右
恐爲多金所誤且使兩公知此金着落耳公以老僕
趙姓者往二十一早疾馳是晚宿琉璃河聞是日朝
天宮災無端起火正殿悉焚不兩旬而兩以災告何
天心仁愛至此二十二午抵京入國門門稅較之前
月忽已加倍氣象更覺刻急一抵寓立刻賞金付查

君獻可諱太學生查君問文于何寓文不爲告蓋此金
之司有苛求金之所在者查君若爲金穴亦在羅網
中前金之交查君亦有難色恐其知文寓則我能往
彼亦能來必爲完趙耳即坐查寓呼周使一面周成
至詢知公禁中起居稍慰問前者票金正于二十七
日一限將完來金適承空乏此後便有鄉紳助金接
續文擔似可少弛先期再四叮嚀嚴秀勿引諸使來
寓爲人蹤跡乃秀于是日乘文在查寓反飲周成于
文寓惡人不知利害至此文之不爲番卒所獲特天
幸耳是日欲發八行候公不敢特索公與錢真手書
見公十八九日之書欲差周成回蘇催銀甚急二十
三日文復作書寄報房促金是午走蔣士衡寓知曩
者　明旨所云漏網巨魁意有所屬爲之大駭竊以
是時文之往還更爲稠密益不勝惴惴而士衡復曰
兄與某同姓一爲番卒所緝其禍叵測不可不慎文
心感士衡愛我二十五日遣鹿使趙姓者歸勞以白
金半兩堅辭不受曰公所處何時而敢領耶主人知
之寧免督責不與主人言此金如没公之德何斷乎

不可比屆行又私語嚴秀曰金雖不受歸必達知主
人以表朱公之意也嗟哉此使其真使乎使乎是日
嚴秀道經錦衣衛見黑氣一道從衛前起直透空中
風不能動因知二十四日亦有是氣不可謂非大異
事也二十六日始得公與文手書慰勞外以吳橋之
行見委然不言吳橋而第云有一遠行不審可否得
錢真字而始知爲吳橋也于時第以公急贜金且天
變後定無死法可以暫離乃立刻作書奉復且云奚
止吳橋凡可効力不妨多委更不必惜文之勞乃于
二十七日得公與范公鹿公兩書鹿則文得于覿面
故曩者之往無煩再計范公初未識荆且錢真面傳
公旨云范與張侍御爲姻家張與公曩日相左書可
投則投不可投寧持回不投勿生多事文計京師去
吳橋往返一千三百里委身于不可知之域而念業
已許公難以中止正徘徊間二十八日聞皇極殿前
堦石賚帑金如干經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待之
告成甫及殿忽斷都人駭傳一月之內災異頻仍意
當事者必爲動念吾公萬無死法矣二十九日錢真

始遣周成回蘇是日往別查君適顧公舊西席王君原裕在坐偶語及公謂從公來京之使喧傳六人且曰此六人者徵逐酒食猶似居恒時倘厰衛緝知不以淸吏相目敗乃公事不淺兄可不思善爲之計文因晤公使三人曰錢眞曰顧選曰周成三人者原寓錦衣衛鄰近以便承直公入獄後錢周兩使留顧選于舊寓而兩人移玉河橋與吳江周公四僕同寓旣同鄉又同姓誤傳公使六人所自來也公使俱儉樸豈其有此徵逐事但非分寓何以自解乃于三十日晤鳴士衛詳語其故鳴士衛轉達徐公令之分寓且託之風聞勿直告徐公以語所自來也是日午刻卽出都門居京旬日逆旅主人見文謝絕賓客而又與周使時時密語業有猜意疇昔之夕巳有長髯居然闖入四顧其行裝者時公與范鹿兩公書文先期折成指大糊之壁間用是無恐是時屆行償主人日費嚴秀計及秋毫主人几出猜語文乃解行裝一事爲贈以愜其意始釋六月初一抵暮至江村晤鹿公以往吳橋事商之鹿公擊節稱善曰此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徑往勿疑至于侍御爲姻家金蘭之誼豈爲蔑葬所奪必不其然無相妨也因求公一函介紹並爲首肯訝無公書文曰書中無非致謝語范公書正在俯仰間與公書有金且有數恐爲禁門搜去大屬不便已付祖龍卽范公一函折成指大粘之敝襪底中持至不易也鹿公唯唯初二早呈范柬於鹿公時鹿公子孝廉（諱化麟字仁卿）在側見書不署名不塡號曰此柬無范年伯字號得徵以與吾父者移之范乎事若卽沮奈何父書似乎難發文少選進曰前與公書有雷霆雨露無非聖恩今與范公亦有此語寧有與二人書而重複者請以前書同此柬函去則較然矣鹿公徐曰我柬自發前書不必同往總爲至交未爲不可噫公之肝膽何如哉初三早鹿公發柬是日以初二日大雨潴水難行乃於初四日發足便道過孫公以巳意私懇孫公致意于鹿求其再多方一處孫公唯唯因曰前鹿公原欲以五百金相應措處不及耳是日卽宿孫公家初五寅丑之際地大震文臥炕上几爲墮地二二而知是日京師亦震蓋震者千有餘里蒼

若令文作何如文生平不慣鞍馬前者長途每日馳驅不能五舍至此炎威日熾僅行一百餘里途中遇泉飲之不啻甘露行至初八始爲張蓋蓋爲一手執轡一手執鞭僅支吾至此暑極無可奈何乃爲棄鞭挈蓋煩苦可知卽欲求如曩者之行止于鞍馬之勞頓不可得矣苦楚中時時作想不幸而生于三韓奴酋發難彼時逃竄惴惴恐有兵刃之及其必其命求如今日豈可得哉則塵勞爲之頓忘因自笑此一想眞一貼清涼散也初九早至吳橋謁范公（諱景文號質公）

天　三六

（景州吳橋縣人）先以鹿公書往鹿書中亦不明言吾公也第云與丈同年同官弟識其手書甚眞末則云一腔心事向誰說令人徒憶平原君書入范公急索書文曰書非面呈不可因問書係何人所發文以公對其使卽蹙額曰我主人正爲公焦勞苦無音耗也亟延入發文之謁鹿公也不覺酸鼻因其使者相戒恐傷人意何淚爲之忍然彼時之淚猶能相忍不下獨至此則淚竟湧泉不能復禁蓋與公就義之期不能數日神者先告之矣范公初對泫然不能爲情良久方出

公書書中所報乃爲贓金甚急求爲轉貸覽畢卽曰此項自是友生事敢不殫力卽命移寓別業因識其西席康用冊（諱允濟選貢）兄曩文之寓鹿氏也去京二百餘里鹿之比閭無非閹宦主僕二人深藏如處子不敢一窺戶外至此則去京几七百里矣范公亦相戒勿入市中噫世道至此眞可畏哉初十早范公走使趙姓者將命許貸三百金而令文同康公處候金蓋文與公無一面所憑者吾公之片紙所信者鹿公之一函令送鹿處在彼出納始有着落深服范公作用

天　三七

之妙是日宴文又識其西席李仲昌（諱應期濟南臨邑人）兄蓋康課其族子館于別業李課其長君（諱玄超字君平年十八已庠）館于家二兄俱篤行君子而李更饒意氣私慶得朋云十一日范長君奉公命先施聞此兄於朋從一切謝絕惟有閉戶讀書而得一再交臂卽其師仲昌亦歎爲異數十二日入則知范公已有東爲吾公求援于東光蓋東光乃[illegible]中要人居相去秪二舍因晋候囘音前文初至公便詢及張侍御撈蘇與吾公齟齬之事且曰近有東入京曾以蓼兄事爲託語語見

報而獨此語未報想忘之耳必無芥蔕理文念侍御
與公爲姻家不敢直達至是已悉公肝膽遂直告曰
侍御萬分芥蔕近日京師一聞民變便揚言曰聞此
事乃周公子所爲糾衆抗　旨大是異事諸紳相顧
錯愕不敢發一語時徐公念陽在坐獨抗言曰周子
年未弱冠能幹此許大事耶方入蓼洲于死地又坐
其家以族誅烏乎可芥蔕可知茎公力爲之救范公
駿然立許解紛因問金至鹿處二十前後不遲乎文
屈指曰金之比五日一限毋限百金可以支吾自六

月初七比起前有會票五百已完五月之事今有鹿
公貸金三百併吾蘇及吾公知已之宦京者聞可得
五百計可支持至二十左右不爲遲也范公頷之蓋
知公之金問之他人他人爲政一迫便不能多不敢
聊且塞責且屈指扣數自是如此初吾公手書稱文
至戚而文亦以内昆季自居且更姓名爲余至是見
范公情眞意懇便以實告公爲再三歎息因以蘇郡
人物下詢矢口而對與公疇昔所衡頗相符合公復
再詢兄往還定與彼地有楊椒山先生祠漢張桓侯

冀德故里皆一謁否文過兩公祠曾默以吾公生還
爲禱幸無虛公之明問因自念忠臣義士令人景仰
若斯眞雖死猶生烈烈千古吾儕可不知所以自勉
哉十三日再別范公見東光回東外兼得與使者戶
傳之語許與諸要人處緩頰爲之欣慰臨別文正欲
泥首以謝乃范公先呼童設毯曰同爲友朋而兄獨
任其勞敢不再拜爲之稽首文不勝惶遽慚愧別出
鹿公之趙家幹已奉公命至矣蓋文爲貸金非得護
行者不可先期與借至此來耳不虞范公自爲遣使

虛其往返范公復以程儀二金爲贈文既仰其貸又
拜其貺不可乃堅辭使者三爲往返已而仲昌移樽
相就使者以公命乞仲昌一言文直告以不敢拜之
故而仲昌猶相强不已文乃曰請畱公所爲歸途壯
行色不可乎乃止十四日從吳橋發足天既炎甚又
計金至之期尚有數日乃從容徐行十七宿雄縣是
夕夜方半文臥室之門發異響如搖擊急起四顧寂
無人跡惟明月滿庭而已爲之大駭自離故鄉絕無
音耗而出門時次子病甚且爲民變一事罪嵒方張

[illegible]則以爲文家必有他故寧知吾公之[illegible]正
[illegible]十七之早由斯言之非公之英爽而誰也痛哉十
八至容城過孫公是時文之出入京師者再矣自闖
渠魁之事十分戒心當此邏卒密布之日曾几何時
而禁門頻出頻入恐爲物色宜留此行以防公之不
測且吾蘇之金或不及數鹿公處畢竟可爲曲處前
已露意孫公所宜潛踪靜聽而賷金往京非得一的
當友不可乃懇孫公慨然應允議其弟啟美兄（諱奇彥號
思皇）遺賷往且曰此間多中貴亦有一二相識者此行兼
可一詢其中喜怒則私心益慰十九至江村二十一
日午刻范公使者賷金二百至不能如三百之數迨
文歸途謁范范告以前約三百蓋爲某二千石曾戴
德於我可貸不虞竟虛所往乃不得已託李仲昌叩
之中丞王公（諱治山東臨邑縣人）得金一百又叩之某某湊金
一百不啻沿門持鉢殊不自慊是日兌封范公金鹿
公復出金一函計三十兩曰此上[illegible]君助金也二
十二日孫啟美兄借鹿使[illegible]家[illegible]嚴秀同行往還
之資文已叮嚀嚴秀乃鹿公則命[illegible]家幹賷金支應

孫兄又堅持不可主僕二人已具有資斧推讓良久
乃議各自支給孫兄赤貧與公未識一面既任其勞
又損其橐瀕行文向孫兄稽首以謝曰此弟之事以
累吾兄敢不拜送前文之往吳橋而過孫公也孫公
私語曰兄之至江村者三矣彼地鄰近俱中貴不可
不愼昔魏公子之來亦各處潛踪無定居也兄此回
有弟椒蘭某某俱可暫寓兄其圖之文心妄疑或者
意出于鹿而命孫轉致耳頷之是時因向鹿公請曰
文其移寓以防踪跡乎公之封翁成宇公（諱正）毅然曰
無友生患難相係情理必至而煩僕僕轉徙其安
居勿動憶文此來凡知其事者皆以不祥人目之惟
恐或近即信宿亦人情所難乃不嫌睚就若此令人
稱交誼輒云肝胆胆之一字妙矣哉蓋非有胆則惴
惴惟恐禍及即欲全此一段交情不可得已於時文
爲盛暑積勞所苦身既病熱腸復病寒日僅一餐困
頓殊甚方服藥餌渝安床褥乃二十四日午時嚴秀
奉公訃音至矣自天變叠至　聖心修省以爲吾公
必生故吳橋之行敢于身往不意忽有此變爲之痛

極不覺失聲于鹿公之堂鹿公相顧錯愕恐左右傳
聞乃爲强忍飲泣嚴秀云公之喪已于二十二日之
張灣登舟矣文計錢真未必待我哀痛之際一切都
捐則欲直走吳橋以候喪舟少展護喪之念蓋吳橋
去桑園一十八里桑園者南北舟楫之所必繇於此
相候甚便耳痛少定徐讀蔣士衡來東則傳念陽徐
公意召文入京而鹿公亦向文問轉貸之金作何區
處是時范公及茅之助金嚴秀與范使已復賫轉文
一交之鹿公日轉貸二百八十金今有茅助三十范

公所貸二百先行交納尚少五十再作區處范公之
金文自于京中問公助之金償之何如鹿公日二百
自是賔翁之金予何敢過而問焉聞前者此處之金
尚未用予命一价相隨入京賫回原物可矣文日前
金必用文所知者秖元實一錠不便于納託查君變
易或此猶存耳數刻中公三問而文三以是對不知
未用之語何從而來已而入京會蔣士衡文爲述嚴
秀報訃弟急索兄書秀以烏有對連索而堅執烏有
弟作色日蔣即不發書汝獨不可立索片紙以報我

乎如許大事而僅憑口傳數語懊惱良久已而見秀
手中片函則兄書也蓋是時秀痛其主形神俱喪耳
士衡因笑問嚴秀曰若臨行我曾密語尚有用存之
金可來取去亦忘之否始知用存而誤傳未用此語
已忘于嚴秀之口而先入于鹿使之耳故嬾煩鹿公
之問耳阿堵一物易起猜疑可輕與哉是日范公之
金託鹿公轉璧而以茅君助金先淸鹿公三十帶鹿
使偕行以便償金力疾起程鹿氏父子祖孫暨孫公
見文不堪之極强相寬解而別二十七早入京先會

孫兄約其携龕蓋孫兄尚留京也隨偕蔣士衡謁念
陽徐公而知吾公十六日尚健飯歿于十七之昧爽
屍出于二十一日喪發于二十二日入殮惟顧選一
人在而錢真則有候之舟中而已四體五官幸不全
壞第面似有物壓之者鼻爲之平已不可認惟鬚與
手足爲血肉不能變處則顧選猶能識之所備之衣
已不能服第安置棺中噫文此來雖妄意公之生然
出門時原意公之必死秖爲躬親含殮計故有此行
所以報吾公者此所以慰公之孤寡者此初不爲處

金來也乃竟大負本懷徒令顧遐一人結公之局出
門之意謂何痛哉隨以鹿公之貸齋之徐公公曰有
鹿氏原金一百存查處可償文曰此外作何處分意
者其公助之金一爲取償乎徐公以無存對文又曰
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以踐宿諾乎徐公亦以爲不
可噫斯貸也非助也雖鹿公義當有助然寧我以金
如數往鹿公以心之欲助者卻其如于以歸我則彼
此兩盡今逆其欲助之意而所其多方借貸竟自償
補夫乃非所以自處乎於時資斧已罄告急于公蓋

文之來也文與唐元嚴秀各持十金唐元十金已于
四月十六至江村用盡文之十金爲唐元支去六金
乃以文自有一金復支查處會票五金湊足十金併
嚴秀者共二十金自四月十七用起頻往頻來車馬
餱糧一切犒勞種種諸費咸于是取給至此無復存
餘耳是夕即宿查寓士衡曰即動鹿氏十金爲兄資
斧不可乎文曰償不如數方切媿心其可復損百金
之內乎計歸費須十金弟自有一金而范公處有不
受二金所必餽者今得于徐公處稱貸五金便可勉

强就道乃書五金之券與士衡二十八日孫兄與士
衡先後至查寓士衡擲回所券而以徐公命於查處
支十金（此十金之支出自徐公文不與聞遣付嚴秀）付文爲歸途資斧意
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乎文即分一金寄付孫兄以勞
鹿使且囑其俟至艮鄉付之爲其衣資耳隨交與孫
其五十果元寶一錠之未用者其四十九兩五錢則
曩留爲吾公零用之金而非鹿氏之金也襲文之稱
貸于鹿也原無片紙至此不敢不以一券爲信乃書
一百五十金之券封致鹿公與孫相別仍泥首以謝

之便爲趕喪之計于徐公處知公使于二十四日尚
至徐寓於查君處知公使於二十六日尚至查寓蓋
一爲買漆一爲欲與吳江周使偕行耳計喪舟不遠
乃從水路趕喪奈二丈方別大雨如傾周行半成巨
浸不可行是月無三十閏月初一馳驅泥濘中抵張
灣聞喪舟已發矣復爲疾驅至此則泥濘轉爲滂沱
求其馳驅不可得矣有駕匐于滔滔已爾是夕抵河
西務覓喪舟了不可得方謀兼程趁事乃初二晨起
水已徧于街衢男婦老稚攜筐筐而泣乞者已載道

矣則移寓高阜不一日高阜之寓水復浸淫而至恐復不免則求附運艘几有性命之憂初五日水勢稍定乃附舟至天津舟中有揚州運氓云於二十九日于河西務見有二喪舟乃南艘相並偕行其爲公與吳江周公之舟無疑噫喪舟而肯稍爲我待不二日文已至矣初六日從天津附往德州之舟水勢逆甚竟日不能二舍十一日復登陸十二薄暮至吳橋別范公蓋意喪舟過桑園必入問范公范公必爲我留不虞音信之杳然也甫及門知范公聞訃之日正欲開宴一閱邸報不勝痛爲徹宴抱病者累日入謁相對揮淚且稽首稱謝文不勝惶遽慙愧曰文不得視含大負周公乃公之罪人反加禮耶因告公以前金下落且悉周氏之艱難及鹿公之逋負意欲公俟金至稍割以償鹿公公於文一語一爲悽然知其于此金必有所助十三早仲昌來晤文以情懇之曰前金旦晚且至質翁大有割助意而鹿公轉貸尚有一百五十未償倘得隨公之所樂助者即以償鹿公甚便兄其爲我圖之仲昌曰兩家之物皆出于貸鹿公欲

償貸則吾公亦欲償貸恐必不得之數惟是直指以助周氏所樂從耳文大爲首肯是日赴公飯未半鹿使二人已齎金至矣飯畢別出鹿使納金公不納而亟召文欲盡付持歸文局促曰周固不足公非有餘稍割則可其可全捐而以此重逋爲公累耶公愛顏泫然曰所處固不足然弟幸有此身在猶易處耳文曰公言至此不敢辭矣但二百金數不爲少長途或有他虞親齎斷乎不可公其別致公乃止初文之爲水阻道也深悔奚弗從陸取道良鄉涿州便可刻期至桑園候舟胡乃自爲水苦詢鹿使以孫兄出京光景始知孫一出京至蘆溝民居已漂沒殆盡沉浮五日始達江村主僕三人几于不免噫斯行也伊誰之事而乃以累孫兄至此乎而文之得免于難不可謂非倖鹿使之來壁范金者其一人仍昔之趙老家幹也往返於京者凡三往返于吳橋者凡兩屈指程途三千有餘矧炎月尤爲不易前者區區一金何足少酬其勞哉十四日入別范公奮存一餅再餅不能爲別演行文再拜稽首公起執文之手曰弟亦有四叩

欲申叩日第相去數千里徒有其心不能為力兄與
咫尺周氏諸孤所望朝夕一領文為泥首受命曰綿
力所及其敢自愛噫范公于友誼真千古一人耳流
聆曩者將命之趙使見其形容骨立詢何以至此則
以疇昔東光之行刻期報命為中途暑雨所中方爾
抱瘧斯行也不獨諸君子竭其心思即諸君子之僕
從亦殫其筋力真足為友道光別出范公以前二金
為贐文乃不敢復辭使者復傳公命曰所處二百金
既不持去不得不一歸原主倘收當再為設處蓋金

大 三十八

非已物公自有微机焉非有他也是日原擬登途下
日巳晏騎且無可問矣仲昌用兵令治具強遊公之
小槃以一解文之悲哀然杯在手而痛在心時時彈
淚殊不成歡而別十五日發足是時妄意喪舟經閘
必有稽留且從此至分水龍王水勢俱逆而我以騎
往必可追及則為策蹇而馳十六至茌平是夕復大
雨如傾水復阻道不可行留茌平者兩日十八發足
每行不數里非深泥則巨浸稍淺則以騎代舟稍深
便以足代騎裸形匍匐嘗此一番生平未嘗之苦即

欲求如曩者之行僅止于炎熱又不可得矣又每作
三韓被虜想於滔滔中如乘安車如坐夏屋忘其為
困頓也此一想又真一貼逍遥散哉自吳橋發足以
來馳驅跋涉中念范公之金一歸原主或不能如其
前數又念吾公之家餬糜不給煢煢諸孤以養以教
以婚以嫁良非易事目前賻金雖急然當人心哀痛
之際自能勉强竣事必不至累其孤寡獨是日後教
育等事大屬難處雖吾黨好義者不少然當此兩番
大助之後豈堪再助即有金石椒蘭如文姚太史諸

大 三十九

君子均非有餘之家豈能種種仰給此年年苦楚事
事艱難之局而子姓失學并失其先人故步之根也
賢者之後以空乏之二字困其窮者几人必得置一恒
產乃為永遠計前金二百儘足為一項謀而讀范公
所惠欵議諸書見公于宦遊每選凡可經久事不遺
餘力間有捐已俸為之者則斯議也惟公可占乃以
前意作柬從逆旅主人寄范公二十二日至濟寧詢
之閘上則喪舟又已過矣沿途阻碍使文不得登舟
一護少盡其心何天之阨我至是是日遇公使周成

自南而北輿之登舟偕歸三十日舟泊黃河一夕中
盜之來刼者三幸客衆豫防不能登舟而止因自幸
范公之金堅辭不携不爲遏計七月初一登內河之
舟是日午餘颶風大作几爲之覆倘在黃河寧免于
難幸矣幸矣已而聞是日吾蘇颶風更甚數百年合抱
之木有爲乎折拔去者不可勝數葢公船至蘇之第
三日也天怒激發所致豈其然乎初二復爲颶風停
舟初九抵暮至吾公家登其堂不見其人初十日急
公之棺而哭不獨痛公之死葢痛公死而不得覩含

詩 大 四十

公則大有造于先慈之苦節文則無毫毛之益于吾
公之死也諸公子方遵襄日吾公之命以伯相呼爲
再四辭謝雖諸公子奉公命相稱如故然于文秖重
其愆所謂耳受而心貨不受者也是日歸家幸得舉
家無恙而病子呻吟于床然阿翁已歸自足相慰乃
僅聚首百日而亡痛哉諸兒爲述閏月二十八日之
更深有鬼嘯于庭者三其聲甚厲意周公之喪已歸
詰朝往詢公柩果于是夕至家公實相報有何疑焉
十三日以一杯哭公而詳在京之事名九京報命復

之吾公隨以資斧三十金費數变公之子子佩[illegible]
言范公當有後訊八月二十二日范公使者賫貧十
金至蘇發函深是文恒產之說約以明春付金因聞
王中丞之金業已收去念范公槖中甚窘乃致書李
仲昌囑于中丞處從史其間葢仲昌與中丞爲椒蘭
之好耳或謂范公此金異日即以清鹿公於計甚便
噫文既倡恒產之說而范公慨然以爲已任則此金
者乃范公爲周氏諸孤長久計者也若鹿公之金定
當易爲匿處耳豈可以游移其間以負兩公意哉贈

大 四十一

至此而北行之事畢矣噫公之被逮也萬姓爲之號
呼至捍法網喪其元而不顧公之就獄也天地爲之
震怒奇災異變先後叠見夫豈細故公之歿也洪
水滔天于京師大風刮地于桑梓爲百年未有之災
天人之際一至于此則公之爲公何如乃痛公之深
者或以等死耳奚弗自裁于蘇乃多此緹騎嬴金之
費而投其身于至慘之地噫公何人乎肯泯泯而死
自同於匹夫匹婦之經溝瀆者乎故閔眞君之讖兆
每爲勸駕非不靈也正欲公之烈烈而死以奇節與

公也此豈尋常所能測哉乃若吾公聞逮之詰鶵橐
中所存白鏹不能一兩以三錢貿貧交餘觔胼以二
錢買桐油爲繼晷資謂其價稍廉耳以燈火之需而
計及于此其家之貧可知比晚聞逮所付公子之金
僅四錢耳問糊口之產僅僅半頃之污萊問棲身之
所僅僅數椽之陋室五年司理數年銓部而光景若
斯吏之廉未有如公者乃能償賍金三千耶藉非吾
公之品吾蘇之義則公之孤寡有爲賍金立斃耳斯
民自有直道千載自有公評可不具論闖吾公爲獄

四十二

吏拷掠時見其刑酷甚則高聲呼曰爾不畏天地耶
奈何必欲處吾輩以死且天下忠臣義士多矣從來
翻日後之案者正不屬目前之所忌也非謂吾輩死
而天下遂斷忠義之脉也公所謂敎之誨之者其在
斯言乎且捶且詈愈折愈奮被逮諸公無能比其烈
者噫味斯言一時挺然不屈之光景又豈見聞可得
一二哉猶記公公署候行燈下朗吟于忠肅公粉骨
碎身渾不怕獨留淸白在人間及楊忠愍公風吹枷
鎖滿城香諸詩津津有味乎其吟之神若爲之彌壯

氣若爲之彌揚者公于臨難激烈乃爾豈非眞正奇
男子壯哉壯哉公之搆禍固由于與廓翁聯姻一事
而倪御史首逢璫惡後更有陰爲之搆者然聞緹騎
之逮廓翁廓翁飮之虎阜緹騎且從虎阜解維廓翁
爲聯姻一事欲姑爲一日留緹騎難之公大叱緹騎
而且詬侵魏賊復曰若其直致我語余非畏死之人
噫撩虎頭履虎尾矣奇禍之至何惟其然非吾公斷
無此膽聞公于被逮之夕縣令守于廳妻孥哭于室
公拜辭家廟從容取筆爲僧題小雲棲額此其神情

四十三

之定何如不死于蘇死于都眞知所以處死者矣吾
公之抵京也以四月之二十四日公之入獄也以是
月之二十八日未入獄前處東司房彼時諸縉紳無
一人敢至而諸旂則左右惟謹蒞諸旂中途聞京師
以其需索激變將如周繆兩家追比詐金曾於駙中
密室環跪以前金完璧公則仍以授之誓不洩一言
故感激若斯耳二十八日另有一旨開讀開讀畢裸
形加杻以解理刑一至理刑彼時即公隨身之僕俱
不克覩矣聞公于理刑陳詞侃侃聲振一堂撻棍四

十繼之以夾水火棍六十又繼之以桚拶棱一百二十

十誣坐贓金二千兩繕奏

嚴旨五月初又加以夾復誣贓銀一千公至此不死者亦几希矣續有非常天變刑爲之停比至六月初旬又撻十棍數雖少而慘更甚十六公猶虀飦十七子丑之際不知用何物鎮壓公首而亾動手者則鐵頭顧紫也聞楊左諸公之死皆出此人手顧選每日送飦與獄卒顧狎故得其情實乃爾不敢不詳誌以記彼時之慘毒公之德容暴公堅不欲寫有公門弟

四十四

子龔兄諱汝虬者知不可明告即以餱逮之十七日私携册青君王明谷從傍私窺圖公貌藏之異肖特甚不惟俾公之子若孫有所瞻依且使吾公之容異日與諸名公之像共乘不朽俾後人有所寄其高山仰止之思亦似有天意此皆吾公之事所應傳記故謹附錄于此是役也舖堂一事全賴岩叟顧公與所出往返書札爲給事足吾蔭公而京師歛金實惟念陽徐公當其時縉紳先生靡不以公爲諱不敢齒及徐公獨奮身綜理而且侃侃于張侍御爲公之干力

爭民變之事今日徐公之削奪所自來也若文一身既不敢及顧徐兩公之門非得士衡轉達其間更從中爲之料理則文有束手無措而已赤日中往來長安道上分憂共戚士衡一人耳乃若藎吾朱君雖艱于文之一宿然非朱君安所得查君以爲出納之地查君者以太學待選于京者也司此一項之金大非易事而查君能任之非獨千金之託毫無所負已也吾公之僕自顧選而外則有唐元特爲贓金一事蚩命而歸溽暑中四十餘日往還六千餘里覶後使周

四十五

成幾兩月而纔返半道勞乎不勞乎嚴秀倩文出入其勞可知而錢真者雖多戹不便于文然遍叩諸公之門及入獄比納亦勞之不可泯者此俱北行之請所應紀也乃若吾蘇歛金實惟光祿卿具茨毛公與異度文起孟長德升諸君子文之遺唐元歸蘇而索金也屆指往二十日來二十日歛金十日尚虞不能及數乃元以端陽日從涿州歸于六月十六日已持千金之票至矣又十日念陽徐公使者又賫有五百金之票至矣是時有原賫會票五百金京中縉紳所

助五百金范鹿二公處有五百三十金計浮三千之
數倘其時而無必欲公死者完贓之日送刑部擬罪
明旨昭昭也諸君子寧不大有造于吾公閣文先生
之言曰明知贓之完否初無救于吾公之死生但公
倘爲追贓而死則吾輩之痛更莫能自解耳誠哉是
言也當被逮之始縉紳與諸好義者爭爲助諸貧士
則請以本府季試三學例得賞金全捐爲助而諸廩
于學宮者則請各捐一金爲助一時好義光景可知
而獄時司出納者則有楊兄（諱大澯）暨張兄（諱我虔）

四十六

自民變後人俱畏禍至有前曾出金復亟求削名助
籍者而楊兄能以爲任買人所難至逆璫所屬意而
指爲渠魁者則孝廉朱德升（諱宜）業授意撫按時徐
顧兩公力以復激士民公憤動之遂得解若諸生之
號泣抗言深觸當事之忌者則文啓美（震亨）錢吉士
（蒼）楊維斗（廷樞）徐九一（汧）楊公幹（廷楨）朱詢（諧鳳）捜
索其追几不免、對吏而以此降黜者則劉漸于（羽）
（儀）殷汝劼（獻臣）沙子升（癸臣）王元邁（景皋）王貞明（節）
然士類至於降黜而弗至罹奇禍者或云票出安慶

相公然亦非人力所及益以天變不畏之璫而此悉
亦若有惴心稍委閣票旨處分者豈非天哉其爲公
而死者則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等五人
閣佩韋念如臨刑了無難色挺然曰我爲清官死死
有餘榮冠公祖（諱慎郊 西人）陳父母（諱文瑞 之同安人）俱爲流涕
公之被逮左右周旋實惟陳冠兩公當是時人情危
懼當事者惴惴以吾公爲橐府恐爲旦夕之留以速
目前之禍惟有支吾觀望以冀一時之無事而已苟
非委魏調停即欲赴 闕恐未可必至于兼之士民

四十七

親友爲吾公奔走捐助者不能盡記如殷汝劼與公
有姻婭之誼几破其家而密交鄒虛王賀德甫（言）各
辭館分課公諸子則踪不北行實于北行也文故
紀北行而及之至文核遲定與吳蒔聞爲鹿爲孫爲
范數公家純追有可言者鹿公之封翁爲成宇公恂
恂篤行惟知誦法孔子于既聯方孫復發解而身勤
課農居然有伐檀氏之風闕公卅年公之父方持斧
吳中而公以青衿家居時躬親負擔以爲耕不以廢
家之僕從無非田夫求一布衣鮮整之僕不可得也

而肝膽更甚昔魏廓翁以大行人至其家求識公面公以我老儒而彼縉紳縉紳交自有吾子何與我事堅辭不出比廓翁被逮魏公子持麥翁八行投戢方戢方方經理櫬闗公得書曰此吾子之友也可以吾子不在辭乎遂身爲居停每對食見魏公子泣則不勝傷時吐其餔至欲質産爲助又問公艾年喪偶終身不再娶門庭肅然戢方氏年方五十有二而鬚鬢皓如與封翁几若伯仲葢以急友之難一夕而白同榜中吾公即與定交在此急吾公之急化無爲有肝

膽所不必言親朋四出問金而相對不輕齒及以故其僕從寂無知者比范公金至方求公命使促孫啓美兄公已先期命人往矣作事之密趍事之敏亦可窺見其微子孝廉公仁卿惟知下帷門外之事即試事亦不一與其父子祖孫問眞令人相視醉心師法不遑也孫公齡十七領鄉薦已爲孝廉二十七年而四壁蕭然一無所有昆季四人每食必聚更相僕從疏食菜羹陶然自得忘其爲貧也文初謁公與公益騎而行將至公下騎步趍文謂已至耳不知乃道經

其尊公墓也因爲訪其疇昔廬墓之所併讀諸君子咏其廬墓之章宛然孝思令人傷感如公者孝廉二字眞不媿哉而其兩兄一弟與焉行君子弟即啓美兄奔走吾公之事者也若范公者高義所不必言時其太尊人宦遊而太夫人在堂朝夕往朝不啻嬰兒之慕闈爨者太尊人爲湖州别駕偶抱疴報至時方娶媳吉事未畢即刻疾馳不八日已至湖葢一日夜馳三百里也延朙師于別業課其族人雅有文正之風師即用舟康先生古人也已登朙經薦而甘苦督

課居然衆儒康有二子彬彬謙恭次子諸生乃儒其冠長子尚未泮遊則冠齊民之冠文登其堂爲之留飲其子掃除擎捧惟恐不及文再四爲設坐阿翁弗許也而仲昌李兄一種奇特之氣英英逼人吾公之未殁也則慷慨相期吾公之巳殁也則悲歌相郵披肝瀝膽把臂慇懃即肉骨不啻以上諸君皆勞我勿諼而恍然在目者故特爲之附及乃有吾蘇鐵貫張全倫晉人也彼未嘗沐公之恩而慕感公之知吾公之遼亦捐助十金又惓惓爲諸公子計曰公子年少

非得晦昔父執諸君子爲之主持不可事期必行言期必聽乃克有濟乃克無負淸白吏子孫噫斯言也斯念也而發于晉之賈人雖數君子金石之誼必繇斯轍然旁觀一種議論自不可少倘諸君子而計及於此則公之諸孤既爲大賢之苗裔又得泉正之夾輔必且儼然成其爲道器疇謂公死乎疇謂公死乎紀北而終之以此所望于諸君相成之誼匪淺哉

跋

嗚呼此先君從難次第北行之事父執諸公讀之泣下者也周先生建忠抗節忠愍公後一人被逮閶讀郡人士奮迅感泉哭聲震天而正夫慕義視死如歸者五直道不亡眞足褫大憝之魂而伸忠孝之氣顧當事者忿嫉益甚鍛鍊之謀益以刻深當斯時也岌岌殆哉先君獨毅然從先生徃戚友無不重爲惴恐屹不爲動周先生嚴氣正性覆折而逾堅既以完節高千古而先君以一身周旋其間臨難不懾知無不爲遂至病中肺腑慷慨矢曰公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欲伏闕爲公鳴冤念徒死無裨且公以先人葬事見托諸公子後事百未及一圖無以瞑公目姑後死以了公事故于九京報命書有云不久且當從公地下隨以窀穸商之桑梓諸公恒產謀之吳橋范公延師肄業則任之舊西席鄒虚王先生事差有緒而先君病日重矣血時嘔矣衰疾以竟斯請謂公忠孝大節日月常鮮至於從容就義威武不屈之概非此不悉且諸

公急難之誼有不徒付之永歎者咸於斯可考焉諳
成遇
聖天子臨御乾坤重闢喜曰不溷垂暝尚及見茲伏
床北叩誦
聖明追易簣之辰猶呼壽陽扶掖手書上文姚兩先
生促叩
闕洗寃急表忠魂曰今而後吾有以謝良友矣投筆
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嗚呼痛哉先君砥礪廉隅以名
教爲已任生平大行更僕未易數壽陽另當詳述用
乞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獨計斯譜周先生殺身成
仁之義樂天知命之誠披覽如見情形不隔尤先君
没世苦心所寄今周先生詛勳
聖主特表清忠而先君見背忽已二祀士無賢不肖
不没其親之志各有同懷欲先鍥斯譜徧呈鉅公痛
愧蕭然不能剞劂與翁張先生慨然任曰此爾先人
一段精誠其可泯滅乎既諸好義自兩如顧先生始
而維斗天如吉士諸兄成從同社糾金克成是集此
皆張先生高義之倡而諸君子聲氣之應也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先君於理學經濟諸書纂述百種不肖
所以有靦面目每生于世者以懸棃有待未成厥志
耳罪人哉
不肖男壽陽百拜謹跋

北行日譜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朱祖文撰祖文字完夫自號三復居士長洲人都督先之孫少負氣節與周順昌善順昌以閹禍被逮祖文間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又爲之奔走稱貸順昌櫬歸祖文哀痛發病死後人以配食順昌祠明史亦附載順昌傳中此書乃其北行時所記其子壽陽所刻也

鑒勞録一卷

〔明〕孫傳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鑒勞録一卷》提要

丙子春三月臣傳庭奉撫秦之
命夏四月六日恭蒞
召對諭臣以剿撫方畧臣畢陳愚見因以
撫標無兵無餉爲請欽奉
聖諭措兵難措餉更難
宵旰焦勞形於
天表又
諭臣以眞心實意期勉殷切臣自矢殫力
盡心實圖報稱
陛辭而西以五月十有六日入關受事扵
及戊寅之十月念二日出關北援指
据凡三十閱月巨寇悉平兵强餉裕

視向之妖氛匝地徒手罔措者又一
務矣自辦臣復極難之地肩極重之
擔當極敝之時能無卽於隕越以爲
簡書羞且得遁理京兆前俸報成滿考亦
數十年來秦撫所未有也非賴
主上推誠委任多方鼓勵豈臣區區之愚

徼倖至此乃蒙
聖明軫念犬馬凡有効竭必
賜褒嘉
溫綸之下歲無虛月月無虛旬甚且風示
各撫以臣爲法至臣以瘝曠苦口數
爲樞部督過因謂臣報兵後期自請

自表領職以甚臣罪
聖明迄信臣無他仍於臣奏剳疏中嘉其
實心辦理臣之仰徼
帝鑒可謂至矣故臣每拜
寵命雖戎馬倥傯感泣之餘必畧識顛末
手錄登簡漸積成帙名曰鑒勞錄夫

臣曾捐摩頂踵何勞敢言顧
聖明之鑒不敢忘也敬付剞劂惟志
天恩罔極云若夫敍錄猶稽實所司有意
矜愼在諸將士不無顒望然非臣愚
所及矣
崇禎戊寅十有二月朔臣孫傳庭識

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臣孫傳庭謹題

崇禎九年六月

將大海整齊王等屯聚商雒數月突官兵
悍捨不入臣履任未一月嚴檄副將羅尚
文選銳騎擊大獲奇捷陣斬渠首整齊王
奪回擄去通判武位中餘黨奔遁十九日
臣塘報兵部為飛報大捷預解賊首功級
事該部具題奉

聖旨據報設伏出奇殲渠斬級具見該撫調度

將士用命有功員役及傷亡官兵查明敘錄
餘賊乞撫是否確情還著詳察誠偽相機操
縱併別股既稱勢孤黨渙亟宜鼓銳殲擒以
底成績武位中著吏部議處具奏

七月

大寇闖王蟠踞黑水峪出犯臣親提撫
標撫路齊剿四日三捷生擒闖王等餘衆
殲散殆盡二十日臣會同總督洪承疇塘
報兵部為口報奇捷生擒賊渠事該部具

題奉

聖旨據報生擒闖賊及領哨各目具見該督撫
調度將士用命著即查明敘賚賊勢已潰餘
孽尚存仍著一面相機剿散立奏廓清毋再
致逋逞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總督洪承疇會同臣題為撫臣
標兵先戰挫賊後賊竄遁出中臣等再督
官兵肆圖力戰仰仗
天威生擒大賊頭闖王剿黨散裔恭報奇捷事

奉

聖旨已有旨了奏內有功員役著即與覈敘以
示鼓勸馮與京李弘震併從優議卹張貫兒
等姑准免死聽於撫臣軍前自効賊渠解京
著擇的當員役沿途撥兵嚴防毋致疎虞該
部知道

同日臣會同總督題為官兵四日三捷賊
渠成擒餘黨風散懇祈敕撫蕩靖奇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九月

大逆蝌子旭張刻手等同臣逆
部開諭又開闖渠就擒繳泰逆鳳翔投臣乞
撫臣親詣面諭兩渠搏顙感泣當夜張刻
手率衆來歸初六日臣具題爲徼臣逆
部行撫張首率衆歸附諸逆情形
上聞事奏

聖旨奏內逆部行撫及張文耀歸降情形知道
了還著同該督相機操縱亟圖戡定以底滅

績所請剿兵及祖大弼事宜該部議速奏

十九日臣遵
旨覆發押
獻闖俘具題爲俘
獲陣獲賊渠飭乞
旨明勅部訊審正法
以快神人事奏

聖旨該部知道

十二月

大逆過天星等乘剿兵屢勝東犯涇三臣
親提標旅迎擊西遁初四日具題爲大逆
直犯涇三孤標迎頭堵擊塵戰竟日賊娶
西奔事奏

聖旨據奏賊勢突窺涇三官兵奮戰挽諸亦見
用命鄭嘉棟肯與紀錄豫賊入秦著該督
理二臣併檄催祖大弼兵合兵把截其漢中
之賊星移會蜀撫鄖踏該省入衛援兵協圖
殲掃毋得延誤汧縣失事情形還著詳查馳
奏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逆賊被剿前遁次日郎報豫賊混世王等
擁衆闖關踰渭遁遠臣仍提孤標迎擊於
渭南擒殲甚衆驅出關外後合豫兵夾剿
大捷二十二日臣具題爲豫賊擁衆西犯
秦兵迎頭堵擊殲賊幾半賊復東遁臣復
約豫兵合剿大創馳報捷音事奏

聖旨據奏豫賊西犯督兵扼擊及賊東遁復合
豫兵夾剿擒斬一千餘級具見該撫鼓勵調
度有功員役及傷亡官丁著鄖與查明叙郎
仍著豫中道將確偵賊向合力蕩掃毋得遺

地該衙併征提少懈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兵部覆總督洪承疇題為撫臣標兵先戰捷賊等事奉

聖旨這盩厔剿賊功次既經覈議洪承疇孫傳庭著各先加一級仍俟事平乘叙孫守法免成仍復原官再加實授一級賀人龍免查議趙光遠准復原級仍免戴罪馬科王根子李徹昌俱另案酌議馮友功李𨔈功俱免勘議

任國奇所都司僉書孫承祖等三十員鄭嘉棟等十員董朝鷹等十三員羅尚文等三員各加實授一級內孫鑑加實授二級李世春准復原級孫顯祖准復原降二級仍戴罪圖功張京等六員吏部分別優議馮與京李弘寂各贈都司僉書馮與京襲陞正千戶李弘寂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其餘有名陣亡[illegible]

督撫查明官兵紀賞行著鼓勵將士速圖蕩掃以底成績不得少懈該部知道

十年正月

十七日臣孫傳庭為加級拜疏控辭恭[illegible]題畢後綸學猶存殺蒙加級實難承受懇恩允辭以安臣分事奉

聖旨孫傳庭擒闖著勞叙陞已有成命著即祇受不必遜辭仍一面速圖戡定以底成績該

部知道

二月二十七日兵部覆該臣題為豫賊擁衆東犯等事奉

聖旨這潼關剿寇功次既經覆覈內孫傳庭丁啓睿戴東旻俟事叙優議李國政張一貴著各照都司僉書職銜優議管事張文耀[illegible]授守備王永祥等二十員各與紀錄[illegible]烟復管事將有學贈遊擊將軍襲陞副千[illegible]

世襲等職新查明另議鄭嘉棟等三員免議
該部知道
混世萬等寇自臣驅剿東遁提兵同令復
豫陷盧峪口寇犯商雒臣發標兵併馬爲
步冒險進剿獲捷收降寇衆一條龍等十
四日臣具題爲孤兵入山勦撫併效塘報
捷功
事奉
聖旨據奏官兵入山斬級俘渠具見用命有功
員役即與查明優敘仍着該撫按先行賞賚

雍有泉准收撫混賊奔豫着理臣嚴檄兵將
鼓銳奮擊迅掃餘氛以靖中原叛兵既自拔
逆歸着確查同謀首惡正法餘仍遵前旨叙
免賞令殺賊自効藍田焚劫情形及該縣[illegible]
官還着查明馳奏該部知道
混世萬等自豫竄陷入商雒招合諸渠
約連叛寇臣相機出奇剿撫並用除收降
一條龍等外復計斬大寇五背聖世王一
隻飛等收撫大寇鑽天王紅狼上山虎等

十四日臣具題爲豫寇轉折入秦官兵剿
撫並用頭目收殲殘盡離據實上
聞事
奉
聖旨據奏招撫已敘等情形知道了各賊渠目
收殲強半具見調度及剿賊果投誠歸命准寬
酌安插仍加意撫馭永消反側張世強張王
謨俟查明敘賚董鳳岐併與議郵該部知道
三月

大寇蠍子塊自張妙手歸降之後屢有梟
至楚臣撫甚切至是遣臣檄示遣散殺黨
親率頭目十二人至會城乞降臣收撫安
插十三日具題爲恭報蠍渠歸順情形仰
祈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招叛歸誠投撫已經安插知道了
解散餘黨仍着地方官加意綏輯永消殃變
効勞各官准與查核叙錄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臣因擒闖加級恥辭未
允吏部議加臣服俸一級覆奉

欽依臣復具奏爲寇禍未滅臣叛難加譴再疏
瀝陳懇乞
聖驗允辭以免
冐濫事奉
聖旨孫傳庭敘陞已有成命著即遵祗受不必
遜辭寇氛未靖仍速圖蕩掃以奏膚功該部
知道

四月

秦省西安四衛皆有額設軍屯計地二萬
四千餘頃軍二萬四千餘名發逃既久迷

歸豪右軍則烏有矣臣任怨清理初清出
課銀三萬五千餘兩十九日臣具題爲經
國當圖其大務餉無逾於屯徵臣力任怨勞
殫積弊以垂永利要領既肇裨益方殷謹
據已經清出屯課數目先疏具
聞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這清出屯課撥留充班軍抵償徵課最宜
深於兵食有裨具見籌畫苦心著殫力釐剔
以垂永利王鼎鎮准與優異該部知道

閏四月

大寇混天星等蠢匪階成合謀犯漢又小
紅很等寇久擾漢沔
潞封岌岌臣星移督鎮趣兵馳往又爲開道
致餉數厲奮擊屢戰皆捷漢危以紓十六
日臣具題爲寇報成階剿賊叙功併參官
兵入漢殺掠以怨
聖懷事
奉
聖旨據奏成階兵備剿賊獲級已有旨了沔縣
解圍潞封奠安具見調度著即鼓勵各將乘

勝殲擊盡掃兇氛以奏懋績其各賊乞撫事
情該督撫隨宜操縱毋致墮狡併鎮臣移駐
善後事宜俱聽相機酌行所需勁旅該部酌
議覆奏

五月

自屯政清釐有猾奸豪無訐抗阻遂煽誘
戕殺臣迄不爲動當擒首惡正法復清出
課銀七萬二千餘兩並實在軍九千餘名
十七日臣具題爲徵臣殫力清屯群姦多

方撓法謹將續清軍數課數併處分事宜
據實報
聞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續清軍課數目併處分誤亂事宜知
道了寥右弁棍鼓煽撓法殊可痛恶今後再
有隱占播弄的不問何項權勢該撫即指名
參來並從重治不宥張彪等李仲等都著分
別懲勸所議增軍增課務逐一實在及官軍

一例票收不許仍前混冒俱申飭行該部知
道
六月
初三日臣因擒闖之敘蒙加服俸再辭未
允乃恪遵祗承泰為恭謝
天恩事
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七月

向來豫楚及秦之大寇俱倚商雒為窟穴
已經臣次第驅除尚有一二遺孽與土寇
聯合為祟名曰桿賊臣密檄該道出奇用
間務斬渠首姚世泰楊萬林張大法等併
黨衆千餘殲散無遺初七日臣具題為剿
撫商雒桿賊殲散已盡恭報情形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據奏商雒一帶土寇許渠散務地方盡[illegible]
具見該撫調度方畧併道州縣各官俱著[illegible]
優敘錄有功員役確查獎賞仍將解散餘[illegible]

善行安插毋致失所應守險隘嚴慎固防不
得以事平疎懈該部知道
八月
總督洪承疇以題
允甘兵二千餘名咨送臣標調度適報巨寇大
天王等賊逼紫陽臣飛檄副將武[illegible]等
馳赴迅擊兩戰皆捷十一日臣具題為恭
報甘兵兩戰
獲捷事奉
聖旨據報甘兵再捷剿過混世搗等賊東西交

諭俱已有旨了該撫須嚴加秣厲相賊形勢
與督理二臣協力夾剿務奏蕩平不得借口
諉卸該部知道

九月

大天王等賊自甘兵連創竄遁出路臣復
提標旅親詣搜剿渡渭入鳳又報大寇猛
虎中斗星等相繼出棧欲圖出關犯豫臣
鼓勵各兵迎頭縱擊賊敗伏斜路依險窺
逞臣復期會督鎮東西夾剿殲降甚衆初
四川臣具題為役賊合股狂逞微臣算賊

殫力戮必迎頭斬銳撫能携黨收渠賊竄
西奔復得督臣大兵夾擊殲散尤多恭報
大捷
事奉
聖旨據報鄧寶合捷具見督撫同心調度將士
僇力行間着乘勝極力夾剿淨此賊氛毋氣
盈戰怠務絕根株兵部馬上馳諭其有功傷
亡員役并議具奏

臣清屯告竣通計清出實在官軍一萬一
千八百五十五名課銀一十四萬五千三
百四十二兩米麥豆一萬三千五百五十
六石又丁條草馬等銀四千五百八十一
兩十三日臣具題為微臣清屯事竣三秦
永利已興謹將前後清出實在兵糧數目
彙報上
聞以祈
聖鑒併敘在事官員
用示鼓勸事奉
聖旨據奏清屯既竣裕餉足兵孫傳庭具見實
心任事著該部看議具奏

先是臣以實圖掃蕩條上方畧屢拂部議
故該部因臣請明責成駁臣方畧屢遷不

准調度募練後期該部自請以白衣續職
以甚臣罪幸荷
聖明鑒臣無他未至遠干不測部咨到臣十七
日臣具奏為敬剖微臣苦衷併報募練兵
數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奏內見在馬步各兵通算已踰部數且又
另行調募具見該撫實心辦理會剿在即着
遵旨協圖蕩寇共建殊勛不得分畛畫疆更
請別議該部知道

十月

猺子塊併所剿降丁自受臣撫成顆爲官
効臣調之標下編爲一旅無不人人感奮
祗因總兵張全昌部卒逃竄全昌曾被陷
猺營猺未加害後又數入猺營招撫猺聞
追論全見辱
國送懷疑拼又惑於脫黨賁巢之誘乘發防
豫寇於華陰地方劫衆西奔臣於閩門半
夜聞變即馳道內役投計降丁尖夜即斬
猺併爲賁巢歸獻各降丁亦未有一人逃
去者二十五日臣具題爲降渠懷疑復叛
劫衆入山群丁感恩避討斬首併擒魔惡
歸獻正法大害永除大信愈彰謹具題
報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十一月

初三日戶部覆臣題爲微臣清屯事竣等
事奉
聖旨李虞夔加一級賈鶴年等俱紀錄孫傳庭
清屯充餉勞怨不辭著加一級仍賞銀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用昭激勸今後各撫務以秦

撫臣心實事爲法不得自狃曆說徒煩仰請
該部知道
清屯之役臣以拚命貿微幸告成事於取
諸姦豪百十年久據之物一旦還之公家
臣逆知有後來之變亂也又臣與於從廢
所得之數雖已不少然較之
國初屯額尚不能什五臣因詳列始末告之
後來則臣區區報効之忱固未有已也二
十五日臣具題爲清屯之効已著告屯之
漸宜防謹陳五當明之故兩宜著之法以
維萬世永
利事奉
聖旨孫傳庭銳意清屯課銀本色已徵實効這
所陳各款該部看議速覆

十二月

猺寇之撫臣必亟爲區及其後叛臣遂發
客計立刻誅逆不惟秦人共快即各處安
插降人無不人人信服樞部以臣疏報有
猺崇張鎮被逃彼必難免道謀遂決等語
故將撫臣同在事官丁併行優敘於臣特
加駁議以功過相準初二日覆臣題爲
降渠懷疑復
叛等事奉

聖旨是李國政加署銜一級張文耀加都司僉
書張守官加實授守備劉俊儒拓應卿武發
明武大定楊尚宗苗有定郭鳴鳳崔應舉任
國柱各加署守備銜黃世俊先給重賞仍給
千把總劄趙大胤沈發量與流除孫傳庭功
過相準謝弄謙候回道優敘俱依議該部知
道

十一年正月

初九日臣回清屯蒙
恩敘吞兵疏控辭奏為微臣屯充餉雖劾微
勞遵蒙
異數辭恩萬難祗受謹披瀝控
辭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孫傳庭清屯著勞敘賚已有成命不必辭
免該部知道

三月

盜汛熾忠叛忘當路甚衆十年夏總督益
工總鎮兵剿賊微漢之間適有漢陰石泉
之失部議乃責臣不遣發將領與總督同
降二級先是臣以擒闖案加一級部議都
院無從三品職銜擬加服俸一級今以清
屯再蒙加級部議復云都院無從三品職
銜遂折降覓加府並無折降之例如守道
副使李虞燮即因臣清屯敘加一級者參
議帶有薦陞三級該部覆加參政臣叅酬
事而不得與道臣等其臣節設之
聽給則異臣所未有也二十五日臣具疏瀝
奏為懇請
天恩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四月

自大寇入蜀臣奉中樞調度斷截商雒總
督洪承疇奏明親提總兵左光先曹變蛟
等兵赴蜀授剿布置總兵祖大弼王洪等
兵於漢界徼秦之間防賊東返專備商雒
及各寇遁秦即歸漢界徼秦長驅而東各
鎮不敢以一矢加遺縱令直突慶鳳開入
內地矣臣得賊返秦之報即據實奏
聞馳還西安適中調度初賊徼秦犯慶陽者為
大天王六隊爭管王混天王等寇臣率標
兵迎擊於合水陣斬馬上精賊百餘擒獲

[illegible]于三寄[illegible]大波東奔
監軍道王文清塗臣派信復擊賊於廿泉
陣擒六隊孳子小貫鷹併精賊孤地虎等
初七日臣具題爲官兵出奇掩襲截斬當
陣精賊併獲寇渠二
子恭報捷音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奏
楚之上津六郎關與秦之山陽接壤向有
一条雲等寇盤踞六郎關出沒肆擾每爲
秦害因臣招諭招撫李家五百人赴商雒
歸降臣行監軍商雒二[illegible]明安插圖報
到臣同日臣具題爲寇渠李泉投撫識報
解散安插確數以新
聖監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大天王等寇被創之役直奔延西臣方析
兵窮追併期會臣原派廊宜防兵夾擊蓋
賊忽報過天星混天星米閻將火焰斑劉
秉義就地飛等各股大寇復從徽秦東來
縣屬寶山棧直犯西安催餘闖將一股掠
馬晉地督鎮大兵隨之俱西不過東顧臣
因急督標旅西馳迎擊比臣抵邠淳賊已
逾同部突遊城兵臣兼程追至豫伏一兵
於黃龍山餘兵從遊戰合擊王歸並進斬
級千餘衝散百死傷殘散無算孳子遼遁

天星親族張氏陣殲混天星父老老掌賊
勢自此殄衰二十日臣塘報兵部爲飛報
大捷事該
部具題奉
聖旨據報楊家嶺等處擒斬千餘知道了有功
員役先着宣前立賞仍俟彙敘孫傳庭即宜
乘勝鼓勵亟圖蕩平爾部星夜傳飭
先是臣因剿寇與禦寇不同必宜多用邊
兵薪募土著必不能得志於寇屢奮應
樞部弗然也司務陳維泰為樞部特疏題
用赴臣標下專練土著殺賊條張鏘歲糜
餉四萬餘毫無實効方賊至涇城臣檄令
赴剿失期不至臣因於報捷疏中據實上
聞二十二日臣具題爲大寇合股東犯官兵奮
力奮剿仰仗
天威大獲全勝恭
報奇捷事奉
聖旨奏內有功及陣亡員役該部核議敘邮欽
賞銀着即給發陳維泰併即看議具奏
五月
初五日兵部覆臣今水報捷疏因議調晉
將猛如虎赴秦協剿題爲官兵出奇掩襲

等事
奏
聖旨是即著猛如虎與秦撫會兵協勦共圖蕩
寇奏內有功將士著監軍御史作速看報其
丁軍前立賞該部知道
過混等寇自逕城敗潰俱奔延西彼中連
歲奇荒賊窮困何餘報從甘鄜繞出分突
中宜臣復督標兵馳赴截擊賊則鳳西竄
時總兵左光先等兵報至慶陽臣馳約該
鎮夾剿於羅山阜擒斬三百有奇十七日
臣具題為狡賊鬧兵先遁我兵迎賊獲捷

塞勞錄　三

恭報剿虜情形仰塵
聖鑒事奏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大天王以二子被獲未誅率男婦脫窟洞
出營投誠乞撫臣行延安府審明安插
同日具題為寇渠感恩投撫謹具疏奏報
以所
聖鑒事
奏
聖旨該部核議具奏
自報各賊還突中宜臣親蒞中部計算鄜
州百里之西合水數十里之東益寧百里

之北慶陽東川之南横豎約三四百里眾
壁庶山寶賊受死之地臣星相標旅東過
馳會總兵曹變蛟等從慶陽西堵慶賊困
餓不支必乘麥熟折三岔掠食喘息乃岡
西竄臣盡發標甘精銳據伏三水待賊於
數百里之外使賊彈力窮奔自投機穽三
日之內大小七戰擒斬降散賊黨一空方
臣料賊入穴乘戰時日行二百五十里與
甫督賊至趙和尚寺賊衆迎臣乞撫羅拜
馬前臣即下令止兵盡實收恭自此而全
秦蕩平矣惟闖將一股是歲永敵東突頻
督臣驟剿出境非臣力所能及也二十二
日臣塘報兵部為飛報異常大捷事該部
具題奏

塞勞錄　三

聖旨知道了這大捷依詳報議敘
二十六日臣具題為微臣算賊幸中標兵
依信合擊擒斬千餘收降三千屍傷潰散
無算了完混天星米閃將二大股火焰山
三小股并收降過天星三哨謹具疏馳獻
上
聞以舒
聖顧西顧
事奏
聖旨這剿降各股大寇尤稱奇捷孫傳庭具見
方略勞苦併獲功各官俱先行陞敘仍候事

平粟叙應賞者准動餉銀軍前立賞該部作速抵補敗逃者即乘勝盡殲已降者仍安插得所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兵部覆臣滎城報捷疏題為大寇合股來犯等事奉

聖旨孫傳庭著加授部銜仍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丁啓睿王文清各加一級仍行吏部優陞徐文滋等六員紀錄武清周該案另奏請度鄭嘉棟等二十八員各加一級王根子趙大爲各復原職張一貴免戴罪王萬策另案酌擬郭清末減張承烈叙用臧界等二十六員該部紀錄王國武陞武略將軍署副千戶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兵部題覆按陝西謝秉謙題為剿撫商雒群賊殲渠已盡恭報情形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這商雒剿撫土寇功次孫傳庭著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邊禦旃加陞一級仍與優擢王文清賞銀十二兩陳士彼陳泰階馬之麒常吉各加一級雷鳴時廣懷智党叔羅尚文胡文華范鼎煒蘇州彥各加一級羅國柱賞銀二十兩譚階羅光燦賄吧信鼓勵署實授百戶各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李康先等七名各郵銀十兩王仕晉等六名各郵銀五兩該部知道

六月

漢中四大寇連年逋逃遠竄有參學約合十寇饑民竄伏南山不時出擾臣截檄副將趙光遠參將郭宗武遊擊韓進忠合力截擊斬獲頗多渠首二名一擒一殲餘黨悉平初二日臣具題為漢中流孽悉送官兵奮勇後捷謹具報恭
聞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臣受

命撫秦拮据剿事三歷年所臨鞏二鎮之兵與在督臣軍前延寧等鎮兵臣又不得以節撫調用臣標下官兵俱臣自募自練安插月餉俱臣自行設處其督臣題奉

欽依給臣調度者僅廿兵二千臣汰去五百鼓勵隨征遂成勁旅三水大捷敍臣同督臣務杏力調即盡行發還先是臣憤寇猾決裂底定無期一切疏奏及與兵部總督書後語多激切惟圖共濟非有他也該部至以臣言總督自誤誤人且大誤軍國形之章奏臣必徒苦未敢自明秦寇既平臣用

歸還廿兵於督臣並發新至晉兵回晉乃於疏末附剖十二日具題爲廿兵歸還督臣晉兵發駐晉地謹將收發兵數日期恭報上

聞併徼臣苦衷再一畧陳以祈

聖鑒事奉

聖旨據奏收發各兵事宜知道了孫傳庭以實心任事同力協剿素所鑒知不必剖陳該部知道

三水之役各股渠黨俱相繼投降惟過天星率零賊無幾竄入寶鷄山中臣遣內司守備任國柱單騎往諭其臣先撫獲過寇妳張氏之夫二虎子大星官皆驍勇敢戰過寇倚之爲左右手者見臣使至感泣願降與過寇率衆來歸路經寶鷄任國柱引見督臣因就便收撫安插臣即發張氏付二虎收領初八日臣具題爲恭報過寇投降事

奉

聖旨該部知道

樞部四面六隅之議應給臣剿餉二十三萬四千兩以臣有清出屯課首年少給臣四萬六千兩次年戶部議派先撥給銀一十三萬兩移咨到臣臣因標兵招練已完

無復前歲購募安插及市駿糴器等費臣與屯之利足以贍兵遂將撥臣剿餉盡行辭免臣又察得各邊鎮鹽引弊竇叢多斷鹺無算若一改爲官納較之商納每歲可增本折二十餘萬而寬減所餘之息不與焉臣因議鹽糧改爲官納剿餉借充鹽本二十一日具題爲

聖明原諭暫累吾民一年徼臣不敢再累

聖民謹辭今歲給臣剿餉一十三萬還之戶部以見臣報効之微忱並議借充鹽本稍

國濟邊

事奉

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七月

二十六日戶部覆臣題

豁明原議暫累吾民一年等事奉

聖旨這餘遼剿餉孫傳庭具見體國籌邊其措

處部帑俱依議將屯事理著遵行凡示該部

知道

八月

先是臣以探兵募練告成適值秦寇入蜀

因有出關兵剿之請樞部謂臣任境外而

御境內請

旨責成俾臣斷商雒及合剿三月之期接豫

楚諸寇日益披猖比蜀寇還秦臣數疏播

蕩忽報豫楚之寇混世左等寇十三營合

逞竄關臣星馳赴關截堵賊逐巡東返臣

提兵出關於豫之闋靈號川山中督師纘

學截斬盈千擒獲三百潰散奔逃不可勝

紀賊衆大恐以為往來豫楚數年未有此

敗初七日臣差官卩報兵部具題為秦撫

出關甚奇等事奉

聖旨據報出關大捷具見該撫勇略兵丁宜前

立賞仍具疏奏明有功將士查明叙錄等

相機行該部知道

次日臣敵屬官兵乘勝復進忽據總理熊

文燦移撫傳示戒毋犯害臣因奉撤兵前

返旋關門十五日又具題為豫寇合營西犯

秦兵出關迎剿殺潰九股擒斬千餘恭[illegible]

有旨

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自兵威大振臣遂檄除山賊容尊相率歸

命鄜縣則收撫一條龍過天星王三傑等一

千一百名城固則收撫混天動過天星沈界

等九百四十七名臣俱行令遣散安插具

報到臣同日具題為遵奉

部檄解散難民事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具奏

二十三日臣因三水捷功蒙

恩著加授部銜並商雒剿撫功次蒙

賚銀幣具疏控辭題為剿務勞職分應勠

賚陞大典稠疊難應謹披瀝控辭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孫傳庭屢著勞績加賚咸有成命宜即祇

受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九月

臣由關之兵四總理傳示西還而各寇於閿鄉之間日肆攻掠迄不受撫總理始約臣夾剿方在料會賊已瞻顧山徑折還西南欲乘商雒之虛肆其伎矣臣業豫檄監軍道王文清督先發防兵及續發各兵犂肩以待賊至三賊皆授賊乃奔遁內淅初三日臣具題為豫寇犯衆犯雒又僥鄖寇竄商官兵分頭堵擊五日三捷並獲全勝賊衆潰奔恭報捷音事奉

旨該部核議具覆

十月

三秦自雁寇患七易撫方從未有遺於祿謝循例報滿者臣承乏受命幸無隕越碌碌三年獲告成事初三日臣具題為給緣事奉

旨該部查例具覆

秦寇既平寇關突犍之寇又迅擊遠逝標下各營將領以成功合例具呈懇臣題請臣念頻年血戰蕩平大寇闖王蠍子塊混天星過天星整齊王張妙手瓦背鎖天王一條龍大天王朱將火焰斑就地飛劉秉義一朵雲等一十五股而稱賊土寇又犒

殄寇遐之餘孽不與焉雖臣竭力募練親歷調度而諸將士拚命衝鋒實不可泯節奉

明旨有郎與衆敘仍俟彙敘者有郎與查明敘郎者有郎與查明優敘者有俱著從優敘錄者有先著軍前立賞仍俟彙敘者有該部核議敘郎者有先行敘陞仍俟事平彙敘者臣濫叨

聖恩著加銜部衛者一著加一級者二頒賚銀幣者四

溫旨褒嘉應候即敘彙敘者難以枚舉雖以部職稽阻然臣奔走疆場垂三載犬馬驅馳分應然已曾實加服俸一級臣之叨冒殊逾分淮其諸將士血功委應遵炤屢

旨即與敘錄蓋撫標與督理不同境內之寇既奔逐出別省又未留有一股且未嘗借援邊鎮或分督理大兵一旅孤標獨力克奠金城臣實無辭以塞諸將求敘之口且如三水之役平十年不結之寇者臣也秦有遺剿降各股大寇允稱奇捷疏傳庭具見方畧勞苦併獲功各官俱先行敘陞仍俟事平彙敘之

旨者臣及臣標諸將也該部獨摘敘督標復總督原官併督標鎮將而下陞賞有差以臣標新有澄城之敘故停之夫秦寇幸以臣標悉平月臣標自擒闖以來歷案之功無論已敘未敘俱應仍與彙敘而反以前功爲後敘併出闖等功盡付懸閣其何以示

鼓勸耶臣因據呈轉
冊初五日具題為標兵成功合例營將同辭揭
請謹據呈代題仰祈
聖明勅部照例議敘以明信賞以鼓敵愾事
聖旨該部核議速奏本內應避諱字改正行

十一月

臣標各案功次俱節經巡按御史分案查
明臣因各營將陳乞據呈代題復開造總
冊隨揭投部該部乃稱臣冊未到宜行巡
按御史確查十七日覆臣題為標兵成功
合例等
事奉

聖旨這功次旋該撫冊到另議仍著巡按御史
確查速奏以憑敘郵該部知道

鑒勞錄

臣自陷法網幽繫請室悔罪愈深感
恩益厚每手斯編輙拊膺悲慟不能自已
臣因是而深慨於疆吏之難也蓋緇
無論矣即髮膚不敢愛而濟事為難
膚疎必及矣即飲譽可自効而獲
上為難幸而豎尺寸微

寵眷矣而搆忌轉叢初終莫保則毋自喪
生平仰負
知遇之為尤難臣於奏事一力擔承剿撫
幸有成緒又悉在
聖鑒敘錄屢塵
明旨臣之遭際不為不奇祇以樸拙無似

勳逢齮齕意見之參差固惟其可否
而湯寇安泰之戰功胡可掩也臣一
手足之勤渠亦任其過抑而將士衝
鋒陷陣之血績何忍没也猶曰臣實
首事不便偏舉至若清屯之効利在
軍國臣何與焉且

聖明加意屯政方風示各撫爲法而撓亂
百出不廢不已又盟政之議臣考寬
有年稽核閱歲一歸官納利倍清屯
其宜納之需又取給於臣所辭還之
剿餉臣疏告詳明仰蒙
聖旨已勅所司舉行新撫因剿餉派在鄉

省請以秦餉通融抵注撫部事者遂
借端發難夫司農方若仰屋乃以人
廢言坐棄富强之長策而不論此識
何心臆見之實效彰有
欽依猶亦望相阨亦至于此臣復妄歎妄
擬切欲以制敵管窺稍肯

御前畢陳芹曝之悃維
宗社苞桑之計何可得也此實臣報
國有心致身無術自循之願以至于貽
鮮終之譏上累
知人之哲臣罪萬死莫贖矣

罪臣孫傳庭再識

鑒勞錄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孫傳庭撰傳庭字伯雅小說或書其名爲傳庭字之誤也代州鎮武衛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督師征流寇没於南陽之戰事蹟具明史本傳傳庭自崇禎九年三月受命撫秦至十一年十二月其間攘寇靖屯自以爲所有勞績無不仰邀帝鑒隨時紀錄積以成帙因題曰鑒勞錄卷前後俱有傳庭自識語知當時業經付梓今惟存抄本耳傳庭以功高叢忌數爲樞部督過雖朝命賜褒廢格不行卒以蜚語被逮觀於是編可以見明政之不綱矣

南征紀略二卷

〔清〕孫廷銓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紀畧二卷》提要

敘

亚冬從南征之師崎嶇棘荆矢石間竟歲繼此則簿書塡委眠夢須臾昏昏無遣懷矣次道先生以北來日紀見示登高溯遠賦物寄情莫不悉具披讀所至身如與俱斯其勝情逸才爲發我也憶昔讀書一室耳目不遠咫尺慕名山水不可見見古人紀遊欣然欲往及公車四上出

守一麾諸凡南北往來如集中所紀涉歷縣到然而舟車匆促况瘁增懷求其山海移情風謠載筆闕然莫逮人才之短長天機之深淺斯以別矣平生愛翫道元水經一注荒峭絕倫次品外諸記序柳多幽深白多爽曠先生集中備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或曰此江山之所助也

檇李王庭言遠題

序

遊山水如讀書然非有精神歡接往來雖終日灌灌悶則口呿是勿論弗鼓勿振頑如土塊即令稍胥癢心何異蜉蝣撼樹適足為古人冥笑爾環生平恥為雷同竊訝禹貢紀山川而不及風俗紀物產而不及人才是經典留一遺憾後如郭璞經山海稱奇博矣然張騫甘英縱九驛所絕可到耳近世若廣輿統志諸書不過一抄本簿帳所謂窈然頹然呼之或出蘇有也何也其性情精神不屬也以今

讀
枚翁先生南征紀略則紀中有史詩
中有畫ㄟ史中頗多娛憂紓悲欲言
而不可名言之狀嘻其爲寄託幽深
豈類生于龍宮恰好楚詞離心而竄
于辭句已哉韶倍孤鄙雖四逵之衢

奔會絡繹然環東閣艸滿呼騶與語
者於今三季矣　先生至亟納我舸
中鼓笈出書目成而平視焉扣舷縱
讀賞奇折訛而　先生不禁也嘅乎
斯亦移情之應矣因想山川未有不
解人意者憶余子冬初從計車過江

浦觸颶揚波顧望萬頃蓬ㄟ粘天舵
人面皆土色余乃索白紙錢盡出諸
篋作果之投於江心良久浪平此不
爲之精神相屬焉不可也由是而觀
使　先生此集言無興託郎欽崎歷
落冥搜窮縋亦猶之遵鴨畔立鷄棲

以爲動靜晦明也拘墟甚矣古者方
岳提封境内山川咸瀕首而稱主臣
若此集載筆興懷山水之外餘情旁
寄後之史官得採風焉不僅ㄟ令王
子騫葦十三人手版道左望旌旄而
稱藩已也客冬暢月　先生舟過蓉

水以序委環比我索未遑也茲錦纜言旋不能信宿乃剪燭而成益歎為鮑丘書生靈星主簿未忍耳

順治壬辰元夜晉江門人林嗣環題

南征紀略

益都孫廷銓文道纂

昔人嘗有兩端益神智最尚讀書次推遠遊彼樵歌牧夢窮年身在山中或無能自名其谷其趣亦已疎矣或乃采拾方聞馳騁今古比物賦形自謂得其情狀估人舟子或問而詳之何則事不接跡而好懸擬影估之言或得或失固不如親止之切也古今紀遊莫奇乎穆天子傳兼封禪書雖不能

僊亦足以豪此不可學者司馬子長軼蹤妙筆獨長於人物風俗不甚刻劃山水及戴延之酈道元之屬與情遠邁放意窮求山谷水泉竹木魚鳥靈刹仙圖之秘怪聞鬼語之端靡不歷瞼窮幽意態並出可謂好遊之至粲者矣昔予登太華山信宿其上既下馳千里此身恍惚猶估在山中欲記不可乃盡求其碑版志銘讀之自山海經及酈注以數語簡傑為工此外罕有似者無他名山大壑其

精氣背添布舒秀發要有神存然後奇露志家背
鮮驥議往往舍大圖纖或指其木石小妍涓泉細
響以為異觀辟侍先生大人精神了不相接徒欲
盡之鬚眉舉笑之間此細人也若夫舟車所至風
物堪傳明月不疲笑言斯在涉筆偶涯是則然矣
予以辛卯孟夏奉
命南征將有事于會稽禹陵南海暨遊萬里適逐經
年義宜宵駕晨征心懷

王事弭楫嬉遊停車悵望實所未及然亦嘗慕古人
之續遊悲歌樓之曲局耳目所遇遊而識之豈歸
而著書有當問俗之義聊順途詠事志薄遊日月
焉
夏四月戊辰廿二日出都城左便門諸公祖餞于琉
璃廠仁威觀得贈行詩九首
「國史院侍讀學士張中柱端一首巳知雲景重懷
柔却恢登臨賦遠遊山捲朱樓看使節江銜素川

倚灘舟夏玉圖籙當封出粵尉旆旗傷海收遣憶
征軺尋勝處離離叢桂滿炎洲
國史院侍講學士劉震石正宗一首萬里孤帆去
南天賦壯遊稽山青送雨海氣遠爭秋吊古思難
盡探奇興易酬皇華圭璧重不必悵離憂
秘書院侍講學士高蔥珮衍一首征驂萬里悵離
居北斗回看傷玉除草樹千嵩遊子賦山川百粵
使臣書何年金簡留名鎮此日神羊護客車屬國

隸君重譯遠越裳消息問何如
國子監祭酒李吉津呈祥一首詔發太常若木玉
親持祠部紫泥函龍蛇冠劍塗山北翡翠珊瑚越
海南萬里王程遊白壯千年勝跡到應探聖朝
今日多新政過里先為父老談
秘書院侍讀王敬哉崇簡一首桂楫雲旗霄漢來
至尊親遣鳳皇臺禹書字映泰碑古漢飾風傳粵
嶺開南服樓船迎上客東封侍從識雄才蠻方若

問歸王事爲說天家噫盛哉
刑科給事中趙韞退 進美 二首繁陰紫陌亂啼鶯
惆悵驪歌發禁城越嶠風煙連海色禹陵松柏帶
江聲離觴碧漢千門月客夢青楓萬里程已見壯
遊多意氣緘書偏繫故人情夏雲東望赤城梁秋
色南通古越裳重譯幾年歸秘閣長纓今日下明
光壇邊鐘鼓祠官領嶺外山川使者裝不爲登臨
頻戢酒金門誰識歲星狂

國子教習丁野鶴 耀亢 一首東南靈氣鬱山川殷
禮從君萬里傳玉笥猶疑前古事銅梁誰憶隔年
遷山陰竹邑臨江水嶺嶠梅花散渚田莫倚孤帆
愁遠道將軍橫海正樓船
華亭諸生錢武子 德震 一首玉帛開王會簫韶協
帝庭明禋三禮重殊蠻萬方享北闕辭鄉月南天
入使星丹綸輝驛路錦纜撥江亭雷雨梅梁暗烟
嵐荔浦停雙珪垂日月百谷下滄溟伯禹神功峻

陽侯炎紀靈山川俱效順黍稷實惟馨須德傳碑
版探奇驗水經天台應有賦金石自堪聽
次通州 按通州古潞河又有鮑丘水有書生請見
者因就訪之潞河安在答曰唯不知也應劭風俗
通義所載縣令問王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王簿
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今此書
生頗似王簿矣
巳巳次河西務自都城至通州馬首東鶩平疇接綠

穴闕餘照遠帶嵐光過張家灣始遵渚而南是種
稻雲帆萃止之處其地頗近砂磧臨河彌望似積
雪漣波乍近乍遠稍加微風振纜便驚塵撲面自
非雨過天清由斯道者莫不懷沙負塗而往矣昔
在都及同鄉諸友露下讌談問何事最樂庶常高
蔥珮起曰乞歸可得即日出彰義門南面受風纜
塵漸遠望見家山斯最樂矣不數月果予告南還
予亦適有關西之役便道抵袁水故園過從殷水

之上所稱朧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者也二水所經皆沙泉石瀨僅泛觴皃蔥珮劬于會處渚之輕波素艇載酒其間般陽諸子竝來燕集嘯詠既洽釣弋間作予爲流連彌日乘月而歸既還京歲許淄城有蛾賊之變河舫竹里煙露無餘蔥珮亦復促駕北來難成高臥樂事何有哉南面受風蓋未易云然

庚午次天津衛此地爲三河下流沽水自北來淀水自西北來到衛城西北可二里合流東注至其城東陽漕河自西來合之東南流九十里爲大姑河口入海矣市聚魚鹽家織蒲葦土狹而人射聲利輕俠私販倚貴游爲奸利者聚焉從軍惡少年聚焉貂璫失勢及故侯戚里之豪奴桀黠無聊者聚焉江淮漕卒蕩舟糴米累訊而無歸者聚焉其魚取諸北海名狀悉類青齊獨賣坻上下數十里間銀魚如箸歲冬始出結冰爲條止見星星兩目稍以薑果發其芳鮮誠爲珍妙矣按此故直沽地東連海上傍水村落悉號曰沽

辛未次靜海縣曩由此渡河西行向大城縣道經紫鴨村遠近悉是水鄉既豐魚蚌亦饒菱荷往往亂流小渚瀰瀰盈望不盡數百里間悉號曰淀也

壬申次青縣河無舫市無魚屋无傾城上無睥睨城中無客館客疲主人勸

癸酉過興濟縣次滄州興濟城下巷無居人是有明憲廟[illegible]皇后生里今其戚府爲墟有兩坊存巋然尚存又兩石狻猊傾壞壁下工製特絕背河不過二丈許成化去今百數十年爲河流改徙爲故第本狹亦難懸悉按有明家法謹嚴母后既不令干政故外戚恩澤侯者多被服儒素再世遂衰若田實金張依託國勢觸法專恣或至椎傾人主者終代無聞愍皇之世后父嘉定伯周奎貴妃父都督田弘遇頗爲寵近然周伯不過聚錢百萬作富

人居田氏稱爲好客營聲伎接納士大夫闘雞蹋
鞠爲豪游止矣官府之事終未之詰也貴妃薨後
田督亦亡幸不逢難至李賊陷京師帝后同爲社
稷亡而后家亦遂凋傷零落孑遺靡存悲夫至滄
州遇南來貴人船索縴夫甚厲州守不能應禁之
舟中不得夜歸或傳共投入河水州人益懼避匿
不前作挽船行以哀之中流振簫鼓云是貴人船
挂席滄海上弭櫂春城邊城邊何蕭條空屋淡無

煙征帆遲不發錦纜須人牽州符下四郭悉索其
敝廬父老帶丁男腰鐮在麥田但有寡妻存力不
任牽連來騎亦何怒飛避走闤闠鞭撻縱横下不
得少遲延銜索作枯魚什伍且俱前裂裎不及夕
往返動盈千聲勢若雷霆道路競喧傳皆云江南
來東人投逝川斂軀誠自惜寧爲罰募錢長吏且
被縛長跪乞見憐蠲除雖有詔趦趄未敢言哀哀
挽船行時命亦已然

中戌次鹽山縣滄州故長蘆地作州來久今人猶襲
故稱所謂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滄州故城
在新州南四十里地似冶官又道傍有鐵巨獸不
知何代所置父老云昔有官校從其一足中得七
偷兒也鹽山到海八十里海上悉是鹵坑築灘如
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爲大塹海潮溢上塹塹皆平
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
之又注如初欲得其候投以蓮子立而不仆則水

氣竭而鹵醇如飴東北風至水面凝鹽佀雪花矣
不欲雨雨則鹽減而結遲灘家之苦略如田家富
者種鹽貧者積負將治灘富人先出錢帛稍稍給
之居其倍息鹽成而賦則力田不如逢年也富人
居鹽不時售壘壘以貽子若孫殆成岡阜或有拱
木焉縣之得稱宜以是矣然山此南北並海而東
處處皆灘不但此邑其曬鹽粒大而甘土性微存
別有一種煮鹽糝糝如集霜饑食之作苦不敵曬

者良以漸近自然也解州鹽池但候南風實竿人
力地水之氣乃多區別蜀有鹽井西域有鹽澤更
何如也又煑鹽鑊中投以生物勿動比熟出之則
淡如海魚未熟而遽動之即與鹽等益水鹵合質
得日火之氣去水留鹽惟耗乃成今物雖處其中
而滋液自滿不受動搖則內水不出外水不得入
其久也純乎火功故味不加變反是者變矣
乙亥過慶雲縣嘗讀隋煬帝望海詩遠水翻如岍或

焉後之撫寧自此縣東濱海行望潮生落日力盡
處但見遠城因悟此詩也海水腥鹹不可食居民
於沙岍中家作小坎初見水挹之猶鹹投以米漬
稍稍覆之即清冷如沆瀣也謂之窨水次陽信縣
不至八里所遇暴風雨休民舍下有病叟就之燎
衣因話麻麥且曰此間近有異聞城南三里村民
家有一婢子病禿瘍不容于家因出之求食旁村
數日後忽作狂言有驗者遠近流聞稍稍就集敬事

之時衆人中有一田生素不面謀此婢忽道其姓
字里居甚詳且曰子歸矣數日人耳其生倉皇遽
歸恭八日而遂歿又云月日河水大上四縣將爲
魚今未至其日然河水浸浸上矣可若何按左氏
春秋稱妖由人興家立石言厥咎悉應而虢亡下
陽降莘之神莫救也彼氣燄之取諒不誣矣若李
君若石賢士乘衆志之聚盜竊酒食村童巫女樂
著其神又稍稍附會之明智一言證其妖妄其事
立衰非山鬼豈能夭人將民生迷悟不同而災祥

自名也
丙子次武定州此明初樂安州宣宗皇帝於此禽漢
庶人高煦改今名
五月丁丑過徒駭河此九河之一按古河由燕齊地
入海大禹於此疏濬九河分殺其勢後大河既徙
九派皆竭或謂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漢
世以河決金隄南北罹害欲求九河故瀆而川之

巳迷而莫得今雖間有彷彿亦荒陂野水時輟時
流近濟水泛漲逆灌此河至申家橋滙爲巨浸東
西騁望水氣接天湖光帶柳道流於此橋側創新
官起層臺碧瓦丹楹參差樹杪鳴禽灌木下貫清
流行子過此一邑塵襟矣時里中友人趙岐叔從
南道來適遇於此聊與把袂登臺細雨生涼流雲
未歇粗訪山家消息一飯而別又南渡濟水釋名
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今考源流並存河

北矣良由河徙故也又南次青城縣
戊寅次長山縣此於陵仲子故邑縣西有長白山青
入梁鄒都城至此始見山也
己卯過淄川縣般水出焉過其城南故古稱般陽漢
世　國　人丞相平津侯公孫弘初爲國士
所推尚爲賢良當詣闕貧無資國人鄒長倩解衣
釋履贈之加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殷勤
贈書朂勉備至後弘致位丞相列通侯以布被高

天下尚日寧逢惡賓不逢故人長倩遂不復著今
公孫墟里尚存晚抵隴水
庚辰
辛巳大雨雹
壬午
癸未過柿巖般水之南隴水之右其山千峰秀疊南
連岱麓北接長白禰草通泉村烟負壁山中有夾
谷臺相傳齊魯爲會者也按此谷皆幽巖絕壑頗

遠邑居而兩君爲會當發幣陳鐘千乘萬騎龍旂
羽葆拚映川巖宜以雲臺高敞足爲佳眺耳又或
曰夾谷在贛榆縣視其城按今贛榆古吳界二君
何乃舍其近郊遠卽吳地固難詳也臺南有谷曰
大谿又南一小谷入山西行二里北折一里谿窮
崖合中更開布有柿林千樹高下扶疎雖四面林
泉殊態而高深同在一巖其坡東多紅杏西多海
棠春秋臨望爛若雲霞其樹悉託根石稜叢條交

蔭雖盛夏生炎提琴觧帶坐臥其間叟叟凉生流泉過席不復知升降爲煩近　禹年卜椟於此臨谿作門依巖布屋上下有三泉一泉當村口潭而不流一泉對門出削壁下落草石間丁丁跌跌臨門數折去作溪流一泉出巖下柿樹根遶從其屋後穿垣度檻經歷寢門伏流入石懸崖潛瀉至讀書精舍石池中参差側出交魚映藻清照軒亭又伏流出亭後爲趵泉又出墻外懸流濺濺入荷陂

中漱山根而下注合爲一溪初禹年避兵居此因築廬數間皆在石上梯然後升後又於其壁下作此亭池茅屋三合又皆出壁上近復於亭下右偏新築三楹前列桐竹後臨深作臺以對趵泉懸瀑自下望見之即闌干戶牖悉在雲中也時日將夕禹年爲移席臨水有越客善爲越吟撫鳴絃吹洞簫作石上流泉之曲屬而和之俄而谷嘯風生輕雷驟過相與負杖携壺凌風而返閉戶翦燈移牀聽雨亦終夜有聲矣

甲申在山中長安故無安寢近六七年至此始得高臥北牕下枕上看山萬慮伏息過午飯强起向巖樹下觀碁樹旁參差多立石泉出其上以意起臥如人同遊者或臥或倚據石聽泉陽阿晞髮心甚樂之贈禹年一首豈豈初蟬静處分石門小築拚斜曛山從屋上嵐遶合水抱村流磵響閙北渚漁樵通遠望西崦小舠[illegible]歸雲看山却憶山中老谷

口行吟只俍君

乙酉去柿巖還龐水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北發次淄川縣

癸巳次臨淄縣齊獻公都邑稷下聚談士者也縣城十里內外壘壘多大塚小者二三丈大者連岡帶阜負執爭高皆齊國君卿葬地獨田氏四王塚在南山下巍然金峙其大莫京父老皆言此塚悉已發掘獨晏嬰墓近之屢有神怪不可穿開按晏子生平好爲諷諫其死固難測也城南十五里臨淄水牛山在其南岈兀然童阜耳昔景公與梁丘據

登此山顧望國邑揮涕生悲恐一旦舍齊國而死去晏子大笑以爲君怯臣諛自非賢士達觀遺榮不恡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禮稱趙文子與叔譽觀九原平死者謂陽處父不沒其身舅犯不顧其君俯仰無愧則隨武子司馬太史亦云願爲晏子執鞭引觀義跡憑弔古賢固不期哀者也淄水南出原山歷萊蕪谷而北汪南北百里兩山夾谿其山連條分嶺隨迤異稱最高者曰馬安十午子遊兵其上卿復記之曰淄石門東淄水東北流兩岈萬峰相次其中塹水渟涵墻沙淺漾上下鳧鷺四時惟冱寒潦涸居人粗具板橋以疏向山村路自餘所夕驟漲但往來砂水中涂才沒踝微風增波沙痕屢變頗爲漣漪也馬安起其東泱山趾故多長楊菀柳蔭蓊交通耕負遥爲臻止則雞犬流聲白雲之上矣入谿百步矗然以登更數十丈小有平阜下視村落漸見柔煙過此阜南樵路宛轉一

線而東劣得安步循巖數折心目漸高每度一折山情易向樵聲自谷中起下視初不見人但條林氣蒼寒耳又三四里將抵石壁更得一谿積石相乘自巖而下直循谷底惴惴如欲墜時聞人語在天上亦不敢仰視過此復有橫嶺南出百餘步巖石齒齒層疊陂陀悉平似釣磯北對削成亢石無階其間低處直上尚可三百尺疏壁安石僅得懸度循崖跋跋狀如寺宮真前人趾接後人顛也山

半有立石在削壁上翠柏生焉垂蘿下引其鳥多
燕燕鷺斯從巖洞閒棲息去來亦等到巔上旣登
尋東西兩高峰東峰聳若浮圖長松歷落西峰側
起勿行下屬於磵南對鹿角東望蓮華三山如人
對揖也予所棲室臨崖而架淅後即碌碌千尺朝
雲暮靄起衣帶間自窗中遠見山下行人在溪山
蒼翠中如蟲行葉上初不甚了了直抵岈下乃辨
馬人康樂石門之遊景純青谿之唱詠不遠矣次

道日兵作以來雷驚千里常恐袞臥無日窮而奔
此更得勝遊夫人事安危之遭休拙之數豈非命
哉凡旬有三日而還按淄水故多伏流而馬安之
南淄波不輟十餘里外有泉出於東山下滲注成
潭涓涓自瀉而下注於淄河此水頗冬夏澄映而
酈注不及之村人稱爲泉活頭水
甲午次青州府西城下有陽河繞城北而東注上承
石井水酈注所謂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

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贔之聲驚川聒谷稱
瀑水磵者也今此水頗在城西側則慕容氏廣固
舊城應在水西溪南有劈山孤峰特起中裂若鑿
西接駝山兩岫重疊望如駝背其東又有一山嶺
上石壁横生中開一竇如鑿牖窺燈常有烟霧徘
徊從中而出故號雲門山而酈謂山頂洞開若門
俗謂是山爲劈頭山連兩山爲一名失其據矣城
北隔水有彌陀禪院工麗莊嚴故商河郡王所造

寺北有古城垣漫衍如堤尚有兩門東曰車陽西
曰馬驛磚甃精好高廣莫京亦莫考世代初郡人
於其西門上造神宮飛檐阿閣前列廊廡後起寢
殿屏樹碑版克布其間長者布金日聚千人其南
半里今更造叢林妙勝殊絕復倍於此注稱陽水
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迴閣承
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
眇眇禪棲者此地伽藍之盛噫昔而然予幼集郡

諸生每就郡試常僦僧寮一時同學少年並多英雋屢相過從輒與戲弄翰墨跌宕文史頗同南皮之遊今來荏苒十年而踪跡分散舊交零落少壯無幾老當奈何亂後兩過此地輒益淒酸也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觀衡王故苑初有明太祖高皇帝第七子榑封齊王建府城西門內後罪廢國除弘治中憲宗第七子祐楎復封此建國曰衡歷四世而革命初子補諸生自庚午至庚辰中歷十年凡三入郡于

府最後內傳賜茶承奉宦者王信肅客而退賜特羊內酒四器宮苑之勝未之覩也今王宮空廢有司以為客館茂草離離交棲敗瓦獨王宮東畔馳道玲瓏松楸未改其苑內舊有望春樓最為高迥下繞方塘每晴光臨眺則山山夕照樹樹溪流遠近互出樓前有涼殿虛敞雖歲久無人庭砌之間尚有名花香草微芳自宣殿後兩株緗求昔為苑中獨秀于今憔悴伯袁柳江潭彼何人斯空庭繫

馬此樹死在糞溷中尚有兩櫪倚其根柯斷槲在其枝上前有冰室後有溫室亦并荒蕪其西則花塢依然紫薇千樹春蘭秋菊棲被盈畦有白頭宮監守之耆養糧其中得不廢耳其北有方亭聚怪石亭下起臥縱橫皆有意態前對百尺孤松鬱浮泉石之上西覆宮牆今則花冷吳宮霜凋梁苑假仰有筆佔陳徐賦同枚馬風流板蕩無復異觀讀靈光之作爽然自失也

甲辰

乙巳次昌樂縣郡城東三十里渡巨洋水國語之具
水也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而桑欽曰
巨洋又或曰朐瀰今稱爲巨洱昔耿弇破張步於
是水上僵屍相屬也

六月丙午

丁未昌樂縣東南五十里有營丘廢城俗謂太公故
封至獻公始自營丘徙臨淄然史記稱成王封尚
父於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
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國
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夫成王當周盛
時安有天子建侯而封邑被爭者乎酈注引爾雅
水出其前左爲營丘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
周廻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
營丘之名郭景純亦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
東也今按此地去淄水最遠與諸論頗殊矣城北

有漢處士逄萌神道碑萌嘗浮海客遼東還隱不
其山明帝安車徵之不就考其踪跡伯闓管幼安
也城南渡白狼河又四十里過汶水次安丘縣按
經有二汶水此其北津也

戊申安丘東南五十里有橫嶺孤墳蕉莪冠嶺高峙
俗謂紀塚埠按春秋紀莒相鄰國在此東或其先
龍耳東南渡　河又東渡濰水次諸城縣縣古
諸邑魯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之者也漢初曹
參爲齊相師事蓋公蓋公堂在今縣治蘇子瞻超
然臺在北城上子瞻自記子由賦之所稱舍舟楫
之覩而行桑麻之野齋廚杞菊樂而肆志者也

己酉自縣南行入一谿中兩岍夾山層峰遠近包絡
村烟隄沙岍柳曲折隨流高下川原翠浮馬首七
十里至石門村宿焉其中沙石粼粼一溪屢渡山
半多生槲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廠按野蠶成繭昔
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

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槲樹上樹葉初生
猗猗不畏柔柔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
相移皆人力爲之爾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
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口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
傷水蟆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盧林下手把長竿
逐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
後先然其穫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
二寸以來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

埴墳如果嬴纍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雞㲉
也㯲之取繭置瓦鬴中藉以竹葉覆以茭席洗之
用純灰之鹵藉之虞其近火而焦也覆之虞其泛
而不濡也洗之用灰柔之也厝火焉朝以逮朝夕
以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其緒而引
之或斷或續加火焉引之不斷乃已去火而沃之
而盆之俾勿燥絣之不用繅車尺五之竿削其端
爲兩角目齒其上垂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

一繭然則練者工良也竿在腋間絲出指上緣橫
木而疾轉之且抽且轉寸寸相續巧者日得三百
尺或有間輟日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歲乃成
匹也脫機而振之丁丁然握之如撚沙則練善食
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繰如繭名
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
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
之曰山繭也其繰備五善焉色不加染黯而有章

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
不敗三也與韋布處不已華與紈縠處不已野四
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故諺曰宦者蘇
葛布褐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庚戌次兩城村石門之南積嶺重疊望見海水西眺
九仙五朶東望瑯琊靈山出沒隱見一山欲盡一
山復來相傳瑯琊是秦始皇望海處臨海山上有
臺無字卵亦在其上

辛亥過日照縣次下園村登樓望野良前懷新蛺山
夕照蒼蒼顧而樂之
壬子南行山上望見青風頂翠同黠黛在海水中土
人云其下有鳳凰城一百夫長守之舊隸鳳陽遠
而自雄樓船大纛往來洲島中海民尊事之殆不
復知漢大此官雖細何殊夫餘國王也次贛榆縣
癸丑次下莊過兩高生布席打麥場上指點蒼山談
說故事曰昔郯城縣城下故有墨泉流汇成溪通

如黠漆禾稼過之輙枯縣令有任君惡而塞之遂
絕夫邑號朝歌墨翟不入地名勝母曾子廻車徒
以嫌名見損名教今此墨水惡甚貪泉絕之是矣
甲寅渡沭水汪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控
引衆流積以成川又下合峴水箕水袁公水滑水
武陽溝水乃分爲二瀆此其合處也又二十里至
李家莊暫合旗亭壁間有三絕句曰不畫雙蛾向
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
聲是夜笳月日牛車道路踪徧身塵土向天涯不
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鵑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
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禿
也騎人後跋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嗚呼此婦可
謂悲憤者也又次郯城縣古郯子國春秋郯子來
朝仲尼從之問官者也
乙卯次司吾村春秋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汪稱
沭水東南流逕司吾山東又左合橫溝水逕司吾

縣故城西又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
今是水東西並無向城獨村西里許有司吾山卑
椒隆起上帶宮觀峯北下略有一谿隔谿復有五
峯竝峙曰五華峯谿中實多澄潭石水不相連汪
而遊儵在其中吹藻浮沉鱗翼可數
丙辰早起微雨登司吾山從谿潭上行山北岈踰嶺
有寺臨谿在山阿中日山隱寺側巖石洗露丰茸
細竹生焉從山外見五峯不見寺在巖間見此寺

不見五峰寺旁山雷通谿厂洞層疊望若復屋有
泉出於五峰之下乗厂沕石涓涓自瀉徧歷諸厂
作池洞口池下復厂厂下復水風搖竹灑滴瀝無
窮旁有石碣延祐乙卯前金鄉縣威儀清真大師
龔志明立遊人題咏徧滿巖石其近雅者粗載此
間周紹恭遊山隱寺詩亂山環隱寺門深薜荔香
生古梵林石徑苔荒人迹少晚鐘催月下潭心任
附鳳登嶝山絕頂詩相次扶笻到上頭山腰雲氣

雜花浮老僧笑指平坡竹風作龍吟翠欲流又釋
惟梅峒嶝清曉詩露華滴歷曉林曉石洞嶢巖殊
窅宨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
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搨青
莎禾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二詩並刻
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爲也下山雨行六十里至
宿遷縣山外迢迢雙湖遠映左曰落馬右曰張山
於縣城北山岡上望見洪波浩浩自西北來者黃
河也

丁巳行黃河岸上七十里次崔鎮

戊午沿河過桃源縣隄行次清河縣

己未渡河大河自宿遷東南流過桃源縣城北又過
清河縣南縣無城郭阻水而居閭如村落自縣渡
河五里許得淮河口其水上承洪澤湖湖水分注
兩派入河一在清河南岸一在甘羅城西河才受
此又東北過安東縣城南又東入於海按國家漕

渠多出枝津獨甘羅城至宿遷二百餘里行大河
中吳楚大江自京口東注埶不得與河通乃於甘
羅城鑿渠導水西接湖陂南通江淮其鑿渠埶下
受湖不得過多又於甘羅城北置天妃閘以蓄湖
水湖水過閘懸溜而下驚湍激浪聲若雷霆南來
漕艘至此必懸絙而上千人贔屭乃能勝之又遶
過其城南及西而入於河口古稱河源甚高故洪
流箭疾常無風自波昔予向華陰自蒲津濟此津

北上龍門近受汾水汾水急疾揚泥更勇過河二水相得噴波跳沫其險莫當然潼關以上山高峽深雖激不溢過此更歷砥柱下孟門行徐豫之間土埶平衍無名山喬嶽故水維疏緩易泛難安昔漢武帝築宣房塞瓠子以雄主大略躬率羣臣空洪閣之竹僅乃蕆工歷世以來爲患非一而崇禎之季賊寇汴城駐幕河隄之上歷時未退城中諸大吏獻策用王決河引水欲廣隍池以自固且潰

隄灌賊冀其宵遁其後河水汎濫四出遂灌汴城王及諸僚指揮舟中僅而獲免其餘萬無一存遂使有宋以來數百年京華舊國一旦淪亡人謀不臧惜哉至昨庚寅之歲賊嚙榆園使者又決河灌之浸淫北溢濟瀆爲黃歷茲未復故今淮邳之間弱河安流恬波如鏡此雖舟楫之利而洪川改度貽患齊魯間漂溺名鄉蓋以十數爲禍亦已多矣過天妃閘十里至清江浦蜿蜒隄路在兩河間板屋三衢夾河而起其地又爲百貨之聚人物安豐後戶停舟前門命楫左右顧望誠爲目不周玩情不給賞又四十里大淮安府山陽縣觀韓侯釣臺及漂母墓按史記信至淮陰名漂母予千金蓋逮存而報汪謂漂母墓高十丈餘信王下邳益投金增陵以報母傳記紛紜歷古然也按河淮並稱四瀆傳曰瀆獨也獨出其所而入於海據孟子淮泗注江而桑欽水經又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于

海初無入河之文蓋其後河去碣石南與淮會要諸淮浦與俱東矣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淮城南北之會瀕海津梁客至此者欲南則舍策登舟欲北則停帆命駕盛時驛使星飛亭長蟻

船待夕停曉發無弗給者有明之末藩鎮劉澤清建牙此地尾大不掉威福自擅竭淮民之力以峻宇雕牆公私俱困又𦙍處要害兵火相尋官舟蕩析乃拏估人船兼前榷使爲政苛虐南來行旅皆迂道徐泗以避虞羅水國蕭蕭棹歌希發予抵淮五日尚未得船也

乙丑

丙寅

丁卯大平河橋

戊辰過寶應縣大界首驛縣有做令不肯應部符氣如蛙臂如螳目如爐虎未及謀飡車驅之車驅之

是日立秋

己巳平明至六安守風閘日得二絕句津樓南指暮烟孤水色涵空晝有無盡日船隨估客任秋風晚照射陽湖湖上風烟繞未開湖邊行客意徘徊扁舟不及黄頭子欵乃隨波放鴨來

庚午過高郵湖六安閘上下河高於田湖高於河湖水漲則河隄壞下灌民居猶建瓴高屋今積陰久雨湖水浸河壅遏不流自界首驛決口東注散入空陂遠近稻田亦多淪沒於是都水使者塞六安閘以距湖水客舟不得循河者皆於湖上西行而湖岈剪石數十里稍被西風即水石相擊唐突行船最爲險仄予至六安之前日客船凌湖風濤輒作覆舟以十數餘皆鼓棹而返棲泊湖口六百餘

艘予爲停帆一日其夜忽動北風凌晨益利湖上千帆集葉競發南望州城四十里外未及蓐食飛渡洪湖自州西南積水四徹遠視村落皆飄飄如水上浮舟其臨水市廛淤閼殆盡皆於屋上扳置牀閒洗菜水國之苦實過山居也又百里至揚州日欲曛矣揚州府治江都縣昔吳城邗溝通江淮故世稱邗江

辛未守風揚州塘季千里問邗溝廿四橋皆未得之

昔千里司榷杭州予爲詩贈之曰杭州州是片帆風越嶠吳江四面通試問子皮歸隱處五湖烟水至今同錦帆何處竹西關近說西湖柳亦殘君去那須憐畫舫依然晴月兩峰看千里還自西湖未浹歲再司榷揚州勝遊清話此殆兼然前詩蓋兆之矣

壬申次瓜洲運河至楊子橋東西分注一向儀眞一從瓜洲入揚子江口此自廿羅城導湖東注者也

其南江山皆自金陵來到瓜洲山折而東江趨而北洲有城枕江面山運河自其城西屈流過其城南又歷兩閘然後入江淮揚之船荆楚之船吳越之船奇集於此爲旅人改裝之次故東對鎭江稱京口也

癸酉渡江次丹徒縣鎭江府治瓜洲西渡東至鎭江津閘十里金山秀出江中舟中凝望翠巘亭亭出波持立又江湍迅疾山下多怪石散布中川小者若螺大者若舫若覆夏屋每來舟行委曲避之登舟初發正當寺門迴閣相乘樞扉四起金碧光聚晃昱萬端檐阿之闕烟恨遠樹徒見寺不見山逮抵中流遠山北過又出其東然後巖樹分疏山情豁露江行之樂無過此矣

甲戌登金山舟出丹徒河口過蒜山入江三四里至金山東峰含舟而上稍有平臺西得一堂倚山面江寥泬爽徹其後佛閣乘巖從堂上見更西巡廊

屈折江流一面歷歷過客題詩比至寺門壘壘千碣前訛後襲頗爲錯雜名章迥句百有一開寺中佛宇三層每况益高虛壇下鳥鐘梵無聲閣畫處山椒有石亭亭北浮圖崒起四面看江聖日依空冷冷忘暑妙高臺在其南偏昔佛印禪棲子瞻留帶者也中冷泉出寺西北其泉高出江表三丈以還山泉清冷多過此者獨淡若有滋無味當得佳名耳昔陸羽辨南零水李德裕辨中冷水並能究

悉毫芒妙達天解聞者或信或疑之乃白公勝爲
隱語曰以水投水何如尼父謂淄澠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夫悟有天成心有獨至或能精踰鳴禽
識通枯竹未嘗習之於人而忽自有之夫豈學力
所能殫究也焦山以孝然名亦處江中彌爲鬱秀
玉山在江東岸略近市廛未離烟水琳宮綺樹熠
燿金山山前一逕透迤遊屐無虛朝夕近拾山翠
遠眺江光與舟中相望互如畫圖也山下有胳闕

子胥逢楚難渡江入吳逢漁父乞盎漿漁父爲之
死豈此耶
乙亥次丹徒鎮郡城南兩岸多是竹園綠出牆外餘
竹被溪徘徊玩愛殆不能過
秋七月丙子次新豐中夜雨聲如注
丁丑次丹陽縣按隋煬帝大業六年敕穿河自京口
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丈餘令可通龍舟并置驛
宮草頓欲東巡會稽今遺宮舊跡不復可攷縣城

南門外對河有驛亭亭側石碑四枚其一宣聖所
題文曰烏虖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校之閣帖所載
篆畫相同但大小弗類嘗是摹勒上石時歛之使
就帖耶碑有跋曰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
代綿遠其文殘缺人勞應命其石洊埋在昔開元
中玄宗大聖皇帝勅殷仲容模搨其本尚可得而
傳之者暨大曆十四年乙未歲潤州刺史蘭陵蕭
定重刊於石寔章遺範以永將來前試大理司直

吳郡張從申書按春秋諸傳吳壽夢有四子季札
最弱而賢父兄皆欲致國季子讓而不受諸兄乃
以次及則終致國乎季子故諸樊餘祭夷昧皆輕
死爲勇不恤其身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後季子使
聘上國方流連魯衞晉鄭之間遲久未返而夷昧
死公子僚立而闔廬使鱄諸刺僚季子歸讓乎季
子季子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與爾爲弒也爾
殺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終

巳不受退老延陵此孔子所謂烏虖者也其三玆
是墓碑一尹和靖一石曼卿一韋侍中昭
戊寅次犇牛鎮
己卯次武進縣常州府治夜泊丕發無所見之
庚辰次横林
辛巳次無錫縣自横林而望步步近山私意前路晩
峰更逢新月當足佳觀而未至縣十里間山氣縷
縷含烟忽復流雲四野天氣瞑黑水際葭葦蕭森

流螢萬箇歷亂行舟前與漁火相映時坐旅人衣
餘光可掬殊近幽情也
壬午觀惠泉縣城西北三里所有山横連如畫屏稱
九峰亦曰惠山惠山迤迤西去遠接宜興其陽近
太湖控引吳越襟帶江山所謂毘陵震澤九州通
者也山之巔又有錫山員椒秀澤松雲藍嶺宮觀
龍葱北來望之南接惠麓從南迴眺又俯北連欣
對俯仰與岑同秀舟行過其城北中流有亭西面
如舫自此亭下折而西更出一橋溪窮有寺近寺
成村入寺門五十步許南有通谿曰春申磵此兩
山之間流潦所經循山數折忝見石棧又長林蟠
樾臨崖上合此楚相黃歇封地蓋因人目磵亦有
黃公之稱矣或又謂楞里也磵外西有漪瀾堂堂
後有泉出於山趾上亭下癸汩汩四出是稱第二
泉者也其水清芬蘊藉欲過中泠而評者頗有優
劣亦所未詳聊收亭碣以俟精辨焉惠山泉始發

於唐時無錫令敬澄同時則有竟陵陸羽次第水
品以廬山康王谷水第一惠山泉水第二虎丘泉
水第五揚子江南零水第七張又新又引劉伯芻
論水之宜茶者則以南零第一惠山第二虎丘第
三虎丘當闔閭孔道遊客坌集闋滓壓穢已非本
味南零久失處所康王之水遠不可得而辨今以
金山井水謂之中冷泉若惠山之上或曰中冷故
在江流中汲出不便取汲有與僧禱于海神為繫

井代之亦謂之中冷豈中冷卽南零之訛然莫知
所由始予數飲水惠山甘冽而美嘗攜至金山已
數日取所謂中冷者較之味甚劣而反居惠山之
上此殆不知水者仍又新之言也且羽又謂山水
上江次之井爲下歐陽永叔極稱羽斯言爲知水
詆又新之妄況今所謂中冷旣非江水又非又新
之所品者乎故知惠山非康王莫能尙之矣予嘗
推陸子之言以意論之水源所發在地中亦不甚

相遠而分流異趣緣所經山土石殊息受氣多者
受其移故土多氣重沙多氣疎硫磺氣腥鹵澤氣
城皆能以氣變傳蒸奪其本性獨石泉近質泥滓
所不能近惡潦所不能濡故能涵清澈潔冷冷自
如然而石氣因山亦有殊類青石爲上白石次之
砂石爲下蓋砂石粗悁白石膚脆所以施氣未精
青石堅栗頗有玉心故水氣遠經甘鮮特異耳予
鄉山泉隨地湧出居人築室皆因山爲基屋角牆

隅流泉決決其脈悉是青石其最上者瀧水出于
鳳山之麓湛泉出于東城之阿並積水丈餘珠噴
鑑寫冲若有餘盛夏酌之不寧迺齒知羼抑亦觸
手生寒今此二泉淸冷未及其半而受賞名賢流
聞海內山水亦有知遇出處語默俱非偶然異哉
入泰中爾第一曲東得鄉園軒榭疎涼林塘隱映
乃至小山叢桂千百成林雖庭有廢谿而山氣殊
佳適値雨晴山夕滿船載酒而歸盎遊惠山必買

泉釀聊于舟中度七夕也
癸未次滸墅關
甲申次蘇州府府治內兩縣一吳縣一長洲蓋古勾
吳地闔廬夫差之故都吳王走犬長洲者也泊舟
閶門閶門者子胥初築闔城陸門八以象八風乃
立閶門象天通閶闔風也
乙酉
丙戌登虎丘虎丘者吳城西北有小山世傳闔廬葬

地始皇欲發之白虎見其上遂不敢發因以名丘
虎丘去城十里自閶門駕舟出山塘兩岸樓臺夾
水樓上盈盈簾寨檻倚水木生妍出閭四望菱葉
瀠波遠鋪山蜿舟過五人墓側又過白雲綠水橋
乃抵山下入寺重門疏遠樹有斷行陂陀微上不
見山稜再入門履扁石寺中央廣石百尺其旁巖
廊四起竹樹蕭騷雖頗近人工實多即事石上笑
起大小三臺餘悉平如几左帶劍池右縈鶴澗生
公講臺南面俯之昔生公說法于此宋文帝集衆
千人聽法石上衆敎之力悟起頑石石上有亭曰
可中卽生公云天言日麗何得非中後人因以名
亭耳今道喪千年寂無嗣響獨留此石微存彷想
每晴秋月夕傾城士女壺榼來遊坐不班荊行不
步障衣香履跡共託一石絲竹悽歷與鐘梵遠聞
爲此山之佳觀也更上一門佛圖平敞殿後浮圖
吳空三面迴廊周徹軒窗所對悉與塔上不殊廊

後循崖陟降磴道悉布欄干松竹攢簇時出精舍
雖殘林萎葉不瘁山情餘寺在山間今此山頗在
寺間也又千人石右崖上有一小峽峽中蓄水井
滐不食標曰第三泉予謂水源通塞不常卽伊洛
尚有竭川矧謂此泉而無生滅且昔賢論列人物
乎章山水皆有與會之言當其知音見賞寄趣偶
然要自獨成其意不必當物爲安辟蔡中郎獨珍
論衡蘇子瞻不好遷史若後生繫爲定論株株守
之斯已陋矣今此山前後尚有二井泉前云憨憨
卓錫後乃無名而清冷殊異以方是水盍名彌彰
者道彌隱也不則伯芻之言誕而無徵矣
丁亥守風胥門昔子貢說吳王夫差伐齊欲以亂齊
存魯子胥進諫以越將沼吳而不入也子胥憤請
抉目置門以觀越師之入吳王怒賜子胥死盛以
鴟夷投之江中又斷其首置高樓上後越師至欲
入此門猶見子胥之怒也

戊子過寳帶橋橋當澹臺湖口王仲舒捐帶所成連
貫長隄縈湖若帶今頽波中圯前後尚得四十餘
孔每至晴秋之夕素魄初飛平臨湖面遥望波心
月影鏡接珠聯一一成就蓋多橋所爲郡人日盡
往觀乎因共謂之串月也次吳江縣
己丑次平望驛此近太湖暴客出沒過客戒嚴諺曰
平望八尺爺娘不識即其俗可知也
庚寅次嘉興府適遇中元泊舟城下月淨波明碧天
如洗郡人放燈中流熒熒與波遠近林星蠡處遠
帶長湖偶有斗酒坐至夜分玉繩低轉城頭間角
忘身之在客也
辛卯次石門昔吳置石門以距越當是嚴邑于今村
墅旗亭耳
壬辰次崇德縣
癸巳次塘西
甲午次北新關同年張松霞忭偕杭州適以艱歸遇

諸關上舟中道故細雨移尊爲話京洛舊遊依依
但如昨日客去燈孤添我旅夢也

南征紀略卷一終

南征紀略

益都孫廷銓次道纂

乙未次杭州府府治仁和錢塘二縣湖山佳勝多在錢塘予始至入武林門出錢塘門入湧金門行湖岍上時日將入顧見湖上霏霏煙樹山静鳥閒頗有濠梁之興然客裝未解無暇問津矣

丙申遊西湖至淨慈寺予按湖之大而名者楚有洞庭江楚有彭蠡吳有震澤皆跨連都邑吐納江河

混混浮天淼淼乎不得其涯涘沐日浴月魚龍漩滑佑客連檣千百成群艨衝樓櫓飛鳥共疾吞雲夢者八九矣湖之小而名者莫盛於武林西湖環山負郭映帶隄橋塔寺所縈書舫是集鐃笙笙歌抽琴命酌于焉逍遙以嚮之巨麗槩之猶杯中一泓耳然起而與之爭名多左袒者蓋彼以雄闊此以隱秀雄闊得名以形以埶以氣隱秀亦得名以韻與情辟漢高帝為群臣置酒未央宮其間蕭曹絳灌非不穆穆桓桓魁梧奇偉皆有其表而吹簫屠狗之氣未盡消除獨一少年張子房狀如婦人好女神釆清英流光四照有時淡然忘言而精神自遠彼雄大自豪者終莫得而勝之矣武林之勝東南有錢塘巨江北山十里而遙西山五里而近南屏直負女堞城當其會湖又間之兩峰為長以幸泉山或居湖外或在湖中或入城中或走江上湖水依山而故匯之或遠山外或入山間疎密遠

近不至齟齬向背起伏皆相聯荅按春秋魯僖公西宮災而公羊傳之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以是知諸侯之亦有三宮也今嘉禾有東湖而無西武林有西湖而亦無東是乃宮庭山水適有其偏因地納稱地從主人斯一命而衆名之何必匹偶然後乃成哉武林在古初亦不甚顯吳覇姑蘇越棲會稽此當二國之間不過津亭疆界自唐刺史白公以後漸著聲名錢氏之王父子繼霸數十年間

遂成都會。逮宋有太守蘇子瞻以文采風流助湖山佳勝。湖葑隄柳。訫之至今。然攷蘇公嘗日上言西湖五不可廢。悉存利濟。不弟遊觀。賢者綜理精詳。蓋多類此。迨紹興建都後。江南粗靖。迄于孝光。遂偸安宴逸。君臣競尚嬉遊。開堂賜墅。被滿山眉。燈火星橋。笙鬬水面。金主聞而羡之。爰與立馬吳山之志。其後權奸遞擅。平章湖上。宋祚寖以日衰。論者至以爲西湖尤物。傾城比諸西子。感慨係之。

淨慈寺在淸波門外。南屏之麓。雷峯塔之陽。湖水東漾。爲小渚者入處寺塔之間。長廡駕之。左右慈菰芙蕖。披映歷亂。自湖入者。在雷峯半里外。倚舟沙嘴。從堤上出入。松柏墓田。乃至水北。躡橋而渡。自城來者。沿山遵渚。廣岍透遲。東西橫出而相過于寺門。其寺弘敞靜閟。又因涼于湖。使人意冷。每晴宵烟夜。湖舫未歸。城關欲下。此寺鐘聲嘹喨四徹。則山水淸音。交應之矣。

丁酉。同南生督觀放生池。濱湖爲池。池上有祠。祠外有平橋數折。每折丈餘。闊四五尺。去水尺五。湖長減半。荷上于橋。手下于湖。人影東西。歷歷橫岍者。將或十丈。倒水者如其身。搖搖曳曳。與人同至寺門。最宜舟望也。

戊戌。同潘世衡遊湖心亭。亭後帶蘇堤。北望孤山。東面湧金門。層樓無倚。豁然四望。近亭側有積草作洲。青青湖面。或謂此如海上神山。渺無根蒂。蓋水

上漂萍。積受飛塵。彼此牽聯。不復分張。其後積草凝塵。積塵生草。日多日厚。新者上浮水際。腐者退入于泥。游根細梗。共相依託。其實非斷非連。難與湖水高下。而能載人。此或一理也。

己亥。過昭慶寺。寺在錢塘門外。湖之北涯。昔稱麗則今廢。過段橋。遊寶叔塔者必由之。寺旁左右有三關。以菑涗湖水。湖高城下故也。寺兩廊尚有僧列肆。客之來湖上者。多過之。珍奇今則亡矣。尚多僧

具多文具多酒具
庚子至盧令庵過陸公祠湖上威儀莫過此祠益敬
輿讀書處也在段橋西孤山下門垂湖畔祠建山
隅門外連閣帶湖溶溶水木彌望澄鮮祠後松在
翁鬱小亭冠山巋然遠出頗木及之
辛丑登吳山從湖上看吳山只在湖上從城上看吳
山乃在城中其上巖洞玲瓏崖廻稠曲秀映一城
江濤晝夜吳山聽之湖光朝暮吳山眺之萬家煙

樹吳山招之四山蒼涼吳山了之蓋武林勝覽莫
備吳山也
壬寅
癸卯至廣化寺寺亦臨湖在孤山下中有歐陽公六
一泉不復清遊但存石井在高巖側巖上長松嬌
幹錯落新篁又織竹青藤蒙巖垂綴紛拂搖蕩此
泉之上泉旁不道緣山穿竹尋跡盡數丈巖壁上
有一亭故廣部■公所作以倣六一曰倣亭今守

張石觀整其荒穢理其泉石山益以淨愛湖益以
多林木益以茂客來遊者益以欣洽更廓其亭因
名倣倣也初游寧有查伊璜繼佐文章雋妙予特
好之初無交識適同遊有汴州張譙明燕臺張玉
甲把臂入寺門有客清脩立瓜架下看磨碑客到
相與迎揖共到倣亭上問答湖山因與二張共論
詩史意緒超超私念此客不俗起而問姓二張曰
是所謂釣史伊璜者也更相欣得爲縱談道其少

年跌宕朋輩交遊客路風霜文章得失之事十餘
年欣慨交心皆如月前已更爲余言今方于雲居
山後閉門纂史因示其先出者曰通鑑嚴事詞繁
簡畚準諸理齊文字稍有增損卽意態生動理氣
不傷因悟樂正子春之腕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
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
一衣則脫然愈得此道以臨文鮮有不工妙者矣
其關出者曰說外又關出者曰說造外紀产明之

際造著明典之初並能敘事該簡文條雅茂信良
史材前人論史不一或曰史以徵實假卯虎觀視
草綜當代得失之林而狃于前非休于後患雖號
爲繁富而筆削多不中程世猶以穢題之是故爲
野史者易矣或曰史以決道備事處士好爲異端
窮不得志無所發憤徒矜名釣奇議切當世既苦
筆札難給而又家無賜書闕疾而不聞舒察貌而
不察形欲以微詞存古難矣是故爲國史者易矣

若夫搜蘭臺秘閣之遺文兼名山其人之直筆且
鬼歎高明人怨正直班馬而下亦多故矣伊瑣欲
何居乎

甲辰

乙巳再登倣亭拜岳王墳孤山在湖中央其陽山遠
湖平其陰山水皆逼蘇隄自北麓屬孤山者惟段
橋自孤山屬南屏者有六橋其孤山最近北第一
橋曰西泠出西泠西岳墳在北岸神道清森墓田
高敞豐碑喬木虛肅有神然兵燹之餘廟祀荒落
闕而不修其碑刻亦苔封斷石僵卧門下子孫依
墓而居或廢爲樵豎荒涼衰落沒沒無聞焉自陸
祠放舟出西泠盡孤山南壁南望南高諸勝山在
晴空寺在烟表樹在天際人在鏡中自西泠又出
段橋遶過孤山西北北對葛嶺及石甑山巖棲谷
隱石壁精舍錯出幽巖蔽芾之間或上下乘凌橫
斜共貫烟霏霧斂一壑萬殊而林處士墓在孤山

之北墓側尚有放鶴亭遶屋梅花不復有矣此二
橋間號曰裏湖水木明瑟幽曠兼佳按西湖之遊
四時皆宜而烟波淡靄在夕彌幽每至日欲晡郎
西山空翠冉冉下接湖光其木故清淺得此夕春
奇爲虛映輕舟徐漾則白砂青荇素舫文魚了了
自呈及月高烟斂更使潔如冰壺方昔盛時遊人
四集十里笙箏殆忘昏曉甲與後湖事稍闌城中
出遊大半蚤歸故陳眉公有云此間有名山無處

士有古刹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而曹衆雪亦爲詩嘲之曰燒鵞羊肉石灰湯先到湖心次鄂王斜日牛䭾客未醉齊拋明月進錢塘言月遊之鮮也予謂高士佳人間世一出得其一二已足流照湖山如必風流拔跡無日無之是耳目近狎失其名貴矣且眉公自表孤貞英齡蚤邁揮手青雲可謂勇退者矣然其辟名奔走天下而疲于接納遠老長勤猶未免心跡未并安知是山中不有引跡避名邈不可即與眉公異趣爲高者

也高士蓋多貧士矣

八月丙午

丁未渡浙江湖上諸山情皆向湖南屏控連衆阜南接嚴州江水自其西南來行兩峽中至此出隘過鳳山門又過候潮門東北趨入海爲浙東之津渡桑欽曰漸江水山海經之浙江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于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是矣

近世但稱錢塘謂自南唐築捍防海募致土斛千錢塘成因以名之然考志錢塘名縣秦世已然何獨自江乃昉于唐況吳越錢王之世亦嘗築塘害于江濤武肅乃令勁弩數百射潮潮爲之退然後塘成故子瞻表忠觀碑云强弩射潮江海爲東若引是稱彌近俚矣注謂浙江水流兩山間江川濟急兼濤水晝夜再來皆以月晦及望尤盛今汛乃在朔之二三及十有七八歷世命有司歲祭之期

以仲秋十八日從陰數乘盛月也至期有司資牲物齋趨江汜候怒濤之至迎而拜之城中士女登望吳山之上者如堵觀潮之始至雪浪千叠飄飄如匹練及抵城下飛霆怒鼓巍巍出水上丈餘震撼之聲洶洶如欲崩天也江中漁舟無數當虎大潮中日夜不去潮至乘潮取魚其舟因潮飄忽乍高乍落蹈水若山亦不爲意殆能者操舟若神矣又或舍舟而游投身崩湍駭浪中與魚龍出沒謂

之弄潮然亦時有弄潮不勝爲潮弄者亦習之不休夫名利風波險逾江海趨者若狂傾朝繼路或以所求焉在將犯難從之今此何求乃以身試斯益智巧滅身意氣傾人又出淵澤聲利之外無爲而爲未可以情測理解已李伯陽者昔大哲尊尊謂絕聖棄智操拙守愚以爲上德克類盡義宜謂是夫渡江陸行十里至西興驛古西陵渡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昔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者

也又十里大蕭山縣此有許玄度隱居又問城東北湘湖中蓴絲最美皆未遑求之

戊申抵紹興府予自爲兒時見人稱佳山水必舉山陰道上舟過蕭山即已迥別大抵其山容秀散木意娟清位置之間似有意似無意姿態橫生淡然成趣夫登高山摩蒼崖放情六合之外俛仰宇宙之大即域內不乏異觀至若弄楫嬉遊心將目逆峰無遠近高下同青河且迴漪淺深一碧玉迤少

亦云斯爲雅論度以易之紹興是於越故都昔勾踐自秦餘望南徙治于此其人多智計至今猶是種蠡遺風又東晉以來族有三謝官是諸王風尚所傳體達猶在昔勾踐之興孔子奉雅琴到大越勾踐喟然曰越人水行山處以舟楫爲車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其常性也夫子與則不可叅孔子退而子貢得更端以行其說焉得因俗之道也

己酉南鎮省牲按周禮揚州之鎮曰會稽或曰茅山或曰防山隨世異名禹禪會稽合諸侯于其下故太史公曰會稽者會計也

庚戌有事于會稽山夜出五雲門舟行城南四五里昧爽望見會稽諸峰青出雲表稍進海日欲出山有朝烟嵐氣變幻初散綺霞接顧之頃焱然四徹司事諸寮吏皆喜相屬又三四里將達山下經禹陵陵前有溪橋舍舟從陸過陵西南折入谿行二

里許山及人面其旁餘條支山皆崒嵂成境不肯攸靡又細竹生石上短莖大葉茸茸蔽谿將至廟半里間道旁悉是脩竹林過鎮坊松益壯亦益古山益邃過望初遥寂歷窅冥峯下有阿立鎮廟壯麗稱山乃具牲醴奠獻如儀讀

皇帝祝册卒事無怠者時則景貺熙明神人歆皂凡筵肅肅如有往來既退巡廊求古碑版前代遂遠刻石没滅不存獨有明洪武二年至崇禎改元凡

嗣服告祲列帝祝釐之文咸在焉會稽中峯曰香爐其上時見光霧狀如其名其下峯稍復益兩兩自拱並侍中峯負日競秀西連秦望其勾踐所棲故城考越絶書應在山上顧問有司不得其處焉禹陵省牲昔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大鹵之南太行河華之間然其陵墓無在畿內者聖人蓋道其身以勤天下矣是故堯葬濟陰舜葬蒼梧而禹葬會稽蓋歲歲巡行轍跡徧乎川嶽

非若後世人主蹕道清宮閒聲稱朕自尊逸也故皆以巡狩終焉春秋天子之葬不曰謂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然則不疑而不日不月固可以不地也延陵季子聘齊葬子嬴博之間而祝之曰骨肉歸于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爲知禮安必遂丘首哉又古者天子之大事巡狩封禪皆主東嶽未有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故虞書歷紀四仲之典禮器贄玉皆視岱宗舜葬蒼梧

則南巡衡嶽之效也蓋未有舍方岳而合諸侯于鎮山者且歷稽往牒封禪者七十有二君或禪梁父禪亭亭禪云云亦皆近乎東嶽獨夏后南巡狩不于衡嶽于會稽其封禪亦不于云亭于會稽事不師古禮不循經者何吾聞禹傷父功不成愁然沉思登山而嘯夢見[illegible]蒼水使者顧告以期然後發金簡玉字于覆釜之山得通水之理乃東造絕跡西延積石赤岸寒谷靡不徧歷遂察六扈脈

地理疏河碣石通江滑淵厥績用成而歸作州伯及其王也又巡狩大越戮防風以顯示諸侯遂更名茅山曰會稽因留越不去會病遺命葬會稽蓋茅山覆釜並在大越原其生平慘淡經營魂魄猶應戀此所云以此始亦以此終也數傳而無餘季封來守禹墓歷世中微閱一千九百餘年而大于允常霸于句踐自虞夏商周之諸侯未有傳世如此其久者豈非積厚者流光哉秦皇好大封泰山

上會稽立石頌功德若將不及逮客死沙丘歸葬驪山之下玉匣珠襦下周三泉猶不能以自藏夫大禹則何嘗有碑也

辛亥有事于禹陵會稽雖存禹陵隧墓久無處所今指伯其處有支山發于會稽之鄙而北行表裏層峰秀蘊皆如張弓如抱枝其前對鎮廟谷口有小山當谷回向此嶺松楸如髮覆被滿山溪遶其前中間平處廣不盈畝就人意量一處有碑志曰大禹陵或曰陵在其下本無丘壟或曰非也然考禹之葬葦槨桐棺穿擴七尺壇高三尺延袤一畝猶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若于今允數千年宜不可復識矣山過陵西折其陽有禹廟廟側高阜上有窆石亭有石如椎高四尺或曰弓劍衣冠之所藏或曰書也近山民稱亂中有好事者依託俗言掇求奇異遂仆石掘山湫無得焉是日復出五雲門到禹廟事訖謁陵訪諸前聞採求禹穴之迹而不

得蓋樹用修已嘗辨之矣山下有石井題曰非泉當是後人遠慕明德追倣遺踪耳李斯所篆秦碑在廟堧內亦為人破碎零亂草間拂拭就讀雖歷年久遠摹勒非一然其遺意猶存殿庭楣上舊有梅梁張僧繇畫龍而龍去者也城下之溪至此漸細近山即散入菱陂稻畦凡山遊者望竹投林莫不停棹于是水之上矣還自禹陵入稽山門沈靜瀾為予言稽山門外有渡東僑僑南有處士曰余

增遠。有明崇禎癸未進士也。其兄余煌。天啟乙丑
廷試第一。爲翰林修撰。未幾。退閒家居。有明國變。
煌痛憤不食。冠服再拜。躍此橋水中以死。增遠悼
邦國之云亡。痛哲兄之先萎。望水長號。誓不再渡
自是遂絕跡焉。處士雖成前進士。而居甚貧敝。廬
三楹。與風雨鳥鼠共之。其旁僦田數畝。率其家躬
耕自食。時時不給。脫粟妻孥晏如。亦無怨。邑長吏
多其義。因其就問之。亦罕見者。或拜門外以去。靜

瀾其故同年友也。自賴交誼殷勤。造請。稱疾以辭
因直前託視疾。入門。窺見處士臥繩牀上。牀上漏
牀下穿。又有匡無腳。四角悉支敗瓦。聞客入。欲起
逾垣。靜瀾先已豫慮之。則要其邑中同年四五人
與俱往。見處士走匿狀。諸公即共前遮之。日日新
人生會有交親。子何避客之深也。處士曰。我非避
世明高者。顧自料福薄。不堪諧世聊引分自安。常
爲農夫以沒世足矣。今諸公赫然見過。將共張之。

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願也。客皆班荊。主人牆
隅休休然。客從而覘之。有一破甑在瓦罏上。炊未
熟。架上又一蒙戎練裂。如原憲衣。餘即無有。客有
壺簞。取之以進。爲勉行二觴。強之亦不再舉。客語
及世事。俛若無聞。即間有問答晴雨而已。日欲晡
辭客而退。明日。其錢米徃遺之。再三辭。以此諸長
吏皆重違其意。亦未敢數造焉
壬子。夜遊臥龍山。會稽城內八山。最顯者蕺山。有王

右軍宅。此山下爲越王故宮。即今府治。林光山翠。
近接廚烟也。
癸丑。再遊臥龍山。顧見城外溪流明滅。百道瀠迴。越
山點點散落大烟。如棊路布子矣。
甲寅。觀塔山。依寺有小墅。秋草石欄。寒梧畫閣。不知
主人。
乙卯。
丙辰。

丁巳。顧松交招看倪闕故翰林學士鴻寶別業也疎亭數屋臨對清溪多有池塘不設墻垣林木之外野鄉人家稻田好風吹桂豆苗欲稀不知是城中也陳臥子表其間日經鋤鄉甲申之變鴻寶殉難今有祠在西湖廣化寺中

戊午。

己未。

庚申。中秋旅館庭前小有綠蘋清沼宿雨聲秋午零

乍歇無三日晴是夕頗雲間窺月露坐三更臨池命酌婆娑清影不異家山也

辛酉。

壬戌。

癸亥。觀潮三江閘外越城內及山陰會稽二縣之鄙其水千溪自相潆灌雖夾居曹娥錢塘二江之間而東西各不相涉溪毛澗芷之下沙泉瀦瀉亦不瀦水源所自發而澄映無際四時皆足臥遊輕舫折漩即與山逢危石攀蘿皆有船待城中之水門巷倚之廬軒架之在門巷者浣漱臨之在廬軒者茶鐺墨洗藥闌花畦引之映之上自部署貴人之第宅下及民屋無一不傍水者其築屋精堅冠絕天下山石如市弗加于山且厚薄廣長皆意量以任山自供之自臺門廳堂中霤不計竹瓦椽榱餘即渾成片石每每門前臨水堂後起亭河流宛折複道遙連接以石梁繚以迴廊命枻寢門之外移

船曲巷之間惟其所適城外之水秔稻分之菱蕖泛之砂石瑩之鳧雁沒之經復周流而下聚于三江閘口此閘去城北二十里水出兩山之間總渠東注五里入海往者海潮洊厲常恐及郡城有太守湯篤齋（紹恩）立此閘以禦之閘水下注其深幾至丈閘石上立其高亦幾至丈潮水負怒遠來如欲求敵至此扼于懸溜未便仰攻其氣遂平即盛溢亦不復在行近城處所永辭其患暵乾又增閘

停水。燥溼常均。一石之立而功兩垂今。嗣刻有祠世祀之。郡人恒以祭潮日集此觀潮適其日北風浙冽。予亦蕩舟從之。出昌安門山色載道時于水次孤騫刻削含態。欲置袖中。既至。遊人候潮已徧山上。予顧去海尚遠。舍舟登篮疾馳五里越嶺二重東望海在百步外。忽聞颯颯天風殷雷門振遙見海上銀濤若山際天而立。少近。嘶則玄浪飈飛頹波雲駛。怒捲長號。沸騰西去。望阻雲山。乃還。聞曰。越陌度阡。又與江潮俱至。其閘水迎潮處江海相擊。跳浪遠飛。登樓下瞰。水及于裾也。按吳越春秋。文種之死。葬種山。子胥從海上穿山脅持與俱去。浮海故前潮。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然則二子未死。此應無潮。即有不怒。鄭生亦云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侶神而非。然南北江河入海皆與潮通其來或有聲無狀或並無聲此獨聲勢俱厲必有說存。以俟知者矣。浙海上賁鹽不用鐵釜編竹爲之上。承水不洩。下親火亦不然。謂之篾盤。又一異也。

甲子。

乙丑。遊寓山。山陰西道。遠城二十里。村曰梅墅。山曰梅尖。予同年祁文載世家于此。兄弟諸昆並照江左。文載尤爲散朗。乃兄世培彪佳。故明侍御。近倣東山石門之遺迹。卜築于寓山。其園去墅又三里許。南對柯山石室。東得賀監鑑湖。適文載偕同年

王子輿兄止祥兄子奕遠遠來過訪。招飲其間。乃相與挈舟出郭。蕩槳中流。棋聲丁丁。而至乎寓山園。寓園之致。妙得天然。山居十三。水居十三。軒堂亭榭。諸不在山者又居十三。其山之幽。適于園。其水之澹。適于山。其軒堂亭榭之觀。又適于山與水適于山與水者。山之顛有遠樓。其右有虛白之堂山水之際有阿閣。適于山者。幽嵓墜道。倒影方塘可臨照也。適于園者。山大不至亢。小不至隱。山上

松桂之樾。足以棲禽送日。而不礙遠觀。又上造于山。下屬于垣。長廊迴複。窗闥相望。旁連曲徑。自外登山者。雖高不受夏日。自山出園者。雖遠不遇霖雨。坐寓園棲寓山。可謂善寓者也。聞之其鄉人曰。初世培之闢園難也。悲傷痛悼。涕泣沾衾。坐臥園中。旬有餘日。意中但有計畫。每于獨坐自言。聽者不得聞。知子弟虞有他變。傳之日夜不休。世培卽更堅堅笑言。命趣駕載篚。實如將有適者。子弟喜。稍稍散去。乃于其夜。作書訣家人。誡薄葬。又命捨園之半作給孤祇林。且自贊其小像。命安佛堂中。乃赴水死。且日子弟來。見室中闃無人。更相驚悔。又從几上得書。乃溯洄從之。見其幘于水上。更就察之。則死在水中央。趺跏而逝矣。今其山下屋廬數十間。皆捨爲寺。贊像尚在其中。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同吳道趾。唐敏一。顧松交。過朱氏園。朱園有桂。獨樹成林。枝條繁衍。可蔭一畝。下有廣石。可坐數百人。坐不移時。香雨盈袖。人皆好少此樹則貴老矣。

壬申。

癸酉。

甲戌。遊蘭塘。出水偏門而南。溪行五里。南近亭山。主人因河構亭其間。門逕溪橋。棲託俱別。中園有渚。渚北有堂。而隱之渚南。跨野爲巨閣。外盡湖山。內盡亭沼。上下門戶。宛轉四達。皆出人意。自中亭板橋渡水。循檐繞廊。卽出其下。從堂下過東廂。歷方亭水榭。釣磯山棚。拂石攀林。委宛從之。則出其上。若自上者下。自下者上。則五畝之間。一室之外。自

爲隱映而登降殊觀作者心思遊人耳目偶俱不疲苟得其情趣不在大也蘭塘之訛爲濫蕩按越絶紀越語多異如胥之于夷宿之于莱致之于單夷海也莱野也單者堵也越語多類此

九月乙亥

丙子還次蕭山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蕭山寒雨連江積陰不徹旅中逢重九來广成招予登高風雨不能出因念客歲重九在都門風日清迥官閒無事偕同志諸友登高南城黑窑廠中柏羊竟日薄暮又過張二瞻痛飲而歸作詩二章近郭行未遠野水涵清曠天虛層臺淨崍槐塊相向皇陂出遠山皓日明天仗翹首城南隅逍遙極所尚石樓煙外寺松間碧泉漾我冠方頽然于何知得喪諒無叔子悲庶得淵明放高下通煙火寒畦帶隱居地偏秋草合渚水自生魚日夕登嘯臺山氣佳有餘却瞻[illegible]路門飛甍蔭交衢逶迤未央闕照耀若雲舒放觀未及已俛仰見廢墟灌闐逢上叟無驚野人愚有酒不成醉驅駕將焉如旅

齋復成一首客意頻無賴多于令節開病逢江上雨坐失越中山短髮從嘲笑空庭隔往還蓟荒三徑少何計慰愁顏

甲申

乙酉

丙戌先是广成過我于杭州畏兀兒寺爲余言野服無事方閉戶著書因示其讀易隅通宗風玄暢又有春秋志在未成俟竟許以相示客舍無可與語

聊借讀之頗佀東萊博議而綜貫彌遠或比事徵
情或特書發義用意妙于側出綴文不廢波瀾當
其意得直據經文排突四傳正三家之牽附關胡
氏之淺狹鑿空妙義絡繹間出樂而忘疲若作談
柄宜將収爲枕秘焉還渡浙江次錢塘
丁亥溯浙江次富陽縣由杭城江行四十里東岸有
虎爪山峰嶺十餘高卑相傾短長相縈衙照流烟
千百異狀俱趨于江覗江上諸峰特爲秀絶江是

富春渚也而土人稱富陽江
戊子次桐廬縣縣有桐君山桐君者古神人也桐溪
水西來注江故曰桐江
己丑次嚴州府建德縣嚴州上下江灘甚廣最奇是
七里瀨漢光武故人嚴子陵垂釣處也注謂自桐
廬至於灊縣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
下有磐石周迴寸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今謂
嚴陵釣臺山上祠廟存焉江山深肅風節彌清范

希文之所頌遺風也新安江水西來注江是謂漸
江水出三天子都者矣
庚寅次蘭溪縣
辛卯次裘家堨
壬辰次龍游縣
癸巳次西安縣衢州府治龍游西安之間穀水兩派
東來注江郡城南有柯山晉時王質伐木至一石
室見童子彈琴倚柯聽之俄傾欲歸斧柯潅然爛

盡此其遺迹尚存余謂神仙遺世慮者謂可延景
長年樂未央耳若復塵世彌年仙凡旦暮是憂樂
而樂憂其于死生會無差殊凡悽餌术之士失其
希尚矣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衢州之南雙溪並注尚未成江一溪自江山通仙霞嶺入閩越曰須溪一溪自常山道出江右曰定陽溪故衢曰三衢也次北魚

庚子次常山縣縣古定陽溪因其目注稱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夾岸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蓮雜以霜菊金橙白砂細石狀如凝雪石瀨湍波浮響無

敝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予以秋杪經此滌盡江清遠傳風瀨自西安縣南夾江無際並是橘林雖谿深地暖尚未飛霜遠近崖際紫柏丹楓參差間出佀宿畵中也

辛丑

壬寅

癸卯常山城內有山當其縣門盤折未高自成岡嶺衙後復有大阜雲層崇林叢森上際青天登之一縣皆見而環城千嶂此衢佀畵中也自富陽至此夾江山色斷續不常時於峽外遠見城堞便成州府江深則輕帆迅發舉帆迎人瀨淺則畵鷁徐牽青林送影殆令過之者忘疲處之者樂飢矣

甲辰次玉山縣定陽溪上通開化過常山即山行竹輿出沒深谿中前望佀無行徑披霧躡霜抽身漸進乃更谿通舟行決日乍睹山情如遇故人清話接對之際笑語自親不復覺其登頓將至縣得玉溪及達城中更似出城外敗垣蔡莽中慘慘時聞

驚風如虎尾欲豐西城下居人十餘家縣令丞從之借複客至投宿得民屋一間有牛與鬼長鄰更欣欣自私如庇萬間廣厦甚矣羈途倦客之易爲情哉

冬十月乙巳次廣信府上饒縣玉山登舟下上饒江其灘溪淺沮不異金衢豬山禿突怪特驚人山上松樹稠生皆如老人頭髮碧淨不如越山矣

丙午

丁未次蕉舍灘高水澀舟滯難行從廣信兵使借便舟舟不中製乃更迂進舟長三丈中空處廣五六尺進一丈有五而三間之聞之長年三老江灘之船特異河舸其首欲銳則行水如劃也其篷艙欲輕則與風相凌也其底欲淺且平則履水上不濡趾也又江行折戧逆洄爲能腹腹欲實勿爲大空以爲堅久且强有力也然爲實者欲體實而用空苟從其空而空之內受雖多無以捍外從其實而

實之則外强而中無以爲功今此舟空分寡而實分多雖大而寡容載者如王長沙國小地逼不足迴旋則區分多而自閡也篷艙之木如堵牆是載石行水也其銳不盡是與波爲衡也入水過三尺是徑而求石滋樹敵也併與人之爲車衡已下則與馬終古陂陀併欠人之爲符不審三分之齊則中洌而不進皆虛實之用乖而輕重之數失也因作舟說

戊申次鉛山河口

己酉過弋陽縣次許港縣北一山突起洲中圓聳高特不連陂阜團團自浮水上根不加大上不加削錯落有樹林土人云此上屢走神祠每輒有風雷擊去因不復作

庚戌次貴溪縣江干有山如象是陸九淵故居又有山類龍虎張道陵法籙所傳今子孫世封焉累代榮遇寵亞聖公世傳其家有異書可以驅服龍象

驅役鬼神然從相詫說未見明徵往余于京師嘗親受其手符然盛世無鬼雖適山林不逢不若即有瑰書捲置牀頭安用之矣至九淵與文公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攻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伯匠神農伯醫軒轅伯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斷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朱陸然後窮何也其

說好盡故窮也荀況談仁義而李斯得其道以殺
人非盡不善學之過蓋議論相競欲以求勝乎人
此在與道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辛亥次貴溪界牌江村寂寞道莽不行其人每相驚
以虎湧暮泊船崖下去村尚遠時霜飛夜冷從者
多不能與因登岸進尋竹籬叩門求火其村人望
見北人衣冠以爲兵也皆張皇退避其不能去者
登垣窺客土語喧喧且呼且指亦不辨所說伊何

客不敢前乃進從巷口擕錢示之從乞斗酒亦不
酬對又聞呼板木如將于牆頭安栖然從者皆悶
然而退未到舟次旁村金鼓殷然更餘乃定人情
如是笑慨相兼詩以紀之亂山孤月一江寒收盡
帆檣客思難豺虎空村鬧急柝魚龍深夜下高灘
鄉音乞火逢人怪旅服經霜覺被單幾半王程秋
已失羊城迢遞更南看
壬子過安仁縣次龍津

癸丑次瑞虹瑞虹接連鄱陽東湖自昔稱其水至清
深魚甚肥美春夏水漲即傢山涇谷木末魚遊霜
降水涸即砂磧條條復循高下然其地皆湖沙所
湊雖水落難爲廬旅秋草腓腓一望百里最爲荒
野也
甲寅次趙家圍
乙卯次南昌府南昌縣饒江至此與贛江合即豫章
水也昔人云豫章章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皆因

物得名今此水發源自贛亦得被名豫章豈復緣
木著稱耶雷次宗云贛水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
故特稱焉昔漢成之世王鳳擅政權移外戚九江
梅福爲南昌尉不勝拳拳抗疏指鳳抑而不信遂
捨妻子挂冠棲遁至漢末處士相高以風節公卿
倒屣以避譏彈南州徐穉最其翹英陳蕃爲郡守
方峻寡合特厚禮穉懸榻之事到今盛傳故其士
習清剛歷世無改城西下看章江門上舊有滕王

閻唐高祖子滕王亨嬰所造後都督閻伯璵欲耀
其壻令豫爲序文乃以九日宴賓寮于其上虛推
筆札以讓衆賓次至王子安以少年未坐居而不
辭文詞贍麗爲衆所驚然其佳唱不過落霞秋水
餘文猶步齊梁殊讓退之一記矣

丙辰

丁巳

戊午南昌城中有許旌陽鐵柱觀柱在池中時隱時

見其中人云此池下通章江春冬與共消長不知
所鎭蛟螭在何處讀其外傳頗爲怪幻也

巳未次生米觀

庚申次張五渡

辛酉次豐城縣昔雷孔章得二劒于豐城獄一以自
佩一贈張茂先後華誅劍失雷氏子爲建安從事
逕踐瀨溪其劒忽于懐中躍出入水止見兩蛟龍
也

壬戌次樟樹鎭

癸亥次沙湖洲

甲子過新淦縣次峽江縣

乙丑次白沙驛

丙寅過吉水縣次廬陵縣吉安府治自南昌至白沙
山遠灘平漫漫一狀近吉水即岫嶂差峩江沱紆
折四會分迎側峰横嶺頃刻異狀蓋波湍舟駛山
與江移帆隨岓轉爲態多端惜陰雨浹旬頗阻清

望將至郡十里外江上一山宛如螺子南北村樹
鬱泙如相對設四山秋草萎黄獨此峰頂叢竹菁
菁含風自茂

丁卯盧陵城外江中有白鷺洲贑江故合章貢亦稱
二水李青蓮鳳皇臺詩仰堪移贈也又注稱盧陵
城中有井其水半清半黄黄者取作飲粥悉皆金
色而甚芬香訪其郡人初不問之

戊辰次花石灘

己巳次泰和縣

庚午次白家村其村人習爲長年自十五六即剃船上下贛江道逢鄉里鄰舟並語相將過灘叩舷借火聞其奇訊悉是村人其人好賽神入夜見其張燈山上遠望熒熒多與繁星相亂撥金伐鼓咒梵轟訇既又移水次時月黑江平零亂萬點蔽江而下更餘尚未休

辛未次萬安縣昔李廬山補知萬安出都予爲詩送

之時叔父義侶公適宰南昌金是同譜因爲寄訊其詩曰征鞞初靖布帆長穩泛輕舟渡鄱陽去指青門天正雨到逢黃橘熟多霜潯江九派通吳會廬嶽千峰望楚鄉若遇嗣宗應載酒切雲高閣賦滕王後廬山過里遭喪竟未之任又半歲而卒既金豀桓作亂南昌余叔亦罹其難致悼人琴過此追憶舊詩悲可知也

壬申守風萬安

癸酉次崑崙灘灘行難爲期程遇夕便泊時風凄江冷空峽無人宿船長林之下舟人操斧入林斫竹傳響空山枯木横厰恐有山鬼

甲戌次大烏峽

十一月乙亥次贛州府贛縣萬安至此中歷十八灘灘灘迅急稜石亂峙中川兩岸帶山逼江峻上行人與虎爭蹊峽内懸溜凄清時漆江水瀰漫不絶縣南第一是惶恐灘其聲遠虖城下言令聞之者

惶恐也然此灘實號黃公傳者自訛至石人天柱石靺攢嶺爭江不已高者振鱗江表深者立脊潛淵灘師理楫眼聚于心行石稜上爭能一寸之間前後十里尚不得出至贛州北峽盡江平然後意展

丙子贛州阻雨

丁丑次黃金埠

戊寅次羅家灣

己卯過南康縣次賢文舖
庚辰次杜芳
辛巳次雙牌灘峽口
壬午次大庾縣南安府治過贛州高山積翠密樹深
篁江水多曲至其群山走經峽石相持欲落不落
滴欲下而石衝之瀨欲止而沙漈之岸欲直而嶺
橫之輒一里一轉也雙牌灘險絶當關高峽雲與
臨水萬仞那般夜宿山谷皆鳴去郡不過數里山

谿深阻盤迴自合到城猶費半日程其中尤多蹲
石急瀨數害舟航出峽山開雙城夾水津流澄淨
遠寫關梁曰橫浦大庾嶠水之北流者也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過大庾嶺次南雄府保昌縣粤有五嶺此其最
東故稱東嶠在大庾縣南峰嶸橫雲斗上斗下初

陟彌望荒岡登降田疇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連
峰側立隔樹見行人遠從峰上度將至嶺更成削
壁橫亘嶺頭鑿石開徑然後得通嶺上有古雲封
寺寺有大鑒禪師卓錫泉涓涓出鑿中分嶺兩注
激石長鳴嶺西下深谿廣肆砂樹平連一一小岡
起谿中怪石橫烟悉同翠黛長松被阪二十里餘
過紅梅司又歷武侯祠乃平一嶺南北頓殊涼燠
矣故注又稱此嶺涼熱山

丁亥
戊子
己丑下湞溪卽大庾嶠水之南津也注謂其下船路
名湞溪湞水南流注于東溪東溪亦曰東江或曲
江武谿稱北江故此名東耳次修仁水口
庚寅次始興江口東江水帶始興縣又名始興江水
側舊有鼻天子城不傳何氏王隱晉書謂鼻城舜
象所封今北城不可復識舟人于亂山中指佀彷

佛惟蔓草荒岡錯雜苦竹蓋歷古逾遠傾圮漸盡矣愚謂虞帝推恩厥弟當裂土中原此地嶺表荒墟南近瘴海雖分符建國何殊放流且欲源源而來無乃周君道長後人多好異聞承聲附說難爲徵也始興近縣有泉水黑曰墨江中多石墨可書眉北流注江

辛卯次五羊山

壬辰江介多見怪山一峯最峻上戴韶石注記韶石

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大小略均佀雙闕言舜南巡作樂其上又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豐彌紀然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峙削若堵牆圓若廩囷半削若騙瓜首尾翹翹佀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皆亢石孤棱棲烟帶樹左右舟橋青青未了次曲江縣韶州府治

癸巳東江過曲江縣城南西得武谿水乃成始興大江按注武水出臨武縣桐柏山東南流右入溱水又東南左合黃岑谿水又過藍豪山則崖壁峻峭巖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晴景懸湍迴注崩浪震山部之瀧水逕曲江縣東蓋瀧中有曲江舊縣是則瀧武合流矣曲江縣南三十里江左有削崖壁直洞穴梯連時見煙墨山下有曹溪東來注江蕭梁之世有胡僧泛舶此溪聞異香謂上流必有勝地遂乃開山棲尋謂百七十年當有異僧來此演

法其後果有大鑒禪師傳衣南歸于溪源立寶林寺沙門稱爲六祖者也寺去江三十里禪棲者萃焉次濛瀼

甲午過觀音巖次英德縣始興江上多懸崖此岩特爲靈峭削立逾百丈洞口去江五丈餘巖穴深廣坐臥千人上有石樓相去如到江從石罅間木石相銜欄干而上仰穿裂石上穹窿窺見天光旁通戶牖江雲洲草歷歷檻前鐘乳尋丈瀑洞口皆有

像形成就自然刻劃㨾塑亦所不及布滿巖壁祠
大士其間故山當其月矣
乙未過湞陽峽次清遠縣縣有湞石山故隷湞陽縣
故江峽皆受其名漢征南越樓船入湞水者也其
峽兩峅秀傑壁立虧天晉世嘗鑿石架閣以拒徐
道覆又有一峽曰中宿盤阯長川逶迤雙挺西峅
有峽山寺左右岩谷楓杉四合下有禺陽二帝子
祠二帝子者舊傳軒轅氏二少子大禺仲陽隱此

峽因號二禺山云昔蕭梁之世峽有二神化爲方
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禪師乞于峽上建道
場以標勝槩師許之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啟戶殿
宇寶像已神運此山因賜名飛來寺然注稱溱水
逕中宿縣其處隘名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崖壁竦
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則此地刹圖雲搆
其來益遠何得至蕭梁乃煩冥募又注記韶石南
有靈石欒處臨江壁立霞駮者舊相傳石本在桂
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以其有靈遷
徙因名靈石今韶石南江于旣多怪石亦不辨靈
石孰是但近地再傳此異頗饒奇聞矣飛來舊寺
在峰嶺間去下寺二里背阿如故江不見寺寺乃
見江以巖樹交柯遠不窺近故也入寺門稍得平
岡萬松落落兩帶邃谷左谷深狹陰林阯逕其右
有懸泉十丈落幔交橫依岩下注岩下石潭澄映
潔並游鯈潭水又下逕石溪憑崖俯聽石響泉飛

竹竿梟梟分流遠瀉巖際則平林雲上飛閣承霄
凌高折下逕託苕岑稠中遠近悉生菖蒲及阮俞
竹藻川續石芳風交馥直蔭寺門以當江峽曰峽
山寺寺後有歸猨洞即唐孫恪妻留環化猨處也
丙申次三水縣龍江水西來注江
丁酉次佛山粵天不雪粵樹不凋過三水青青彌茂
連村隔塢悉是荔枝金橘楓椿木棉參天匝地其
人多樓居甍宇交迴一村如一屋素封之家水陸

兩登不止木奴千頭竹竿萬个貧者浮家江海歲
入仿人舟筭緡中婦蕩槳賣魚攜孺過客舟傍忽
以十數弱齡息子身手便利即張羅竿首下拾卝
流鰲蟖蜃蛤之入日給有餘不須衣食父母人家
牆屋以螺蚌代瓦石門戶椽櫨鐵木一色更無餘
材自嶺以南男女同履舟人之婦一手把柁一手
煑魚稾中兒在背上終日垂垂如負米救骨搖櫓
批竹縱繩兒在背上惡踏索乳啼亦不遑哺地氣

恒燠既省絮衣之半又素足跣流不屨不襪男子
冬夏不過一褲一襦婦人量三歲再益一布裙如
是則女恒餘布地惟秔稻土厚獲多人日計米一
升加以魚蚌烏菱芰橘橄欖減炊米十二三如是
則男恒餘粟故古今稱饒富必甲南海也
戊戌亥五羊門五羊門外海際于衢宿舶無萬數商
舟漁艇青帘酒船交織錯雜日中如市城雖近海
然洲嶼縈迴去洋水尚遠江水之未歸洋者追潮

不前退渚城下故潮水未鹹往來戰艦巡行海上
征鼓喧喧晝夜無輟以備他盜與非常也而旅人
便之矣
己亥入五羊門廣州府治內兩縣日南海日番禺故
南越地秦并天下罷封建東南一尉西北一侯遂
開南海置番禺姚文式云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
地通百越控炎海在昔雕題鑿齒北戶之民環海
而居者利漢財貨與其物用聞聖人出必川赴集

懷抱匹帛父子並賜重譯來王者萬餘里蓋越裳
氏其始焉陳勝之亂秦南海尉任囂聞豪傑叛秦
欲興兵絕新道負險番禺以自爲國會病綿篤乃
召龍川令趙佗教以此謀囂卒佗輒行尉事以法
誅秦吏遂自立爲王黃屋左纛擬諸天子雖人稱
亂才亦地埶遠阻貨多財阜實啟之也漢高帝既
定天下使陸賈持漢節就封佗爲越王雖通使命
意猶偏强自雄文帝折節親降璽書褒勞備下然

後上書謝過泥首稱藩嗚呼北晙武力而崇仁義之效也其後武帝好勤遠略北逐呼韓西通羌僰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攻破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眞交阯日南諸郡雖闢土服遠然師勞財殫海內自此騷然其歷世後服地埶使之然也世傳趙佗初築此城有仙人騎五色羊㷋然下來故世世曰羊城

庚子南海省牲南海廟在羊城東海道八十里曰波

羅韓退之碑是循州刺史陳諫書在東廊下極爲精好據稱南海神次最貴在諸河海上開元中加爵號廣利王歷世以號事神並同人爵明初議祀典太祖曰海嶽群神與兩大並擊其來久遠名號封秩當必有命自上帝非人主可知奈何以人爵加之于是釐正前謬凡嶽瀆海鎭之祀皆稱方名以酎之然牲帛薦祼有加矣又攷韓碑云唐以立夏氣至祝册至自京師命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多貴重頗怖海風常臨期稱疾委事于其副牲酒瘠酸禮慤吏慢以故神弗顧享盲風怪一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嗚呼此千古祀神之大失也傳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酒清人渴而弗飲日暮人倦而弗倚古人寧不憚勞禮在則然不敢不及也今使龜策方技之士叩鼓鐘發符篆以號召鬼神下至村社兒童婦姑燃香厠溷之間設盤廚竈之旁苟有精

心通其巷語皆有忽忽神爽兆示彷彿況奉天子符命以布精告虔祝史陳信而謂此亦杳冥恍惚若有若無則苟而可豈不誕哉既以爲果有矣又慤儀失禮不辦腥香不定壇位皆即有貧交驩友不速之客顧見主人酒寒燭滅心有二端未有不然疑交作望望去之者尚欲得雲旗翠虯非非滿堂獨與余而目成蓋難之矣先是予至羊城即訪波羅廟有吏進曰海道險遠又有伏戎請循望祭

故事可也予曰某奉
皇帝明命跋涉萬里來事神即有他端神其佑之遂
登舟諸守土僚吏凡與祀事者悉登舟乘潮奮櫂
海嶠澄明風波靜閟抵夜至祠下展祀牛口不傷
籩豆既具乃退宿齋壇以俟祀事焉
辛丑有事于南海據祀典凡能出雲降雨禦災捍患
有利于百姓則祀之嶽瀆共彰彰矣四海二在神
州西海在流沙葱嶺之西北海在瀚貊會氷之外

侶無功于中國然苟其利人猶將去楚王者無外
皆得推原功德而報之東海近功自效即其島民
殊服尚爲聲明文物所及猶是天子郡縣也粤稽
古閩風歸化琛球之貢獨南海最多其來亦最遠
犀象鏐金瑇瑁之供充于王府翡翠蠙珠之飾波
及天下珍藥之朱丹木文席罽毳賁布之用流通
而四出雖聖人不貴異物然其珍怪陸離未始無
用于中國也跡其生物廣繁賴用之大冠江滸而

稱貴也諒哉廟中有銅鼓二枚二徑五尺一寸五
之一其高各稱廣其文結索連錢層開密麗邊際
各有六龜發聲清宏佀是漢物父老云先年此鼓
浮海而出其鳴應潮自靈龜殘缺遂不復自鳴也
門內有波羅古樹地受其名其樹佀華山娑羅坪
神祠中娑羅樹也

南征紀略卷二終

南征紀畧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字伯度又字次道益都人前明

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官至大學士諡文定順治辛卯廷銓奉使祭告

禹陵及南海此乃其紀程之書上卷自出都至杭

州下卷自杭州至會稽迄祀南海而止其間遊覽

古蹟多因以追論史事同時酬贈諸詩亦並載其

間

李贅一卷

〔清〕胡文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李文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贅一卷》提要

序

予觀古循吏有因其地而人以名亦有得其人而地乃著京兆之有張王南陽之有邵杜其人與地焜燿千古若龐士元令百里史謂不治事非不治也其任匪也予謂郡李胡公使出其瑰瑋佐理他郡則謹簿書守文法智效一官已爾

安能使天下之人知有公。又安能使天下之爲李。盡知恒之李。爲尤著哉。今天以恒界之。是天之所以厚恒也。然而恒非無事之恒

也。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愿巧僞。亦於此乎叢。且有時而需。折衝。有時而資剸割。有時而法用擊。有時而法用剃。其勝則舉百鈞如

遺也。不則鉛刀之割也。其治則駕輕車如熟也。不則岐路之羊也。顧其人不易得。即有之。亦唯求其所爲李者。是亦足矣。烏能出其

餘以問世。予讀李贄一書。而深有異焉。公弘博澹遠。當其寂處。若無聲。至决大疑。定大故。咄嗟而辨之。雖賁勇不可奪。以故五年來

士紘於宮。民謳於衢。兵戢於伍。變銷於萌。驛起於疲。獄無夜號。棘無青燐。是天之所以厚恒者。如此其至也。而不僅此。異日者彤史紀之。管絃播之。曰鎮州有李其公。今日之恒猶之昔日之京兆南陽也。是天不唯以公之治厚之。而且以公之名厚之也。雖然公有恒。而聲益高。望益峻。謂非天之所以善遇公。不至此。予因謬爲品藻其書傳諸不朽。

順治己亥竊月朔郡人梁

清標題

序

杜樊川云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以余論恒山視他郡則亦猶珠璣耳吏是郡者

司李爲最劇易以搏擊見長得文無害者則誦聲作焉道南胡公祖下車以來治有異徵其鞫獄也伸冤理滯一本仁恕之心每于

死中求生所全活者衆而撫寃繩荒勸學察吏定亂於俄頃之間恤民於瘡痍之後又若不動聲色迎刃而解者非有大過人之蓄

烏能如是昔韓魏公生平不輕以膽許人余謂人患無識不患無膽膽生於識識定而膽生斯天下大事可屬今觀公李贅所載以

精微之識運鴻鉅之膽豈
俗吏脩飾邊幅粉飾一二
太平之迹彖者所敢望其
庭宇哉故戌戌計吏之典
最爲嚴重而公以第一見

徵循良之美媲於漢室潁
川南陽豈有媿哉然自古
班馬長于文章其治術闕
然龔黃長于吏治而文章
不稍槩見今公之李恒者

如此其著爲文詞者又如
此乃猶欿然若失日是贅
言也夫非所宜有而有者
謂之贅公之治固治之所
宜有而又他人之所不能

有者何贅譬若瘿疣則謂
之贅四肢亦得謂之贅乎
夫不以人爲官贅而以不
贅爲贅者余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

郘南魏裔介題於燕邸之

青雲堂

李贄目次

贊十六
贊十七
贊十八

李贊

東海訥文學道南著

贊一

凡事事者以其易而忽之天下無可成之事矣以其
難而置之天下無可爲之事矣二者均不足以論大
事也余李恒甫三月卽有高三就撫事三故五臺劇
盜據恒之西山出沒者十餘年山綿亘險峻三負以
爲固傷山邑落荼毒殆遍旋撫旋叛
廟議兩省夾攻及發驍騎剿之未克每遇官兵至輒竄
入深崖叢薄間時登山巔呼追兵曰何不來躡此央
一夾戰兵惟有仰山瞪視而已三孝勇輕疾如飛狖
既久依深山嚴險若㚇世日爲飛行夜叉一時調發
轉輸弁代胥絳俱爲騷動役夫遇沍寒氷雪肌膚皴
裂牛馬僵斃呼嗟載道所謂三十鍾致一石者非一
日矣至是三突道北窯逕還忠等來求撫時井陘持
意爲甫鄭　陳公會文武議元戎首難之曰此輩狡

洞如觀火使所京料劇博不是過也

黠萬端前已紿我今復來不可信宜斬之以絕其計
陳公猶豫余爲請曰賊情固叵測然此來非招之也
或其中內相攜貳否則厭爲賊久思解去未可知盍
許之卽借以散其羽翼離其心脊亦計之得也不猶
愈于與師疲民乎　陳公乃詰過過對言實願撫前
之所以中變者以來撫者視爲奇貨若無以厭其欲
今願請開剿就耕三岔爲編戶　陳公遂與過約曰
若言果可信今縱若等去旬日內與三俱來當待以

征黔　十一

入平山過真吉史

不死恐彼猶首鼠若等宜自爲計毋玉石俱焚也過
既去余猶疑之雖一時度理勢爲陳請恐終不可得
既而知賊之惓惓願撫者爲平山范公之所致也平
山雅賊苦酷甚有民女爲三掠去甚暱之　公密令
女父兄入賊爲間時播楚歌以懈其志或重賞以餌
之三之中公計者類非一故有此請自古用間乎寇
者非一而綠林散賊者爲尤著平山殆今之朝歌矣
既而過挾三之子毓秀及甥王福等數十人來三尚

以疑未至　陳公欲勿許余又與　范公力爲之請
遂命標弁季佺入山撫佺機警饒膽畧故使之撫既
成佺奉　陳公命率衆詣軍門降余亦親往
總督李公開誠布公重賚降衆以三懷狐疑計有以
離其醜類特令季佺攜妻子入山爲質以堅之未幾
陳公以蠷政落職又議設兵汛三岔三惶惑思逸去
乃謂佺曰今既聽撫乃罷　陳公設汛兵是殺我也
我衆爲汝誘降大半散去今惟屠汝妻子復糾舊衆

征黔　三

據西山倮隙以掠必使三晉無寧日佺密以報余余
日其詞激而情哀求撫益切矣遂借來卒再詣天雄
頓首　李公前請撤汛兵復　陳公職使終撫事毋
貽生民憂語頗切督府謂此皆非細故然子方筮仕
而具此識力予何忍不爲一方請命遂命錫貝赴山
右求三乔留來郡安插如余言請之
朝凡三疏
廷議報可　陳公于是躬歷險阻攀藤夾木猿行蟻附

敬公皆是異人

而上三聞之矣率衆出巢穴羅拜泣而言曰抗拒久罪在不宥感公等之誠故出而就戮耳自昔畬身招降者非一而单車造壘者爲最著　陳公即何減古之張公也時僞議內寀决、大司冦　大中丞俱在恒、督　撫俱按郡三衆悉降、李公宜德意令安堵遂頒賞有功準功令叙　題、謂余日、子一刑官未歷兵事何所陳敷中機宜使撫事蚤得子豈令反側至今余謝不敏、退

四

結語淡少得史筆之神

而謂人曰、事固不難任然成敗則有天焉是役也、非李公之知人善任　陳公之忘身救民　范公之深心遠計不至此然使天意不靖鷄音未菐豺性中沮則功罔不論罪且難逭余雖不足惜其如三公何哉區區李伶搯虎口賠妻子又其小者耳善乎　李公之言曰惟至誠可以動人信哉三本名鼎人呼爲高三亦猶宋之方臘人呼爲方十三云

任大事者曰識曰力曰膽三者缺一不可讀李贊

首篇英雄面目名臣事業俱見一班

步伐井然神氣奕奕欲動文章中即見經濟當與

韓襄毅張峿峽並傳

似有成竹于中故應手而得非如金注之僥倖一

擲也是良吏而兼良將之才

五

贊二

國家敦本業首重闢荒是在奉行者斟酌時宜斯國賦與邦本交相濟也前隆平令從事于此其時之以墾田報者烏黑鵠白固多子虛烏有亦不少雖版籍報成後若問其我疆我理東南其畝者幾何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者幾何農則皆茫然也此與前人之檣田何異賦額既定前令去矣後令復來官以之催科吏以之追呼嗟乎紙上之田疇遂爲倉箱之實數矣長洛數村業報開荒田二千餘頃名實不副韓子所云塗不可以爲飯塵不可以爲羹是也民初畏督責則罄所有以償償不能什一也既則鬻妻子以償指恒產以償償猶不能什一也而民不堪命矣民性騃莫能抉病源徒以府史胥徒殺我號于上官上官念民艱輒嚴譴當事令若吏當事者貿代前人爲李僵無罪也繇是官畏罪罷不追卽追之而或猿鶴或蟲沙強半化去黠矜奸氓因圖逭賦謬以熟壤闌入

滿目時艱一筆寫出

六

新畬籍黎丘淆眼載鬼一車官稽之則曰無地而權且訟矣公朝問以故遁愈積責愈重一當考成令輒以此獲罪余屢鞫斯獄初意官吏果無狀後乃洞悉其故進窮氓而諭之曰此在前令爲莫逭之失而在後令爲無妄之災國賦不可捐汝雖究控無益徒敗無辜邑宰爲子民者何安盡已之諸民備陳開荒虛報之繇及水潦流亡狀且言前令不及催不得不催後之追呼者寻因思在民爲剝膚供無米之炊其禍未有涯涘不能已于膚訴者情也在官爲據額徵常供之賦其罪不自已作而乃歲歲株連于橫吁果何罪哉事不拔本塞源官與民徒相佹害不決裂不止斯隱憂也遂以情實備陳之　總督李公請以闢荒入告去官民疾苦　公言吾亦悉民若但事關

國賦須與臺使者謀之時

直指胡公按部旣闕　李公語召余言曰子言甚善

但　司農方蹙仰屋吾卽奏報不得當奈何余對曰

仁人之言達人之識

七

真正經國遠猷者生不能知俗吏不能道

公誠爲
國計宜思可久之道賦從民出官以涖民今官以是
罷民日坐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是有賦而無賦也
若請蠲免俾鴻鴈既宅漸圖開墾人土財用以次而
集是去從前之虛賦而得後來之實賦經國遠猷莫
切于此　公然余言力請之
廷議稽核至再卒荷
俞旨至今隆平之民寸田尺土皆實業流亡漸復爲之
長吏者得以舊科徵實額無復曩時猜伺風矣余因
思盡地力者墾闢阡陌者執皆儒者所不道然國賴
以富強彼豈事虛名哉今
國家開荒之令固甚嚴爲之吏者能自詳慎未有行
而不效正惟一意苟且而不深計其後貿然行之以
致遺害若此故一令耳行之而善則利興行之而不
善則害起夫惟不亟亟于見功且其功之所以無窮
也請以隆平前令爲鑑

成憾偏之

宋人詩曰愛民如有病眞能以民之病爲身之病
其疾痛痾癢不患不歷歷也身爲盧扁仰身爲藥
石斯難之又難耳安得如此千萬人使天下民皆
無呻吟聲也爲之三嘆

對直指一段至理名言可入古奏疏一則

鄭俠繪流民圖無裨于事何如此之以實心陳實
政宛轉闢生竟使流民圖變爲安樂圖覺鄭俠徒
有仁心而無仁術矣

贅三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言愼微也予於栢鄉有慨焉栢鄉官民以細故構怨幾不解、余適逢其會力爲沮塞、謬有天幸不致塗地甚可畏也、前栢鄉令坐遝解註誤、

部議降調尚未去位、其胥役張與仁王玉果等、素爲士民側目、乘其失勢、列諸胥罪狀、上白之兵憲

余公語侵令、憲檄嚴究、令憤甚、無如何、値臺符留令

復事之官又復留任殊不可測

在署、候新令代、諸胥燄復熾、蠱脅報復、爲一網打盡計、誣諸生陰謀、借嬰相會以聚衆、密報臺省、文已成、禍且不測、余聞之曰、此舉行栢士無噍類矣、適令來謁、從容語之曰、君前坐詿誤小謫耳、終當振拔、奈何以士民不長者遂起大獄、使其事實罪固在諸生、虛則君獨不發還坐、鬼神不可欺、國法不可玩、幸再思之、前之所坐、吾儕力可周全、壞身名以殉諸胥、竊爲君不取、令聞言悚謝、遂寢前謀、然諸胥毒未已、復謀

情理俱至兩出之和平宜其備謝無已

所以魚肉諸生、計無他患、莫善于數逃、蓋東人之匿者多、禁數法嚴、甚事得實身不免、事即無實家亦立碎、欲弃諸生禍與此烈者、遂以此羅織而首事生、分馳以報、令上于上、胥煽于下、士禍出不意、計無所施、惟效梔公宂伏計耳、胥皆虎而冠、磨牙露爪、偏行緝捕、因縶其妻孥、威踏其戚屬、咆哮之風不啻遠邇、士之宂伏者、潛行到郡、哀籲當道、然皆束于法、不能爲之地、惟怏怏不平而已、余見　守公岡所以解之、

[illegible]

比時情景眞堪目擊可咲可嘆

甫出署、則見狼狽狂走、抱頭痛哭、相率伏擁、與前連呼救命者、皆栢之子衿也、余方詢其故、復見猛氣獰猙、手持鋃鐺杻械、尋追至庭者、栢之胥役也、蓋諸胥瞯諸生奔郡赴愬、亦來郡攫捕、叢起于黌宮、而怒洩于府門、初不虞余之適出而目擊也、立爲嚴懲、驅令速返、胥始知有三尺、斗斂兇焰、遂不振、士禍亦得解、令旋爲　督學所糾、革褫職、後余以公事過鉅鹿、諸衿聯翩伏道左、謝再造、前令亦出郊踣、以不聽余言

頗有此可

和平簡言直率日咸

爲悔余時語諸生曰昔漢班固一代才得罪洛陽令
後事敗令不待朝命收固考死獄中諺云破家縣令
豈不然哉因思此一事出前足以赤族出後足以破
家以余故竟渙然氷釋感在士子固宜而令亦感悔
者何也君子愛人以德非甚狂惑久當悔悟若吏能
愛士士知敬吏其風斯古

讀此文者僉曰愛士耳不知實所以愛令也爲士
者不可不讀爲令者尤不可不讀

變夜叉心爲菩薩面一轉手間耳此真佛地中人
也然非金剛怒目不能使菩薩低眉

贅四

吏不患有事患有事而不能制之或則其滋蔓也或
則其潰決也滋蔓難圖潰決難止介在毫髮不可不
審丙申孟夏余以公事謁　直指過無極時縣邑策
郡倅　曹君引余言曰昨有首奸民許稱勝國東宮
施其者佐之煽動山邑被惑者衆計圖倡亂刻期六
月六日事屬不經置勿問可乎余曰不然無端具詐
事未可測安知無逐方成王郎子其人乎萬一刻期
之言實邑先廉得矣毋養奸宜密察速上聞毋爲僨

語語破的令人心服

不疑笑倅是余言密偵得實乃報郡余復以公事至
平山平山令　范公卽前所云能用間平賊者也具

句句甚精透再見

悉亂狀以示余知爲井陘左道僞朱慈焞韓太淨初
借符術傾動鄉愚自言股生龍迹惑衆爲是舉耳此
與劉宋時道士名司馬飛龍假晉室天潢糾衆作亂
事適相類范公又廉得其僞牒署官姓名累累余曰
妖人借此作孽耳今大憝未擒若必廣爲搜捕則良

真膽真識爲兹空前絕

民騷動或驅之爲亂焚交通書𡚱反側子正今日事也但事須有機畧宜密會井陘令俾出首逆徒計誘元惡出山舉事因伏兵取之可不勞而定如余言焚牒計誘之轉盼間妖黨獲盡越一日保定驍騎兵以討亂至聞巳就擒即旋一無所擾不然養虺成蛇其禍未可量必血刃而克獲民之塗炭當何如妖逆既獲首亂者以俘獻

閣下餘偏守土官會鞫施逆廣爲牽引殆及數百人嘗

奇人心事數語洞見

事者聽其喋喋不之止余曰此輩魚遊釜中命在漏刻故株連枝蔓使此獄不易結與緩須臾死耳昔漢楚王英獄事寒朗以死悟明帝昭雪者衆隋煬帝時捕得盜者一時決殺數千人識者按其訊牘僅八人當死餘俱爲無辜此前代明鑑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毋信狡口墮其術中惟加嚴刑其情自露耳如余言施乃供首惡數輩餘皆取符水就醫藥之人前供計圖留質以免立決故皆誣同列始以余言爲不謬

施逆羣辭刑出就道斃于獄余曰此固天之有意懲人也使此逆不死赴訊之日保無復逞狂喙乎今變發于一時亂定于旬日民無濫及城野安堵嗚呼此豈人力哉

可入智囊應變部

明于古今精于世變所引證論列皆可爲當來鏡

所謂以經術爲吏治者非予而誰

胸中如鏡懸故遇事疾徐操縱無不適中敏君俊

鶴仁擬騶虞.

贊五
養鷄者不畜貍䅘禾者不畜稂何者爲其害之也顧
蠹有不同米麥之蠹簸之揚之而已樹木之蠹爬之
剔之而已卽有濟世爲害啄木之符靡不立出惟是
憑城憑社爲鬼爲蜮奸足通神猾能反噬當之者類
跼蹐袖手寧縱磐齒以血肉吾民决不敢攖鋒以來
意外之禍若張敞之重笞取盜李膺之破柱擒奸豈
易言哉夫奉

新法去蠹如摧枯然有時難爲力者孑噬甚而公論泯
也凡蠹有三通家與劣衿爲最胥役次之余初謁
總督李公卽延余私室詢余曰吾轄三省訊知何處
伏戎卽發兵撲滅必無遺孽惟踞賊至恒東境輙泯
踪迹不得其解予新發硎請以此試余謂此必官兵
陰有左右之者否則豪猾營之窟穴防奸必自近除
盜必先窩無他術也歸自南亭緝知南亭有淵藪爲
楊宗寬隺二麻子袁剣連東省劇盜羽翼多人皆工

李公委杰也知人善任使公足當之

起滅編害非一日人皆鉗口旣得其實擒以聞　公
公親訊卽伏辜昔唐洛陽僧智圓專隱亡命通山東
李師道爲逆殺武元衡刺裴晉公皆其黨也捕獲臨
刑猶有恨不見洛城血流之語使二憝不卽除其患
未有極　公乃具疏報其事手札奬余甚至東境自
茲安堵又有縣隷鄭奇甲者身爲蠹弟又爲盜凡買
馬皆鑄次斂諸村民給之如供上命事破被戮奇甲
反用此魚肉諸村落株連恐嚇訟數載弗結一日移

居郡城郡人搖手相戒曰愼之哉愼之哉虎至矣郎
有力能驅虎者屹弗爲動余適以事出有婦伏肩輿
前號哭詢之則以夫爲軍職犯事女爲奇甲誘賣娼
流不從鞭箠欲死余卽搜其居得粉黛數輩皆良人
婦爲所羅致者立命各歸其家呼奇甲笞之伍伯叩
頭請曰今日笞此人明日卽碎其首寧受罰不敢杖
余研鞫悉得其稔惡狀令人髮指報　兩臺置之獄
瘐死獄中前數百家不免于其弟之脅勒者今得免

有慕構擘者如李公

敘事古甚真史才也

于奇甲刀俎矣知與不知皆稱慶楊九雷者深州人也與子濟惡挂籍神策擇肉而食窺里中素封者必巧爲傾陷動輒糜爛其族不能堪羣攻之　撫軍屬余鞫余閱牘有李隸楊九祚乃其族即斥去以杜狂口下其事于州州牧不敢任因辭余忌非之已而九雷果以九祚爲辭控　總督李公燭其奸不行余按前辭族人所陳纖細不誣數中九雷有叔母貪而嬌殘杅自膽積仂製送死具九雷以盜情嚇之晝吞所

李叢書　十八

有嫦死屍露處其殘忍多類此獄成滕郡守覆訊暴嫠人猶鍼其漏綱其子走匿長安造謗邁州役以解東犯至都遇諸塗捕繫以歸雖有神策不之知也詎非天道哉又有鹿邑叢時來饒邑李仙鳳二蠹時來子署舊役仙鳳府胥也時來役已罷聯絡各處老猾專爲詭訐傾陷邑令皆供其頤指每當令聽訟必踞門睨視可否惟所欲諸胥所入必瓜分之若權稅然市儈之賦截以爲已物者門例也前此上官皆知之

縣令以此去官者不知凡幾

心憚焉未敢問余廉實捕置犴狴猶傳語邑人曰所坐贓頗諸君我代必有以相報邑人唯唯經屬訊知不免飲酖死仙鳳之惡與時來如一人余以語守公置諸法因余提訊亦畏而雉經尚有未結巨蠹則曲邑三猾之劣衿劉素履也先以乘亂譁衆由陽別駕剿擭解　部漏辟僅擬戍

赦免訐發別駕敗其官後齊令欲治之亦中傷去當萬令時有南心服重案計可厭豁壑不得遂因萬去任

李叢書　十九

蠍腹心陳天福以父命爲辭羅織諸縣役欵嚇索諸役議賄八百金所免金難猝集卒被控　直指發鞫余閱前辭原告天福匿不赴官而以弟天印代控爲父命而所陳皆賦稅事爪蔓數百人且訟增由縣所悉多部中務大矛盾不近情知必巨蠹陰主之以此鉤距天印果頭搶地具服爲某某所誘而復素之名露矣余即逮究天印告以窠盧羽翼成究亦罔貸余不聽提而訊之卒無所逃解　院審確即具疏上

寫史筆

闘至今待結尓抄奉上檄閱視倒馬諸闘道綵幽邑
其士民擁見爲言復素且感且懼蓋幸猛虎之在穽
猶慮其裂綱復出也余慰去之請如此者皆人画攖
猱屋居蛇虺也凡游兹土者詎不知之而逡巡不敢
動則以利害之説戰于胸中不能不有所怵耳夫善

可謂神筆

觸奸者若禹之鑄鼎即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
露而不可逃其鋤而去之如疾風摧艸無不仆地乃
快人心若畏而豢之此猶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任宗所陳者三而拔大本雄居其一非智勇兼家
者未易語此夜半入蔡州取吳元濟旁人爲之驚
悚讀此文亦然

闇人談繫賊擊虎未有不踴躍以聽者人心有同
惡也蠹之害甚于賊猛于虎請爲天下任事者朗
誦此文

治蠹如治瘵不得其術瘵雖去足以殺人此得華
佗術故瘵去而人不傷真治蠹國手

贊六

嘗閱唐段太尉秀實弭亂兵事深服其有機畧太尉
攝軍務時忽一日漏聲起有來告變者言其將卒擬
五更爲亂太尉不爲動特呼掌漏者命以每將轉更
必來言至則怒其更漏不清絜與之言未三鼓而天
已明亂卒不能動太尉乃命別區處亂形盡泯又唐
劉闢據西川反高崇文討平之崇文還留兵戍蜀後
又奉詔戍他所兵怨謀亂時有人馳至軍中語諸亂

者曰汝等何以至此皆曰討反者劉闢耳語者曰汝
等討闢以爲功豈可復使他人討汝以爲功亂卒寂
然即時就道此二事皆當機切中故不勞而亂弭恆
郡設有大帥統轄二營伍斥堠無警往往置刀斗不
用但兵士苦貧月糧不足給衣食且例赴易州支領

恆之士卒知此苦

去恆數百里而期限涉寒暑皆疲且易之胥徒侵以
主客之勢職以緩急之期于是但願速給而甘減繁
費之苦俱不惜矣尤苦者隊伍之長侵漁不已計餉

目光如炬真應變之才也

之得實什不一二是貪而益貪矣更有難者恒地當
四達之衝貴客往來如織兵士晨夜循例護送疲于
奔命是管兵變爲驛卒不但沮其投石超距之雄亦
何以消其稍項黄馘之忿哉丁酉春忽報郡守　佟
公傳　大中丞命趨令謁見遂馳行至中途遇郵傳
者詢之則僞符也大驚遄返而密察則知爲營卒謀
欲刦郡帑詭爲之耳　佟公錯愕謀之余余日當奈
何公曰其迹未著未可動計惟有謹晨夕嚴墩析多
設防禦以戒不虞若顯其事而誡屬之則彼必計脈
狂噬余日不然是養之也否則畏之也譬之瘡欲起
散之便欲潰攻之便未鬪欲養之也與其養之何如
散之况乎百日防不如一日消若彼知我畏而不問
則其得恣當愈甚耳遂與見營將道其故下令嚴勅
余輩亦相與整飭鈐閘厲兵秣馬以俟卒知有備異
志遂解逆戍戍戛有
詔調恒兵若干戍東睡營兵既若儳又當遠役安土重

果深慮遠非肉食者所知

遷暴時不肖心又勃勃動矣日集開元寺偶語且向
邑中投蜚語吏民惶惶以爲必變起余曰蜚語之投
是其欲亂而猶未敢也即與　佟公詣幕府白其事
且徧循諸戍卒温言慰之曰浙東吾里也水草甘美
屋舍精緻若輩去亦人人自便耳且大軍不日澄清
海氛犒賞有加凱歌錫旋直旦暮事有何轉恤之勞
乎諸兵遂即日就道仍戒其奉約束依時刻毋團聚
毋逗留彼亦兢兢聽命焉是二者于古人應變未必
有合而要之當機不可以或左槩而論之兵之思逞
起于患貧而其計窮又起于力用古來惟鬪轉淯以
給兵未鬪遣兵以就餉吾嘗以就支本郡條欵請之
直指而　司農報以帑藏原屬易州不允夫帑藏非
易之所得專也可貯之易獨不可貯之恒乎常見揭
竿嘯聚之事毎起于呼庚呼癸之時火之初起杯水
熄之及其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余前二事幸
當其欲動未動之間稍易爲力耳既居下吏又難越

殂不過爲豮豕之牙若其探本遡源未雨綢繆則在給近支禁迎送嚴豗削端有望于後之有志軍國者明摘其詭俾知吾之無畏陰爲之備使知吾之有待何其整且暇哉古名將作用何以加此不謂得之堂皇中人也爲之浮白呼快絕不已

余與道南自幼相善未嘗見其談及兵事也而臨事能緩急悉中機宜如此乃知高坐談兵者殆括伍耳未足恃也遣戍卒數語又何溫而善入令人想見虞允文當年

名將之于兵在靜而整故亂不爲動若亂而即惶惑者是開之亂也請從道南問津

贊七

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成德達材敎澤由茲而盛古之教者家塾黨庠術序國學如三十輻共一轂不可無也矧恒陽股肱首善思樂之區甲于河朔作人者可不念諸于茲恒後佟郡公俯于詣黌宮見頹圮鳩工治之踰三月告竣凡大成兩廡暨講堂皆煥然改觀于見泮池之被舊有前任許給諫建英才社蓋倣古庠塾意歲久化爲異物于慮前輩風澤中湮且後來發蒙無地遂從蜈蚣窟穴中一正釐肆胥變爲吾伊仍以其餘貲佐膏脩故迄今絃誦聲不絕皆曰此許公之所賜也至諸生有以文贄者雖簿書皇劇必悃款備至歎若平生非諛爲臨卭也且拔其尤者勸之梨棗秋桂六枝上林一杏皆課士錄中之最其有以雀角誤而見衊必力請其故物至再至三五年內計全二十餘生皆從含沙

許公未頌此而備

杯影中起而雩之若其甘爲桼士或恧藉自恣者不敢以理法借非恕之也意謂美疢不如惡石或望根芽藉此變爲嘉禾是即予區區之意云

讀此如循吏儒林可合爲一傳太史公不必異之也至其作育盛心尤千古僅見

嘗閱道南著作慨然作者自負及見入官又以文敎爲任蓋道南世系新安猶得紫陽遺意云

贊八

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作刑法志而兵不及焉豈非以平刑則何有于兵耶恒設軍府兵民繡錯民養兵兵衛民制也然兵必傷民民必畏兵勢也有司法能行之于民而不能行之于兵則以束于制與勢耳今之李非治兵者也然有司者民而有兵以狷之治則猜猜患狂逞不治則聽其蹈藉吾民其謂官何惟得其道則法行而兵民不傷余理恒數載雖無治兵責而于兵事靡不加意凡輸輓將役之勞糗糧芻茭之事弊端百出不憚斟酌陳請嚴其隊主之侵漁宥其醉飽之小過至有强悍以逞者斷不以三尺假幸法稍伸什伍不譁初蒞恒一民負兵稭蒲値逃匿府門內兵咆哮追入余適出立懲之且諭曰此公府乃朝廷所設豈汝猙獰地耶况月計汝餉入餬妻子口且不足而乃填六博之壑竊而爲盜軀命不保何不痛省兵叩首謝罪踰平邇盜李友才恃諸弟隸尺籍冠

至理名言治兵者不可不聞

擾無忌地辭公擒之屬余訊兵弟勒同伍嫌諸證佐以成脅之余鞫得情劄簿出兵果肆毒于道而懲之後駁審諸兵迓友才數十里外擁之上馬日暮到府而友才逸去即欲不詰之劫不可得也余即牒都虞候褫前出迓諸兵姓名盡納之獄越宿而友才出訟竟伸有兵與辭隙縱馬踐蹦所種地殆盡辭訟之兵實鼓于旅帥余搒訴皆兵辭懼為帥魚肉余謂兵曰此不過小懲若爾帥再鞫余當盡法以待兵長之不敢有他今之李非治兵者也而余治之已如此有翁于曰曾卒有犯宜鬪之其帥不宜執法以買怨蕭然皆然子何異之余謝之曰鬪之其帥萬一帥不治兵益驕民益弱矣民謂我何況于之治民原非抑兵以私民也治兵即所以愛兵愛兵即所以為帥使余不治民且上控于帥殊不利不若直行吾法之得耳甚非余之惓惓加意兵事不至此不然若一意訶詰將毋與韋濂之變同類而並譏之也

李贊中治兵定變數則皆風流閒雅處之若無事

此其定識定力不能不為君稱服

文氣疎疎落落而體絕工可稱文如其人

贅九

鄧禹有言曰吾將百萬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盛吉之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閔知兵刑二事實合天心可不愼哉夫當死者旣不可縱之以生可生者豈容遽聽其死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庶幾死者無悔而以法死之者亦無悔焉若區區循對簿拘文法非所云也余凡鞫死獄罔不惻惻然愼他不具錄特附數條以質

之邢林生者涿州郭賓元家僕也林生爲盜掠主僕亟鳴之里正郭喬雄糾鄕兵追賊至徐水西郭外賊已逸適遇太學孔興仁趙銳傳鐸幷僕王士英等從京師回皆褰韈乘馬此猶獵時有人蒙獸皮效獸走而當獵者之衝欲免難矣林生等不問卽以爲賊直前先傷士英斃與仁六命于水李廣善射虎見石也以爲虎而射之飮羽石固非虎然謂廣疑虎之時卽欲不射胡可得於是乎有林生之獄乃必擬七人

出之甚當非以釣索見奇此卽罔官一宥曰不識者是也

留心承問者請一究心于此

抵是猶罪射石之李廣也況與仁之死林生誤在不知今明知林生之誤而復殺之是誤而又誤也誤死者不能復生可生者又復誤死豈非冤而又冤乎以此力陳之恤刑具

奏俱免死衆陽夙衛王先大葬素族王景陽女圖爲妾不可得計陷景陽死因圖其女痛父非命亦投繯殞學緹縈不可得效曹娥得之可稱孝女矣景陽姪應林將以不戴天報先大先發制人買盜辛月亭誣

同黨竟擬辟解因時月亭先逸應林獨嬰縲絏父祥山鳴冤余閱爰書應林分贓一鎰止憑月亭口供贓則云費無存者被盜者則屬烏有所證兇仗又非得之應林家可怪也宋太平興國間狂夫橫罵一富人於郡市極不堪人不敢問忽稠人中一壯士躍出刺殺罵者投刀而去開封尹斷是獄歸其殺于富人獄上屢詔研鞫不可枉及末奏則幷刀奏以爲必無枉矣太宗乃命內侍入取刀鞘納刀示法官曰如此枉

人民安得無冤向殺人者乃朕也應林之刀實類是
從來惟聞戮有罪釋無罪未聞陷無辜舍有辜今灼
見其情倒置如是是殺無罪三人以快一奸人之欲
公道泯矣一請未允固請允之應林因得免先大以
懼罪遠竄卒不得創懲冀州守弁某匈以捕盜買貨
一日捕不辜十餘人以爲盜得賄俱釋之內有郭大
秃子欒住守獨强項不屈不得釋軍府委都虞侯會
州牧鞫郭欒俱擬斬前此不聞也中軍定獄自玆始

郡守牒余覆鞫余按此獄皆撫營兵邢彥淸一人之
口以定罪問其贓初則曰無存也再則曰彥淸同兵
秦國彥收貯也訊之郭則曰彥淸報爲欒供郭未服
也訊之欒則曰彥淸指爲郭供欒未服也夫贓不貯
之庫而貯之彥淸家謂州庫不可以貯贓耶牒府覆
鞫弁懼事敗煽蜚語脅余附會余不爲撓計窮乃干
會鞫皆出僞贓衣若干益與前供矛盾冤始白反坐
彥淸官亦去良民獲蘇後兵憲余公爲余言及前事

聖賢之言今人安得有是

嘉余固志余謂縱盜有刑枉殺更有刑激兵滋亂驕
兵更長亂寧雪冤以去官決不敢殺人以媚人也又
有趙州溝崖村劉全義被盜父思州爲盜火炙死地
方及全義告俱未指名州保甲素與劉來祿隙且疑
其出入不常必爲非擒送捕官不勝拷掠妄自誣服
又牽耿仲等七人本州俱以眞盜論余覆鞫辭皆游
移一贓也旣曰火焚又曰埋之古塚索之塚無有也
至冤其得辟之故則謂思州炙死時火光下識有來

祿諸人耳夫果思州有此初報時卽宜直據以伸冤
何得半旬後始以爲辭七人之目安得瞑余遂其冤
守公猶疑之未幾平山報稱獲盜劉達劉三才等其
贓係劫趙州溝崖村劉全義家物也昔唐時有獲盜
者旣考服矣出其贓又皆失主物無復謂其枉者及
他處獲盜所劫物與前之所獲無異始驚而問之被
冤者對曰畏拷掠故命家人倣失主之言而模範之
所速炙嗟乎有贓尚枉況無贓乎平山眞盜不獲余

痛乎天下如此者不少矣

一轉頓挫文情秀勁

縱釋趙州七八何以解于悠悠之口諸如此皆有故而陷乎枉者乃有無故而欲置諸人于死者尤可異也真邑擬盜辟降天祐張周佮父子素月殿倪子明等余覈其事則以劫子矜孫光閏之故究其犯則以光閏被盜後率衆追自二更至黎明及韓通村弗見盜出遂謂天祐等爲盜追及時不聲開退舍後歷歷指多人是必有故展轉研訊光閏始謂與天祐素相識且受卵翼失盜後諸人皆來慰彼獨不見慰故悉及之余笑曰此真以人命爲兒戲者乾餱以愆小過也遽陷五人于辟設有大隙何以加之人道遭變必有冥譴此而不甯復坑多命其犯天譴必益甚光閏乃悔過五人寃遂釋以上凡二十三人皆必死者也

數語使人悚立

余非有術能予之生在不輕其可以生巳耳雖然其可生者皆此生二十三人之心生之也即其不可生者亦皆此生二十三人之心推之也昔漢武時長安中地現一肉無頭目手足而能蠕動東方朔識其名爲怪哉謂是冤氣所結得酒可消試之果然今二十三人得余可免怪哉之寃然安得舉凡獄而盡澆以東方生之酒也

收筆

道南爲余言辨疑獄事甚多聞之皆足爲法爲戒此則其尤著者耳其邑以私鑄相仇坐死者衆道南爲得其實次第出之凡活數十人予所親見者也以此知世未嘗無于張患人不知耳

辨寃獄在智使無寃在仁無仁不能成智也往往有矜疑而不能平反人謂不智我正病其不仁耳道南仁人也故治獄如此

使人驚使人怪使人敬使人服魏武覩陳琳文足愈頭風余謂讀此雪寃牘當令人汗出

賛十

國家議圈佔所以重禁旅也議撥補所以撫流離也圈佔以㘥神氣撥補以養元氣其爲根本計至深遠然其道所以相濟而反足以相害者何也訟獄繁興而治之無其道也李牘莫煩于撥補而撥補又莫難于武强之與滿城真定之與唐縣二案滿城唐二邑屬保陽武强真定二邑屬恒陽當武邑撥地與滿邑也頃數逾二百真邑撥地與唐邑也頃數逾七百未

幾武邑以主地請　部請得退遝是返我汝陽之田也唐民之稅必赴真邑取租而後納是遠收湯沐之稅也乃武邑既復舊物矣　司農符令照前起徵宜也乃未復之先武邑牒滿邑起科而本邑仍自起科如律令至滿邑之秦璧已歸趙矣爲之令者當請之地曹截止新糧乃地已去而供職如故是他人之痛已愈尚剜己肉以藥之豈兩令之瞶瞶若此將毋迫於奉公一念而以多多爲益耶乎爲滿民者奚以堪

洞見至[illegible]

十年萬[illegible]積敝言[illegible]

因請　部求允　部未央答　總督會勸于決之曰是在審糧之所歸而已矣滿邑去地不宜糧而代他人糧已如此奏銷簿不爽也滿何辜武邑得地宜糧而歷年糧不廢又如此實收批廻可據也武亦何罪然則何以正之曰此皆　部檄參差以致縣糧並納令君令滿邑無田而輸理所必無若令武邑重償隣稅民不堪命似應咨　部扣除　總督疑于庇恒扇請此糧宜盡償之武邑并疑　部檄爲僞隨會　撫

軍直指親鞫聲色俱厲余從容請之曰此係前車之悞無容諱其故轍　部檄綏僞　大司農印在今若必令武邑償滿邑之糧是滿既失之于前而武復蹈之于後兩邑重困是再悞矣　李公意稍解仍命稟武邑糧額覆析秋毫且徧召歷年里胥編戶并完糧左券質對少弗合即以欺隱論斜余謂冊籍浩繁胥吏無數且歷年多矣保無淪亡能免魯豕必如此是無補于滿之萬一而武之受害且什伯也因與保陽

何其明切又何其善于處分

司李　鄒公討攷前代廵　鄒公奏免真順廣大荒地此六年事也比時武地已擬于滿應免在滿而武受之是倖免也請以武邑倖免六年糧斷補滿邑原不爲額外擾前此二年俱在免例無可補後此二年應議償者請咨　部扣其已輸之糧或於別項通融免補庶葛藤可斷而兩縣俱平時　李公移鎮楚中代之者上谷　張公以爲得宜允之奏結其案唐邑事則又小異于是唐邑自順治十五年以往民皆索

真之租充唐之賦至十一年真邑士民以爲此地國課正賦所出不宜擬補者　部允其請因是唐執就地徵糧說真執退地輸糧說賦因多逋與滿武二邑所爭相似而又不同　部糾之行勘會鞫余謂兩邑得失俱半葢就地徵糧之檄在十年八月是宜朝至而夕發也乃唐且遲至十一年十月始印冊牒移真邑是唐適以自悞非真貽之也至真之失在逋唐之租乃以無豢租銀混爲塞責豈晚近同于結繩不

探本之論非者心析

煩書契乎誰其信之因令真爲唐悉追前逋唐不負真真不負唐真民無地而有地唐民失資而得資矣此兩全之道也詳請奏結愚謂真保兩郡繡壤相錯自有擬補而紛紛嚚訟雖婣婭嬰鳴弗顧也其弊因被圈之人鞭長不及毎視爲雞肋而甘厥脫置之乃無業士民遂緣之以收漁人利其佃與主既若秦越不相習而租與糧又若雲烟無定式一控再控嘵嘵不已所自來矣若有意私真民真之狡健者蒙其利

真之有恒產者實未蒙其利也而其患保民先受之若有意私保民保之狡健者蒙其利保之失恒產者實未蒙其利也而其患真民先受之惟蚤自決絕則民困稍甦若務爲鉤索徒益之累也然以視虞芮之閒田葢不侔云

後之持斷者知此自有公道

至今紙上覩之尚覺葛藤在當日紛紛者正不知何如高洋理亂絲奸雄狡獪耳不足法也請葛公無他過人只是妥當惟此無愧

敘事始末明暢有見於知所謂殘人不當如是耶

敘十一

營室之傍有天廐星主傳令置驛房爲天駟爲馬祖是驛遞之緩急驛馬之登耗上關天文眞天下之大務也

國家章程主其事者司馬洎冏卿任其事者憲臣戒其事者馬令長而躬親其事者則驛亭之丞也設馬以地之衝僻爲差給馬以使事之緩急爲差馬價在官某驛用若干馬即備若干價謂之工料按月給之

芻秣之數一如馬之多寡縣以畀丞丞以畀圉人稽其肥瘠相其勞逸故凡衝劇處即馬如雲屯用能星報無頓而羽書有期厥後驛官無頓多以工料爲盤橐圉人效之尅減秣資於是價仍舊也而馬爲空馬馬可數也而料非實料在僻壤尚可影射處衝要則一馬供十馬之用十馬飼一馬之料以枵腹而當苦馳其不踣斃者幾希矣一驛疲耗諸驛爲之牽制於是有越站之較甲驛之馬代乙驛之勞毫無補于乙徒先傷其甲馬愈少而驛亦愈敝坐誤公家爲害不小恒陽居河北之衝而驛之苦爲尤甚計其道路爲數有九勢如輔車相依健則俱健憊則俱憊其理然也余李恒一載後眞定驛缺丞署以邑丞丞固多宿逋且無牧馬才馬恃之以爲命者丞取之以償逋倒斃相仍紛紛越站告困繁文所由來矣畢憲　陳公患之委余調劑余以庖疧異司辭　公即以急病讓夷勉余曰治事必究其源猶治病者必探其本食指

語必殷的

之家所急在米猶衝劇之驛所急在馬也米多人不饑馬多事不匱今往來驛騷之騎不得停猶朝夕饔飧之事不可缺也若數米而炊之且向隣而乞之司之者非主翁主婦而爲臧獲幾何百口之家不與若敖爲伍乎今幸倉廩之在主人者未匱請即出陳紅以命饔人主婦司之立可告飽驛亦猶是按月而給之者數米之炊也買站顧替者向隣之乞也買馬井邑令而以付郵丞俾其芻秣一聽圉人是持家非

設論能痛快切當如此遠揆國策近則于聽

主婦而藏莽爲政也料銀漸少買馬無措駑駘無停
蹄而秣啣無暇冂究竟人馬俱斃者是食指之倫化
爲若敖氏之鬼也若盡反前之所爲預發一月料銀
令縣尹買馬以委鄙丞鄙丞儲料以付圉人將其喂
養驗其肥瘠嚴其責罰無克減食料無私用驅馳馬
多而勞分力併而事集是出其陳紅以命婦人主婦
司之侵漁影射之藏獲無所容其弊百口之家可立
飽矣此雖不能與秦非子張萬歲較功比績一騎紅

塵之來應之有餘矣　陳公以爲然曰庭堅伯聞可
合爲一傳令見之子矣然而越站之弊不能禁將奈
何余曰是在定越站之法而已矣小人之情走利如
鶩使知利過而害即隨之則彼不求利而我自除害
九驛舊有議規越站者計站斂馬者計馬俱以鍰償
馬傷者代賠馬死者備馬無馬者亦以鍰償今特一
振飭之遵議而行一月兩報發價之口分晰扣除則
彼甫徼其利而即膺其害雖欲爲行人之得邑人之

天下無一事不然不可不三復此也

災不可得也　公曰善哉杜武庫何以異是即議行
之至今爲式嗣後余往來諸驛間驛吏即叩頭曰微
我公我輩俱已鳥散去安得有此余曰我非驛吏安
知驛之若然讀書而見古人之言治天下者如牧馬
無他術巧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署丞買馬僕圉減料
所謂害馬也我今反之是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若
不預發料銀驛終不起彼循途守轍無救于逐大天
下事豈獨一驛爲然哉

驛遞爲今日第一切務見之章疏條議者非不痛
切詳盡究竟四方疲敝如故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也讀此始知立法之妙非其人不可
事無論大小無不有綱有目有正有救荼之則亂
治之則見向有感于劉忠宣之召買今又感于吾
道南之治驛矣

卷十二

嘗讀漢唐書見張釋之徐有功諸人輒私心嚮往之見王温舒侯思止輩所行事則悚惕不能去又觀宋史見天子手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置飲食給醫藥知古帝王恤囚至意意至渥也今

上欽恤德音屢下追蹤隆古余雖下吏敢不恪供乃職故凡大小獄務色聽不敢慢爰書不敢忽浹月之間巡圜墻者必再雖不

敕重囚戒獄卒毋法外苛刻時取監倉簿開釋波及又捐微俸爲之夏茶藥冬饘粥焉以故囚往往獲全或喻之曰魚相呴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予曰獄成是不能江湖也今相呴以沫使緩須臾死以與意外之生不猶愈於喻之戕之乎昔漢張敞上其獄事有可郤郤之詞求其隙也不可者不得已涕泣而封之詞不忍視也蓋爲囚求生而不可得然後聽其死而無憾嘗議恤囚三條陳之　總督李公批示具此一點仁心造福無量既仰承公意勤勤自勗尤願與後之同志勗之

非仁心爲質者安能肆譬而喻

二語可與呂刑並垂

可作尚德緩刑書註疏凡有刑獄之司者皆宜書一通勒之座右

英果者仁心必寡謫吉者又短於才略兼之者其惟我道南乎

贅十二

叙次錯落可喜

曹平陽語蒋相曰慎毋擾獄市夫市何以擾官擾之也曷謂乎官擾之也市有自然之價而官不如其價也官不如其價而市之價因之紛紛也是市之擾非官擾之官之價擾之也甚矣官價之弊不可不去物價不齊與時消息閭閻之民規其餘利以爲仰事俯育者官不能以利予民而顧奪其利不惟奪其利且至重有所傷焉拔葵去織何人耶何可不三復斯言

立法妙甚可傳可則

昔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曰此其名實猶未虧也若夫名實相去懸殊民豈狙之不若而顧可欺若此哉余初蒞恒即與販夫販婦約做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之法各行戶設一簿相其土宜辨其時價權其多寡而登記之每月日用米若干斗薪若干束酒漿若干壺魚若干尾肉若干觔蔬菜若干把鹽若干包布若干疋巨細之物皆令本戶自註物入價出亦令本戶自註不問其低昂不究其誠僞按日稽核無有蒙蔽覺如山之隼不在官而反在民矣行之既久官不以價欺民而民乃以價欺官往往所市之物與所値之價較閭閻什竟不啻增二三昔鄭子產民不能欺西門豹民不敢欺宓子賤民不忍欺余則安能民吾民也價吾價也以吾價厚吾民雖欺何害咏野老爭席之句能無一粲倘其張之過術名爲平價而乃侵及

此等襟度亦不可及

蔬果及雞豚卽欲進斯民而告之曰余性淡泊惟飲滄池一口水民其信之否

平價市易官人者套語耳乃實經濟行乎其間故知眞心爲政者必不咎斯民之難治也

富麗如貨殖傳精到如平準書博大寛洪則如周官立意出管商之上

當與唐人宮市事對看亦史中循吏酷吏二傳之意

贊十四

他官多任恩而李獨任怨他官多任功而李獨任過功也過也詎敢辭獨是其用恩于怨隱功于過施者受者往往不知而又豈得易言之蓋李之所司所以佐黜陟也使得任其獨見以求合于無偏何不可之有惟是所司一途而其岐出者不一途一官評也有出之 監司者有出之郡守者亦有出之 各臺審閱者且有猾民劣衿誣訐而遂據以為實者如是多

途而獄之所歸惟在于李事從李出固任過事不從李出亦任過世指李為怨叢者固也故李非難李所出之途不一故難也余謂力之所能得者固人我俱幸力所不能得者則亦如于公之于東海孝婦而已一州牧有嚴操以不善逢迎不受請謁開隙于紳衿又值

功令稽核冒免牧奉行甚力凡諸生之隱土詭賦者靡不糾正以故怨益甚時當

朝審 各憲蒞直諸生自匿其冒免之弊巧織牧罪列欵上聞 直指公親鞫其事犀照洞然復下其事于監司守佐會訊亦如之公又以牧治行詢余余對以故公笑曰不善逢迎正其所以為過也因惡諸生欲以自解從事因請乃止惟 大行臺李公尚疑之復委監司郡守問牧狀皆力辨其冤且矢天以保猶未聽親日問余余對如諸公言 李公曰子受屬耶何爭之力也余對曰惟不受屬故爭敢力君受屬則必

（一語道破）

私氣餒爭且不敢何敢言力公私之分間不容髮一涉于私則黨有罪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公意遂解因思古所載晏平仲西門豹治邑事未必皆滑稽寄託也邑猶是前則收之後則迎而拜之古人且然甚矣司牧之難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禍且身之矣何俟優孟為子孫歌哉又一令有惠政有吏才士民倚庇其猾僕意欲叛去中以蜚語 臺使者將從以白簡余請之不可疏將發余泣而陳曰公蹤迹此令果有

（叙事中兼以議論文情駘宕龍門得意筆也）

（幾有執能）

罪受劾何辭倘信一廝養合沙使
朝廷去一能吏稱意不可且小不可以加大賤不可以
妨貴體統所重首在紀綱唐文皇令奴告主者斬之
所以正名分也事遂得釋恒郡隸邑三十有奇邑之
繁簡不孫其邑地極衝而令又吾周應有循良聲其
邑地僻陋令靜存無媚世才安分自守而已會奉憲
符稽核治狀同事者謂余曰兩賢不能不相厄意蓋
在沛公也余曰使其皆劣固皆去耳若留此而棄彼

將吏之起寒微蒞卑疵者人人自危矣遂俱獲免蓋
天生人才難成而易敗余幸處能全之地而不力爲
之全則違天甚矣蓋非予不能曲全而非此數公亦
不能致予之曲全昔晉地故事叔向得罪于范宣子
祁奚請之獲免邯鄲午得罪于趙簡子趙之宗老請
之不獲免皆天也亦勢也故全者半不全者亦半其
全者可信之同人予不任受功其不能全者惟存之
夙夜予不任受過也

一段皆心竹從公道起見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爲吏之不肖者言之也若
無故而去一循吏一路之哭不更甚耶涕泣爲下
吏請命其存心何如耶推此心也雖宰天下可也

刁風一至于此

贅十五

嘗攷唐房玄齡以元功宋郭進以名將皆持法不阿竟有憸民誣奏其罪賴有公道所誣不行在昔已然何論今日乎誹持法可以無過而過往往因于持法何以言之口官牛亂亭有堡卒耿萬廷與顧漢雖毗適他盜事犯萬廷塌亂亭以盜窩陷漢亂亭計飽壑不遂親加拷掠漢困其逐投崖死詞稱亭鞫節有爲亂亭求免者强乎全其官乎不可亂亭挾怨且受人指謗于狗盜及查所謗前盜久已定辟矣夫定人以斬尚謂之狗若謂已請寬者當謂之何此眞不可解也抑聞有挾官而剝民未聞欲噬民而反制官者若武邑呂益進一案尤可異焉武邑矜呂益進其父九章被殺中途益進控縣以鄭九經爲兇首趙亂略于之變等爲同謀自縣詞凡歷告

三院皆無袁道和名縣初鞫無據乎再訊之止一張國維証稱九經與九章同飲問其下手則茫然也及

安知今人無投劍術者

查縣卷鄒璘公保幾百人僉供九章被殺之日九經方傭作李守第家守第所供亦如之武與瀛距二百里飛而殺人豈九經有劍術耶乎以疑案請行縣另緝元兇正奉駁審益進逃匿都門遍投疏揭謂伊父係袁道和所殺道和用賄乃不坐乎與之及查前詞並無袁道和仰令道和果殺人原詞未列乎安能懸度初未行賄賄胡乎來細詢之九章計吞道和前貲依恃窩穴初以窩東陷之傾其家道和不平欲背前約適九章被殺因以此牽合俾官不得制且嚥道和口不得索荊州兼可望蜀其謀之譎如此予因是而有感焉昔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使當時有寃釋之者則釋之且有待于人之白之何況乎天下之民然君子揆理應變惟在乎有以自信而已

設有此釋之未必求白

讀此可爲執法者戒然民賴以不冤豈必避謗乃稱善全

横逆之來止在自信一語可揭日月而行

恐此書正復不少庭之因甚嗤耳

贅十六

恒爲通津往來如鶩毋問知與不知必投刺豈皆鄭
莊之行欲爲千里不齎糧哉然予非乎津而客多高
賀幸有旄丘之詩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差可解嘲
嘗憶其客自稱貴人戚途遇綠林厄故來謁余迎之
寒暄剌謬舉止羞澁知非王謝家風螢帶令之狐也
固以一鐶謝之去隨接貴人報札悉其魁魋狀蜀于
以固圖爲館舍庶幾爲後來警後予悼室亡前客復

來唁出貴人札示之乃去凡若此者真屬固難辨郎
辨之主人不敢問也又其客來謁 持憲公亦爾
郡侯及予其蒼頭數數五馬門過一矜有訟于 上
臺車發予署將對簿矜欲寘處其人安意蒼頭以幽
餙鄙也執而拷之俱見塗豕主人背逝後訊時見予
不阿益知而謬懷跼蹐託其廣文來謝過予笑應之
曰審若此固有功于余益蕕茲士者非爲北道主人
設令吏不敢言逐客而予逐之固有功于予何謝耶

讀此後設豈得以好客罪主人耶。

予嘗語人曰以民奉客是以官狗客矣官即不惜民
寧不自惜以官怒客是亦以官狗客矣官即愛客未
有甚于其自愛此固有衡量客雖多官亦不病豈敢
病民況四方之人吾臭味也何敢差池

每見逐客而工于自爲者道南痔于巳而厚于人
正見其光明正大處

吏未必好客即好之非其誠然但求無損于民無
損于官又無損于客此其度量巳加人一等

贊十七

予憶里中大家有一婢主人業許配其僕卒變之不許舍僕不勝其忿持刀弒主而反爲主所殺是以其婢爲屈産爲棘也予理恒時有一獄令事正相脗合而禍幾不測不節令之身名俱喪且將以之構難于臺省訐奏于　大廷北魏許散愁端人也自幼不登孌童之牀入季女之室人有浪傳令染指於是兩者且始焉身作斧柯既而密藏金屋又復酷加箠楚遂

致孌童少女串謀構釁投錢箭匿名之章誣幕夜餽金之穢駕言徑寶上役直指時直指按保定得給諫姚公手札不勝髮指飛檄召予予即單騎疾驅恒與保相去百五十里而遙頃刻輒至至則繕疏已就旦晚即發矣予曰事貴得情情須廉實蔡中郎有言曰一入牢獄促以飲章情詞何繇得剖飲章者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質也三思後行行父不爲無得擬飲章而形諸白簡勢必俱傷受禍不止厥令班周遠伴

載子靠謀柜而舜隱危上官潛屈而懷王執江充治蠱而太子斃胥溺之謂也易緩諸如是者展轉反覆以吻幾裂直指猶悟纔爲首肯俄而洞悉其顛末臺省俱無間言令亦得荷　內召夫予責端本亂弭沼哭笑言傷信予平時種種調護凡有關切同事者無不爲之排難解紛化有事爲無事庶幾不倍于聖人之教已爾

漢時灌夫駡座田蚡俱以隙成遂興大獄當時韓安國鄭當時皆武帝親信大臣或持兩端或致中傷不能委曲調護而竇嬰受誅田蚡亦遭魅死風力何在若使道老當事則漢廷必無此段公案

贅十八

其矣居上者當時存惻隱之心行慈惠之事至値猝然意外之舉雖若可喜而實爲可畏于皆以事謁部院畢自大名迯恒歷曲周紊僻之野一時風沙陡發白晝晦暝忽有衆成羣昇于疾趨細認之俱非鈴下輿隷初疑此輩爲索李涉博士詩者而予未嘗以詩名及詢之具京口某等皆廣平百姓幾罹微譴閘流徙賴仁人超拔獲免某等咸朝夕尸祝公遂出其

所奉牌位一座相示意始貼因思唐之元和吳元濟作逆當事者窮治不已時武元衡入朝夜半倉猝爲行刺者所殺裴晉公僅以幘免日者廣平之獄予倘畜其擊斷以細故而離析其父子兄弟則風霾野曠之處其不爲武元衡者鮮矣故曰猝然意外之舉雖若可喜而實爲可畏也予後行取入　都恒之民張彩幔進壺觴者沿途接軫至保定界有男婦數什輩頂香號慟遮道于前夫黃童竹馬迎送之常何至率

其婦女攀轅痛哭古人所譏諦淚在眼過便卽流週來市井之徒慣以水出高源者諂媚當事若閭閻荆布非市井狡獪者比而效蓍簮之哭同漆室之悲有非意計所及者况予之理恒也皆本諸素所懷來未嘗以一喣一濡市恩百姓何若是浸漬于男女內外一似奪其所怙恃者而酸流骨孔至此篤也吾夫子刪詩三百存夫男子者什之三存夫婦女者什之七非以其出于女子者情更眞較古之婦女善于詩故

以詩當哭今之婦女善于哭故以哭當詩哭豈采風者所可忽哉

治獄者無論大小俱以平反爲主田叔燒梁獄詞不第太后加餐田叔亦得無事六國滋㬥晁錯遂誅此必然之數又奚慽于袁盎道老引證一段深中肯綮至于男女攀轅焚香痛哭卽是天理人心合現之處豈北送迎俗套杜征南功德碑一簣峴山之巔一沉襄流之底總不如叔子墮淚二字千

李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文學撰文學有疏稿已著錄是編乃其爲眞定推官日自敘其政績十八事推官稱司李故題曰李贄每事多先舉古人遺跡一二條而後自敘使若先後媲美者縱言不盡誣亦頗嫌於自譽也

蜀道驛程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道驛程記二卷》提要

蜀道驛程記卷上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康熙十一年六月士禛奉
命偕鄭工部次公（日奎江西貴溪人順治己亥進士）典蜀試二十二日
陛辭七月朔與家兄西樵考功及家人別余方有
兄渾之痛伏枕浹旬黽勉就道留家累京師
依兄以居途次聞宋荔裳（琬）觀察尚在余後
荔裳新補蜀臬前五日行去歲荔裳及曹顧
菴（爾堪）學士施愚山（閏章）少叅沈繹堂（荃）侍
講程湟榛（可則）職方李容齋（天馥）陳說巖（廷
敬）二學士與予兄弟在都下爲文字之飲酬
唱最多既而愚山遊嵩少顧菴歸禾中湟榛
使幷州繹堂再被召入翰林荔裳與余又將
先後入蜀存殁聚散之間不勝感槩雨抵良
鄉縣

初二日夜雨晨霽夾道青林蕭條上不見日非
望大防諸山如彈冠振衣午次涿州渡涿水
列仙傳琴高乘赤鯉于此暮抵松林店

初三日過定興縣暮抵安肅縣縣令梁舟三原
人舊共事廣陵屬寄家書于京師

初四日午次保定府治清苑縣西郭謁椒山先生祠又謁忠烈祠甲申之難流賊破故關後保定同知邵宗玄及郡人光祿少卿張羅彥兄弟御史金毓峒輩守死弗去督師大學士李建泰賺城入之爲賊内應城遂陷宗玄等皆死之近同知常大忠建祠祀焉抵陘陽驛宿是日暑甚

初五日過慶都縣古望都暮抵定州州北十里渡唐水水與滱水合流山海經云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水經注云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或謂之爲唐水也水出中山城北郎中阜下又有盧奴窮魚木自涿州西南行三四百里無山渡唐木望見西北一峯突起舟人云曲陽之嘉山也即郭李破史思明處定自唐宋以來爲雄鎮兵燹之後百不一存覓韓忠獻公閱古堂衆春園舊址不可得惟蘇文忠公書杜牧之得州荒僻中更値遭江雨一篇石刻尚在按此詩乃牧之刺黃州作坡曾謫黃後帥定武更書之耳杜刺池刺黃後乞湖州未嘗爲定州誌誤也

初六日次新樂縣古鮮虞侯國春秋晉荀吳伐鮮虞即此抵伏城驛元侍郎蘇天爵春風亭在驛南蘇村是夕雨

初七日晨雨止午次眞定府治眞定縣唐成德軍也城南渡滹沲西山爽氣漸來親人五獲鹿縣獲鹿彈丸山郭羣峰環抱金元好問北渡後居此

初八日出獲鹿西郭有山自南來石骨刻露清巉拔峭曰西屏山入土門口巖郭蜿蜒相屬坡詩所謂谽谺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者也問土人惟能指目抱犢（即史記草山）海螺數峰餘多不知名午次井陘縣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縣水一名阜漿自平定來入滹沲濁流奔浪聲動厓谷井陘西南二十里龍窩寺石壁對峙壁上小松一株生石罅徑尺許都城盧師山石壁有小松與此正相類暮抵胡桃園夜雨

初九日冒雨騎行自胡桃園至井陘舊關十餘里間石壁最奇角圭廉利下無寸土山中人耕石田如浮圖層級然及關下峰廻徑斷呼

然中開忽見戍樓雉堞冠山而出登樓小憩觀諸山出雲濃綠蓊鬱飛瀑淙潺爭流競響冒雨出關危棧臨溪延緣錯互午過栢井驛有栢井故城唐長慶初裴晉公爲鎮州招討使駐兵承天軍即此抵平定州入山西界州有上下二城金趙尚書秉文守此州建湧雲樓元好問詩云莫笑吾州如斗大他州誰有湧雲樓夜大雨

初十日夜雨夢兒渾髩鬅如平生是日爲兒五七枕上抆淚成一詩是日山溜暴漲自旦至

暮凡三十餘渡輿馬甚苦揭厲抵芹泉驛芹泉水一名桃川水又名桃江發源壽陽太平谷流入縣水此別一縣水非介休縣水也

十一日晨次壽陽縣使院中有韓文公使成德絕句元祐癸酉左宣義郎知縣事孟天常于履重刻公詩以圜字爲韻和作詩版甚衆大抵牽率惟鄢陵陳斐文岡三詩合作壽陽在春秋爲馬首城韓趙魏共滅祁氏以韓固爲馬首大夫晉劉琨破劉曜于此抵什貼鎮宿

十二日晨食鳴謙驛榆次縣境春秋昭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即此驀祇徐溝縣有同戈村唐高祖起兵處

十三日雨午次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傒邑周禮并州其川嘔夷注云祁夷又曰温洟之澤即爾雅九藪之昭餘祁也東南連峰疊巘緜亘百里最奇秀者麓臺山山海經龍首山西三百里曰麓臺暮抵平遥縣隸汾州府古陶地帝堯初封漢曰平陶後魏避太武諱改今名

十四日早涼發平遥三十五里憇張蘭鎮鎮爲

商賈輻輳之地有類巖邑西河人好貨殖有白圭遺風圭之言曰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夫烏氏倮得與朝請而寡婦清一女子至抗禮萬乘此太史公所以發憤也抵介休縣漢地理志曰界休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有緜上聚介子推廟又郭林宗墓在縣東五里舊有蔡中郎碑子推祠側有文潞公祠公縣人也志稱介休水利自潞公開三河溉民田始是夕中元望奠渾沂兩兒

十五日立秋早凉介休西南二十里南山夾立
汾水貫其中水經汾水又南過冠一作冠爵津酈
注曰在介休西南俗謂雀鼠谷入谷數十里
間道監求左右悉結偏梁閣道汾流湍悍登
高臨深令人思垂堂之戒晡抵靈石縣隸平
陽府倚山枕河雉堞頹落不及平介閒一聚
落靈石者志稱隋文帝幸太原于此獲一石
文曰大道永吉因置縣
十六日發靈石路犖确去汾水漸遠三十里登
韓侯嶺祠在山巔墓在祠後壁閒詩版甚多
以沁水帶倫爲冠書亦有晉人風氣午次仁
義驛有韓苑洛先生小詞自跋云淮陰欲弔
與遲遲已有原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
西風惆悵寫新詞頗有致友人董御史玉虬
文驥題韓侯祠句云春雨王孫草靈風古木
叢予最擊賞之可與常詩匹敵也暮抵霍州
自靈石西南盡日行嵜崟間南望高峰入雲
即霍太山禹貢所謂岳陽也昔晉獻公滅霍
霍哀公奔齊晉國大旱卜曰霍太山爲祟乃
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歲復穰自唐開元以來

國有大事望秩祀五岳遍爲汾水過城西與彘
水合又曰彘縣周厲王流于彘者也
十七日發霍州午次趙城縣周穆王以封造父
按飛廉有子二人惡來之後曰非子是爲秦
惡來之弟季勝其後曰造父爲穆王御平徐
偃之亂賜以趙城爲趙氏晡抵洪洞縣郡國
志河東郡楊縣晉羊舌大夫叔向邑漢書揚
雄傳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
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偪揚侯揚侯逃于楚
巫山按雄氏揚當是揚縣楊德祖言吾家子
雲王氏談錄嘗辯之縣有師曠里城外清泉
萬道彌望稻塍小憇道旁韓忠定公文園登
樓望九箕玉峰諸山煙姿出没令人作印渚
間想薄暮次公至次公後予三日行及予於
此
十八日洪洞城南十里過皋陶祠墓午次平陽
府治臨汾縣古冀都也昭二十八年韓宣子
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以趙朝爲平
陽大夫宣子卒子貞子徙居此姑射山在西
南山海經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

三百里曰北姑射之山又南三百里曰南姑
射之山姑射有三未詳汾水經城西南入襄
陵縣界自是不復沿汾行暮抵趙曲鎮屬襄
陵
十九日過蒙城驛驛北有橋曰豫讓橋地在太
平曲沃界與趙城爲土橋皆傳疑也暮抵侯
馬驛雨次公示見和介山懷古詩
二十日雨次公先行予後發人馬行山谷泥淖
中聞喜縣東北五十里雙碑對峙一爲唐晉
國裴文忠公故里一爲宋豊國趙忠簡公故

里文忠佐元和中興雖中遭讒間卒以功名
終忠簡志存恢復一忤權奸遠竄吉陽賫志
以殁悲夫午次董澤左氏文公六年蒐于董
澤晉太史蔡墨所稱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
擾畜龍以事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
川是也暮抵聞喜縣古曲沃史記昭侯元年
封成師于曲沃今曲沃縣乃古新田魏獻子
所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
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
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涑水在城南水經涑

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酈注俗謂之
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今城東二十里有周
陽城涑水在嘉隆前屢苦衝決先太師（諱象乾字霽宇）
今此邑環城創築石堤一百六十餘丈迄今
百年邑無水患與史公載德李公復聘文公
作申公田喬公允升合祠俎豆不衰又有特
祠在東門予謁祠下父老子弟聚觀有泣下
者漢朱仲卿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後葬桐鄉西郭
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不絕此亦一桐鄉

也
二十一日雨午次弘芝鎮安邑縣境暮抵猗氏
縣注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文公七年
晉敗秦于令狐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按猗
氏古郇伯國晉公子瑕撫其地又曰郇瑕春
秋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而近鹽
柳子厚所謂猗氏之鹽是也秦立郡縣以猗
頓所居改今名城中有莊武王廟祀唐馬燧
興元元年燧討李懷光駐此
二十二日次臨晉縣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戰

于埤原築高壘以臨晉故名漢書以臨晉屬
左馮翊西南望中條山剎那之間俯仰萬態
唐末司空表聖避地居王官谷谷在中條春
秋秦伐晉取王官及郊者也暮抵蒲州古蒲
坂唐爲河中府又爲中都五代非宋皆爲重
鎮中條在城南十里青浮睥睨又有歷山嬀
汭所出有英皇二女祠今吾鄉濟南亦有歷
山訛爲舜耕處有舜祠非是水經注稱剡始
寧二縣界亦有此訛矣濮陽亦有歷山雷澤
二十三日竝中條山行人家煙火與雲嵐相雜

柹林數十里菁葱彌望過首陽山山在中條
西南居雷首之陽故名首陽夷齊廟在其麓
至此坡陀益高下見黃河河南連山緜緜不
絶三峰峭拔迥出天外知是華岳也時見白
雲逢逢自山半出惝怳無定姿心目爲之清
曠至風陵渡渡河戴延之所謂風塠也對岸
即潼關入陝西界水經注云秦穆公帥師送
公子重耳涉自河曲黃河自龍門南下至潼
關折而東流故曰河曲也河水歷船司空與
渭水會即此地潼關古桃林塞秦立函谷關

漢武始廢函谷守潼關令關西二里有潼水
西征賦所謂邈蕢巷以濟潼也昔哥舒一敗
而明皇幸蜀近孫司馬傳庭一敗而賊騎長
驅入關僭號明因以亡孫樵銘潼關中云潼
關之甲完吾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誰與濟
有慨其言今駐分守道一參將一西安府撫
民同知一謁關西夫子墓石闕尚存地曰潼
亭晚抵華陰嶽鎮宿西嶽廟碑版甚多唐刻
僅存顏魯公紀遊數字適同鄉宋方伯艾石
可發自蜀臬遷粵轄相遇于此宿萬壽閣

下略悉蜀道之難燈下作書寄家
二十四日昧爽登萬壽閣閣南與太華相對東
指河潼北眺涇渭西望終南雜樹薈浮川原
繡錯閣上懸明高帝御製夢遊西岳文別艾
石冒雨行五里次華陰縣自潼關而西垂楊
夾衢稻香盈路頗忘行役之勞縣古陰晉地
三峰俯其前兵燹之後巷無居人惟嶽色不
改城郭人家在雲氣中過汾陽王里暮抵華
州州故鄭地武公爲周司徒隨平王東遷更
居新鄭此其故都也少華在州城南與太華

本一山何仲默所謂各望其地異名號者也
終南二華之陰泉流交錯田宜秔稻最稱沃
壤華之西溪多水竹菱芡相傳子美爲華州
司功曾遊之稱小曲江州人郭宗昌字胤伯
博雅好古文奇字著金石史時盩厔趙崡亦
搜石墨鐫華若干卷蓋吕與叔薛尚功一流
錢牧齋詩云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趙崡俱
嵯峨

二十五日發華州月出少華之巔林風不絕行
十里始曙自遇仙橋至赤水橋浦樹山煙應

接不暇漁川江村諸原之水北流入渭所經
午次渭南縣縣南倚豐原北負渭水湭水自
石鼓山北流滙于城西注龍首水逕泰步高
宮東歷新豐原東北逕步壽宮又北入渭首
水即湭水也有白太傅寇萊公祠墓午次新
豐漢文帝令慎夫人鼓瑟指邯鄲道悽愴悲
懷處過鴻門坂有留侯舞陽侯廟暮抵臨潼
縣秦驪邑漢陰盤櫟陽地驪山負西城華清
宮在山北麓宋改爲靈泉觀雍大記云温泉
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泉凡三泓自山麓

琮錚而下至城西門散落溪谷流爲潼水傳
稱宮中自供奉二湯外更有湯十六所甃以
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又以沈香木
爲山鳧繡爲鳧雁明皇時泛鈒鏤小舟嬉遊
焉時松聲滿山流水東逝唐人云繡嶺宮前
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俯仰盛衰之際爲
之惘然泉上宋元以來詩版甚多有蔡京書
朝元閣三大字按圖經朝元閣在老君殿北
當驪山巔閣廢故置諸此山上有羯鼓斜陽
吹笛之樓明珠南箏長生之殿及鬭雞舞馬

欽鹿毬場諸蹟皆爲樵牧之場惟東西繡嶺
綺石層松尚爲登眺佳處浴罷宿泉上公署
即九龍殿故址也

二十六日過灞橋橋旁兩岸皆植楊柳古名銷
魂橋也恨人羈客至此黯然方輿記漢灞橋
在古長安城灞城東北二十里南北兩橋以通
新豐道唐灞陵橋在京兆通化門東二十五
里近文帝灞陵橋蓋有二雍大記灞水即古
滋水出藍田谷會滻滻北流入渭滻水輞谷
水也方輿勝覽云秦穆公霸諸侯更滋水爲

灞水以彰霸功三輔黃圖云漢文帝因山爲
藏就其水名以爲陵號故曰灞陵又西渡滻
水地里志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
至灞陵入灞水酈注云滻水出京兆田谷北
至灞陵入渭關中八水之二也上長樂坡望
終南遶長安城東北憇北關符家書京師按
長安舊城有三漢都城在今府西北二十里
名北斗城直子午谷隋于漢故城東南據龍
首川爲新都號大興城直石鼈谷唐因之宋
呂汲公大防嘗刻長安圖今西安府治長安

咸寧二縣何仲默以爲當在隋唐宮城之間
也午後西行經漢武帝通天臺故址望高帝
長陵渡灃水注云灃水出豐溪西北流昆明
池水注之北入于渭渭水在咸陽城下時秋
漲不得度循渭北行六七里始得舟返照初
霽亂雲乍歸南望白閣紫閣諸峰紫翠萬狀
渼陂高冠潭諸勝皆在咫尺杜詩錯磨終南
翠顛倒白閣影岑詩遙看白閣雲半入紫閣
松形容酷肖雨易舟始抵西岸暝色欲來望
洲上人歷歷在終南嵐氣中抵咸陽縣

二十七日故人劉戸部介菴元勳家居侍養入
城相慰勞久之別去咸陽即周豐鎬秦故都
境內帝王將相陵墓最多文武成康周公太
公皆葬城北畢郢原上漢長陵安陵平陵渭
陵亦在焉高冢纍纍絡繹相望午次興平縣
過武帝茂陵縣[illegible]周懿王所都犬丘地項羽封
章邯爲雍王亦都之萬曆中耕人得一小印
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漢武置茂陵
縣屬右扶風西三十里馬嵬坡太眞葬處在
始平原荒落殊甚相傳出白土名貴妃粉唐

降金城公主於吐蕃駐此更號金城
二十八日午次武功縣岡阜四遶城倚雍原城
東有漆水山海經云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
流注于渭水經注又謂之武功水也古有斄
氏國后稷始封地漢曰武功地里志云太乙
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
縣東今太乙屬盩厔太白(即垂山)武功二山屬
郿雍大記云古武功在渭水南今郿縣地則
今之武功乃漢書之斄也記又云永平八年
復自渭水南徙武功縣于故斄城然地理志

郿縣武功并隸右扶風亦所未詳城南有慈
聖寺唐慶善宮即文皇所生之地武功蘇氏
自子卿後代有名人項背相望苻秦時道質
第三女蕙嫁扶風竇滔滔鎮襄陽蕙織錦爲
廻文詩寄之首尾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自云
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唐
則天后及宋閨秀朱淑真并記其事黃山谷
詩千詩織就廻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
英靈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明正德間康
德涵罷官居滸東與鄠杜王敬夫競爲樂府

至今海內艷稱之康故居在渭河之西故又
稱滸西云暮抵扶風縣隸鳳翔府扶風岐周
故地漢三輔之一漢右扶風領縣二十餘此
其一隅耳城東門外漆湋二水合流水南有
孤阜曰飛鳳山上有馬伏波及三班曹大家
祠今城西有伏波村班家臺城北有織錦巷
又東南有絳帳村馬季長傳經處
二十九日過漢伏波將軍墓又過龍尾坡唐鳳
翔節度使鄭畋破黃巢于此午次岐山縣岐
周故城宇文氏割涇州鶉觚縣地置三龍縣

隋更今名岐山梁山三龍山皆在東北城負
其陽山下有周公廟亦曰周邸與太公召公
合祭注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
山（在鳳翔縣）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
漆水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是也漆水
南流大欒水注之即岐水也暮抵鳳翔府治
鳳翔縣東坡先生簽判鳳翔日作八觀詩石
鼓今在太學詛楚文王右丞吳道子畫皆已
不存惟東湖無恙岐州水苦鹹濁獨此水味
絕甘美多荷芰修竹爲郡中遊觀之最府署

有東坡九日獨遊開元寺懷子由詩石刻完
好和之石鼓山在城東即周宣王所鑿獵碣
處也
三十日出鳳翔南郭遙望陳倉山直插天漢與
太白終南相連亘秦蜀大阻也渡汧水酈注
汧水出弦蒲藪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
東獵汧田是也又東逕吳山（即西鎮）古之汧山
也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逕郁夷縣又東流
入于渭渡金陵河河出五峰山亦東流入渭
渭水自渭源來經數百里至陳倉城南其流

始大非會諸水以至成陽又過古陳寶祠今名祀雞臺城東二里有泉散流山麓曰娑羅泉泉出山巔金臺觀張三丰所居也晡抵寶雞縣秦武公都雍陳倉城即此縣西南彌望連峰疊巘杳然無際咏坡詩非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感嘆久之夜大風寒甚

閏七月朔寶雞城南渡渭水何仲默云渭水在渭源縣甚清淺多石子磊磊然至寶雞乃沛然成洪川也又二三里過清澗河水特澄碧棧中煎茶坪以東諸澗之水滙爲此河東下入渭溯清澗而上過益門鎮鎮元平章李思齊築石壁峭絕往往瀑水成川聲若奔霆一徑如髮明滅亂峰中入棧之始車忽馬煩五十里次觀音堂假宿僧舍舍後修竹數十清泉一泓出石壁下頗足流玩

初二日陰曉過和尚原煎茶坪坪高出衆峰上俯視四山雲霧如沆瀣一氣皆在足下循山麓而西稍有平田村聚山南波大蘭河河流至階成文禮間爲白水江南至四川昭化縣與嘉陵江同入閬中次黃牛堡宋吳璘以[illegible]弓退敵處暮抵五星臺宿

初三日晴霽小憩石關即大散關也關下有大散水又曰故道水史記漢高祖從故道襲雍敗章邯于陳倉今尚有故道廢縣水西南流與嘉陵水合西過兩當略陽界出陽平關入蜀江午次鳳縣相傳周文王時鳳皇集此唐爲鳳州宋南渡後川陝要害也城北一里豆積山上有崖閣下臨嘉陵水唐冲妙先生隱處是日從人買得鸚鵡四

初四日登鳳嶺或曰鸑鷟山晁以道所云得鳳之三而鳳集之者也嶺直上二十里人馬踏石稜上行始易小輿才十許里風氣寒甚添絮衣山巔有僧閣四眺無所見類子厚所賦囚山也下山十五里過新紅舖兩壁對峙石勢如奇鬼攫人一水自東山來極清駛巨石扼之更作澎湃石梁屢折頗似人家林園午次廢丘暮抵南星鎮

初五日枕上聞急雨淙淙四山草木有聲如甲馬馳驟冒雨即行諸山出雲縷縷石上過古陳倉道即兩當道也度柴關嶺嶺上下二十

里石齒廉利如劍鍔下嶺沿青羊河行河流
挾雨益怒巨石怪醜時來壓人幽篁叢木蒙
茸數十里不見山巔行人與虎豹蛇虺爭一
綫間其南紫柏山有巖洞七十二爲仙真栖
止之所次留壩天巳暝止宿夜雨稍霽
初六日雨止趨武關以小舟渡入褒城縣界山
多猱多鷓鴣自画眉關而下至馬道百里間
俗謂二十四馬鞍嶺險峭特絶一嶺上下登
頓輙數里上如猱升下如鱉行外俯迅流内
倚絶壁石磴連卷其中山骨呈露不受寸土

壽藤古竹轇轕四垂石壁如厂如突如城如
碣如步欄如堂皇如屠廝奇態殊狀流玩不
給飛泉出石罅奔流千尺與江水鏜鎝相亂
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北衆水北流
爲清灛河入渭爲一支茶坪以南衆水西流
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爲一支鳳縣以北斜
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畧陽成
嘉陵江爲一支柴關以南青羊水西南至武
關北褒水從東來注之俗曰黑龍江合流至武關石
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

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諸水以入漢江其
大較如此西都賦注褒斜谷其水南流蓋未
詳也馬道相傳酇侯追淮陰至此或云在巴
山或云孤雲山未知孰是客舍後枕江流如
百萬甲馬聲使人悲壯
初七日發馬道渡青橋河食青橋驛再渡沙河
自馬道至此山頑劣少竹至觀音碥舊名閻王碥賈中丞漢復易今名奇石插天犀林林立飛湍箭激凝爲深
淵其色黝黑渟而不流憑高下瞰令人魂悸
有舊碑在道左大書雲棧首險近陝撫賈中

丞煨石開道自此迄寶雞凡木石之工九百
三十八丈有奇又于此剷大石置欄楯行旅
便之余在京師時友人宋荔裳琬作棧道平
歌紀其事語最豪健沈繹堂荃書之時稱二
絶今已陷石嵌絶壁余踏危石奔浪仰視略
見髣髴因賦詩懷二君又二十里至七盤嶺
雞頭關盤旋而上去天尺五孫樵云陟雞幘
之蹇嵼下七折之峻阪謂此也此地視鳳嶺
僅及其半然乘高南望梁州沃野川原曠然
褒水近縈漢江遠抱連日行鼠穴中忽如負

青天皓白日心目洞豁按何仲默雍大記云
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
曰斜谷從郿入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
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寇蜀由之從兩當出
者爲故道漢高攻陳倉由之從城固洋縣出
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從褒鳳出者
爲今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余所經歷谷
中驚湍飛棧鳥駭獸遁殊有孫樵之賦不及
詳者其他三道險阨又可想見因憶李供奉
云通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歐陽
四門云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寧不
相接近實錄也下嶺次褒城縣宿褒城古褒
國禹封其子爲褒侯都此元微之詩花疑褒
女笑棧想武侯征是也褒水出谷流至城東
南入漢江酈注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
之南口也北口曰斜又南逕褒縣故城東即
褒國西南有箕谷鄭子眞谷口也

初八日渡褒水循山河堰堰上有漢相祠祀蕭
曹二公祠中宋碑二一慶曆二年給事郎守
秘書丞知縣事騎都尉賓孔撰一乾道五年
左承直郎四川宣撫使司准備差遣閻蒼舒
撰書皆仿虞永興間勁可愛四十里次漢中
府治南鄭縣郡本秦惠文王置漢江自西來
經城南東流由興安入楚桃橘柑望風土物
產大約類江廣間多魚稻蓮芡梅桂甘橘棕
櫚梔子之屬漢拜將壇有二一在府治一在
城南府治者今作太守園圃桂樹皆合抱甘
蕉有丈餘者次公水部來晤夜雨夢兒渾抱
持痛哭而醒聽空階滴瀝聲不復成寐

初九日過次公邸故明瑞王宮也王明神宗子
天啓中與福惠二王同就國李自成入秦王
走重慶張獻忠陷重慶遇害今瓦礫滿目惟
存後殿一區改興元書院前守鍾琇所置也
朱門潭潭尚極宏麗殿前後叢桂老梅櫻桃
數十株又觀所謂西園者有亭榭四五桂花
漸落紫荊數株方作花凄艷動人有羝羊伏
草中驚人而起因憶歲時鶴洲鳧渚之樂而
今臺榭已傾曲池就平不待雍門之琴乃泣
下矣

初十日發漢中府沿漢江北岸而西復涉褒水

其南直中梁山不半里即褒水入漢處飯長
寨虛谷菴菴有黃楊二樹交柯攢葉一本萬
殊高出簷霤亦奇觀也晡抵黃沙驛水經漢
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酈注水北出遠山山
谷邃嶮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武侯所
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直路
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
廟俗傳是張魯女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
郎水自南鄭至此七十里間水田漠漠䆉稏
萬頃畝可十鍾古稱天漢不虛爾

十一日次沔縣古白馬氐東境漢武都郡之沮
縣梁武興蕃王國也水經沔水又東逕沔陽
故城南又東逕西樂城北注于漢按禹貢嶓
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
酈注云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也縣南
枕沔江渡江東南十里即定軍山漢昭烈帝
始爲漢中王設壇沔陽即此丞相諸葛忠武
侯墓在山下東北向史謂遺命因山爲墳冢
足容棺者也墓前有祠遺像儼然漢後皇帝
景耀五年從習隆向充之請詔爲丞相立廟

于沔陽墓多枇杷橘柚冬青林前有高原土
人稱武侯坪水經注所謂高平武侯宿營處
也有八陣圖石尚存北岸稍西近郭道左有
公祠唐貞元中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
校尚書刑部員外郎　御史沈迥撰碑尚
存近代彭幸菴澤趙大洲貞吉黃慎軒輝數
碑皆完好可讀祠堂後有琴室石琴傳是公
所御也其北即漢左將軍漦鄉侯馬超墓

十二日微雨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
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
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水經沮水出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戍東南
流注漢曰沮口注云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
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今二水合
處尚曰沮口暮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唐之
三泉縣宋置大安軍城東一水自西北來南
注沔江曰三泉有泉三大如車輪縣得名以
此大安又有龍門山潭毒關諸蹟陸放翁有
遊三泉龍門及遊潭毒關羅漢院詩關即宋
劉子羽築壁壘拒金人處放翁又有自三泉

泛舟至益昌詩（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今沔沮之間闊者
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
不可行舟惟略陽至陽平關舟楫可通廣元
昭化去三泉尚六十里
十三日雨三十里小憇寬川舖自大安西南亂
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
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
纔濫觴不沒鳧雁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
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有路通陽平關稍南
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舊傳蜀王遣五丁力

士所開秦因以滅蜀薛文清公云蜀在禹貢
爲華陽黑水梁州之域其通道中國久矣世
傳惠王以金牛詐蜀使五丁開此峽繆妄不
稽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入峽即奔峭四
合猿鳥積絕水自峽中噴薄而出人馬從水
中行惡石如鑾象獰龍伏水中時時齧人自
峽口至五丁關十五里步步懸緪而上下峽
亦如之則傴僂循牆而走矣傳稱此峽爲蜀
道第一險信然雨次寧羌州州在亂山中無
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

亂置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明末流寇
小紅狼據之又經獻賊之亂城郭爲墟宿北
關在州城隔河入夜雨不止
十四日冒雨發寧羌行十里河水大上不得渡
解鞍待渡道旁田家其人張姓自言荆州人
幼爲張獻忠掠入蜀屬其僞前軍都督李定
國非寇漢中居數日李自成部將賀珍自京
師敗潰走棧道以爭漢中定國棄城遁時獻
賊軍至廣元聞敗發怒遂歸成都屠之下令
蜀諸郡屠戮無遺獻忠自統大軍駐順慶之

西充謀走湖廣時　肅王大兵已入蜀偵者
以報賊輒殺之凡殺數人無敢復言者已而
天兵奄至其部下劉進忠先降爲鄉導遂射
殺獻忠云午後水稍落乃行時洄水怒漲取
道大崖巨石嶄嶄仄徑不容跬步下臨奔湍
數十丈皆下馬捫壁彳亍而過人面如土過
百牢關關隋置初名白馬關以黎陽有白馬
關改今名孫樵云越百牢而南指憇石門之
委邃也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
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

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按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附會爲殊目矣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辨之𨑹矣又謂東西同

出嶓冢殊未明白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于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

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既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亦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丁峽）之

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于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于漾水條下又

云通谷水出東非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脉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漾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耳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

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此水也黄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了然矣二鼓抵黄壩驛是日冒雨涉水四十餘次夜聞呼譟聲詢之云麋多食稼農夫野宿驅之故耳

十五日雨過七盤關入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次神宣驛上龍洞背兩山夾峙一山如獰龍

奮脊横跨兩山之間下有洞似重城門可通九軌水流其中下視煙霧蓊鬱不測尋丈自是盤折而上騎龍背行四望諸山如劍鋩戟牙二十里許始下山渡河即分水嶺以西水入嘉陵江處南山之巔爲朝天關孫樵所謂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陰翳是也其下江岸小有聚落止宿明日登舟

十六日夜大風晨稍霽入舟遣從騎山行舟中寛首尾狹竹箬覆之僅蔽風雨左右用槳六枝不施桅篷製如江浙之梭船川人呼爲板

船過朝天峽兩峽各高數十丈削立如闕門石壁上有巨洞云是獻賊所鑿可容萬夫壁下近水多石孔昔人緣崖架棧于此三十里一山秀拔石如劍劈上有飛仙閣江平舟駛未午次廣元縣蜀王弟葭萌所封古苴侯國華陽志曰晉壽縣劉氏更曰漢壽蜀檮杌曰利州四會五達之地是也昭烈使陳式絶馬鳴閣道即此朝天峽上有武侯籌筆驛孫樵云騁山川以懷古得籌筆于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卧龍之餘烈城西二里有烏奴山陸

游詩暮雪烏奴停醉帽秋風白帝放歸船者
也午微雨晡晴抵昭化縣亦古葭萌地南宋
益昌漢大將軍費褘墓也唐書何易于爲益
昌令刺史崔朴乘春泛舟東下出益昌索民
挽舟易于腰笏挽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
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
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慙跳出舟騎還
去今縣令中未知尚有如此人否廣元益昌
皆瀕嘉陵江自寧羌至此荒殘凋瘵之狀不
忍覩聞近有
旨招集流移寬其徭賦募民入蜀者得拜官數年
之後當有起色是在大吏與良有司耳近昭
化里許即桔柏渡白水江自北來與嘉陵江
合水色澄碧二水合處清濁劃然水經西漢
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
東北與羌水合注白水又東南逕吐費城南
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入夜月
色皎然江聲激壯舟人作渝歌與柝聲斷續
中夕不能成寐
十七日五更早發江平無風過魚尖子算錢石

筍憶期歸期上下三峽諸灘一水自劍州來
會次虎跳驛暫泊午後過長洋灘東灘竹灘
欃門灘香溪蒜渡鴛溪口鴦溪口亭子口亭
子夾岸民居數百家有良田沃野暮抵雙漩
子泊舟見月夜聞笛聲甚淒婉五更大風雨
十八日雨中過葡萄碥燒雞灘水觀音塔子山
次蒼溪縣漢昌縣地古賓國也有賨城盧城
華陽國志漢昌縣和帝時置縣城在嘉陵東
岸江水西南流其東離堆山有顏魯公記午
後過新開灘朱公子白崖子石羊寺丸子灘
西門灘抵保寧府治閬中縣東北過靈山昔
蜀王鼈靈登此又有玉臺觀滕王亭子皆唐
滕王元嬰遺蹟泊舟城南閬中山下山一名
錦屏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聖游集從舟中
望之正似培塿雜樹鬔鬖如老翁顛髮無巇
嶔雲物之美定浪得名耳山上舊有少陵祠
堂遥望山半一亭蕪陋甚無樓觀臺榭叢亂
後廢久矣江間多磑船如水車之製泊急溜
中礧磑舂簸悉用水功軋鴉之聲不絕入城
宿使院夜見螢火

十九日晴閬去成都六百餘里尚隔十一驛需次公至約同行憶去秋在京師沈繹堂侍講以箋索書予爲書陸務觀閬中詩云氊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閒澹閬中花蠻牋授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是時予與繹堂輩方日爲文字之飲既書此詩意頗不懌今日到閬州始省前事豈前定耶閬中人民城郭在川西北諸郡差爲完好當全蜀用兵時此郡駐督撫藩臬及諸

鎮十餘皆披草萊以居數年來諸司始遷成都薄暮次公至

二十日巡行牆柱間見膠州宋童子世勳題壁大字方圓徑寸勢甚飛動東粵方伯艾石幼子在華陰見之未及覊貫艾石子婦妻字淑齋亦工撫晉人書京師士夫得其紈素便面多珍秘焉午後陸行人至

二十一日出南門渡江登南岸四眺羣山迴合志云閬江迂曲三面環之故曰閬中也逶出錦屏山背西南行四十里抵龍山驛四無人居雨甚

二十二日雨盡日行亂山中渡小河其水自梓橦劍州來南流入嘉陵江小憩香潭子南部縣界縣古南充國地土人云自獻賊亂後惟南部蠶桑絲枲之利甲于川北又言西南會許即宋陳文忠堯叟兄弟故居至今稱狀元里雨行六十里抵柳邊驛

二十三日柳邊驛西南頗見稻塍雨行四十里次天馬山富村驛楊文忠詩才到富村風景別竹林松徑是人家今豺虎窟穴耳窓外即

荒山蟲聲四起夜不成寐

二十四日五更雨行把炬亂山中上霧下潦衣袴盡濕午次鹽亭縣鹽亭漢廣漢地季漢分置梓橦晉置宕渠梁易今名縣東北里許石壁奇峭俯臨一溪曰瀰水溪東爲孱亭山水自閬州來遶城東南合梓潼水水源出劍州陰平廢縣歷梓橦縣至鹽亭城南雲溪水出城西來與之合三水同流入涪江酈注孱水出孱山歷孱亭下注涪水者也又鵞溪在城北亦流入涪溪上人家以絹爲業堅潔異他

處文與可詩所云鵞溪亦所也杜詩雲溪花淡
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縣
有德星春郭二橋以此縣城堞已毀居民尚
數百家冒雨出南門渡梓橦江緣光祿山行
即杜光祿坂詩所謂山行落日下絕壁者也
又三十里登蟾毒山險惡殊甚雨中望四山
林木鬖髿瞑色漸合令人心悸下山行十五
里次秋林驛在深箐中目前種種如地獄變
相恐復非吳生畫筆可辨人家十餘結茅竹
在箐中土人云蛇虎雖多與人無害夜雨甚

二十五日冒雨行又十五里始出箐中稍晴午
憩高山鋪山峻絕砌石爲階級登頓稍易午
渡涪江江發源吐蕃入塞經松威諸州由縣
州至潼川南合中江下合州與嘉陵江合鄷
注稱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游徼外東南流
逕涪縣西水經又云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
梓潼水自鹽亭縣下馬河來會水經云梓潼
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注稱先主嘉霍
峻守葭萌之功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
峻爲守有五婦山馳水所出亦曰潼水自縣

西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
也里許次潼川州漢置廣漢郡及郪縣西魏
改潼川郡隋爲梓州唐至德中置東川節度
使治此今州西有廢涪城縣州東有廢郪縣
孫樵謂涪緣于郪是也子美寓此最久州有
橋亭水亭官閣諸蹟并以杜詩得名唐劉蛻
以拾遺謫寓此作文冢兜率寺中自爲銘見
文泉子東山上有蘇泉相傳坡公試茶地曾
有人于泉側掘得小石刻題曰巉峽也

二十六日雨止州西門外跬步即牛頭山杜詩

青山意不盡衮衮上牛頭者也山高不丈許
無巖壑之觀寰宇記謂其四面孤絕樓閣煙
花爲一方勝槩安也上有亭即所謂牛頭山
亭子今廢渡西溪午晴餔抵建寧驛竟日出
沒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結伴始敢行

二十七日微雨自潼川西來山險稍平然泥淖
特甚人馬多蹶彌望百里田在草間午後次
中江縣本漢五城隋曰元武宋易今名銅官
山郪江所出或謂即漢文帝賜鄧通治鑄處
華陽志謂在臨邛于事實爲近元武山在縣

東南南江東江合流其下爲中江流入射洪
遂寧與涪江會下合州與嘉陵江會常璩云
五城縣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後因以爲
縣宋蘇學士易簡里也縣頹廢甚于潼川境
內人戶纔三十餘家驛中有膠州閨秀姜氏
題詩云清泉石上溜松風薄受霜葉葉作紅
曲路通郵知近遠一條竹杖萬山中字仿褚
河南

二十八日雨西門渡江即登天柱山盤折而上
二十里路峻泥滑徒旅鮮不顛踣至雲津橋
雖蕪沒叢箐規製尚極宏麗夾路巨竹成林
惜其荒翳薈蔚無復本色過走馬坡山勢稍
平然草樹陰翳上不見日與五丁蟾毒相似
下連山渡河野宿漢州界自閏七月朔入棧
時逾旬月途歷二千至此始出山杜詩連山
西南斷始見千里豁信爲實錄夜大雨

二十九日自連山泥行二十五里渡河曰沱江
次漢州自連山至此凡三水皆自灌口來源
同派別共入金堂界下合涪江禹貢岷山導
江東流爲沱是也華陽國志李冰壅江作堋

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過郡下溉灌三郡開稻
田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又導洛通山洛水出
瀑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即此水經
云洛水自三危山東過廣漢洛縣南注云洛
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栢山逕什邡
縣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今江岸有
斷碑書連山沱水四大字州城非枕沱水即
漢廣漢郡治雒縣常璩志稱本治繩鄉元初
二年移涪後治雒城與蜀郡犍爲爲三蜀唐
房琯以宰相貶此州鑿西湖名房公湖漢故
一都會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見盛時而城
堞室廬鞠爲茂草矣

八月初一日晴發漢州渡河凡三皆以竹桄川
流迅激殊有戒心酈注洛水又南逕新都縣
與緜水合水西出緜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郫江午過彌牟鎮觀武侯八陣圖惟一殘
碣立道左草木荒翳不能通人陸務觀有彌
牟八陣原武侯祠堂詩晡次新都縣使院爲
楊用修先生故居稍東即文忠公第從蔓草
中多見柱礎遺跡院內兩桂樹婆娑無復生

意昔許文休寓書曹氏自述流宕濕薄之艱虞仲翔沒齒南海至欲以青蠅爲弔客讀其詞未嘗不嗚咽用修父子遭際明時得君行道文章氣節冠冕士林乃至批逆鱗觸震霆一謫南裔長往不返觀其七十行戍稿可爲扼腕流涕也用修夫人黃亦有才情世所傳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二語乃山谷句夫人豈竊之耶夜晴列星粲然自入棧一月來未覩此矣

初二日晴趨新都縣有唐僖宗行殿遺址石礎尚存新都又名新鄭地里志汝南亦有新鄭後漢改曰鄭丘

初三日發新都過昇仙橋司馬相如題柱處午抵成都府

蜀道驛程記卷上

蜀道驛程記卷下

濟南王士禛貽上甫

九月二十五日發成都府陸行之嘉州巡撫羅中丞祖道萬里橋前成都守冀君所修榜曰乾里始此藩臬諸公餞于忠武侯祠祠前祀昭烈後祀武侯有唐裴胥公碑柳公綽書祠西十步即惠陵昨重九與諸公謁陵下因遊青羊宮浣花草堂後數日金方伯招泛浣花溪追今凡三至矣守令諸君餞于陵西騎行次雙流縣縣已廢入新津近郭修竹萬竿人家結屋竹中自成籬落入城即頹墉廢塹虎跡縱横縣古廣都地有蠶叢故城蠶叢氏所都左太冲所謂帶二江之雙流也去成都僅四十里郵符絡繹爲嘉眉邛雅諸州要路而新津去成都且百餘里似當議復晚抵黃水河

二十六日騎行至新津縣渡江江流遠修覺山下山容鬱秀宛然畫圖自雙流至新津夾道竹林聯縣數十里居人斧斤張籍以供爨晡後雨次樟橦宫野宿眉州界

十七日雨不止騎行次彭山縣古武陽地縣
非武陽江岷江支流也江遶彭亡山下岑彭
征公孫述至武陽聞山名惡之會日暮不果
移營夜遂爲刺客所害今縣城在山麓廢入
眉州午次眉遥望蟇頤山蒼然可愛入城謁
三蘇公祠蘇氏紗縠行舊第也在城西偏三
面環水堂三楹中祀文公文忠文定二公左
右侍堂前二古栢甚夭矯數百年物也後軒
三楹枕水題曰木假山堂祠西爲瑞蓮池廿
蕉十餘本高覆簷霤池中有亭長廊週之蜀
亂後有賊號鐵脚蠻據眉祠燬州守趙君始
稍稍修復坡公石像明洪武中重刻李龍眠
筆也頬渦顋贅又坡書玉鼻騂券山谷跋尾
二石頗完好係母楊氏志銘沔陽陳晦叔重
刻碑版林立惟富順李尚書長春四詩可讀
趙君貽我眉婆羅木夜雨

二十八日雨出眉州西行望魏鶴山環湖在榛
莽中一水自城東南來西流曰松江又八里
曰醴泉江二水合注岷江至松江口易輿而
騎馬行淖中過石佛山坡詩北田向何許石
佛山南路下有兩家川千畦種秔稌者也今
彌望荒原風雨如晦數十里無炊煙最爲荒
閬涉思濛江小甜田家暮抵金流宿僧舍

二十九日冒雨騎行涉金流江江自丹稜經青
神入岷江午次夾江縣嘉定州界史記功臣
年表宣虎食邑也自巴閬走成都至眉千餘
里名都大邑鞠爲茂草入夾江境即溝塍棊
布煙村曖然類吳中風物午後雨甚令喬君
數挽留余辭之遂發夾江南竹多如雙流人
家以竹爲藩微逕通出入時露茅茨或聞雞
犬聲乃知有人晚抵乾姜舖喬君至

初一日稍霽過九盤山山臨青衣江石壁如橫
磨大劍江濤奔突其下令人骨悚遥望大峩
秀出天半雲嵐萬狀積雪晶然中峩如傴僂
少峩如拱揖非來諸山蜿蜒起伏爭趨峩下
放翁望峩眉詩云白雲如玉城翠嶺出其上
異境墮我前心目久蕩漾身未到此不知語
意之工下山食連珠舖嘉定州境連岡復嶺
直達州郭一水遶郭南流注江曰竹公溪有
竹林三郎祠（或云在夜郎縣）溪上人家背江面山隨溪

數曲達于州門嘉州古南安華陽志南安縣
治青衣江會云蜀王開明故治也駐上南道
舊署署梹高望山之足有高望樓窓檻軒豁
三衺正直其西問丁東院無知者門人鄭陳
季帥四子從登高望過一小寺甚荒落鄭生
曰丁東寺也一井泓然在佛殿之南即丁東
井山谷易名方響者時雨後水溢鄭生云水
涸則井半有泉鏗然下注其聲丁東然高望
一名高幖州之主山也有宋神霄玉清萬壽
宮絕頂為高幖書院登此四望其西三衺峙
峙青衣沬若二江自西來會于雙湖岷江自
灌口成都下新津武陽經城北平羌峽至凌
雲山前三江合流浩淼無際凌雲九峰相接
又名九峰稍南烏尤馬鞍二山鱗次江岸丹
厓翠壁望若畫圖江流平遠戎瀘諸山宛在
杯案昔人謂嘉陽山水為西州冠非虛語也
日晡迫下山悵望而別約明晨登凌雲觀大
像晚晴
初二日晴遣行李入舟余以小艇由東門
渡江四子從行既登岸諸子請候

而登焉草深石滑登頓甚苦一里許泉流夾
道石壁書凌雲第一重五大字上下山谷間
草露沾衣泥中虎跡交錯于路又四五里始
及山門門內有唐放生碑峭壁下垂石磴千
仞江聲澎湃起于足下壁間多前人題字有
大書蘇東坡載酒時遊處坡詩云生不願封
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
載酒時作凌雲遊終未踐斯語也寺創自開
元鉅麗為西南第一明末兼韜武大疌作亂
寺為灰燼江岸大像開元中釋海通所鑿未
竟示寂韋皐鎮蜀始成之舊有佛閣亦燬于
兵墨莊漫錄云嘉州凌雲大像記韋皐文張
綽書字畫雄偉韋之不可得像前即三江合
流處東坡詩奔騰過佛腳謂此像南為競秀
亭由佛殿左折而上有小澗跨石梁坡公洗
墨池也旁為清音亭兩亭皆俯江干平視三
衺極曠望之致振衣千仞尚濯足萬里流差
足當之殿右為宋州守吳秘治易洞坡公有
詩又有注易洞明守袁子讓刻五碑其中圖
龍馬象河洛數義文卦序三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
父母四圖外循環內變通〇天地位卦納甲五圖圖皆汞方四重

(忍對氣運世既方司化千蝕自有說刻碑上方)殿前有卧鐘二猶是開元舊
物相傳阿羅漢像甚奇古亦付刼灰爲之太
息與諸子小飲競秀亭青山白雲長江萬里
能洒廻視石壁諸詩得州人安磐松溪四絕
句最佳聊記其二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
瞑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蛾眉望九
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
竹床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峰又隴右任倫
題大佛云大像何年倚翠微靈光隱隱九峰
暉可憐世歷風霜古銷却金衣變草衣餘多

不及錄舟人報船泊大像閣下循山門西麓
而下不數武即至江口適舟人言此地盤渦
迅急不可艤舟故由東山徒步崎嶇數里始
達可笑也江干別四子登舟祭神解纜頃刻
已過烏尤烏尤一名青衣山單椒秀出在九
峰之後濃秀如金陵燕子磯山谷遊此爲易
今名山有爾雅臺記稱郭景純註爾雅處山
下產墨魚俗謂食研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
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袁子讓詩云何人
解識終軍鼠此地猶傳翰墨魚按獒陵亦有

爾雅臺未知孰是又將風日流麗澄江如練順
風蕩槳倏忽數十里回望嘉州城郭居然金
粉画圖大峩峰頂奇雲片片作白毫光余此
行所歷名山太行霍太山姑射中條太華終
南太白岷山青城諸勝惟太華與峩眉差相
伯仲昨一望于九盤再望于高望樓又望于
玉清絕頂望于凌雲雖身未到八十四盤佳
處已領其要可謂歸去得雄誇矣晚抵犍爲
泊舟

初三日大霧日出乃解纜岸上諸峰雲霧解駁

絪縕輪囷光景甚奇犍爲漢郡領縣五曰武
陽(今彭山廢縣治)曰南安(今嘉定州治)曰僰道(今敘州府治)曰牛鞞(今簡
州西有牛鞞戍)今縣治有資官沈犀玉津三廢縣址入
敘州府宜賓縣界過赤厓山山色爛媥如紅
紫蘇韉陸離可愛華陽志僰道縣濱江有兵
欄李氷燒之崖有五色後漢志作玉兵欄登
鎖江亭遙望落霞孤鶩城堞歷歷在蒼山暮
靄間晚泊敘州府合江門樊生來

初四日敘古僰道語詳史記司馬相如西南彝
傳地與烏蒙烏撒相接酈注江水又東南[illegible]

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今馬湖
江西來至合江門與岷江會常氏謂僰道縣
治馬湖水會又云馬湖水通僰道入江是也
馬湖江一名瀘江源出沈黎大渡河支流也
郡有東樓見杜詩西樓見陸詩山谷先生謫
此有味諫軒無等院流杯池諸遺跡泚滸江
五里而近欲往遊不果屏山令謝相來晤別
去謝與余鎖闈共事者過南廣黑水自西南
犇界來入于江午至南溪縣縣令趙家駿君
于人也亦共事闈中依依有故人之誼縣瀕
江城無完堞闤闠寥寥茅茨不數十家令庭
可張雀羅待後舟不至遂解維行三十里晚
泊江安縣瀘州界

初五日發江安江安以東皆古江陽地過清溪
太白詩夜發清溪向三峽即此或謂李詩本
三溪三溪在嘉州北平羌峽非是午抵納溪
縣縣南有支江通永寧衞爲滇南孔道過大
溪三灘清酒三甕石晡抵瀘州瀘古江陽郡
華陽志謂東接巴郡南接牂柯西接僰爲北
接廣漢有荔支巴菽桃枝蒟給客橙蓋西南

一都會也山水明秀亞于嘉陽岷江東來資
江北來二水縈帶會于城之東南注云縣水
又曰洛水亦曰郫江 又東逕資中縣安漢縣至江陽縣方
山下入江曰中水江陽枕帶雙流據江洛會
也何生許生來謁同遊忠山亦曰寶山 城西門正
枕山趾上有諸葛丞相祠祠前有亭檻俯叢
竹凭檻四望羣峰屏列二水如環玦交流矣

初六日晨起與兩生登五峰泛小舟由海觀渡
資江舟中四眺晨曦晻靄煙雲卷舒遠近諸
山濃淡出沒江樓水市漁浦風帆歷歷可數
漢嘉江陽皆川南山水勝處漢嘉如小李將
軍金碧画江陽則馬逵夏珪也至山麓輿而
上兩生騎從穿小市居人百餘家負山映江
蔬畦竹圃蒼翠彌望何生云昔盛時此爲商
舶輻輳之所二里至峰頂遙與牙角四峰相
對有眞武祠北折而下里許爲北巖寺寺前
石路方廣最宜眺望延目賞心殆不暇給與
兩生小坐茶話遂循小市而下復泛小舟往
觀撫琴臺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
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水仙賜之

美蘘乃撫琴而作履霜之操今江濱一石屹然云即是臺也東爲呂仙巖嘉靖中僉事崔棟少遇道人語之云異時與子相見瀘州後果分憲川南駐節于瀘一日出郭于此巖下復遇道人與語躍入巖上石壁不見崔乃即巖爲洞肖其貌祀之舊聞瀘城南使君巖爲山谷先生遊憩地滴乳巖亦有題字州人皆不能知許生云隔江有東月巖猶存山谷所題江天二字未詳即使君巖抑滴乳巖耶日將午舟人催發不及往遊遂別兩生解維東

下㞶經灘險有大石壽丈偃卧江面盤渦激迂曰折桅子夏秋江漲此號首險抵合江縣舟中望少岷山甚奇秀一名榕山

初七日五鼓發舟詰旦行十里回望少岷日光照映作黃金色殊恨不及登覽少岷者亦如太華之有少華大峩之有少峩太室之有少室但彼皆連綴而此去岷山千里矣合江有符縣華陽志符縣治安樂水會南水通平羌僰縣水經江水又東過符縣北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謂漢武建初六年以唐

蒙爲中郎將從其人出巴符關者也縣有西凉王祠西凉王者呂光也符秦時以將軍討李焉之亂過此放翁謁西凉王祠詩云我雖不識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來裋褐整幅巾蓋未詳考賦長句正之過金注子舟行甚駛松溉牛溪之間山多赭石層松間之頗足流玩晡抵江津縣距縣二里許小山多桐子樹葉如渥丹與夕霞相映可愛江津古江陽東界亦曰僰溪口水遶縣如几又曰几水綠

重慶府

初八日過猫兒峽連峰疊崿虧蔽雲日一山突起石稜刻露其色青碧曰青石尾長年云夏秋水漲石尾沒則舟不敢行過龜亭子小山巻石孤立江中滄波四匝亦浮玉之雲仍小孤之娌媵也抵重慶府巴縣治江中遥望渝城因山爲壘遝在天際女牆闤闠繚繞山巔下被水面山號金碧瀕江人家編竹爲屋架木爲砦以防暴漲注謂江州地勢側嶮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illegible]水增盛頹沒無[illegible]今渝城歲有火災蓋[illegible]

然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
水(即羌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即渝水潛水)合流左
注之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
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蓋岷江自敘瀘西
南來涪江自緜梓遂諸州西北來嘉陵江自
閬果諸州巴江自蓬渠諸州東北來至合州
同會涪江南下至渝州東北朝天門與岷江
會故曰郡承三江之會實四水也三江灌輸
衆山擁蔽巨峽爲之門戶信巴蜀一大阻昔
爲川湖總督駐節市肆民居鱗次櫛比雖更

獻賊姚黃之亂尚鬱然一都會郡在宋曰恭
州吳船録云恭爲州乃在一大磐石上山水
皆有瀧非實錄也林生來謁讀其尊人位旃
君集所作三忠傳始末甚詳三忠者故明巡
撫都御史陳公士奇重慶太守王公行儉巴
縣令王公錫也逆獻之變同日罵賊死甚烈
泊朝天門候後舟不至聞郡有元文宗御書
萬里歸程四字至今稱御書樓
初九日飯後遊塗山林生從常氏謂禹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而去即江州塗山是也有禹[illegible]

及塗后祠酈氏辯之以爲禹娶在壽春當塗
非此倦游錄云禹廟後殿一氈裘像侍衛皆
彝人云是禹婦翁也操小舟由龍門登岸龍
門者江濵積石中斷如門俗謂龍門浩巴人
謂小港爲浩今戎州亦有金箱浩也浩之上
瀑布如練數折入江右即粉水亦曰清水穴
穴右即海棠溪遡瀑而上石瀨泓然茆屋十
餘架閣以居畧彴通往來山半時有稻畦凡
十八里屢折益峻東倚奔峭西俯絶澗至一
天門更上二里許度回龍橋抵眞武觀遵西

麓而上登鐵桅峰即塗山絶頂下視羣山纍
纍如蟻垤三江合流曲折正如巴字渝城孤
峙江中宛如龜之曳尾記稱渝城有門十七
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云西北爲縉雲山
山有迦葉尊者手跡上有相思寺生相思竹
形如桃釵遵東麓而下石磴高危俯視千仞
令兩奴子夾持以行下山復登小舟順流至
朝天門林生別去分巡川東道曹君[illegible]
來訪余舟次知次公遊峩眉晡後入城[illegible]
赴陳都督招出歌兒度曲夜歸舟[illegible]

至計自嘉州登舟今已二八日尚淹留于此殊
悶悶
初十日晨大霧林生來借得文選半部舟中無
書藉此送日耳生以其尊人命持巴字園詩
文集乞序飯後後舟到遂易巴船爲下峽計
是日將遊海棠溪舟至遂弗果往午刻解纜
出巴峽王右丞詩際曉投巴峽即此過明月
銅羅二峽見岸上有豺五大才如犬見人殊
不驚晚抵木洞驛野宿驛在亂山中有神祠
十一日早發過養鴦堆金雞三背辰刻次長壽
縣秦枳縣地晉樂城縣桓溫伐蜀于巴之北
涪之南別置枳縣縣無城郭民廬官廨負山
枕江明末縣人陳尚書新甲城之未就靖難
時雪菴和尚遁跡于此與隱士杜景賢往來
白龍山中山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篁蘿交映
結廬其間每夜梵誦琅然人或窺之乃易乾
卦也時棹小舟中流攜楚詞誦之誦一葉輒
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人莫能測也縣治西
有張桓侯祠宋大觀中于祠下得三印及佩
鈎刀斗有飛名字肅過荔支園蔡君謨譜云

貴妃嗜涪州荔支歲命驛致坡公亦云天寶
歲貢取之涪或謂唐時涪及江津皆置荔支
園今江津尚有荔支數株涪則亡矣抵涪州
北門泊舟涪即古枳縣常氏云枳縣治涪陵
水會水經江水又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
郡北流西屈注之酈注云庚仲雍所謂有別
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枝津分水北注逕
涪陵入江故亦曰涪陵水今此水由黔之思
南府界流經彭水縣至涪州東城下入岷江
土人謂之黔江彭水董生來謁彭爲涪屬南
邑入城報謁州守朱君留飲聞涪治尉廨舊
有山谷碑不存
十二日五更登小舟遊北巖巖南對涪城江流
逆急逆流五里達北岸始曙岸上皆巨石石
磴自巖脚繚繞而上里許至普淨院舊址有
四賢祠祀伊川山谷尹和靖及郡人劉尚書
岌北上石壁橫可二十餘丈高可七八丈壁
間嵌山谷書鈎深堂三大字循石磴而上石
壁益峻有洞可十笏許南面江水即伊川先
生紹聖中謫涪註易處涪翁爲題鈎深者也

西偏有小棧跨澗淵中巨竹數百竿夾棧而
生竹杪欄干詰曲孤亭翼然下臨江水風帆
沙鳥如在鏡中宋之碧雲亭也朱君重葺之
又修治鈎深堂遺址擇一二緇流居之其留
意文獻可敬也石壁題字頗多漫漶不可讀
有古樹穿巖裂石而上蟠曲如龍形王龜齡
大書龍樹二字于壁題名可辨者宋淳祐辛
亥左緜劉濟用三山林元成都杜庭㷇三瀘
何績來遊嘉定中成都施擇善紀事又蔡白
右一詩云點易巖前露未乾臯臨水府碧濤

寒後儒若問伊陽秘一畫當年示子安朱君
以小舟跡至攜茗具留坐碧雲亭日出解纜
午抵酆都縣水經所謂逕東望峽東歷平都
者也有輿上平都山訪仙都觀故址觀王方
平麻姑二洞八卦臺臺前爲凌虛閣俯瞰青
牛白鹿二峰閣上一小石碣刻唐景龍二年
麻姑會方平詩二首俚淺可發一噱平都舊
有比干銅盤銘碑唐李虔之薛湜二仙公碑
杜光庭碑李吉甫玉石碑皆不可問矣閣燬
于姚黃之亂今制府始更興葺午後發舟風

勁甚過虎鬚灘更餘抵花林驛岸上無居人
不可泊移舟水陽溪石砫土司界民居數十
家語言冠服與蜀人不異
十三日五更早發辰刻至忠州漢地里志之臨
江南宋陞咸淳府水經江水又東逕臨江縣
南是也城堞冠山畧如巴涪列肆民居頗輻
輳程生來謁同遊屏風山山在岷江之北山
麓二石表一西南向者曰大禹廟一南向者
曰唐陸宣公神道東上數十步即禹祠模楠
陋甚舊有少陵詩碣祠東非盤旋而上二里

許石級甚峻夾道修竹巖下石洞即宣公集
方書處洞左微逕達峰頂爲唐玉虛觀故址
一碑大書唐忠州別駕贈兵部尚書陸宣公
墓蓋宣公初藁葬于此有内江趙文肅公撰
碑東偏有故祠址數碑或立或仆道茀不可
行州守劉君踵至爲伐山開道拂拭出之乃
明嘉靖中錦衣陸炳二碑炳自詭宣公後也
聊城傅伯俊詩碣云祠前古墓于峰違祠下
春江萬里流自是知臣惟聖主總爲別駕亦
忠州展謁畢劉守邀往龍興寺即少陵所嘗

寓居者今改名治平寺迫于解維不及往白
太傅祠舊在州西巴臺寺側臺爲巴蔓子所
登以望楚兵者東坡相傳在州宅亦蕪沒不
得其處矣山谷云樂天東樓以讌賓佐西樓
以瞰鳴玉溪登龍昌寺以望江南山張樂巴
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今
惟巴臺尚存髣髴耳西望高山連緜不絕石
硅長官司地也其宣撫尚馬姓即女官秦良
玉之孫乘風過石寶砦砦一巨石屹立江于
高可十丈許懸崖無路梯而升之上有二池

紺宇浮樹杪砦下居人數百家昔譚氏據此
過石鼓峽大小磨刀灘水勢湍悍可畏更餘
抵壞塗野泊風寒
十四日辰至萬縣南二里許繫纜訪岑公洞洞
方廣一畝餘中二石如累碁屹立撐拄是鍾
乳所成其下有石臺同門瀑布十餘丈自懸
厓飛下淙潺不絕下注溪澗寒沁毛骨洞中
一池亦石竇溜水滴成之洞皆沮洳斷碑甚
多率偃仆泥草中不可讀石壁上鑴鎚殆滿
皆南北宋人題名獨覓魯直務觀詩不得洞

口岑公洞三大字紹興辛巳郡守何槩書側
有嘉定間王佀紹之題名記書甚遒媚文筆
亦可觀稍南一石表西向夾道巨碑林立其
一大書二絕句頗類山谷亦嘉定間人不著
名字一虛鑒真人贊元符二年知襄州杜國
借紫岑象求撰陽翟李廌書蓋巖起方叔也
岑公隋大業時人居此二十年得道仙去王
佀記以爲峽中之觀惟此洞及魯池不因江
以爲勝魯池在江北岸太白巖側苧溪上今
譚氏兩族一居岑洞一居魯池山靈有知其

吐之乎萬爲譚氏鄉里兵伯而民一古籍者
皆號隸侯府縣官戶口纔二十餘家胥省羊
渠置南浦即今縣地記謂其多勁勇少文學
迄今猶然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
詩空巖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放翁
詩一疋寧無好東絹憑誰畫此碧玲瓏當亦
佳處也午刻解維過巴陽峽有山九峰曰九
堆子開江自開縣來注于江開縣在劉宋爲
新浦水經江水又東會北集渠注北水出新
浦縣北高梁山分谿南流一百里入朐忍縣

南入于江謂之非集渠口別名班口是也晡抵雲陽縣西三十里萬戸驛即漢朐忍舊縣地里志容毋水所出後周改爲雲安水經江水又東逕朐䏰縣故城南劉賓客嘉話錄朐䏰蚯蚓也土多此蟲至夜常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鳴其形朐䏰蘘向化侯譚詣以水師三千駐此今省

十五日祭南岸武烈公即桓侯廟始發舟舟過東洋子廟基了峽逼浪洶舟人皆呼譟奮力僅而出險自嘉州至此踰旬未嘗有此險也

槺手皆閩人蓋閩中投誠安插于蜀者過龍洞沱四山雜樹丹黄相錯爛若雲錦人家茅屋蔭映樹間皆有小艇以通往來有大小石城崖靈壽木可爲杖晡抵夔州府治奉節縣都督陳君太守熊君令陳君皆來陳君與余共事棘闈閩人也晚入城訪永安宮故址今爲府學季漢治白帝城在瞿唐峽口永安宮乃在城西三國志云先主改魚復爲永安仍於州西七里築永安宮水經注謂宮前距于地可二里許江山迥闊入峽所無放翁入蜀記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云永安宮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者是也按周移信州治永安宮南則徙城在隋之前然唐故夔州放翁謂與白帝城相連引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爲據方輿勝覽亦云唐時州理白帝而武侯廟在城西卧龍山上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云云蓋周隋間曾移城于此唐又還治白帝宋景德中又移今治遂沿至今耳與陳都督登東城樓望八陣圖時十月水落石出在江岸沙磧中去城僅

數十步煙霧障之不甚了了陳云雖晴霽陣磧上時有氣若煙霧太守留飲詩史堂堂本王龜齡先生守郡時因少陵建近十三家之亂燬于兵太守甫與葺之堂後稍非山麓即甘后墓僅存元碑一枚夔路儒學教授陳嗣源撰按后卒于南郡章武二年謚皇思夫人遷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奏言夫人梓宮在道園陵將成請追謚曰昭烈皇后與大行皇帝合葬后之祔葬惠陵明甚此墓當是傳疑今載入祀典夜大鼠

十六日晨太守過余以小舟同往魚復浦磧上觀八陣圖所謂六十四陣如棋盤二十四陣如偃月不甚可辨太守云登高遥望行列宛然近觀即存髣髴理不可曉按蔡氏云八陣生于方圓方者坤圓者乾武謂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武侯得之布之魚腹壘或曰武侯與風后名同實異亦可知也都督相待卧龍山下里許至少陵祠有石碣題唐杜工部子美游寓處堂三楹祠中有沔陽陳文燭修祠舊碑宋治平中知州賈昌言嘗刻少陵

夔府詩龕十二碑建中靖國元年運判王蘧又刻宋碑于瀼西果園今昆明池水一篇獨完蓋後人别刻秋興八碑非宋之舊矣此地在宋爲漕司即少陵瀼西宅址連騎而東石路頗坦迤山上女牆曰子陽城下爲下關城稍折而南即白帝城二城犬牙相連城枕白帝山石垣繚繞上極青冥水經注所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岬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東傍瀼谿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者也然入蜀記謂瞿

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相連關西門正對灧澦堆則臨瞿唐者當是唐之夔州非白帝矣羊腸數轉始達絕頂正俯瞿唐兩崖灧澦石在其西孤峙江面南向爲昭烈廟規製宏麗明良殿凡五楹中祀昭烈皇帝以武侯關張配食像設古雅舊傳有山谷題名及元和碑皆不存正德中行軍右都御史林公俊一碣記舊有廟祀公孫述林以征藍之役駐軍于此始廢述祀改創三功祠三功者后土氏江瀆之神漢伏波將軍馬援也乃知此地曾祀

子陽及伏波矣放翁白帝廟詩參差層巔上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廟貌尊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二公持論不同如此亦各有見祠非即麝香山杜詩注引寰宇記謂在秭歸縣東南者非東即瀼谿源出大昌縣流經天池清溪南入草堂河曰瀼谿水流逕赤甲白帝二山間透迤入江又一水出大寧縣流經郡北戚靜山亦南與瀼會少陵草堂在其東河以得名蓋東屯故地寰宇記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爲奉節

縣西瀼水是也困學記聞東屯乃公孫述屬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田百許頃稻米爲蜀第一放翁云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猶沱浩之類也瞿唐之上兩山夾立北爲赤甲南爲白鹽對江山半有故城基畧可辨識䧟仄尤甚僧言即古魚復縣漢江關都尉治都督慨然曰古人設險良有深意今若治白帝一夫當關可過百萬之衆過今治遠矣放翁謂今治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古今人所見畧同也四顧江山雄麗緬懷霸

圖徘徊憑弔不能去都督開讌祠下奏軍中之樂聲琅琅然與天風江濤相應酒行無筭移晷始告別諸君皆騎行送余由山麓出白帝城西門門去江岸直下數十丈余震掉下馬徐步舉少陵白帝城門水雲白低身直下八千尺之句宛然目中余登舟諸君自崖而反舟過灎澦自江中望之出江面可二十許丈正當瞿唐兩崖之中勢如怒猊非夙南首稍北即黃龍灘復有一石宛如研山兩崖谷百餘丈豁然中坼是爲峽門酈氏所謂廣谿

峽即瞿唐峽也蓋三峽之首峽程記三峽謂廣溪峽明月峽仙人峽其瞿唐灎澦皆不與者誤也記又云自蠻江桔栢沲導等江至此凡二百八十江會于峽前實爲蜀江滙處峽口有鐵柱二景定五年守將徐宗武作各六尺四寸貫以鐵絙鎖峽者時江水既落明流紆直白鹽赤甲峰巒交映鬱翠流丹四十里間目不給賞山間紅樹與石色相錯如繡舟人云山黃金也過臺閣子黑石虎鬚灘皆夏秋江漲時最險處今猶湍悍可畏大抵夔峽

之山丹碧赭白不一狀其高剌天望若雲霞山趾別有巨石似巨靈初闢斧鑿宛然如斲承萼削壁萬仞𤫊瓏凹凸割其片段皆米家海岳菴中物也峽中風逆晚抵飛纜子泊去巫山縣三十里陳都督遣小舟追送空青石云建昌衛所産

十七日五鼓發舟風更逆卯刻抵巫山縣縣在江北緣山爲墉正面巫山吳之建平郡也山形絕肖巫字泊舟即騎登高唐觀觀在城西土山三里許西山用兵日于此築堡遏賊流

凉特甚朝雲之廟畧無髣髴其東即陽雲臺
在縣治西北五十步高一百二十丈二山皆
土阜殊乏秀色而古今艷稱之詎不以楚大
夫詞賦重耶二山之間有楚王細腰宮址有
池曰楚王池東行二里許渡小河源亦出大
寧之千頃池至此入江水經之巫溪合聖泉
水南入大江者也溪東一山枕江岸之北與
巫山隔水相望曰箜篌山山前復有小山其
巔即神女廟舊燬于兵近始搆茆屋三楹西
向冠帔儼然頗得婉孌幽靜之態有嘉靖中

范守巳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爲
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翳庚辰童律虞
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
微詞以兒女子褻之按六朝唐人詩多言入
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繁知
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
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俟清
詞時人傳爲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
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容豈在猛玉
座幽且閑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

墜幾折股丹書玉篆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
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今巫峽
中十二峰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
載之甚晰父老二人爲余言廟址在飛鳳峰
有古碑以江濤洶怒不可繫舟前代始移于
此廟西有琵琶峽相傳其鄉婦女多善吹笛
嫁時諸女子相與吹笛唱竹枝送之陽臺之
南爲南陵山有晉南陵故縣址山凡一百八
盤山谷歌羅驛詩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
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

兄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
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按鬼門關在
夔州東北三十里人鮓甕在歸州四十九渡
水今黔江縣柵山即其處也舟入巫峽酈注
謂杜宇所鑿者也廻望神女廟陽雲高唐臺
觀帆遠猶見過三分水山益奇麗有神鴉四
五飛逐行舟以肉擲之妙如承蜩飽即歸巖
洞中入蜀記云神女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
舟乾道元年忽不至至今絕無一烏蓋放翁
特未之見也過此即十二峰舟人指似得其

六七縹緲秀拔令人有驂鸞駕鶴之想中有
三峰連綴其一修纖如人揚袂而立俗曰美
人峰即放翁所謂神女峰最爲纖麗宜爲仙
眞所託者也會風急灘迅所謂十二峰者不
及盡矚然陸務觀范至能經此所見亦僅八
九峰耳至萬流驛入湖廣界巫峽之山奇處
與夔峽相埒十二峰娟妙不啻過之晚抵門
扇峽泊舟去巴東三十里
十八日早發過西瀼記稱少陵亦嘗居之有草
堂遺址考少陵年譜以大曆二年居夔州瀼

西草堂三年正月去夔有將別巫峽贈南鄉
兄瀼西果園詩三月即至江陵秋移公安未
嘗淹留巴東復有西瀼之宅蓋土人以山間
之流通江者通呼曰瀼瀼西名適相類因傳
會耳抵巴東縣湖廣荊州府界縣無城郭茆
屋數十家枕山臨江而居謁寇萊公祠祠在
巴山南麓茅茨陋甚一碑偃仆沙土中拂拭
觀之乃王梅溪先生乾道二年立門人王㮚
書碑已中斷循祠東上有平臺即秋風亭址
柱礎猶在其西白雲亭與公手植二栢久已

化去二亭皆倚巴山之麓中爲壽寧寺寺前
有泉流遶寺門下入于江雖大旱不涸曰相
公溪溪上有石梁曰相公橋萊公所嘗吟眺
處也公在巴東有野水孤舟之句爲人傳誦
然公此中詩尤多佳句如印鏁殘陽後人蹤
疊翠陰水穿吟閣過苔遶印床斑泉木使山
徑寒江逼縣門皆錢郎之選也巴東山水頗
劣自夔巫東下驚心動魄應接不暇至此賸
水殘山不堪著眼而放翁謂白雲亭爲天下
幽奇絕境且云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

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豈山水亦因時
而顯晦耶或云白雲亭在秋風亭北上近白
鹿洞未知孰是午晴無風舟行稍駛過業灘
白浪洶洶一葉之舟飛舞掀簸而下舟人諺
謂水大畏業灘水落畏新灘夏秋之交則篙
師束手商船裹足險可知矣再過吒灘亦曰
鮓灘即人鮓甕也險與業灘等抵歸州泊拗
灘州城在江北山巔江南有楚臺山上有楚
王臺及舊秭歸城址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
縣之南注謂依山即坂南臨大江即劉備[illegible]

也蓋今州治歸山水粗劣與巴東略似三閭大夫寶莊是鄉今屈原宅女嬃廟女嬃砧皆在七里有宋玉宅放翁入蜀時尚見石刻王龜齡詩城郭舊爲夔子國人民多是楚王孫陸務觀詩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何仲默詩古郡山頭數家住客舟江上一燈明竹枝慣聽巴人曲鳥道纔通楚國程荒山寒日江聲怒號獨坐吟此數詩不必猿鳴三聲淚霑裳也午後風大作仍泊拘灘

十九日五更山行之屈沱謁三閭大夫廟廟負山面江有元至正甲申湖廣儒學提舉黃清老碑碑載唐元和十三年刺史王茂元始創此祠宋元豐三年封清烈公復立廟云登舟二十里過香溪溪出興山縣昭君村水碧如黛南合江流溪上民居數百家頃西山用兵此爲儲胥之地過兵書峽峽半石壁有洞中有石形如卷帙俗謂武侯兵書遥望峽口煙霧明滅嵐蔽萬狀稍近之則驚濤如雪浩洶恐人聲聞數里大石傾隤横牿水面楚蜀關

第一險也入蜀記謂南曰官漕北曰龍門今歲謂即此之新崩灘然彼乃在巫峽中大巫[illegible]之上去此已二百餘里土人云此本舊灘嘉靖中龍起山崩水勢騰湧因號新灘按放翁已謂新灘峽中最嶮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則其由來舊矣遣僕輩移行李由北岸行獨坐舟中看漁人十餘立灘口大石旁截流拋網頃刻得魚數千頭有尺餘者從人往買之不肯受直云斤止三銅錢也灘上人家百餘依巖以居男女皆能背負人可百餘斤

自上灘至下灘五里受直亦止三錢耳余由龍門北騎行岸上皆磐石㕒互交加累積不可殫形俯看虛舟放溜其疾如箭轍漩而下令人骨慄余先至下灘候行李舊聞地產石燕在北崖寺後令人于澗石中覓之得數十枚雄者頂類螺子雌者形類海蚶殊不似燕也午後始解維入空舲峽即經所謂壢竈注稱宜都建平二郡界也秀拔峭絕畧與夔巫相埒壁上多石洞孔穴玲瓏似仙靈所栖止峽中有馬肝石故又稱馬肝峽峽勢高[illegible]

天陽景罕矅舟行其中謂巳向夕及連峰稍
斷忽見日景始悟酈氏云三峽七百里中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語不妄也歷達洞羊
腸虎臂使君諸灘險皖泊屈溪

二十日早過黃牛山謁黃陵廟廟在山麓頗宏
麗前祀黃陵之神旁一黃牛舊鐵鑄今易以
木後祀諸葛忠武侯侯入蜀于山巖上見神
像旌旗始立此廟侯像設是石砫司宣撫女
官秦良玉造有崇禎壬申題字登名山大川
閣望天柱諸峰尋歐公詩刻不可得惟正德
庚辰南太僕少卿西蜀劉瑞所撰黃陵神績
頌詞甚馴雅書學歐陽率更碑額篆書亦妙
碑首刻鳥獸形甚奇古祠門石幢一枚刊武
侯廟記是近時重刻俗書遥望祠後四峰如
屏風狀絕頂上有黃牛昂首非向頭角宛然
有一人立牛側如繪画人牛皆有神氣注謂
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
分明驗之良然李長庚云色當作石非也自
此下黃牛灘歷扇子峽數十里間皆土山戴
石峰巒森削至蝦蟇碚泉從巖腹洞中流注

蝦蟇口鼻間成水簾下入于江濺珠散玉望
之極可愛蝦蟇形亢肖似放翁謂其頭鼻吻
頷絕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果然踏江中亂
石泝瀑而上從蝦蟇背至洞中水自洞出聲
如風雨中有巨石泉滙其下爲池清泠沁骨
巡覽壁間都無前人題字蓋石質麤疎不任
刻畫尤易剝蝕故也循碚左而下衣屨盡濕
大索舟中瓶盎止得三四盡汲貯之此水水
品列在第四山谷記云泉味亦不極甘冷慰
人齒頰自蜀來無佳茗試發之耳順流下西
陵峽蜀江之險始此即東來入峽之首也峽
口有三遊洞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遷忠州
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
虢州長史遇于夔陵同遊此洞各賦詩二十
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
皆作記二蘇公嘗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載
集中余發興獨往躋巉巖而上甫行半里舟
人云徑久荒翳迫發舟廢然而返昔人謂身
到處莫放過固未易言舟出下牢溪望虎牙
荆門二山錯崎江上注所稱荆門虎牙楚之

西塞也此下即荆江江流洪瀾舒緩遠山映
帶自入峽七百里重巒疊嶂虧蔽霄漢至此
始覺天日清朗杜詩云始知雲雨峽忽盡下
牢邊歐陽至喜亭記云蜀舟至此者必瀝酒
再拜相賀以爲更生萬里征人飽歷三巴䕫
巫之險至此而慰藉可知也午抵彝陵州州
古西陵又曰峽州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
城非又云非對彝陵縣故城楚襄王二十年
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年燒彝陵是也公孫
述拒岑彭陸遜拒昭烈陸抗拒王濬皆以此

地爲攻守要害今設重鎮于此城郭雄壯西
臨大江實荆岳之門戶泊舟入城訪歐陽公
絳雪堂故蹟聞至喜堂記山谷書尚存斷碑
數十字在東門民家作砌石語州守以他石
易之昔放翁過彝陵時紅梨花已不復有惟
公手植雙柟尚存其一今亦化刼灰矣喚小
舟横江而西獨遊西山甘泉寺寺踞土阜頗
荒閴崖下有孝婦泉入緑蘿谿注于江按水
經注載姜詩江陽人華陽國志亦列江陽士
女歐公嘗疑之泉上有祠今廢歸舟傒橈手

不即至[illegible]始解維行十五里野泊
二十一日早發次宜都漢武帝所置彝道縣也
三國張飛陸遜皆守此爲吳蜀要害唐又以
宜都峽州地爲東松州縣治在荆江之涑清
江自舊施州開蠻界來與江合色如翡翠可
愛即水經彝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者也
城北十里猇亭吳人破漢軍處今小有聚落
曰虎腦碚張獻忠自荆州入蜀經此復羅表
塔諸賊之亂巷無居人巳刻發舟城南里許
彝水合江漩清濁劃然十許里過白洋驛驛

後有張商英墓午過枝江古羅國亦曰丹陽
蜀江至此始分枝爲諸洲有沱水班氏地理
志謂江沱出西東入江注上明城北據大江
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
稱是也初治百里洲梁陸法和所居洲上有
庾臺即庾子山故宅今爲庾臺寺昔楚懷王
客死于秦還楚葬此時郢置歸併宜都松滋
二縣未泊即發午後風大作一葉欹蕩巨浪
中前後舟俱相失長年皆巴郡人不識荆江
水道面盡土色薄暮風益逆今橈手十餘人

循西岸牽挽更餘始行一二里得泊處去松
滋尚遠危坐待曙夜大風不止東坡詩云賦
命窮薄輕江潭今乃益信
二十二日風稍息卯刻達松滋縣松滋本楚鳩
茲漢景帝時爲高成所謂淹山淹水所出是
也亂後闤闠寥落縣令適赴鄂尉深避不出
乃自出直備宜都橈手送舟至江陵而余先
登宜都兵船以行蓋兵船有橈十枝號内河
船視川船較輕疾耳明伍忠襄文定縣人有
祠不及謁過松滋渡雀兒尾江西益澗四望

莽蕩了無一山與西陵以上迥不侔矣孟松
滋詩云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杜詩云紗
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欲賦一詩憶此二篇
遂閣筆暮抵荆州府治江陵縣泊舟燒雞窪
去沙市十里
二十三日入城晤川湖制府蔡少司馬顯齋及
分巡上荆南道王副使鳴石郡丞張秀升同
年秀升留飲擬以次日東裝陸行趨襄陽荆
州故楚郢都漢之南郡古稱用武之國江水
逕其城南漢水在其東北又有漕河爲沮漳

諸水所道即今沙市河杜預傳開楊口起夏
水達巴陵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是
也自六朝爲江左上游都會語謂琵琶多于
飯甑措大多于鯽魚唐宋迄明衣冠文物號
稱極盛崇禎時流賊亂楚豫蹂躪最酷先
是張獻忠詐陷襄陽襄王遇害督師閣部楊
嗣昌自裁賊遂長驅陷荆俘民入蜀繼此西
山賊號十三家盤踞鄖夔間峽路不通者二
十載康熙三年合秦楚蜀兵三路大舉賊始
勦除峽路復通而荆之凋敝極矣曩故明世

宗朝先曾祖大司徒公起家荆州府推官神
宗時復自順天府尹填撫三楚天啓丁卯歲
惠王之國荆州先祖方伯公實以儀郎充副
使緬懷往事今昔之感深矣夜宿館驛
二十四日早赴鳴石招歸館遣重慶舟及夔州
兵還蜀作書謝陳都督午後赴制府之招問
張文忠居正祠堂已毀惠王故宫本五代高
氏所築子城明初湘獻王居之號湘城及惠
王就國復居之更號惠城今亦爲瓦礫矣
二十五日早發騎行江陵城北十五里即荆門

州界彌望黃茆白葦十月中木葉盡脫此去彝陵二三百里峽中尚未搖落而此間風物已如此暮抵建陽驛

二十六日五更大寒早行午至荊門州安陸府界漢臨沮當陽編都三縣地隋之長林也城在陂陀之下兵民錯居順治初設重鎮于此扼荊襄之衝以備西山寇盜賊平後移鎮彝陵改設遊擊一員駐此會日暮州守與州將高宴醉甚余不得已先騎而行更餘抵小南橋諸從人三鼓始至云州北十里遇虎衆列炬譟逐久之乃去館人云此地至宜城最多虎害日暮無敢行者宋陸子靜先生曾治此州有祠廢爲馬廐墳闢道州守某以周茂叔先生後裔逋賦輒至濂溪祠堂械繫神像則象山祠之廢宜也楚絕書云州東南有內方山楚故略云內方山在漢川縣西五十里禹貢內方至于大别即此蔡注云內方山在荊門軍長林縣誤山名偶同耳

二十七日騎行盡日行童阜犖确中荊[illegible]門望陂陀高處西望漢江在三十里外鍾祥潛江

二縣界也楚絕云漢水經州東北過新城沙洋北有象河官堰河南泉溫泉業泉惠泉藻湖晡抵麗陽驛

二十八日曉發荒原寒燒徧野黒墳土人云地荒多虎燒野以便行人耳宋玉冢在宜城南三里有明都御史路迎撰碣按酈注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今歸州亦有宋玉宅實宜人也抵宜城縣縣古鄀地隸襄陽府地里志所謂故鄀史記楚昭王畏吳北徙都鄀項襄王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是也山川頽劣而多產才士宋玉王逸段成式皆生其地今叔師故宅在城南故宜城西柯古吾鄉臨淄人又云梁鄒人其父文昌封鄒平郡公今鄒平有地曰段橋傳爲文昌舊居而宜城有木香村亦云段氏故宅所未詳也又唐處士王士源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造亢倉子九篇撰孟浩然詩序其文清綺如魏晉間人亦宜產

二十九日五更早發過杜康臺下有井曰杜康

井城北十五里過黃叔度墓有明督學徐栻撰碑自此傍漢江行青山白雲風帆沙鳥頗極曠淼之觀江濱驛路坦夷村墟相接由宜達襄陽百里聞東漢時刺史二千石凡數十人朱輪相望號冠蓋里江東數峯秀色欲滴問輿人知是鹿門蘇嶺諸山龐德公孟浩然皮襲美隱居山下有魚梁洲亦曰鹿灘即龐德公司馬德操望衡對宇處也上有鹿門龐居二寺以龐居士得名峴山在江岸西北羣峯迤邐北趨郡郭習池在南麓一水泓然下布文石翠鬣毛髮濺珠浮水面與吾郡趵突珍珠金線諸泉相似池方廣畝許稍東復有一池才如半規流出院外北滙爲小潭復伏流而南爲溪由鳳皇亭下注漢江至今襄陽太守例以三月三日禊飲于此池後觀音閣即古谷隱寺復北三里許爲羊太傅祠門外瀕江有碑明世廟南巡遣駙馬都尉鄔景和諭祭文也祠門下刻晉碑所謂墮淚碑也襄陽耆舊傳謂李興初撰梁大同十年改立後碑劉之遴撰劉靈正書祠中石幢一枚刻宋

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劉子及尚書丁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事州事王洙原叔重建羊侯祠廟詩和者范文正公○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河陽軍事李淑○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提點河東路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去惑○太常博士孫抗○大理寺丞韋不伐○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大理評通判蔡州事劉敞原父稱龍圖易○匠作監丞通判襄州事賈黯○河陽節度推官裴昱○滄州觀察推官馬雲○均州鄖鄉縣尉黃通○守宜城縣令連庠又宋人題名備錄于此○天章閣待制知郡事劉元瑜新保州倅虞部郎中路綸郡倅比部外郎朱适都巡檢崇班王世良長林令何异穀城令張唐英襄陽尉李旭同遊峴山置酒賦詩嘉祐六年辛丑十月四日竹山令權襄陽縣安宗奭奉命書○黃堯允元之提刑湖南石璘子文奉使襄廣胡宗回[illegible]夫別守峴山之亭元豐庚申仲冬癸巳宗[illegible]

謹令男義脩題○太守孫頎景脩同湖南運使苗持中子居運判唐義問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一日○范準夫以檄覆撿襄陽邂逅李子昂蔡昌期同宿鹿門别院次早再登此崇寧壬午仲春初三日○吴周翊趙德麟趙君度謝公定魏道輔魏承老同來庚辰二月六日○郡太守岑巖起飲餞前熙帥鍾弱翁于此吴周臣趙德麟魏道輔李方叔俱至元符元年六月十日○畢之進代歸賀君儀趙德麟李仲益馬汝楫董君序魏道輔周

共叔同餞紹聖丁丑二月五日○右題名七則字畫端勁大者方圍徑寸小者殺其半非俗書也道士俗人不解寶惜語令作一欄楯護之情然不應將來恐漸就湮没恨匆匆不及摹搨也祠在峴山東麓下俯漢水北即峴首有亭會日暮將渡漢之樊城竟不及登峴西北十里爲萬山山下有潭杜元凱沈碑處孟詩神女昔解珮傳聞于此山蓋解珮渚亦在其下矣漢水自嶓冢來經漢中鄖陽二郡至此水經漢水又東過襄陽北又東合檀溪

水蓋漾水沔水漢水滄浪水實東漢一水臨地易名南至江夏沙羨北入于江經所謂沔水與江合流是也余以閏七月渡沔過嶓冢實東漢發源處今行萬里下三峽復與沔水相見未免有情而余行役之久可知矣漢水新綠可愛古稱如鴨頭信然江北岸即樊城仲山甫所封國漢昭烈帝依景升時屯此經云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者也樊與襄陽隔水相望實爲南雍屏蔽盛時爲吴楚大賈輻輳之所酒樓歌館鱗次十餘里自闖獻二逆相

繼陷襄皆先據樊由白馬洞南渡數年來流移稍歸居人尚數千家縣襄陽府治襄陽縣

三十日風寒發樊城午後渡白水水經之清水也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山海經作支離之山）南過新野縣西下入于沔經所謂清水從北來注之注云宛口者也水中多沙洲羣雁翔集嘹唳動人西即湍水經謂出酈縣北芬山至新野縣東入于清注云東分爲鄧氏陂漢太傅禹故宅也騎行更餘始抵新野隸河南南陽府有漢光武昭烈二帝廟城南花陂陰麗華故居

城內有古城號曰于城昭烈屯新野時築
十一月初一日發新野縣過樂廣故里所謂樂
宅戍也清河旁白水村有巨碑三一書漢光
武皇帝故里一書白水村一書貴人鄉考白
水鄉在章陵乃今棗陽縣地暮抵林水驛即
小長安城光武為甄阜所敗處
初二日早過古三公廢城並淯河東岸行卧龍
岡在西岸松栢鬱然樓觀頗壯土人云河淄
急無舟梁遂不果渡按襄陽城西有隆中山
為忠武躬耕處習鑿齒云武侯家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又酈注稱檀谿之陽
有崔州平徐元直故居檀谿與隆中皆在襄
陽城西二人與武侯為友故知襄陽之隆中
為近也又七里渡清水次南陽府治南陽縣
郭外望見紫山注謂梅谿水出紫山逕百里
奚故宅其東北一山突起單椒傑立如吾鄉
華不注曰獨山有召杜元凱三公祠再渡清
水暮抵博望驛漢武元光六年封張騫為侯
國劉表遣昭烈拒夏侯惇于博望燒屯僞遁
因伏兵大破之即此地

初三日午次裕州城南過漢廷尉張釋之祠墓
裕州漢地理志之堵陽酈注所謂赭陽也明
末賊踞此十年焚掠甚于他邑至今田在草
間戶口不滿千餘蓋中州最凋敝之地出郭
東北望諸峰翠浮眉睫曰方城山曰小武當
曰蘭香巖傳是杜蘭香仙處過扳倒井謁光
武廟廟中二桐樹數百年物枯已久順治丁
酉忽葱鬱如故又老松二株凌霄纏其上亦
數百年物也井水深碧亭覆其上水自亭下
石甃側出漑稻田數十頃父老傳是光武駐
師遺蹟暮抵龍泉店
初四日早行望黃城山注稱南陽葉方城邑西
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子路問
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皆此地其
西南西唐山有石門漢高鳳唐元丹丘隱處
昆水出焉過葉縣舊城城中有光武廟沈諸
梁王喬祠又有黃山谷祠山谷常作尉于此
今惟光武祠存規模尚頗鉅麗渡醴水又二
十里渡昆水次葉縣葉漢昆陽唐仙鳬縣也
城北臨滍水漢世祖破王尋王邑會大雷風

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東坡昆陽城賦所謂屠百萬于斯須曠千古而一快者千年而下爲之神王水經云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注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于定陵城北東入汝班志襄陽有西不羹

初五日五更早發過汝瀆注云寄領城西北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㶏水瀆者汝別也再過湛水京相璠曰昆陽北蒲城有湛水按裕州南水皆趨湍以達于漢自葉縣諸水如湍如

醴如昆如湛皆趨汝潁以達淮泗注謂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入汝（出河內軹縣者別一湛水）又云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汝水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雉衡山二十里過首山史記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湖莊子黃帝登具茨訪大隗命駕于襄之野七聖皆迷即此遂西爲今武山土人謂楚將軍景差與秦戰歿于此山椒有祠考史記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殺將軍景缺又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于楚楚遣將軍景陽救

趙無差名而差與宋玉唐勒皆屈平弟子號工詞賦或謂招魂是其所作亦不云爲將軍此祠闕疑可焉又五里過汝水次襄城縣隸開封府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注謂出魯陽縣大孟山黃柏谷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說苑云襄城王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倚徙于流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悅之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可乎襄城君不悅莊辛曰君不聞鄂君子晳感越人之歌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之即是水也襄古氾

地周叔帶之亂鄭納襄王于氾城因以名城據汝潁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明末李自成破襄與總兵官左良玉相拒郾城督師兵部侍郎汪公喬年以三鎮兵出關由郟縣趨此欲與良玉夾擊甫入城賊卒薄城下三總兵官賀某鄭某牛某不戰潰而西去公獨與襄人堅守城陷罵賊死今襄人春秋祀之北門外渡潁水經云潁水出潁川少室山注云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崇丘城南故汾丘城在襄城縣之東北邑今地曰潁橋有

潁考叔冢其非有鄭莊公城大隧遺蹟二十
里過李元禮墓晡抵問寨保
初六日五更早行辰刻次禹州州治西北峯峰
蜿蜒遥連嵩少城負其陽望之在煙靄中禹
本鈞州以明神宗廟諱改今名古陽翟禹初
封也春秋鄭之櫟邑漢潁川郡治兩漢以來
爲名士淵藪非朱時名臣尤衆有如田況田
晝孫甫崔鶠之屬明時馬端肅公身都將相
爲一代偉人蓋嵩洛之會也食畢即發東門
過清潁亭下臨潁水水經潁水又東南過陽

翟縣北班志云東至下蔡入淮行千五百里
涉潁而北單椒沓嶂不可殫名最奇者曰九
山曰具茨曰空同空同先生李夢陽葬于此
山明末寇亂盜發其藏非平人韓鼎業斂其
骸骨封樹之世多其義過黃臺廣次公祠涉
溟水水經出密縣大騩山（注即具茨）東南入潁暮
抵新鄭縣城南五十里過周世宗陵三十里
過裴晉公墓里許涉洧水經云洧水出密縣
西南馬領山（注亦云出潁川陽城山班志同）又東過鄭縣南注洧
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其上

即子產以乘輿濟人處縣故軒轅有熊氏國
鄭滅鄶徙居此曰新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
侯滅鄭復徙居之所云鄶居陽鄭之間食溱
洧焉溱水亦出密縣東南流至新鄭城西北
與洧合班志云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行五
百里也縣爲高文襄拱故里宋名臣王沂公
魯簡肅公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皆葬于此
蓋潁川在宋時爲近畿卿相多賜葬地他如
范蜀公葬襄城楊文公蔡文忠公晏元獻公
宋元獻公兄弟皆葬禹州不歸葬也

初七日次鄭州唐滎陽郡宋奉寧軍靖康中置
四輔之一也周初封管叔于此今城北二里
有管城其東六里曰邲城楚子敗荀林父處
昔鄢之戰郭李在軍而無救于敗邲之戰士
會在軍而僅能自全軍令不統于元帥而能
勝敵者寡矣宋藝祖賜曹彬劍曰副將以下
不用命者斬真古今命將之良法也州有鄭
水京索二水入之宿滎澤縣
初八日發滎澤禹貢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
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

澤在縣東至伯厚詩地里考曰今鄭州滎澤縣也春秋衞及狄戰于滎澤即此地西南有敖城殷仲丁遷都于敖括地志曰即滎陽故城周宣王狩于圃田及于敖山作車攻之詩項羽圍漢高于滎陽紀信誑楚皆是其處今有信祠廣武山在縣西境有東西廣武二城酈注漢明帝時議治汴渠樂浪人王景築堤起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有餘里所謂金堤也渡河宿新鄉縣

蜀道驛程記卷下

弟士驥

男啓濂

啓汸

啓沂

孫男兆鄴仝較

蜀道驛程記二卷内府藏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懽錄已著錄康熙壬子士禛爲四川鄉試正考官記其來往所經上卷自京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河南新鄉縣止蓋士禛是年於新鄉聞訃旋里未及還京故也中多辨證古事較士禛他行記頗爲精核蓋他行記一時筆錄此則越二十年至康熙辛未始補成之檢閱修改歷時既久考訂自爲詳密耳

南來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來志一卷》提要

南來志序

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東廵狩登泰山詣闕里祠　先師孔子分遣諸大臣徧行天下祭名山大川王阮亭先生以宫詹有事南海典禮崇重載筆以從自桑乾河迄扶胥口道路迂久歷經歲時並次其南行之事而志以成余讀之喟然曰先生之志其規之太史而庶幾乎自昔記事之工莫過於司馬遷其爲法也孤以峭紆折以秀隱而出之以爲文大抵取法於屈原者也原之傳曰其志潔其稱物芳余觀太史公雖片辭隻字各殫其精非潔之至烏能若是故嘗以爲史記得離騷之深者迨柳宗元能於太史致其潔諸記爲勝而其後無聞焉蓋所謂致其潔也言之若易易而造乎此者尠矣今先生傳東所過几郡邑名蹟以次簡括自非條至南條諸水具疏其源委即桑欽酈道元無以過之至於綴拾情事不煩不支而朗朗如目覩噫文之潔也乃至是乎余嘗歎司馬談以不得從祀泰山爲恨至其子遷數從廵狩

而所論次祗祠官候望之事君子以為陋也而非之且司馬遷自以為廣游覽極天下之勝今先生先後奉使西至蜀南至粤而又嘗
聖世膺盛典以所為文追而軼之較太史為愈矣先生久以詩文倡導於世所著述不獨志而或僅以此規規焉不過與余故援其槩特舉太史以序之凡古人之以行役而有記者自李習之來南錄歐陽永叔于役志以還甚衆而或繁簡失其中非所語於先生也是以不具論史官太倉黃與堅序

南來志序

自昔南行而有記載者始於陸賈自賈至越越之山川艸木多所知名其言有曰羅浮山頂有湖環以嘉植羅浮之名蓋自賈始言之賈嘗著書新語十三篇務引其君於道論者謂賈實祚漢功不在三傑之下蓋非漢初諸儒所及也南中行紀惜也闕逸不傳自漢至今千餘年宮詹學士王阮亭先生始出而補之斯南越之幸然非惟南越之幸而已也先生之至越也亦以奉使扶胥之口有南海祠焉先生肅珪幣祭告蓋自京師至此從北極之

高至于南極之下所見天之文地之理山水之情狀八千里中亦已盡一天下之大槩矣筆之為書雖志也而道寓焉今夫道大而天地小而山水人見之以為器而已耳豈知形而下即形而上故言其下而上見焉言其器而道見焉八卦為志之始志為八卦之終皆從仰觀俯察而得之先生斯志小大畢舉事物雜陳使知道者得其精微不知道者得其華藻亦非猶夫人之紀載也行將以之入告其為功未必後於賈之於漢吾故曰非惟南越之幸也番禺屈大均序

南來志序

乙丑孟夏舟經英德與友人立船頭眺望山水嵯谷竟日不少休息會心處雖風雨不之顧間可至止者則維舟就之或風便不及泊則牽纜登小艇反其處興盡而止肩輿度梅嶺徒步行長松下十里許一日過端州與友人攜酒食游七星巖坐絕頂閒慨然論天下之士有遇不遇亦如山水之顯伏或傳或不傳不能皆同天地河嶽以不朽者是誰爲之也於是笑謂客曰山水巖壑之幽奇清秀非州野貧賤之士不能探取夫嶽瀆名山川歲時

受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享祀者富貴顯達者也一丘一壑之勝足以怡人之情不得與河嶽流峙者貧賤者也或生僻壤之地樵牧牛羊之所雜沓而終不得遊人之偶及不自見其長而深藏若虛待訪而得之者然後見其中之有天地日月花石竹木龍虎禽魚之不同此隱逸者之逃名絕世者也士君子胸中有五岳不平之氣者亦如是翌日宮端王公以祀南海事竣次端州遊七星巖乘月來歸此富貴顯達而得草莽貧士之風味者也嗟夫古者天下寧謐公卿大夫承命祀山川者采風問俗歸報天子如是焉止矣公之來粵也舟車所至與山林草莽之士執手之歡一若相忘于富貴貧賤而山水巖穴之可登眺者遊覽殆盡豈以粵地僻壤處烟瘴之鄉雖有名山水不得達于天下公故欲傳而顯之耶抑山水之顯不顯與士之傳不傳皆時與命爲之也此公所以流連歎息而故使之傳與顯也公歸之日出南行志示儆曰子其何言儆曰山水文章公所自有者也即以儆與友人之相品論者以質之公公曰書之易堂後學魏世儆謹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禛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辛亥

上東巡狩祭岱宗謁

先師闕里先期布告中外遣官祭岳鎮海瀆之

神禮官列名上請十一月初五日丙寅得

旨遣戶部侍郎鄂爾多祭告嵩山北海淮濟二瀆工部侍郎金汝祥衡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鈕華山西鎮吳嶽江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范承勳長白山北鎮醫無閭通政使

司通政使王守才恒山中鎮霍太山西海河瀆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曰温東鎮沂山東海兵部督捕左理事官鄭重南鎮會稽山余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有事南海十三日甲戌集禮部頒領香帛祭文十七日己酉從姪中書舍人啓沃以家累東歸

十九日庚辰發京師慈谿姜宸英西溟門人盛禮部符升郭襄圖吳雯洪昇衛台瑞周在浚惠周惕湯右曾朱載震査嗣瑮査昇張雲章漢陽姪戩等三十餘人餞彰義門外孫寳侗孝堪及同鄉翰林諸公國子監舊僚屬十八人各設祖帳踰亭午始發過盧溝渡桑乾水古盧睪也晚次良鄉縣鄭司馬山公先至金陵詩老余懷澹心亦至

二十日過琉璃河古聖水晚次涿州渡涿水

二十一日午過北新城縣過　行在進魚

慈壽宮者發新城十里聞警返

二十二日雪過白溝河遇都諫黃湄弟綱紀之僕知以十月望日發廣州家人至得猶子啓

渲兒子啓汸來迎家累消息晚次雄縣

二十三日早發堤行二十里積雪四照望淀中烟樹如畫雄即公孫瓚易京漢末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今稱趙北口以此此間九十九淀易滹沲濡滱諸水所會燕趙巨浸也午過鄭州大霧始解晚次任丘縣縣令鄧君文源來

二十四日病鄧君館予李氏東園園有關宜遠眺冬晴雪霽松竹鬱然澹心舍余邸主人李君經垓來談縣人邊大綬發闖賊祖墓本末

李曾祖大司馬次溪翁先曾祖大司徒同年
也
二十五日交河曹童子紳來謁修弟子禮
二十六日病稍愈連日晴霽氣暖如仲春李君
見其四子鈊鍇鋥鎡出示司馬公花馬池詩
二十七日陰發任丘晚次河間府
二十八日微雪近午雪止過獻縣南渡濁漳水
晚次交河縣富莊驛
二十九日夜雪曉霽川原皓然風色寒冽午過
阜城縣晚次景州

三十日風寒發景州午次德州渡衛河入山東
境州中故人李工部泱霖贍李知縣源星來
田編修霈雨來盧知縣道悅喜臣羅主事遴
既枚來子姪輩以家累候于此晚過山公滄
心置酒
十二月初一日壬辰山公滄心早發過別取道
泰山余取道兗州陳副使洪謨覺菴馮舍人
廷栻大木來二李田馮邀飲餔出城過李編
修濤紫瀾立馬一話別去田以典試河南李
以請假皆初歸燈下作家書寄家仲兄兒子

啓洓
初二日子姪輩以家累行取道平原子西南行
晚次恩縣宋貝州詢縣無文潞公專祠非禮
經意宜作祠祀潞公以明公鎬王總管信配
食此良有司事也
初三日大風寒甚渡屯氏河古馬頰九河之一
晚次高唐州
初四日早發午次茌平縣　大人以諸猶子啓
澤啓沆啓溶啓涫啓漼待于此違離九載微
察容顏肌膚皆減昔時中心怦怦然歸思益
切從姪宜繩宜純來允宜自東昌來哺入城

拜故都諫北山兄家祠瞻遺像不禁流涕宜
繩兄弟留飯
御書堂
初五日侍　大人遣諸猶子往展北山墓宜繩
兄弟留諸子飯怡園茌爲魯仲連馬周故里
城北有魯連馬令二村
初六日拜別　大人啓溶隨子南行渡大清河
晚次東阿縣縣令李經邦來前龍泉令談令
吏部尚書鄭圜李公督浙時戰功甚悉男進

士嵩遺于文定公肇塵東阿城北黃山魚山
諸峰環抱濟水橫貫之狠溪水流兩城間北
注濟山水中諸邑
初七日大雪城南碻磝諸山迤邐掩複松篁錯
落過文定公墓道午後望鰲尾黃華諸山過
峗山漢東平王蒼墓謁卅子祠晚次東平州
唐宋鄆州也得山公遷右通政消息
初八日大風雪州南渡坎河汶水支流東平地
沮洳上受岱西諸山之水有安山小洞庭諸
湖晡渡汶水次汶上縣古中都有南旺蜀山

諸湖假館路君松年其祖按察帶河翁先祖
方伯同年是日爲東亭兄生日夜挑燈讀漢
書憲王傳至肅宗幸東平數語爲之泣下太
雪竟夜
初九日雪霽午渡洸水亦汶支流晚次兖州府
滋陽縣舊名嵫陽縣令高其任來示其父贈
太僕君殉節傢君諱天爵建昌知府死闖逆
之難兗教授長山王桐伯來附家書
初十日早發過故魯王宮址南渡泗水石橋蜿
蜒如青龍見水上過蓼水渡白馬河二水皆

西南流入泗午食鄒縣謁述聖書院次謁亞
聖廟松楸皆千百年物出郭竝嶧山行林巒
積雪如米家研山夜次界河驛
十一日渡沙河午過滕縣渡漷水東南有狐駘
山臧孫紇使邾敗處渡薛河望薛城有靖郭
君墓渡泇河諸水皆西南流入泗晚次臨城
驛
十二日並昭陽湖行湖介滕嶧間多蒲蓮魚蚌
之產周廻數百里上達任城微山在湖中亦
曰微子之山午渡運河次利國驛入江南境

宋吳居厚置利國監鐵冶引沂泇二水通汶
泗即此徐志訛謂蘇公所開汚蟣大賢不可
不正
十三日渡荆山口水勢如江湖渡河次徐州河
氷甚厲黃樓在東城隅坡公詩黃樓高十丈
下建五丈旗形勝宛然
十四日早登龍山放鶴亭西眺黃茅岡有石刻
蘇公詩手蹟有蘇公石床有祠祀蘇公及韓
文公楊龜山陳后山北望小山有樓櫓曰戲
馬臺宋武帝九日送孔令處午食桃山驛有

岳忠武祠晚次夾溝驛
十五日過符離故城渡濉水次宿州門人知州
高其佩守備梁嘉植來云方開濉水故道至
古蘄縣入淮以通商旅晤錢塘故人吳儀一
舒鳧是夕梁君置酒高友僕子滋陽令之弟
十六日宿州東門道有長堤古隋堤也午食大
店驛晚次任橋
十七日食固鎮驛渡澮河蝌河二水皆東流入
淮晚次王莊驛
十八日食三舖晚渡淮水次臨淮縣淮與東西
二濠水會處亦曰濠梁
十九日始見稻畦午食紅心驛晚次定遠縣縣
有故靖南侯黃公祠公明末鎮此縣有功德
于民
二十日自定遠南入合肥界田間皆陂塘食張
橋晚次護城驛
二十一日過廢梁縣滁水所出有鮑明遠讀書
臺午食店埠驛晚渡肥水次廬州府合肥縣
造故禮部尚書端毅龔公第拜遺像
二十二日渡沠河食沠河驛肥水有二派一東

流經合肥縣南入巢湖一西北流出壽春入
淮此其西派也過桃城渡桃溪水水亦入巢
湖晚次舒城縣
二十三日渡南溪過李伯時墓食梅心驛驛南
龍眠鹿起諸山連接不窮松櫟冬青烏桕楓
香諸木被滿山麓溪流曲折樹間時見時隱
過石激而怒輥雷噴雪不知處所晚渡桐溪
次桐城縣翰林張學士英敦復來別京師三
年矣教諭門人王立極來
二十四日吳學憲子雲五匡姚楚雄文燮畊壺
陳兵部焯黙菴馬編修教思嚴冲程舍人仕
松臯來雨中過黙菴濂琴巨竹千挺有亭冠
岑坐見投子龍眠諸山過畊壺竹葉亭午食
五匡餘慶堂五匡自中州歸病尚未瘳食後
過嚴冲晚過敦復學士新齋循山麓詰屈上
軒砌紅梅數株已放最高處有竹闌張燈置
酒畊壺亦至出壽綵及送行詩恭覲
上在金陵賜學士
御製古北口詩二公談龍眠山居之樂令人神爽
飛越

二十五日雨王立極約同學王過㕞壺別墅宿
山負南城陂陀而上爲亦園稍上爲泳園園
以竹勝有軒臨水曰碧淙其上有小溪石梁
架之臨淙置酒聞急雪洒萬竹中開窓視之
隔水石上積巳寸許漏下入城

二十六日發桐城望皖唐山漢武作盛唐之歌
者也渡掛車河見瀑布王立極別歸次陶冲
驛夜大雪

二十七日冒雪行諸峰出沒雲霧中丹楓烏桕
石流百折至沙河以舟濟上流有釣魚寺午

食唐婁嶺自此峻阪相屬屢有登頓雲中望
見前人魚貫上下登阪凸嶺萬樹如薺溪流
經緯之阪盡渡陶羊河過青口驛夾道皆竹
園再渡皖水曰後河晚次灊山縣夜大風雪
有聲

二十八日雪渡灊水曰前河西北望灊山橫絕
雲表圖經稱山高七千二十丈史記所謂登
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漢武所封也城北
十五里有山谷寺三祖道場食小池驛驛俯
北䕺山連亘深坳淺凸烟霙緜緲道楓香嶺

雪益急晚抵龍山渡河峩山雪麓長橋漁滸
居然雪浦待渡圖也次太湖縣

二十九日雪遲棠梨宮謁張睢陽廟食宿松縣
楓香驛晚次亭前驛亦名太子驛相傳梁昭
明生于此入湖廣黃梅縣界是夕歲除誦庾
人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身之句宛如目前
夜大風雪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辛酉朔晨起拜
闕次遥拜　家大人遂行謁東山五祖道場山下
有亭額曰天下祖庭宋英宗御書踏雪歷石

磴可八九盤夾道松萬株下臨絕壑曰引路
松稍上有橋跨兩㵎之間曰石梁渡西上得
天王殿拾級上爲毗盧閣爲眞身殿有縣人
瞿甲所題栽松後身擘窠書甚奇古禮五祖
眞身東循石級三折而上皆長松巨竹有三
石鼎峙如囷上爲授法洞洞唇外拓中有五
祖童子像祖再來待法四祖當在破額山不
應在此山巔有法雨塔唐上元間賜名有白
蓮池產白蓮相傳五祖手植憨天澤禪人方
丈下觀岡禪師塔院院前竹巨者兩圍下山

十里間木多松杉楓柞荊棘冬青草多蘭蕙烏多畫眉錦雞竹雞翡翠山下村落中多梅花過兩河口晡次黃梅縣

初二日晨出西郭過東禪寺謁四祖五祖六祖像四祖道場在廣濟破額山距東山四十里滿近殿側竹圍即擔膩故蹟有六祖墜腰石二十里過濯港道湖堤行食孔壠驛渡小江彌望沮洳晡大雪更餘次清江鎮

初三日大風雪渡江中流見江豚出沒至琵琶亭東登岸次九江府德化縣入江西境宿舊榷部署晚登江亭雪甚舟皆不行

初四日雪止早發南郭望甘棠湖唐李渤遺蹟八里過周元公墓道有濂溪書院久廢越濂溪港而南蓮花錦繡雙劍諸峰卓立雲表過太平宮午食東林寺寺外即虎溪穿林激石響甚清激入寺有塘謝康樂白蓮池也稍北爲神運殿壁有李北海虞道園二碑李碑下方有米芾蔣之奇題宇元延祐重刻後爲遠公影堂旁列十八高賢像衣冠甚古王文成公題壁以木函藏堂中宗雷禪人導登閣謁文殊金像阿育王所造陶侃督廣州得之海上東晉物也閣前西域羅漢松二亦奇古影堂西偏爲三笑堂下臨石澗版上畫三笑圖東壁見故友徐夜東癡三詩蓋癸亥歲赴德安所題遂成絕筆過西林寺不及入渡虎溪橋望香爐峰南山雲氣去人咫尺自龍脈至潯陽雨雪連旬始見返照晚次通遠驛

初五日過圓通寺晤杲菴禪人寺在石耳峰下有歐亭蘇亭皆廢有宋政和三年尚書省牒寺南即陶靖節墓午食馬廻嶺古柴桑地次德安縣

初六日過甘露庵自渡潯陽不見竹菴前後巨竹數百挺上摩雲日午食建昌縣渡脩水望雲居山唐道膺禪師道場過喚渡亭亭以白傅詩得名有白詩石刻堤行二里人家種竹爲藩籬雞聲人語皆在竹中晚次上繚津

初七日人日渡繚水午食慈姑張文端公祠渡章江次南昌府泊滕王閣下閣再燬于火覽入城巡撫中丞滿泉諸君來

初八日過東湖昔故人陳允衡伯璣自金陵歸

居三洲蔬圃之側今數椽不知屬誰何矣瀉
召醫
初九日過鐵柱宮登舟同年遲僉事熗黙生門
人劉工部長發同年子劉進士凡姚生炳坤
寧都故人曾燦青藜前後來劉以主試廣東
歸晡乘小舟往石亭寺寺有釣天閣與滕閣
相望眺西山俯江渚夕陽明滅帆檣出沒佳
境也閣下有韋公像祀唐武陽公丹杜牧之
奉詔譔丹碑今不存
初十日舟發南昌過生米潭阻風野泊

十一日風便過市汊見梅花午後阻淺晚過龍
山曲江亭不登山下有金花潭宋元祐太后
投金花祈風于此次豐城縣江右壯縣也泊
十二日過苦竹洲始聞雁皆北飛晡次樟樹鎮
臨江府清江縣地王文成公誓師處也岸有
惠烈王祠碑云神聶姓諱友按吳錄友新淦
人爲功曹諫諸葛恪北伐後爲孫峻所忌
發病死
十三日風便早發過新淦縣縣東二里許東山
有宋劉次莊戲魚堂帖常摹刻關帖置堂中新
淦上下兩岸皆單椒複嶺橘林竹洲晚次仁
和野泊
十四日舟行多淺阻踰午抵峽江縣古巴丘城
堞半出山上其東南爲玉笥山道書第六洞
天晚次黃金江口野泊見新月
十五日晨微雨乘小舟登釣魚臺片石俯江坳
窪呀突臺後小山爲故都御史諡忠肅李公
墓道公諱邦華先方伯萬曆甲辰同年明末
殉節午晴過龍洲岸上菜花已黃晚次三角

鎮
十六日過吉水縣縣城負東山面文江山水明
秀自宋及明大儒接踵道學節義爲西江之
冠縣東仁文書院鄒忠介公講學地天啓毀
于逆璫崇禎間知縣沈中柱修復順治末再
毀于知縣張象燦吾友施侍讀閏章愚山爲
湖西道下令修復會去官不果阻風墨潭夜
過白鷺洲洲上舊有書院宋江文忠公剏建
有理宗御書順治庚子辛丑間愚山修復講
學其中又剏祠祀羅鄒諸先生甲寅用兵後

盜據廬陵二載復化爲刧灰矣吉安府廬陵縣

十七日易小舟便灘行出廬陵城外多壍壘城南神岡即昨官軍與賊戰處東望青原山唐行思禪師道場過張家渡東南望見香城山宋胡忠簡公家于此連日晴甚更袷衣午後陰始聞雷夜次表金渡野泊雨

十八日風便早抵泰和縣城郭不二里彌望榛莽過蕭氏春浮園園已改法乳菴僧舍穢草草舍後一橋跨溪水叢桂數株連蜷而已經王文端公祠祠側白鶴觀舊有南唐徐鍇碑午後微雨驟寒夜次百嘉村

十九日早發過萬安縣縣南諸山廻合高出雲際惶恐灘爲諸灘首過鯀津漂神大蓼小蓼凡五灘大蓼最險怪石錯互激湍怒飛舟魚貫而上晚次皂口謁神祠宋元祐太后所封剛應侯也以故總河尚書朱公配食公諱之錫義烏人治河多惠政人傳其歿爲神前總河王中丞請爲立祠格于部議今江河諸祠廟多祀之夜風雨聞灘聲甚悲壯

二十日過武朔崑崙錫洲諸灘石勢如奇鬼猙獸爭欲搏攫自惶恐灘已往四山黯黕如夔巫諸峽但差卑耳晚次攸鎮岸上桃花盛開夜雨

二十一日過大小湖天柱橫弦諸灘小湖石奇秀多作獅象形天柱最雄濶橫弦多伏石皆十八灘險處驚灘石如布棊水亦坦迤過此出峽悉夷塗矣抵儲潭謁廣濟祠有唐元和碑前桂州臨桂縣令裴諝譔前河南府參軍裴弘書晚次贛州府贛縣城北章貢二水合處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髴髴郭璞曰梟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故人丁僉事煒雁水來

二十二日過雁水贛州園中梅桂辛夷皆華圃有可亭亭前二柚樹大合抱又前有古桂同根異幹皆數百年物東偏有王文成公祠南贛巡撫舊署也食後同登八境臺臺踞城東北隅宋知虔州孔宗翰作東坡有詩高閣一

戍下瞰二水南對空同九峰貢水東有小山
萬松欝然曰佛日峰其下曰馬祖巖大寂祖
師道塲别雁水登舟借得後漢書文選門人
莆田林一鱗來移舟過關
二十三日章水多屈曲舟中望空同諸山向背
屢移始悟古語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可謂能
言晚次玉潭山口野泊夜雨
二十四日微雨風寒水多淺阻山益逼晡次南
康縣漢地理志之南壄
二十五日南康縣南壯兩岸皆連岡積砠水勢
因之曲折有小城二曰新田曰小溪晡次小
溪野泊

二十六日過鳳皇城此城與新田小溪九所諸
城皆文成築午後雨入雙牌峽峽兩厓悉石
壁深則青泙黛蓄渟而不流淺則折溜盤渦
震動崖谷巨石以數千百計舟行觯中險道
十八灘也晚次南安府大庾縣泊金蓮山
二十七日南安府有兩城夾章水由水南城過
横浦關陂陀而上至雲封寺山勢漸高螺旋
而上二里許雙壁嶮巇中通一綫爲梅關庾

嶺最高處也盡有繭若曰挂角寺寺有張丈
獻公祠六祖堂稍下有卓錫泉長浦水出焉
南流入于湞水按圖經挂角寺即古雲封寺
今嶺北别有雲封蓋出傅會庾嶺之南奇峰
秀石松杉映蔚若鸎林圍始見榕樹食腰站
晚次南雄府保昌縣入廣東境
二十八日胡中允會恩孟綸來食後過孟綸遂
登舟湞水即水經注之漣溪也又名大庾嶠
水晚泊修仁水口
二十九日次黄橋野泊

三十日過昇天子城始興江口始興水亦名東
溪西合湞水又有墨江水來注之湞水至此
始成巨津晚次三江口野泊
拾月初一日辛卯曲江道中多怪山形貌詭特
不可殫名往往有巨石揷入江水舟宛轉避
之濛溪自仁化來會溪中有丹霞山别傳寺
澹歸禪師所刱過韶石兩石對峙曰雙闕又
有鳳闕左右毬門等凡三十六石孫文定公
南征記曰韶石前後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側
若堵墻圓若廪囷半削如鵰爪首尾翹翹似

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檣宇約略盡之城北三里許皇岡山有舜祠晚次韶州府曲江縣縣令秦熙祚遺曲江公文集曹溪通志夜大風雨

初二日微雨曲江城西南武溪水自樂昌來注于湞水即馬文淵所謂武溪毒淫者也武溪中有三瀧韓退之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今曰韓瀧午審過白芒有石壁臨江甚奇壁上鐫廻龍大字晚次簑衣渡野泊

初三日十里過曹溪水與湞溪合流西入湞江

東去羣山四合白雲蓊然距南華六祖道場三十里過濛瀼登月華寺謁智藥三藏真身過彈子磯懸崖千仞如洞如丁斧鑿鐫鑱擬于鬼神晡登觀音巖峭壁俯江拾級可五丈餘有洞呀然開豁中祠觀音大士危欄架壑左右石壁束炬前導三折至絕頂下臨無地巖巔鍾乳倒垂下幕洞口巖根復有一洞深窈黝黑水出其中注江不絕歸舟見新月泊東岸

初四日過英德縣古英州宋唐質肅洪忠宣二公皆嘗謫此岑水自東北來入湞縣令陸[illegible]榮登來先几東亭同年城南三里石壁桀立相望嵌寶玲瓏藻繢不及曰蛾眉岡入湞陽峽峽長二十里潭潭可畏明嘉靖間韶守符錫緣山架棧今猶有存者峽盡湞水自西北來入湞即洸水也傳稱湟水合溱水南過中宿縣出湟浦關今洸口實諸水入湞之會矣酉陽雜俎謂含湟縣翁水東岸有聖鼓杖誤以篙觸輒患瘧又三十里野泊

初五日四鼓發舟夜過大廟峽至清遠峽日始

上浥江水自東來入湞峽中有飛來寺寺有禺陽二帝子祠山海經謂黃帝二子也東北石磴詰曲上日半山亭復踐石磴行大壑中可四五折夾道多龍目樹松竹交蔭至上飛來寺有何象岡相國書古飛來三大字碑又榜書第十九福地上即歸猿洞循帝子祠後平行渡石梁梁下以竹筧引泉清駛可玩跋多羅三藏定心泉也其西峭壁峆岈石級甚峻巨石屹立古榕生其罅如蛟蛇結蟠寺門菩提樹葉如霧穀以水漚數十日膚膜盡脫

縣理益出堅緻罪結若眾懸焉登舟出峽山
逵江平過清遠縣十五里灘淺又五里泊湞
江口
初六日過胥江江流益潤山益遠晩次三水縣
三水者湞水曰北江鬱水自端州來曰西江
皆會于縣之肄江以達南海海潮東自佛山
西自新會來上達胥江而止
初七日雨過小塘始見荔枝南望西樵山山有
七十二峰昔先兄考功愛其名取以自號過
此黯然午霽泊沙口候潮潮至甚遲夜次佛
山
初八日舟過珠江以中流有海珠石故名東江
自博羅來會西北二江入海次五羊門鎮守
將軍巡撫都御史總鎮監司已下諸文武將
吏迎拜
詔旨如禮
初九日齋戒沐浴易舟三江下石門東過灃滘
東衛達于蜆江由珠江會于扶胥之口所謂
波羅江也
初十日昧爽入廟即事陪祭官分巡廣南部道

按察司副使勞之辨廣州府知府劉茂溶番
禺縣知縣李文浩拜獻望沉如禮訖事觀駱
越銅鼓形製古朴作水波連錢錦文之形週
遭有蟾蜍八潮至則鼓自鳴後蟾蜍爲人剷
去不復鳴矣唐鄭絪出鎮時所得駱越鼓也
殿西隅復有一鼓差小而古朴不及宋平邕
州時所得循廊觀韓碑下此則宋開寶中裴
麗澤奉詔撰碑差古次皇祐康定乾道慶元
寶慶碑餘則元明碑耳堦下有波羅樹二久
枯死九十僧今瑛重植宴海光寺寺側木棉
花初開照映初日殷紅可愛宴畢登浴日亭
亭在寺外西偏小山下俯海岸所謂扶胥之
口黃木之灣者也東南望虎頭門雲濤萬里
決漭無際亭有蘇長公詩碣閱廟旋艫風順
潮便午後抵廣州府韓退之稱南海神次最
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廟卷
謂其說本太公金匱今
聖天子治定功成懷柔百神協氣橫流格被幽遠
士稹備員宫僚適叨執事有厚幸焉先是順
治中告祭者一將命則太常寺少卿益都孫

公廷銓康熙中告祭者三則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洛陽董公篤行禮部侍郎通州楊公正
中至是凡四遣云

己巳十一月十一夜[illegible]展讀

[illegible]

南來志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禛撰是書乃康熙甲子士禛官少詹事時
奉使祭告南海記其驛程所經全仿范成大吳船
錄體所載自京師至廣州而止故曰南來

北歸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歸志一卷》提要

北歸志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士禛

四月初一日庚寅出廣州府南門登舟鎮海王将軍永譽孝揚巡撫李中丞士楨毅可権海成戶部克大子來翰林黃編修與堅庭表鄭編修際泰珠江佘檢討艷雪湄洲相送入夜別去藩臬諸君餞於別舟酒三行而別

初二日王将軍李中丞及劉總鎮顯芳清河餞五羊門舟中巳刻解纜晡次佛山同門友胡武昌景曾崙孩李孝廉象豐照生故友程職方周量子衎祖門人陳宗德來黎延祖方回自羊城來追送美周先生子也

初三日陳恭尹元孝自龍江來追送有詩登岸哭房師陳美公彩先生及周量殯所過故戶部尚書葵孺李公第公諱待問萬曆甲辰進士先方伯同年也飲崙孩宅過海日堂衎祖留飯昔在京師衎祖甫數歲今弱冠授室矣午歸舟雨宗德送新荔方回別歸

初四日與元孝過高廷評層雲旻園舟見五色鸚鵡甚麗元孝別去午潮至舟發崙孩追送

五里始别宗德衍祖買舟相送晡泊黄洞望
西樵山

初五日微雨過三水縣趂潮不泊舟即行邀宗德衍祖飯由師賢滘入西江口雨中看山穿漾萬態午後晴次長利口

初六日過羚羊峽登峽山寺寺前有東江亭亦俯硯洲端人取硯材必用洲沙磨礲之寺西偏有小圃荔子紅綠相間又有人面荳稗羊桃諸樹僧言其子皆可禦瘴西望小山碁布如墨點七星巖也午抵肇慶府高要縣總督

兩廣吳尚書興祚留村來

初七日晤程舍人化龍禹門禹門休寧人庚戌進士東亭同年友於周量爲族孫數千里哭其喪爲營窀穸有古人之誼屈大均翁山自春山至

初八日微雨同翁山禹門衍祖登閱江樓樓前石磯下俯端江端江牂牁江也亦曰鬱水山海經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牢水自臨允來注之臨允今之新興也樓下有萬曆入年平蠻碑汪道昆撰周天球書甚奇偉武田

古松臺在此或曰非也松臺乃定山中峰傳云上有松臺下有石室此松臺書院耳

初九日留村招飲七星巖巖之狀或如屏障或如㢝囷或如石鼓各自離立不相比附出北郭曲折行七八里至石室巖留村與周屈黄巖諸子先至洞口出絕壁下中有甬道相屬左右有鍾鼓二石漸入穹窿如十間屋天光穿漏石級斜上曰璇璣臺中祠觀音大士其上鍾乳倒垂曰雙鳳石壁上多唐宋人題字半不可辨惟東壁景福二大字李北海書洞

門之右又有北海石室記多已剝蝕其左有副墨巖有宋祖無擇石刻稍憩往水月宮宮在寶陀巖下中奉摩利支天像土木窮極壯麗明末熊制府文燦所剏也其上有玉虛宮高百餘丈爲松臺中峰最高處去水月宮尚可七百級午飯歸鬱亭飯罷肩輿往屏風巖巖麓有二癸菴頗雅潔其東三峰傑立拔地千仞疊石爲磴道不盡三百級爲飛仙關絕頂爲通明殿會日莫未及半而止月出飲古榕下更餘歸舟巖下有瀝湖今涸月中蛙聲

閗閗流螢飛來田中明滅萬點疑非人世也
初十日端孩自佛山遺新荔皮綠而液甘核甚
細曰白蠟子昨陳程二子遺犀角子核差大
肉差薄較不及也南海荔支以掛綠爲第一
聞元孝外家有此種無從致之
十一日留村來舟中相送翁山禹門魏昭士來
昭士寧都名士和公之子隱居翠微峰爲文
章簡勁有氣甲子秋相見京師舟過閱江樓
巖摶庶華以新安程義正路來追送庶華同
年侍郎顥亭子程能詩画以桐烟製墨名家
硯坑在羚羊峽東爛柯峰下艤舟訪之數坑
皆湮塞惟一坑摩厓刻字云治平四年歲次
丁未重開此古巖點畫尚可辨宗德衎祖過
舟中小飲月色如秋天水一碧次三水縣
十二日宗德衎祖辭歸各有詩贈別衎祖示南
海吳韋山帶詩頗清逸廣州英妙有王隼蕭
衣梁無技王顧昕皆見之韋獨不至次鴨埠
水
十三日次清遠縣
十四日遊清遠峽飛來寺登西峰問歸亭亭西

石級盤紆芳磴澗壑三折得中碧軒出軒後
巨石林立其上如洞如广如承霤如步檐周
流有前人摩厓探源二大字一溪東流竹木
蔽虧石梁駕之其西石壁巉削泉出其巔萬
竅爭瀉不作瀑布最高處爲拜經臺寺介東
西兩峰間中限大壑由禺陽帝子祠而半山
亭而古飛來寺而歸猿洞東峰勝處也由問
歸亭而中碧軒而黃金澗而拜經臺西峰勝
處也李習之題峽山寺謂周歷五峰予足跡
所及才止此耳觀元天曆碑驟雨遂發舟午
晴晚次黃石磯大雨竟夜
十五日雨過大廟峽謁貞惠夫人祠有宋嘉定
碑稱神虞氏英州人生能抗黃巢之鋒死能
制峒寇之暴蓋唐人也廟門黃楊樹二大數
圍午晴晚次湞陽峽口
十六日雨過湞陽峽四山出雲一水湍悍過英
德縣陸令棨登捘哉遺英石數枚湞水驟漲
晚次猶兒石
十七日過觀音巖不登乘江漲望之縹緲如神
山過龍頭影山未及觀音巖之半而山腳插

江玲瓏悉如洞戶亦一奇也晚次清溪雨寛
日甚寒
十八日雨過彈子磯英德瀕江諸山觀音巖第
一此磯次之龍頭影山又次之午晴晚次濛
瀼
十九日雨自濛瀼至曹溪山行僅二十里雨濘
無輿馬不果往午後稍晴過曹溪水口次白
芒
二十日次韶州府曲江縣易舟曲江令秦熈祚
遺余襄公武溪集嘉靖間副使劉穩所刻有
宋尚書屯田郎中周源序凡二十卷雨竟日
二十一日雨湞水大漲過韶石次平圃韶通判
吳燮送澹歸禪師文集至
二十二日晴午次始興江口縣去江口十八里
候縴夫入夜始至舟中閱澹歸集詩筆雄肆
可謂辨才晚次修仁水口范雲賦詩處舊有
三楓亭
二十三日晴次菱塘
二十四日湞水石流清淺晴三日舟已膠不可
行或推之或挽之晡次南雄府保昌縣宿西
竺菴
二十五日與行過大庾嶺觀六祖卓錫泉晡次
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南安人以蠟樹爲業樹
如散雪彌望皆是
二十六日登小舟順流出雙牌峽次阿坑
二十七日過南康縣晚次贛州府贛縣雁水來
門人林公韞一璘來有送予北歸序
二十八日早飯雁水贊園午歸舟暑甚南贛鎮
許都督盛際明以巨艦見借曾燦青藜初自
廣州歸過予舟晡後許都督與雁水俱來移
舟泊湧金門夜大風雨驟涼
二十九日次攸鎮
三十日順流飛渡諸灘過萬安縣次窑頭行二
百里
五月初一日庚申過泰和縣至張家渡見龍舟
午過吉安府廬陵縣晚次吉水縣
初二日過峽江縣遇粵東裴學使憲度渭湄乘
風過新淦縣縣令貽練中丞金川集胡祭酒
頤菴集朱中丞河上楮談諸先生皆淦
人練胡二集亾友愚山分憲湖西時刊本也

發新塗大風雨驟作鯨吞咫尺莫辨未及撑
樹鎮四十里野泊
初三日風逆雨時止時作晚次揚子洲作詩寄
懷雁水公韞
初四日野泊守風午後抵豐城縣邑人前江都
令熊明遂子羽升來遺搨文安集鄧子龍橫
戈集及白沙先生墨蹟二軸晡次龍山登古
曲江亭今爲龍山書院磯下爲金花潭右爲
曲江逹山屏紆清流鏡澈映帶如画有李空
同書碑筆勢類顔栁碑言磯山故有三先生

祠祀新安朱氏及李義山姚雪坡今木主已
不存改祀一二督撫中丞矣泊磯下
初五日午次南昌府泊廣潤門廵撫安中丞來
章江龍舟甚盛是日暑
初六日以暑病利下議改陸從水中丞借舟藩
臬諸君來賠宫詹消來兒別二載矣始食鰣
魚贑舟歸作書謝雁水及許都督拜以列卿
紀一部寄雁水
初七日安中丞世鼎鑄九張方伯所志濬明消
來宫詹先後來舟中相送過查憲副培繼王

望舟時爲部南九江道前都給事中也已刻
發舟風便過樵舍王文成公破宸濠於此晡
次吳城行二百里
初八日謁令公廟神張睢陽也其旁有望湖亭
近攬廬山彭蠡在襟帶間大風舟人停帆以
待風止始發入彭蠡湖晚次南康府星子縣
周太守燦星公來云故人孫豹人遊廬岳客
此二十日將往南昌守風未發頃之豹人見
過星公置酒船頭月出湖中五老諸峰蒼茫
一碧更餘星公入城豹人露坐久之別去泊

紫陽堤豹人名枝蔚三原人
初九日北風大作舟不發入城訪湯先生來賀
惕菴南豐人前庚辰進士年八十矣應聘主
白鹿洞講席將以是日至洞飯星公署齋豹
人先至同出匡廬門至尋樂橋暫憩又數里
入山廻岡複嶺曲折蔽虧有坊曰古國學南
唐建學於此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
號廬山國學云有澗東來飛流湍悍枕流橋
跨其上曰小三峽橋之東爲獨對亭下爲貫
道溪其水自凌雲峰來滙於洞口星公先至

齋于入拜禮聖殿殿廡皆聖賢像張乎敬變像時獨未及此旁有石刻　至聖像吳道子筆有陳澔碑記東爲彝倫堂堂後即白鹿洞上爲雲章閣唐李渤遺蹟也又東爲宗儒祠祀周朱陸王四先生又有先賢祠祀李渤以下十八人西爲文會堂主洞居之堂中紫霞道人長歌墨蹟絕奇偉其外有孤峰隔溪對洞門而峙曰卓爾山晤惕菴於文會堂至溪上別去星公送至獨對亭觀邵二泉李空同兩先生碑遂與豹人取道西北望五老峰雲

氣頃刻萬狀溪路險隘不容輿騎至黃洋坂則田塍交錯泉流互注又五六里許忽聞大聲起谷中如疾雷破壁使人駭慄三峽澗也棲賢橋跨之眺聽不能去飯觀音亭有輿行萬松間二里許棲賢僧大愚來迎指示道左曰此玉淵矣其東石壁猝立縱橫數百丈西則大石坡陀水從峽中來數折至壁下鬱悰湍激大如車輪飄如散雪下注爲潭石上玉淵二大字朱張孝祥書蘇頴濱謂棲賢谷中多大石水行石間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

震掉信矣稍西得棲賢寺天然禪師居之精廬數十間質素不華叢竹爲籬長松數十偃立相望頗有野態稍憩復取道三峽橋以歸豹人別去

初十日雨北風益厲豹人舟早發往豫章星公來坐談久之惕菴遣子永恕以書來午後雨止望見開先瀑布

十一日北風不止星公邀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里過玉京山陶詩所謂鳳昔家上京即此雨後溪澗皆怒流屢涉至萬杉寺寺在慶雲

峰下有宋仁宗御書覓之不可得有槐京書龍虎嵐慶四大字由西陽橋折而西二里許至開先寺夾道松大皆數圍曰佛印松招隱橋橫跨溪上稍上得寺門寺有顯菴禪師楚潛江人由七佛殿至萬竹亭竹巨如臂其西古漱玉亭又西即青玉峽瀑布出雙劍峰經黃巖如白龍奮迅怒不可遏劈峽三折而下注於龍池砰訇殷轔蜓谷飛動宋元名流鑱刻徧絕壁文與可謂開先瀑布不可量其高遠信然與星公顯菴坐石觀瀑徘徊不能去

乃由石徑逶迤而東尋南唐中主讀書臺址
有山谷七佛偈陽明紀功碑皆摩厓書極雄
壯臺下爲洗墨池前爲七佛樓其東有聰明
泉泉上巨石朝凉亭故址在焉仰睇鶴鳴峰
正負寺背雙劍香爐文殊犀牛行龜諸峰環
之廬山諸刹形勝此爲第一再至招隱橋回
望雙瀑裊裊如練其東出鶴鳴行龜二峰間
者曰馬尾水西則黃巖瀑布也有石橋二曰
樟樹開先瀑布所經曰九洪三峽澗水所經
皆由郡城西以達彭蠡別星公登舟風止遂
發泊謝師塘

十二日過大孤山上有神祠過南湖觜即潯陽
江入湖處有山在其東上石鐘也次湖口縣
移舟過關即發過下石鐘山二鐘石壁與英
德彈子磯相類山根皆玲瓏空罅水所激盪
噌吰鞺鞳天籟出焉惜不月夜泊此一驗東
坡語也晚次彭澤縣泊胭脂港縣二里有西
山怪特似部石
十三日守風江口面小孤山山峭麗勝大孤其
南丹厓翠壁叢祠綺樹望若畫圖其非巉巖

露骨與彭郎磯夾岸對峙
十四日大風雨寒甚守風江口
十五日守風始見晚霞
十六日稍晴舟發過小孤山風起浪涌舟行脆
颮可畏過馬當山入江南池州府東流縣界
晡後風甚泊花園鎮安慶府望江縣界古雷
池鮑照有大雷岸與妹書
十七日過東流縣古彭澤地城逼大江次安慶
府懷寧縣巡撫薛中丞柱斗梁公來安慶古
皖國城非有龍山惕菴書至

十八日過羅刹磯建文時侍中黃公殉節處晚
次夏家口三鼓發舟不及望九華王梅溪云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
夕波落日邈然於懷悵交臂失之
十九日過荻港望板子磯孤阜臨江上有城堞
故靖南侯黃公置戍於此晚次三山磯
二十日過魯港望蟂磯靈澤夫人祠片石瀕江
高不尋丈圖經謂高十丈者妄也過蕪湖縣
古鳩茲縣東北小山曰鶴兒山有識舟亭其
後曰赭山並十五里過褐山又十五里次天

門山天門二山夾江過峙東曰博望西曰梁
山李白天門山銘云梁山博望關扃楚濱是
也或謂東博望西天門或謂東梁西梁皆非
是晩泊梁山夾
二十一日過采石即牛渚磯也登太白樓南望
當塗青山三峰雲嵐出沒黃山白紵九井諸
山隱隱自中樓下四壁有蕭尺木畫匡廬峨
眉泰岱衡嶽四山圖僧云胡太守季瀛在郡
日尺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強邀致之凡七
日而就遂絕筆尺木名雲從余內伯父張公

梁之纍爲太平理官屬尺木作太平山水圖
細入毫末得元人三昧江左今無此手矣祠
之西爲水府廟又西曰廣濟院院後觀音閣
修竹數百繚繞石磴其西石壁峭絕上爲然
犀亭更上爲蛾眉亭亭有元李學士洞石刻
學士吾濟南人采石非有山曰小九華過烈
山山在大江中流白鷺數十見人驚起翻飛
松杉亦名栗洲晉簡文帝爲相日會桓玄處
伏滔非征賦謂之烈洲過三山夾上新河一
二十二日過龍江關泊江東門

二十三日召晉門人王立極桐城書來
二十四日相國青嶽熊公總督兩江王侍郎新
命純嘏來述
皇上南巡躬祭　明祖孝陵始末仰嘆
聖德歷代未聞侍郎刻碑陵前上述
聖諭又備載謁陵儀注翰林倪簡討粲雁園書石
相國示所作明道先生祠記
二十五日召醫雁園來門人周銘鹿峰曹新里
楚航羅光忭行先來得黃虞稷俞郃京師書
二十六日渡江次浦子口地屬江浦縣蜀門人

王有馮陳源來王家於此陳以公車歸蜀南
昌舟回
二十七日雨浦口城非小山絡繹大石離立道
左如人位置者次西葛城
二十八日雨食烏衣鎮次滁州州守王君邀游
瑯琊山出郭西南行五六里雨稍霽聞澗聲
甚怒即歐記所云溪聲潺潺出兩山之間者
也輿人指隔峰烟生處云醉翁亭在其下又
半里至醉老橋橋下飛流淙射循溪稍上有
泉出石壁下曰讓泉即六一泉也澗水自西

巔而下至此得水其勢益漲度橋一石笏立
正對亭南歐記菱溪石得之白塔朱氏者也
亭今改爲樓其西有寶宋齋明馮太僕若愚
所捌兵書元颺父也父子前後爲同鄉居滁
齋之右即二馮祠祠外有葸在亭引泉屈曲
爲流觴其西一亭矗立水中菱荷匝之曰見
梅亭亭北歐梅在焉枝條遶揚下覆石欄上
及簷霤北有亭高明軒豁曰梅亭亭後石壁
皆生青白檡根蟠石罅如雲中榕樹余以病
不飲遂循梅亭東北謁三賢祠祠祀王元之
歐蘇二文忠公祠左爲智仙禪師故居今廢
其下稍西即醉翁亭也有卧石如幢篆書醉
翁亭三大字甚古不署名氏又有大石可半
畝坦平可布席一泓出焉荷葉田田生其中
登樓四眺烟雲晻靄惟聞溪澗水聲淙淙然
問琅邪寺尚六七里遂東北行至豐山觀於
龍潭有明洪武御碑亭登頓里許過龍泉寺
舊太僕寺址先司徒公萬曆中以同鄉居此
拜陽明祠過三茅觀稍東即豐樂亭下爲幽
谷豐樂泉在焉亭中有坡公書歐記碑高丈

餘字極雄偉亭後九賢祠祀韋左司李衛公
已下九人皆唐宋名守幽谷前後櫻桃萬株
無雜樹東炬取道山前以歸有石表去郭門
甚邇宿南郭旅舍
二十九日雨過清流關宋藝祖擒皇甫暉處皇
祐中常立原廟於滁關不甚險而松栢蔚然
上有蘭若次珠龍橋行三十里
三十日過池河驛驛北有池河東流入淮次黃
泥舖
六月初一日庚寅過臨淮縣關吏殊纍久之乃
得行次三舖
初二日遇族姪兵部棨恩奕臣奉使榷浙江海
稅臺灣平後海禁解嚴閩粵洎吳越皆設沿
海榷司江南駐松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
州廣東駐廣州次固鎮
初三日次宿州得房師壽春敬孚夏公人佺書
初四日過苻離自度清流關至此五百里始見
山次新豐
初五日雨拜先賢閔子祠祠側有騫山吾鄉歷
城東南五里亦有閔子祠墓曾子固有記覽

次桃山行三十里

初六日雨止涉水行五十里次徐州金陵使回

初七日渡河河魚大上中流望黃樓縹緲在烟雨中泥行五十里次柳泉

初八日渡運河行昭陽湖岓雨時作時止次沙溝

初九日晴青山綠野芳樹蔽虧徒旅有喜色次滕縣

初十日滕縣北行林木中四十里綠陰如帟幕石流活活涼風灑然午後驟雨避嶧山下田家雨止屢涉慾流而濟次鄒縣

十一日過富村有坊表曰孟子故里往拜祠下祠面蓮塘菡萏萬柄高柳蔭之塘外有豁石梁跨之東對九龍馬鞍諸峰林木蓊鬱頗有樓閣亭榭孟氏聚族於此孟林在馬鞍東十二里自此而北桑棗柿栗蔭被阡陌烟村相望達於曲阜渡沂水午次曲阜縣衍聖公孔公翊宸毓圻知縣事孔興詡來迓謁 聖廟

仰瞻

御書萬世師表四大字岌岌飛動去歲十一月

駕幸闕里所賜復賜曲柄御蓋漢唐宋已來所未有也 聖像乃元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所造旁有石像冠司寇冠觀手植檜登杏壇壇在寢殿之前後爲聖蹟殿有燕居行教二像石刻誌云行教像顏凱之筆杏壇小影吳道子筆也大成門外爲奎文閣閣之旁爲御碑亭漢唐碑版林立出自北門古栢夾道皆千年物入樓觀西北行至洙水橋洙水自東而西入於沂水細流涓涓時盈時涸橋北有石虎二角端二翁仲二北爲亭殿由殿左入子貢手植楷在焉樹北有楷亭東北爲宋真宗駐蹕亭有宋碑其前新作駐蹕亭則

駕幸闕里釋奠後所建未丹雘也 聖墓東南向伯魚墓在東偏稍南子思墓直 聖墓前 聖墓之西一室三楹額曰子貢廬墓處北行八里渡泗水泗水出陪尾山流遶 聖林後至兗郡東合於沂水又三十里次管村

十二日渡大汶口汶水多礫石水勢噴薄如雷霆過汶口西北望岱嶽東北竝徂徠汶水明滅時見林杪徂徠有石守道故居地曰北生

村祠基尚在有司春秋祀焉汶陽驛店

十三日過舊泰符縣至汶河鎮渡汶水汶水清
淺見底廣可二里許遙望車者騎者負戴者
揭者厲者跣者角者紛紛渡水如画次兎子
口

十四日過楊家硿羣峰犬牙一溪屢渡溪中白
石如玉濺沫飛流衆山皆響度青石關關南
石壁夾立曰甕口峽二十里中攙空擢壁崢
水搟戟古齊魯之要害也謁顏文姜祠松栝
覆殿一池泓然是為孝泉孝婦河之源也又

二里有大洪泉泉出石罅狀如車輞下注孝
水晡次顏神鎮主相國孫文定公第趙蝶仲
雙美韞退進美兩先生來韞退以閭泉予告
歸雨宿趙氏

十五日過淄川縣遊高念東珩先生載酒堂八
城午飯晤唐濟武太史薦玄表兄覲次張店
鎮諸子姪皆至

十六日辰刻抵舍

門人盛符升較

北歸志一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是書乃士禎於康熙乙丑二月至廣
州四月初一日始還記其歸途所經至六月十六
日至其家新城而止是時其父與敕猶在以便途
歸省也所記山水名勝較南來志爲詳蓋使事已
竣沿途得以遊覽云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

〔清〕王士禛撰

私藏清康熙刻後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蜀驛程後記二卷》提要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乙巳 詔赦天下遣廷臣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孔子闕里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戊寅 命宗人府丞劉元慧往長白山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楷端泰山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華山刑部左侍郎田雯嵩山工部右侍郎李楠衡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嚴曾榘恒山同遣者十六人已而以翰林侍讀學士李鎧期服畏改 命僉都御史常翼聖二十七日甲申 上御保和殿親閱祝文香帛禮部尚書侍郎等官執事奉使諸臣皆在列閱畢由太和門馳道出諸臣于午門辭朝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隨至禮部領祝文香帛士禛以康熙十一年壬子奉 命典四川鄉試二十三年甲子奉 命廣東祭告南海至是丙子又奉 命陝西四川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歲皆在子

二月初三日己丑發京師大風寒夜抵良鄉縣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李山公子鉁奉使南海太僕少卿宗姪公垂紳奉使湖南亦至行六十

里
初四日山公公垂見過早發予候家人留不行
知縣傅君作倩來夔州人言夏秋江漲自成都
水行十日可抵江陵
初五日風寒宗人侍講學士子武九齡使直隸至
云已至昌平祭天壽諸陵畢將往易州
初六日晴風止常僉都百子巽璧以同使關中至
得京師慢亭士騋弟及長兒涑家書知兒汸以
二月朔日自德州北來
初七日晴與中丞同發過琉璃河或云劉李河抵涿
州訪劉司業鍾山芳喆留與中丞同飯晚鍾山
復來十年前成均舊僚也家人不至行七十
里
初八日晴鍾山見過移晷別去兒汸姪深至鍾
山遺新雕楚詞兒涑寄傳燈錄與汸輩話至
夜分乃寢
初九日晴汸往京師作家書深從行抵定興縣
范石湖云舊黄村金始建縣行七十里
初十日晴無風十里涉白河過白河店拜楊忠
愍公祠墓在河北二里食固城鎮杜徵君君
異越居也康熙己未君異與太原傅青主山
同徵至京師以老病辭　優詔並授中書舍
人放歸趙玉峰士麟少宰告予曰語云過則勿
憚改君異則無過可改楊庸菴爾淑太僕曰杜
先生居新安吾見其無日不樂抵安肅縣縣
北有瀑河宋靜戎軍也石湖云舊梁門三城
今惟一城塘濼皆涸蓋宋遼分界行七十里
十一日晴再渡瀑河午抵保定府治清苑縣一
畝難距二泉夾郡城合流南入滱水入城弔
門人陳藹公偁謁忠愍公祠睹畫像豐面駢
後室並祀徐文貞望湖階王司馬繼津遴王
司寇弇州世貞及吳明卿國倫徐子與中行諸賢下
及獄吏某某皆嘗周旋先生患難者堦下跪
鐵鑄嚴嵩等五軀皆面縛其一已斷脰者嵩
也清苑人高鐈字淵穎博學工書好遊名山
題名賦咏輒手自鐫刻著蘆中集漁村清話
藹公師事之年家子劉宗燦返京師附家書
行五十里
十二日晴風氣喧暖食陘陽驛抵慶都縣城中
東南隅有堯母陵東郭有帝堯廟廟中古栢

二株東者同根三幹西者同根五幹俗謂三皇五帝栢有元翰林侍讀學士郝經撰碑行九十里

十三日微陰午晴過清風店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常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次至閱古堂堂在州署後圃萬曆間知州宋子質别建續閱古堂于署東偏今所觀者是也雪浪石在州學作亭覆之墨莊漫錄云東坡帥中山得石黑質白章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作白石大盆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有銘云云予審視盆四面刻紋作芙蕖脣上週遭即公手書銘惜不及摹搨旁一碑刻石圖下方雪浪齋三大字亦公書然石實無他奇徒以見賞坡公侈美千載物亦有天幸焉或曰坡平生愛奇石常取文登彈子渦石以詩遺垂慈堂老人得齊安江石作怪石供以遺佛印又從程德孺得仇池石以高麗大銅盆盛之湖口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坡欲以百金置之名之曰壺中九華賦詩云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小玲瓏又有石芝洗香石右見霏雪錄集中别有醉道士石怪石石斛詩要皆以坡傳耳以雪浪例之未必奇也石非爲仰蘇亭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師陳公邀廉訪梁公飯于天寧率其屬游金盛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邈城中有唐諫議大夫陽城墓晚得吳天章雯蒲州書行九十里

十四日晴次新樂壬子歲過此題詩驛壁寄宋荔裳琬蜀□去當年霧夕咏芙蕖促席傳觴樂未疎名□□劉七才子座傾沈范兩尚書飛星過漢無留影萍葉隨潮少定居賴有前期不相負秋來同釣錦江魚沈范謂龔宗伯芝麓鼎孳梁相國蒼巖清標也時荔裳與予先後入蜀其明年荔裳入覲卒京師龔公即以是歲下世戊辰梁公以司馬入相辛未卒于位今復過此舊館已頹前題不復可見俛仰二十五年間遂如隔世益知維摩談空理不可易也新樂術涉沂河其水五派分流如

琹弦又曰琹川得張寶菴墨新野書抵伏城
驛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次真定府治真定縣慈龍興寺登大悲閣觀大像像高七丈有奇相好莊嚴宋開寶二年範銅爲之初周顯德中像毀藝祖伐太原過之命復其故會寺刷有光望氣者占之得銅云算復暴雨滹沲漲大木萬計自五臺浮河而至像遂以成見宋人葛繁記閣西有藝祖畫像又有宋鎮國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權知鎮州軍府事錢惟治織成連環詩九十首拜故相國梁公祠訪臨濟寺。義玄禪師道場荒落無一僧今臨濟兒孫徧天下而祖庭頹廢至此將時節因緣亦有待耶宋證悟法師有題僧募馬祖殿瓦偈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敎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偶憶此因題諸壁涉滹沲抵獲鹿縣行九十五里
十六日晴出獲鹿西關。清溪環遶翠峰翕集十里入土門史所稱井陘口也食治河河發源平定娘子關妬女祠下次井陘縣。縣在四山之坳冶水遶其三面中流皆置水碓過龍窩寺懸崖有亭朱闌層松縹緲可愛抵胡桃園行九十五里
十七日晴過井陘舊關。關下有趙秉文懸泉賦碑次井陘關舊關地狹山卑至今關即絕壁造天石色如鐵鳥道百折始及關門廣武君所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謂此也食栢井驛抵山西平定州行一百五里
十八日晴自平定州而西。竟日行荒山中山坳積雪人馬踏堅氷行地氣吁可怪異晉人語謂冷壽陽也食芹泉驛抵壽陽縣縣東方山成化院唐李長者造華嚴論處行一百里
十九日晴大風食大安驛抵什貼鎮行八十五里
二十日晴食鳴謙驛抵徐溝縣洞渦水經其縣南行一百里
二十一日雲而風辰晴渡侯甲水次祁縣訪老友戴楓仲廷栻見其子永豐今記知楓仲以壬申觀化作詩弔之記遺濾岡阡表云碑石上有龍爪痕蓋江神借觀故跡又遺傳青主

書藺石一軸自題古篆二十八字縣有東漢
王司徒允墓所謂太原王也抵汾州府平遥
縣五里莊宿縣北十里大興觀有趙閑閑草
書陰符經碑行一百五里
二十二日晴食張蘭鎮抵介休縣縣北五里拜
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萬曆中郭青螺子章
鈎摹重刻又一碑亦仿漢人八分近日金陵
鄭谷口簠書按酈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冲
林宗友也今無考入東關謁宋潞國文忠烈
公祠祠之寢圮榱桷漸頹惟子孫春秋祭焉
漢習隆向充論諸葛公曰烝嘗止於私門廟
祀闕而莫立亦可慨已行八十五里
二十三日晴過泠泉關關為太原平陽要害嘉
靖萬曆間再修之今廢無居人次索洲鎮六
十里始蓐食抵靈石縣北一里小水鎮舊有
唐永徽公主手痕碑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陰過韓侯嶺謁祠碑版甚夥然多仆
舊碑立近人碑祠壁題咏自常評事倫外又
得王御史傳王知府溱楊太保魏三詩皆佳
食仁義驛抵霍州州東二里有隋忠臣宋老
生祠墓行一百里
二十五日晴霍州南郊望見霍太山次趙城縣
自霍州南栁巳黄綠杏花盛開視并汾間寒
燠頓異抵洪洞縣洪洞山水人物冠于河東
乙亥四月地震公私廬舍多圮假宿北關弘
濟寺遍閱禪人方丈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晴謁皐陶廟抵平陽府臨汾縣治宿
北關平陽地震之變郡城尤甚次襄陵洪洞
浮山三邑賴　上發帑金二十萬城垣廟
學官廨民居以次修治尚未及什二也陶唐
氏陵在郡東七十里俗謂神林今告祭乃在
兖東平未詳也又有丹淵侯祠墓丹朱也或
云在慶都非是故人子侯稷山文燦來致予合
集侯刻之梁溪者行六十里
二十七日大風食趙曲鎮抵高縣鎮曲沃縣境
縣令述故相衛文清公周祚清節按勝國洎
本朝謚文清者二人皆河東産如公者不愧
敬軒矣公子台瑞字凡夫予門人也今知鄖
陽府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大風晝晦食侯馬驛抵聞喜縣縣有

唐玄宗御書裴光庭碑城東北鳳凰原裴氏世葬于此凡百餘冢先太師公萬曆初知此縣至今百餘年有桐鄉之思（聞喜漢之左邑桐鄉也）聞予至諸生父老年七十以上者數十人率子弟迎十里外至舍館予延坐一一慰勞之父老具言公恩德自其祖父以來沒齒不忘迄今婦人女子皆能道公氏籍縣故有公與孟津大司寇喬公（允升）合祠又有專祠在城東門予壬子過此謁祠知縣沈君（光鴻）重葺之父老又言康熙二十六年祁縣戴楓仲（廷栻）爲學博以舊祠地湫隘與士大夫父老議僉同改建新祠東城之内尸而祝之桐人古道至矣會暮不及謁祠行一百十里

二十九日入東門謁祠下諸生父老皆從食水頭鎮抵牛犢村宿猗氏縣境衞中丞爾錫（既齊）待于于此衞舊官吾鄉方伯擢京兆尹御史中丞出撫貴州今罷官家居話更餘别去猗氏至今多令狐氏行一百十里

三十日晴食樊橋驛抵蒲州州頑民阻中條山爲亂會鎮道皆有出塞之役乘間竊發而解州河津夏縣等亂民亦聚衆屯結遥相倡和按蒲州古河中府又爲中都襟山帶河在唐宋爲重鎮介平陽西安之間相距各數百里自明降爲州頗失控馭之勢若復河中府治之舊割平陽南鄙州縣之半隷之則秦晉間如臂指之聯絡矣常中丞亦至行一百十里

三月初一日丁巳晴與常百子中丞同行食匼河即首陽之下山上有夷齊廟自風陵趨渡黃河抵潼關。陝西境同年楊臨淄樹滋（端本）潼人也作關志有兵略一卷述古今攻守得失之故甚具其言曰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漢祖破秦由此入咸陽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七國反亦欲兵由此入入關之隙道也韓五泉（邦靖）曰一方不靖三險俱失誠哉是言然武關萬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平曠百里命將建營壘于中路設礮數十南非巡守大河即天塹也若潼關之守則禁溝（在關城南三十里一曰禁谷亦曰禁坑）最爲要地昔黃巢從禁坑陷關近李自成

亦由禁坑破關非一方不戒三險俱失之明
驗與此設險者所當知故備錄之行七十里
初二日晴謁關西夫子墓墓左右七冢今惟四
冢昭穆列墓前故有祠湯尚書荊峴（斌）備兵
潼關時重修之自爲記文甚雅馴距今四十
年已廢爲瓦礫午次西嶽廟齋宿行五十里
初三日晴昧爽詣白帝宮即奠陪祭官西安府
潼關同知周（志煥）華陰縣知縣董（咸祚）禮畢登萬
壽閣前有　御碑亭三十三年命　皇長子
祭西嶽之神因建諸碑刻近古者後周□□
年一碑唐魯國顏忠烈公題名（即刻後周碑之側）宋人
題名碑碑凡八面青牛老樹亦奇古歸寓館
食畢趨嶽下過訪宗人山史（弘撰）山居潔樸無
纖塵聯額皆孫鍾元（奇逢）鄭谷口（簠）李大生（因篤）
諸名士書後爲讀易廬鍾元題曰待菴戊申
歲山史在京師屬賦獨鶴亭詩今不可至矣
五里憩雲臺觀一里至谷口即入山道玉泉
院在溪西有希夷洞洞旁巨石刻山蓀亭三
大字希夷嘗作亭于此玉泉水環之石旁有
樹四扶疎可愛或曰無憂樹也十里至娑羅

坪有娑羅樹一坪之下爲希夷峽坪之上爲
白鹿龕毛女洞凌虛臺行盤路十里至青柯
坪坪直西峰下澗道深廣飛梁跨其上注謂
山雨滂湃洪濘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當
不減廬山開先棲賢之奇惜久旱石竇皆伏
流涓滴耳自坪望南峰東峰皆不見晡下山
抵嶽廟寓館吳天章至自朝邑
初四日晴食敷水鎮敷水出羅敷谷谷受秦嶺
以北諸水樂天詩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
水店門前道傍有楊同年樹滋（崇本）故居樹
滋昔令臨淄年四十罷官卜築著書于此一
軒三室自題曰羲皇以上懷葛之民軒前海
棠紫荊方盛開真隱者之薖軸也謁紀公祠
祠祀漢紀信觀于東溪溪上有沚園荷塘稻
塍茂林修竹渺然如江湖之上郭孝廉肖伯
（宗昌）別墅也今歸劉氏抵華州東關謁唐汾陽
郭忠武王祠有宋皇祐中王彰碑明秦王賓
竹道人詩楊長秋順道勁有氣宿西關刑部
尚書圖（納）公自寧夏犒師至行七十里
初五日夜聞雨聲甚喜晨發輕陰雨止路無風

埃過西溪溪上有鄭縣亭子張氏西溪草堂
皆廢次赤水鎮其南有晋周孝侯祠元康中
處討叛羌齊萬年戰歿于此邦人祀之然謂
赤水爲斬蛟處傅會無理注云小赤水即山
海經之灌水也食渭南縣東關東南一里豐
原有唐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墓年家子
陳給事子敬安世來云歸武林詢宗人岳生承祖
少司空南遊姑蘇未返遂行抵泠口宿注云
泠水出浮肺非注于渭年家子南𥨊涓來明
工部尚書二太先生居益孫也言白樂天紫蘭
村在渭河北有三冢白氏尚聚族于此行九
十里

初六日陰復晴過新豐有漢留侯舞陽侯祠去
鴻門坂二里抵臨潼縣食罷出華清門浴于
溫泉泉在靈泉觀西非復壬子之舊觀多石
刻今覩圯縣令移貯他所未知存者什幾矣
遂登西繡嶺松毛被山一徑蜿蜒而上至老
君觀殊荒圮唐天寶中以玄元皇帝降朝元
閣改□降聖老君殿在其南刻白玉爲像制
作精絕今亾矣南上爲驪山老母祠蓋授李
筌陰符處又南爲第一峰上有烽火樓遺址
驪山最高峰也望秦始皇墓東行陟降凡數
折不可以輿乃杖笻達東繡嶺歷文殊臺觀
音菴達磨洞稍憩仰睇捨身厓不至石壁上
有宋轉運使金部郎中李叅絕句書法似柳
誠懸詩不甚工而近雅螺旋上下或入于谷
或陟于巘人皆踏石磴行石壁奔峭詭態百
出無一雷同松毛青蒼纓巘帶阜一折一奇
履危石而下至瀑布巖石理皴皺絕類靈壁
痽惜久暵瀑不甚壯沿絕壑又四五折達石
甕寺廻望來徑已在百仞上翠微杳靄略可
髣髴是南宗董巨筆也寺前坐見渭水嶺南
一徑可通藍田自此復御兜子十餘折渡石
梁下三天門抵西峰之趾與來徑合大抵西
嶺多土少石東嶺石骨巉秀不受寸土松檜
皆從石罅迸出過西嶺遠甚而華清諸宮殿
故蹟皆不可指似其處矣是日門人涼州李
郡丞我郊宜興龔太學勝玉年家子西安張別駕
晟宋商南廣業及商州守戴君貝丝自西安來述
先後至行四十里

初七日雨過灞橋。夾岸楊柳裡昔已減什九賦
一詩憩感驛旁有唐河西節度使王君奐墓
再渡滻水眺終南山在雲氣中如隔霧縠抵
西安府治長安咸寧二縣巡撫都御史黨愛
布政使禪布按察使納壘驛傳道僉事程兆
麟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貢院巡撫諸公來
常中丞亦至行五十里
初八日雨晤巡撫黨中丞言吾關內有李夫子
者公知之乎予曰知之是盩厔李顒中孚也
此中故有關中書院爲明馮恭定公從吾講學
處公政暇能聘主講席倡明正學甚盛事也
初九日雨中丞藩臬諸公置酒貢院坐見終南
初十日晴常中丞先行往中部
十一日晴移寓館朱商南來言鄠人李栢字雪
木高士也與李顒齊名今居漢中之洋縣朱
爲買田樊川有宅一區水田三十畝將招隱
焉約以明日往遊
十二日晴出永寧門至薦福寺即唐勝容院也
有小鴈塔塔門石楣有明弘正間王雲鳳蔡
天祐段炅安磐王諷等題名書甚工左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絶句云國廟衣冠此
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蠡
得佳兒畢六王賞孫久之龔節孫勝玉爲言康
字太乙郃陽名士長安語曰關中二李不如
一康殿簷下有斷碑止存其額云唐三階大
德禪師碑寺僧行義云唐僧伽宋寂音尊者
皆常居此其師紫谷禪師者名智覺洞宗善
權百愚斯禪師之嗣與盤山拙菴智朴禪師
兄弟也至興善寺寺與元都觀鄰并隋置今
觀廢惟寺存唐惟政禪師居此像設甚古殿
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剎降魔像二軀尤
奇殿後畫淨土蓮池化生亦工萬曆中高君
仕筆也寺有憨休禪師名如乾濟宗雲峨禪
師之嗣能詩今住風穴風穴在汝州沼大師
道場也東南至慈恩寺。鞠爲茂草惟鴈塔存
不可登矣塔上唐人題名略無髣髴塔下東
西龕置褚河南聖教序啓聖記二碑幸完好
龕中有唐太宰龍題名書仿顏平原塔下禪
人德圓居之紫谷法嗣也寺西即杏園亦廢
南過秦愍王陵又南抵韋曲東爲皇子陂![illegible]

此而南彌望皆稻塍如方罫如僧帔清明渠
水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勳蔭坡即牛頭
寺之麓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疎落
有致有唐乾符六年尊勝陀羅尼幢一明許
中丞少華宗魯書碑一夜坐寺前前對終南太
乙諸峰下俯潏水注云水出杜陵縣亦曰高
杜水也西爲神禾原水田綦布蛙聲閣閣月
明皎然煙鳥皆定不知去人世幾由旬矣二
更歸宿方丈有王山史題壁
十二日晴循杜陵東行入子美祠祠以太微山
人張治道配食清明渠水經祠下北流上有
古松一壽藤二本根如龍蚪與松相糾詰曲
蚴蟉極可玩左右皆桃園桃尚有華因語咸
寧陳令明經當作周垣時其啓閉又東過延安
坡鳳棲原憇丹陽觀沿路皆渠水奔流清駛
桃花萬樹抵杜曲杜曲西南云是牧之故居
有冢在麥田蓁棘中即其葬處不可知也自
杜曲而東至夏侯村望華嚴寺不及登亦名
剎也又東爲鴻固原憇宋君別墅即爲李高
士栢所置上有興教寺趙崡遊記云寺直玉
案峰有三塔三藏塔銘唐劉軻撰慈恩塔銘
李弘度撰西明塔銘宋復撰又有呂汲公大
防玉峰軒故址悔不一至也復經杜曲西南
渡潏水食樊村漢之樊鄉也有鐵撥說云是
舞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皇
甫村觀滈水水上流爲滈池合竹谷石鼈谷
水益大怒流激石澎湃有聲至香積寺合潏
入灃以趨渭水矣注所云渭水又東北與滈
水合又東北經渭城南洸水注之洸即潏也
再踰神禾原過鄭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
居韓莊退之別業宋人詩韓莊連鄭里相望
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村宋張禮遊城南記
濟潏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州
村注瓜州村與鄭莊近莊虔郊居也杜詩今
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自注今鄭
秘監審審虔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志傳
譌也復渡潏水而東抵牛頭寺已入夜月不
甚明小坐寺前茶話宿方丈
十三日晴循杜陵皇陂東北行再過韋曲去潏
水漸遠迤邐抵曲江古祠祠荒閒有元延祐

険符經幢一枚此地即鴻固鳳樓二原之背
曲江久涸麥壟彌望土人指示窪處即曲江
故道原上多明秦邸及士大夫陵冢而芙蓉
園宜春苑紫雲樓諸勝地皆不可考過鄒中
丞蘭谷應龍墓墓無片石東爲許中丞少華宗魯
墓華表尚存其北爲王冢宰三渠用賓墓墓前
石闕極宏麗其裔孫鍾等攜茗具候祠中北
登樂游原昔慈恩興善薦福諸寺入永寧門
拜　聖廟觀碑林初唐刻十三經闕孟子七
篇曲沃賈中丞漢復始補刻之淳化閣帖亦在
焉蔺州徽府本乃木刻此石刻漢唐人名碑
甚夥惟虞永興廟堂記歐陽信本皇甫府君
二碑對峙大成殿堦下其南有石幢一枚石
理頗麤週遭皆唐人題名如裴行儉杜黃裳
賈至崔顥錢起李舟杜亞呂温之流悉載自
唐初洎中晚時代不一不知何謂也謁董仲
舒祠祠爲前西安太守董君重建甚雅潔字
在祠後所謂下馬陵也抵寓館日已晡得門
人宜君令范璐書
十四日晴薦福寺僧來云終南有仙人其姓王

近二百歲數年前有見之者
十五日晴年家子華州同知毛士儲寄東雲雛
　商陝　華山經文甚奇有王承之季安序亦鈎棘
不易上口晚寄家書
十六日晴讀張商英護法論其云文章蓋世止
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似矣而商英立
朝翻覆乃至請剖司馬温文正公之棺悅禪
師嘗問其故答云少時只是抵死要官做此
語千載令人齒冷何言行相悖之甚耶商英
又謂今之浮屠几聖同居魚龍混雜披師子
皮作野干行斯語殆其自贊耶吾不解商英
所學何佛所護何法而虞道園宋潛溪皆序
之略無貶詞何也
十七日晴寄門人麟遊令周鶴書
十八日晴萬壽節晨起望　闕叩頭慶賀禮畢
搨工送碑刻至留二十二種道山清話云天
聖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以代甎
甓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遵怒按罷之自
是無敢言者後韓縝修灞橋督工悉取唐碑
石以應之志云長安古碑遭此二厄存者遂

少然不知五代劉鄩守長安取古碑以甃城
又前此矣古物之存于今者類有神靈呵護
識者所當寶惜也得慢亭弟京師家書
十九日晴甚暑牛頭寺陸居士來杭人
二十日晴發西安府廵撫中丞藩臬諸公送五
里外漢中潘郡丞雲桂門人守備李國祥以中
丞命從行渡灃水有橋梁舟渡渭水抵咸陽
縣。關中八水灞滻涇渭灃滈澇潏咸陽有其
四曰涇渭曰灃澇灃澇皆出終南山中北流
入渭獨涇水出笄頭山流經咸陽北畢原即

畢郢原也注云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前
涇水注之滈潏灞滻亦出終南在長安咸寧
二縣界唐曰萬年入渭渭納七水至華陰入河故
入河止稱渭汭也縣中有文武成康廟又有
張桓侯祠祀爲水神不詳所始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晴過馬跑泉泉深碧可畝許惜在周
行無竹樹亭榭之觀經漢武帝茂陵李夫人
冢在陵西北數步謂之英陵漢諸陵皆在咸
陽惟茂陵在槐里不載祀典武帝雄猜使鉤
弋無罪不得其死獨惓惓于李氏作爲詩歌

播諸樂府死猶祔葬女寵亦有幸不幸焉次
興平縣漢茂陵縣也晚抵馬嵬驛明正德間
逆閹劉瑾本淡姓馬嵬南八里王舖人瑾盛
時有司建祠其鄉今爲墟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陰大風過太眞墓陸縣丞弘承從行
出壬子歲馬嵬懷古二詩示之陸請刻石墓
旁食武功縣自武功至扶風高岍深谷屢有
發頓即三時原也三時者好時密時鄜時也
抵扶風縣。鳳翔府境城南瀕漳水水南飛鳳
山上有天和寺東坡先生詩所謂遠望若可

愛朱闌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迴頭是
也騎而渡河拾級上徑頗險仄寺廢嘉靖中
移馬伏波祠于寺址稍北爲三班祠又北爲
文昌祠棟宇傾圮簷下有仆碑拂拭視之即
坡詩也自署癸卯九月十六日挈家來遊後
有跋云天和寺在扶風之南山東坡蘇公留
詩于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暇日與
絳臺田愿子立洛陽趙印勝翁同觀愛其眞
墨之妙慮久而漫滅乃就樵于石元豐癸亥
六月廿三日終南陳雄武仲碑石堅緻首尾

完好亟語孔今元祚移植伏波祠山上故有遠愛亭取坡詩爲名陳文岡棐易名愛蘇今亦廢縣北二十里漢美陽縣故城有法門寺唐元和十四年迎佛骨于此土人建祠祀韓文公行一百二十里

二十三日夜雨達旦冒雨行歷龍尾三溝甚苦泥淖雨後西北望岐山佛螺帝青近在眉睫北有五將山苻堅爲姚萇所困處食義店鳳翔許太守嗣國來迎抵岐山縣約以明日謁周文公廟行六十里

二十四日辰微雨岐山西北行數里入山煙村映帶微雨霡霂良苗懷新十里至周公廟廟門娑羅樹二松樹三皆大逾數十圍入門有白楊一亦千年物意即蘇公所咏也長楸夾道爛熳作花入二重門古木蔭砌皆娑羅松栢楸樹之屬殿前松一娑羅一各高十餘丈大稱是謁元聖像左右夾室祀召公太公殿後東北厓上爲姜嫄祠厓下方塘潤德泉所出相傳此泉世治則盈亂則涸唐大中時泉涌五泒守臣崔珙畫圖上進宣宗賜諭褒答

今泉源澄碧出廟流爲小溪東西分二支溉甚溥又云邠州亦有一泉此盈則彼涸廟中石刻蘇公詩金太和七年武義將軍行岐山縣尉權縣事張忠弼置又一碑並勒韓蘇二公詩明刻也堦西有元李思齊碑孔克仁撰文光可以鑑稍南又一碑擊之有聲清越元少中大夫翰林侍講學士暢師文撰文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太子右[illegible]撰篆男恭書書入分甚工按五代以來[illegible]結銜階在官下此獨在上與[illegible]碑之側有題名云

至治元禩夏五月[illegible]京兆雒[illegible]韓汝楫曲岐程文饒欽謁祠下長安[illegible]有鄭分書沿西溪望南山雲氣如曾冰積雪如海濤凸凹起伏亦奇觀也行十里次橫水鎮水出陽山鄜注之杜水也亦名大橫水抵鳳翔府鳳翔縣治督學副使武君貞菴之來迎設宴東湖湖在郡城東隅僅三畝許得雨益清瀏水亭曰宛在其北堂三楹曰喜雨亭有康熙中通判韓非城重刻喜雨亭記碑後爲蘇公祠萬曆中僉事張應福于湖南作君子亭亭下有

蓮三畝竹萬竿見所自爲記中按坡在杭在潁在惠皆有西湖故當時或獻詩曰我公所至有西湖惟岐稱東湖駐使院

二十五日早晴訪秦穆公墓。墓在城中東南隅巳犁爲田三輔黃圖云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坡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今橐泉亦不知所在惟嘉靖一碑僉事任惟賢撰文尚存午微雨諸君復邀遊東湖。暮歸

二十六日陰過靈山土有靈鷲寺不登抵汧陽縣。漢隃麋縣也隃麋澤名也產石墨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二枚即此汧有石魚娘子廟具牲醴虔禱拾澗中石劈之輒得魚鱗鬛宛然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微雨汧陽西南涉汧水竟日山行食縣頭鎮。屬隴州古吳山縣地即隃麋也元今丁帶有吳山十詩殊似姚武功而人罕知之鎮下有一水出吳山北流入汧即金陵河也是日陰雨既抵吳山神廟雲氣解駁五峰畢出行九十里

二十八日昧爽入西鎮廟即事陪祭官鳳翔府知府許嗣國隴州知州王鶴鳳翔縣知縣王嘉孝麟遊縣知縣周鶴汧陽縣知縣韋聖翊亦至奠獻如禮是日大晴齋衆咸異之食畢登吳山。王鶴周鶴李國祥從西過會仙宮一水自山麓下入溪澗潺湲有聲注云汧水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揖恒有落勢地里志曰吳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漰渀激蕩北流注汧即是水也稍上里許有坊曰乾坤奧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行草樹蒙翳中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峰下石壁千尋下垂如厂作赭白色石竇如蜜脾泉源競瀉散流石上若歕珠玉布茵其側取水試所攜武夷茶徘徊不能去絕壁鐫古篆晴巖飛雨四大字泉上有漱玉亭廢址所謂西鎮靈湫也自此而上磴益峻兜子不能造遂下沿金陵水次隃麋舊縣食罷山行暮抵汧陽

二十九日晴發汧陽郭外引汧水灌注多粳稻
東南行十五里至歸家峽登靈山山之石乏
水亦無林木然大坂橫絕高處可西見吳嶽
東見太白北見岐梁南見陳倉登降十餘里
始達東峰淨慧寺唐建也有兩院北院頗有
雜樹殿宇華整食藥師殿觀馬光祿谿田(理)
碑循東麓而下坡陀坦夷二里已及山趾又
十里過唐村通靈寺觀性空禪師牧牛圖十
偈碑禪師鳳翔人雲棲蓮池大師曾和十偈
流通之晡抵鳳翔府行六十里

四月初一日丙戌晴至普門寺訪吳道子畫無
知者觀嘯憨禪師長生語錄石刻歸過東湖
謁東坡祠祠外一碑石理麄疎字頗漫漶諦
視即坡詩明太宰滁州胡公(松)光祿卿臨朐
馮公(惟訥)官監司時所刻也自西堤步至水南
來蘇亭本君子亭故址前提學許僉事生洲
(孫荃)所更名久之復自東堤至水亭茶話晚入
城是日買得梵網經

初二日晴得東坡開元寺憶子由詩搨本又通
判廨有東坡梅竹乃俗筆僞作而流俗信之

並載之圖經可笑

初三日晴過西虢古城陳倉古城祀雞臺。即秦
之陳寶祠也涉汧水過蟠龍山故相國少傅
黨公(崇雅)居此涉金陵水抵寶雞縣縣治在陵
原上市高于堞渭水逕其南汧與金陵二水
南北異流相去二十里至寶雞東南皆入于
渭而酈注以一水(汧金陵水)自吳山北流合汧在隃
麋縣古城之西非也門人李守戎國祥明日
歸西安

初四日陰雨渡渭入棧。過二里關關隘險阻蛇
徑縈廻峻阪上下數里食觀音堂訪壬子歲
舊宿處已無一僧惟佛殿後石壁如故壁下
一泉泓然修竹亦不復存徘徊久之乃去登
煎茶坪雨作登頓十五里乃就平陸過東河
驛不留又三十里雨止宿黃牛堡漢中府鳳
縣境行一百里

初五日雨過青峰關白水江源出其下西流入
兩當食草涼驛傳爲唐明皇駐蹕之地過北
星長橋登五星臺高際天外下蟠地底箐林
幽窈不寒而慄曹孟德謂爲天獄良然哉慕

宿鳳縣行一百十里

初六日夜雨晨陰過鳳嶺上下三十五里聚寒下山食新紅舖午晴新紅而西歷三岔驛廢丘關皆夷塗人家陶瓦作屋稍成聚落三岔之東瀕溪金絲栁一株。是百年物長條拂水婀娜可愛昔傳鳳州三絶手栁酒宋元豐中詔貢百株植禁中予舊有和門人陳子文奕禧絶句云鳳州三絶無纖手又少旗亭酒共八傾惟有金絲幾株栁臨江映驛拂人行宿南星行九十里

初七日晴食松林驛度柴關嶺嶺上下大木千章尤多漆樹居人取漆必先祭于漆神祠下嶺即古陳倉道過紫栢山留侯祠相傳辟穀處并祀黃石公赤松子祠中有蕭文肅公貞吉歸山詩碑臨海王恒叔士性和作刻碑陰紫栢山巔有古刹峨嵋一老禪獨居數十載蛇虎馴伏今九十有六矣惜不得其名燈下作頌古十絶句寄之。紫栢以南石壁絶奇至小留壩兩壁夾澗徑忽斷絶從壁下徐得一徑如綫乃復通人宿留壩驛行九十里

初八日晴度畫眉青羊二關尋木陰慘陽景空曜四月著裘帽寒砭肌骨至青龍寺南方就夷塗又度虎頭界牌二關關南北石壁連屬數百丈悉如人家園林巧匠所營下臨黑龍江映帶如畫棧中石。至當以此地及紫栢山南爲最又下武關（名舊志作武休關）渡河宿馬道驛褒城縣境行九十里

初九日過仙人關食青橋驛又二十里夾江兩岸石色如鐵壁立千仞時有大石牴牾橫道如巨丈夫頹冠落珮兩山忽合疑若無路從石罅螺旋而下有橋跨水纔通人騎過橋石壁益險怪略如藺相如持璧睨柱髮盡上指又如樊將軍擁盾裂眦拔刀割彘肩憤怒鬱勃不可彈形予意必觀音碥（本名問王碥）也問之果然燕子碥險亦如之遂登七盤嶺每盤斗折而上漸入天際下臨江水數百丈令人掉慄不已嶺下江岍有石傳是鄭子真釣臺臺側有白石盆似玉刻字剝蝕不可讀下嶺過褒城縣渡褒水即褒谷之口也宿河東張太學蘭若庭前有桂樹三梔子黃楊各一行九十

里

初十日晴抵漢中府南鄭縣駐使院在故瑞邸之東壬子歲過之邸已改興元書院猶存桂樹黃甘紫荆數十株今不可識其處矣行四十里

十一日晴漢中陳太守邦器招遊漢臺臺上四望皆雲山登覽最曠桂樹多至數十本守堂前有石鼓云是漢時物高二尺六寸圍八尺脰間作四獸面樸石有剖露痕審視真碧玉也陳子文益州于役記云制似罍不知何所用之

十二日微雨泛漢江沔合褒水至此為漢江流空闊遠山屏列一葦中汎清吹間作漁舟四五用白獺捕魚捷如猿猱頃刻得魚四五枚大皆數尺斜風細雨極江山杳靄之趣歸徑諸葛忠武侯祠

十三日晴暑發南鄭之沔一涉褒再涉沔過長寨訪虛谷菴菴中千枝黃楊僅存其一益鬱茂其東別植桂樹一本今亦十年勢足相匹詢老道士李陽初久化去今德佑者其徒也

頗知醫食黃沙驛過舊州鋪其南三里沔陽故城漢昭烈皇帝為漢中王築壇即位于此謁漢威侯馬孟起祠墓祠圯方改作西即忠武侯祠謁祠下觀唐貞元沈迥碑尚無恙內江趙文肅貞吉碑巳仆語縣尉植之又得南充陳文端以勤詩碣于壁二公皆蜀人暮抵沔縣宿東關行一百十里

十四日晴沔縣西多土砠鮮嘉樹非棧中比渡沮口食蔡壩午後雷雨尋霽此今年聞雷之始抵大安驛古三泉縣也其東有泉三問之土人久涸其南五里龍門山宋蘇元老有記刻石行九十里

十五日晴過嶓冢山涉漾水食寬川鋪入五丁峽峽水甚壯雖入漾而勢足併吞之峽口左右石壁獰怪狀若鬼神水流其下巨石縱橫鱗甲飛動木上馬蹄皆脫自非棧來惟觀音碥險怪相埒然彼行棧上此行水中艱危不啻過之十五里五丁關關西下水石竹木險仄叢密是日晴霽不見巘景自沔以西水無橋梁亂流二十餘渡過松林驛抵寧羌州州

城廢虎畫入市行九十里
十六日晴州西南一水屈曲非流入漢曰洄水
凡數十渡食黃壩驛一水南流入廣元曰潛
水禹貢沱潛既道酈注引鄭康成曰漢別爲
潛即此水也漢謂西漢也門人陝西驛傳道
程僉事天石兆麟遣使送至蜀界歸西安歷百
牢關。閱家坡七盤關皆險峻宿轉頭店四川
保寧府廣元縣境行八十里
十七日食神宣驛即諸葛忠武侯籌筆驛也題
一詩上龍門閣松栝皆參天潛水流經洞門

灘石拒之有聲甚厲梁州記所云葱嶺山有
石穴高數十丈號爲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
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
十八日晴登舟出朝天峽或云峽上有籌筆驛
故址過飛仙閣。閣在山椒相傳徐佐卿化鶴
駐泊之地又十五里千佛巖鑱石爲慈氏像
多至百千萬億唐蘇許公頲有利州佛龕記
食廣元縣又西皇澤寺有武則天像張郎中
應韶見過舟中舊屬也抵昭化縣無城郭館舍
宿鄉人孔令毓德見野亭。言此地有四[illegible]

減建産水行一百二十里
十九日晴昭化南里許登牛頭山山下皆土阜
陂陀而上西俯嘉陵江數折不復見江江水
西南趨閬中也每折愈高石梯斗絶約二十
里始造其巔奇壁修林略如北棧南下斗絶
亦如之巳及深谷更陟一峰石梯斗絶如前
人馬仰天脅息如是陟五六峰四顧羣山皆
在其下猿鳥礩絶風雲通之仰視白日如可
手捫高坪鳳嶺而險峭什倍其山皆橡林鮮
他樹過誌公寺古壽聖寺也陸務觀云劍門

東石壁間影有若僧負杖者杖端彷彿有拂
子刀尺之狀故又稱誌公也披榛訪之基址
頗洪敞惟一石爐及斷闕石欄蕪沒草中餘
無所覩大劍山亦曰梁山石壁巃嵸草木蒼
蔵僅通人跡兩壁如頑鐵狀類崇墉劍門呀
然中開張載所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者也
東壁一山削成四方望若堅壘即贊皇所銘
翠壁中橫黯然黛色者矣入關石磴𡼏途磴
狹草木益幽翳令人魄悸是日所經率多險
絶行八十里實百二十餘里自牛頭山以下皆壬子舊道所未經歷

二十日陰劍閣以南古栢夾道如龍蚪兩巨石對峙曰石洞子巑屋峭仄纍石磴屈曲而上五六折乃造其巔食罷三十里達劍州州東南一里鶴鳴山有顏魯公書元結大唐中興頌李商隱重陽亭記行六十里

二十一日陰劍州城西皆土阜戴石路尤詰曲犖頓甚苦其坦夷處亦多古栢過柳池故兵部尚書恭襄趙公炳然墓抵武連驛武連故縣也本名武功冒雨遊北山覺苑寺有宋元豐五年敕牒御史盧雖八分書碑觀顏魯公逍遙樓大字碑又有種松碑宋慶元丁巳武連令青城何琰刻郭璞讖也碑陰有元至正魏公書院記泰定間改武連縣于潼津以此為唐魏文貞公所生之地改舊儒學為書院祀之又有宋紹興庚申助修新學進士題名碑馮翊楊師雄書數碑皆為獻賊鑱去年號獨紹興字存佛殿畫壁金碧如新南壁有知進字月空禪師像自題偈云這漢郎當出醜終世談空說有人求佛祖玄機也解指揄道捓此事畢竟如何對衆常伸兩手師永樂間人夜雨夢故修撰蔣先生虎臣顧予微笑予壬子入蜀先生在峨嵋有寄予兄弟書是歲示寂距今二十五年忽見夢異哉行八十里

二十二日雨行砠阜上登頓如前未及鳳嶺牛頭之半而雲雨已在其下人行雲氣中濛濛浩浩四十里食上亭鋪古名郎當驛明皇入蜀雨中于此聞鈴聲問黃旛綽鈴語云何對曰似謂三郎郎當因令樂工張野狐製雨淋鈴曲唐詩雨淋鈴夜却歸秦猶聽張徽一曲新是也知縣門人李登瀛至二十里七曲山謁文昌宮甚壯麗登百尺樓觀盤陀石八卦望水二亭潼水經其下流入鹽亭射洪上有二栢傳是晉物下山過劍泉泉出石壁下其上祠觀音大士俗稱水觀音十里有石表曰送險亭蜀棧之險至此始盡門人通判陳祥裔守備季成瑛自成都至抵梓潼縣行八十里

二十三日晴暑早渡潼水望長卿山相傳司馬相如讀書處明皇幸蜀過之賜今名李義山詩梓橦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山

有漢李業石闕業字巨游不仕莽世歸蜀公
孫述刼之仰藥死漢書在獨行傳三十里食
石牛鋪又三十里抵魏城驛故後魏魏城縣
唐鹽泉縣也有鹽井今屬緜州州守門人李
萃秀至行七十里
二十四日晴食沈香鋪門人劉侍御修賢至侍
御予壬子所取士安縣人僑寓緜州下富樂
山舟渡涪江涪水自龍安來經緜州城西東
南與安昌水合滙于芙蓉溪宛成巴字流入
潼川州（古梓州）界康熙三十一年涪漲潰入北城
公私廬舍皆泪沒今州治移西南版築方始
予暫託宿焉州有思賢堂在舊治東祀楊雄
李白杜甫樊宗師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
軾黃庭堅九人又有六一堂宋歐陽觀爲推
官文忠實生于此城東有漁父村相傳涪翁
故居也州守以其尊人太常公殉節錄相示
（諱興元官雲南按察使吳逆脅降不屈死事聞贈太常寺卿）行六十里
二十五日夜微雨晨霽沿安昌水行食皂角鋪
有木田午後大風過古潺亭涉潺水（俗曰涼水河）水
下入于涪里許抵羅江廢縣縣省入德陽今

爲驛縣西南有大霍山真誥云大霍洞中有
五色隱芝南真及司命所居之地行八十里
二十六日夜雨晨霽登落鳳坡上有諸葛公龐
靖侯祠祠燬于獻賊惟祠門石狻猊尚存其
一有碑題漢龍鳳二公祠東鹿頭關邛士元
墓杜詩所謂鹿頭何亭亭者也地多鸜鵒食
孟店涉緜堰水水出緜竹入中江抵德陽縣
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晴涉石亭水洗水鴈水食漢州西南
涉石梯水彌牟水房次律西湖在城西隅湖
自宋熙寧間奏墾爲田遂廢房公彈琴處舊
有竹亭李衞公劉賓客賦詩憑弔之地不可
識矣彌牟鎮今名唐家寺路側迤東有八陣
圖遺跡又南過漢兖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
子雙闕其一又題侍御史河内縣令樂府鴈
門太守行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
州廣漢蜀民又云從温補洛陽令即此而題
鴈門太守未詳吳兢作樂府解題亦嘗疑之
抵新都縣提督四川吳公（英）遣守備劉應琯
來迓夜雨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雨稍霽過楊文忠公和之墓升菴祠焉
渉錦水大小毘橋二水水濱夾道皆竹園食
天廻鎮成都縣境明皇幸蜀返蹕駐此因名
圖經云有天廻山實無山也過昇仙橋廵撫
四川副都御史于養志提督總兵官吳英布
政使高起龍按察使祖文明分廵建昌道僉
事李毓桂成都府知府張文燦叙州府知府
譚日章等迎拜起居如儀入城駐使館諸公
來行五十里予去成都二十有五年今再至
人民廛市殊倍于昔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
之惟守土者加意云

二十九日夜雨晨止昧爽詣江瀆廟即事陪祭
官四川布政使高起龍成都府知府張文燦
奠獻禮畢周視殿宇神像是一年少金冠束
髮似世俗所謂灌口二郎者左右二神女皆
南向不知所指又云神是三閭大夫尤不經
按成都故有神禹祠又有秦守李氷祠當稽
舊蹟釐正之

三十日晴

秦蜀驛程後記卷上

秦蜀驛程後記卷下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王士禛

五月初一日丙辰晴廵撫于中丞招集于署見
豹熊各一

初二日晴提督吳都督招集于署仁壽門人張
超來

初三日晴　仁孝皇后忌辰例不出謁門人
成都府通判陳祥裔以所著蜀都碎事來就
正

初四日雨　皇太子千秋節昧爽望　闕行
慶賀禮畢高方伯祖觀察李憲僉招集藩署

初五日晴成都張太守敘州譚太守遵義王太
守永寧衛王郡丞招集浣花草堂。拜子美石
刻像嘉靖間何宇度所摹也祠前增一亭竹
則參天拂雲不啻鉅萬皆壬子所未見所惜
溪水甚細不可以航讌罷由祠東支逕入草
堂寺古桃花尼寺也竹皆高二丈許夾逕離
立如連山如崩雲僧云皆慈竹斑竹二種竹
盡得達磨殿東爲晋明殿前爲大士殿過澹
竹禪師塔破山法嗣也出寺沿溪[illegible]行過遇

仙橋至青羊宮宮基宏敞而不甚修葺中一圓殿云是老君爲關尹說經處疑非是後殿有石羊形製古朴舊有銅羊一予壬子在蜀猶及見之久爲人盜去宮後有二仙菴曲池桂樹頗足流玩漏下入城

初六日晴鄉人戚卭州來貽卭州新志云舊志乃升菴先生筆卭州門人蕭禾孚佑來

初七日晴渡錦江謁武侯祠左右皆木田溝塍棊布風物如樊川正殿祀漢昭烈帝後殿祀丞相忠武侯兩廡祀北地王諶及關張蔣費諸將相觀柳公綽碑明兵部尚書張時徹碑次謁惠陵沿錦江東行經萬里橋方修葺工未訖又東過新橋至淨居寺氣象踈豁入山門爲明王殿次彌勒殿次大雄殿皆有畫壁最後藏經閣西出爲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有宋文憲公像殿後文憲墓也高如連阜其上修竹萬竿扶踈猗比無一枝橫斜附麗想見先生清風高節而終不免于文種南陽之嘆爲可悲也前有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彭華撰潛溪先生遷葬記碑四川按察使周飛書略云先生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年七十有二既而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又云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浮屠像改爲先生祠餘苔蝕斑剝未能細讀寺僧普光貽佛果禪師語錄門人季守戎咸瑛治具清風亭亭下爲明月池荷葉田田菡萏已花頗起故園之思按清風亭解玉溪在大慈寺雪錦樓蠶市藥市七寶市皆在寺前宋故事守臣歲以正月二日上元二月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寒食端午七夕十八日中秋冬至皆宴于此而今大慈廢寺在東城之内不見所謂玉溪者何在入東門遂至大慈寺燬于獻賊懶石禪師甫搆大士殿達磨殿數楹具體而微有一版書東坡大悲閣記

初八日晴昭覺寺佛冕禪師見過貽其師丈雪和尚語錄和尚諱通醉内江人佛冕名徹綱其從子

初九日晴大慈竹浪禪師見過亦丈雪法嗣佛
冤禪師送破山丈雪二大士年譜泊錦江禪
燈錄丈雪撰凡十五卷嘉州門人帥秉衡來
于中丞招集署中
初十日雨髙方伯祖臬長李憲僉招集昭覺昭
覺宋佛果大士道場陸務觀詩靜院春風傳
浴鼓畫廊徵雨濕茶煙即題昭覺作也逆獻
之亂龍象刧灰丈雪禪師始中興之今三十
五年矣殿廡深廣林木鬱蒼殿前二桂樹是
其手植上圓如繖蓋柯葉覆地方丈後爲先
覺堂肖佛果破山丈雪三師像堂前二桂樹
其一類藤本連蜷可愛過東方丈晤佛冤禪
師乞予作丈雪師塔銘雨作入城水田漠漠
秧鍼刺水宛入畫圖忘其沾濕矣
十一日晴吳都督招集署中譚敘州王遵義別
歸
十二日陰佛冤禪師見過午徵雨門人成都別
駕陳祥裔守戎季咸瑛保縣令高崇巖溫江
令丘璋招集貢院即蜀藩故宮昔昭烈即位
于武擔之南即此亦王衍宣華苑址也摩訶

池在其內壬子衡文之役駐此凡二十日廿
五載重來風景如昔感慨係之
十三日雨華嚴菴老僧果菴攜詩卷見過吳人
年八十有四閱卷中有軒牕無暑覺雲起竹
樹有聲知雨來之句頗賞之張太守招集署
中乞亭名予命名小篔簹谷
十四日夜雨早晴門人陳祥裔丘璋僧果菴有
詩贈行
十五日雨于中丞以西征集吳都督以行間紀
過見示初予欲取道三峽諸公以盛夏川江
方漲不可改而從陸唐國史補記杜邠公自
西川移江陵五月下峽千艘不損一隻以爲
古來未有之奇而范石湖吳船錄入蜀出蜀
皆以五月又何也
十六日晴早發成都于中丞吳都督送于郊外
髙方伯祖臬長李憲僉餞于歡喜菴佛冤禪
師亦至張太守送于天回鎮門人陳別駕丘
溫江髙保縣季守戎朱蕭張三子送于新都
別駕以都江堰決奉檄先歸晚同諸門人及
門人新都令祁斌姪啓深步訪楊升菴先生

故居撫二桂樹如逢故人季丘高三子小飲
邸舍夜雨
十七日晴朱蕭張三子別歸過漢王渙稚子墓
觀兩石闕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棊其巔有
蓋覆之望之如窣堵坡狀疊石凡五層東闕
之陽八分擘窠書尚存漢兖州刺史五字下
雒陽二字闕餘并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
馬五層師子西面行書建安吳拭闕正半赴鎮明
年二月闕皆謁漢循吏王闕城東秉同之激
闕直下書北面行楷書若澤筍與桂闕也於
是新都闕大尹莆陽闕直下書三層遇遭皆
行楷橫書宛丘李昇衎季士宏鄒詹權胥張
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闕公觀此建
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岷江張剛汴西馬中
行同逕大尹清源闕四層唐安張察先至又
八分橫書紹興八年秋八闕伯彊闕漢同徠
西闕之陽八分書存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
縣令王十二字闕下其陰行楷直下書西漢循
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
吏闕稚子葬于郪縣卭今之新都其石門字闕

中闕點書在道旁然石室闕下并二闕可辨識者若干
字具錄如左次彌牟鎮鎮市東西二石坊對
峙近西又一石坊北向坊南一碣大書漢諸
葛武侯八陣圖成化間四川提學僉事潘璋
書又東爲忠武侯祠茅屋纔及肩蓋亂後重
葺者像設琢石爲之皆舊物祠南有碑三其
一翰林修撰縣人楊慎撰八陣圖記書篆皆
出升菴筆其一四川按察使楊瞻謁祠詩楊
慎序其一入陣圖修復記兵部左侍郎縣人
楊廷儀撰雲南按察司副使灌縣周宗義書
已上並碑北面其陰有參議何鰲詩廷儀與惇恂慥皆
和三君升菴弟也鰲山陰人仕終刑部尚書
即傅會楊忠愍爰書者也又一碑刻漢丞相
諸葛武侯八陣圖像記四川按察使陽信李
遜撰提學僉事前翰林國史編修濟南王敕
書南向又有斷碑仆地不得首尾香臺下有麻
城梅國樓詩碣祁令將重新廟貌拓其基址
移祠與碑面北而大書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入陣圖揭于坊表落成亦盛舉也予深贊之
食藍家店門人丘溫江髙保縣別歸次漢州

西郭州守濮陽馮遵邀觀房公西湖。已無勺水入城宿州署署中小圃甚潔花木蓁萃可喜有房公石舊在池中今涸矣馮守云曾掘地數丈窮其根不可得石脉西南行舊志言尾出于房湖今湖中乃無片石門人祁新都來

十八日陰祁新都送至德陽縣食後別歸次落鳳坡雨大作晚宿羅江廢縣戎德陽來高方伯遣使至

十九日雨戎德陽送至金山鋪食後別歸晚晴門人劉侍御李緜州來晚宿緜州

二十日晨雨渡涪江劉侍御李州守別歸食沈香舖宿魏城驛

二十一日晴過羅漢橋門人李梓橦來同登華巖寺閣食石牛鋪晚宿梓橦縣

二十二日雨登七曲山再謁文昌宮觀八卦臺李梓橦別歸食郎當驛自演武坡以北徑仄泥滑輿人跋疐艮苦暮抵武連驛夜大風雨茅屋穿漏屢移榻

二十三日大風雨山行騾寒食柳池忽晴霽小憇清涼橋宿劍州

二十四日晴登石洞子古栢數千株形製怪絶自此南抵梓橦界百里間儼立相望皆明正德間劍州守李壁所植午後抵劍門驛門人李守戎咸瑛及藩司送人明日歸成都作吳都督高方伯書

二十五日雨李守戎至劍關別歸食達摩樹過牛頭山。行雲氣中不見下界時見嘉陵江水一綫與雲氣相雜午後抵昭化縣宿官署是日桔柏渡有覆舟溺四人

二十六日雨山行抵廣元縣張郎中應薇來云皇澤寺則天石像乃是一比丘尼。未詳何代所造

二十七日雨舟行嘉陵江江漲逆流頗費牽挽暮宿朝天鎮夜大風雨

二十八日阻雨朝天鎮江漲增數尺記稱明皇命李思訓吳道子各畫嘉陵山水于大同殿壁王維又別用絹素寫之謂之小簇宋王禎道詩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與誰知

二十九日有河魚之疾自夜達辰憊甚廣元沈令錄藿香正氣散方來服二劑稍瘥午大晴霽力疾行登龍門閣（即龍洞背）宿神宣驛

六月初一日乙酉晴食轉頭鋪過七盤關陝西境閱家坡與七盤相距五里秪隔潛水其高不啻數倍險亦牛頭柴關之比而以坡名失其實矣宿黃壩驛

初二日陰巳刻晴雨後洄水漲不甚溢數十渡抵寧羌州病始愈

初三日陰巳刻晴自寧羌至五丁峽四十里涉水過半諸水皆入潛水出龍門閣趨嘉陵峽口有滴水巖石壁嶄然飛沫濺流壁鐫天清風雨四大字溪聲如千兩車甚可怖畏自關東下十五里石上刻洞雲溪月大字即前所云人行水中者峽黑水悍如獰龍奮迅如師子嚬呻如象王蹴踏若有好事者剗其灌莽伐山開道亦是一奇作是想已忘其怖畏轉生歡喜經云三界惟心信夫食寬川鋪經嶓冢山下有大禹祠茅茨不翦嘉靖己巳修祠碑尚存監察御史閩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別錄之漾水上承五丁峽水下合大安水（源出略陽）沮水瀘水白馬舊州黃沙諸水又東褒水入之乃成漢江宿大安驛

初四日晴大安驛以東皆稻畦沔流映帶如畫食青羊驛渡沮口沮水深廣舟行甚駛沔江流峽中山偪則江狹流急山遠則江濶流緩峽盡江平抵沔縣宿舊館

初五日晴舟渡沔之武侯坪謁諸葛公墓墓正東向定軍山環遶左右若負扆然近墓復有小山環之天然佳城也再渡沔食黃沙驛取

道之褒城縣縣無居人宿宗姪安官署故山西方伯襄璞（顯祚）子也齋壁有故友趙湛秋水詩略云太行九千仞石磴盤雲間雪壓鴈門塞冰齊熊耳山嘆其超詣秋水永年人申處士凫盟（涵光）友也康熙壬戌歲入都客曲周路吉士允升（明都御史皓月先生之孫）訪予邸舍與談凫盟遺事感贈一詩初秋水至燕而平生故人無在者後生目笑之意不自聊既而予召之飲酒賦詩人始知其耆舊明日訪之者高軒相望于道更自得也蓋秋水自述于予門人申顯

者如此今秋木觀化又十年矣誦其詩因識
往事書之顛㒸盟從子端慤公佺肻諸孫

初六日雨登七盤嶺雞頭關徑險石滑下臨褒
江甚可畏過觀音碥雨大作上下二十餘里
怪石如金剛王劒如羅刹面如夜叉脅江水
受衆山瀑流漩渦廻洑如雪車氷柱如疾雷
震霆鬪晃駭人毛髮森竪四山出雲又如亂
絮如曳練如崩山竟日行鐵圍中遠遊之苦
至是而極食青橋驛暮抵馬道驛雨不止江
聲益怒

初七日晴俟馬道水落乃敢渡上馬鞍嶺歷界
牌關。鐵佛寺嘉樹美箭清泉秀壁涼颸襲襟
袖頓失炎暑棧中佳處無過此矣如是三十
里許過武關河長橋跨木在兩山間亦一佳
境食武關驛宿留壩

初八日晴過留侯祠不入登柴關嶺抵南星鎮
宿是日病嘔血行役半載冒炎暑涉危途煙
嵐瘴霧侵入腠理如伏波在浪泊中欲不病
可得耶

初九日晴食廢丘關溪上金絲老柳已爲風折

其一枝未免有情爲之嘆息三岔驛有老槐
一六人始能合抱亦古物也登鳳嶺驟雨宿
鳳縣令從人買鸚鵡

初十日雨歷白石鋪石關草涼樓五里坡石壁
皆奇秀石關斗折臨江亦天險也食白家店
過五星臺寒甚增重縣登頓十里行幽篁中
如墮羅刹鬼國暮宿黃牛堡

十一日雨登煎茶坪坪北五峰羅列宛如佛手
峰斷處有大壑泉出其上流爲瀑布石磴數
折下有危梁跨澗澗中水石擊撞隱轔澎湃

即其尾閭矣坪上下十五里石壁亦奇食觀
音堂將抵益門鎮兩山劃然中開渭水橫流
山外渭北城堞樓櫓憑山而起秦川曠然別
有天地心目爲之清朗舟渡渭河廻望谷口
煙霧晦冥不辨來徑初離鐵圍心魂猶惝怳
也是日門人李守戎國祥宗姪鳳翔令士嘉孝
寶雞新令祝君錞軒皆迎入棧宿寶雞縣夜雨
閣邸鈔知典蜀試爲門人張編修瑗丁未科所取會元
同年陸郎中鳴珂

十二日雨阻寶雞喜聞　回鑾及大將軍費揚

古大捷消息
十三日陰金陵沂二水漲稍減乃敢渡然浩洶之勢尚駭覩聞食邸店倚西平原有瀑布一石刻非熊在望四字此去磻溪當不遠暮宿鳳翔府
十四日晴過東湖拜東坡祠蓮葉滿塘菡萏始花尚未爛熳小鴨十餘頭往來唼喋其中宛然崔白畫本矣食岐山縣西門外謁周公祠亦與召公太公合祀午後過龍尾坡即唐節度使鄭畋大破黃巢處宿扶風縣麟遊故侍御趙飛白玉堂孫仙桂來貽九成宮碑
十五日晴食杏林鎮宿武功縣朱孝廉最來門人朱工部爾鉉所取士
十六日陰鳳翔令宗姪嘉孝遠送别去扶風孔令追送東坡天和寺石刻搨本食東扶風鎮過馬嵬太真墓興平張令弘圖陸丞弘承已勒予詩墓側微雨抵興平縣使院又一碑盡刻予茂陵諸詩皆陸丞書西安張别駕晟使來
十七日雨食咸陽舟渡渭又渡灃午後雨甚暮抵西安府黨中丞禋方伯納臬長祖憲副程憲僉候于郊
十八日大雨自夜達曙中丞暨藩臬諸君來郃陽故都諫黃湄旦又弟之子鳩來鳩字用拙年十六矣聞灞水漲
十九日晴中丞偕藩臬置酒遣鳳翔令使回
二十日晴薦福寺僧行義來言故秦邸開法寺有貝葉經文四五幅傳自唐代扶風宗人炳來求爲其從兄九青嘉謨侍讀誌墓云出九青繼室李夫人意可謂賢矣
二十一日晴門人程憲僉置酒午後門人李守守戎置酒
二十二日晴李太學建至自朝邑河濵先生楷第三子也貽沈石田巨軸李西安置酒西園
聞　聖駕出塞四月十六日次客兒倫河北三十里見明永樂八年勒銘碑云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埽胡塵永清沙漠旁題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又有石刻擒胡山靈濟泉二碑月日皆不爽　上爲之喜
二十三日晴發西安府中丞方伯臬長諸公皆

送郊外渡灞滻滻水已落石子磊磊可數灞
水分流爲四支濁浪如黃河古稱玄灞素滻
厥有旨哉小憩斜口謁段忠烈公秀實祠冢墓
在焉抵臨潼縣晚浴溫泉固原守靳熊封治
荆書來執弟子禮

二十四日早陰午晴過戲水食泠口抵渭南縣
嶽生少司空承祖自渭北來別京師四年矣觀
熊封所寄黃鶴山樵王蒙畫竹木流泉甚古
淡一時名勝如鐵篴道人鄭元祐張伯雨虞
集柯九思年嶽錢良右俞弘遠袁芳尖璋之
徒皆有題詩款書法遒拔老沈落南董思白
亦有題字右王元美項子京鑒賞印作固原
回書

二十五日雨食華州華境中多神祠金碧照映
涉數水水不大溢近華陰縣十里許官道乃
成江河行旅苦之孝廉劉肅諸生魏棟洎州
同知毛士儲貽郭循伯宗昌東雲雛蔭商二君著
書數種郭二戎志東華山經文尤簡與途經
蓮花寺平地突起巨石縱橫田塍間如師象
者以千百計其南皆水所謂白崖湖者即循

伯沚園故地宿嶽廟

二十六日晴晨起謁西嶽廟登萬壽閣觀二華
出雲門人朝邑李瓚潼關李密年家子華陰
楊樞從憩泉店面屏風山秀治欲滴其下多
垂楊芰荷被渚盛尚書以弘別業也宿潼關李
瓚貽趙松雪畫蘭亭卷瓚河濱楷子建之兄

二十七日晴西安張別駕晟送至關外別去二
李子送于皇天原原北有楊伯起故居其東
即荆山鼎原所謂鼎湖也上有軒轅祠過閿
鄉舊城[illegible]尚數百家有閿亭食盤豆驛涉
鄖水李義山詩思子臺前風正急玉娘湖上
月應沈即此與河中永樂鎮隔河相望永樂
即義山所居也過戾太子冢有望思臺泉鳩
水午後抵閿鄉縣河南河南府境元和郡國
志本漢湖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移湖城縣于
今所改名閿鄉太平寰宇記舊曰湖縣劉宋
改湖城

二十八日晴食達子店店北有晉龍驤將軍王
濬墓過稠桑涉稠桑水春秋虢公敗戎于桑
田是也過關龍逢墓弘農故城古函谷關

南有尹喜宅旁據衡嶺下臨弘農澗西北入河濁浪喧豗不啻灞水抵靈寶縣宿古弘農縣桃林地也唐天寶初獲靈符于古函谷改今名宋又改號略縣今有號略鎮即古虢州左傳東虢號略是也唐岑嘉州參賦詩處有西樓西亭三堂諸名蹟

二十九日夜大雨晨稍止即發東郊過許襄毅公進賜阡神道碑陰載許氏五世譜系又東即莊敏戸部尚書誥文簡大學士贈恭襄兵部尚書諭諸公墓阡倚東原俯黃河面中條形勢甚偉今屭贔相望而松楸無復存者涉好陽水有曹陽亭漢孝獻皇帝故蹟食曲沃鎮縣令門人孫宗彝別歸涉譙水橐水午次陝州古虢國城西南二里雞足山河上公授道德經處州署有召公祠舊有甘棠今不存矣東郊有魏野草堂廢址野與李瀆外兄弟也一隱陝郊一隱中條眞宗祀汾陰徵召并不赴野性不樂巾幘客至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一白驢子閑亦有父風司馬温文正公誌其藏其人品過种放豈但上下牀之間哉州守甘君國璧貽其尊人忠果公諭祭文諱文規總督宣大兵部尚書滇逆作亂死之

晚宿磁鍾

三十日雨竟日食硤石古二崤也與函谷東西相距百七十里左傳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峻坂崎嶇加以泥淖二更始抵石壕即杜詩所云石壕吏者是日困甚

七月初一日乙卯涉澠水阻雨澠池縣即秦趙會盟藺相如使秦王擊缶處治西百步許有會盟臺漢馮異破赤眉于崤底亦其地世祖璽書所云垂翅回谿奮翼澠池者也明月川曹先生端縣人予爲祭酒時疏請從祀禮部覆疏俟明史告成論定再議詢其後人殊不振曾叔祖曙峰公都之萬曆中令澠均田賦有惠政今有專祠與月川祠鄰

初二日謁月川祠深衣幅巾貌如四十許人嗣至曙峰公祠有均田碑尚存祠廢爲義學四壁傾圮語署縣事別駕朱君舟作神主置祠中稍修葺之涉澗水食千秋鎮至鐵門及新安城南凡三涉澗即夏周書之澗瀍矣新安

密邇伊洛前代為理學淵藪其最著者孟文
選化鄉寧雲浦呂忠節維祺字豫石二先生而陳心齋懋者
先考功兄癸卯門生也中甲辰進士亦服膺
孟呂正學踐履篤實惜早世未見其止呂侍
御敬芝北琳裴兵部蘆浣泰一為予友一為兵
部司屬其行事皆不愧古人宿門人張令琦
暑夜雨
初三日陰新安東門外一里即漢之函谷關樓
船將軍楊僕恥居關外請以己財移函谷于
此義山詩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為荊
山是也孟呂二先生皆葬焉食磁澗見壁上
蓬池吳闓章三詩辭翰并佳午晴渡洛水抵
河南府洛陽縣治洛陽東漢都城唐東都宋
西京也山川形勝亞于長安明洪武中封伊
藩于此自厲王至敬王傳六世國除萬曆四
十一年復建福邸僅一世崇禎十四年賊李
自成陷洛陽王與兵部尚書呂公維祺皆死之
後故宮改為提督公署提督裁不設今為河
南府署門人錢肇修銓授洛陽令新至邀遊
龍門香山寺不果往

初四日晴食白馬寺門人洛陽令錢肇修孟津
令王維翰暨閏戶部煕從寺即漢明帝時西
域迦葉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故蹟此佛法
入中國之始牟子云孝明時於洛陽西雍門
外起佛寺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正謂
是也按洛陽伽藍記白馬寺在城西西陽門
外今在城東未詳傍洛水行水北邙山水南
望見伊闕伏牛諸山其東即少室太室諸峰
秀出天表抵偃師縣商之西亳其南緱山有
王子晉祠其西北邙山高處曰首陽即夷齊
叩馬處有祠廟杜甫自湖南歸葬首陽山前
亦在此
初五日晴門人盧氏令謝廷爵前一日追送及
此食孫家灣謝別歸舟截洛水而東洛水自
偃師西南五里受伊水合流至鞏縣東北二
十里洛口達于河禹貢所謂伊洛瀍澗既入
于河是也宋自太祖昌陵至哲宗泰陵七陵
皆在鞏鞏多陶者為甆偶人號陸鴻漸廝時
人買茶具數十輒得一鴻漸也門人鞏令顏
光昌來復聖裔其從弟瞻園光猷新遷河東運

使倒廻避將謝事矣

初六日大雨自子迄午冒雨行輦東皆羊腸鳥道淫潦載塗十步九躓二十里洛口即洛水入河處二水泛溢腴壤悉爲江湖頹令別歸登大伾山成臯古城踞其上山盡處即虎牢亦名崤關東爲汜水縣以得名山海經曰中山之東有山曰浮戲汜水出焉縣周之東虢春秋鄭制邑城堞依山稍北二里即東西廣武也楚漢古戰場在其下亦唐文皇禽夏主竇建德處矣王昌齡嘗尉此縣雨不止

初七日陰不雨自汜以東皆夷塗沙路亦少泥淖食榮陽縣古榮陽郡在榮水北後魏徙今治其南即春秋鄭之京邑叔段所封莊公謂虢叔死焉者也東門謁漢紀公祠涉索水出嵩渚山四十里次須水鎮涉須水出萬山又十里涉京水出諸山漢與楚戰榮陽南京索間即此過周敬王墓榮陽鄭氏爲唐衣冠甲族詳唐書宰相世系表宿鄭州是日行百一十里

初八日鄭東五里有僕射陂後魏以賜僕射李冲因名陂廣十餘頃水光可鑑夾岸皆垂柳白蓮正花清芬襲人不啻萬柄其上有鳳皇臺李衛公祠四十里次圃田爾雅十藪所謂鄭有圃田者也有列禦寇祠萬曆庚辰巡按御史蘇民望擬碑鋪抵中牟縣縣北五里官渡漢末袁曹相持處即汴河也

初九日晴過南湖湄盧亭張林宗民表常飲酒于此予易名盤巾亭過板橋汴河下通舟檝遠朱仙鎮唐小說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即此地食水月菴精廬甚雅有林宗榜書筋骨類顏柳林宗萬曆末名士與尉氏阮太沖汝南泰京齊名崇禎壬午死汴水之難其門生周侍郎櫟園亮工爲刻遺文錢宗伯謙益列朝詩集有傳晡抵開封府祥符縣治巡撫李中丞輝祖李方伯國亮孟臬長世泰周憲副鉞元李憲僉言來

初十日晴報謁諸公弔故寧紹道少叅蒼岩廷達宗兄過同年張通叅平侍都甫予告里居二載矣便道至大相國寺寺以崇禎壬午沒于水僅露殿脊丈餘順治中巡撫賈司馬漢復重新之今大雄殿燬惟藏經樓存焉按寺肪于北

齊天保六年本名建剛唐睿宗始改今名梵刹之最古者又聞信陵君祠宗忠簡澤李忠定綱皆有祠在城中不及謁李方伯以宋中丞牧仲犖新刊二家詩鈔至武進邵長蘅子湘所撰錄予及牧仲詩也又示牧仲近若滄浪小志牧仲既重作蘇子美滄浪亭又爲此志尤檢討悔菴侗諸君子製詩歌美之其風流好事如此汴在明開國初曾爲北京後改封周邸云

十一月晴發汴李中丞蒲陽偕藩臬諸公餞于曹門汴城東三門曰曹門曰宋門曰揚州門而古夷門乃在今北門稍東非馬遷云云之舊矣過小黃古城漢高帝招魂葬昭靈夫人處曰小黃園因置縣門人陳留今周近梁來至曲里集別歸抵蘭陽縣

十二日晴蘭陽古之戸牖陳平始封戸牖侯楊侃皇畿賦過戸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今有纂食儀封縣即封人請見處城西里許有請見亭亭西有聖井縣孔氏徙自寧陵與衢州派同出唐褒聖侯德倫明嘉靖十三年以儀封聖裔承寅爲翰林院世襲博士今邑中廟學外又有孔氏私廟以此弘正名臣王公浚川廷相縣人也其所著家藏集六十卷幾二百年版尚無恙亦中原僅事門人熊進士維祝來抵考城縣歸德府境

十三日雨自劉家樓渡黃河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厓之間不辨牛馬幸風浪不作遂達北岸食留董集雨益甚抵曹縣山東兗州府境商亳都所謂北亳也今有盤庚邨周武王封弟振鐸于此春秋之楚丘巴氏邑也漢置濟陰郡唐分置蒙澤縣莊周里也明李襄敏公秉天順成化間名臣有祠雨不及謁

十四日雨食安仁集午晴自曹而東地形窪下一堤防黃運兩河之水堤外盡爲澤國抵城武縣城武古郜國滅于宋春秋取郜大鼎于宋即此學宮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載碑月又有金黃華老人王庭筠書元清河郡伯張成神道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書皆完好門人習敎諭趙于京來

十五日晴食泰墩村福勝院有金大定四年尚

書禮部牒碑列銜朝請大夫行太常丞攝員
外郎劉（押）忠顯大夫行員外郎李（押）郎中侍
郎（皆不書姓）下方賜紫僧洪因記書頗工印篆亦奇
自此而東五十里悉行水中肩輿虩虩僕馬
痛瘏入夜始抵金鄉縣古緡國漢山陽郡昌
邑王國也城西三里有春城堆晉郗文成（鑒）
故里

十六日晴舟發金鄉柳色波光窕然江國西望
水天無際南北二堤之外惟見漁舟往來悉
民田也自秦豫以東千餘里水潦爲災莫此
爲甚抵南陽易舟廛市千家帆檣林立爲運
河孔道其湖南與昭陽相接魚臺縣境

十七日雨甚風逆舟行甚遲任城以南四望如
洞庭彭蠡東見凫嶧諸峰縹緲若海中神山
暮抵濟寧州宿東關逆旅地主無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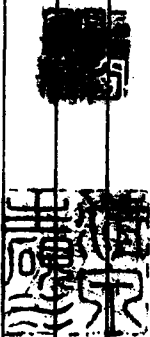
十八日雨冒雨登太白酒樓樓下俯漕河憑高
眺遠據一州之勝碑版林立惟唐人沈光記
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今官庖借以爲壁
煙黔苔蝕僅餘數行可辨惜無好事者出之
沈埋曾不得比于柯亭之竹可嘆也又元人
陳孚詩華亭張弼草書其左爲二賢祠祀太
白賀監由夾城出小東門至南池洸泗二水
自北來入天井閘滙爲池淵著渟泓芰荷被
渚夾岸楊柳淖約近人最爲佳境池上有亭
有堂西爲　御碑亭有橋通之沿岸東行百
步許復有一亭亭南有碑刻杜詩明嘉靖間
都御史詹瀚所置也唐詩人首李杜遊跡皆
萃于此樓與池又咫尺相望遊人不出跬步
而兼有之亦一奇也其東有太白浣筆泉亦
勝地不及往歸旅次同年邵吳江嶧輝（士梅）門
人羅孝廉（繼）黃鳳陽松或（承茂）少司空魯源兄
之孫（瑶）潘少司馬之子（兆元　兆鼐）前後至雨中過嶧
輝遂出北關過陳伯庶（丕績）不遇十里過漢尚
書鄭均墓又十里過議郎何休墓次顏村復
聖之裔聚族于此入夜涉洸水宿高吳橋伯
庶自汶上來夜話

十九日雨頃之稍霽食寧陽縣春秋魯闡邑隱
公菟裘亦在其境爲汶泗洸沂諸水所經明
代設工部分司于此有唐縣令庾賁德政頌
碑李陽冰書明許襄敏公道中（彬）縣人也墓

在城東二里舟渡汶水岱嶽徂徠隔水南北
相望東岈有龍母祠入夜宿東項泰安州境
二十日微雨行嶽下雲起膚寸風雨暴作嶽色
咫尺不辨過長城有姜女廟入夜抵安福店
宿長清縣境長清古山莊
二十一日雨時作時止食桑梆店過固山厥山
固山之巔有神祠松栢被山厥山下一水西
南流有橋跨其上極巨麗李太白任城縣令
廳壁記所謂北走厥固者也宜與具敖並焉
魯望矣宿黃山店

二十二日快晴次郡城觀于趵突泉踈林清樾
凉颸襲人亭後有　御書碑乃書趙孟頫泉
上詩以　賜前巡撫副都御史桑格後亭中
懸　御書激湍二大字兩壁皆匾從諸臣書
自亭東經來鶴樓北度石梁濼源清澈可鑒
毛髮檻泉凡三濺珠噴雪仰出二尺許蓋開
先之瀑奇于縣出而此泉奇于正出也予嘗
過萌水之百脉泉方塘綠淨清不掩鱗即繡
江發源處與此泉足相甲乙然此在通都彼
淪荒僻遇不遇何其遼哉池北復有豐碑鐫

激湍　御筆二碑皆作亭貯之登夜光樓禮
旃檀佛閣門人周守備祚遠陳鉅鹿汝明從
子啓沆啓濤啓座從孫兆笏皆至抵龍山鎮
宿東坡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即此而注家不知遠引姑孰之龍山陋矣
二十三日晴過章丘縣門人焦進士毓鼎謝太
學琮從甥甯太學天亶從孫壻焦紘祚族姪
某某迎至新店飯焦吏部隆吉毓棟所過故少
司徒焦公石虹毓瑞宅遂行抵鄒平縣晤同年
前御史馬右賓光時歸自塞外宿張甥來鐸
齋馳西弟至
二十四日晴過長山縣涉瀧水新築石堤甚壯
麗午刻抵舍是行往返計萬一千里

秦蜀驛程後記卷下

秦蜀驛程後記二卷內府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康熙丙子士禎以戸部左侍郎奉使祭告西岳西鎮江瀆續記其往返所經爲此書上卷自京至華陰迂道至汧陽吳山所謂西鎮也由汧陽乃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其家新城止

粵遊日記一卷

〔清〕王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粵遊日記一卷》提要

琅邪王　鉞任庵纂　男沛　思　憻　恂　惝　校

予戊戌歲登春榜明年己亥世祖章皇帝集於廷而策之予以三甲二十名引見乾清門者再選讀國書不中程隨例得七品外官守候且數年戊申歲蒯月始就選得粵東之西寧令是歲不克行越明歲己酉春正念四日戊午驅車就道予以萬里行役不可不有所紀述乃作爲粵遊日記務期隨筆直疏後用自考云爾

廿四日晨起謁家廟就板輿行是日宿黃疃別墅

廿五日飯後與兄弟子侄揮涕別始長行晚宿石橋距城僅八十里猶未出境雲樹依依如拱揖作留人狀予忍情決去幾於絕裾矣

二十六日宿山照之西嶺日照於古爲東海縣自此以往便舟車指南海矣予以五斗微祿不難束帶折

履此事頗有吾摩詰平章雖非確論猶可解嘲若夫
自東北而西南橫絕方隅迄於天末幾似竪亥之步
此則神形猶應自相揶揄豈必彭澤令笑人哉
廿七日宿柘旺已入江南界
廿八日過贛榆荒殘畧似吾諸尋所閱天下郡邑半
若此耒審所謂西寧何如耳晚宿沙河店
廿九日與夫憊於力行五十里止於駝峯
二月一日甲子朔是日微陰不雨宿沭陽邑以沭水
得名據志水在城東南七十步晨起而渡者當是也

小坂橋弊甚不堪行余舍車而徒始濟從人行泥水
中
初二日迂道宿新集避泥淖也
初三日晨起濃陰午後微雨渡運河所謂會通河也
見畚鍤而集者如蟻董其役者荷鞭箠而監其後夾
河居民艮苦晚宿王家營猶在河北
初四日雨中渡河行泥滑中三十里至淮上古所謂
淮陰也今縣名山陽舊志謂取名山陽岸也是日始
捨車而舟此後便問途長年矣

初五日泊淮之西湖嘴雨不止
初六日雨後移船風大作不果行
初七日舟行雨中三十里夾河湖光森淼與烟雨相
亂時見一二漁舟出沒其間不覺名心頓盡慨然有
斜風細雨之思也晚距平河橋十餘里而宿
初八日新晴見日微風不起舟賴百丈以行過寶應
不宿夜二鼓下止於界首風大作
初九日薄暮風微止舟夜行
初十日舟行高郵道上見沿河堤大壞知頻年水之

為殃國家歲拼數十萬金錢僅通此漕之一綫焉獘
不仁從而攫之有擧禹之臣庚辰戰無支祈故事者
古今人不相及哉是夜漏下三鼓泊邵伯鎮鎮以邵
伯埭得名謝太傅所築也土人思之比於甘棠故云
十一日舟抵揚州關下晤江都令軒䡍公余同年友
也此都藉藉有懸魚瘞鹿之聲予見之肅然期不以
貌形對也
十二日風大晡時始定舟夜行夜半風更順掛蒲帆
行甚駛水聲淙淙與舵櫓相應雁麥中問之如置身

天畔也未明抵儀眞
十三日泊儀眞風未定不果行
十四日過儀眞閘始入江是日浪靜風微江平如練
人定後風更駛掛帆行丙夜抵下關
十五日舟抵石城橋
十六日自石城橋移舟至上淸河
十七日解纜行甚苦無風江豚數現舟子蹤蹤有石
尤打頭之懼薄暮風果作然頗順乘便行三四十里
風益大不敢行野泊入夜風惡甚水聲澎湃上岸欲
崩余整衣起坐黙念生平自覺身輕一葉矣
十八日晨起風止雨作飯後得風掛帆行雨中過所
謂牛渚采石者不及登但遙望靑翠慨然有李謝風
流之慕午後再過天門山太白詩所云天門中斷楚
江開者土人亦曰梁山晩過蕪湖望大江中有蠡澤
夫人廟則蟂磯也夫人孫氏即居常佩刀劍有諸兄
風烈者吳大帝權以妻昭烈旋謀奪歸後從權遷都
道經蟂磯聞昭烈崩哀慼而卒國人悲之俎豆於此
是日泊荻港

十九日無風不行傍晚放舟行二十里泊三山港夜
半風大順乘月行五十餘里
二十日行近午爲暴風所阻過荻港二里許而野泊
是日寒雨連江驚濤怒號舟震盪頗甚婦女有嘔吐
者
二十一日舟行過銅陵縣縣在山隈俯瞰大江人家
背山面水數點帆接過烏風渠漾然又數里爲五松
山山以五枝松得名屢見太白詩即靈祐王示現鐵
舟之處據志靈祐王故晉潯陽守也再過陵陽山陵
陽子明仙處也子明陵陽宰以官爲氏見列仙傳是
日晩泊大通鎭
二十二日住大通鎭候風不行
二十三日移舟牽纜行二十餘里風逆不行泊梅埂
二十四日住梅埂候風不行是日登岸散步數武爲
人家籬落岡樹環繞水竹平分頗有畫圖閒意但苦
棘宇蕭條煙火零落村塢遺民何一貧至此因念子
眞谷口和靖孤山到今日亦未免喧底爲累不復能
高臥泉石矣

二十五日住梅埂候風不行

二十六日牽舟行二十餘里泊清溪港港得名清溪溪有二源此或其合流入江之處據志溪畔有江祖石亦見太白詩詢舟子漫不省無從得土人而問之但四望太息彷彿遺蹤而已

二十七日牽舟行三十里午後得風更行二十餘里晚泊樅陽港港以古樅陽鎮得名入夜北風大作獵獵逼人從者有寒色

二十八日乘風行過銅江磯破浪直前一無所苦舟人嘖嘖是日風大行駛中流見敗板有浮江下者從人不寒而慄矣日未晡行百八十里已越安慶抵東流風益大泊焉

二十九日風順而穩早過彭澤已入江西界再過小孤不度馬當山願有破險而出布帆無恙之喜是日行百二十餘里泊湧魚嘴夜驟雨聞雷風益猛

三十日晨起御風行未朝晡已過湖口兩山對峙重巖映帶其下懸流千尺聲若瀑布追視之者毛骨為竦余以微名為累犯難直前吾家德曜有不如偕隱

之誚乎前輩好事尚有夜操小舟泊絕壁下探奇石鐘者乎此行欲五斗米已自結山水緣矣但恨足不假目濟勝無具耳是日風益大不敢行晝泊大孤塘登岸謁大孤祠祠作女郎像昔人所謂緣誤而成者乎不敢疑亦不敢信惟振衣肅拜一如過客之乞靈而已夜大雨風勁甚比明潮水漲十餘里山陰有雪痕

三月一日甲午朔住大孤塘雨止風未柔亦會候從船未至不行

初二日住大孤塘候從船不行

初三日從船未至風稍柔掛帆行湖面水花似雪浪勢如山於時推窗四望東則康郎西則荷陂南為進賢北為都昌其間瑰詭畏多威見非一對之覺襟期曠然暫忘行役之苦日未晡已至吳城鎮鎮有小龍廟宋封順濟王威靈赫奕土人敬憚奠椒漿者絡繹不絕余亦執牲肅奠祈祐明神

初四日候從船未至時風恬日霽湖光澂澈登望湖亭遙眺兩岸際青如眾河流接海山之句為之慨然

是日買南贛舟

初五日從船未至住吳城鎮不行

初六日撿厝頭爲清明節始知昨日是寒食也是日勞午從船至備述小孤石遭風中流折柁分不得全矣舟忽変風横渡抵一泥洲舟中人得無恙余聞之悚然何神明変現示人不測如此又何疑報賽之紛紛也濟葬换南贛舟泊河下

初七日蚤發乘順風行百八十里抵南昌先方伯兄留遊地也存没之感不禁黯然舟暫泊仍掛帆行薄暮泊生米觀夜雨

初八日昧爽解纜行小雨悄悄晨風發發時見兩岸江村居民緣繞榆柳成行好鳥啾啁聲若笙竽恨不結廬其間送老白雲也是日渉曲江曲江者贛水北奔入彭蠡千里猶建瓴至豐城觸機頭岡則倪而東又折數里始北達以奔故曰曲江所謂此𥘵江頭誇第一者余以行役得暫寓目晩泊楊子洲風息雨不止

初九日雨止風息牽舟行江面水碧如藍霧濃如酒篙師欵乃聲甚苦薄暮行六十餘里止於洪𣲖

初十日濃陰不雨牽舟行五十餘里止於新淦縣縣屬臨江府以淦水爲名據志淦水出紫淦山下

十一日發新淦薄霧退日掩映江波岸上山躑躅盛開與碧草緑樹紅翠相間望之如雲如錦都不覺舟行之苦是日宿峽江峽江丞予親也遣力候之不値作家信託轉寄爲一報平安也

十二日晨起濃陰牽舟行兩岸皆巉巖石壁贛水挾行其間若俯受約束者峽江之名本此午後雨大作北風助之掛帆乘風冒雨行九十里過吉水縣城郭隱秀山水明麗宜此都文物甲江右也又三十里宿吉安府

十三日新晴風不作牽舟行六十里泊淘金站

十四日微陰風逆牽舟行三十里過泰和縣舟人指點龍洲所在謂舊謠有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之句勝國時其言已驗今其土人猶嘆詫不置里俗之重科名如此又十餘里泊蜀口洲

十五日風逆不行住蜀口洲夜雨

十六日雨不止牽舟行四十餘里泊百家洲

十七日雨霽發百家洲石壁嵌立灘聲瀧瀧舟行灘層石齒間分寸不投則有膠淺觸桅之患午後三十里過萬安縣風更利張帆再行六十餘里晚過皁口十餘里而野泊登岸散步岡頭待月舟人指於菟跡恐予從人色變予亦返舟危坐與客徵虎皆數事聞之者謂皆可已瘧也

十八日早發風微牽舟行岸上竹樹蒙茸石磴欹側舟子牽百丈其間甚苦時春水初漲灘形減險然每

上一灘予不禁目眩心動因誦髯公七十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之句若適為予吟也者是日晚泊攸鎮

十九日發攸鎮風微牽舟行亂灘中江漲微消灘石齒露從船小不戒膠石洲上合三船力曳之久始移是日行六十里泊水口

二十日發水口四十里至贛州則下水之十八灘已盡

二十一日住贛州關者過午始放行行約十餘里

回望則仍在城下距一里許而泊是夜雨

二十二日雨止早發行山曲間水勢縈洄舟無正向是日風順利行僅六十餘里泊陽岡口

二十三日發陽岡口行六十餘里泊窩坑

二十四日早發水益淺灘益高舟子牽百丈行益苦是日泊新田鋪行僅五十里凡歷小城五為新城為小溪城為楊梅城為鳳凰城暨新田而五皆故陽明先生所設也

二十五日早發四十里抵南安章江形盡於此擬陸

行過大庾矣

二十六日捨舟乘籃輿過大庾嶺嶺峻甚輿夫行甚苦予輿中四望時見萬象超忽千巒蜒蜒其間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綵頰繡明白若月誠有如謝賦所云云者是日行八十里抵南雄府入東粵界

二十七日南雄買舟入湞水所謂北江也日過午舟始發水淺沙壅行五里餘已曛黑泊焉是夜雨

二十八日雨未止水長不盈尺舟仍苦淺竟日力行六十餘里泊王岩

二十九日雨未止水益大山益奇舟順流趨衆行百餘里泊平波

四月一日癸亥朔雨未止鼓棹行雨中江漲流駛晨時過韶州府未抵韶數十里許望巨石最立有若雙闕意所謂韶石也相傳舜南巡時登此石奏韶樂故此地舊有聞韶亭郡之得名以此越郡而南爲寶石山爲南華山又數里爲彈子磯山勢雄峙俯瞰大江仰視嵩仍聳秀如削石罅間山雜樹叢生柔條披拂青翠如畫鳥巢其間飛鳴格格固探奇者一勝境也

是日行二百餘里泊青溪驛

初二日早發青溪驛六十里至英德縣又數十里爲湞陽峽兩崖相拒湞水中流巖屏絶壁駭目神竦乎舟中四望頗苦應接不暇是日越英德百餘里泊清遠下山

初三日早發四十里至峽山舊記所謂二禺也雙峯對峙東臨江流其上爲飛來寺梵宇巍峻金碧輝煌余不及登但遊慈寺後谷中爲和光洞宋進士安昌期乘官仙去之跡也余敗槃沾沾徵名爲累愧彼脫

屣人矣二十里至清遠縣再行百餘里距三水二十里而泊地名馬坊即靖藩牧馬處也

初四日早發二十里過三水西入南江逆水行又八十里薄暮抵肇慶

初五日晨飯後發肇慶入夜趁月行凡八九十里野泊

初六日蚤發行百餘里泊德慶州

初七日發德慶州四十里入水口舊誌此地有羅秋石羅定州所從得名也是日入西寧界

初八日抵西寧任此行計費日七十有四得水陸路五千五百有奇詩三十有八率五言律以時方讀杜陵五言律也東武邑人西寧縣令王鉞任菴氏誌

粤遊日記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號任庵諸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廣東西寧縣知縣是編爲其世德堂遺書之第二種記其自家赴西寧任時途中所經始於康熙己酉正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月初八日仿陸游入蜀記之體按日記載敘述頗簡潔而無所考證

使琉球記一卷

〔清〕張學禮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使琉球記一卷》提要

使琉球記叙

立菴外兄與滕西王使中山也顧而送之西子之
湖舉酒酹地曰願蓬萊水淺安瀾如湖奉
天子命其速竣事還當以卮酒謝西湖也越明年歸余三人
邂之湖上相見甚歡又舉酒酹湖不負前約是時月淡柳柔
烟鬟花靨驂岩鮮約弄姿三雅之間笑指孤山語立菴曰向
傳詩謂到岍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余聞焉齒孤訴
皆捧洪波中得無是耶立菴笑出使中山記俾余讀之開卷
尺許四山風來水過堤上林鳥叫號殘月倏落迺撫卷嘆息曰
境遇何常或燕燕柳憩或盡瘁事國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
掌信不誣也立菴寮長風破萬里浪為
國懷柔異域冥會天上客星而予以麋鹿野姿早棄林壑逍
遙自恣於山水之間其為度越可道里計哉雖然掛瓢拾月
舍棹携琴兩人興致正復不淺把酒臨風亦何有焉書罷千
巖始開雙水如笑
康熙甲辰花朝眷弟王言頓首拜題於西泠之寓樓

使琉球記
琉球東海小國也唐宋以來世奉正朔王姓尚名質自明季
請封未果使者留滯閩中順治三年福建平通事謝必振至
江寧具投經畧洪承疇轉送進
京禮部　題勅印未繳不便遣封必振取繳勅印飄流日本
十一年七月始來部請冊封循舊典應差科員行人學禮與
全副使王公名垓實膺是選
名對太和殿正副使俱　賜一品麒麟服玉帶東珠頂
賜御酒勅印差官護送前往辭朝　蒙
世祖召詢家世學禮奏臣弟學聖忝任福建巡撫臣有子六人
長子思明見任江南分巡道次子思忝見任參領管佐領事
三子思齊廣平知縣四子思行吏部筆帖式五子思信廕生
六子思任廕生候補筆帖式嫡孫景方世職阿達哈哈番
世祖聞奏大悅卿乃巨族老臣福祿來崇子孫繩繩此去無妨
賜茶畢辭行十月抵江寧因遴選隨行醫官趙玫之熊蹕陵
次年正月至武林天文生朱廷樹病故移咨督撫請補三月
入閩造船藩司詳稱舊例舡木用鐵力其木產於廣西由海
道運今遊氛未靖未可計程至也敢請緩期因留閩四載新
補天文生黃道隆又故仍請補奉
旨海氛未靖欽差官暫行掣回俟平定之日另行差遣十五
年進京繳勅印
世祖宣至殿上　賜茶謝恩仍入兵垣辦事是年裁左右科員
故授江南道御史掌河南道奉差河東巡監事竣值
鼎湖昇遐
今上即位維新出治考核臣工奉
旨張學禮已差冊封琉球為何不去禮部回奏奉
世祖掣回
上念遐方盼待日久員役物故多人遲延或有隱情再奏再
駁竟議革職所以勤遠略也元年十月忽奉
上傳張學禮王垓仍差冊封琉球事竣之日以原官用業故
圖新所以勵勞臣也補差天文生李光宏太醫吳燕時聊請
從客陳翼等於十一月就道二年四月抵閩督撫設席於南
台閱視船隻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層闊二丈二尺長十八
丈高二丈三尺桅艙左右二門中官廳次房艙後立天妃堂
船尾設戰台桅杆衆木湊合高十八丈俱用鐵裹杆頭有斗
可容數人觀風瞭望艙內有水井二口設官司啟閉不妄用

涓滴船底用石鋪壓上層列中砲十六位中層列大砲八位
是日設祭封桅砲訖詢舵之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
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因購得鐵力木舵隨往泊所視
之有侍郎摠兵二員從役三四十人其人面白髮黃眼綠鼻
高戴黑圓帽執紅棍者為尊官穿紅哆囉呢從員穿青高底
木屐前高後底其船底用鐵包縫以鉛灌桅杆三節如風大
用一節風小用二節再微用三節每節有盤無斗盤容數人
其船堅而且穩左右前後俱有火炮過海最善所造二舟雖
堅固不及而寬廣過之督撫水師守備王作昌魏文耀千摠
陳蘭施恩兵丁二百五十餘名長隨五十餘名傳宣二員聽
用四員管水井二員通事二員管舵管羅鏡二員書吏門皂
轎傘役百餘名吹手十六名舵工二十餘名水手六十餘名
僧道十六名擇吉於五月初四日登舟初八日迎供
天妃像十一日靖藩設晏次日督撫藩臬出餞於南台從官
以下遵豆有加以光　使臣昭
國體也十七日泊林浦十八日過鼓山十九日過羅星塔二
十日過閩安鎮鎮將李逢遊擊鄭洪以鳥船百餘兵三千護
送出海次獺嶼祭

宜作鬣
樸
揎从

天妃二十二日候風廣石風汛不定復回獺嶼再過閩安避
風羅星塔下閱十日風汛定再過獺嶼見梅花所故城荒椽
瓦礫滿目淒然通官謝必振稟云
天妃姓蔡此地人為父投海身亡後封
天妃
本朝定鼎尚未封於是至廟行香許事竣請封初七日西南
風微起向
闕叩辭時長子思明已解任送至海口不忍分離必欲隨侍
再四拒之乃止出海口中流風作護舟道俶左右礮流旋劉
電閃虹飛砲聲鼎動空海如沸余與　王公坐戰台顧而喜
曰駭之盤控在人舟之旋折前後如是有軍若此何煩
朝廷南顧憂為是日至白洋大風息霧雲散忽見賊船一隻
遂令遊擊領兵發砲擊碎賊船殺賊百餘道開舉帆長往鄭
之舟即亦辭歸矣初九日浪急風猛水飛山立舟中人顛覆
嘔逆呻吟不絕水色有異深青如藍舟子曰入大洋矣頃之
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舟子曰過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
中外者隨見羣魚鬐鬣有如人立者有飛舞水面者有作樸
狀者魚之脊翅堅如大桅周圍旋遶舟子曰水族聞封舟過

海歡忻來朝此祥徵也海洋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沒起
視之其清如一不能解也十一日早忽見一山橫於舟前首
尾約長千丈隨將洋鏡照之非山非雲乃巨魚耳於是令僧
道設醮施食其魚漸沉如水相平猶如沙嶼盈葦至晚潛消
十二日過猭洋風恬浪淨天水若一日出則海水皆紅月現
則碧天皎潔時有大沙魚二尾長三丈餘隨舟左右每一尾
有小魚二尾隨之亦不離左右形如河魨花綠可愛又見一
魚長丈餘身黑尾紅腦上方白如玉印是夜飲於戰台宵深
無風忽聽船傍呷水聲其船動搖繼噴水滿船舟子曰此乃
大魚戲水莫懷勿驚連日無風船浮水面膠滯不前通官謝
必振稟曰已離梅花七日不見一山舟中水米且盡枵腹已
三日矣惟有順流七島冀活兩舟性命予聞七島去中山遠
有羈
王命不可令舵工上斗瞭望見東有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
面無趾諒無居民心甚疑十五日有風自北來又見一山如
長蛇蜿蜒水中至晚抵山下見薪柴堆積知有居民恐有礁
石不敢近遶山行以待天明居民驚疑遯入深山差王大夫
鄭通事上山探問云是琉球北山與日本交界舉舟歡忭隨

有地方官進水薪居民亦至問昨所見小山云乃尤家埠琉
璜山也北去日本東去弱水洋矣過此則當飄蓬萊扶桑不
知何日西還矣儻神不假北風引舟南行過此將安之予痛
定追思喜逾望外泊一宿差琉人破浪先往十八日南風起
風逆不能起舵纜地方官撥小船百餘牽挽出口十九日將
近伊藍埠有二龍懸掛首尾俱見風雲四起影播蕩颺搖曳
大桅決鐵箍已失二三舟中人怖絕恍惚晦冥似有天吳海
童奔逸左右者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告曰
皇靈遠降絕域百神來集速出免朝牌示之牌懸如故也頃
之乃悟易墨以硃一懸鷁首一投海中天漸開雲漸散風仍
大作土人稱此是龍潭不可泊轉至山南予因連日受驚登
岸調養三日方愈廿五日次溫鎮抵那壩港法司等官來迎
士民歡鬧金鼓不絕國人先年請封到閩有六十人故者四
十餘家屬來問詢知人在者喜逾重生已故者哀慟欲絕不
覺傷感是日中山王俻龍亭恭迎　勅印稱舊館毀敗已
俻民房現在修理因在船守候六日七月初一日進館王差
法司呈供應舊冊云向來供應俱照此冊因三年不雨五穀
不登不能如前予念其困窮一應供應十減八九擇十七日

行册封禮。鼓樂引導。傾國聚觀。不啻數萬。懽聲若雷。王出城
三里、至守禮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禮。乘輿進城、至中山殿前、
將　勅印供奉、行九叩禮、付官張宿耀上左台宣讀、王跪
聽宣畢、將　勅印并
恩賜蟒緞粧花細綾、四十八疋、付王收受、行九叩禮、王妃勅
諭付官孟道脉上右台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緞裝花細
綾四十八疋、付王轉付妃收受、又行九叩禮。事畢、與王交拜
更衣赴宴、舊例、罷用金銀折席予仰體
朝廷柔遠之意、概行除免、使臣例有七宴、重陽有龍舟、國無
優伶、笙簫管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各
官子弟為之、歌章大義首祝
天子萬年。繼頌使臣。有光海邦。此大較也。次日大雨、三日通
國加額云
聖天子恩澤霑濡。莫我海邦。世世戴之。大典既竣、戒員役宿館
中、候風回舟、舊例過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
兩三日、是年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王率屬諸署餞送、不
忍别、至晚方回、十四日東北風起、出那霸港、暮抵馬齒過派
米、十六日颶風大作、暴雨如注、船傾側將危、與副使王公登

戰台、甸甸風雨中、急禱
天妃、風愈大、桅搖撼將側、桅右欹、則龍骨現於左、桅左欹則
龍骨現於右、忽折半截、相連不斷、船愈側、哭聲震天、余曰、兩
人奉使無狀、應死爾等葬於魚腹何辜、衆應曰、大數已定、同
死無怨、桅出入波濤、棚半浮水面、半罩戰台、相繫牽帶、舟人
曰、桅不速斷、舟必中裂、於是再禱以請封、風勢如故、余仰天
大呼曰、
皇帝懷柔百神。
天妃血食中土。不在祀典內也。使臣願投海中。桅可速去。冀
活餘人。歸報
天子。神之賜也。隨有火光熒熒。自風雨中起。霹靂斷截其桅、即
令守備魏文耀、千總陳蘭刲去蓬索、蓬桅逝而船始平。但風
浪搏擊、舵不能定、舵左轉、舵右者隨而仆、舵右轉、舵左者隨
而仆、浪由船尾進、從鷁首出、嚴冬凜冽、舟皆裹冰、衫人凍沍、
不能施力、至易其衣、初以布、次以細緞衆袱、凡一晝夜、十七
日雨雖止、風仍大作、通官曰、昨險不死、或有可生、須再禱、各
許愿設簿登記、時黑雲密布、上下晦冥、心寒胆裂、閩必振曰、
汝言可生若何、云大桅雖去、頭桅尚存、可生者一、舵乃二繩、

沒於水底夾於龍骨一繩斷舵即浮令勤索無恙可生者二
十八日舟子忽報曰勒索斷舵浮於水危在頃刻矣予令曰
如能下水者賞銀五十兩有一人出應令飲酒而下入水即
起予又曰能換繩者賞銀百兩有一二少壯者出應皆隨下
隨起入水不能起舵不可船從風順流隨波上下又一晝夜
不知幾千里也十九日風息禱神起舵三禱三從易繩下舵
風乃止設使易舵時風起則船必覆今禱而隨心人舟無恙
神之佑也廿日東北風起修整篷桅東風大作折帳房為帆
繼以被皆可翼風舟行如飛廿一日有一鳥綠嘴紅足形如
鴈鶩集戰台舟人曰天妃遣來引道也相狎如馴鳥廿二日
海水漸渾中國相近但恐過閩或抵粵耳行至申刻望見一
山浮於天際廿三日舟子曰是浙江之定海北是普陀西是
九山也喜甚隨犒勞舟人午後忽見賊船四隻揚帆從東北
來不遠數里矣通官謝必振守備王祚昌告曰我船篷桅俱
無若調風對敵萬不能奈何余與王公曰豈可束手待之急
令各官督內司長隨各備弓箭銃砲手鎗其餘舟人取壓船
石貯備對仗忽天際雲霧蓊蔚翳蔽我舟有頃復霽賊帆滅
跡矣晚至福寧舟人曰悉是賊窩不可近此去閩安只有兩

潮再出大洋可以直進又恐西北風起傍九山下迤邐而進
日晡遠望山上隱隱有火光山下船桅如林不敢近廿四日
舟子報曰船已到五虎門矣正遇落潮隨放砲守口兵丁驚
疑亦開砲迎敵急令鼓吹揚旗示之然後官役出迎直達閩
安李總鎮慰問曰舟中人口無恙乎余曰前剩舊例封舟過
海恐飄流別島不能復回隨帶耕種之具又慮員役損失後
事俱備今隨行數百人無一損失皆朝廷之福也詢二號船
隨風飄至江南崇明之鳳尾山南行一晝夜將至廣東始
得順風而轉已至閩安二月矣謝恩船遲半月到回風埰船
復回修艌故來遲耳大船進口先用小船剝進南台靖海督
撫司道出郭迎請禮儀洽倍於出時廿五日進城至
天妃廟行香余與王公各出貲酬愿如所許數員役亦然督
撫委王守備修葺廟宇余與王公置金冠懸匾答神恩也今
冬二十三日起行督撫餞送至建寧度歲正月至衢州長子
恩明來迎云拜別後不敢歸坐待於浙耳抵杭州督撫司道
置席西湖與表弟王大哉盤桓數日三月過姑蘇至京口五
月過山東河水涸船不能進日行不數里七月抵通州初十
日同王公率琉球陪臣并隨封官員謝　恩復　命琉

球進貢土物、綿襖甲一副、縷金鞍韂一副、琉鎗刀、琉黃磨刀
石蕉布、琉扇、琉紙、棚椒、赴禮部交畢、奉
旨晏犒并隨分官員、臨歸、中山王贈金百兩、副使九十兩、兩
臣固辭、王另疏　上聞、奉
旨着張學禮王垓收領、又與副使赴繳一品服色、部云、此係
恩賜、不必繳、是役也、去程三月、歸僅一旬、其間涉險至再、皆
獲安全、　皇靈遐暢、感格幽顯、甘雨隨車、百神効職、溟渤
奇觀、山川風俗、筆不能載、聊紀一二、傳示後人、至
熙朝盛典、曠世遭逢、余兩臣亦忝竊焉云爾、
欽命冊封琉球正副使　賜一品服兵科副理事前
欽差巡監河東監察御史臣張學禮王垓恭紀

中山紀畧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琉黃、其烟刀紙張、摺扇
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祇可供應王府、民皆食番
茹、狀如薯蕷、宴賓客、席甚簡薄、斤肉樽酒、可享數人、叙款洽
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夫妻兒女、從不同飡、食之所餘、皆
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隨客意自坐、盤膝於地、坐
下方叩一首、烟酒茶湯、接踵而至、如客返、亦叩一首、竟出、主
人不迎送、若無關也、官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
時羅列、架列四書、唐詩、通鑑等集、板翻高潤、傍譯土言、本國
之書亦廣、但不知所載何典、所云何事耳、設官之法、自唐宋
至元、王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習禮、其父
薨、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憫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
賜三十六姓人、教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
之言語文字、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後、俱有名姓、若
上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尚文、不考試、舉賢良方正、由
秀才歷法司、設官長無衙門、從役惟百姓輪直、其執法甚嚴、
不狥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法、輕則徙流、重則處死、不曲
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屐、俯伏道傍、俟
過而後敢行、小心長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
之風焉、有犯罪者、大夫關之法司、法司察其因由直曲令直
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辯
求生、男女不剃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削去、
惟留四餘、挽一髻於前獨、右傍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貴賤品
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用光金、三法司紫金
大夫用銀而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玳瑁明角、

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濶袖、長袍、腰繫全幅錦緞、長丈餘、旁插扇子、烟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為胎、細布裹之、分貴賤、長七寸、濶二分、周迴三轉、共為一圍、王用五色花綾、王之伯叔兄弟子姪、用黄花綾、宗族用黄光綾、法司紫金用紫花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絹、初進王府者為秀才、用紅花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用綠青布、此定制也。彼國人與中國同、而言語大別、金曰額賦、銀曰嗒難、爺曰安知、大曰倭捕煞、小曰彌煞、紅曰呀喝煞、白曰十六煞、男曰會耕喝、女曰會南宮、幼小曰蛙藍壁、父母曰倭牙、吃曰米小利、飯曰安班、酒曰蓬几、好曰優嗟煞、不好曰挖煞、醉曰威帝、睡覺曰殷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爛敏達離、如嗒難爾司姑之類、惟有阿爾多、夜弗蘊二名、呼喚者甚多、國中有迎恩亭、即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巷相連、人民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館中有廳堂、廊房樓閣亭園臺榭書室小軒、周迴寬廣、與燕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桌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制度、設專司收貯在庫、俟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頹、後樓上尚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吟咏甚多、外有匾額、字畫、皆故明歷代明公之遺蹟也、館前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携筐挈筥、聚集於此、為貿易、寔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殊色、搖曳而來、風俗、女子自幼即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五六歲出嫁時、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油、黑如墨、不修眉、鬢不帶釵鐶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尚白、有時以手扯裳、有時以衣覆腦、若兜衣之狀、如有夫之婦、犯姦淫、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無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為耻、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山王城、約二十里許、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今尚未建、殿後有一小峯、名虎萃、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濶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內有泉水噴出、從空注下、即大旱之年、水亦不竭、王城之西北、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鯽魚、又一山、松柏參天、名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無塚、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情、後有靠山、沙水相映、明堂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

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淵、金碧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僧、那壩港之東北三里、有三清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廿餘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清殿東、有天妃廟、廟雖窄隘、幽雅可觀、廟東演武場、場南有長虹橋、濶丈餘、長五里、橋下大水、水曰曼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楸滿目、蒼翠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峻宴。仲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刀、小刀、蕉布、琉烟、苧布、琉扇、琉紙、琉鎗、並折席、以上俱免、祇領席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猪肉各十觔、鮮乾魚各十斤、雞鴨各十隻、燒酒油塩醬醋各十斤、柴十束、長隨內司聽用、各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牛羊猪肉鮮乾魚各五斤、雞鴨各五隻、酒油塩醬醋各五斤、柴五束、僧道及各項匠作吏書門皂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三升、牛羊猪肉鮮乾魚、酒油塩醬醋各三斤、雞鴨三隻、柴三束、兵丁及各官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猪肉鮮乾魚、酒油塩醬醋各二斤、雞鴨二隻、柴二束、封舟過海

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持帖請、授世子等三人琴、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婿、名曰啞弗蘇、三法司子、名曰嗒難敏達羅、寓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月餘、授世子思容操、平沙落雁、關雎、三曲、授王婿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求請無虛日、皆稱曰友石先生、西湖吳燕時字羽嘉、業岐黃、切脉知生死、國中求治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設席正殿、兩使上座、從客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長隨、中軍聽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吏書、僧道各役、俱長隨通使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蹴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至王府小飲、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西城之龍潭、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笋、一名龍崗、崗上設小席、湖水澄清、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來飛轉、金鼓震天、午後上宴、幼童百餘人、皆貴賤子弟、又一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類綴雪鬚、佇立庭中、一童

子挽雙髻杖掛葫蘆次於壽星之右一童子生成背駝眼細戴箬冠穿錦服手擎蟠桃如東方朔於壽星之左有黑鹿一隻拱於壽星之前鳴囉擊鼓衆童子還遶歌舞內穿錦衣外白綾半臂繡菊花以應佳節酒行王請留區額正殿上東南屏藩家廟上河帶山礪三清殿蒼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王公亦有贈匾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約三千餘里四面消海無盗賊為治簡朴頗有華風敦尚禮教宗族親睦予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槪以俟後賢廣為考訂以備采風之助云爾

時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書於閩之公署三韓張學禮謹識

使琉球記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張學禮撰學禮字立庵鑲藍旗漢軍官至廣西道監察御史是編乃康熙元年學禮以兵科副理事官與行人司行人王垓奉使

冊封琉球國王時所記前敘請封遣使始末及往來道路之險後爲中山紀畧則載其土風也是時琉球國王尚質繳故明勅印舉國內附故學禮等有是役

蓋

國家遣使東瀛此爲始事云

粤西偶記一卷

〔清〕陸祚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粤西偶記一卷》提要

當湖陸祚蕃武園著

粤西諸郡桂林差無瘴然民窮此滿城中江右徙人僑寓者十之九搭竹為屋貿易不過雞魚羊豕之類錦綉文綺明珠象貝寶庚粤東此則無有也土著者居於鄉卑皆傜獞傲慢不畏官府學使者例不治民視之蔑如也

桂林山俱有黑色不生樹木嶙峭直上不可登陟形如筆牀頭尖險惡之狀無所不有中多穴每風起洞中作聲琳不耐聽於餘諸郡則崇巖疊嶂絕無平地與馬無所施每遇峻嶺必步行願而懼者屢矣

天氣炎蒸地氣卑濕結為瘴癘為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黑香襲人若晚行不飲酒腸之其必發夏月爍青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卧各門户惟謹多喫茶木檳榔黃庶幾可免最畏瘧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發痧常醫藥不能効也

粤地外通交趾內雜傜獞古來安置遷客之地向聞蠱毒充斥地方無日不失事無日不殺人殺四殺一繪所得金僅三四錢耳殺一人縱無資財竊其衣不下兩許賍其屍可當五日糧故其草菅人命視燕雀關鳥不啻遲暇其他中途被害多至二十許人者亦間有之

粤西有一種洞苗喜結交尚義氣人有與暱者即傾家捐身不顧然其相厚之人或往別之苗即招同類酬飲共議曰如此交情

一去恐不得復見盍相與收拾之遂殺而烹之盡食其肉取其
骨淨洗以錦裹之置于家祠之中時時奉之以誌不忘也
學使者出巡諸郡旅店只茅亭一間不蔽風雨竹牀一張每展轉
輒格格作聲鼈風攢齒達旦不寐與夫卽僮人口作鳥言腰橫
短刀面如猿猱與其儕伍嬉笑怒罵呼吒弗顧也
來賓南寧潯州一帶江水渥濁從交趾諸山流出皆孔雀之所糞
也巨蟒之所浴也水色時而碧時而紅穢惡不可近舟行百里
無井不得已以礬澄之加以雄黃然後飲中毒者或泄瀉或脹
悶十人而八九矣
陸行竟百里無人烟出入于茂草叢篁中路止一線前後不相顧
旣熊虎蹲其旁伺人肉或苗蠻伏莽以毒矢相加遺禍發于倉

說鈴　粵西偶記　二

卒將若之何吁險矣哉
寒脛不時頗難調攝日出後方攝衣起飲燒酒一二杯粥飯宜少
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後食不化則諸疾皆作晚更宜清虛自
桂林外魁尤當戒雞鵝鯉魚之屬弗充庖廚焉
邊徼文教不興人材樸陋生童歲科試止奏一藝每一題必有一
篇惡爛文字不過四百言彼此抄襲非古非今不程不墨如精
神血脉一腔一調等句奉之如拱璧又大半俱別字閱之令人
氣塞發案止六等稍稍變額四五等則均曰取恬不知恥云
梧州界有左右二江右江自桂林來水極清左江自南寧來水紅
赤可畏合流會于三界馮真君廟前東流入肇慶江中水紅白
各半判然不淆

馮真君廟劉爽頗著小青蛇十餘金色燦然長尺許盤結棟宇及
侍從腰領閒竟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蹤士大夫經此必禱祠下或
云神能遣蛇相護過險灘疾風可無恙此余所目覩者齊諧所
志曷足云怪哉
學使者于州郡例無統轄僅視他上官不同粵西則悖慢成習
更甚意表惟在馮平水米俱絕者一日在蒼梧求雞子一二十
枚不可得詰之則曰此地不產此其實離縣里巷相閒也試日
不送燭乎其斧役問之則已進矣一二等生員當給賞示鼓舞
州縣往往其大云久已奉裁應將何項錢糧支給反相詰難焉
柳州衙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蔟浪而來不可數計撥剌一聲躍
出水面卽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卽觸網羅味甚脆美曰秋風鳥

說鈴　粵西偶記　三

孔有德封定南王獨秀峰在王府後達官有欲遊者必啟王府請
鑰鑰方得入後宮每于樓上垂簾觀之或聞笑語聲近改為貢
院
賀州諸處土蠻有獞獠狑狼四種殺人最巧可畏爲僮侯狼婦獨
異常徧衣騎牛入市貿易
呂祖嘗憩于廣西梧山郡人因構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大曆間時
疾大作有張秀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
張許之明日樟被風拔置庭下疾遂息今呂仙像卽此木也元
末仙之左手指間産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忽雷形似鱷魚尾有巨鉤能拏人而食斬其首拏去其齒齒能更
生倣龐經云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不死草其狀如茅食之多壽若月荒饑掘以為食

石髮州溪水底所生其細如髮可食隨月盛衰戶晦潰爛則復生

兩翔虎產州溪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能捕

桂蠹尉佗以獻漢文帝者云出桂林千歲求之不可得偶有客以二枚見餉味過蜂蜜辛香異常誠佳品也

宋德祐中桂林有一人入棲霞洞因燭滅不得出明年乃與遊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殺誦此二語故生眾方驚異忽超舉莫知所在此二語有深味

廣西誌成化十九年三月晦廣西宜山縣生韋耨與數友宿於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窗關鍵如故次日復來無所損越三日始於都指揮彭瑛塋域得之病不能言以安神定魄劑服之始語云是夜有二鬼入齋曳之從窗櫺出復從雉堞縋城內出城入彭將軍祠內置我等坐于案桌鬼遂不知所之復調治半月而愈余檢討竹垞抄其說一事頗類此因檢誌有此一段故記之

誌載泗州城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自外境市之或誘之僮僕或奸商縛領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挖窟俗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痛不可忍號呼徹天人以土擁至胸則氣悶欲絕爲有僵霜其骨而酒知痛號乎三日者皆肝會之說也乃以鐵錐去其首仍埋之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波浪得銅

地亦有水銀取法亦同每江西奸商領人挑貨至芥上貿易則私與約并顧工人責之無論數十人俱縛去

梧州府署內榕樹一株大八十圍枝葉蟠曲下垂蔭數畝望之陰氣慘慘不透日月時有鬼物作祟官此地者皆畏之另築墻如小城圍之下設小祠人莫敢犯

泗州城有馬泉常日無水村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馬著拍手頓足泉即流出鄉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罷即竭

潯宰等處水俱赤色名紅水江紅水流者不一俱瘴毒不可飲

古辣泉在永淳之境取以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土中日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舊傳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與者必致忿爭近無此事想舊風漸革矣

桂林府有小人長二尺餘五官百骸俱具自言年七十餘矣白髮蓊髮言笑跳舞人與飲食必拜而謝此康熙戊寅年余所親見者後余量移黔中未知其所終也

平樂府東南九里有紫山高二百餘丈陰不可躋有木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于人亦能飲食時出市易作器與人無別

邕宜以西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人家知為所竊則聚隣里大罵野婆不勝其罵則扶而還之其群皆雌每負男子去求偶健夫設計擒之大號中係衆刺之遂死手猶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碧玉字類符篆自然之文蓋不

可識其知其何用
桂林府堯山九月桃花盛開上有帝堯祠碧桃仙館平田鐵嶺土
人謂之天子田
北流縣勾漏山有洞道書謂之寶圭洞天山不甚高而洞中深暗
奇絕人不能窮其奥對洞一山峻聳壁立斷絕攀援荷葉田田
翩翩其頂每嵗苔花凡則与有年洞口前後産葛仙米採而乾
之粒圓如黍黑色以之搀麺釀酒特芬香
土人以環垂罘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内俱細虫婦女收採
估客買去徧撒山樹謂之放蠟其虫食葉遺脂枝上如石膏取
熬成蠟
山羊出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越山頭如飛鳥非千

百人不可得一須逐入穢中張網捕之生得刺者心血爲上餘
血亦佳如跳墮山谷跌死者速刺之其血已凝力爲又次若遲
取則仍能復跳躍去矣欲識真僞取雞血半盂投山羊血一粟
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凝異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矣
變成鮮血以此驗之
全州湘山寺又名報恩光孝寺爲無量壽佛道場高峻奇秀俯瞰
城郭寺僧甚衆產磨芋形似蹲鴟煨熟厌水磨濃如腐煮食甚
美
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千章狀若
虬龍獨二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草葉似建蘭花開赤
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靈蹟也聞

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石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凡仕宦至全
州者無不避焉余至境赤蘭盛開爲詩題黃沙瀧亭壁而令鐫
善磨石公書赤蘭岡于其右
蒼梧之磡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熱且不畏風
鳥鳳產左右江谿洞中形似喜鵲色紺碧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
餘其杪始有毛羽一簇聲清越如笙簧然能度曲妙合宮商兼
難得
傳的絲小三宮鳥形似鸚鵡而大身碧綠間紺紫及黃色臆色紫
絳但聲不佳喜食肉又多綠鳩色最美觀土人以爲常饌畜之
鮮有能活者
博白又有五色猿金絲猿最奇渾身金色頭及肩黑如人披幅巾

又有淺黑綠色微紅諸種
平樂等府深山中猿猴極多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
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
粤西產蛤蚧雄爲蛤雌爲蚧每步一歲則鳴一聲形似蜥蜴
人獲其雄者殺之發聞其雌必來合抱而死獲雌亦然
同邑沈馱谷起家廣西天河縣令言七八月之交有金蟲至大如
黃豆頭甲足尾宛然蟲也色如赤金多生扁豆葉上亦能飛乾
之可爲婦人首飾之（馱谷偶步城頭見地上一紫蠕蠕而行取視之半已成虫其半猶葉也蓋濕熱所化耳）
人魚狀如婦人出没水中人鮮捕者
鮻魚即此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形如鎧甲余買
一枚繫之學署旁樹間少頃即穿石入地丈餘蓋此物穴山遊

石如蹈平陸故名穿山甲也四足挾土如馬人度其背不少踔
伏物雖小石力甚殊惟食蟻其甲入藥性走竄治瘡毒視患在
某處即用某處之甲功尤迅捷

粵西人養瑇瑁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俗謂瑇齋日

綠金蟬類螢大而遍身金色背負一片如玳瑁產桂林

錦屏松葉似松而翠密過之綠花長莖甚可愛產桂林

獨脚蓮草如黃蓮根而極大專治癰疽瘡毒將入藥肆中諸藥
香氣盡消以此為真三脚五脚者次之

史君子花蔓生開時輕盈似海棠遇秋則顏庚美人華善錄亦名
鋒草

鵝牛與蛇同穴其性嗜監土人以皮裹手塗監於上入穴探之牛

舐其監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為器珍貴勝玉市有蟒皮偽為者
頗相似極易辨

石燕山谷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大者為雄小者為雌
可治眼疾

蛇黃蛇腹所生可療瘡毒

楓絲有蟲食楓葉所成可以為琴絃其聲清越

勾芝木其皮可績為布

鬼魚似鱷種人擊殺取此魚祀鬼與人食之輒死覓之請蠻人呪
之立蘇

智廣花出桂平諸縣山中木本高三四尺許細葉叢生間有小黃
花

粵西猺人服化最早種人之小自元至正始也依人之戍自明弘
治始也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為髻形似令之府而平
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纍纍若纓絡然有箭猺者婦人
横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
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愛須一月一梳首
猺無反側此等種類不啻十數語言咽扎而服飾與居民不甚
大異亦有與居民婚姻往來其耕田亦輸賦亦應役者熟猺也間
有輸賦而不應役者生猺也更有一種號山子不賦不役砍山
而食食盡輒徙其人喜獵伏弩搏虎塗毒箭鏃中之立斃亦其
類也其風俗最尚踏歌濃粧綺服趁圩度陌男女雜遝採林叢
竹間一唱百和雲為之不流名曰會閙自猺事畢至明春穴花

朝皆會閙之期也餘節亦閙聚唯元宵與中秋夕為盛有民歌
有猺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猺歌不用韻民歌
雜絕句猺歌或三句或至十餘句民歌意多雙關猺歌專重比
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捉筆不能過也獞
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則天籟擇而通
其意殆亦工于為詞者狼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
處有之潯州諸狼自明弘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來征
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舊隸武靖州武靖土州久
廢今隸郡制焉其俗自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擇配女及笄
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
男遺女以扁擔一條鐫歌數首字使如絕頸間以金彩作花卉

於上沐以漆蓋其俗女子力作所必需也女贈男以繡囊錦帶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為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染檳榔并蔞葉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林木女至夫家合巹其夫用拳擊女背者三女乃用夫所贈檳榔汲水至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名曰野郎與之共居母家待有娠則棄野夫而歸夫家偕老焉此野郎亦曰苦郎當其在野郎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奸論及其歸夫家也野郎至其家或至其母家及他所相會亦以奸論很之為歌五言八句唱時盘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越跳叶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艷但其中土字土語十常八九不譯而翻之不能曉也

粵西偶記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陸祚蕃撰祚蕃字武園平湖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貴州貴東道是編多述其督學廣西時道路險阻之苦及為守土有司所不禮事大抵皆瑣屑細故不足紀載者也

海岱日記一卷

〔清〕張榕端撰　徐嘉炎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岱日記一卷》提要

海岱詩序

丙子春公奉
天子命行祀事於嶽瀆覽山海之奇觀直與胸中
浩落之氣相爲吞吐而紀風編俗采物流
凡感於外而動于心者皆于詩焉發之今觀
其所作有蒼莽壯濶者有頓挫淋漓者或雋
逸似錢劉或濬永如陶謝諸體併臻抒寫盡
致詩家之能事畢矣于以抗揚風雅鼓吹大
明興
聖天子明禋巨典并垂于億萬斯年猗歟盛哉豈
風雲月露之詞以一丘一壑取勝者可同日
而語耶燕臺譚弘憲謹識

宗伯學士張老先生以吐鳳弘才論思機要凡有所立言久矣誦揚海內丙子春特奉王綸虔脩祀典自泰岱沂鎮以及東海咸肅將祇事而星軺所及間事詠歌裒然成帙士鑛謬叨守土得以左右親承展讀鴻章琅琅聲韻不獨寫山海之巨觀闡泉石之幽致而上昭聖德下念農功隱然體國勤民之心形諸楮墨古人稱李杜詩一精於蜀道一盛於荊門今先生遊瑯琊渤海間而詩思益宏法益老殆欲追踪二子之風流並垂今古歟陳士鑛識

序

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允矣山左名勝為古今來造物絕大一篇文字也第甯夫俗子習焉不察間有一二涉獵者又如諸葛武侯不求甚解五柳先生略觀大意可惜少婦受辛竟莫收為枕秘幾於塵埆千層作唐球瓢中物矣丙子仲春宗伯學士天中張老先生恭奉王綸致祭岱嶽東海樅木蘭於水涯昇藍輿于山巔峯回路轉醉翁於焉停驂秀嶺茂林右軍為之却步舉凡綠嶠青嶂碧宇紺宮精光之瀲灩陰雨之溟濛以及騷人野史羽客緇流耳聞目接變幻百出者無不貯之奚囊中頓令古今來造物絕大一篇文字為之收取殆盡由是載為子長之史吟為靈均之騷使造化在於腕下使雲霞溢於胸中使物華冉冉於行間使落英片片於紙上美哉觀止矣而今而後泰山東海始得世間知己客有謂予曰文長不云乎舊時芳逕今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今為張公盤踞兮若輩無香可採得毋為造物所妬乎余曰唯唯否否我將步蒼濵登黃峴携其日記吟味諸作搔首而問之青天

靜海高衍睿頓首敬識

海岱日記跋

昔史公登龍門探禹穴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昌黎登
太華峯欲潑首問天古人之於名山大川必有可記可
傳者人與地俱不朽也山左名勝之區鎭岱岳環渤海
泱泱大國拱護　神京默默有輔相之效焉邇者時和
歲稔物阜民安我
皇上特簡宗伯學士張老先生致祭於岱宗東海以展昭報
之誠甚盛典也而先生卿
命以出都門車幾輛馬幾匹過都歷塊於觀風問俗之外凡
晦明風雨信宿流連一舉一動一咏一吟必記之至梵
宮仙宇舊蹟豐碑花亭月榭古今之不可磨滅而足以
當我留戀者必記之若夫搢紳先生之晉接騷人墨士
之往來羽客緇衣之問訊則記其人撫今吊古托於柔
翰形於筆墨則記其事流鶯遷樹影動縹囊海燕掠花
香浮緗帙信乎煙雲翰墨山水衣裳有不岱嶽增輝東
瀛生色也哉予聞之古者天子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以記月也先生代
天子以展昭報之誠則日記一編匪以記景物也實以記盛
典也古人之年譜僅記生平先生日記之所關既重且
大若雷次公之館鐘山受書成邑衛叔寶之來建業刻
壁爲人固不足比其萬一也銀城李〼與祀拜稾

序

古來文人有于役之事必以其所過山川道里
之數屬諸翰墨以誌之此遊記所爲作也然而
遇有盛衰文有工拙自唐宋以來名人達士車
轍馬跡爲數無算而遊記之存于後者不及數
十家或者于文詞聲律之際不能雅馴抑或以
其無當于典章紀述而闕焉泯沒也今讀樸園
先生海岱日記則信其爲必傳無疑先生之行
始于泰山及于東鎭東海盍當
國家將建韃伐之勳而先舉懷柔之典其遇固已
盛矣而其所至之處山爲五嶽之長水爲百谷
之王又以其間覽孔子林墓摩挲楷檜耳目震
聳盍極天地三才之鉅觀莫有與之儷者以極
隆之遇而當之以莫之與儷之偉觀宜其詩與
文之工非區區紀遊者所得而彷彿也先生文
句參差古秀絕似酈道元其詩出入中晚唐之
間傳之後世視范石湖陸放翁諸公殆有過之
無不及也讀茲紀者當不徒以其遇之盛而艷
稱之鴛水後學徐嘉炎

序

國家有事於名山大川大臣恭成命以行禮也
維我樸園先生奉使典東方之秩祀自戒塗以
訖於禮成乃罔或不虔祭之日肅將
聖天子祈福元元至意以薦於大神洞屬肸蠁和風
祥雲休徵翕應告以時若足以迓
命無失墜矣途中所經原隰風物奇聞壯觀斐然
而作得如干篇葢古者卿大夫所至能說其山
川而咨諏詢度亦無有不周使臣之星言有足
與太師之陳詩訓方氏之觀新物相聯事者先
生亦猶行古之志也詩瑰麗若出金石可歌誦
所序記最得古人小碎筆意葢筋力於景純之
山海善長之水經也脂牽之齋垂橐而筆壘之
歸稛載眞乃皇皇然光於道路矣先生猶不自
謂能將裒輯以視有道正之而命同官長洲韓
菼序之時康熙三十五年夏六月

先生之寫景在詩乎先生之寓意不在詩也
先生家學淵源文章經濟當世罕儔今春奉
命祀岱宗旌車所屆輒留意民瘼以觸諸心目者
形之歌咏其爲國爲民之眞誠流溢楮上以
是知先生之寓意不在詩也至夫寫景逼肖
不獨詩中有畫如入輞川諸圖抑且詩中有
祀如讀柳州諸作叅軍雋逸開府淸新兼擅
其勝而文章經濟具見乎是洵後學之奉爲
金科玉律豈效顰者所能髣髴萬一哉敬綴
數言以誌景仰晉江陳俞侯拜跋

海岱詩跋

嘗讀海岱諸篇格律嚴整聲調高亮眞
能變幻烟雲吞吐日月似此黃鐘大呂
之音冝乎鼓吹雍熙清廟明堂聿生喜
起之色昔杜少陵望岱一詩千古推爲
獨絶今傑作一出讀者莫不驚心咋舌
雖澂肖決背之竒亦難專美於前矣褱
不敏拜手謹跋旹丙子端陽前五日也

海岱日記

瀋陽張榕端樸園
秀水徐嘉炎華隱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
皇上軫恤元元凡嶽瀆陵寢之載在祀典者遣官
分祭祈雨賜時若登于大有臣榕端奉
命致祭泰岱沂鎮東海二十七日
皇上御保和殿親視祭文香帛頒授使臣給
御盌一龍纛二御杖二爰稽首祇領沐浴戒
途虔肅將事出都于二十八日行七十里抵
良鄉得七律一首
康熙丙子春奉
命祭告東嶽東鎮東海出都恭紀
明禋遣祀兆農祥使節乘軺出帝鄉五岳
分圭先泰岱四時迎氣首東方薦馨齋潔通
靈爽苔貺高深叶雨暘海不揚波知
聖德佇看兵甲靖遐荒
二十九日平明發風微日和西山如環屏障
葱蒨可擷次涿州方亭午欲探樓桑村遺址
不可得廹暝過熊公譜一瀟灑竒別熊公祭

中州諸陵與余同使者也明日當分途燈下作家書附熊

二月朔丁亥無風宿新城得五絕一首

新城道中

雲薄日光淡氷消地脉融如何驚蟄候猶不見農功

初二日三十里至白溝河清流渺瀰疎村映帶蒲帆輕檝網罟四集頗似江南宋遼分土以此為界明燕師南下盛庸敗文皇於此地重惜老將雄略益令人恨李景隆豎子又四十里宿雄縣

初三日過趙北口長堤十餘里東西皆巨浸西望無際水雲一色時見小艇出没鷗鷺翔集東則澄波搖漾初日射之如鎔金堤旁老柳百餘樹預計使廻蔭其下濃綠垂垂當忘暍暑也詢之土人曰白洋淀午後止任丘得詩二首

白洋淀

淼淼白洋淀新堤夾鏡長漁舟輕似葉荻蕩曲如塘漾川波千疊籠烟樹幾行那知驛路來忽到水雲鄉

驛館夜坐燈花蓓蕾如芝

驛館更深後燈花何太奇含光如點漆簇蕚類盤芝那但敲碁興還成刻燭詩昔人曾誌喜消息爾應知

初四日曉寒午刻有風抵河間宿碧霞庵得五律一首

河間曉發

二月河間道烟光一望迷塵高初日淡野曠四天低乍暖氷將泮餘寒鶯未啼驛亭聊遣興掃壁自留題

初五日晡後過獻縣至單家橋宿

初六日大風沙迷漫如霧諸路解綿甲及騾馬鏃刀者絡繹於道四方急公若此邊陲小醜釜中游魚撲滅在指顧矣宿阜城縣

初七日輿中閒適以王孟詩遣懷五十里抵景州午飯畢手錄摩詰詩數紙客館聊自娛耳

初八日至德州同年李紫瀾來余所有海岱之役而紫瀾數日內亦赴臨江任握手少頃

卽將遠別落日河橋情懷惘惘德州羅家釀名酒也紫瀾見餉浮白小酣餘貯瓶盎携之作五古二首寄紫瀾

過德州同年李紫瀾餉羅酒賦贈

戶小雅愛飲無酒神不暢德水逢李子遺我羅家釀其味淡而旨其色水在盎適口不覺多竟逾平時量向聞羅酒名好事每相餉茲焉識其眞乃審前者妄

李子吾故人高懷敦古處斗酒不爲薄情眞忘爾汝嗟嗟夸毗子甘言如醇醪利盡還相傾對面成秦楚元音與太羹至味別有取所以昔人交往往在臼杵

初九日至平原二力從磁州至得平安家信甚慰晤董總憲諱訥招飲辭復遺酒饌殊精腆

初十日至禹城橋春已將半四望平疇未見草色爲餘寒較遲耳薄暝登橋野眺河含落照樹帶墟烟宿鳥啾啾蹇驢斜度宛在圖畫中橋後有曠地觀從者較射畢緩步而歸

十一日抵齊河過大淸橋爲齊河長淸分界處其下河流淸駛漁舠往來厭行役之風沙臨澄淵而心快矣

十二日早發爽林彌望麥苗微靑經歷千里目所僅見乃知長淸爲山左腴壤也行二十里翠黛撲面綿亘東南旣近則皆童山惟崮山有樹千株抵驛午飯畢捫衣拾級而石堦甚峻從仄徑上十步一息上有玉皇廟殊荒凉小憇松柏陰中亂山迴抱中爲疇壠行徑耕畦如劃棋局旣下回望石堦二里許自頂至麓若懸瀑布也宿張夏得七絕二首

崮山驛

古驛童山草木窮岡迴忽見萬株松蘢葱黛色疑無路谷口時聞度午鐘

山根了不見崢嶸穿樹凌空一望明回合四山田萬頃畫塍高下儼棋枰

十三日陰有風行六十里一坡陀不知何名隱隱西南烟靄中過傲來山泰山之西巖至泰安館于張氏舍宇極寬廣堂左偏小樓二間窓啓四面北向烟巒南倚海棠海棠大一圍高三丈許花時殊堪把玩東隣天書觀小

峪穌樹葱蘢烟外最後有別業頗雅靚傚來
一峰正俯屋頂夢想岱岳者數十年布樹其
下晨夕相對良稱快事得詩三首
館泰安張太學家
居停饒雅致傑閣倚墻東獨樹古棠茂廻廊
別院通敞碁宜靜夜却暑引長風更喜開窻
看岩嶤岱色中
登寓樓
小樓四面開窻黛色陵空當闌可畫可醉可
詩宜晴宜雨宜雪

題張氏園贈乾生原樸昆仲
作園如作畫所貴善位置胸中有成竹點綴
皆有以斯園岱之麓崔嵬時在目峻峰造天
關巨石裂地軸垂巒如驚猿側嶺如奔鹿或
如俊鶻翥或如寶龜伏爲軒跳其巔爲樓矚
其足向背稍失宜精神便不屬主人有心者
先得我同然樓則穴其後軒則敞其前連山
儼畫幛爪岫飛流泉詭狀爭輻輳朝暮變雲
烟要使峰巒秀若在几案間元亮家柴桑東
籬對南山少陵宅瀼西草堂俯江湍斯園面

泰岱當作徽亭看王程催去馭暫憩行當還
曷當憑謝手收拾在圖箋生平烟霞癖欲別
猶流連重遊是幾時延首武陵源
十四日早飯後遊天書觀觀鐵塔與銅像大
帝及侍立者四人皆範銅爲之寓齋前有石
洞穿洞而出亦亭架其上靜坐看山山容百
變惜無荆關妙筆繪之暮招同行朱君小酌
此亭以詰朝齋戒之始當不飮三日也
十五日在寓齋戒
十六日至岱廟州守章君華履成已先在廟

貌宏敞碑碣林立其最古者一通在大殿西
南隅似塔而覆下有趺上有額字俱漫滅道
士指爲秦碑不知所據也其最高且大者宋
宣和六年重葺岳廟所立在東偏炳靈公祠
門外贔屭仰首若巨鰲焉正殿九間極壯麗
啓匣恭覽
御書配天作鎭四字龍跳虎臥之筆遠軼古帝希
世之珍當傳之永永耳東講炳靈公祠庭前
漢柏徑數圍紋皆左紐黛色霜皮彈之鏗然
有聲少陵所云柯如青銅根如石于此信之

一碑繪圖、一碑勒漢柏二大字、紀年則萬曆
崇禎也、西至延禧公祠、唐槐高二丈餘、腹已
中空、僅存其半、徑五六尺、據州守云、廟本在
城外。宋眞宗移於此地。則柏與槐之年歲、難
考。其爲漢、唐、未可必。要之皆千百載物也。殿
外古樹甚多。兩銀杏各五六抱。至其地者。氣
象陰森。不寒而肅矣。歸邸、書一聯兩詩、贈居
停主人張乾生原樸昆弟、兩生醇謹士、聯云
世德宜兄宜弟。家風半讀半耕。蓋紀實也。
十七日、州守章君來晤、午後、至岱廟省牲、

十八日、黎明、祭東岳、風和日朗、
皇上爲民請命。禱于山川。至德馨香。神祇昭格。歲
之豐稔。可以預卜矣。夜招文登張孝廉白庵
飲、就青亭、就青亭所名也。以其踞石洞之上、
登而望岱、岱之青蒼、了了目中。若來就人。故
名之、得岳廟七絕一首、

東嶽廟

五岳名山首岱宗。祈年牲幣屢
皇衷。好將膚寸封中起。遍灑甘霖四海同。

十九日晴、晨起登岱、州守章君廣文張君、來

從、辭之不得、肩輿行至高老橋、入斗姥閣、小
憩、閣背尼僧、又數里、過水簾洞、乍入山、聞泉
聲、樂之、停輿坐石上、度迴馬嶺、山益峻、石益
奇、抵快活三、緩步數武、平疇曼衍。約三里。登
陟者方苦勞。欲至此。坦焉神舒。俗因名曰快
活三里云。再上爲御帳崖、宋眞宗登封駐蹕
處、崖壁奇秀。細泉出崖隙。爲小池。清鑒毛
髮。平流廣石上。涓涓下瀉。廣石有方穴十餘。
想眞宗駐此。鑿之以植帳殿者也。踰崖卽五
大夫松。故地。僅存一小松。已枯槁。非秦時物。

後人附會而被以嘉名耳。又二里至朝陽洞、
有小庵、傍爲半山亭、以山麓至巓四十里。此
地已得其半也。亭午復登輿行、仰視東峰頂。
細松嵌怪石。如苔如薺。又行久之。松益多。青
葱徧崖谷。西峰之松、若與之爭奇對峙。垂陰
可數里。輿人曰。對松山也。歷大龍峪小龍峪
而上。爲十八盤。石磴甚陡。旁懸鐵絙。頗有戒
心。然兩崖峭拔。壁立千仞。石狀詭異。雖猿猱
亦難攀躋。又目眩而心爽矣。盤盡卽南天門。
山店櫛比。經白雲洞。向所仰望諸峰。皆俯出

其下、邸舍中相對之傲來山。低插西南。羅立如兒孫焉。抵碧霞元君廟祭畢、章守至啓大殿鎖鑰、出二匣、一金銀嬰孩十餘枚、元寶二、一碧霞元君之石印、徑數寸、鏤天仙昭鑒四字、章守云、元君座下、乃泉源、塞之以安座、夏月水輒汎溢殿中、殿三楹、無窗扉、下列厚板、上以大銅鐵條爲直櫺、疎排之、以便投物焉、東西皆小紅柱、局鑰甚嚴、三神座前各懸大錢如銅鉦、四方進香者、羣以錢擲之、聲錚錚然、欲中錢孔、不中不已、擲錢無算矣、聞順治中投金銀錢帛他物者、幾與案平、今座下薄有層許、又金少、而錢多、也、殿左廡臥斷碑、質極麄、李斯篆也、字已模糊矣、章守歸、劉君留宿寮院、日晡、狂風震撼、出戶欲仆、不及至頂、垂簾擁爐、凌晨將登日觀、觀日出心殊皇皇、慮因風勁阻遊展也、

二十日四鼓、風甚急、披衣起命從者暖酒酌數甌、至絕頂玉皇廟、道士云、觀日出尚早、與一老黃冠談元牽頗可聽、道士導引日觀。則月中天。天風高寒。蔽身豐碑後。已黎明可辨字紋。日猶未出。足下三丈許而外。皆雲海瀰布。正平作淡青色。東方青雲上紅氣一痕。頂之。又有黃氣一線加焉。待之甚久。紅氣之下。忽開半玦。若硃砂中湧金盆。光映河流爲金印一方。晶熒耀目。大約雲氣不淸。故日出甚遲。以余聞他人所見。躍而復沉者數四。金輪驟升而天曙矣。所見異此。因并識之。晨餐畢、至東岳廟後、觀唐明皇摩崖碑、其西石壁上鐫

御書雲峯二大字、秦無字碑在玉皇廟門外、迤東有乾坤亭、

御書普照乾坤額、筆勢遒勁、自與泰岱同不朽也、丈人峯峙西北、石不甚高而名特著。東下入孔子廟、中設石像五、肅拜而出、遂下山、櫻桃樹滿塢、萼已將綻、惜不及見其盛開也。御帳崖與半山亭、凡兩休、御帳崖之淸泉白石所心醉者、流連而不忍去。王摩詰詩、明月松間照、淸泉石上流、可以移贈此崖也。抵歇馬崖、南高老橋後、取東北僻徑看雕經石、大石一片、延袤二畝、南刻金剛經、字徑尺、泉水衝盪、

精偉二字 眞當天然

如此想像 自多快心

神似康樂

牛巳剝落後有暴經石三大字徑數尺北枕一大石橫亘十丈上有泉潺潺下注焉其西石亭名高山流水爲棟爲門爲蓋皆以石面東平壁明隆慶六年壬申南昌少司馬萬恭勒文誌勝亭之故亭中小坐命僕人烹茶取所携餅餌啖之歸邸舍午後主人張原樸移尊同酌登岱共得詩八首

紅門

平生泉石癖見山輒解愛茲因東于役選暇登泰岱二月正淸和巒壑餘烟靄入山景已來奇石非一態大或如象獅細或如鼎彝其陽則如豬其陰乃如黛坐愛石上泉可飮兼可醴崖谷遍山櫻條靑實猶未遂知春深後丹顆映岩翠還懷適其時曷當一取醉佳緣想像中快心何必再

暴經石

活活谿澗流回回巖谷轉紆道亂流度石亭峙山巘側見暴經石方畝何平衍而勒西方言蹤跡不敢踐攺步憇高亭石罅泉淸洪邈始萬司馬雅琴此游宴山水入淸音冷然有餘峯作記鐫靑珉年久積苔蘚隆慶歲壬申按字猶可辨人琴俱已亡撫景重遺範

快活三里

斗峽如堂陛行人蟻附上巨石怒蛤呀轉側不相讓健足汗如膏登頓疲升降呀然得坦途盤路何修曠造化祕神靈闢奇處過當緩步下肩輿遊情一舒暢甕此息勞筋快活名非妄君子尚居易行險有得喪側足墊黃泉跬步亦相妨無用以爲用蒙莊豈余誑

御帳崖

峻嶺各摩空駁色如積鐵上有千年松下有方丈石石上淸泉流光可鑑鬚髮相傳宋眞宗御帳此焉設穴石植旌旗蚩尤帶巖嶂側見大夫松獨樹餘枯枿神仙事矯誣祖龍焉足責奈何賢嗣君甘心蹈覆轍水旱啓憂勤燕安多谷悅卓哉李文靖先幾獨秉哲

十八盤

矗漢雙峯起危路疊盤紆仰視一線天俯瞰千仞立傍亘鐵索長攀援時戰慄肩輿如橫櫛側便登陟拾級提如猱終虞足一失蹶

道有蠶叢。應同此举律。三復登危言。禁持空
費力。屏息忍須臾。萬慮于焉熄。乃知止止功
須從恐懼入。

南天門

何年借鬼工。萬仞闢鴻濛。立壁行難度。廻峰
路忽通。松排兩岸碧。嶺駐夕陽紅。絕頂振衣
上。蒼茫一望中。

登泰山絕頂

泰岱嵯峨敞帝庭。探奇策杖破青冥。懸崖積
溜蒼苔滑。盤磴脩絙鐵鎖腥。怪石渾如山鬼
立。晨鐘疑有海龍聽。秦碑漢碣俱陳迹。
御筆雲峰自勒銘。

其二

尋源漫說到崑崙。此地方窮造化根。曉日銅
鉦升海窟。長河衣帶挂天門。下方雷雨晴空
見。上界星辰靜夜捫。俯視諸峰環四面。真同
羅列供兒孫。

二十一日、章守來晤、談民隱洞悉、章賢守也、
邑頌廉慈焉、

二十二日、發泰安、至范家莊午飯、又六十里、
宿萊蕪、令君范謙浦饋酒餅、其小菜多佳品、
下酒爲宜、

二十三日、行萊蕪山中、烟嵐競秀。幽鳥呼吝。
時見驅犢而耕。負擔而樵者。行一二十里。始
有村莊。已而亂峰環抱。上下崎嶇。平處地名
苗山、山店數十家、午膳後乘輿、山徑愈屈曲
難行。過甕口山。至青石關。鑿石爲階級。行石
磴上。陡而且滑。下輿步行三里、細石犖确。兩
崖怪峰怒闢。向人欲落。其險峻不減羊腸蜀
道也。皆黑、抵顏神鎮、山含秀色、泉流瀠漾、爲
一大聚落、孫光祿孝堪過訪、致其尊人文定
公著述數種、

二十四日、晨起赴孫孝堪酌、行五十里、至淄
川、謁故大史唐濟武先生、諱夢賚、爲先君已
丑同年、置酒園中、堂名志壑、招令君時諱維
豫共飲、其齋額爲時君書、頗工、又聞其善詩、
超然非俗吏也、訪高念東先生諱珩、時年已
八十五、以不良于行不晤、遣其長子荅拜、唐
太史稱其篤信西竺、齒德並尊、山左之耆舊、
惜未得一見顏色云、

序大山水參錯入古儼然水經注文筆

二十五日、清晨、唐太史以詩文稿見贈、出淄川東關、行四十里、地名豐水、又三十里、宿金嶺鎮、

二十六日、七十里至青州、宿校士館、堂名夢愚、以施愚山先生昔客青州、夢愚山道人投刺、後視學此地、榜于後堂、且以自號也、

二十七日、清晨、昆詒弟曾裕自臨朐來迎、飯後別去、別駕孔諱毓恩攝郡篆、邀遊雲門山、出南城六七里至山足、山之形勢。腹坦頂狹。數十折而登石壁。嶄然森秀。缺其下為洞。豁然如門。循洞入數武。即壁之陽。衞以短垣。憑垣南望。低峰層疊。障其前。溝塍交錯。村墟隱見。在斜陽杏花之中。微折而東。上石磴、即折而西。如長艇。坐畱弁亭、王弁州備兵青州、畱連於此、後人想慕其風流而亭之也、壁嵌弁州一碑、同峻伯提學登雲門分韻七律一首、署王世貞書、書法規雙井、而筆力薾弱、彼嘗自笑我于八法、眼中有珠、腕下有鬼、信然矣、又西為闉闍、排空亭、穴其後、從穴俯視。蒼松、蓊欝、承其下。風、蕩之、濤聲、謖謖、可聽。至碧霞元君廟、而西峯之巔、盡孔別駕唐令君指點西之遠峙者曰駝山。東之高聳者曰劈山。雲煙縹緲。不及勤我雙屐矣。回至洞門、下小亭、已布酌、憑相國家伶演劇、伶皆吳閶少年、盡歌舞之能、抵暮歸邸、得七律一首、

登雲門山

青壁岧嶤一逕通。仙宮矗在白雲中。遙瞻石竇朝光透。俯眺煙村宿霧濛。危級人游臺上下。平臯峰界畝西東。弁州亭畔畱題在。策杖披尋若御風。

二十八日、大風、行二十里、春山之外。杏花百樹。鬬麗爭妍。與青松映帶。不得駐車席地傾壺。過而快快。至赤澗。新柳千株。臨風弄絲。又欲休其下、與之少作周旋矣。至臨朐、天色晦暝、聞雷聲、黃昏風稍息、

二十九日、晴、風寒、午刻、觀昆詒與過鶴言對奕、晡後陰晦、風愈甚、鶴言諱羽宸、當湖人、閑吟咏、好遊覽、余挾之同行者、

三十日、早行、甚寒、有冰、而風已息、六十里、長莊午飯、四十里至東鎮廟、將至、道士三十人

遠近奏樂前導、輿行杏花楊柳之外、綿延不斷、廟中有堯柏大數拱、唐槐三樹、其一已欹領、而枝葉青葱如故、碑碣笏立、明洪武三年碑最高大、猶有元時者、色黝黑光滑若鏡、可以鑑人、傍晚卽省牲、

三月初一、丁巳日晴、早起祭東鎮、旭日曈曨。微風不興。飯後昆詒具輿騎、拉遊百丈崖、觀瀑布、携壺榼以從、西南行六七里、至山麓、舍騎而輿、山腹徑狹、舍輿而步、崖東向秀絕、兩旁色黃、中央鐵色、其下微紫、瀑布之所挂也。惜久晴。無傾河瀉峽之勢。但流泉涓涓不絕而已。崖盡處積雪皚皚。氷亦未融。于呂祖洞側面之。布毯進數卮、曲折下、有廣石砥平、泉穿石隙。聲淙淙。徘徊、欲別、又對崖壁、酌酒、少酬、酢、焉至平地、杏花千樹。綠楊半之。四圍皆矸巒疊嶂也。泉流碎石間。與昆詒鶴言各據水中一大石。命以三觴置水面。從上流宛轉而下。至前則取飲。又進酒無算。夕陽滿山。皆作紫翠。始跨鞍歸廟。鐘欲動矣。得七律二首、

咏東鎮廟堯柏

古柏蒼然倚碧霄。溯年培植自唐堯。根經雷雨、泉源、罔。(松身甫偃青葱如故)幹歷、炎涼世代遥。葱鬱、遠、分、蓊嶺秀。陰森、低鎖、百靈、朝。漆松錫爵今何在。獨壯皇輿永不凋。

三月朔日遊沂山

臨朐南望、嶙峋、屼。西岱齊名作壯觀。百、里、山光、迎、馬首。千、層、石、徑、倚、蛇、盤。懸、流、峭、壁、晴、猶雨。積、雪、陰、崖、暑、亦、寒。恰喜暮春初日好。綠蹊桃柳足游歡。

初二日晴、早飯後啓行、午後抵邸舍、

初三日晴、淸明節又上巳也、昆詒招遊馮琢庵宗伯冶源園、出城西南行二十五里、爲歐冶子鑄劍池、園在其東、故名、園無他勝、惟修竹萬竿、淸泉一池、園內外皆竹。池廣數畝。可以蕩舟。水淸徹底。藻荇紛披。能數游魚。色作鴨頭綠。人立水竹間。衫袂皆碧矣。一亭在水中、舊名小江南、今僅存故址、亭西北廳事三間、上有樓、登樓則喬木細篁攤之、於逃暑爲宜、前有石壁秀削、頗倪迂筆、其上坡陀數古

松與兩栝子松環之、杏花濃艷、正當其北、先布席于此、連沃數觥、復移于藏氷所之亭外、飲廳事之前軒、而夕陽啣山矣、大約園之佳處、在石因于山、無堆疊痕、池因于泉、澄而不竭、而亭樹甚少、如欲坐臥其間、尚須副竹搆屋也、主人畜園有二苦、一青祁他處無竹、當事需竿與竹歷、則主人斬琅玕以進矣、一祭東鎮籩豆之魚腊、必取給此池、勅使至、則主人網鮮鱗以從矣、或待久魚枯、取之數數焉、宗伯名琦、于萬曆間有文苑聲、歿已百年、而子孫猶能守其故業、亦賢矣哉、得七古一首、

詩致古雅竹節可歌此體唐所稀也

上巳日晃貽邀遊冶源

三月淸明兼上巳、臨朐城外好天氣、主人邀我遊冶源、云是尚書馮氏第、文章淸白世家傳、平泉應讓子孫賢、尋芳直到園深處、青葱一帶圍土垣、傍有歐冶鑄劍池、池穿石罅響流澌、修竹萬竿鳴碎玉、參天老樹長虬枝、蔚藍倒映綠澄泓、水竹相和一片青、桔槔楊柳堪垂釣、對面山石何嵯峨、小橋略彴渡淵灘、中流臺號小江南、青漪亭尚留遺趾、竹根處處湧珠泉、亭臺已廢無人住、山光水影還如故、山傍石窟舊藏氷、水畔遶塘新浴鷺、踏殘登山山路重、天然丘壑非人工、列坐猶存醒酒石、臨巖雙樹槎牙松、蔭松坐石飲亡何、豪興堪追晉永和、一觴一詠堪共適、何必當年感慨多、尚書一生居禁籞、得到園亭亦有數、自言爲客主爲園、乍去乍來同逆旅、賓主園亭那復論、但到泉源卽主人、長揖石丈稱知已、何可一日無此君、歡情未極天欲暮、聯鑣策騎匆匆去、出門流水自潺湲、瀰河迤邐潆歸路、朱輪半挂西山顚、人歸渡頭爭渡喧、回首冶源不知處、但見平林幾縷烟、

初四日、早飯後行、途中微雨、午刻晴、至青州、

初五日、陰、午後大雨、至昌樂、訪同年闞賓貽、卽留酌、歸邸、遺我筆八封、以二扇索書、得七律二首、

昌樂道中遇雨

卿節東來祝歲成、連朝喜見海雲生、但敎野足千家雨、何惜車停半日程、隴麥青搖波瀲灔、林鶯聲滑語分明、眼前景物堪行樂、漫

爲新詩酒細傾、

贈同年閻寳貽

輶軒東過白很涯。老友重逢感歲時。顧我了、
無新伎倆、對君猶見古鬚眉。庖厨市近饒兼
味。笑語情真減縟儀。恰喜甘霖能應候。開簾
傾琖豁襟期。

初六日陰、午後晴、至濰縣、土沃人稠、既庶且
富、令君鄭諱一琪默撫循力也、宿中翰郭諱
家、

初七日陰、大風、至昌邑、宿黃陛玉家、未刻晴、

初八日陰、抵灰埠驛、薄暮雨、至二更、枕上聞
雨聲滴瀝、喜農疇之需足矣、

初九日陰晴、至洸蕩、萊郡守士之官迎拜
祝册、儀從整肅、抵萊、寓張韞嶙先生家、堂極高
敞、書室亦精雅、庭中丁香數樹方開、頗足娛
目、晤觀察高鏡庭緝庵、太守陳宿峰士鑛、別
駕王奇生竣、高陳皆舊交、甚慰契濶、誧後學
使劉六皆謙吉以試士至、來訪、六皆藻鑑士
林、有公明聲、宗弟仁公諱萬亨來、即同午餐、
晩餉比目魚一雙、

初十日陰晴、

十一日、

十二日晴、午後至海廟省牲、西偏有小廟、中
坐老媼、旁侍兩石犬、雕鏤極工、相傳宋藝祖
夜過此地、兩犬吠之、老媼啓戶延入進餐、及
明視犬、乃石也、後人遂肖像祀之、夜宿祭院

十三日晴、凌晨祭廟、高觀察劉學使陳郡守
王別駕皆還蹌焉、牲肥醴香。神靈悅豫。將
命東來。祀事告竣矣。登觀海樓、大風捲潮。潮勢砰
訇。一望蒼茫。皆青氣也。唐人云、潮來天地青。
不誣也。郡守張樂宴飲、午後歸邸、得詩二首、

東海

秩祀來東海。益驚海若雄。波濤天地合。潮汐
古今同。善下知王德。朝宗念禹功。還將潤物
澤。早爲致年豐。

觀海樓

危樓臨海岸。極目杳冥冥。風激無邊浪。雲蒸
不斷青。魚蝦朋島市。斥鹵拆沙町。觀止應長
歎。無勞黃水絣、

十四日

十五日、高觀察招飲演劇、
十六日、陳郡守招飲張園、
十七日、清晨微雨、仁公邀早飯、庭前蘋果花
絳桃丁香俱大放、冬青樹粗如股、蟠太湖石
蜿蜒而上。凡三折。若藤蘿然。至石頂。繁條細
葉。低垂而下。石與冬青附麗爲一。不可分析。
矣夜赴台海道王孝元（諱舜年）前輩酌、大雨、
十八日晴、辰刻同東萊諸公于青蘿觀拜賀
萬壽節、
十九日、仁公及朱君來午飲、平度州守潘石
菴（諱盲岳）招遊大澤山、陳宿峰甚慫恿、
二十日
二十一日、早飯後、出南關、往大澤、行久之、馬
首一峰、名劍削、中有痕、若劍劈者、掛泉一道、
注小方池、黃冠五六人日汲此泉不溢亦不
竭、抵三角店、同潘石菴午餐、適鶴言從蕭家
莊別徑來、云三十里山路。桃。花。梨花。雜綴。溪
谷間。以青松巖巒。秀美。村落幽勝。是處皆桃
源也。惜未及見之。飯畢、東上大澤山、皆石嵴、
徑坦而寬、至流雲峽、雙峰對聳、布席小飲、下
小峰、前後昂而中凹、問僧、曰無名、余名以
駝峰、約七里許、至日照菴小憩、又三里、抵碧
霞元君廟、廟後石竇出泉。僅可浮觴。流而下
爲澄潭。蓄金魚數十頭。聞人聲皆匿影。自此
而上、徑益仄、拖筇攀葛、有地稍平、衆峰拱之、
旁立兩大石、余題曰攬秀、以千巖競秀、盡在
目中也、傾所携壺觴、流覽縱飲、塵襟頓豁、又
二里、至雲門、奇峰頫首、若與人拱揖者、北有
洞、僂身而登、凡歷洞四五。皆鳥道也。山已昏
暝、遙見下方松林內數燈來迎。地中紅日。僅
餘半規。余必欲窮山之險、復奮力上、朵來洞、
俯視陰黑、爲之神悸、四望茫茫、罡風凜冽、難
久置足、同登者四十餘人、至絕頂、則僅一僧、
兩僕、余與潘君五人耳、歸日照庵飲、罷安寢、
得詩三首、

同平度潘使君石庵遊大澤山

平生雅不信神仙。今日身疑到洞天。劈石奇。
峰盤鐵壁。嵌岩靈竇洩珠泉。詩材拾得歸摩
詰。畫本收來似巨然。更喜行春同刺史。一犁
甘雨萬家煙。

登大澤山絕頂

青山四面削芙蓉春日携樽一問蹤嵐氣碧蒸千嶂石風濤聲落萬株松穿雲直欲驚棲鶻搜穴還疑起蟄龍莫怪支筇輕絕險探奇須上最高峰

其二

大澤崔嵬泰岱同登臨直擬叩鴻濛麥虛恍若風爲御藏蘇應知仙有宮山腳禪燈微映碧雲邊海日尚啣紅不緣身到飛鴻上何得塵寰眼界空

二十二日晴晨起從日照庵東下一石高廣可容百人名昇仙臺四角題名鑿字幾徧僅留中央可以坐臥迤東小澗屈曲桃花十餘樹映之曰桃花澗澗南流數十武阻以平石秀壁若屏當其前如峽泉自平石下幽谷琮琤作佩環聲余題其石曰風泉滿清聽復折而西行峽中所謂虎溪也由虎溪上東嶺觀獅子石石殊類狻猊蹲踞歸日照庵庵僧復引西行上聚景亭舊有臺已毀覆以石亭亭廣僅三尺許入其中令人悶悶也方擬理

歸鞭而仁公弟爲郡守別駕敦促而來彼生長于萊從未遊大澤又爲之緩留徙倚聚景亭側仰視北峰岩鼻非所登歷不知何地因命一人衣紅兩人衣白戒曰入洞口則舉一徽中洞與峰頂亦然已而徽聲振山谷紅白衣飄拂于樹隙久之愈高時隱時見出沒于層崖峭壁之中徽三發而僅見衣紅白者在高峰之尖始知非所登幾逼霄漢而不覺也上摩雲頂桃花數百樹被岩谷爛若雕績頂寬平觀日出處其外層嵐複嶺環之大海波

濤隱隱煙際返至碧霞廟旁草屋數間古松偃蓋共七八株清陰可愛爲士子讀書之所又南行僧指蟾石形似蟾蜍以其腹白又曰玉蟾蜍云僧俗物也見石之肖物者輒神異之而山水之勝何嘗在此望西峰峭峙小紅廟嵌壁中僧曰觀音洞其上有石梁爲仙人橋至洞則高巖如檐覆于外壘石爲墻垣供天竺先生平臺正方可以坐而遠眺回顧仁公體肥喘急數人扶掖之不能前憩息於聚景亭中矣時細雨飄絲坐巖下避雨烹泉酌

酒與石菴鶴言促膝軟語忽聞鼓吹起于下則進香者携有樂器仁公命之吹擊以遣寂也余曰山水有清音何必爾爾鶴言云謝太傅遊山不可無絲竹爲之一笑至菴巳瞑雨轉大余就榻少眠覺寒呼酒共三君轟飲石菴鶴言皆大醉得詩一首

虎溪

山根洩靈瀨一線流涓涓匯流趨峽口三折響潺湲石激水聲異苔繡石華斑巖松圓如蓋倒蔭石上泉天光與潭影終古常悠然我來坐石上引汲煑龍團清甘沁脾肺頓覺塵慮捐玩弄移白日浩歌滄浪篇

二十三日微雨風甚飯後下山煙雨空濛嵐裂變態若美人啼痕掩面曉鬟未梳也至山足平疇青葱日光微映猶未露濕又久之而細雨飄灑乃知雨爲山氣所蒸自近而遠云至三角店別潘守歸夜大雨得詩一首

大澤山雨中

連日清和躡屐宜山靈更欲鬬新姿地瞵海市雲常幻氣雜嵐光雨亦奇半嶺濕烟迷眺崒平疇淺綠映朝曦陰晴頃刻分高下不是身經總未知

二十四日陰晴晤陳郡守王別駕時王有秦中解餉之役來辭別也膠州法黃石先生諱若貢年八十五繪爲當今名筆高大參陳郡守各贈一幅懸之寓齋對而私喜至是王別駕又惠霖雨圖一軸如得拱璧然而自哂不廉矣夜赴高大參酌

二十五日晴

二十六日發萊郡萊物價俱賤而土風多悍賴高觀察陳郡守以廉靜鎮之囂訟漸減大吏不可無循良也抵灰埠潘平度來送留共酌

二十七日至昌邑黃陛玉出其始祖大司農忠宣公名福後樂闕忠宣貌黑而于思兩眉微蹙似先憂之狀題者甚多如同時解縉曾棨皆名筆也夜陛玉設酒演雜劇

二十八日晨起爲黃璞玉陛玉昆季各書堂中一榜大風至濰縣夜招居停郭明經共飲

二十九日大風至青州夜大雷雨得詩一首

三月晦日題青州寓壁

暮春盡春服成桃李卸草樹榮林鳩呼逐婦
晨鷄喚早耕升高望墟落一帶烟濛濛欲倩
東風留春住春光已老綠陰中

四月初一、丙戌日晴、出郊、農人有喜色、云昨夜雨深寸許、有雹而不傷苗、宿金嶺鎮、得五古一首、

題金嶺鎮店壁

昔由淄川來此地杏未花今自青州至壠麥已藏鴉炊烟浮樹杪溪流帶淺沙郊原夜雨足晴日到桑麻田父書苗新植杖耘且歌雍女四五人携筐挑菜芽辛苦甘藜藿陌上笑語譁終歲事南畝窮年不離家哮我祿食人擾擾征途除盤飧厭甘肥蹉跎負歲華

初二日大風、至長山、

初三日晴、將至章丘、遊李氏嘯園、園在東郭、得山水自然之趣、至章丘抵公署、復出西關遊焦司農園、入門折而西、有井甃以亭、亭東西皆以磚甃泉眼及小溝、井上設桔槔一、驢旋轉引之、水伏流地中、遇泉眼則上衝滿溢、徐注于花畦、欲其東則塞西、欲其西則塞東、盎西洋法也、西北有堂、名斐堂、旁為陶廬、迤東為雙芝亭、亭外爽碧軒、西向高敞、茂樹攢之、東北小閣、可四眺村墟、觴于爽碧軒、適春盡、爨熱、改席於井東、坐綠陰下、高柯啼鳥、低枝拂頭、斜陽不漏、涼颸徽度、取杯置泉冷瓶飲之、抵暮入城、焦氏兩令孫復招飲、

初四日晴、晨起、偕鶴言赴焦考功 諱毓棟 先生酌、在城南別墅、飲于醉畊堂、竹樹茂密、亭臺清曠、一丘一壑足以徜徉矣、東有隙地、云尚將多營軒榭也、酒數行、別而起、大風、至濟南、抵公署、巡撫以下、皆郊迎

祝册、

初五日晴、藩司敬止弟 諱 敏 以臥病、見于榻前、敬止有開濟才、單需畢辦、而民間不擾、其致疾、未免因勞勩也、又晤吳匪菴銀臺、

初六日天爽、雨從巳刻起、至五鼓未止、雨雖廉纖、密灑輕飄、深潤苗根、麥可大熟、秋禾亦能耕種矣、余為新歲使、亦因之慰望、薄暮與鶴言小酌捧日樓之露臺、盎喜雨也、看雨中

雲山純是米襄陽妙繪黄昏匪庵來辭別得
五古一首、

喜雨吟

啣　命來東魯。祇祀祈黍稌。雨暘冀若時。庶
慰三農苦。山海潔明禋。每致隨車雨。未敢貪
天功。但喜潤膏土。驟車至歷下。雩祭走倉皇。
詢知兼旬旱。炎風熾恒暘。海岳有靈祇。曷獨
困此方。余爲祈歲使。對此憫惻惶。同行相慰
藉。謂公能作霖。前者有明驗。曾其或爽。今聞
語心轉怍。似喪還似護。天意杳。安知此。倖離
艘。況中夜風漸止。晨起陰雲生。稍瀉皆下。卑
旋作。檐上聲。登樓時一望。四山青翠。横廉纖
達午夜。霖霖潤深耕。匪但二麥起。兼可卜西
成。
皇心厪民瘼。感召本無形。微臣同草木。沾被雨露
零。征途浣行塵。農歌取次聽。

初七日雨竟日、

初八日長雨。已刻晴。自初六日雨至此方止
也。爲同年陳黼功詩汝明題畫冊、

爲陳黼功題飲中八仙之一

年少胸襟抵海寬。醉鄉深處好盤桓。天遊也
有星名酒。何事猶須白眼看。

初九日晴。午後同鶴言載酒泛蓮子湖。面南
山。背雉堞。瀫紋不起。荷葉攤篙。蛙鼓喧于蘆
中。水鳧啄于柳下。一幅江鄉好景也。登古歷
亭。創于唐李北海。荒廢已久。五年前。鹺使李
賡堂諱興祖重葺之。亭六角。西繚長廊。東有
虛室。雜花密樹。環于階砌。由長廊西南小折。
通以略彴。一小亭曰水鏡。又西爲蔚藍軒。頗
高敞。亭與軒皆在水中央。四顧濃綠。映人眉
睫。荇藻游鱗。皆出履下。有此亭而湖爲增勝
矣。壁間碑刻頗多。得詩二首。

遊唶湖

首夏明湖滿。乘舠水氣涼。迴塘通荻路。敞閣
納山光。蛙部初聞聒。荷錢亦有香。傳杯貪泛
宅。疑是到江鄉。

古歷亭歌 贈李賡堂鹺使

君不見少陵老叟最能詩。誅茅卜築浣花溪。
又不見東坡才筆世無兩。所至三作西湖長。
江山一旦經品題。至今名勝留天壤。我來訪

古到齊城。就中最愛古歷亭。云誰踵事勤丹雘。李公遊賞多逸情。人安事理百廢舉。肯令名跡久荒圮。拓基面勢費經營。巋然亭峙湖中沚。面前宜豁不宜封。屏山一帶拖奇峰。月榭風廊環左右。憑虛四望皆瓏瓏。溪堂窈窕通荻港。鳧鷗唼喋浮青銅。春來芳杜雜蘭芽。夏入香飄君子花。白露蒼葭秋瑟瑟。玉壺冰挂凍簷牙。曉日委波光瀲灩。旗亭燈火況星槎。四時朝暮無不宜。爭妍獻媚若有私。譬之名姝具倩質。濃粧淡抹關新姿。北海風流滿人耳。千年滄溟差堪擬。二百餘年屬我公。從今歷下稱三李。自是胸中有丘壑。布置向背皆有以。欲賡詩文風雨鳴。行間鬱鬱蛟龍起。湖水霞蒸雲變千萬狀。想君文字光芒奇麗亦如此。吁嗟乎湖山勝槩幾千秋。斯地斯人真濟美。

初十日晴、午後赴楊中丞酌、夜飲譚先生家、先生與先君爲殿試同年、相指壬辰父執、儼然[illegible]寒光矣、

十一日晴、作家書、遣僕歸磁州、

十二日晴、午後赴三司公席、演劇、薄暮攜篙管放艇湖中、月脚遠峰。清歌如絲。聯璧細酌。涼飈徐來。歸已微醉矣。

十三日晴、發曲阜之裝、晨起過別臬司蘇先生 諱昌臣、細述先世交情、其尊人中丞公叅藩河北、與先祖大司馬交好、先君太史公丙戌舉于鄉、中丞公觀爲先君拜花時余八齡、屏後竊窺、猶能記憶也、臬司云司馬公所書箋扇、尚藏篋中、中丞書壁窠書、余家堂額澤潤蘭芽、其所贈手筆也、行七十里至長清、

十四日大風、至肥城、泰安州守章人也、兼攝此邑、恰於兩日前到、細談久之、暮雷雨

十五日晴、至寧陽縣、將暝、項城舊令君顧 諱 中方者入都經此、過訪、即留小酌、

十六日晴、至曲阜、寓察院、先瞻 聖廟、規模宏敞、數年前 發帑新葺、益加壯麗、夫子手植檜在殿東南隅。紋理左旋、皆痕蒼翠。巨幹獨挺。旁無枝葉。眞奇觀也。東爲燕中門、堂後有井、圍以石欄、短碑勒孔宅故井、此夫子疏食飲水處、慨想久之、

十七日晴、晨祭廟畢、卽詣林致祭、出北郭里許、夾道檜柏蔽天、度文津橋、一石坊、額萬古長春、兩旁爲碑亭、又行久之、爲至聖林、門上有觀樓、門以外左右村舍百餘家、皆守冢人也、門內卽輦路、北隔洙水、跨三石梁、西梁有坊曰洙泗橋、橋陰石獸四、翁仲二、云猶漢高所置也、饗堂三楹、堂後繚以紅垣、撫子貢手植楷、根株枯而不朽、恐其類也、甃以傳、夫子墓在西北隅、前左方爲伯魚墓、右方爲子思墓、子白墓又在子思之西南、夫子墓右、面東屋三間、中立木主、題子貢廬墓處、林木蓊鬱、蔽虧十餘里。上無烏巢。下無棘刺。泗水繞墓西南流。以旱久橋下無水也、余自入鄉塾、卽思慕至聖、欲叩闕里、謁林廟、而今將

天子命來此邦、以公事之餘、得遂私願、恭薦澗水溪毛、達其誠恪、拜瞻之下、低徊不能去、歸途遊孔垣三西園、園僅數弓、有疊小峰、玲瓏屈曲、名花嘉樹、密覆其上、四周房櫳、皆拱此峰、而結搆雅靚、湘簾棐几、陳設楚楚、所畜兩鳥、有鴛鴦鸚鵡八哥、坐臥其間、足以娛老、余至他處、凡亭臺闌檻不愜意者、輒欲與之改作、若西園何所置喙乎、午後聖公見招、聖公以持服、命曲阜令 諱 興認陪飲、安杯箸竟卽退、其後進饌與湯、輒遽出手奉、禮儀不愆、雍雍肅肅、見聖人之家法焉、半席小坐園亭、觀岩間瀑布、得詩二首、

恭謁 闕里次吳匪菴銀臺韻

宮墻數仞拜瞻來。仰止斯文萬古開。絲竹尚聞晉魯壁。簡編曾不厄秦灰。運逢 昭代尊經學。職備蘭臺愧史才。此日庭階觀檜柏。細尋碑版拂莓苔。

題西園次陳鶼功韻贈孔垣三

君是西園會裡人、一區烟景貯陽春。檻前山石嶙峋疊。几上圖書爛熳陳。心靜松筠堪作友。機忘魚鳥亦相親。壁間鏡訓能貽後。卜築還期共結鄰。

十八日晴、晨偕鶴言赴孔垣三招、家童奏絲竹、樹碧、花香、隱映堦除、忘其坐之久也、起別卽之寧陽、午後熱甚、至更深抵東鄉、是日共行百六十里、得詩一首、

坵三招飲西園再疊前韻賦別

胷中丘壑稱幽人。嘯傲西園幾度春。四海通家皆孔李。千秋交道並雷陳。分甘共讌時時足。蒙鶴蒔花事事親。判袂尚携餘興往。天涯回首若比鄰。

十九日晴、行一百四十里、至方山靈巖寺、山如削成、畫屏開展、數里、寺在其東北隅、度石梁、烟巒環之、辟支塔十三層、高倚殿檐、山無雜樹。細青深翠點綴于巔麓者。皆柏也。由塔右累陟而上、登藏經臥佛達磨三殿、達磨殿有鐵袈裟、卓立座下、宛然水田衣也、石色黑類鐵耳、又東上為朝元殿、北折至大士殿、殿中湧泉名甘露、流于檻外石亭下、小池澄泓、名甘泉、自亭而西、得平地、正對衆峯、下隔幽谷、布席豪飲、僧指北山曰蹲獅、南山曰行象、東曰朗公洞、獅與象亦不甚肖、領之而已、四方進碧霞元君香者、先泰山而後靈巖、山店有十三家、主之者僧也、得詩三首、

遊靈巖寺

首夏迮游展。靈巖縕秀殊。數廻山曲折。一望樹猴猢。負嶺如屏障。前蹊儼畫圖。所嗟年歲久。名刹任荒蕪。

讀蘇東坡靈巖壁間詩

山海毋祀回。乘輿探若穴。四月到靈巖。坡陀盡蒼碧。參差梵宇嵌林巒。獅象肖形鐘異迹。長歌短咏多詩篇。雕鎪幾碎毿巖壁。耐可游行記歲時。了無奇倔驚人筆。欲携詩句問青天。止有髯蘇一片石。

讀李廣寧鏷使靈泉壁間詩

靈巖詩筆首坡仙。鏡壁何人敢並肩。黃鶴樓中崔灝句。爭奇唯有李青蓮。

二十日至濟南、得仁公札、餉巨鰕海鱘、

二十一日晴、午後同登州太守任在莪 諱璿 中翰劉子順 諱士聰 朱君鶴言泛舟蓮子湖、先酌舟中、後飲于水面亭、昏黑而歸、

二十二日赴蘇臬司先生酌

二十三日赴孫作庭先生 諱光祀 酌、先生年八十三、自言七十八生一子、今方六齡、引之出見、俏口如畫、真瑜珥蘭芽也、

二十四日方與陳鵜功談久、而大兒從家鄉

來不見八年細詢故里旅懷之一快也
二十五日赴譚先生酌夜大雨達旦
二十六日午前微雨午後陰以小恙伏枕
二十七日晴稍能起行猶未離藥裹也
二十八日午後雨讀王孟詩
二十九日晴小差
三十日晴辭別諸當事招魏禹平 諱 坤遊張
泗木園以事阻雷之午飲夜携大兒赴譚先
生酌
五月朔丙辰日晴

初二日赴學使劉六皆酌坐蘭石軒有石廣
二尺許長五尺紋理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
披拂湘江之濱但少香氣耳昔人欲鋸而分
之石堅不可斷乃止
初三日魏禹平來送別晨餐畢快談久之大
兒將分途作鄉闈覲友札手腕幾脫
初四日辰刻同山左諸當事于南察院拜賀
皇太子千秋節黃昏雨
初五日明日將去歷下午刻招陳黼功朱君
過鶴言別蓮子湖雨後漾波微雲籠日湖若

益黛山若益近小舟穿蘆荻間魚鳥躍躍皆
來親人登北城樓其下水門常閉塞樓甚高
迥俯視濟南烟火萬家北望華鵲青黛二點
對峙東西笑謂諸公此時各傾舊蒲瑛脫帽
大醉何如我輩于勝地移尊作雅遊乎計四
汛此湖面風日之佳今夕爲最也方于水鏡
亭憑欄臨眺飛觴催飲忽雷聲殷殷催人急
歸抵寓大雨雹余雅有泉石之癖而自曲阜
還二豎侵之若妬我遊歷千佛龍洞諸勝不
遑寓目亦東行一缺陷也

初六日啓行過齊河宿禹城橋將至已昏暝
黑雲蔽雨催鞭急馳抵寓欲餐雷電大作而
雨不甚久
初七日八十里至平原
初八日七十里至德州微雨次兒癸酉同年
李君 諱 炳者移尊來聯歡飲六羅家釀方可
賭也
初九日巳刻過景州薄暮至阜城
初十日午刻過獻縣晚抵河間仍宿碧霞菴
守土官俱公出是日行百四十里

十一日過任丘午餐畢即行沿趙北口高堤

春間之汪洋巨浸皆涸垂柳濃陰荷香浮碧

斜陽走馬稍豁倦眸宿雄縣

十二日過新城至涿州

十三日早抵良鄉

十四日至乾石橋門生馬晉三等同次兒來

迎

十五日辰刻詣　東宮請

皇太子安適傳

行在捷音至想回

鑾在即六師凱旋臣榕端拂拭衫塵不勝抃舞仰

見

皇上文德武功震聾遐荒長鷁遠馭超越千古從

此醜類屏跡邊陲永靖謹歌一詩以誌從來

未有之盛焉

輶軒祇祀報豐年待奏班隨　鶴禁前正是

皇華銜命至欣聞紫塞捷音傳桑麻已潤千

家雨斥堠全消萬里煙翹首

鑾回齊拜舞昇平歌永遍堯天

海岱日記一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張榕端撰榕端字樸園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

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編乃康熙丙子榕

端奉

命祭告所作以是年正月出都登泰山歷東鎮沂山東海

往返凡四閱月逐日記其道路所見附以詩歌於

山川古蹟無所考證而工於點綴景物敘致時有

可觀其詩則已刊入寶喬堂集此為複出矣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提要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

蕭山德惠祠在明成化二年敕祀先[illegible]公于其中及弘治改元增配鄉官魏文靖[illegible]德之末又祔祀何御史孝子于祠之左楹自明代迄今未嘗改也今祠宇久廢將中楹兩像與左楹兩主同寄之僧門之傍蒙

邑侯鄭公詳　憲修建頓還舊觀先設兩像于中楹而兩何公舊主尚留門側鄉人正謀迎還原位而魏氏子孫有爭之者因之合縣鄉紳士民共二百餘人齊集公堂連名具詞蒙　公慨概奮發即于

公堂上立刻批定擇日迎主遂于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二日親詣祠堂率合縣鄉紳士民等升復原祠之主于原祀之位九鄉男女歡呼感激會湖堤傾圮水多洩瀉且有盜開私竊者　公刻憲修築多方禁緝不特湘湖水利勢將復興而即此修建前祠釐正祠位此亦楊顧諸長官後比肩而接踵者也行當勒石祠側以垂萬世先節錄大概略具始末以為他時修復諸舊典之據因將　批語

公議並錄于左

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合縣紳士毛奇齡等共二百五十七八具詞

已候鄭父母批語

前據祠生魏敬賢呈心竊疑之夫何侍御父子旣有神主送祠央無置之門楹間者况楊魏二公以開復湘湖水利有功於民故祀之而何侍御亦有清佔大功而反欲出之豈理也哉是以送學查議閱詞可見公道在人誰敢紊亂舊典本縣擇于本月十二日吉旦親送何侍御孝子二神主進祠照舊安設于楊魏二公左楹石桌以表先賢之德可也

祠生魏敬賢等具詞

鄭父母批語

何侍御父子神主祔祠非今日始也如以奉旨專祠爲辭則　聖宮內不當有名宦鄉賢祔于兩廡之下矣現據合邑紳士有不平之鳴不必以已見紊舊章也

合縣紳士公議

本縣儒學詳文節錄

前據祠生魏敬賢生員魏憲尹具呈　本縣蒙批查議隨據合邑紳衿一百有五十餘人公議前來合照舊送入原位可也

者詞不具錄

請還何御史父子從祀德惠祠原位公議

議得德惠祠者蕭山湘湖報功之祀也宋邑令楊龜山先生以開湖首功早有專祠賜名德惠而明鄉官魏文靖先生恢復湖利鄉人合詞請于朝得並祀之旣而何穆之先生由御史還里清復湖佔竟致身死而孝子邪直先生報讎伏闕使全湖所佔一齊並復此在正德十二年以後從祀至今未之有改其所以未經請敕者以祔祀禮殺非正典不必請也第其時祠本西湖東設而西向傍有三楹名道南書院者則別祀楊游二主于其中因當時游定夫先生爲蕭山

尉與楊公皆程門高弟故有合祠分祀之舉與報功無涉而其後書院先圮在崇禎末年暫移楊游二主與何公父子二主合四主並列皆東設西向棲于楊魏二公之像之左楹石桌上至
本朝順治間猶四主儼然此在長官致祭時通國大小皆見之也旣而祠院並圮則然後移兩像四主而統寄之儀門之傍此大不得已之事今幸修復則自當仍還舊貫祔二何先生兩主于兩像之傍而楊游二主歸之書院此固無容擬議者而乃返像于祠返二主于書院而獨遺兩主暴棄門側已爲可怪頃聞

生魏敬賢非生員魏憲尹具詞　本縣似有不甘
于二何公之祀者則可怪尤甚夫此祠本蕭山公祠
並非魏氏家廟也魏配楊祠而楊氏子孫不得爭豈
有何祔楊祠而魏氏子孫得爭之者且此祔祀非今
日始也楊公之祀始于成化魏公之配始于弘治二
何公之祔祀始于正德之末此在湘湖水利志載之
甚明則兩公祔祀與魏公配享皆堂堂正正並無冐
昧于其間若謂縣志不載則縣志猥陋卽楊魏正祠
來歷尚無一語載及而謂祔祀能載之乎若謂舊水
利志不載則舊水利志係魏公所作其時何公未淸

佔焉能載及此無論舊文湮晦難以盡考卽此明明
二主不從天降不從地出爾我不能造神鬼不得假
自明代迄今越數百餘年雖祠院屢毀而必不能毀
此二主則亦無敢有毀之者矣且夫儀門非藏主之
地御史孝子非守門之神也其所以有此二主在此
門者不過以祠圯之故像與主同寄此門耳向從何
來今當從何往而乃像已返而主獨留將終祀此二
主于門樞間乎抑將陰付水火脐投溷厠姑置于此
以便埋沒于無何之鄉乎且孝子事蹟載在國史見
之弘治十四年實錄必欲請敕以從祀亦又何難以

爲天下無敕建祔祀之例管之學宮鄉賢建夫子之
廟而名宦鄉賢則祗請諸部憲未嘗有敕若云無敕
而入祀卽爲違旨則試問此旨何旨固前代之旨也
世無二王則亦無二旨堂堂
天朝而稱前代之旨以爲旨此大逆之言非所敢聞
若謂照依前典卽是今旨則從來後王因襲不過太
常掌故一遵前代典禮行事無所爲旨也兆成化之
旨祗祀楊公及弘治改元增配魏公而不爲違旨乃
以弘治增配至正德祔祀而遂以違旨目之此在前
人亦必大駭且卽以違旨論亦前人違之也以前人

違前旨今不過一照現行事例而敢以違旨二字責
之今人則將覲
本朝掌故爲叛典矣何狂妄不道一至于此夫何公
父子功德顯赫當楊公建祠時御史以諸生首倡請
敕巳見節概且何公卽魏公門弟子也魏公以孫全
佔湖未能盡復因作水利志投之何公曰淸此湖者
君也及其以淸湖殞身而孝子伏闕乃置孫全于重
典淸出所佔田一千三百二十七畝堰池九十六口
地二十六片死窖房屋二百十間命知縣楊鐸勒石
永禁其有功如此且捐身報雖如此此正祭法所云

倫禦大災能捍大患以死勤事者雖當時未祀猶應
合詞呼籲以報功德而以巳祀者而猶思去之公道
安在夫同一鄉人當時以魏公功德不慚叩閽以請
祀而公之子孫遇鄉人有功德者反思擠抑夫此片
席地無礙魏公并無礙魏公之子孫即犧牲粢燎束
芻片肉皆爲魏氏應得者何氏並未嘗起而爭之而
擠抑如此不無過溝且此擠抑者非他即魏公門人
當時所授書而使之淸佔者也魏公方慶師承一堂
同惡相恤歷數百年無少間而爲之子孫者忽欲起
而剷其席忍乎不忍兄正祀有更張祔祀無更張不

特祠廟不敢即祀田祭器從前公具公當者仍還公
家使官祭永久並無更端變易之事所謂一遵掌故
而典禮俱貼然者若云御史父子不當祀書院則在
前朝祗祔祀祠側何嘗祀書院而重煩慮及如以爲
鄉賢神主偶寄于此則德惠祠非寄主之所且孝子
鄉賢衆子
本朝而祔在前即巳有鄉賢之主悖謬極矣某等公
議但請以原祠之主復原祀之位此固無容中請者
儻必欲申請乞將此議並申　各憲以俟當時鄉人
請祀之例此議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始末巳見前錄矣本年十
二月生員魏憲尹又控之
提督學院斳　批　縣査繳且勒一書冊題曰何御
史父子私祔勒賜德惠祠辨議十謬因依條答之
如左
一謬　祔祀如名宦鄉賢二祠當在戟門外別立祠宇不當在堂上並列
祔祀之同于名宦鄉賢者謂凡祠祀之例必有正祀
祔祀如　先聖奉勅名宦鄉賢祗承部憲不必奉勅
以此引喩非謂祔祀規模必如　聖宮典制也今乃
以堂室門廡彼此比較則　聖宮是宮其樓神之所

也寢廟一名寢殿因之有戟門櫺星並爲垣衛而祭
官行禮且下階而拜于堂下今祠有殿乎祭之者拜
堂下乎然且殿堂中位祗　先聖一人而此祠有並
坐二人若謂祔祀者宜另立祠宇在戟門之外則魏
公祔祀者何以在堂上若謂此奉勅之祔祀故在堂
上則四配十哲誰不奉勅又何以祗在堂上並未有
起而並坐之者然則祔祀可在堂祔祀可並坐　聖
宮祠廟其不容比較明矣況祠廟舊制同堂異室即
漢唐太廟亦皆以四親二祧南面並列此即韓愈家
廟碑所謂祭初室祭東室者故前代以御史孝子列

之堂上左楹之石臬上最爲妥當特此是前代事其宜列何所一照舊式不應延今日更爲論辨廟脐南征而不復當問水濱丁卯孫藴武牛羊不當于三國時始并案也此則某等所不受也一不謬也

二謬 續水利志云正德末祔祀何侍御父子于側此非富氏所刻舊本乃毛先生私書也其所照何孝子傳有云龜山文靖兩得祠祀而公不獲與一帝之享是則云云何公不祔祀也主詳憲曹案祇備禮器二公而不及二何公祔祠縣祿生子秋祭時享禮備或祀德惠或祀書院

續水利志者某所著書也康熙二十八年湖民孫凱臣等乘隙聚衆數千人築長堤橫亘湖面以爲侵佔之地郡尊李公新任幾被孫氏合縣鄉紳無一人敢

祠主復位錄　八

議者獨某一人爭之甚力而勢不能勝因向縣禮房案水利舊案得明崇禎間郡紳劉念臺先生議開廡溪塘而蕭之大姓爭之因有成案一束中有水利志舊刻一本與富氏所刻本大同小異據之作揭符縣尊劉公申憲詳奪而　撫憲張公是某言置孫氏于法隨遣　藩臬兩憲屬某爲文勒一碑永禁侵毀當是時某續記其事因據舊水利志本曰正德末祔祀何御史父子于側而于碑記中亦即曰弘治賜祠其誤成化爲弘治者因照舊志不敢改正特勅名德惠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旁則是何氏祔祀實出舊志而不意時事變

幻青天白日爲鬼爲蜮此志舊本當時而還之劉公仍藏禮房而其碑則樹之蕭山頭門外西[illegible]樹之內今現在也至三十二年不知何物奸徒陰袒孫氏并思壞湖制而又忌某之言直不附下詞乃將縣十年縣尊鄒公任內奉憲所修之縣志私[illegible]去某將某碑文八百八十六字另換一篇易以鄉紳任成旦名使何氏祔祀一節淺無可考而舊志并案之意豈房者則已塌毀無有矣向使祔祀一節果某私記則當時冊書歷呈各憲即碑文一語亦經各憲再三閱定而後敢付之石者官銜昭然何難論出且碑石尚

祠主復位錄　九

在門萬目不可掩也而乃陰行鑿削希圖滅跡幸而縣門一片石巋然獨存即祠中數尺木牌亦且依然舊祠衆千百劫不能去此雖天網恢恢然亦御史孝子神靈所依憑者今忽欲出數尺之牌而毀之并舊志碑石而毀之滅之則直欲斬草而除其根矣某方恨志書舛錯已曾作刊誤三卷久行人世況私改私纂則任情顛倒此尤干犯禮制之大者因于四十二年特呈之現任

撫憲張大公祖蒙批　本縣鄒父母現在查詳改正迄今閱兩載尚未詳復此所關公事甚夥原不止何

一節而即此一節滅舊志改碑記覺于此事尤有
意者得毋糾謬之人有同情與
若孝子傳則亦某書也某幼嘗作此爲雜傳十一卷
中之第二篇及入史館則史官尤展成閎得此遁亦
即以是篇付作藍本以弘治十四年實錄中本傳未
詳核也乃傳末所引翁文者則翁湘湖先生（諱五倫嘉靖進士官御史）之尊人也翁先生尊人爲御史孝子不得入鄉
賢祠故嘆曰邑惟湘湖功最大廼山文若兩得祠一
而公以身殉不得與一席之享人固有幸不幸與贈
按曰予按故實得嘉靖三十六年鄉人請名宦蘓琳
祠壯複敘錄

十

及孝子鄉賢祠祀各有執結自督學使下業具覈實
（有擧學畢知采親詳結）而祠典未載何耶則此祠指鄉賢不指
德惠糾謬者謬讀某不謬也蓋御史孝子遭生不辰
而死復坎壈偃者既豪富羽翼頗衆而當事不諒又
往往以骨殿官長惑于讒說故終明之世不得入鄉
賢至康熙二十年邑人公請而某方在館親上揭子
于當事始得奉孝子于祠而御史尚逡巡焉故糾繆
者謂二何公舊主係鄉賢之主而暫皆于此則鄉賢
未入安得先爲作主且御史至今非鄉賢也此與誕
罔不經之甚者也然且志書無理在前時亦即有應

反改之弊釀成故事當孝子初死時郡尊湯篤齋
公祖諱紹恩爲吾郡開三江牐者特自作一傳入郡
縣志中至嘉靖二十三年孫全之族有孫學古者成
進士即删去孝子傳惟恐有傳即當爲鄉賢地也時
孝子之子生員名世復生于蕭州王祭政家祭政命
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讎者是也乃爲揭四百五十
九字爭之郡下牒縣學訓導楊銳等執結仍還其傳
至隆慶二年有鄉官某删御史傳實其父傳（孝子家故有名氏今不敢入）世復爭之作揭三百三十四字極其懇慨
激烈讀者流涕縣學公議諸生毛珊等由化一等都
祠主復備錄

十一

里老孫寶等皆執結直之仍去是人傳立御史傳此
皆巳事之最可感者此皆明徵之孝子傳末翁文之
論之下
若縣主詳移則自稱楊魏二公而不及何即今何主
巳復位若有詳移仍止稱楊魏而不及何何則兢所
尊也猶之稱蕭山縣者不必兼稱蕭山縣衙也不謬
也
至于譿生雙請則止就目前言之未嘗言舊如是也
不謬也
（三謬　縣志不很隨其歷載楊魏二公祠亦甚詳豈欲沒二公之實以爲何公之無來歷者地耶）

縣志猥陋則非某言之前人已屢言之矣若某則明
作刊誤以訴之且控告
撫憲直斥其非豈止猥陋哉況德惠祠則正猥陋之
極者大凡記事須有始有末今不自撰一始末而僅
從碑記中帶見之已非體矣且來歷尤所宜也德意
來歷全重民功則志楊公者當先記宋熙寧間縣民
殷慶等請開湖之始志魏公者當先記成化八年縣
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啟奏公清湖之功何則
一以尚公道一以重民命也今二者皆不之及而糾
謬者又以為是是豈惡鄉人為御史孝子直言而故

祠主復位錄

借猥陋之志以杜其口耶故謬耶

四謬 二何公神主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則富公神牌獨從天降地出耶何以其祠主也

此不可拗曲以揉直也凡對辨者上有蒼天下有爽
齊曲則曲直則直富友栢先生諱琎官僉事為御史
之婿嘗刻湘湖水利志一書豈非鄉賢但其主入祠
則自有時日不當與御史孝子相較量也蓋言各有
為並非體統某等謂二何公神主不從天降不從地
出謂其主之必有所自來也二主在祠內自前代至
今不為不久而不辨時日即舊志有正德末配祀一
語而又不詳年分且魏氏子孫又必欲滅此一語不
徵信則此從何來天降耶地出耶若他主則出入
顯然安得以是語加之試問儀門之主何止二何公
富公凡楊游楊魏諸主皆在也設假有人焉曰楊游
之主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則人必叱之何則以明有
降之與出之者也今同一儀門之主乃不舉他主而
獨舉富主則其設心之曖昧有不可言者向使富主
入祠果同二何則通縣之人千千萬萬老老小小不
止何姓且不止何姓之元外孫當必有起而爭之者
此非爾我所得言也勿自謬也 魏詞指某為何氏元外孫

五謬 魏公之祀本成化勅命何公之祀是今日私情任私情者難免欺君

祠主復位錄

何是舊主且當事紳衿耆老三百餘人奉主復位而
猶以為私是生薑真樹生矣自欺不暇何暇欺君況
此所稱君
今皇上耶抑成化帝耶某不解也此不能指其謬也

六謬 楊公今尚並無子孫流寓專着魏氏世守

楊公有子孫是隨任不是流寓然亦未嘗謂楊氏子
孫得世守也若云專着魏氏世守則誰着之誰專之
此豈亦有勅耶正惟此祠是合邑公祠楊氏且不得
守何況魏氏而今反云魏氏得世守之則試問他王
之毀典守者不得辭責今現有祠田一十八畝為何

六修祠之費而乃任其傾圮賴前任　撫憲遊公
本縣鄭公并通縣紳衿合同修復而尚未如舊然且
祠田與義渡錢糧差役每年皆派之通縣之里甲是
喉通縣之膏血以養魏氏之家口其估祠者實佔田
所由來也此不可不清出者也此不止不謬已也

七謬　毛何蕭先生擠抑何公于無禮無義之地曾謂何公不如林放乎況祠祭動支正額錢糧酒束帛賜自
朝廷何公豈容謝絕與

某等所謂魏氏子孫擠抑前賢者謂夫主在祠而擠
出之主在位而抑降之也若某等此舉祗以祠主復
祠位則雖曰捧而升之猶且不敢何況擠抑且二何
公之祔德惠祠非無禮無義者也有功德于民而祀
之禮也立湘湖之功而受湘湖之饗義也二何公以
身殉義而祀合乎禮某等以禮祀公而不容人之擠
抑則又合乎義此正所謂一舉而禮與義均備焉者
而乃掉文違理引及論語夫論語未易讀也夫子謂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者非謂泰山不當祀也又非謂
魯人多事不應以無禮祀泰山也謂夫祭之者之非
其人也向使二主復位而某等祭之即為非禮縱不
然或　縣主不親祭而究有無何之史士所稱庶人
在官者出而司其祭則亦為非禮今堂堂　縣主親

祠主復位錄　十四

蒞臨皇皇　師長親率生徒合通縣鄉紳者老數
百人濟濟而公祭于祠乎禮乎酌乎義而乃斥主祭
者為季氏詆毀二何公為不如林放此則擠抑先賢
傷禮害義之尤甚者此非大謬又大謬乎
至若春秋祠祭每祭支額銀八兩則
朝廷隆惠何難使二何父子均沾餘潤而必擠抑之
昨閱魏氏子孫原有領銀肥橐而貰屠門之羊豕以
當牲牷惟恐何氏稍分滴瀝故擠抑倍嚴殊不知此
官祭官銀主之在官嗣今以後豈無有急為釐正之
者何氏子孫並未嘗起而爭此戔酒與片肉也勿謬
視也

八謬　前之趙顧郭張四公未嘗無功而不奉敕則不從祀何公焉得私祀耶

舊原有楊趙顧郭四長官祠一趙普濟宋邑丞一顧
沖一郭淵明皆宋邑令與楊合為四若元之於善明
之張懋則在四長官外但其祠創自前代而久而廢
者且原不祔祀焉得與何公父子之祔祠者比例向
使德惠久圮無當事紳衿捐貲修復而魏氏子孫又
據田不出一錢則此祠亦廢久矣況長官祠哉謬哉

九謬　現行事例止楊魏二公無何氏父子也

此事例出何書部文耶撫憲耶縣耶即祀典所開祭銀

祠主復位錄　十五

亦但曰祭德惠祠未嘗曰楊魏祠也此猶今冰祠田于遍縣楡樞但曰德惠義渡未嘗曰楊魏義渡也然此亦已然事辨之又辨不必生道又樹生也何謬也

十謬 現行事例即是 旨也

各部有現行事例焉得稱 旨此尤不達時務之言且此亦辨之又辨者生蔓不必又樹生也何謬也

已上十謬在我無一謬而在彼則無一不謬者若揣其恐意則總欲推出二主佔田佔祭故結有二說一謂別立祠宇合楊趙顧郭四公與御史父子另作一局則祠之別立雖千百無礙而此祠之主決不可出

何則以主原在祠內也一謂二何公神主舊在書院當仍還書院則御史孝子並不講學且並非程門弟子于書院何與兄魏氏初詞原云御史父子不講學不當入書院今又變其說而曰當入書院是一說兩詞也是視書院爲魏氏菜園可忽閉可忽啟也至謂楊魏之祠惟恐後來稍有功德者皆得祔入則明是據祠毀主佔田佔祭借擠抑前賢以擠抑後賢之師情夫天地甚寬賢達不絕大功大德焉知不更爲擴大有加于昔而但守區區以爲已有使牛山可憑則前此爽鳩之墟非齊所有矣何不達如是

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魏承賢魏憲尹等具詞上控提督學院批府轉縣發學查覆及四十四年正月合縣紳士毛奇齡等亦具詞併發

本學徐老師謝老師詳文

查康熙四十三年五月間蕭山德惠祠奉

前撫院趙 本縣鄭暨合縣紳士等捐貲修復後祠生魏啓賢與合縣紳衿毛奇齡何垣張集等各以二何公神主當遷故位並呈本學嘗經本學詳看請照原位升主縣已于五月十二日升主及秋祭配享無異乃于本年十二月祠生魏啓賢等以私祔數賜賢祠等事併合縣紳衿毛奇齡等以佔祠佔祭毀主

呑產等事各控 憲批府行縣復發本學覆議據紳士赴學公議又據生員徐魯等祠生魏啓賢等各詞前來查何御史孝子並以清估搆難有功湘湖無玷于楊魏二公此在魏啓賢等亦無異詞者也又二何公神主歷年已久向係陪祀先年未聞有爭之者此在魏啓賢等亦無異詞者也獨啓賢等以二何公原陪祀道南書院又以德惠祠歲支額銀八兩春秋兩祭奉有前朝敕旨而二何公未經奉敕故嘵嘵不服不知道南書院因楊龜山游定夫兩公同官于蕭又同爲程門高弟當時程子有吾道南矣之嘆故題此

書院此兩賢講學遺跡比之鵝湖鹿洞與洲湖總悲
了無干涉二何公陪祀義何所取向使原陪祀書院
如啓賢等所言亦是當年之誤業經本縣查明又經
闔邑紳衿公論亦當從此改正况原未誤也至云未
奉敕旨則查事例凡府州縣有從前未有之事應動
支正項錢糧者自合題請今二何公神主歷有年所
非從前未有事也且原有德惠祠祭額所云陪祀止
于祝文內附名並無于此外有分毫費國帑也博採
公論迎主還祠此在官斯土者自所應爲何得比之
從祀孔庭事例必待上請伏乞詳覆　憲奪則魏啓

祠主復位錄　十八

賢等亦應心服無辭矣至祠內原有公置修祠田一
十八畝向存魏氏子孫收管據生員徐魯等詞請追
田積花據祠生魏啓賢等詞向爲香燭之費事係田
畝不敢擅便合請裁奪一併施行
按通學生員徐魯夏先賔盛時英等公詞稱從來
無祔祀請敕之例魏公之祔祀有敕因邑人請祠
而朝廷以祔祀與之故偶有敕耳非例也若例則
府志載曹娥廟本宋熙寧年奉敕專祀孝女而進
炎十年紹會稽令董楷配以朱娥同一廟而有司
春秋並祭未嘗奉敕奉憲也至明嘉靖中知府南
大吉且將合郡列女俱從祀矣又有懸孝祠專祀
孝子蔡定王十朋詩所云名聞九重賜旌表者而
嘉靖中以會稽通判祔祀其內並不請敕亦不請
憲此皆查例之最合者至考及題請事例不刱說
不動支無關上請則又煌煌典制直捷了當尚書
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正謂此也
本縣鄭父母詳文據彦抄錄節敘字
查看得蕭山德惠祠原爲宋邑令楊公諱時築湘湖
灌田建祠以祀賜名德惠後鄉官尚書魏公諱驥者
設法修築亦祀于祠又有鄉官御史何公諱舜賓孝

祠主復位錄　十九

子諱競者殺身報讎清全湖之佔祔祀祠內其來已
久非今日始者別有道南書院在祠之側此因楊公
與縣尉游公諱酢皆程門弟子作講學之所與德惠
無涉何公父子以湘湖有功入祀其非奉于講學之
書院明矣旣而德惠祠與書院並圮僅存儀門因將
楊魏二公之像二何公木主併書院二主並供門傍
卑職奉調茲土旋遊　前任撫院趙　憲檄捐俸隨捐
薄俸并紳士襄事祥復已奉楊魏二公之像于中楹
而何公二主據祠生魏啓賢等具詞并闔邑紳衿公
議謂二公舊主宜復原祀之位並准儒學看覆相符

卑職隨于上年五月十二日特率士民詣祠升復二主于左楹石泉之上所以循舊制協輿情也今祠生魏啓賢等又以何主未經奉敕崇之 學憲批查議備行到縣復奉 憲檄據紳衿毛奇齡何垣畢宏周等公詞並牒儒學確查妥議去後今准儒學議覆前來卑職遵查祀典之設原為報功德以協民心此祠肇始從邑民之請專祀楊公而魏公繼起因合請以並祀之乃何公慘烈以清佔殊功竟致身死而孝子報讎伏闕清全湖之佔則此四公者後先輝映功業麟炳無楊劉不能開惠澤于前無二何公不能綿

祠主復位錄　二十

惠澤于後禦災捍患以死勤事祀典明載雖從前未經奉 敕原屬闕典並非于功德有所不足況棠祔祠內歷今既久先年未聞有爭之者即瑛酒束脩共光俎豆宜也一旦沾沾以奉 敕為詞其何以慰都人士之心夫今日人心所以不忍何公突出于祠者未必非當日合詞請祀楊魏之心也安可執一家之見以撓通國之公論乎且經儒學議稱凡府州縣有從前未有之事應動支正項錢糧者自合 題請至何公神主歷有年所並非今日所設原有德惠祠祭額所云陪祀止于祝文內附名並不上費分毫國帑

用 題請是此二何公之祔祀上稽 國典下核民情並非妄僭自應仰請 憲裁仍循舊貫諸祀原位毋庸更議者也再准學文據有監生張人鉦等附呈情事蒙查二主祔祀已久況又不須另請敕文何必更端若曰另立祠宇是不撤而撤大非前人之意所由答二公以相繼楊魏之功即楊魏二公在天之靈亦所恝然不自安者應毋庸議再據紳士公詞內稱祠田一十八畝零坐落二十都三圖霜露字號係合縣公並作修葺之費每年正糧糧米差役皆合縣代為輸納名德惠義浹今魏啓賢起端爭執明有佔

祠主復位錄　二十一

據之計呈請將前田交之儒學每歲官收官貯作修葺之費查是田入于儒學收花修葺公而不私但其來亦久而魏啓賢以作香燭之費為詞又慮紛爭應否仍令祠生收花除已往外自四十四年為始每年所收租息將數目報明儒學確查存算除所需香燭餘則聽存以備修葺抑有虛銷侵蝕聽儒學詳追似亦保全祠產之一端也云云

四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紹興府署事武 轉詳

學院隨行知縣到縣為私附敕賜實祠等事奉

院批祀田仍令魏啓賢等經管以為香燭之費餘如詳行繳

通學生員徐魯夏先實盧時英何西垣等公詞
爲公祠官守公田官收叩　敕釐正遲官以延公祀
事蕭山德惠祠者合邑報功之公祠也宋邑令楊龜
山先生以開湖灌田有功明成化年縣民建祠請敕
以祀之名德惠祠以爲凡有功德于湖者皆可祔祀
故每年春秋二祭動支額銀八兩外特爲置祠地六
畝有奇且造書院于其中又公置祠田一十八畝坐
落霜瓏字號在官收花以爲修葺祠宇之費其田之
正糧糧米則仍派之通縣之里甲所謂德惠義渡田
糧是也其後成化末鄉人請敕祔祀魏文靖公于中

祠主復位錄

楹正德末鄉人請憲祔祀何御史孝子于左楹然皆
奉正祭外並與祠地祠田毫無干涉自成化至末二
百餘年皆官守官收是以祠宇不壞祀典永久邑有
故也自　鼎革以來有司失據太阿傍落而通縣紳
衿耆老又以不干已事彼此坐視致合縣公祠忽爲
魏氏子孫據作家廟且幷公置祀田私收其花向有
祠地一碑樹之祠右而祠田碑石二尺中載公助銀
兩並田畝細號㑹之祠之左壁者因祠壞之際祠生
魏道五盜賣藏匿以滅其跡然且任祠傾圮不顧修
築每年收花但養家口至康熙四十二年前任　撫

趙公本縣鄭公合同紳衿耆老公助二百餘兩修
復祠宇而尚未如舊兼且將塌祠地賞穢[illegible]堂堆柴
築糞圂羊牲牛于污穢甚至癈棺在左效館在右
先賢有靈何以堪此從來建祠之例並無置祠田以
養子孫者毋論楊公德惠祠與田俱爲楊姓並不爲
魏設即或官家置田原屬賑濟如學租之賑貧生漏
澤之養無告亦必在官收花在官額給未有貧生佔
學田無告據漏澤者倘不早爲清出則實有二害一
則民情不甘誰肯公置田產公辦糧役以供一家之
谿壑勢必賴糧缺役以妨國課一則祠宇廣淵難以

祠主復位錄

脩復所賴以補葺者惟此田耳此田一日不清則此
祠一日不修萬一如前再壞則自今以後誰任修復
湘湖爲民命所依德惠爲湘湖所繫廢祠者廢湖之
漸也一關國課一關民命祀典與廢其餘事耳爲此
合縣公叩　敕正遲官使祠田官收祠宇官修則清在
一時功在萬世德惠與楊公同不朽矣

此祠縣經呈明縣學尚未開憲用紳衿本意專在
祠主復位而不求其他即當事賢明然又無力爭
之者所以　本縣之詳　學憲之批而存俟息實
則湘湖典廢德惠存亡余在此田祠中所陳極其
剏切若魏氏自稱香烟之費而　學憲亦姑聽之
此仁人則心耳倘賦役余當唯塞宮有香烟他祠
無有然且要宮所筋此得一兩六錢而
前一祠而可筋用租十入畝香烟費乎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蕭山有德惠祠，祀宋縣令楊時，以報開湘湖之功。明尚書魏驥以修築有勞，亦附祀於祠。後御史何舜賓以清釐侵佔被禍，其子兢殺身以復讐，亦並得祔祀。歲久祠圮，併僑祀於門廡下。迨修祠之後，楊、魏二主入祠，而何氏父子主未入。奇齡建議復舊章，魏氏子孫遂與奇齡互愬於官。此其案牘訟牒，奇齡錄而存之者也。

滇行日紀二卷

〔清〕李澄中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
白雲村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行日記二卷》提要

序

海豐吳自肅譔

澂村先生典試滇南作滇遊日記余受而讀之而歎人之才識何相越之什且伯也夫先生庚午所來之道即余戊辰所來之道自辰迄午凡三年余歷滇中兩迤曲折盤互又不啻從燕至滇之遼濶也由今憶之恍若浮雲聚散欲攬擷之而一無有矣先生十旬中山川風物若奔走環繞於楮毫間勒成一書可垂不朽如指南之車記里之鼓焉且古人紀遊編次以日非徒謂山川風物過者不可遺忘也必有感發於中即其見聞肇爲緯纏况輶軒所届則小雅之詩曰

諏謀曰度詢皆在道途而爲將君命奉簡書之事故山川風物所一過再過者多矣非鑄古鎔今而馳騁鬱蕩得其要領則單詞不足以薈萃累牘亦失其體裁情不會境限於才也非應物善時有囊括宇宙之槩則平險失宜位置無節凡爲埋亂與靡之所圖者竟覩爲玩物適志而少所鑒別雖若三都兩京之富緐而得末忘本昧於識也抑才識備矣非精力以貫之夙興夜寐黽俛勤瘁之思稍有間焉則顯者得幽者遁矣在前者可取上下左右不及察矣求之訪問域之心神皆足以困其才識而何足以記余故曰才識之相越至於什且伯也所以余之行路愈多而愈

矣之也先生輶軒一出志已在金馬碧雞之間暴其人文衰盛之故預立經綸耳目所接步步書之步步皆可記勒成一書以垂不朽宜也豈特山川風物之不忘哉

序

山陰周金然譔

滇行日紀二卷侍讀李瀛村先生典試滇南時道中所筆記也先是五月上浣先生奉使爲西南萬里之行迨至六月下浣而余亦銜命采風三楚忽卒戒塗計余及武昌則先生已達華陽矣使事旣畢先後還邸門余方追惟百舍之所經悲然如烟雲好音之過于耳目旣而受先生所爲日紀而讀之則又不覺嚬然而心怡色然而神馳若窮荒徼而探幽奇不復知其身之繫於京師也因自念六七月中火雲赤日溽暑淋雨交蒸互爍馬煩車殆

當其日暮投驛而神與境冥有不相屬者矣又何暇汲汲訂其山川風土之蹟哉而先生自丙申出都訖于己未始抵滇池凡八十有四日幾靡日不書而其所書又皆采遐邈覈故實民風物態地險時變碑碣之文字亭壁之篇章參錯薈萃疏通而證明之余用是益悵然自失而歎先生神明之完固筆墨之飛騰爲不可及也夫荊湘以南卽爲上古三苗之地過此益險阻昧瞀雖禹書導黑水貢敘之荒服外周詩載十五國風猶不及於楚而况其遠者歟自漢以後僅昆明稍通中土然班范之書所載甚略厥後袁滋樊綽輩屢至其地各有編錄而滇記始詳今則隸版圖

者數百年矣先生跋履者三月而蠻烟瘴雨深箐怪花碉戶硐房故滌雲片之奇觀可以指掌而書皆不快歟嘗考傳記槃木之詩三章獻于漢世驃國之樂二十二曲奏于唐年鄭回揭石碑而紀德異牟尋遣帛書以歸誠布燮之彩箋紫琮之爨舞皆有足采者而高泰運入朝于宋得經籍六十九家以歸則尤文學風雅所由出也至如阿蓋僧奴愁憤怨歎之什作于閨閣淑女君子未嘗不悲其志焉昔長卿使西南而牂牁盛覽請其賦心用修居永昌而麗江木公與其詩派先生一過而滇土文明之化其必有光于曩冊也夫

滇行日紀上卷

東武李澄中渭淸著

康熙庚午秋予奉命典試雲南念舟車經過萬餘里將日記所歷以示子孫庶備與時遺忘且輶軒采風使臣之職也故約略其山川風土爲他年入滇者告焉

五月端陽後一日丙申出彰義門十里許大雷雨日西至盧溝橋橋建於金明昌初壯偉甲南北盧溝本桑乾河也亦曰渾河又曰小黃河又黑水河又蘆菰河土人名豬龍河是日宿良鄉水經曰聖水東過良鄉縣南卽其地也

丁酉至涿州漢涿縣也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在此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有督亢陂溉田膏腴荊軻獻圖於秦風俗通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索隱曰燕太子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卽此水經注聖水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爲涿水亦謂之桃水又云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卽劉備之舊里也

戊戌過桓侯故里道傍八角井云桓侯井也有廟顏張顯王廟村中至今多張氏子孫焉十餘里至范陽故城又經祖村士稚故居也

己亥發定興亭午至安肅九域志太平興國六年析
易州遂城縣地置靜戎縣景德元年改安肅易水至
古河陽城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此縣境有左伯桃
墓訪碑錄漢左伯桃碑在安肅縣西十五里墓前今
無存時復雨望遠樹蓊濛如畫人影滅沒其中亦一
奇也是日抵保定附清苑故地

庚子雨晴望太行蜿蜒起伏數千里若指掌

辛丑出慶都慶都漢望都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
堯母慶都山在南通典三里許有堯母鄉第一泉又有
龍泉河溉田三百餘頃其地汎洳多蒲葦之利焉日
中過定州漢中山郡也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

山今城中何常有山哉新樂南十里有伏羲畫卦臺
泯然無復存者日西過麥飯亭光武戰河北處也

壬寅發伏城驛至眞定通典曰古鮮虞國之地始皇
興兵塞井陘口韓信東下井陘皆此地九域志登陽和
樓有詩五里渡滹沱河至欒城止焉

癸卯抵趙州遊柏林寺觀壁間吳道子畫水至今趙
州人多畫水蓋其遺意耳是日至柏鄉漢鄗縣地光
武即位壇在此通典

甲辰至內丘漢曰中丘隋以國諱改之通典

乙巳內丘南二十里過圓津菴菴內一松甚古其後
爲藏經閣迤東壘石成小山搆亭其上俯池荷有致

距順德三里有豫讓橋古祖乙遷於邢卽此地通典戰
國屬趙輿地廣記故其地亦曰襄子故都云

丙午道出沙河縣故襄國地也一統志縣南有宋璟墓
碑爲顏魯公書歐陽棐集古錄云大曆七年九月璟
孫儼追建十里行蒼沙中又二十五里至臨洺驛水
經云洺水東流經曲梁城是也再三十里過呂仙祠
祠有鍾離權及盧生像入門一池搆亭其上通來往
焉日暮抵邯鄲北門內觀叢臺遺址邯山名鄲盡也
趙王如意溫明殿在焉通典風俗通曰邯鄲氏以國爲
姓

丁未過賀蘭山賀蘭眞人居此名勝志將至磁州二十

里夾堤楊柳如畫道左荷花稻塍間之人行其中渺
渺作濠濮間想矣磁州出磁石九域志本草云磁石鐵
之雄鼓山亦名滏音父山滏水源出州西北鼓山泉源
奮湧若滏揚湯故以滏口名之其水冬溫夏冷卽山
海經滏水出神囷之山也寰宇記

戊申磁州南二十里渡漳河按漳河之源有二一出
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
漳俱東至林縣合流一統志時河漲初消洶浪滾滾如
沸蓋發鶻山之漳水濁漳也北岸爲古鄴城遺址尚
存河東南十五里銅雀金虎冰井三臺並峙相去各
六十步日中過安陽橋洹音恒水經其下橋故名鯨背

矣晚抵彰德古西河地也嘗有天琴亭賦詩迺紫
己酉彰德南二十餘里經古羑里至湯陰縣本漢蕩
陰地羑水出縣西北牖山下經羑城過亦曰牖里其
城曰防城水自其城下亦曰防水矣寰宇記 唐貞觀元
年改爲湯陰以水性微溫故名名勝志 謁鄂王祠岳氏
子孫蓋寥寥焉又十里許抵嵇侍中祠又數里爲侍
中墓再數里至扁鵲墓相傳墳上土可療疾禱而求
之或得小丸如丹劑名勝志 晚抵宜溝驛縣西南有仙宜
師溝水殊寒土人目爲冷泉圖經魏文帝幸洛道病
有師巫愈之因名爲宜師溝今宜溝驛沿此名
庚戌過淇水澄泓實蘇微石橋有牌亭午抵淇縣古

沬邑也亦曰殷墟又號朝歌晉灼曰朝歌者歌不時
也淇水出彰德府林縣西大號山一統志 其地有鹿橋
鹿臺糟丘酒池之事焉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
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墜車宋均曰
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墜車也水經
注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
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濟軍資今過望淇川無
復此物城南有殷三仁故里十里許爲斮脛橋又三
十里經蘧伯玉墓又十里有殷太師比干墓碑後魏
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比干墓親爲
弔文樹碑而刊之趙明誠金石錄謂碑首殘闕其陰
紀侍從羣臣官爵姓名又載唐貞觀十九年有贈
比干詔范純陋書兩碑俱無存矣薄暮至衛輝府相
傳城西南二十七里爲魏襄王墓漢初有人於此冢
盜金得竹簡書十餘萬言世號汲冢書時急雨驟澍
竟夜乃已
辛亥雨晴食時雲四面起如馬如獅如象惟太行山
雲洞黑尤奇是日過新鄉謁湯廟至亢村驛
壬子渡黃河望廣武山想楚漢戰處廣武本土山北
枕黃河河乃折而西無横決之患焉輿地廣記曰上
有東西二城中有絕澗漢高帝項羽相與臨廣武之
間而語即此有敖山所謂敖倉也過榮澤縣禹貢濟

水溢爲榮今濟水不復入榮也通典 後漢顯宗東巡泰
山至榮澤有飛鳥翔集因命虎賁王吉射之烏上下
其聲吉曰烏烏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年
臣爲二千石既而射烏中之賜錢二百萬至今榮澤
亭堡之間猶多畫烏即其遺也夕次鄭州古高辛氏
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通典 王維宿鄭州詩
朝與州人辭暮投鄭人宿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
癸丑過鄭故都次新鄭古鄶國也名勝志 有溱洧二水
通典 新鄭東北三十五里有古鄶城輿地廣記云古有
熊國黃帝所都羅泌曰云都非其茨山又名大隗山
水經注黃帝登此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黃蓋童

于今其山有軒轅避暑洞括地志于產聚在新鄭西
南三十五里
甲寅出新鄭數里道傍多棗柿梨栗瀰滿閭閻物色也
至此始見山雖尋丈其巖巒之勢蔚西一山巔峴道
土日南茶山也又十里許雨垂垂將至遠望道左地
中湧黃烟若孤塔高數丈尾鋒銳直入雲際雲邊白
且明似凝寒水焉衆驚甚久之色漸赤或曰龍挂也
又久之色變黃中忽斷其下爲平臺化作黃霧遶南
又起烟一縷初不甚異未幾旋攪若飈輪下豐而上
銳其變化如前亦散爲黃霧馬前不數武又起黃塵
二道其勢稍過衆疑畏益甚方旋攪時忽大風至乃

散是日宿禹州宦亭記云卽禹之都春秋鄭櫟邑禹
山在城北潁水之源一統志又有鈞臺陂左傳夏啓鈞
臺之饗是也已而雨止登樓中棲樓爲明徽王故居自
成化中卽廢今爲公廨矣
乙卯將發禹州聞昨風起處穴地爲藏深大如三間
屋深不可測南四十餘里經周八士墓覜抵襄城襄
城本鄭地周襄王避叔帶之難出適鄭以襄王所居
因曰襄城輿地廣記徐君墓在城北一十七里卽季札使
鄭還挂劍而去者首山直縣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
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首山其一也望嵩
樓在縣城中唐開元時建高適送廖彥謀詩九陌遊

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嵩樓上忽相見看盡
花開花落時
丙辰渡汝河河勢壯濶一統志謂汝河在襄城南東
流入黃河又有蛟龍池左傳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
外洧淵卽此逾南三十五里至汝墳橋其下爲湛水
後漢光武破王邑會大雷風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是
也又數里經沮溺耦耕于路問津處輿地廣記黃成
山長沮桀溺耦耕焉名勝志云黃成山或云卽方城
山一名苦菜山一名長城山乃沮溺耕處其下有東
流水卽子路所問津也是日宿葉縣縣本楚地楚葉
公邑也通典其地有叡龍臺雙鳧觀不及遊和歐陽永

叔文葉縣詩
丁巳經荷篠丈人止子路宿處三十里至澧河水經
注云澧水東過西唐山是也逾南爲葉縣故城又六
十里過光武廟廟前古柏二株傍附凌霄花花大如
盂映柏枝作赭色皆數百年物也是夕抵裕州
戊午渡淯水俗名白河其源自嵩縣雙雞嶺東南流
經南陽新野會梅谿諸水至襄陽入漢江一統志其水
有六門堰召信臣所造以捍湍水累石爲之傍開六
門以節水勢九域志史云諸將立更始於淯水上卽此
薄暮過獨山古豫山也入南陽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
漢因之通典以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爲名名勝志光武

勑南陽撰風俗記。隋地理志南陽古帝鄉縉紳所出。韓愈過南陽詩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己未在南陽。日中出郭門。西南行約七里許至武鄉侯祠。祠前有坊大書昭烈皇帝三顧處中爲祠三楹其後小方亭一碑鐫前後出師表又八角亭乃草廬也。名勝志謂諸葛井在草廬前。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竟不能盡今草廬前無井矣。最後一樓顏諸葛書院登樓望岡勢外高中窪迴抱若龍形。故號臥龍岡云。李白詩亦符起顧遲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六月庚申渡白河午過白水村弔光武故蹟杜佑曰棗陽縣後漢蔡陽縣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有白水焉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是日並白河行薄暮至老白河淺水青莎與浴鳧飛鷺相映抵新野宿。新野漢舊縣。或曰棘陽縣樊陂在西南有光武臺鄧晨宅通典

辛酉雨。在新野廨前爲孔明議事臺遺址歸然名勝志一統志俱作議事堂誤。

壬戌雨中發新野七十里再渡白河抵樊城仲山甫之國也。九域志　晚渡漢水時月落不江江水浮月光滾滾若銀虹達船下乃乘月入襄陽習鑿齒襄陽記[illegible]

楚之下邑也。杜佑曰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北接宛洛跨對漢沔爲鄢郢門戶其地有峴山羊祜與鄒湛等常登之今墮淚碑在焉有鹿門山龐德公隱居之所有楚望山古馬鞍山也晉劉弘山簡嘗遊於此武陵王愛其峰秀改曰望楚山。輿地廣記　襄陽耆舊傳謂峴山碑是李興初撰梁大同十年以故碑闕落命劉之遴改撰劉靈書之見趙明誠金石錄按李白詩云晉時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則開元間晉碑尚存矣大隄城卽今城銅鞮坊在城內羽家池在城南

癸亥自襄陽城中南望虎頭山稍東卽峴山亂峯嵯

峨似螺髻浮女墻上遵峴首而西眺瞩江樹如畫復傍江行日中忽大雨江灘上下空明相接至小河村憩焉復循江所行江稍遠卽宜城故鄀楚之別都也。輿地廣記　其地出美酒。通典　名勝志謂金沙泉在縣東二里其泉造酒甘美世稱宜城春又名竹葉春孟浩然詩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彊遊今泉久湮塞酒殊惡冠蓋里自府治峴山南至宜城界俱是又有昭王廟按志昭王故城去今縣東北三十三里韓愈詩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甲子行荒山中四十里渡新店河河漲方急小舟搖漾甚輕道傍茅長丈餘管子所謂江淮之閒一茅三

脊是也名勝志謂麻陽東六十里有苞茅山其茅三脊可以縮酒卽春秋入貢之茅其實自宜城而南茅雄偉異江北凡茅皆可縮酒不獨麻陽爲然矣其茅土人名覇王草烈而彌茂用父畏之故名過新店並西山行至麗陽驛

乙丑出驛二十餘里陟高岡望旭影與襄水晃漾余有句云高江明遠岫密樹闇迴岡久之不能成篇晚抵石橋驛

丙寅晨起渡河望四山皆也雲霧中似青螺搖搖水上已而躋山背或曰卽斑竹岡也唐韓翃送人赴江陵詩斑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山秋是也遂並

荊門西山行其山有靈鷲荊山蒙山西山等遠望莫辨山數重高下參差相映如看畫中層累山矣

丁卯出荊門西南行三里至虎牙關水經注云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亂石巉巖上合下空如虎牙重門之狀楚之西塞也州西有蒙泉二泉卽州城隍所引以爲池者蒙山亦名泉子山又名象山陸九淵號象山本此其州城卽子靜先生所議築也名勝志名勝志謂陸九淵號象山本此非也楊慈湖作于靜行狀稱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有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子靜自象山出始知荊門軍也與

地碑目云蒙泉迴味甫沈傳師而下得五十七人宋震序又有玉蓋詩在惠泉寺內荊門在萬山中過虎牙山意漸弛覓日行平岡所見水田稻畦無數二十里經關壯繆祠祠外有馬跑泉蓋荊州舊戰場也是夕抵建陽驛

戊辰自驛渡建陽河所經皆不嚌稻芊芊若綠雲有吐穗者將至荊州二三十里道傍多木槿紫薇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杜佑曰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言荊警也或取名於荊山焉詩人所謂荊蠻也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枚一作枚回州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卽莫敖所縊荒谷西北

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寰宇記云羅含宅在江陵城西庾信亦居之卽宋玉宅也昔王粲依劉表在江陵作登樓賦蓋江陵城樓也宋陳堯咨更名仲宣樓今江陵雖爲重鎭樓則烏有哉方輿勝覽稱荊州東連吳會南通五嶺控扼巴蜀下瞰京洛爲吳蜀之門戶水經注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謂其可戰可守爲進取中原之基也迨荊州一失而蜀不可爲矣余過江陵有詩云荒城四面少高樓城下雲飛宿雨收官道日斜烏桕冷野塍水落稻花秋江分吳蜀開雄鎭地接湘黔控上遊畫策武侯功不就古今遺恨是荊州

己巳過小河口再數里渡荊江即鎦江下流也是日風順江中一洲多居民隔岸望蒲帆往來甚速豈三洲之一耶十餘里達南岸過江竹漸多在道左者與草萊等姚合詩江村竹樹多於草可想其槩矣上自塉宜烏桕冬青榆根而野胡椒暑月葉輙赤日西過雨雨止至孱陵驛孱陵漢縣也高帝五年置水經江水又東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釋文曰孱迮也弱也高陵至是始劣故曰孱陵也

庚午自孱陵南行東望青陽湖見漾可愛又數里有隄土人名紀湖隄藕花三里餘香氣襲人遂南渡馬場河五十里至公安縣後漢劉備爲荊州牧鎮油口

即此通典建安中左將軍劉備居此時號左公以左公之所安故曰公安名勝志縣數遷荒瘠不可留至孫黃驛止焉而公安志不載青陽湖紀湖隄名勝志謂公安有青港湖貴紀湖豈青港貴紀之訛耶抑別有其地耶乃縣志並不載青港貴紀又何說也其地宜杉宜桂宜木香爲荊之南界過此則湖南境矣

辛未渡孫黃河雨後水氣如秋駐馬河干久之五十里許過湖汊又數里經豹子岡至順林驛驛爲澧州地左徒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是也故澧水亦名蘭江楚詞又曰捐余珮兮澧浦因稱珮浦

壬申渡涔河盧肇詩君夢涔陽月中秋憶棹歌是也時夜雨初收大風若深秋是日初聞蟋蟀聲其地多水木必有荷竟日行香風中六十里至澧陽橋循澧州城望水中江豚成羣澧陽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通典水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注云水之南岸有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州城自唐李鄴侯改築戎昱銘曰雖崇澧城不勞澧人南陂岌岌下壓江波彰山下有金鴨灘近城西南二里相傳常有金鴨一雙出浮故名諺云金鴨灘頭水彭山頂上雲郡人以爲雨晴之候抵暮過蘭江宿東岸

癸酉澧州南五里渡澹水一統志云水至此曲折如織紋范文正常遊此又六七里過濛山又數里山乃有松久之至樟木堰松益多道傍雜樹爲樟爲杉爲雞雁子爲雀不踏爲猫兒莢又名六角爲楓香樹少陵所謂遠岸富喬木獨嘆楓香林也

甲戌發清化清化唐郡名今廢爲驛亂山中松益大而多東望藥山蒼鬱有致唐惟儼禪師所居刺史李翱往謁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雲在天水在缾翱因贈詩云[illegible]形如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四十里至檻山鋪又五里爲大龍驛驛有大龍山蜿蜒若龍形驛以

此得名

乙亥四鼓去大龍驛夜氣微茫中無可紀者惟道傍百蟲聲與澗水潺潺相應時明月在南梁山亘其前山之上雲接天山之下雲浮水雲斷處乃山耳山與天一色雲與水同光不知孰爲山孰爲天孰爲雲孰爲月孰爲水也梁山舊名陽山武陵舊經云陽山之女雲夢之神常以夏首秋分獸魚唐時以漢梁松廟食於上改今名錄異記云陽山有異獸前後兩頭以一頭食一頭望視劉禹錫有梁山廟觀賽神詩循山行五六里久之出山月漸低始聞雞鳴三十里天乃明見稻畦茸茸數十頃不斷大似江北麥秋時過七

里橋如常德茄形似王瓜既多蠅蟲聲喧不能寐

丙子在常德買山輿其制與肩輿等第無底取便山行耳常德漢武陵郡也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巴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關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方輿勝覽云初項羽弑義帝於郴武陵人縞素哭於招屈亭高帝聞而義之故曰義陵武陵溪在縣西三十里招屈亭在郡南安濟門之右沅水之濱輿地碑目云招屈亭唐龍朔間縣令蔡郭英重修刻石以紀其事每端午日以角黍飼餵揚枹中流競渡以濟邦人縱觀劉禹錫有武陵競渡曲注云競渡始於武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無溪辰溪也通典古老相傳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爲一溪之長一說五溪蠻皆槃瓠子孫自爲統長非巴子也小酉山在酉溪口方輿記云山下有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學隱於此梁湘東王謂訪酉陽之逸典是也無溪又名巫瀕舞潕一水五名聲之變耳吳國倫有次潕溪與許給事言懷詩駐馬山城二月過潕溪花鳥奈君何分泉一洗風塵耳不遣巴歌混楚歌又齊柳蠻花亦自春鑄前白髮故相嗔由來萬里居巴客並是先朝諫

獵人

丁丑在常德製山輿未完從者供江鱸味美異常魚

戊寅自常德西南行下臨沅江有隄亘十里俗呼花馬隄又二十里至武山一名河洑山山不甚高樹色葱蒨可喜洞綠中有盤道踰四盤爲一天門門對大江右轉竟二盤爲二天門門左有八角亭亭右有細路修竹萬竿掩映山門是爲太和觀從觀門望大江中分爲二回抱一洲二水縈繞若匹練觀後紫薇一株盛開傍有小黃楊高三尺許下復至一天門久之乃去名勝志謂山下有德勝泉傍有西山仙井白雲洞遺跡即張虛白醉臥處有巨石水出其下謂之武

陵溪卽檠瓠石也迤西謁伏波祠湖南伏波祠甚多
一名馬王廟亦猶滇黔之祀武鄉耳日中過呂鎭再
十餘里抵桃源縣東漢之沅南縣也水經注曰沅南
縣後漢建武時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宋
乾德初析置桃源縣縣無城郭沅江逕其北荒荒若
村鎭然采菱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武陵記云其湖
產菱殼薄肉厚味特甘楚平王常采之有采菱亭
巳卯自桃源十里山漸大又十里行崖刻中巖壑深
窅蟲聲唧唧瀨之五里爲白馬渡志所謂白馬雪濤
也袁宏道記畧云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
怒一江皆飛沫渡江五里至桃川宮何景明桃川宮

詩谿谷多青氣朝暮不可知雞鳴洞中樹啞嗷散華
池白石流丹液靈葩耀朱爕誰能學丹術遂使塵網
離其東爲桃源山迎典云武陵桃花源記卽此地也
從細徑入僧拙堂來迎二十餘步至八卦亭額別一
天亭前碑碣甚多自亭東上皆石級十餘步爲遇仙
橋流水出其下南有方竹亭今廢竹猶有存者但細
微耳由橋側足上數折得平臺中有几一三石墩環
之皆斕斑作五紋雜繡几東有平沙懸瀑淙淙噴巖
半洞上下俯視其幽曲不可名拙堂曰洞口故在
南壁下老人尚記沙下爲澄潭今擁二丈餘矣故淵
明所謂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者不可得而至焉紀勝

云桃源洞中有石花盆香草皆天生成又有人跡壇
在桃源宮卽唐大曆間瞿柏庭上昇處名勝志又謂
桃源洞西五里烏頭村有溪桐傳卽黃道眞釣魚處
道眞見桃花流出捨舟入洞得聞神仙秘訣後人因
目其處曰聞山夫烏頭村固不及訪所謂石盆與捨
舟入洞之跡荒唐弗可得而考矣桃源涓涓細水耳
未出山卽洑流烏有所謂桃花流出者哉予有記辨
之頗詳茲不具載巳拙堂邀至淵明寺茶罷乃去道
傍杉棕烏柏等樹無隙地竹有大如盤者自此草長
於人竹多於蓊葉或細似針或闊如掌長尺餘不復
可識皆竹也

庚辰出鄭家驛數里樹漸多旭景草烟蟲聲秋引兩
山如峽林木被體岡勢蔽虧窅然深邃小橋流水雞
落迴映人烟縷起搏結晴霄喬木千章相與依倚異
葉交柯罕復識辨足歷目逮亦足移情山無名稱未
易僕數也　食時至一村有橋俗呼陽氣橋過橋望
松林或緣半山或掩全嶂或冠巔若峯或披地蔽岫
遠望連空近疑路絕回複合沓不可一名深蹙窈窕
氣猗太古爾其鳥則奇絲畫眉白頭翁飛鳴翔舞若
笙簧徐數也再而爲將軍山山有三楠樹一在山上
一道左一道右輿人云昔縣官將往伐之雷雨輒作
土人以爲神道左者大五圍十丈許乃有枝葉厚而

光望之如虬龍倒立橫掃崎嶬當空山無人時驟雨
轉風爲之駭神悸骨矣道右者可四圍高次之山上
者倒而下此人不敢取道此山漸平抵新店驛雷電
交作焉
新店竟夜雨辛巳曉行望西山雲氣或在山腰或挂
峰末過連三坡山岙大楠櫟楓香皆高數丈肩輿行
山背尚仰視八九尺回覬谷底薈蔚蒙密窅然邃深
不可紀極又十餘里草長丈許前二人撥草肩輿始
得行山中多野牛居人揷標田中驅之山淵凡四十
八渡竟日行溪水中山樹處處皆書眉聲相接也亭
午至辰龍關關險絕兩山如門中通一線其下左右

山壁立深峪迢迢者五里許蓋辰州門戶也過關峽
勢餘四里危險次之一溪汩汩然地稍濶爲界亭驛
壬午大霧如行積木中過山只碌碌僅能見丈尺從
微茫中覦綠樹沉影畫工所不能到也五里許迢迢
輕輿出沒白雲中不復自識矣五里渡河土人曰艱
捷河也又五里爲亂石關關高里餘南山雄秀若雲
垂天際有鳥聲如人西下爲峽兩山林木交蔭生米
蟲聲亂人語生米蟲者似蟬稻將熟乃生穫稻後即
死故名十里至馬鞍關關背邐邐土坡耳西下斗側
壁立者里許數折至谷底約二里餘名因形似也左
高山右大壑越三里山徑始平有稻塍流水焉十五

里爲芙蓉關關不甚高羣山四面削立若萬仞芙蓉
關下勢漸濶心目恬霽故同一花鳥而遠近殊觀均
此烟雲而高下異趣時而草樹平崖流泉在下蒼山
既合豁爾通人與境固多同致匪鮮義取懷新無煩
屢述也
癸未出馬底驛樹與山俱雲隨峰轉所歷如關者二
所曰青山曰白霧而青山坡尤高顧東北大山皆沒
白雲如浸海濤矣道傍有野麻桐柚諸樹其大者則
松杉楓櫟松鮮傍枝雖孤株亦長三四丈材美而易
生故惟松十八焉楓香者葉三歧有實若橡栗爾雅
曰楓欇欇注云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

之楓香是也月月花綠松稍方鮮紅盛開三十里至
馬溺關關後有右下覆木瀸瀸自摘葢雲乳也關名
馬溺以此昔人易泉名曰挂虹則關亦宜名挂虹關
矣西轉爲入關路凡七盤至關頂關故有柱有梁有
坊書關名　王師破吳賊悉斬去之關下凡十里地
乃平時大雨將至回望數日所行山中道在雷雨杳
冥中不可復識矣又十五里至辰州辰州本漢武陵
郡地光武時武陵蠻反馬援擊平之置辰陽縣隋開
皇中改爲辰州志名　州荒其沅江流其前水經注沅
水又東經沅陵縣北云北非壺頭山在城東一百三
十里寰宇記云後漢馬援征蠻穿山爲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山邊有石窟卽援所居石室也一統志謂山谷間頗雜猺俗刀耕火種辰州風土記云辰當沅靖諸蠻咽喉出沒之地內可以控諸蠻外爲武陵障蔽諸蠻不由此則商販不通武陵不得此則諸蠻不通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方輿勝覽云辰砂不出於辰在麻陽及開山洞今隷沅州不屬辰也是夕對辰州宿江樓看船上鸕鷀水獺捕魚問銅柱在府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銘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弘臯爲銘按李弘臯五代史無弘字朋羽翀三楚新錄亦稱記室李臯今銅柱完好惜不及遊一睹銅柱形制耳銅柱銘附後

復溪州銅柱記

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李弘臯撰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臯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胤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弘臯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夫相名姎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弘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

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策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棄州保險結寨憑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携崇侯感

德以歸削孟獲畏威而再擒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服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岍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荷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

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阜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　手執干戈征百越
我王鑄柱庇黔黎　指畫風雲開五溪
五溪之險不足恃　我旅爭登若平地
五溪之衆不足懲　我師輕躡如春冰
溪人畏威仍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
誓山川兮告鬼神　保子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末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末州諸軍事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馬希廣奉敎監臨鑄造

天福五年鉦用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姓歸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鐫于柱之一隅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刼掠諠盜逃走戸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並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輙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罪本都

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人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明神下將宣祇爲證者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爲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玄鑒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彭士愁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師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前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龔明之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弘贇

武安軍節度衙前兵馬使前溪州左廂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向宗彥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攝溪州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仙

武安軍節度副將充溪州知後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朱彥瑀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開江都指揮使知使防遏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允蹈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倖暉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illegible]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同十將前溪州左廂都虞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龔貴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前攝大鄉縣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富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靜宼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弘佑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横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金澗里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勝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晃

前溪州大鄉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彭允臻

武安軍節度攝押衙充靜宼都副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

思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
臺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
記
甲申發江干顧辰州在山上形如半月城中廨署望
之顯顯然日出行荒岡細澗中並蘭溪者數里迤南
看横山出雲可見者山脚耳道傍婦女皆用藍布裹
頭跣足着草屐與男子等蓋自襄陽南下婦人多操
作田間習勤務本亦由於風俗樸厚也每一溪必用
草泥起數葹蓄水水深處用水車汲諸田其制似車
輪而大以木爲輻每輻懸小筩而以長木鑿齒如畦

隴以水爲機水激而輪轉故挹注不窮耳是日所經
皆培塿草木榛莽舉無足紀府而高山深林啼鳥嚶
嚶輒又听然一快也將至船溪驛則流水環匙稍曠
平綠千林蔽峯蔚然雲霞深藤架壑杳然無際矣
乙酉山船溪緣樹蒼崖轉輿下上溪行谷轉習僻爲
常矣數里望鳴脚崖山峯蒼翠欲流二十里至乾溪
洞崖石懸飛可數十丈層石高下亦可數十層每層
有石笋倒垂若氷柱洞深三十里乾溪下注如洪鐘
響答中蓄爲潭其深不可測洞之南皆土人積谷其
餘石釜洞可容數千人辰人避亂處也又三十里爲
辰溪縣辰溪漢辰陽縣地隋分置辰溪縣九章所謂

夕宿辰陽者也按辰溪爲五溪之一出三峗山流入
沅水名勝志何景明辰溪縣詩早發辰溪渡晴川喜泛
舟山城軟粉堞江驛映朱樓兩縣沙頹岸天寒水露
洲鐘音聞漸異迢遞動鄉愁日西出辰溪南門隔江
望紫金山嵯峨如劍戟登舟溯流而上約半里乃放
舟順流抵西岸逶迤至丹山洞下水渟蓄若鏡徐行
達南岸焉數里過紫金山千山皆松萬松同響斜陽
倒影如行綠雲世界矣名勝志云大酉山在縣南十
里自銅仁萬山來至當縣西向結爲大山山下有洞
名大酉洞廣記云第十六洞天穴生雲母崖滴丹砂
即此地也今辰溪南别無大山惟紫金諸峯皆石石

隙生雜樹連日所經惟紫金獨有紫翠色意大酉即
紫金也詢之土人無知者又十餘里見西山稠綠中
一菴時暮色將暝炊烟裊裊從谷底起與長林相引
鄂生所謂渺渺禪樓者矣三里抵山塘驛燈下談乾
溪洞事土人曰驛東數十里有大猿山山下有洞洞
周廻徧山亦中穴一潭相傳有神兕與獸潛藏其中
云
丙戌所經皆小澗壑若夫穹然而高者爲山涓然而
鳴者爲澗呀然而邃深者爲壑窅然而濃綠者爲林
則習見無可驚奇矣十五里至山口道傍石猙獰臥
置下其北有溪夏涼而冬煖土人呼溫溪懸注山洞

山小不可名亦曰溫溪洞云自溫泉山發龍脈二曰小龍門其南有山迴抱三層曰大龍門形家謂龍脈所結宜出寇盜故明初有蠻爲亂永樂二年討平之遂鑿斷其脈小龍門有素封康萬戶者家鉅富地脈既鑿家中落遂絕今其故居遺址尚在焉又數里爲龍門橋長可三四十步兩面有欄檻傍眺羣山翠色在掌握間矣又西南行微雨樹色愈嫩綠山中多虎多猿猴虎有獵戶所不能捕者居人號神虎猿長如人有尾啼聲若小兒時盛夏草樹茂密率匿深山中故其啼不可得而聞云

丁亥發懷化驛山不嵯峨周道漸平蒼天地清淑之氣至此而蕭川原淺率無幽邃窈窱之觀罕可爲世人道者二十里至石門高樹鳴鳥歷歷可聽過此雖無幽巖峻嶸而林松如薺綠色連岡縱矚靡涯又不覺悅心快目矣又二里並沅江行折而西兩山銜峽蛇徑低回巖樹參天不復知有地也四十里抵羅舊驛

戊子大霧行谷底鳴鳥啾啾與谷聲相應聆之若近即而彌遠蒼白雲蒼茫視聽失真也道傍堆松杉甚多賈人出辰溪編筏入大江四方人所取材多出山中又十餘里山忽秀高岫拔地若鵬翼垂天聯觀之則喬林上聳下疑無地山蹊回徑絕趾步之中山裔

屢變樹色異態矣山山皆積霧如海沅辰地勢卑濕山雲水氣結轄如烟故日弱不能容光也又數里過超觀察浮山斑荆織談久之乃去再南復並辰溪行蓋此水爲辰水入處名辰溪故所經爲辰溪縣本名沅江故所經又名沅州一水而異名故地亦因之而異稱也

己丑在沅州過江西橋沅州唐天授年改自巫州者大曆中改爲敘州至宋復今名名勝志水經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脩地理志嚮舒居處與巴渝同俗郡國志云謹標武陽山有人每土人聚即來入眾莫能辨蹤跡向後而蹤向前以刀斧斫之不死惟以杉木爲刀擬之即去古云溪山阻絕非人跡所履良然何景明沅州道中詩山行多雅興十里幾人家林葉垂朱實蹊藤落紫花縱壑防樵石傍岈畏虺沙不見前溪路遙聞秦暮笳

七月庚寅發沅州沅山不甚高是日聞鷓鴣啼行不得哥哥五字甚真三十里至栗子岡岡前峽中多雜樹一徑盤行亂石中里許至岡背土人曰小栗子岡也斗折下多石稜峭嶙峋未及谷復上谷底樹大合圍其杪僅及足又半里望南壁樹杳冥不可窮久之草莽不測實則數十尺不見底也五里兩山回抱如門西下見沅江從山外來與山相岬折向背鳥道

一線下臨蛟宮與人側足號呼並江十里遠望一塔
當山嶺有閣曰迴龍時大雨猝至投便木驛止焉
辛卯渡沅江與人多熟苗言語侏儷不可辨二十里
至蜈蚣關谷勢透迤斗絕不可上時而雙峽對峙如
行深霤時而迴崖卑複峭壁逼人盤無徑不曲曲必
有意百餘折至關門秋風颼至凄清破暑傍覩別峯
皆與爲埒更無絕巘從山其上者西下陂陀三里許
乃達谷底仍並沅江行望江上諸山若錦屏舒卷與
江水掩映又三十里仍渡沅江至晃州驛是日山行
多鷓鴣其聲斷續使然有旅思焉
晃州驛村落夾沅江山北多紅苗至驛尚早呼漁子

網魚得六頭皆不可識壬辰復大霧寸步不辨人晝
辰州已有瘴癘第中人不覺耳由晃州西南行皆童
山巖谷間多榛莽細草惟南寧舖上下里許若沅州
山色焉
癸巳去平溪衛詠何景明詩徙倚平溪館天高秋氣
清水螢光不定山籟響難平夜火雲間戍寒楓江上
城終宵無夢寐高枕聽灘聲西行皆荒阜短莎五十
里渡河北至清浪衛爲楚南界夫沅州下幽薊不啻
百里許至是卑濕已極山川草木之氣腥腐不可邇
至鎮遠地勢漸上故雲南與山陝等近北方風土焉

滇行日紀下卷

東武李澄中漁村著

甲午晨起行五里過雞鳴關下關北去斗絕二里餘
南映沅江宛宛一碧矣再二十里爲栗子坡再西爲
小溪坡又西爲草鞋坡而栗子坡尤高及巔初未覺
其峻從谷底仰觀皆成抗峯矣是日沿江行五十里
抵椒溪將至鎮遠爲山羅列或孤峯聳秀或羣巒刺
天或急峽奔濤或雲霄疊巘莫不蒼翠欲流新綠如
洗第徼外之山初無名稱耳日暮渡沅江至鎮遠一
統志本豎眼大田溪洞也元德祐元年置鎮遠沿邊
溪洞招討使明洪武五年改爲鎮遠州永樂十一年

改州爲府其地阻江依山不以城郭爲固名勝志云
郡有生熟二苗熟者頗輸丁錢生苗習於剽掠俗皆
椎髻赤脚飲食用藤以爲甌其女子及笄入山與男
子唱歌相和當意者不告父母而至男家俟有胎孕
乃拜翁姑稱婦每生子皆奉一牛於女之父母無子
者則以婢畜之別覓他女如前石屏山在郡後端直
蒼潤如屏風山半有石竇久雨竇中水出其明如虹
則江必溢居民避水以此爲候山右有路上通旋繞
屈曲名九曲岡鐵溪在府城西產異鐵水利可淬鐵
因名何景明過鎮遠詩地僻先搖落空亭長綠莎山
川連蜀道市井雜蠻歌旅鬢衣裳少秋花風雨多無

人相問訊語[illegible]撫棨柯
乙未山愈遠至仙榨關關勢險峭數十折有峽如門
斗創甲雞鳴又十里許至相見坡黔書云三重迭起
許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回瞻則首
坡見立中坡前後望則首尾畢見行者此以手招彼
以口呼送響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吳國
倫詩相見溪頭相見坡九盤雲石九迴波登來不說
于腸反涉去真如蛾射河西五里過華嚴洞洞口高
數丈入丈許秉炬始能行以其黝黑輒出十里經望城
坡南望沅江紆窕如練穿南山出土人稱諸葛洞其
貫石壘耳亦見南人之心服武鄉焉六七里抵偏橋

衛衛在沅水西有石橋跨河故曰偏橋云
丙申遊飛雲巖入門柏林參天內一株大三圍僧云
巳十二甲子矣過大士殿右轉小石級數層過以欄
北上至洞口巖石空懸如鵰蹲如鳥革如驚濤激石
如蒼龍挂而矯首如朽株帶雨漸痕奇不可狀故曰
飛雲巖云綱下雙峯對起上有亭中藏王文成碑刻
過北洞益深乳滴爲潭分雙流左右注匯大士殿後
爲池右月潭寺可遊憇焉王文成記略云興隆有巖
日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酒洞玲瓏浮者
若雲霞亘者若虹蜺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鐘鼓編磬
幡幢纓絡諦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
測之洞環審同伏異維嶽飛雲巖記略云興隆東行
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右爲巖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
嵌乳液融結紛詭殊狀竪者柱矗懸者絡綴揚者鳥
厲翼者獸蹲躡級漫矚斂衽徐睇極意所愜遂洞給
谽而窅際清渠激注而前繞道傍苗民結髻額上或
戴耳環以帕抹其首苗婦則短衣繫裙裙緣以雜色
衣紉襇若帷裳富者耳環相鈎至尺許髮以一縷垂
後黔書銀環雙炯耍酷似簾鈎鬟髮一叢茸全套馬
鬣苗婦以馬鬉雜髮爲髮衣裙行縢皆綴以牡蠣
繭扣紅絲小袋諸物或簪梳頂上以爲盛飾焉晚抵
黃平州宋爲黃平府隷敘州明改府爲安撫司隷播
州萬曆中改爲州一統志西連興道南極牂牁重岡疊

擁二水環流其地有楊荒夫家狄獠犵狫打牙西畢
諸苗黃平州志
丁酉出黃平州西行一坡高十餘里下視羣峯皆俯
睡下對面望金鳳山出雲時西南風正急雲凝則爲
水飛則爲烟或風吹入肩輿與人面相拂三十里至
重安江食時渡江過老君閣觀音坡皆極高峻二十
餘里至三教堂登三遠閣見芭蕉長六七尺新綠可
喜西五六十步觀大風洞洞石四層悉有竅相引內
有水聲不可行土人云可通四五山也十餘里抵清
平縣本清平衛也其俗椎髻白衣山入戴笠居無林

帶手擕飯食。志。滿平境內有望城香爐葛貢等山。東門凱旋勇勝諸溪。縣北七里天然洞。一名小谷門。逕呀然。弘邃虛明。可肆几筵。吳國倫詩。奇峰倒作萬蓮開。洞裏陰晴只浪猜。罔象不驚龍正臥。寒湫夜夜噴風雷。又十五里為雲溪洞。又詩云。雲溪溪上碧雲流。有客乘雲當入舟。石穴空明無一象。璇池瑤草飯青牛。郡人孫應鰲有清平十二詠。今僅存其二矣。

戊戌。行三十里抵楊老驛。山至此多石筍。羅列道傍。如圭璧劍戟。吳國倫詩。石駭馬長鳴。邅迴百感生。虎穿威李廣。羊欲幻初平。無復揚鞭意。空勞叱馭聲。險巇同世路。那得不關情。過青山坡。白羊坪。雖高不甚

險。距平越五里。為葛鏡橋。跨青兩山側。塞岍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漆。有風不波。罕見星日。少脅多鬼怪。橋再建皆為龍所壞。鏡乃刑牲釃酒江上。誓黎岷之神。橋之不成。有如此水。俄一人指云。有砥柱宇處。橋乃可成。已而果覓得砥柱二宇。叠石紋所結。今稍加人工焉。閱三十年而橋始成。葛鏡者。明萬曆時人。或以為示以橋處者神仙也。日西至平越。明洪武十四年始置平越衛。軍民指揮使。萬曆二十九年。平楊應龍之亂。陞為府。府城西南為福泉山。高真觀。仙人張三丰修真之所。張三丰名猷。或曰羊城人。或曰閩人。少遇異人。樓靜三十年。出山混俗。補刑曹吏。以

囚拐獄。編戍平越。解將入境。三丰浴於河。沈溺不起。明日。白水出禍各司回文。解者探囊中而原文已無矣。始神之。及居平越。指揮張信待之厚。謂信曰。吾為汝父治葬地。以報君慇懃。命信負其父骨指一巖竇。曰。汝往擲之戶中。信入。見不牛欲和噉。懼而挂之角。出以告三丰。三丰曰。封侯亦足矣。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亭前一池。似石盂。然泉出地中。浴汎不竭。傍有桂樹一株。亦其手植。二百年故物。未樂中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孫文恭望仙臺詩云。望仙臺迴草花饒。舉翮眞仙落故蹤。未樂當年書詔在。誰知不為覓三丰。彭而述高真觀禮斗亭詩。何處覓丹鼎。苔荒

舊石梯。陰林飛鳥過。書棟古蟲題。物色勞英主。窮追到海西。至今禮斗處。俯瞰萬山低。又城外孤峰起。高臺獨廟尊。金丹那更有。石髓至今存。老樹猿猴挂。靈巖虎豹屯。兩岡叢桂裏。白晝易黃昏。犀牛洞在月山之北。高真觀之南。正德間觀內鐘常夜出。與牛鬪。如牽吼。侵晨水草猶有存者。演程記云。清平達平越。號六亭。曰雞塲。胡登。楊老。羊塲。三郎。實九亭而遙。陟梅嶺關。渡麻哈江。地有雞羊之塲。諸苗互市。以十二辰相遞。雞十二日一市。有塲歲三十市。歲暮即塲釀會。持牛角為觴。吹蘆笙為樂。男女踏歌。盤錯互角。至元夕乃散。

已亥三里過武勝關名勝志城南四里馬場汀與羊腸河通其水湍而深中流如沸武勝關設於此左右懸崖一水中貫實諸路之要衝也吳國倫武勝關詩雙壁側無地亂峰飛拂天毒龍翻大壑羸馬怯奔泉江貫山心出雲披石甲懸當關無一事却是舞千年隔河削壁上有神留宇宙四字傍有神影遠而彌眞相傳爲仙人張三丰所題也不越志云武勝關前高崖千尺上有石影如仙人形逕撫郭子章題神留宇宙四字於上黔書謂首戴華陽冠側身倚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吾友田綸霞張三丰遺影歌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貝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

欺世夸淸都劉安雞犬事頗怪籛鏗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俗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羿雞金馬西南隅草木蘙薈山水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秘寸田尺宅埋豈巍地產丹砂大於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倔佺侶挈蹻道士羣相呼洪武初年來黔地黎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淸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巒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尻碩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屩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枯髭鬚悲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

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斲削鬻天吳始信虛蹤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鴟鵂南下倒馬坂三十里至黃絲驛又經猓猓坡大小江西坡北望黃龍山山有蝦蟆塘大可十里許土人以爲有蟆精穴其中曾沉二村故其大如此志稱旱禱多應焉西上谷芒（一作忙）關新添志云關曰高聳日恒霧雨距貴定五里爲玉枓關關上有觀音閣階前黃楊二株杉高三丈許始有傍枝右轉石級二層又小黃楊四株極峭蒨青蔥之致其餘萬木蕭森令人作物外想蓋黔皆童山至此忽綠陰垂垂便足移我情矣晚抵貴定按黔書本

朝康熙二十六年省新添衛入貴定縣移治於衛地俗以寅卯丑日貿易莳邦才新添驛詩野館孤燈半滅明江楓月落早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蕭蕭風雨聲

庚子行五里過蓮三坡土人呼馬桑衢謝肇淛詩馬桑峰口鼓鼙聲甲卒搜山送客行五十里中烟斷絕暮鴉寒雀滿荒城又五里經憑虛洞入洞石笋孤聳帶雨潘紋石石大士石織石柝及龍猿悉具後一層有石塔石鐘鐘與柝可考擊若金木焉再入洞益寬廣可容數百人地多小石笋崚嶒奇幻路高下漩泉有聲窈黑不可行再上有石羅漢千秋田川皆細石

起數百蕝界譌如哇過此有石船石林諸物森連山
皆洞洞皆皆水其深者不複測云迤西曰毋猪洞後
洞爲雷鳴有丘禾實記不具載又三十里至雲頂關
路斗峻百仞一壁矣又十里至龍里縣其地有冗刀
山加牙河甕首河明洪武四年置龍里驛本　朝康
熙十一年改衛爲縣
辛丑過高寨坡七里衛再兩小坡抵凉水鎮十餘里
上千門嶺再十里看龍洞洞內有二碑卓立最高處
苦薛封之不可讀五里許經油榨關關勢甚平較鎮
遠者不及十二三又五里渡南明河河橫跨襄陽石
橋每木響必火響愈久則火愈熾明中丞綸霞爲文

祭之自是雖響不爲災予常親見之云其響也三五
里外聞之若海潮漸近則不聞亦異事也橋對甲秀
樓仰丞相祠丞相祠者武鄉侯廟也滇黔人畏愛武
鄉次骨凡事神奇必歸之其祠在在有此獨稱丞相
者取丞相祠堂何處尋也祠中有武侯及蠻帥火濟
像綸霞記之甚悉過祠入貴陽府貴陽漢牂牁郡也
楚頃襄王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有椓
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按異物志牂牁繫船杙
也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後漢書　華陽國志曰
上值天井故多雨後漢書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
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

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
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
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
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
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有竹王三
郎神是也予過楊老黃絲驛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
人祀之惟謹豈卽其餘耶炎徼紀聞犁香者貴州宣
慰使靄翠之妻明初以計殺馬都督火濟之裔孫也
新貴縣本貴竹長官司明萬歷十九年并龍里衛本
伐長官司共置今縣萬歷三十六年從守臣請割貴
陽縣及定番州之地設立今縣請額於朝是時葉福

唐當國謂其原籍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三福相連輿
圖中未有偶者因請額疏至票擬貴州貴陽府新貴
縣以配之遂如擬行名勝志　金筑螺擁山白雲菴建文
遜國後一日至此題詩於壁菴內一井周可二尺許
傳爲建文所濬井中水恒雨不溢恒暘不涸時有雙
鯉出沒早出輒雨雨出輒晴其應不爽菴左右有杉
木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亦傳皆建文手植府城
內有王文成先生祠黔書文成以救戴銑謫龍場驛
丞初至無室居東峰石穴卽陽明洞也乃爲石槨自
誓居易俟命從者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
抑鬱又爲越音雜以詼笑怒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若有人告之者乃以點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今其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皆在黔人士始知有聖賢性命之學矣郡南銅鼓山每陰雨聞有聲如銅鼓左棲霞右相寶爲郡之勝境唐史亦謂牂牁有高連石門二山夾國倫東山詩九日不登高烟霞澹林麓十日秋氣清東山倚天矗複道紆新榛琳宮隱扶木振衣躡其巔一縱千里目荒城大如斗衆山渺焉伏掃石坐層雲鳴鐘發幽谷僧至焚妙香居然在天竺忽開西域蓮掩彼南陽菊何言非吾土良遊此堪卜

壬寅行五十里路稍平有二小坡不知名抵清鎮縣

本威清衛地本　朝康熙二十六年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省赫聲灌靈二衛附之名勝志云山路稍坦木多野橙指揮劉世爵宅有玩咯堂相傳建文遜跡過此爲之書扁旅寓隘甚薄暮遊三清觀觀側馬鞍山俯臨屋背聽梵音鐘磬聲至千山月滿始歸是日爲七月十四清鎮人多焚楮於門往往相聚哭其俗如此華蓋洞舊名宗繳洞焦希程記略云去衛西二里許有洞洞門卑隘磬折而入中可容數十人其上則氤氳之氣蒸而成涵蓊然蔚然崖石變幻望之如雲狀態互異或如靈芝如蓓蕾如璣衡如凝露如蜂房如蛛網象物盤旋於絡石如齊紈越縠縹緲從輕風銳如懸錐莖如覆肝如神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雨之將至

癸卯西行上二坡渡江橋皆不知名蓋貴竹土著皆苗民漢人惟流寓者故其山川土地之名悉苗語不可得而書也三十里抵蘆荻哨望西山一帶如芙蓉萬朵鋒銳插天或拳石竟體各離立不相連山下悉可耕尤奇再二十里上小坡至安平縣本平壩衛地本　朝康熙二十六年改平壩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黔書舊屬羅鬼猶有遺風夏言平壩道中詩落日荒村生紫烟攢峰矗嶂盡屏連行雲帶雨穿松塢野水流香出稻川蟲響空山秋榻靜月斜孤壁夜堂偏

不眠起坐千憂集城角無端到枕邊名勝志聖泉在城西五里里人劉汝楫記略云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許當巖砢壘嶂中一泓自石罅迸水滙爲方池每日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尺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夜計之凡百次按弇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名靈泉即此

甲辰山路坦平細雨中行五十里至楊家關是日亭午有雄虹承日下其色純朱去日僅尺許良久乃滅巳復現至日西始散衆異之豈所謂日精者歟又二十里至安順府安順山革器陸離滿市上器爲盤盂弇壺棋局障泥之屬黔書皮牝者首牡者亞焉謂者

貴狄者賤焉熨者上皴者次焉木以養之漆毛刷內
取其滑且平也火以烘之纔文穀理取其乾且厚也
木以張之膏以定之刀以刪之而復膏以稱粿爲膏
之其功十也沙以磨之土以瞀之石以攀之石出點蒼而
後繪以文采焉繪之色四皆和漆成之首則黃色之
正者故首也黃以石黃絳以硃口砂碧色合靛青石
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木西有乳漆器
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耳
乙巳過楊家橋又二十里至瑪瑙鋪再十里探龍井
洞西山五里有龍湫洑地中穿山出道傍爲龍井中
皆積水有魚長尺許東山及道間皆洞所穿也十里

抵鎮寧州元所置州也其婚姻論牛爲聘
丙午出鎮寧二里過觀音洞上安莊坡命景明安莊
道中詩處處人家空薜蘿幾年殘弊樓千丈山邊白
水聲嵯峨路入盤江瘴癘多嶺徼土風連百粵川原
人語雜諸羅側身西望看銅柱此地曾經馬伏波渡
白水河河在兩峽間處處激石有聲至望水亭河懸
注三十丈濶二十丈噴沫濺雪如匹練倒垂雲氣時
時起水面其下爲兒牛潭相傳有兒牛滑其中三十
餘年一見每晴日有五色霞起若虹土人云兒牛氣
也滇程記云白水驛達滇城有雞首關嶺曰石堡安
龍菁凡六亭諺云滇城白水半人半鬼是滇路險絕

首程也有懸崖懸水飛流瀑布自山巔下注三疊相
承其下爲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嬰重疾發漲噴沫
如雲霧籠目數里五里許爲雞公背北山洞中有石
雞故名其下爲大凹嶺再上經大坡頂下五里爲廟
陂橋西上即關索嶺嶺半有關壯繆祠三十步許有
啞泉廟前修竹數百竿竹大如椽高約十丈許葉濶
如掌長三尺風吹之脩脩然名孝竹其生也筍不離
母一名苦竹又名綿竹可供組索之用廟後有泉周
厨內廿列可飲乃踰嶺上有關索廟嶺四十八折高
五里餘可當北方十里南北關嶺無有過於此者矣
滇程記云雞公背與關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

嶺凡四十三盤至巔有香樹坡小菁口坡白口東坡
安龍菁坡胡椒凹象鼻嶺左右皆崖菁萬仞中僅有
道如梁行者慄且汗下爲關嶺驛夫關索名不見於
蜀志或以爲壯繆少子豈史軼其名歟抑流傳失實
歟昔人題咏甚多寺僧輯爲關嶺志楊慎關嶺曲四
首倦枕愁雞鳴問郎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長途須早
行又北登雞公背南望象鼻屼相逢試相問來往定
誰難又關索嶺四十三盤高前有安龍菁行人莫辭
勞又老鴉關側樹間雲下西去何當還
丁未五里至小關嶺勢峻險關下望西山雲氣彌天
西經安莊坡從山缺處回望東北諸山並培塿伏矣

再上安龍坡復上象鼻嶺從衆山頂上下望過來山
莽蒼一氣並不見培塿矣吳國倫象鼻嶺詩山形如
象鼻礀道擬叢叢筏渡千崖底車旋萬石中短亭欲
上月鳴瀑直生風白髮悲行險乾坤一轉蓬三里許
至末寧州俗稱頂站謂地勢之高寒也苗有狆家羅
鬼犵狫龍家男女自婚以背負物州志許邦才謫末寧
詩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
來又元日詩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門懸帖
春風動夜郎
戊申上黑土坡歷梅子關又經竹林坡西望雲氣彌
漫不見咫尺下黃土坡至白雲嶺雲氣彌探雖有日

光黯黮不能下時天色氤氳山出雲直上上下相接
天地同色成銀海世界矣久之急雨驟澍石沾濕益
滑肩輿飄飄如葉上雨聲下流潦聲傍澗水飛瀑聲
澎湃鏜鞳萬山一響下倒馬坎並盤江行名勝志盤
江在州東四十里源出烏撒經曲靖西由七星關下
入安南境北轉而東南至慕義司烏泥江通廣西入
南海三國志諸葛亮南征至盤山即此過鐵鎖橋橋
長四十餘步跨盤江江兩崖如削水爲石束不得舒
江黝怒作聲其色濃綠若膠漆鎖大於臂左右各四
條鑿孔納諸石從石壁穿而上爲屋棟復鑿孔穿木
而下爲橋梁再透而上繫諸石雜用小鎖相維乃附

木爲橋鎮以巨石施欄楯覆板屋塗以丹雘南北有
門設兵司啓閉爲滇黔咽喉焉楊慎盤江行可憐盤
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二三月綠烟生碧波何景明
亦有盤江行篇多不載南上盡重嶺十五里至猴兒
關又五里爲海馬關關後有海馬洞洞可容二千人
中一泉相傳爲海眼云志稱洞中有物如龍與牝馬
交多產名駒又十五里抵安南縣諺云冷頂站熱盤
江行至安南要火向予經其地良然八十里中寒燠
異候如此何景明安南詩崎嶇蹄嶺路到郭已昏鐘
城險苗難近關高賈不通野烟秋牧馬崖日暖收蜂
民俗殊中域生涯亦頗同縣舊安南衛也亦本　朝

康熙二十六年改置縣南有尾灑山其嶺常有雲霧
土人因名尾灑猶華言水下也縣城亦有尾灑井甚
甘可茗
己酉自安南出門下坡五里爲大小老鴉關道傍刻
鳥道千重四大字再下烏雲坡雲氣瀰漫如昨已而
大雨淋射至抄子嶺上江西坡坡長十五里險峭實
山巔耳黔人或呼爲坡或呼爲嶺不以山名也山中
草時作橘柚香時而惡臭氣閉不得出蓋苗蠻之地
毒草叢生著手輒墳起經一兩日始消西過芭蕉關
又上新興坡三里爲普安縣黔書康熙二十二年省
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

庚戌過觀音洞洞可二日遊以積水渟蓄不果相傳有妖猴在其中故刻石大士洞口鎮之又五里爲九峰寺寺舊有羅漢松一株今不復存自此道傍松多偃蓋而羅漢松亦間有焉十里爲鸚哥嘴懸崖千尺下臨絕壑兩峰橫出如翼迤西有鸚鵡寺門前喬林蓊鬱山僧淳樸不乞布金錢與他處逈異歷兩三坡三十里至普安州蜀爲興古郡唐貞觀元年改名盤州以州東北有盤江又有盤江山故名是時隸戎州都督府蒙氏爲南詔東鄙東爨烏蠻居之號于矢部蠻人性獷戾出入帶刀弩男子草蓑衣婦女被短花裙以魚獵爲生爨人服飾嗜好與宣慰司羅羅同俗

志 明改普安州介雲貴川廣之交蠻苗襟喉也苗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二十四日是辰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宣戲於市何景明普安詩日下孤城生夕烟相逢只說敗師年寨門晝閉青山上戍角寒吹白模前寇至不知重嶺隘兵來能得幾家全居人尚想黔中將統領三軍獨晏然

辛亥上雲南坡時積雨連朝山山雲起坡獨出雲上其長可十餘里一統志云三一溪一出雲南坡一出沙莊一出目前山三流合一流入於城南水洞黔山以此嶺爲南界其險峭實要害云又四十五里至亦資孔塡程記云普安達亦資孔凡六亭實八亭有半

納牟山土人稱爲雲南坡陂陀相續行石齒中土人曰我道如掌問亭哨隔闕兼山猶曰咫尺爾自鎮遠而南水北流寸寸皆山所經坡嶺以數百計至是蕃地勢高可百里許通典謂黔中古蠻𡰪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然彼所謂黔中者五溪耳今之黔則徼外之境世稱九種七姓殆初入鬼方時所有苗民色目也今則有東苗西苗青苗白苗黑苗紅苗花苗天苗紫姜毛草羅鬼崗人舊人犵獠小嘴牯羊木老犵狫短裙谷藺九股八番花犵狫剪頭犵狫打牙犵狫馬登龍家宋家子仲家子蔡家子龍家子狗耳龍家不更僕數焉蓋苗

爲土著而漢人則稱流民頭目爲土司而 朝臣賦爲流官且流民所居僅南北孔道視諸苗曾不十一焉苗民既反側不常流庸復刁而且悍少拂其意憤而思逞矣嗟乎自古邊疆啓釁未有不起於長吏貪墨者也故柔遠之道以寬仁爲主然寬仁而流於姑息無駕御鼓舞之術烏足爲經久之良規歟必智勇足以弭其變廉正足以服其心而後遠人雖猾無不可以腕誠之治治之也後之用黔者可不知所取衷哉

壬子酉行二里許至仙人洞洞在東山壁下逆賊亂時彝舍燬士人多族居其中又十里爲五里坡坡前

亂不參差可觀二十里至滇南勝境復西行山山皆松櫟鬱葱之觀過此復童然盡矣又二十里抵多羅驛多羅即平尼衞滇程記曰亦資孔六程而達平尼衞至此四望山不大豁因以爲名

癸丑自多羅三十里至青溪洞洞口懸崖可十丈餘皆壘石作海濤紋中垂石若柱傍豁兩門西壁穴入地中東壁秉炬始得行入三十步許鍾乳倒垂如林有及人頂者參差以億計再深聞水聲滑不可行乃止滇程記云有清溪洞而溪流中貫深炬火入之有浮屠龍象芝朶雲英諸物皆石乳融結十五里過山嶺關哨連日苦霾霧是日始晴望衆山松色歷歷行圖

畫中過此山不必高而新翠澎湃松不必深而風聲謖謖悅目怡情價數日泥濘之勞焉又十五里山皆石筍松生石隙中長僅及肩而枝悉虬曲青葱之色相接復十里抵白水驛滇程記曰自平尼六亭而達白水驛有茶花管多盜行者不戒而掠名曰張稔路

甲寅出衞路漸平十五里上新鋪嶺嶺前石如錦紋形狀不可一名至老虎口盧谷邃深雨漬土洒怪石聳立尤奇自此至霑益州皆平岡而石勢如被鱗甲焉滇程記云白水達南寧驛號三亭分水交河阿幢橋也實八亭交水川平可走輪蹄阿幢橋有大道達曲靖府名勝志

甲寅在霑益州州漢牂牁宛溫縣地蜀漢屬興古郡唐天寶末沒於蠻元至元中置霑益州元公孫輔亂後傷慎詩云驅馬霑益州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漚迴不見人烟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風景何蕭颼郡縣生荊棘汚萊驛田疇夜聽虎豹號晝顧麂鹿遊羣鳥集戰壘野燐飛林丘灼灼道傍花只爲行者愁交水村在州南二百三十里廢交水縣在焉交水下流五十里爲交河謂合盤江蜈溪二水而名之也按盤江有二源北流曰北盤江南流曰南盤江環繞諸山各流千里至平伐橫山寨而合霑州治據二江之間也名勝志

乙卯出州地平如掌道左蓄水爲塘中多野茭菱草之屬土人呼望海子志云城東五里有東海子廣輪五十餘里夏秋之交雨水汪洋故稱巨浸其實汚澤耳旱亦可犁爲田也十里過新橋河又五里過黑風嶺其南有黑風洞故名再二十里至鸚哥嘴西下遶運坡十七八里山乃平是日行七十里抵馬龍州漢益州郡地唐時沒於蠻名撒匡蠻刺居之後有樂歆者納垢逐舊蠻而有其地至羅苴內附於元置納垢千戶所至元中改今州滇程記云南寧驛四亭而達馬龍馬至是脫昆蹄馬龍州達易隆所又名木密關號三亭滄浪白塔越河也實八亭途經魯峯伽邏司

下板橋古城堡小關索嶺夾路多躑躅花丹素二桑
多羅山山石奇瑰林樹茂密州之望山也名勝志
丙辰行七里許過嶺多坡陀小岫又十里秋柳鬖鬖
衰草枯短山不甚高松僅及肩秋風颯然心目俱恬
矣又十五里下黃土坡復登青石坡其地多野薑花
老米果救軍糧救軍糧者大如豆紅如珊瑚可食相
傳孔明糧絕用此以餉軍故名老米果者人似救軍
糧色紫味酸食之可以已脹野薑花者葉似稌而莖
短花叢生色白香味似薑初生時滇人采之作羹甚
佳四十餘里有山亦名關索嶺名勝志州西七十五
里楊磨山又名關索嶺嶺屬尋甸州高可五里上有

武侯祠祠外古松一株大四圍高五丈頂盤結若龍
形枝正白皮鱗皴與松等西南復一株大半之碑記
武侯會盟其下蓋千餘年物也又五里爲易隆驛滇
載記馬龍州達易隆所號三亭實八亭途經下板橋
關索嶺有戍守
丁巳十里過秀嵩山山峭拔若青蓮孤聳自多羅驛
即望見之名勝志州東二十里秀嵩山聳出霄漢環
州衆山皆出其下俗呼搖鈴山蜀時孟獲立寨於此
並楊林河行十五里至河口村復十餘里經大鼎山
登華提關望秀嵩湖湖濶三十里接嵩明州俗亦呼
望海子即嘉利澤也時茭草映水白鷺雙飛漁舟搖

漾水濟湖外山連雲如城郭月餘困亂山中忽見秋
色平遠蕭甚不能去名勝志嘉利澤在州東南十五
里週廻百餘里水可以溉魚可以食即楊林澤也魚
美甲滇池已而下坡坡前亂石極奇巧之致與湖光
相稱再十五里至楊林驛楊慎楊林驛詩楊林今日
是昭陽白首拘留未得還瀕父綄紗渾不見斷腸今
古溪潺湲按楊林驛在州西南二十五里舊楊林縣
也縣南有竹雄山東有羊林山西南十里有石若馬
頭土人呼爲烏納山山週百餘里西距呈貢東接宜
良有水草宜牧名勝志
戊午自楊林歷兩小坡行六十里至板橋驛滇程記

自楊林達板橋驛號三亭實六亭貨始用肥驛壁有
題云滇海盈盈一水遙解鞍明日問歸橈還如謝朓
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驛西澗巒皆赤壤雨灑所
侵亂石稜稜奇甚驛東有龍泉觀觀後一洞深可三
四里居人屢用避兵焉洞中有水下注爲龍潭廣二
丈餘西倚石壁不復流爲小龍潭中橫一埂水分爲
二第淺狹耳滇志板橋堡有山皆奇石兩龍湫疊出
焉
己未發板橋二十五里爲歸化寺在金馬山之麓寺
內左右杉二行計十一株大可七尺許高四五丈森
秀宜人地爽塏亭閣遙相授頗雅潔稱名剎焉俯看

雲南城烟火萬家西對碧雞太華諸峯徘徊者久之再五里抵雲南府滇程記云板橋三亭而至滇

雲南禹貢梁州之域古僰國也戎獠之中最有人道其字從人（元和郡縣志）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通典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神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即今中國無之矣按酈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楨野王輿地志以爲至僰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於鄭孔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湮沒無以詳焉按後漢地理志滇池出鐵北有黑木祠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木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

三犇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武侯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木武侯遺事謂黑木在城固縣西北觀此則黑木未爲無稽矣雲南又稱百濮地路史濮熊姓書彭濮彭濮人皆峽外爲楚害楚滅之文十六年百濮伐楚預云建寧郡南濮尸地以多曰百濮一作僕僕逸周書獻令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齒以短狗是已華陽國志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音沮）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莊王裔也路史今姚州與夜郎以西蠻皆云莊蹻後華陽國志蜀建興三年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太平寰宇記蜀劉氏分永昌爲雲南郡而治於弄棟川晉改爲晉寧郡又置寧州唐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自是朝貢不絕天寶末楊國忠用事蜀帥撫慰不謹蠻王閤羅鳳不恭國忠命鮮于仲通興師一萬渡瀘討之大爲羅鳳所敗自是臣附吐蕃侵寇西川貞元中韋皐鎮蜀蠻帥異牟尋歸國遂以皐爲雲南安撫大使命使冊拜謂之南詔太和中杜元穎鎮蜀蠻王嵯顛侵蜀自是或臣或否咸通中結擄南海蠻深寇蜀郡西南尸之中南詔蠻最大何光遠鑑誡錄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呼宰相爲布燮王蜀後主乾德中南蠻遣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爲使入蜀五代會要郭崇韜平蜀後使入其部有牒稱都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奏疏其紙厚硬如皮又彩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宋太祖乾德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二百年不通中國矣元世祖以革囊渡金沙江破段氏遂平六詔至大德間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正十二年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

皆奔威楚總管段功敗紅巾於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屯古田寺功潛火其寺紅巾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䄄(音渴)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自是威望大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寃鬼哭功得書歸已復往其臣楊智張希矯諫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名阿䄄主

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違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曰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常爲我累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惠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䄄主聞變失聲哭曰昨瞑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烟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

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俁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也)西山鐵立(松林也)霜瀟灑(滇載記) 昆明本漢定笮縣周武帝立定笮鎮武德二年於鎮置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以爲名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橋處(元和郡縣志) 名勝志按昆者夷大族之稱彌言滿也盛也言族大而且盛也音轉而爲明又曰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夷以元江臨江爲鎖鑰西南緬甸諸夷以騰越永昌順寧爲咽喉西北

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爲扼塞識此三者可以高枕雲南矣其俗尚骨卜刻木爲信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爲送終(寰宇記) 其城左依金馬右繞碧雞金馬寺廟中祀金馬神滇略金馬山神卽遼古東天竺阿育王長子名福邦逐馬至此後土人立廟祀之廟前泥馬一歲時馬病國人殺羊豕以血塗馬尸乃烹食之迤北爲銅瓦寺極雄麗中有三天門左右檜松皆高數丈與杉爭勝焉山不甚高實岡阜耳有金馬關與碧雞關東西相望土人以碧雞關在小山上遂以小山爲碧雞山其實南北一山橫亘百許里者皆碧雞山也相傳周惠王時有鳳凰翔集於此時人不識自爲碧

雞因以名山而碧雞關廟中肖像一雞尤爲可笑水
經注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
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議大夫王襃祭之欲致其
雞馬襃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襃金馬碧雞頌曰敬
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故左太沖蜀都賦金馬騁光
而絕影碧雞倏忽而耀儀其山南半尤高俗所謂太
華山臥羅山盤二峰也其下浸滇池一名昆明池又
號滇海中橫一埂埂北水淺有草名草海埂南水深
多風濤之險名老海近山處水色白則曰白蕩水經
注滇池周三百里許上源深廣下流淺狹有似倒流
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

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
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後
漢書肅宗元和中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寰宇記
曰滇水在郡南其深濶下流沐猴猶倒故曰滇池出
駿馬日行五百里事同大宛郡國志云滇池周迴五
百里蓋池水來自盤龍江其廣可四五百里深處人
不敢泛或有神馬其物潛其中未可知也其下爲螳
螂川池中不產蝦魚亦不甚佳惟金線洞所產金線
小魚稱佳品焉高嶢關在雲津橋北俗曰高橋楊用
修先生別業在其下今制府范蘇公祀議禮諸公於
此地道記逈山無血水所出府北爲鄧山一曰商山

俗稱蛇山前漢地理志注俞元山出銅是也五華山在
城內上有五華寺金齒舉人張含詩云五華臺上望
昆明淨練微茫似掌平故國欲歸歸未得海山風雨
一齊生一統志載滇池出衣鉢蓮花名勝志謂五華
山有金艸菜皆不經非可詳考越巂蜀記云雲南旺
旺廝也寰宇記又謂雲南山有祠處石室稱黃石公
祀之必用紙一百張筆一雙墨一丸室內有䇿必知
吉凶但不見其形此事亦未常試之入其郛見三坊
街曰碧雞曰金馬曰忠愛人物士女之繁銅錫珣瑿卭竹秬豆
象紗毾㲪琵琶縹碧石之物產及登五華俯萊海環
矚金馬碧雞滇池動影在衣帶間又不禁感慨今昔

寄心蒙段之前矣
李子曰古者九州之地幅員未廣禹貢所載崑崙析
支渠搜何其荒遠莫考歟高宗伐鬼方王制亦屏寄
棘乃周文之化彼墳漢坼而外無聞焉中古以來遐
哉弗可知已尋自京師抵荊襄皆南向至武陵則西
南向入黔則盡西向至滇則南向者十三西向者十
七矣漢書稱爲西南夷豈不信歟昔人動謂萬里雲
南今人謂八千餘里止耳蓋黔中二三里爲一里謂
之蠻里通典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本　朝聲教所被日闢
國百里奚止超唐軼漢哉輿圖自京師至雲南爲六

百四十五里奉使者限一百二十日此　國家南北
疆域之數也予既歷其塗並爲後之入滇者書程焉

滇行日記　下卷

滇行日記二卷 通行本

國朝李澄中撰澄中字渭清號漁村又號雷田諸城
人原籍成都康熙已未
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編乃康熙庚午澄中
典試雲南時途中所記凡八十有四日於山川風
土古蹟故實無不詳載而考証之處差少殆行篋
無書之故耶

塞程別紀一卷

〔清〕余寀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塞程別記一卷》提要

塞程別紀題辭

與朝混一區夏宰制萬方幅隕之廣爲千古所莫及蒙古諸部落雖越在邊陲然久爲王化之所覆幬不謂無知小醜侵其鄰封致煩　天討旋奏蕩平山陰余子同野隨督運于公壯遊塞外以其見聞所及勒爲塞程別紀一書此又從來紀行之所未有者也竊嘗取而觀之其于花也木也山也與內地同其于水也沙也與內地異其于晴也雨也與內地同其于寒也熱也與內地異由是思之在天則察其寒與熱在

地則辨其水與沙覘于同異之間雖未嘗親歷塞外亦無難想見其大凡矣獨其所紀僅及于第十八臺喀爾倫而止此外未之有及豈余子車轍馬跡僅至此耶抑此外便無可紀者耶僕生平足跡不踰里閈非無勝情苦乏濟勝之具因不復作遨遊想然見人之壯遊者未嘗不從羨歎慕之今余子之遊則又爲文人韻士之所必不能到即使其紀載之書文字模糊猶令人不忍遽棄況乎筆致曲折頗彷彿于山經水注之間寧不爲好事者之所賞耶新安張潮題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塞程別紀

山陰余　寀同野著

武林趙承烈聆菴校

京師東直門七十八里至不倒山山北二川西日白
河源出石塘口外東日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至此合
流由通州達天津直沽入海又五十里至密雲縣縣
有新舊二城朝河遶城西八里至石嶺雙崖列峙潮

河夾流水勢山色漸有可觀又五十二里至石匣城
山環四面水遶城東南一二里城小而堅城守副叅
以下南去十餘里山上泉如瀑布過大石下積爲深
潭內有龍間極靈興守備郤登雲至潭上叩頭求見
忽二魚銜波而出忽不見彼則以爲龍矣豈真龍哉
又聞戚南塘有題字在悵不及一往觀也又八里至
腰亭望見口上諸山始有森森戟立如鵉如壁者至
此路雖漸隘而山蹟中開澗水分流頗曲折有致又
十五里至新開嶺道出兩山間下臨絕澗盤旋曲折
十餘里隘峻難行嶺上舊有關城俗名三天門嶺北
河水深沒馬腹幾不能渡別從嶺南下東去又二山
道亦通古北口嶺平坦至朝河下流有橋可渡十五
里至古北口城在四山之上澗水中流長城綿亘雖
人力實天險也鎭守總兵官□府城西南一二里山
城下新建死營房數百間魚鱗鳥翼處北遶觀北門
外有宋楊令公祠欲往謁之念令公雖忠而受制監
軍師敗身死初不知君命尚有所不受之義遂止
城西北數里至關口朝河從水口入兩有皇華亭東

婁蘋遶大道又十五里至三□口又七里至釣魚臺
山石臨河坐其上俛視潭水中隱隱然有魚可釣所
攜衣針可以作鈎但無從呼稚子爲我敲之耳已而
聞
聖上曾釣於此故以得名又二十八里至十八盤嶺高
不過數里而紆迴曲折車馬出其上忽左旋隱木石
中倏右旋如出頭上漸高漸遠望之若可梯天人以
爲險以余觀之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險則險矣猶
嫌其險而不更高更遠耳雖然在德不在險天下而

果一家也車轍馬跡之所必由坦坦然駕八駿而騤
康莊奚以此紆廻曲折爲哉又十里至偏嶺高亦不
過數里嶺上下積騾馬骨臭不可聞因十八盤及此
重險凡車載過之者不難於上而難於下其上也勢
必緩進故雖艱澀而無害及其下也將車者苦於從
下而上之難力旣竭矣則反悵悵然怠於從上而下
之易泩千丈之坡加之以重載壓後車馬勢動欲止
不可得至於覆敗馬斃車下而且或及人者矣此蓋
難易勢殊而彼不知也余傷之言之執事者凡車從

上而下每一車止駕一馬餘騾馬繫之車後十車爲
偶合十車兵夫共挽定一車次第循級而後下之又
山道多磴車礫其上如下一級必戛然有聲輻因而
脫軸因而折矣宜令每車各束稭而編管遇磴投隙
中古所謂安車蒲輪者可祖其意初創議有或指余
而言曰爾河官也此船頭上拷把水口下捲埽法何
足爲軍中道耶余曰噫傖父兵猶水也余誠河員河
固未易易言也誠能以治河之法通之治兵雖挾輈
振轡如霆如雷而橫行窮荒極北之鄉可矣汝知之

乎何止爲是因與共嶺上下反覆道此義而嶺外有
松杉雲表翠峰如屛夾山道桃李梨花間無數山麓
有徹底清泉都不及細玩之甚以爲恨喜前路漸平
坦坐馬上俯首信馬蹄兀兀然思而得之如在夢遊
覺來失笑又八里至鞍匠屯兩山漸開川原曠潤見
在耕牧旗下莊頭數家纍纍樹畜彷彿內地又二十
里至小興州耕牧丁壯二十餘家又五里至大興州
昔元故州城基址猶存今置大糧莊頭三家耕牧爲
業丁壯百餘口又山東流民三四家其山產榛栗等

城北里許山麓有元丞相帖木兒記功碑俗傳李陵
碑非是有二川其一朝河其二灤河朝河之西黑山
下龍潭溝間有蘇武廟灤河之東有山如塔灤水由
喜峰口入內地經太平路南出峽口山至遷安縣折
而東繞清風臺山後由永平府城西灤州城東南至
樂亭縣西南劉家墩入海自大興州七里至兩間房
耕牧數家林木暢茂溪流有聲下馬遲亂石塡溪水
倘坐其上脫足洗之見隔岸山麓樹叢中若鶯鶴之
類數百驚人而起舉而復集戛戛然鳴聲如鬭色目

人諦正浮淀水面翹首諦觀而靜聽之前倚父者又忽來效余其人覺魁梧然中乾無川壃爾呼足心大痛不可忍急起而口中喋喋若咎余累及之者則又堪絕倒也時蓋四月終而寒中猶寒水流動者更甚安無怪其然但余又不知何以獨能堪之況余素有足疾與冷此獨不覺乃不可解去後見所佩小刀因在彼亂石上坐久失去彼倫則又來謂余曰可以爲慢遊善忘之誡恩其言未嘗非是然余游觀之典正在發軔初偶失小物貲未之介意也又十八里至波

羅腦金經註波羅蜜者登彼岸也此不名蜜而名腦意其猶在此岸也至此兩山又漸相逼山高水深隔溪一峰聳而立古松栢蕭蕭參天嵒石磊落而深秀望之儼若燕鶯峰然山之麓又一壁遊抱溪上如屏一天意其中必有異然可望而不可即則此岸之義是矣從此岸南去百餘步嵒石亦森秀其最高巔大石上一松如蓋嵒雖峻可攀而登同行一文吏登之曰誰敢居吾上一强有力者出其上則亦曰誰復敢居吾上余最後登但進進不容已無意中至松樹下

坐而平視則我已與彼一峰列峙矣松樹傍有石奇怪呼兩人使上示之則誦後亦壁一句云蓋二客不能從焉又十里至騷壺營籬落數十家又十里至鐵匠營籬落十餘家自大興州至此夾道皆崇山峻嶺懸崖附壁其道或寬或窄而傍多細柳夭桃蒼松古樹不亞江南春色但嵎中猶有積雪望之如玉石就之則森森然冷逼人矣初夏尚被重裘蓋所謂同天而不同時者此也又十五里至小官營籬落二三十家又十五里至上城平原大川周四山寬數十里籬

落五六處耕牧爲業附近內八旗蒙古其中多有山左明末年被擄人一老婦衣百片破羊皮披髮跣足走帳前乞食初視之如脫來鄴都城內鬼熟察其音則知爲揚州人年八旬餘矣何自至此不忍問與之食使去又十五里至大官營籬落數十家又十五里至二道營又十五里至頭道營各籬落數十家又五里至百花洲山多野芍藥可採而食有野韭與不識名野菜凡幾種俱可食藥蘂紅綻而未開餘無所見奈何其名擬之姑蘇臺畔當西施鄰且淸歌妙舞游

息幽芳名勝地同非妥則僭既而歸途在獨石外見種種彩色奇異花然後憶知其地宜亦然昔人當有至其地適逢其時乍得見之故遂稱爲百花洲云或者當元盛時往來上都挾美人有如西子者至此亦未可知但不可想見其效顰時果何似耳又二十五里至青嶺本名北何氣嶺不甚高多大樹望嶺北諸山如大屏風一峰列疊尤聳翠山脈分十數行蜿蜒而下各各迴抱山窩間草木深黑而搖動飛走潛伏殆非人境既度嶺遥溪畔樹下石坐觀石罅下初生

魚兒出沒翻水花中轉欣然忘機已而夕陽照石壁上如夜方且偶然得句忽山谷中有聲似豸虎亟起去之憶前所得句如去空山覓人跡杳不知起落之所在矣幻化之極慨余心胸中不能不奪於境以此驗之欠十年工在不可不知也又三十里至郭家屯自青嶺以北夾道兩山間多石壁將山兩山口望見前山曠然壁立張數十里外多赤色儼然赤城眞大觀也其中最寬廣平原爲項曰郭家屯者前代當必有人於此曾屯田而其時土著郭爲大姓故因以立

名也南去古北口北去北谷東去喜峰口西去獨石路各數百里此爲要中形勝都會之區不宜輕視之置之膜外今雖有數十家住此耕牧不能盡地之利且勢輕無益宜發更番諸戍兵凡有罪廢黜者萬人於此屯田兼以畜牧灤河從西北來寬一二十丈深沒馬腹產魚最美卽灤鯽也擬從其下流凡經過山口石峽間可開者開之蓄水使倍深廣水漲時可通舟楫達內地夏五六月間亦可用爲灌溉曾見歙中山上田引山泉灌之嫌其冷糞以石灰灰性熱在冷

泉中亦能發生故也此法卽不能通之塞外但就現在土著所宜種黍麥之類俾萬人墾之自食有餘矣若使兼利畜洩通貨財濟有無則此萬人者所力運可食數萬人漢時玉關外有都護官宜於此立都護府如漢趙充國班超唐郭李宋韓范元耶律楚才等輩人物經營十數年間當必雄視朔方威霄條里外無疑矣附近東西喜峰獨石等口外亦各分爲副貳統轄於此東自遼陽極西至洮甯亦宜如此等要中所在各立都府各府各不下數萬人各盈分副戒

亦如之如此則不費內庭斗楹匠馬而形勝百倍矣
曾長城哉吾故嘗曰長城不在城而在人險在塞外
初不在塞上也因至此灼見其形勢有必如此者偶
然思之但其中不能無弊將俟暇日與識天下大勢
知大計作邊圖者細論之十里至羅北營籬落十數
家又五里至三道營籬落五六家自古北口至此凡
有籬落所在草屋周外皆編木爲柵或用荆榛等爲
之高出於屋藤蔓其上枝葉離離然長條倒掛搖風
日烟雨中罨山襯之如陳章侯最得意水墨畫因是

想知古人落筆處即自成一家必有所見非率意自
爲之也又二十里至崆峒山一峰直立上有孔洞然
達前後俗本呼之曰窟窿好事者文之以美名曰崆
峒廣成子得仙黃帝就而問道豈其即此何好事者
之多以空文遺誤人有如是耶余只作窟窿觀相其
面又相其背從其後小徑環而出然後知其雖孤立
而不古不秀不及大小孤遠甚又擬其空中或刖有
異然奈何不令人得登灼見其果有異與否而後稱
建之也今既不然姑置之其前山亦聳立有如劍如

戟如牆如壁者人皆以爲奇余又下馬坐樹下一再
審察之但覺坍坍然有遜挹人勢北鄙氣象駭俗耳
目耳我不取也又十五里至小伯顏溝自此以北多
沙石少土性地遂寒薄惟見磽确無復村舍籬落矣
又十里至半邊山山高壁立有云似畫家荷葉皴者
就而觀之初無他長又十里至大伯顏溝伯顏者猶
言豐饒也其山草木頗茂盛多野獸便於色目人打
生放牧而已餘無足取又三十里至轉水河山多松
樹無人烟三十里至紅門山口本名哈馬兒坍阿多

松樹無人烟山漸低小灤河之源亦止此岡自此至
喜峰口諸山松皆合抱木朝來商利而採之由灤河
筏運入喜峰所棄松梢長尚十數丈積久横山上供
野火後燼黑成長炭無所用之豈不惜哉餘松雖多
乏棟梁之材矣又四十里至火河溝本名塔本它羅
海自此以北山嗣漸遠惟見有木草處即可駐又三
十里至螞蟻岡地頗平坦山遠少樹是夜自總戎劉
公管遣僕夫驅所乘馬隨大羣放牧夜將半驟入羣
有若羣虎者焉驟共三百餘皆驚逸不知所向侵晨

總戎嘗放步騎四出追之蹤募始復由是以知出塞之難非難於行軍而難於行運非難於行運而難於牧馬凡驟馬非放之得青則所費不給放青必以夜有去營一二十里至三十里者守牧不過十數人無論豺虎驚奔而蒙古色目人往往來盜故蒙卑比入驚羣因其逸而驅之去雖善追者亦無如之何矣遂言之總戎公是後放牧所在前一日定先使人熟知其地加之以騎士挾弓矢火器夜數番休附近有駐牧蒙古者定亦使人問知其部落酋長使之聞之而

恩威之間使不得爲盜并可使爲我禦則善矣又三十里至甲達河本名牙帶乜羅海有水草可駐又四十五里至諾爾有河二道山遠無樹又四十五里至克本泥又拉俗名後店子寬廣平坦並無薪木用馬糞代薪自此始又四十五里至上都本名圖爾根伊查里元舊都其內宮殿爐基猶存傍有龍光寺石碑土人呼爲一百单八廟城南河水通石匣今內八旗蒙古并新降喀爾喀部落雜處放牧五里至雙塔塔兩立小山上去十餘丈各高數丈如尖底甕而無級

有實中丞東一塔磚壁上有題某年月日翰林某過此者動余詩與立西一塔前小石龕上題壁甫已某明府至題其右偏某總戎公至云爲我書一絕句於左余謝不敏僉之不得已傍立石臺下仰筆書於左既而於山下馬上觀之余則儼然山其上而居中何可當哉欲毀之又思之曰露天地土塊壁上淡墨字幾何日乎因勿毀且使此塔亦暫得有如某者至此把寸管爲一掃之又十五里至趙耐漫蘇門泥又喇小小土山無足觀又十五里至漫粹可又三十五里

至額嚕山脉沙起非土非石細柳叢生長丈餘可用爲矢所謂董澤之蒲即此類也細流出蒲柳間日中熱而大渴飲馬而後自飲雖中冷泉不能過之有泉如此且渴甚飲何後於馬哉古有云疑長藉馬力況絕域乎杜工部云眞堪托死生所托死生者敢先之乎噫吾今而後知吾乃不若馬漆園曾有云呼我爲馬則爲馬今日者我便能爲馬矣誰呼之哉三十里至十八里台又三十里至枯魯諾爾凡言諾爾者華言海也海周數十里色如米汁飲無發其北里許又

小海周十餘里水甚清甘三十里至三岔口本名西喇諾爾其水甚清其地路分古北獨石張家口故曰三岔運上官多看守所積餘米及計帥旋日應給兵夫口糧於此者至此始見有酒可沽凡鹽米果蔬及乾魚肉等俱有之價俱十倍賈者從口內捆載而來遂厚利雖嫌其太貴然使無此一等人從何處得望見之哉室不嫌其貴矣如囊澀何又二十五里至六臺本名和爾博諾爾海周二十餘里色如米汁掘地取水沙白者水清有黃者黑者赤者皆因沙得色然

澄之許久未易清始亦與之俱化者矣是役也糧運由古北大兵出獨石自獨石五十里外爲始當設官置遞日臺臺各相去五六七八十里不等就水草之便也先是總憲于公駐此督糧運後遂進次十八臺其地自此以北皆積沙如山大兵糧運出沒其間車轍馬跡動輒入沙尺許初覺甚艱公留官命治道凡積沙最厚所在伐柳柳顛倒束而鋪之遂便輓輓至鑾輿氣旋之日加之以新柳仍覆以沙柳枝葉略露兩路斬斬然葱鬱芊軟如繡地綠紗稍擬從古來營理除道所未曾有各運文武官於此留屯餘糧者多於三岔皆編柳爲門戶比鄰夾道儼然城市畫樹旗幟夜則各發鎗炮如元夜爆竹聲各擊柝鳴鑼往往驚人爲賈者輻輳相與貿易之所曰小市此設景象不意此在何處得見之也余雖往來上下駐此最久覓伴擇山坡下地平水甘而略遠囂泛之所亦立門戶且搆柳爲亭無事坐其上不離皮褥初不覺五六月間是何氣候反愀然自語曰秋風將至能無望之而先彫者乎余尚堪之如不堪何但破敝褻貫一傘

引以自酌而已又三十里至昂吉兒兔四周積沙如山者千堆萬疊此獨寬曠饒水草　鑾輿往返皆駐蹕于此水草間高庳不等過者空略遠從柳枝鋪墊所在行余誤入之馬遂陷余亦幾墮其中幸而得出不遺餘力矣因駐此呼從征哈爾倩及綠旗兵丁亟伐柳加所曾鋪者又一層高出尺餘長六十餘丈慮師旋日或遇雨積水車騎由之者不使其高則并不知可出之道在何所且不止蹈余前轍而余既嘗之矣忍遺之後來者乎三日而工畢闕其東南十餘里

外諾爾周五六十里多魚鳥不及綱羅之其水味鹹產鹽如陝中華馬池能自長落有似乎潮信者故凡言諾爾卽華言海海則海矣余則生居東海之濱如吾所見特小之耳其東曰者布通答卜尊王西曰吟喇蘇奴某貝勒此二部落台吉內一人聞原籍山左人者未詳六十里至吟什馬哥四十里至喝爾兔又四十八里至滾諾爾諾爾爲海已言之矣滾者稍言深凡諾爾雖極大不過中原一沼一湖而已此諾爾則奇奇不在大大不過數畝在深何以知其深也凡

物與其中不覺有少影響凡過此者雖甚渴不敢於此飲其馬更奇者中有物夜呼震地華帖式某者爲余言初未之信旣而至其所余亦不敢飲吾馬由是知先輩可以奪人原不在果有無也又四十五里至果爾蘇台卽十臺師旋以後露貯餘米於此并五臺所貯約其萬餘石累之以布袋覆之以油单貫繩束板以壓之儼然峰起以示遠人以需後用必有意在非所敢知也其地勢則漸平坦由沙磧而且人瀚海矣又四十五里至胡魯蘇台又六十里至蘇阿勒兔又四十七里至吟必爾吟又五十七里至阿爾伏又五十五里至鄂爾郭又五十五里至僧色又四十九里至枯倭兔又五十里至喀爾倫明成祖勒銘處今十八臺又曰額倫四十八家蒙古部落界止此

跋

自江南達京師爲程凡二千餘里往來于其間者不啻由戶庭登堂奥今以此冊計之京師至喀爾倫纔一千五百餘里而古北口內已二百里則口外僅一千三百里耳而其艱已若此况自此而外便爲諸蒙古部落其跋涉之難又不識當爲何若矣然則我輩生長腹地其安且吉爲何如也心齋張潮

塞程別記一卷通行本

國朝余寀撰寀字同野山陰人其書記自京出古北口至喀爾倫一千五百餘里其時道路初開未能有所攷証僅述風土氣候山川草木之屬而已

塞北小鈔一卷

〔清〕高士奇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塞北小抄一卷》提要

余在翰林高君澹人嘗以其侍從出入之所紀
述眎余余輒爲論序其事所以颺寵榮讚盛美
旣亦見於余文矣今年余在春官澹人從北出
塞行數日道病
上憫其勞遣醫甲士護以歸旣歸
手勅戒所遣醫謹調衛毋怠忽益優遇如此澹人病
少閒則記錄其山川阨塞道里風俗所經涉稍
稍及其蒙被恩禮及與
上所問答者又以眎余澹人言曰進而語吾
君退不使人知臣之志也余感其言進於澹人曰古
者君臣皆面相與語後世勢闊絕或易之以書

旅投分迄於通籍各蒙
異數亟歷星霜今高子以飛揚報
主之身雖甄遼
清蹕猶采述見聞助揚
聲教誠足備故事於
昭代答
殊遇於無窮而余以衰颯猥玷清班呫嗶文史之間
惴慄
記注之頃自顧無狀日月逝矣從此上負
聖恩而下慚吾友豈有窮時因書以志焉勾吳年弟
嚴繩孫題

塞北小鈔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讀臣高士奇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癸未寅時臣士奇扈
蹕出東直門天日晴暢午次花梨坎
上面諭臣士奇且向村落暫歇頃之尙食
上徹御前盤餐
諭中使向村中覓士奇賜之
駐蹕牛欄山
召入帳殿賜食臣偶侵暑氣
上命以氷水飲益元散二椀方覺清涼又
遣御醫馬之駿就帳房診視夜深復
遣中使來看按牛欄山在順義縣北二十里相傳山有中峰洞洞內金牛時常出現然山不甚高遠望之僅蜿蜒一丘耳是日得詩一首

扈從出都恭祀
炎官駕日擁晴霞曉色清明拂翠華筆硯幾年
隨豹尾關山直北控龍沙盧傳涼淀遺風舊欲
笑凌歊往事餘何似
至尊崇孝治朝朝親侍
五雲車

甲申小暑過螺山宋王沂公曾行程錄曰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欄諸山卽此是耶志云紅螺山高二百餘仞潭中有二螺夜常放光故名午次螺山北尙食
上曰爾夜來服藥好未臣士奇對曰非蒙
聖恩賜以醫藥今已稍愈
上曰爾南人爲何亦飲氷水臣士奇曰天氣炎熱非氷莫解
上曰朕聞南人殊不畏暑臣士奇曰南人從來畏暑故有吳牛見月而喘之語
上大笑晚渡潮河
駐蹕密雲縣北密雲本漢白檀地後魏置密雲縣隋爲檀州唐初仍曰密雲縣今因之潮河在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於白河宋景定二年蒙古忽必烈親將諸軍由檀順州駐潮河川明弘治十三年火篩自大同深入分遣大臣戍此李東陽曰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一日而近是也邊防攷潮河寬處可一二里狹處僅二三丈昔人毎以木石縱橫布列兩旁築臺臺下有鐵門關外爲夾墻許論謂潮河川係元時避暑故道設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宜多建石墩列川中錯綜宛轉令不得水路今石墩遺趾尙存是日得詩一首

渡潮河

平野忽紆縈上下蹁阡陌廢興古厗奚密雲本漢厗奚縣舊治晉廢厗音歸縱橫堆亂石水勢西南流斷岸黃沙積巨浸連白河迴環接地脉古砦餘頹基當年此疆豈浮梁度

翠輿撤洌競輕策杜詩云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撤洌夏雲行晶晶曦光淡將夕六月寒上山巖嶂生新碧

巳丙過九莊嶺水經注鮑丘水自塞外南流經九莊嶺是也

駐蹕石盤峪南峪內有龍潭百步許形如石盆水淀無底相傳有龍時見

上駕臨潭上潭影澄澈輕儵山水

上顧臣士奇曰潭中果有龍乎臣士奇對曰龍變化不測時見時隱或潛淀淵于理似亦有之但潭中未必盡有龍也潭側佛寺龍爪槐一株陰可數丈人坐其下屋宇皆碧既下山行十餘里張幄白河側晚膳

賜食如常白河亦曰鮑丘水俗曰大榆河自石塘嶺流入密雲縣又南經懷柔順義縣流入通州境明萬曆中議者謂順義縣牛闌山而下白河潮河二水交會水勢淡廣漕舟易達牛闌山而上水源既分支流自弱密雲城西有白河故道宜於楊家莊地方築來新口疏通舊道使白河自城西經流直至潮河交會則水勢至大牛闌山至密雲亦可以舟運矣晚大雷雨是日得詩一首

石盤峪龍潭應制

蒼山幾合沓巖湫當谷口渟淵俯澄澈肇石同盎缶變幻龍有無窟宅依林藪讀易悟飛潛此理或時有陰崖苔蘚滑茂葉路徑陡荒祠蔭古槐危闌接牛斗非關猺木遊喜隨

仙仗後瞻對愧拘忸

宸衷本虛受

丙戌經金溝屯石匣營營西有石如匣自此東北行乍原乍隰十里為腰亭鋪又十里為新開嶺又十里為老王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門關至老王谷即此王沂公行程錄云自檀州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契丹主常於此過冬今名曰金溝屯大戶居此

駐蹕古北口內是日臣忽患痢薄暮侍

上漁於要水

上在舟中顧臣士奇曰聞爾有病何以復來臣士奇對曰此間風土人所難至臣得扈從登覽誠為

灤幸

上顧顒親王溫郡王曰彼方抱病勉強隨侍

持耳頃之伺食

上諭臣士奇曰觀爾氣色殊未佳當節飲食

勞調理遂來

命先回發熱竟夜下痢十餘次是日得詩一首

金溝屯

夜雨淸宿莽羽林發下旦行行原隰異

屢換金溝仍昔名舊館已汗漫嗟哉古

蓬蹐凌亂覽史憶沂鄭道里有程按宣

還孤蹤實佩佩我今陪

豫遊翔翔等飛翰攬轡莫踟躕茲來誠泮奐

丁亥強起曉行望霧靈山雲霧蒙鼎水經

孟廣硎山也下有廣硎水自黑峪關入

經墻子嶺西合淸水河山之左右峰巒

松茂柏內地之民多取材焉元有霧靈

宮辰時出古北口鹵簿盡設古北口兩

中通一車下有激澗巨石磊砢凡四十

險絕之道亦曰虎北口五代史唐燕樂

軍古北二守梁乾化三年晉將劉光濬

光克古北口石晉開運二年契丹主入寇

虎北口間晉取泰州復南向宋宣和三年

士奇在
上前鼻衂不止
上諭臣士奇曰爾在京患痢初愈勉力隨行爾之勤
愼朕悉知之今見爾病日增且此去房屋漸少無
靜養之所朕甚念之當送爾回京調理臣士奇奏
曰臣數年以來扈從
皇上巡歷喜峰口奉天府烏喇及淸涼山未嘗以病
偷安況塞北山川人所罕至思奉
屬車登臨觀覽實爲厚幸若中道先回於臣子扈
從之誼未安且偶然患痢不日自可痊愈也
上沉吟久之復
諭臣士奇曰前面有皇莊可暫住調治愈則隨行不
愈仍當回京聽爾自便無過於勞頓
賜御饌如常亦不能下箸蓋因裏急身熱殊憒憒也
駐蹕長漢溝地面甚隘連營三十餘里復
命侍衛同御醫馬之駿來帳房診視之駿云中受暑
氣發熱作嘔恐有變症薄暮包衣昂邦費揚俄
傳
旨着臣士奇明日須就皇莊人家暫歇一二日好則
隨行未愈則竟歸家悉由爾便是日得詩二首
曉行望霧靈山兼懷館閣諸君子
晨發望濛濛靈山雜煙霧茄曲休吹出塞吟旗

臺莫認從軍路草際閑花滿道周荒碑題是古
興州籠鵝射雁地何所空餘野淀名金溝都城
去此三百里風亭氷榭青霄裏六月何曾苦鬱
蒸竹床淵簟淸如水月落天邊第幾峰藤蘿陰
翳萬千重扈遊不減丘壑意吾將跌蕩開心胸
古北口
古鎭青山口雙崖對面削綫路通兩軌峰如犬
牙錯險阻自天成何人施斲鑿怪石虎狼蹲硤
角馬騰愕
盛世尚柔遠邊陲久開拓歲遣列雲府金支曜叢
薄憶昔經綸關山川恣搜索春來望雁門千里
窮寥廓懷抱早超然當暑再持橐出塞愧長略
皇心在經略
戊子過十八盤嶺一徑逶迤盤旋下上兩崖亂
山多生雜樹時方盛夏枝葉蒙茸向午鳴蟬斷
續伺接過嶺地略平衍至偏嶺南午膳
上見臣士奇侍側曰此間有皇莊可往憩焉
駐蹕鞍匠屯去偏嶺十五里王沂公行程錄云出古
北口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
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
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又有烏灤河罍斗嶺渡
雲嶺等名宋宣和六年著作郎許亢宗使金亦

有奉使行程錄云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即今喜峰口）之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兎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令十八盤嶺或即德勝嶺偏嶺或即偏槍嶺又聞前路有灤河儀衆河及喇馬洞洞中亦有石刻佛或即臥如來館也按元粟隆禮契丹國志云由古北口至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契丹主避暑莊有亭臺又云契丹主夏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遼史云每歲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令獵人吹

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名呼鹿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避暑之地多在吐兒山子河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僂頭山宮鄭公行程錄臨潢西北二百里號涼淀在僂頭山爲避暑之處今所至與安搭布喇者相傳爲契丹主避暑所居彼土人射鹿之法亦如之惜未身歷不能詳攷其地理而其道路戶監則因

車駕巡幸新經開廣非復向時之阸塞矣是日得詩

二首

十八盤嶺

塞行日厭山馳望少平陸北上更岩巒繚曲往而復前旌趁徹底後隊出灌木蒙茸草樹繁鳥徑殊遥燧火雲照衣裳三庚近初伏馳驅萬馬蹄蓊鬱氣成縮執熱思層冰蘊蒸走澗谷向午聞鳴蜩凄風振轅轂

塞外臥病對月

月出泉山靜迢迢萬里心縈行離遠嶠忽已過重林簫帳清漸入綺衣夜氣侵衰顏照鬢伏枕悟升沈

巳丑以侍從諸人車輛未到仍

駐蹕鞍匠屯

上之體念群情無所不至矣病轉增劇夜不能寐尋

詩一首

塞上懷張學士

同爲隨從客有懷詎能已我今塞北君江南煙相隔幾千里邊城遮落邊馬肥赤日黃埃到客衣江山風月久應待年年對客空言歸龍眠山下君家住遠峰亭子生負趣嘯傲羲皇臥北牕性耽芳草情嘉樹羽林後騎何紛紛珥筆揮鞭轉憶君緘書欲寄秋來雁目送斷江東雲

庚寅

車駕發鞍匠屯遣太僕院吏目唐虞際來守視且

諭以仰晚奏
聞虞際診脉謂 臣 士奇四肢煩熱飲食減少恐成禁
口之症須加調攝不宜更行炎暑
駐蹕上都河大偏嶺六十五里是日得詩三首
塞上偶吟
畫擾殊方勝頓隨
玉輦過墟鶯啼御朔詩記上風多夜靜聞豺虎山空
散駱驛遺蹤問前事何處是鵰窠
聲蹕當三伏涼飈且夕吹不逢花落晚更見草
生遲故壘防秋廢層臺避暑宜幾人能出塞力
疾賦新詩

萬山行遍無人徑板屋高墻望盡稀巢裏鷹雛
爭得食沙邊雁乳浴初飛宵連毳幙趨
行殿曉縱金鞴入
御園始信返旺無六月非關信斷着夾衣唐盧弼有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之句
辛卯
上命侍衛傳
旨着 臣 士奇回京靜攝復
命包衣毡邦遣撥什庫一名披甲五名園人一名送
回京都沿途飲食宿歇皆着皇莊人等用心供
給又

諭 臣 士奇若不能乘馬須覓轎徐行唐虞際亦着同
回以便途次用藥
聖慈周渥感激涕零自愧犬馬之報無從也是日得
詩二首
賜歸途中作
從遊忝畤昔濊筆屢冬春病苦炎天劇歸銜
聖主仁獨行臥達轅飛夢傍鉤陳遠愧崔亭伯從容
賦四巡漢崔駰上四巡頌
樺皮鋪板屋松葉架山樓藥物煩中賜盤餐不
外求退風飛朱鷁見月喘吳牛漸喜歸途近檀
州過順州

壬辰乘曉涼過十八盤嶺午後入古北口天忽
雨晚至石匣營皇莊尚遠郎城陰支帳房宿有
民人王姓者年七十七自云本浙之金華人其
糜粥以進密雲順義諸處雖接壤京都地連邊
郡居人土牖繩樞寺宇亦甚荒狹皆難栖止也
癸巳雨行田間禾黍芃芃碩而樂之自念少無
宦情宜就畎畝歲耕之願當早為計午至密雲
縣城西皇庄孫家急雨驟盆覓車不可得仮卅
仍騎馬渡潮河河水驟漲三十里過螺山二十
里至牛欄山皇庄商家宿病熱不能食支床而
臥雨聲終夜矣是日得詩二首

雨中過客寓縣城西行田間

客雨陰濃白鳥飛徑穿禾黍到柴扉鄉心忽記
西疇事水稻花香蟹漸肥

田閒十畝越江濱只合披蓑作隱淪不見山村
籬落下科頭箕踞種田人

甲午雨未霽行五十里就村店炊粥飲之申刻
入東直門抵寓則
上已行
聖諭至宮中看
乾清宮總管內臣顧問行及御藥房提調內臣劉
夢龍太醫院御醫戴元植來就視病勢若何詳

細奏
閏二十七日戊戌驛使賚
聖諭回宮又遣總管內臣顧問行楊澈到臣寓問好
否閏六月初一日辛丑中使至京再賚
垂問復於御藥房提調內臣劉夢龍奏帖之後
御筆批用心調理不可輕視八字是日轉補侍讀之
命下一介小臣叨此
厚眷同於
覆載千載一時也
自庚寅後
駐蹕之地臣士奇不獲侍從詢之扈從諸臣得其大

略並錄於左

辛卯
駐蹕藍旗鷹窠

壬辰
駐蹕波羅城

癸巳

甲午發波羅城
駐蹕烏爾格思泰

乙未

丙申發烏爾格思泰
駐蹕伊孫喀卜沁口

丁酉
駐蹕拜布哈口

戊戌
駐蹕烏喇代

己亥

庚子

辛丑閏六月朔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發烏喇代
駐蹕布敦口
丁未
駐蹕克林各爾之烏里雅蘇泰
戊申
駐蹕西爾哈
己酉
駐蹕營西爾哈
庚戌
駐蹕色爾伯口
辛亥

駐蹕那林各爾
壬子
駐蹕格德勒庫
癸丑
駐蹕鴨咯圖
甲寅
駐蹕烏喇代
乙卯立秋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發烏里雅蘇泰
駐蹕烏喇代
辛酉
駐蹕營口
壬戌
駐蹕昆推
癸亥
甲子發昆推
駐蹕拜察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七月朔發拜察
駐蹕和托克圖布喇克
辛未
壬申發和托克圖布喇克
駐蹕齊爾希勒之齊老圖
癸酉
駐蹕索龍山谷口

甲戌
駐蹕鳴拜谷之蒙魁口
乙亥
丙子發蒙魁口
駐蹕哈馬爾壺爾希勒河邊
丁丑
駐蹕鳴拜谷口
戊寅
己卯發鳴拜谷口
駐蹕上都
庚辰

辛巳
壬午發上都
駐蹕薩打滸
癸未
駐蹕夏克圖
甲申
駐蹕西喇他喇
乙酉
駐蹕喀喇巴克什
丙戌
駐蹕鞍匠屯

丁亥
戊子
己丑發鞍匠屯
駐蹕古北口第一泉
庚寅入古北口
駐蹕潮河營
辛卯
駐蹕陳家莊
壬辰
駐蹕王家莊
癸巳

駐蹕三家店
甲午
上奉
太皇太后回宮臣士奇因轉補侍讀啟
奏謝
恩蒙
上垂問病已好否仍
諭服藥調理
二十八日丁酉
上召臣士奇至
養心殿賜觀塞外所產盤羊夜光木盤羊鹿身細

尾兩角盤背上有燧文按羊之屬有羱有𦍩說
文𦍩大羊而細角有圓繞燧文夜則懸角木上
以防患爾雅註𦍩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
間陶弘景註本草云其角多節燧燧圓繞者爲
𦍩羊陸佃埤雅羱羊似吳羊而大角狀若騾而
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生草戴行代都賦所謂
羱羊養草以盤旋是也李時珍云山羊有二種
一種大角盤桓肉至百觔據諸說攷之盤羊殆
即羱羊也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
有光遇雨益甚移置
殿上通體皆明白如螢火近之可以燭物以素

貯水投之木光澄澈雨露日遠則光漸滅矣攷
之群書眞誥艮常山有螢火芝大如豆形紫華
夜視有光述異記東方朔謂帝曰臣遊東流至
鍾火之山有明莖草夜如金燈亦名洞冥草拾
遺記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置漆盤中照
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若夜光木未有載者惟黃
山志載有放光木殆其類歟

臣士奇猥以豎儒生逢
聖主朝夕
禁闥奉職七年
巡行所至如喜峰口喀爾沁奉天府烏喇清涼山皆
得珥筆以從其所經過山川風土攷取事實與
巡狩謁
陵諸典禮荒祠野戍之遺蹟各有紀錄次第成編而
上所諮詢以及
恩遇之隆則愼而不書頃將
扈從北巡偶檢金文靖前後北征錄讀之見其凡
有

賜予纖細必載亦不敢忘
君恩之意也臣旣感沉痾中途先返雖得畧覩塞北
山川終以未獲追隨
六御訪興安中京之舊事錄而藏之深爲惆悵頑以
疾痔致煩
聖慮
深慈稠疊至再至三揣分不安但增感泣雨窓伏枕
敬爲書志欲使世世子孫銘此
異數永戴
天恩至于
駐蹕之地仍錄卷末以資異日之參攷焉

塞北小抄一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書乃康熙癸亥六月癸未士奇扈從聖駕北巡會士奇遘疾行至鞍匠屯而返記其途中恩遇及往來所經以成是編自鞍匠屯以後駐蹕之地仍按日恭載至閏六月丁酉回鑾宣示塞外所得盤羊夜光木諸事亦並錄焉自序稱奉職七年巡幸所至各有紀錄次第成編而上所諮詢以及恩遇之隆則慎而不書偶檢明金幼孜北征錄見其凡有賜予纖悉必載亦不忘君恩之意故是編載錫賚顧問比他記特爲詳悉至所考塞外古跡以今核之多不甚確如以喇嘛洞爲臥如來館之類尤涉附會蓋身所未經而僅據明以前人之典籍宜其依稀彷彿爾

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

〔清〕許纘曾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九年石門馬氏大酉山房刻龍威秘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提要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室有老親陳情得請其肥遯而遊也凡王程所歷感覽會心所可述而志者不特東山之零雨南仲之霏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里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嶢峩擊黃河之瀰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以

使事入楚便道省覲趨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

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尋於驛路交游而不得紀至己亥

恩命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渭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濶才疎臨毫輒滯歸篇採蘭蘩藜之餘憶向時閱歷如雲烟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怦怦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兩樂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

忠孝之餘閒極文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鯀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時堂

滇行紀程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猪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猪婆龍爲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羅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凡物煎炙龍聞即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興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

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冏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擲空飼之群鴉飛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則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惡鳥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實言荊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陽

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衆延之祈數日不効乃絶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挾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卽行矣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我雖去請留一驗是日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爲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衆始神之雨竟雷伯雷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衆大懼奔至州復延此僧遣雷雷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漳汸舖有勸歸寺寺前漳江夜月爲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晦日見水底映月着意窺之卽不見

桃花源異龜

由桃源山攀躋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挂絶壁而下瀉

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靈龜身上面各刻物類鴟鵲背生髮尾帶甲如龍鱗名曰黃靈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逸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細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卽下傾于其傾處刳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潮汐之地似亦可倣而為之

淩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淩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銜火兜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屢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構木爲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爲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最爲宏敞

香稻

清浪衛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産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多寒所植多晚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伯候精舍最爲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内頑石爲梗逆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手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用舟饋運直至偏橋衛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碎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運糗糧者盡去其船之蓬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黄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没

黔米

貴州各屬産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楚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舉爲褒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真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游内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内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僊深

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掛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真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萊莉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閬汝毋素吾名聊借俚言爲鑒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累桀驁為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盡入版籍安氏之族者皆就殲邇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榴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為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石畔青山尖頂若數點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霧中之樹福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群峰聳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絮昔之所稱為車為布為輪為馬為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內盡為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即水西地威清衛鎮遠舖西南有山黝遠可望不可即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銅鼓于此其地亦有嵝苗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農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良騎質小而蹄健登高山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真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鋪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為鐘聲一為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黑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鋪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群峰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激三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輿人云此望水亭泉

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絲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濺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清月皎之時往往出見其龍湫掛處內有水簾洞甚深突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者絲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後人再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萬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栖以防弋獲

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酋計之為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嘗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尚未解籜也

啞泉

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脈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俗稱小關王廟廟貌甚偉酋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關索嶺考

世俗謂前將軍第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孟獲威勛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嶺未考何代敕封義勇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者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為丞相所器重任侍中實監軍有令聞

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援軍自効語益屬不經或曰諸酋謂父為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鑿然兩廟並峙則春秋之受羊豕享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為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為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

侯時左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句扶及雲長少子關興即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者有符合又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即永寧州地宮條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州守林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傍僵卧臭穢逼人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喜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蠻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崖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駛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杙于兩崖貫之以繫纜索曳舟乃得橫渡所謂牂牁是也[illegible]故遂以名江楊慎牂牁即貴池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杙于兩岸中以繩緪之舟人循繩而渡乎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但用牂牁濟有議建橋者天啟初水藺酉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撫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寬亦如之鎔鐵爲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緪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蓋以大板石覘水犀之屬爲橋鎭者恐備焉

又以索木所餘十餘丈盤繞橋間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修飛梁架木狀若金闕甲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旋修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後督工鼎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言語與黔人不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匕首終其身未嘗解無衆布襍大裳亦止披破氈一片或犬羊之皮寬廣三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右風右至則披右肩或掩于胸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耕稻作食苦蕎雜糧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于爲盜獷傑然追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朦臏

黔中苗人稱天子爲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朦臏粵西稱官曰聽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衙門曰朝廷噫朦臏之稱始春秋一字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則倘布爲裙以荷葉包飯澗水燒而食之以竹管灌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反戢平[illegible]雞

打牙犵狫

苗種有打牙犵狫其至尊者用銀鑲鳩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苗民稱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斷研甚佳陽山茶絕類松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

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携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飲啖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髻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鐵所產不及京師白[illegible]

嵐至此層累而上絕無平地凡幾盤旋左右皆類此綮與徒力役皆苗也每與人一名安子兒功皆險之方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鳥淡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輒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問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蕊臘月開花曾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省城谷也熇熇傷人未

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其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槿並開以爲異及至節令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卉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衛城入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窒

與門戶土人言尙有十餘里逼紫泉洞然幽秘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壽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犖犖俱青鐵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壽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鴆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濕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纘曾
陛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
日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纘曾以
史官得請于　朝馳驛省親道經於此遇鳴鏑消
十騎白刃相向急率廝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
三人生擒其七縛至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
老猶有修談往事顧而問焉者追思曩昔翻爲色
變

蕪湖北岓爲蟂磯土人云老蛟蟄焉繁昌縣二十五
里曰蟂子磯磯上有城梵宫修竹鬱然秀麗相傳
明末時兵書阮大鋮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峰巒聳
秀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宫琳宇
長松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黃州起行不數里遙望對江赤壁即東坡賦云西望
夏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會城夏
口即今漢口也昔楚乘所載赤壁鏖兵在嘉魚以

上距黃州四百里非黃州之赤壁一曰黃州乃赤
圻非赤壁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即京山之枝旋巘足洞空
天然海屋石浪波疊僧人支架度成佛殿尚有餘
巘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幹
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遮蔽殿宇可數畝
蔭所謂桄榔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
百圍去娑羅二丈許又有椰樹一株大亦適等其
根幹輪囷離奇細葉卷裂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

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穠壯旁款曰劉崙書而其泉
乃在山上
安陸州蓋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
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南城雉
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荆
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則遵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昔被
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學宮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舖崇榭陟降歷歷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

自荆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舖關廟巋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靑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荆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鎭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荆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

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遞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遞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繞數十折總不出蒹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荆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至常由西蜀入滇者蓬路一出建昌衛一出瀘

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荆門而至常惟百粤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由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恭常爲京省水陸必由之戶故官游賈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由常德水路至鎭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鰍船容三四人

可泝五谿直達灘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卽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右挾巖壑卽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攀磴而上至洞口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

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瀘瀆中行里許伏地不復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源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橋其初駕石懸成危側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世重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産方竹虎鬚蒲黃精等藥相傳洞門半闔半啟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童子持香出迎即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秘乃壘石砌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龍碧蘚終古長封陟山半有桃

川宮萬壽觀即邑人黃洞源修真處有弟子爲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東游茅山復見童謂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摩頂松爲瞿童沖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瀹鼎池皆其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溪斷岍千尺靈風自然爲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即出大江爲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滸今前後兩洞豁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即黃道真後道成入仙故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從

唐王右丞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秘宇靈宅皆以秦人洞爲仙府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爲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巉石林立態色之妙彷彿太湖靈璧甫馬鄗從石鏬間行或高如削壁或砌如欄楯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鬼或如樓閣或如烟雲種種殊狀居民皆藏石塢中短竹迴遮時見烟升從風卷散似輞川圖中北垞意景至如辰溪城垣四圍俱石骨奇擊

謂之五城山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一帶則有石屋巉空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吐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歷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偏橋爲黔楚重鎮近爲言路建議割湖南七府并郴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置藩臬而偏沅遂廢舊署之東舍有古栢纓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治銅爲之相傳天寶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舖十里西陽舖十里至黃絲舖設腰站此地俗近苗獘女德不戒而黃絲舖為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談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為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近則黔地漸安龍彝漸開矣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為界西屬宣慰東屬流官故府西一帶猶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乃招水西酋長安邦彥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二月初七日被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乃解圍後朱燮元繼元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里三分西係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為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為習安州明為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

闤市宮室皆宏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為墻壁石片為瓦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曾議立省會于此因秤土輕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禁帶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鐵索橋今為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大兵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瀦廣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哉然哉

由貴安向沿山麓行少頃即上雲南坡險仄迢遞將及顛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為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為避陰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姚鄉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亦資孔其鋪家之婦當壚招客其為桑間濮上新黃絲舖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

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彩徹雲衢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坡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illegible]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分水崖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但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産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中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韋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蟇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濶七八尺長丈餘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湧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

湖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蟇時時出游過客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温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久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𤇆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艶粧燃

炬照屋謂之照歲熀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户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深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青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顛其曲穴交穿不滅飛來峰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廻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水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大士及羅漢獅象形狀洞腳近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

雲巖巉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寶蓋雲舒卷風前飛騰可愛巖前峙怪石數峰峰頂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長橋橋邊即月潭古刹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土人號大峰洞洞深闊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行里許其六七里即一派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城兩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塞其下眞大觀也再過雞公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逢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子前有關索嶺

者今碑碣尚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窄下臨深澗再過軟橋哨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二十里鑾盤山在城西南普安即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舟相觸滚滚直入艙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輒破碎淪溺

虢石　蝎子花

黔省山鋒有虢石山谷多蝎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疊雲每石不下幾千層方如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鐘鼓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

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有大酉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異書處一曰小酉即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留船于百尺之上峭壁之中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酋洞口在懸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

地石崖搆木比比而是若非當年建屋之船即後來破屋之船也今瀘邑亦有牀機嚴巖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倒水巖仙蛻石石皆壁立水濱逶迤高峻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櫝五替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而上棺朽遺蛻尚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需輒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鼎從軍夔門時有風箱峽者數仞絕壁中疊置木匣如風

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景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尚鬼祭必巫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巍然者比比而是如蠡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殁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亦及若耶手虔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

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盡以爲襄王香艷事其始
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騷客遂從而膾炙之憶
昔分藩西蜀時親履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
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疑是
所傳九天玄女授禹玉冢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
如桐柏山導淮鎮支祈故事別時有都御史某巡撫
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毁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
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
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
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
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
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考由是
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
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猶嶠翁煉丹處有仙
人黄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輙愈井旁
存有壽坊後人爲所鐫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峰絶頂有善
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臺聯仰止三古亭旁有白龍井
傳有白龍嬌伏于其内與山下澗水相通一名枉山
其下爲枉渚即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
枉渚爲善卷先生釣游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
出渚依流令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
此則百里平疇直趨洞庭矣

茉莉天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
磨傳稱宣鑑和尚德山證道時夫人以磨磨麪供養
大衆其説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
夫人無考或云即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
或云張三丰集有茉莉元君疑即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碚　柟木神

洞庭湖白泥碚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
尺五不得已觸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艎板相軋聲
剌剌不休適以風猛甚驟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

啻非風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
者有之高頭背縱橫木形如卜字其銳者一入膠泥
不能復出過此卽入楠木窖洞庭夾末至夾數里四
天陰霾舟行黑風濁浪中舟子驚相耳語勇壯棼楫
色甚匆遽初不解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過舟旁不及
一丈而返遥望謀船遇之船破賴貫後得救舟子色
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遇暴風登晰輒出游湖中神
首色沉綠如螺髻往來于神木窖之前後左右終古
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隨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
中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屬先
水而至乃憶摩詰潮來天地青一語非奇句乃真境
也然海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視遠當如此耳
乃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于天則其
體圓圓則山河載之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
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
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濶

處觀其大勢耳或曰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
省太陽出地時刻分杪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
之詳矣

君山蜃樓

岳州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
庭君山側見蜃氣有樓閣旗旛人物牛犢無一不備
觀者傾國食頃者再乃散因著君山蜃樓行

鉄牛　鉄枷

岳州城門左側有鉄牛一蹲踞西望而張其口若有

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尅制之理與滇省銅牛制水之
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鉄枷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
代俗稱鉄枷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
每一枷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
圓竅徑一尺每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
兩竅大如栝製度甚工其一小枷交叉處無大竅而
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强名之曰枷耳或以爲厭
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
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鬪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漫千塡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灞口灞水冬溫至黃滸舖斗岡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白根至頂純花少葉色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是人呼為鬪頭花近之輒頭悶不止相戒以為不可觸邇與人呼為老鼠花花幹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美惡異俗夫取相懸竟至于此

前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為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瀠水曰前川即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携之去遂不驗

柏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鐵護鑊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辰氣

固始大山舖為與豫分界即古寢丘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吳平蔡營也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辰氣成人馬樓閣狀禱雨輒應大山以東屬寢丘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來索條數枝植小盆中未幾一株忽萌數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為異自滇携歸登陸數

千里歷冰雪餐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為西南夷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君夫英靈之氣散為百卉如滇茶之種七十有二扶桑五色艷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過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為靈鷲水為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

法大士化身靈跡詭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稻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徃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佯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憫然若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

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眞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没兵燹中廟亦新搆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岍爲曹溪寺寺中有優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岍有寺曰曹溪其中有優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

花移蘸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一本不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幹合之載籍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蘸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慈根異種未嘗不與善氣相迎予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土師終朝脫

粟其淸虛沖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姑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叢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緘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誇詡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氷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消凋落乃易盆而植之今年春萌茁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歎星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未至沅州二里有仙人掯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即唐詩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即入夜郎境恭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

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鎮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幷陷成行賈船至此辦買桅纜口糧俱爲少憩、

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佑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搆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若[illegible]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船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口食禾遂擊破其口今馱落過半矣

巒水匯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橘洞層次方圓平亘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罅即搆木爲房以補之明窓蓬戶危梁飛棟無異瑤山貝宇海上瓊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爲辰陽曰酉溪楠溪武溪

辰溪雄溪是也酉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酉山山下石穴即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江而入沅楠溪即明溪在郡西北一百里武溪古作潕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漵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早從辰溪縣入沅矣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

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皆入沅江故樠溪之下十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叙今考靖之會同本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爲雄溪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爲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

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漢鐔城今黔陽縣以上述水經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其說未詳出諸葛洞下鎮遠府爲潕水又東潕溪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過沅州與黎平水合潕水過黔陽城下與渠水太江合其流始大又過江口與溆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即麻陽江水東至瀘溪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澹水出漢壽
顧開雍曰考鄧沅以下溆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

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至鐔城爲沅水而酈道元不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鐔城謂之無口無水即潕水無陽即鐔城桑欽始言沅酈析流言無（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濟瀆出王屋山伏名沇見名濟乎或謂其文從黃平州者抑末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滸洞門當其中鑿扉宛然終古長扃稍前即桃花溪纜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繞行三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楚師入滇以來又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既出處誌之後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說杳然難稽即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翕然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瞿柏庭崔婆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花洞大水浮出一石

其文曰無爲大道入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之避秦人也近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相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間元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

晏如黃河之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崇祀張桓侯矣

洞庭夾以東即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蓋合九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滙爲巨浸范記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概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滓形容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西溆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

牛皮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春水涸乃識其洲渚僅擇水淺處泊舟非能藏舟于壑也

而袋口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瀦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至西南一帶支流滙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入于民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但其義確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

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黃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廣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家顏如渥赭以手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委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

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
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荆州安陸諸路
商旅雲集井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穉少壯各
鬬龍燈於江滸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
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卽武昌府治十里之
內舊都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
江之要故特於此嚴鎖鑰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于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
殷後孔信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
二里許有商王墓疑卽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
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
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
寢邱卽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擣亂時獨免
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潢
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
來入焉又東過懷遠由荆山塗川之中歷臨淮五
河盱眙而滙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
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
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粱澗寶應湖至清水潭
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
河口故道久堙蓋欲借淮流以距黃河之水使遵
北斷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斷之天妃閘則淮揚
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積沙之虞且淮黃合流攝

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則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
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口內河水灌注清流
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東注之勢至今五
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衝潰屢告也

滇行紀程一卷續抄一卷東還紀程一卷續抄一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許纘曾撰纘曾字孝修號鶴沙華亭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雲南按察使滇行紀程其赴雲南時所作東還紀程則自雲南歸途所作皆述所見山川古蹟物產土風大抵志乘所有也

南征記程一卷

〔清〕黄叔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征紀程一卷》提要

序

錫山王[illegible]曾撰

嘗聞士人讀萬卷書方許行萬里路萬里行役人多有之而歸之讀書之人何歟豈不以歷中原攬徵之廣陸行則識其崇山峻嶺之脈絡水行則悉其大川巨浸之源流匯會都會郡邑則詳其歷代之建置沿革以至土田貢賦之肥瘠盈縮生齒之耗盛習俗之淳漓而凡古今人物遺風餘韻未歇者過其地則有感慨憑弔歔欷向往之思此非胸中積有卷軸上下古今之識不能景與情會濡毫吮墨一一紀其所見聞也乃 先生南征記程一編自京師歷燕趙齊魯吳越以達閩海寒暑風雨明晦況瘁三時如前所云者一一備之於是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非虛語也且輶軒之職專在一方而萬里之行達於中外

展卷讀之

聖朝聲教朔南曁宛見於筆墨間諮諏詢謀備

聖天子之顧問者所謂堦前即萬里也豈特登高

作賦誇大夫之才已哉

南征記程

北平黄叔璥玉圃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丁未

上遣御史巡察福建臺灣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舉滿

御史殷達里莫爾洪漢御史柴謙及叔璥四人

列名上請余奉

命視事同行滿御史吳君達禮不由開列也

二十五日赴南海子

陛辭恭請

聖訓民生吏治軍機番情無遠不燭

天顏溫霽蹝聆

俞旨甚詳亭午始出

二月二十一日丙子卯辭

慈闈巳刻發京師同年繆湘芷沅須鳳苞洲呂潤

樵謙恒朱儀庭一鳳何澹菴世璂李敬齋同年

王巖公承烈汪牧亭誠同署任蘅臯爽壘前輩

戴鶴田芝張石擊國棟陳紫山書江燕齋芑餞

廣寧門外午後大風命姪訥登賢兒子守謙回

過盧溝河即桑乾源出山西馬邑縣自保安州

流逕西山至府西南一名小黄河金明昌三年

建石橋未刻次長興店内兄劉體仁澄觀上人大兄六弟姪元幬旅次相聚甚讙二兄恐　老母念切策馬先歸

二十二日與體仁大兄元幬姪話别過良鄉午過琉璃河金史謂之劉李河即古聖水由房山流逕縣界宿涿州入城晤家中丞文侯

二十三日晚宿白溝河宋遼分界地亦曰拒馬河

二十四日風澄觀上人六弟赴真定過雄縣五代雄州縣西有大雄山小雄山阮亭先生云即公孫瓚易京漢末童謡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今稱趙北口以此此間九十九淀易滹沱濡滱諸水皆會於此燕趙巨浸也趙北口飯後同吳書田表兄登文昌閣煙波極目遠樹如畵宿任丘縣漢元始二年使中郎將任丘繕城於此以防海寇因名唐宋金元為莫州邑令同門陳君餘芳來高陽韓備初遣其子能承候兩日矣浣初姊丈以武强張甥女病不果來

二十五日風過河間府漢武垣縣地今郡城亦謂之瀛州城志云郡在滹沱高河之間故曰河間郡守同年張藝儲使來致問

二十六日大風黄沙眯目咫尺不辨過獻縣近古樂壽亭隋爲樂壽縣渡衡漳午過交河縣富莊驛高河滹沱河二水合流故名交河邮外觀音堂小憇因念甥女病危其鄉去此四十里遣使往問宿阜城縣

二十七日晴次景州今州治即漢蓨縣晚宿劉智入山東界吳侍御坐談良久一鼓後家人回知甥女於二十一日巳卒吾姊生一男二女所存止此温克異常兒遯天奪其算旅館孤鐙不覺淚涔涔下也

二十八日大風過德州衛河自恩縣流逕故城縣界又東北流逕州城西又北入景州次曲呂店宿平原二十里鋪吳侍御邀同吳書田晚飯

二十九日陰次禹城十里鋪晚宿齊河晏城驛

三十日陰比日春風微和山翠欲滴桃般柳碧掩映道左征塵十丈中得此稍快人意過齊河縣本禹城之齊河鎮金置縣次杜家廟於開山廟小憇廻岡複道逶迤曲折經崮山驛松柏蔚然宿張夏自杜家廟至此皆長清地長清春秋

時石崮邑也晚大風微雨
三月初一日丙戌早陰尋晴次埜臺武定進士馮怡過於旅次同憇李孝子店中孝子名庭猷母死廬墓三年負土成墳弟庭芳拼擋家事克成兄志因並稱孝子邑令旌其門晚宿泰安州州收古今麐來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三先生讀書徂徠山下家孟督學山左時曾爲立祠至今猶煥然嚴阿間也
初二日早發大風望岱宗憶庚寅辛卯同友人兩登極巔今陳岈嵐尚留京邸李若華秉鐸錫

山徙鏖若徐盤侯客遊兖陵而沈磵房吳振西郁元調張孟符俱作古人追維舊雨散若晨星勝遊不再爲之惘然過汶河午次崔家莊晚宿新泰羊流店拜晉太傅羊叔子祠去邨七里有羊續墓子姓零落久無人拜掃矣
初三日雨微雪次花園里人云國初崔尚書别業故名尚書未詳名字壁間見汪蒼孚農部咏騾車二絕內一聯千羣馬逸蕭關去一葉舟掀巨浪中最爲新警晚宿蒙陰蒙山在縣東南四十里山頂有白雲岩產雲茶色白味辛不堪啜

也
初四日晴午次垜莊晚宿青駝寺
初五日早發三十里始曙次鶯莊過沂州秦琅琊漢臨沂地晚渡沂河源出臨朐沂山流逕沂水縣及蒙陰境南流入州界宿李家莊沂苦旱二年望雨甚急井泉將涸自入山東境民間採小楊葉杜花棣實草子充饑
初六日晴經郯城十里鋪邨內傾盖亭明萬歷間邑令顏若愚修過郯城縣古郯子國縣有郯子廟問官石碣行三十里至曹邨重空和尚寺

中暫憇爲余言縣西北有于公臺疑即駟馬亭也西曹邨實孝婦墓官爲春秋致祭前令魏敬勝禁民耕採邨外桃花彌望皆是惜將殘矣晚宿紅花埠
初七日晴出邨二里許入江南界次峒峿鎮林木絕少極目蕭條堤上行數里至順河集走馬過運河五里至宿遷縣古鍾吾子國晉宿豫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訪同年徐壇長太史已赴湖南表兄徐静夫别駕於正月去世奠唁哀次黃昏抵寓

初八日晴早發柳黃麥秀風景頓異次仰化集
郝外即桃源界循堤上下遠檣如戟晚宿衆興
集
初九日晴次魚溝屬清河午至王家營
初十日晴過黃河水勢安流與吳侍御並轡至
清江浦宋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故沙河凡四
十里創二斗門蓄洩水利以避山陽灣清河口
風濤之患後淤塞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因其
舊渠開河名清江浦至板閘登舟晡暫泊淮安
西門府城東山陽瀆即古邗溝也隋大業元年

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濬治自山陽至揚子入
江渠廣四十步總漕施公世綸貽其先人襄壯
公靖海紀郡守程君懋來因以所乘馬寄焉邳
州牧白君暎棠繼至閱邸抄京畿道已得替矣
晚泊二鋪
十一日早霧午至寶應西門小泊運河自縣北
黃浦鎮至縣南界首驛凡八十里有東西堤西
堤瀕氾光湖謂之舊堤東堤爲新堤明萬歷中
開越河所謂弘濟河也漕河經此爲最險之區
夜次界首

十二日五鼓解纜巳刻過高郵州宋州人秦觀
詩曰吾鄉如覆盂高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
天無四壁故高郵亦曰盂城三十里鋪拜露筋
祠門外石碣露筋烈女死節故處明巡按御史
楊瞻叔立中爲
御額名媛芳躅米海岳碑原刻無存康熙元年濟南
杜漢重摹上石晚次名伯晉尚書僕射謝安鎮
廣陵歲苦水漲沒民田安築埭蓄洩歲大熟民
呼爲名伯宛陵三孔命四姪德鑄來迎鎮江阻
風來役候數日矣

十三日晴過揚州兩淮運使何君順來禮艘舳
艤相屬無之人事紛糾平山瓊花諸勝不獲一
遊正在解纜陳森玉先生來頭童齒豁鬢髯皓
然回憶童時西塾課讀轉瞬三十餘年流光迅
駛感慨係之同年唐次衣太史使來約晤舟行
迫不及待明早欲過江也晚泊三汊河瞻仰
行宮維時繡毯八仙紫玉蘭香氣拂拂若沾衣裾敬
讀
御製經茱萸灣詩作鑑道君開艮岳長噓煬帝溺瓊
花仰見

聖上無逸作所一遊一豫不忘戒警隨過高旻寺登
寶塔義成上人前導登七級絕頂下望三汊河
極分明惜暝色蒼茫不能縱目
十四日晴辰刻過瓜洲一名瓜埠亦曰瓜洲步
望北固山渡揚子江同吳侍御吳書田維舟登
金山寺金山一名浮玉亦名伏牛山唐志伏牛
山供銅器唐裴頭陀駐錫於此開山獲金數鎰
因名金山塔軒西北有裴公洞金山遊紀梁天
監四年敕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名不自
唐始也康熙壬寅依山築城設師以守甲子

南巡駐蹕發帑萬金去城易青石欄
賜名江天寺
御書江天一覽四大字
宸翰光昭煥若日星寺外石碣宋蘇學士留玉帶處
八大字有藏經閣左為妙高臺臺之左為留玉
閣惜門為防禦所扃不得登覽躡石磴登慈壽
塔凡七級銀山對峙焦山東望漢末焦先隱居於此下有瘞鶴銘水中石阜為郭璞墓江山勝槩延目賞心幾
忘跋涉之艱矣寺僧恒源約往涵玉樓慈雲閣
諸勝吳侍御急欲登舟不遑徧觀也過鎮江孫
吳初都於此後遷秣陵置京口鎮劉宋南徐隋
潤州宋開寶八年改曰鎮江許太守鉦丹徒令
任作舟來煩為吳豹文侍御致祭晚泊新豐
十五日晴過丹陽縣本楚之雲陽秦曰曲阿五
十里至呂城吳將呂蒙築遺址尚存晚次奔牛
武進屬
十六日晴過常州晉毘陵郡隋置常州訪張郡
守不遇午後阻風晚泊洛社
十七日午晴泊無錫西門外李廣文若華伍主
簿岭岩吳明府粹躬來覓小舟同陳孝廉震先

吳書田至秦學士寄暢園遊慧山一名九龍山
陸羽云山陽有九隴若龍偃臥然南北延袤數
十里觀二泉源出慧山石穴陸羽品為天下第
二泉謁李忠定馬文忠高忠憲顧端文鄒文莊
祠登錫山望梁溪源亦出慧山梁大同中浚治
之山頂龍光塔已損壞不可登矣拜于忠肅張
睢陽廟歸舟午飯後家虞封乃翁益騏故人王
傅巖子繼增來鄒太和太史華豫原孝廉繼至
豫原贈所刻廣事類賦宋史詳節序太史貽舊
臺灣令季麒光集雨竟夜

十八日五鼓冒雨入城至崇安寺恭祝
萬壽成禮而退順晤來謁諸公即時解纜食鰉魚櫻
桃四娙德鑄過於窰頭至山塘同吳侍御吳書
田黃海若四娙遊虎邱一名海湧峯觀劒池千人石
可中亭謁短簿祠申文定祠觀憨憨泉經韓公
塘塘即白公堤也聞徐盩侯云金文通易今名過五人墓歸泊胥門
李藩司依齋魏觀察彥廷迎至楓橋未遇徐盩
侯家鶴九先候舟中
十九日晴入城晤李依齋過魏彥廷舟中趙仁
安侍御第成穆太學張雲煥來移舟盤門待吳

侍御不至先行阻風艤泊滅漬橋
二十日晴大風巳刻發舟過寶帶橋當澹臺湖
麗山湖諸湖之口凡五十三洞唐王仲舒捐玉
帶築此盩侯言商邱宋中丞令邑人徐永年重
修晚泊吳江唐曰松陵邑有松陵江分太湖之
流而東出者古名笠澤東門外長橋即垂虹橋
邑令同年葉道元來雨徹夜
二十一日丙午立夏午刻平望停舟送盩侯四
娙分道赴宛陵過金橋鋪入浙江界晚泊嘉興
秦由拳縣地五代秀州同書田泛南湖一名鴛鴦湖
登煙雨樓同年學使馬觀我廣文何兩峯來
二十二日陰聞范書山侍御尊人於正月初五
日去世煩何廣文爲致祭過三塔灣桑田沃若
載蠶小艇絡繹水次女紅方興絕不似茂苑女
子惟事冶遊也維舟石門鎮
二十三日雨始聞雷過石門縣春秋吳壘石爲
門以拒越明爲崇德縣順治間改名石門書山
子絡滂冒雨來過望仙橋入湖州境夜次唐棲
二十四日陰過北新關望臨平臯亭諸山巡鹺
傅侍御同蘇內翰備傘轎迎於新馬頭孫賀兩

織造來隨同吳侍御入城往謝兼晤屠中丞寓
十五魁巷
二十五日陰屠中丞來藩臬繼至飯後出湧金
門泛西湖大風湖上諸景瞻眺冥濛不能悉辨
至孤山拜林處士墓觀放鶴亭經六一泉四賢
祠李鄴侯白樂天蘇子瞻林和靖陸宣公祠張文忠祠望南高
北高二峯至蘇堤堤西曰裏湖東曰外湖泊舟
第一橋遊曲院風荷拜岳鄂王墓經九里松至
上天竺翠岫環列水聲淙淙寺倚白雲峯去年
不戒於火時章和尚烹茗小憩歸路至飛來峯

冷泉亭靈隱寺薄暮抵寓名勝不獲暢遊爲慽
范侍御子大中同年陳彙蘇同鄉陶大文子繼
潛三孝廉來
二十六日晴省會頗囂不耐久居亟遣買舟而
中丞暨馬觀察已爲代備矣飯後往晤兩司王
臬素臣向爲臺厦道話海外事甚悉幷贈府志
及所繪臺灣鳳山諸羅三圖便道出城傅侍御
蘇內翰久候江干送別
二十七日晴過六和塔明萬歷時謝在杭過此
欲題詩壁上寺僧阻之越三年拜吳興司理僧
逸去在杭復題壁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
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梵邨早泊待吳侍御不至肩輿遊雲栖過七佛
勝地舊名棲眞寺寺前紫竹叢生皆砌罵粟盛
開每年八月十五夜植由三聚亭東北行竹樹蔽虧坐洗
心亭水聲潺湲穿林潄石清可鑒毛髮泿溪高
世泰題聯別無岐路出世外只此止塗非人間
廻龍亭蓮大師爲世泰所搆也蓮池大師塔院
石碣董文敏書塔後文震孟題額彌陀應現
御碑亭石刻雲棲又松雲閒額寺僧玉仙來迎指示

諸勝大師淨室前菩提一株種出西域
上命織造散各名剎菩提子一百三十粒令其栽植
惟此獨生今三年矣觀董華亭書大師畫像贊
筆法勁秀又陳眘公題書亦蒼古征途鹿鹿獲
覯墨寶令人愛而忘返歸舟錢塘長戚徐元賓
秪候江干年垂七十雙目失明往返數十里話
談良久飯後別去吳侍御薄暮始來
二十八日晴江水瀠洄諸山環翠晡泊富陽本
漢富春縣晉咸安四年以鄭太后諱春改曰富
陽富春江爲錢塘江上流縣令楊彬來
二十九日午雷雨旋止晚泊桐廬無城郭依山
傍水望桐君山一名桐廬山縣以此名西征記
桐睦二江會合亭下有山巍然直壓其首如渴
鯨入水狀即桐君山也山下有合江亭邑令張
坦熊來說方千故居在縣西南夜雨
四月初一日乙卯陰午過富春山一名嚴陵瀨
拜先生祠左祀唐方玄英右祀宋謝臯羽明碑
碣甚多宋元以上則絕無矣稷下學士相傳一
絕一掛羊裘便有心虛名浪說到如今當時若
着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此亦祖唐人不釣

鰺魚只釣名意也明萬歷時御史韓介作羊裘
辨并改一絶羊裘試着本無心獨秉重瑩照古
今釣罷寥寥千載後一絲何處更追尋唐張繼
詩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鈎先生之風遠矣正
不必辨也步客星閣天雨登釣臺不果臺下有
泉陸羽品爲第十九泉晚泊東館兩墻雙峙名
南高山北高山去嚴州郡城五里副將汪虎山
郡守吳昌祚邑令薛景珏來夜大風雨
初二日大風灘水怒流折溜盤渦聲動崖谷自
入江口層巒列巘深坳淺凸連亘不絶至香頭

畢家灘天室野闊松杉楓柏遠被山麓胸襟頓
爲豁然過蘭溪縣蘭溪一自縣東北之衢港一
自縣西之婺港二水會於蘭陰山下類羅縠文
又名瀫水夜泊羅埠
初三日阻風灘淺難行七都墻尤甚泊龍游縣
秦太末唐瀫州改置龍丘邑令謝汝梅來言邑
中徐姓最多皆祀徐偃王無專祠按韓昌黎撰
碑云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
丘有偃王遺廟元和九年徐放爲刺史因故爲
新大祠於廟今不知所在矣或曰縣城即姑蔑

城舊址方輿紀要言在縣北今府境
初四日晴晚泊衢州唐武德四年置以州西三
衢山而名郡守同年靳培之來隨入城往晤
初五日晴易江山小舟里民多趁水溜立碓激
湍奔吼若怒雷疾雨之驟至過大溪灘林木蔚
映秀石碁布泉流濺濺不知所自相賞有松石
間意晚泊江山唐須江也
初六日晴行二十里至清湖閘行者自此舍舟
而陸浙行者自此舍陸而舟矣比日灘多大石
或見或伏舟子牽挽甚難行也乘輿登程盤紆

石徑綠樹陰濃稻塍風來征塵中又闢一眼界
矣過江郎山一名須郎山有三峯皆聳秀俗呼
江郎三片石僧如珊爲余言江郎靈石廟宋政
和四年賜名靈澤靈順靈峽見壁間三山鄭方
坤題句依韻和之晚次峽口
初七日雨次保安橋過仙霞嶺大風周櫟園閩
小紀云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
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甃石路行者便
之宋馬子嚴宿仙霞詩云月影自催人起早泉
聲不許客眠安摹寫真切凡踰嶺者必乘竹兜

按淮南王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嶺則竹兜漢已有之又南十里爲大竿嶺又二十里爲小竿嶺駕閣淩虛登臨奇曠危崖仄徑步步皆險誠天設雄關也宿廿八都夜大雷雨

初八日雨食廟灣度楓嶺即小竿南麓之異名其實止一嶺也登寶華寺小樓山腰噴雪如同飛瀑翠竹亭亭綠蔭山谷嶺下入福建界十五里過棃嶺一名棃關俗呼五顯嶺始聞鷓鴣次漁梁浦城舊志天下十大名山此居其一其水南流爲建溪北流爲信溪里人堰水養魚故名

初九日陰過新嶺午次浦城縣梁江淹作令於此縣西五里有夢筆山宋眞文忠楊大年皆邑人也西山精舍在西巖山沈學使涵具疏請額

御題力明正學諸生來迎內眞鼎元叔元即奉祠生假館諸生楊晉吉家即大年先生之裔也夜雨吳珠川自杭來

初十日雨秦　使後韓浣初姊丈每謂余浦城灘險林立行者憚焉遂決意陸行三十里過西陽嶺高不減仙霞而險峨過之次臨江十里過大湖嶺寓石陂諸生趙雨民家出扇牋索書人亦能文

十一日雨過埨嶺嶺下入甌寧縣界經濠嶺食馬嵐墟晚宿營頭驛入清湖後雲山竹樹煙舍稻畦無一不入圖畫里民依山高下治田塹畝錯落有如石磴昔人所謂磳田即此

十二日雨次七姑塘午後過拱辰橋建陽雙溪源出縣西百里溪澗中流合考亭溪後分出爲二支會於交溪明永樂中右支爲洪水所湮遏濯錦南橋一名朝天橋覆屋七十三間濯錦北橋一名童遊橋覆屋八十七間俱宋紹興時建今拱辰即

北橋也南橋毀於水火者數矣康熙丁亥邑令柳正芳重修兩橋而南卒廢入城張令館於景賢書院前令關孫謀己亥所建祀濂洛關閩諸賢各舍分編字號以爲肄業之所今榱桷煥然而生徒星散竟爲郵亭尠足之地諸賢位次與守土者比肩而列曾未數年鞠爲茂草良可太息林廣文日晷來貽建陽武夷二志言考亭書院陳淯川中丞題請

御額大儒世澤文公墓在嘉禾里九峯山後塘蔡元定結廬西山與紫陽所寓雲谷相對至今西南

崖上有宋理宗書西山二大字
十三日陰渡西溪次中横塘甌寧界豊樂渡河過交溪嶺晩宿建寧府吴建安郡唐建州太守張梧岡前輩來表姪于鵬翼迎自永安雨七日今始見月
十四日徹陰次太平驛房邨口渡河入南平縣界晩宿大横驛
十五日晴過延平府五代鐔州宋南劍郡守張道沛來飯後易舟晩樟木阪野泊
十六日晴次水口即宋嵩溪驛也古田屬源口野泊

十七日徹陰次竹崎過吴侍御寓中飯惠安甲戌進士黄彦標姪斌孝緒迎於舟次貽樸亭畫册至洪山橋將軍督撫提督率閤屬文武官弁來寓西門内汪太學家表兄羅東麓杲來
十八日晴同門蔡渠邨太史來余出都時儀封張少司農貽所刻四子書廣近思録續近思録養正類編屬廣其傳余謝不敏擬約渠邨渡海主教今已就呂中丞聘主鰲峰講席不能偕行爲之悵然

十九日晴謁書院學規整肅壁間皆先儒名言肄業諸生每黏一條系以姓名以時考稽渠邨貽書院條約鰲峯講義諸書并爲余送行序閤縣諸生陳繩贈詩三章過鄂侍御寓齋始見蕉花殿紅照眼土民送新荔枝未熟
二十日晴午出南門會城各官送於中亭過南臺橋晩大雨次山角埕
二十一日陰早飯與羅表兄話别行十里渡烏龍江過杭峯嶺青舖嶺晩次坊口始見鱟魚形狀怪異閩人取殼爲杓唐皮日休以殼爲樽澁

峰齾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不解其佳處
二十二日徹陰行十五里過常思嶺嶺下入福清界過葉文忠公墓次太平塘晩宿漁溪北即漁溪橋上無覆屋自浦城至福州橋梁或五里或十里矗立水中翼翼楚楚憇足偃息可蔽風雨周櫟園每以兩隅覆木板爲憾謂其俯欄有致遊目無餘良然
二十三日晴過蒜嶺仙嶺次江口東岳廟午後憇涵江魏壯烈祠神名昇仙遊人正德丁丑八月流賊寇安溪昇偕子瑞周并林德泰等守城

瑞周等以援兵未至死焉昇傷重猶死戰寇退越九日卒鄉人立祠林貞肅公俊爲記顏曰壯烈所言犬能引賊所知勝敗公歿嚊三日歸臥龍潭而化晚宿興化府考院一路赤壤青松朱屋鱗次而野望平闊較崎嶇鳥道有間矣

二十四日晴過瀨溪橋宋陳正獻公俊卿建過梅嶺蔡忠惠公墓去楓亭二里閩小紀云楓亭宋狀元徐鐸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尚存樹下有公所鑿井上橫一石渠左汲水重右汲水輕詢之於人竟無知者同年惠安令李長

庚迎於界上晚宿塗嶺同年莊承祚子弟家吳祚子謊來

二十五日陰食惠安察院惠安唐晉江縣地宋太平興國六年析置午過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一名洛陽橋橋下洛陽江亦曰洛陽港唐宣宗微時遊此謂山川勝槩有類洛陽江因以名蔡侍御子姪來拜蔡忠惠公祠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截右一碑去後人補之晚宿泉州試院大雨泉州隋曰溫陵提督率所屬將弁幷守令迎於郊外

二十六日晴次古陵熊公廟公名尚初江西南昌人明泉州知府正統十四年流賊鄧茂七犯郡城公引兵力戰死之明紀事本末尚初逆戰於五陵坡奉勅特祠郡中額曰衞民有司春秋致祭萬歷庚申張瑞圖撰碑廟內木額載萬歷丁巳何喬遠緣疏云父老告余古陵熊府公降神告人曰閩郡無恙是我庇爾等爲我新廟題緣之疏必求何喬遠爲之是一奇也飯後大風過大盈嶺小盈嶺東嶺同安諸生楊懋功祖孫

來晚宿沙溪入興化後壟畔多插地瓜苗以佐穀食瓜豆黍稷與與翼翼行役策蹇往來如織宛似登萊道上

二十七日晴清風振衣爽氣若秋次劉武店過浯通港闊三十里泛海自此始風順移時登岸臺灣道府道吏役俯伏道左赫閩使金門黃總戎迎於鷺津書院寓廈門提督路公舍廈門一名鷺嶼廣袤五十餘里明中左所 國初僞鄭竊據至康熙二年始入版圖

二十八日陰同安楊孝廉朝宗鳳陽同知王純

弟貢生經來
二十九日晴赫闢使見招同年李五福子弟自
漳州來
三十日晴齋戒沐浴同年宜黃令同安葉心朝
來晚大雨
五月初一日雨祭媽祖宮羊豕之外倒用麥麪
爲大龜以祀登海舟祭所祀神
初二日晴黃總戎見招同安孝廉偃師令洪心
澄來
初三日晴過赫海闢署中見鐵樹生花纍纍直

上與凡卉不同高可九寸許色如檀
初四日晴敬設香案北望叩祝　太夫人誕辰
初五日晴
初六日晴原擬登舟阻風不果
初七日微陰午後大雨
初八日陰龍溪監生林墉秀才楊納陛來得三
月二十七日家信內子次女病
初九日夏至陰午後雨竟夜
初十日雨
十一日陰夜月

十二日晴
十三日晴飯後登舟闢使總戎及各官舟次握
别晡泊浯嶼明初福建通置五水寨浯嶼居其
一在太武山下實控泉州南境成化中移入廈
門內港後倭據之以掠與泉聯拜媽祖廟回即
放舟大洋
十四日晴經東椗夜大風
十五日晴北風大作掀颿鼓浪不能坐立舟子
恐難收棹廻泊大擔臺(一名大岱)計行程二更有餘
去澎湖三分之一禮天后宮宿海琮上人精舍

十六日晴西北風大作
十七日陰午後各舟移泊南山邊破竈風雨驟
至怒濤奔吼震若雷霆徹夜不息
十八日雨大風
十九日雨大風
二十日午後晴登舟從小擔放洋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過黑水溝色如墨(一名黑洋)二鼓
時東南風大發驟雨疾至驚濤鼎沸
二十三日風行三日矣不見山嶼約過澎湖東

流漫瀾無可停泊轉棹放回晚值暴風怪雨舟

中人瀕危幾無生氣矣

二十四日微陰早收磁回土音頭山午過金門晚

泊烈嶼

二十五日晴收泊大擔仍寓僧舍未刻大風

二十六日晴

二十七日晴早飯開船

二十八日晴

二十九日晚泊金雞澳東北望澎湖

六月初一日甲寅晴潮退由將軍澳經西吉出

洋晚陰

初二日晴午進鹿耳門沙線暗伏左右縈紆中

可行舟兩旁插標名曰盪纓兼有小舟前導進

口淺處易杉板哨船近岸乘牛車至海口已黃

昏矣總鎮道府文武員弁來迎館於鄉饮賓陳

安國家恭設香案望

闕謝

恩

男守謙校字

南征紀程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號玉圃大興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至常鎮揚通道是編乃其爲監察御史時巡視

臺灣自京師至閩所記始於康熙後壬寅正月而

迄於是年六月分日紀載

鹿洲公案二卷

〔清〕藍鼎元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刻鹿洲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鹿洲公案二卷》提要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十里百里至者皆擬筐挈榼悲歔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千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公静鞫似別有鉤致之術雖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後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冤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宇内豈有冤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卓乎可傳也人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撡心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得仁夫復何歎況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官以来惟在普滘寢食耳亦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洊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盗賊遍野行人持梃結隊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強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人之子爭山覇海奪田侵宅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
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
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
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
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
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淂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已臻大治夜户弗扃民有仁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劌見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酉春日衡山年仝學愚弟曠敏本拜手題

曠敏本　粤山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邑令藍鼎元著

偶紀上

鹿洲公案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宣逸夫校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關係甚大）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閒岌岌焉時鎮潮大帥尚公約兵有法（好鎮帥）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好將官）是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好軍士）大吏以余承乏代庖茲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廪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船怕下情聞若已成習矣）
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鎭補倉之費
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
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吏皆曰難甚（二字可憐）潮人素有健
逋之癖鄉閭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郭内世家
大族之田闔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
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轅役勢豪
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
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追至縣堂（紳衿勢豪積習至此潮邑催科一難）
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畐差亦遂與和同舞弊
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户餓殍
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户得以見官且比較
輕笞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衙役效尤至此潮邑催科二難）
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劄石洞二三百
人蜂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欵
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
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
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
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憲役非止百
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
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胸有成竹）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
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闔邑人民
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
里素號產米之區（先以禮義廉恥動之）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
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鄒魯目之邇年以
來西成歉薄急公者鮮兵糈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
冬稔有秋閭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
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
等同鄉共井（以鄉井情義動之）非親即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
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
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玆奉憲檄借運
鎭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鎭平小邑也程
鄉中邑也（令水濱背）小邑人民（令人羞死）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
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說是少不得的不如副）
居頑户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簡而皮）
願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
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
今本縣特從寛減凡納本年糧米一斗收耗羨五合
每石耗米五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減耗至此亦宜急公完納）
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
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爲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主意）
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内得以發給兵糈後此源源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
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
當照舊加一征收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再以刑法動之）
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　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
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
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强之性
自昔已然況今爲　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
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叅士則申褫奸棍蠹役
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即至家破身亡亦終（說到此處雖健漢者）
不免于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謬叨民（亦當回首心）
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
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
區急公完糧分内當爲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聞此而不動心非人也）
豈皆木石心胷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
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
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爲異事歡欣趨納者甚（有良心）
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
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問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眞不可化
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此坐困豪强良法）
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直捷爽快）
完即出汝矣而畾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
思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即當
極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此攝捕抗糧良法）
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名户房吏
書賫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獎以數語揖之
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俟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果然十日見效實可借選）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多矣）（久旱逢甘雨）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酣暢）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叅府許公皆曰我等平（平心之語亦見和衷共濟）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啚差弊（通叙亦生色）竇驟塞頗有慍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卽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人雖父兄子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啚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爲動也忽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奇事駭）有辜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人（舊例）（人駭聞）衆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

退堂曰啚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令得妙）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跕立聳聽其（不得不立聽）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反欲立功更妙）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先正罪名）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既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朝廷也既爲　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罪當誅矣）率營兵民壯擒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其機）查點淸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在此此非人所及也）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不走者靜聽點名吏白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仍是）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啚各甲以次（比較妙）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敢有一名不到者（凡見才事）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爲上東山耶（趨絡）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况東山一卷石直用鞭尖踢平耳（豪氣未除）暮夜不知㝵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過（開其生路許其自新）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恥勉爲守法奉公焉可也（不怒而威于鈇鉞）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强輸將恐後是以兩月之閒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旣定頑梗旣馴役膽旣破從此催科不復費力也（後來者造化）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眞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强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班

三宄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鴆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此着狠）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壙無屍（奇慘）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鞫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論形爲許氏開網）扶掖蹲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悽惋亦非復妬悍鴆毒人也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便先定案奇）度爲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夭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卽去矣（引線）問姊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阿喜來問（此問極細）（速）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何處我對曰後邊嶺卽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定上殺案）夾訊之

果服供稱係僱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
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
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
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槩行釋去當場觀
者數千人咸以爲果完結也（冰消霧散卻仍不完結妙）懽呼震天羅拜匝地旋
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
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
房舍舍中有一人（便算定有一人奇）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
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閒可乘度代書認保之（[illegible]）
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
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定爵亭案）
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眞情畢吐供稱係老
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溦水都烏石
寨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卽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快捷）
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伎倆）
深沈十倍至則切切嗚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有情有理）
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更悽惻可聽）
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善觀）
鑠（賊色）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
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
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遂一首實當從原（從容得妙）
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
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
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籌畫周到）
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桚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
官亦無（狠極）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
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
仍勿言其所以然（更狠）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
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預先受用亦好）
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僞今日之事
尚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
人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
謀郤踪跡不謹王爵亭王士毅既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遽答曰（此○語○間○矣）偶然耳余曰一飯偶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吾巳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此○著○又○疎）余復試之曰汝夜間與之同宿何處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形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總○索）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留○一○記○妙）其阿雄屍埋在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隨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舁回普邑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令仵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爲至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敘○族○誼○妙）無大仇怨卽曩因祖業微嫌

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已（此○言○不○堪○亦○有○天○幸）一鋤存活吾以兄爲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巳白兄自苦柰何偉度嘆曰我之悮也（悔○伏）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涖玆月餘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忍沾一巳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體○恤○周○至）因將王士毅王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其結蓑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枉也卽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巳不堪問矣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

邪教惑民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叙風俗之壞）家閭閻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入題）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叅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爾妙貴仙姑（提出正犯）卽詹與叅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流毒無極）男女數百輩皆拜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贄奉束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厦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衆數百名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隷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習俗之沉溺一至于此）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閉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其所之亶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姑卧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勳彭（拔根斬株妖狐至此術無所施矣）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爲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懾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媚遂以爲眞娥女（宜其媚惑多人）娘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迨入卧房登邃閣拜彌勒佛誦寶花經呪燃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傷風敗俗）所欲爲（死有餘辜）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夢魂惝恍之際按其滔天孽惡（眞堪切齒）雖懸首藁街猶不足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憂且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巳余體恤民情爲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扳中毒姓名一盡燒滅免究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爽快）聽萬民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叅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槩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更門牆爲棉陽書院（邪說除而正學興風化大振）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小（可見好善之公不容心不淺）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沾一已之名使縲絏遍及于鄰封深夜中毒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爲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禍根）輪流以灌溉其田八九月之間旱江羅兩家恃强衆紊規約不顧朔日爲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踞之（惹禍）楊仙友不服操刀向阻（禍首）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江立清號名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五十人荷戈制梃（鋒不可當）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鬬（大戰）衆寡不敵仙友殲焉文煥等紛紛逃竄（大敗）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者爲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鞫再三（大費事）莫肯居兇手者詞證江拱山謝文卿以格鬬人多刀梃交下實不知爲誰詢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者爲羅俊之江阿尾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實不能知）亦不能知其爲誰也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餂之以情示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實亦無可如何）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凄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鬼景）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等淸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爲冤（實情實理所以動其畏鬼之心）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鬼王）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冤家對）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頭）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堂皇（堂上一呼堂下膽落）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在此）（儼然冤鬼出現）欲與汝等對質汝等擧頭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三人已）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淸三人低頭不視若爲弗聞也者（不打自招矣）余卽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在此（實在可怕）欲汝還其一命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顫良久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茲汝則不敢置喙其爲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珠服曰吾梃擊其顚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刃乃（供詞爽快併露出元兇來）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至問之子千不承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閃得妙）子千熟視不語（看得呆）余曰汝不見冤魂乎魂言（代鬼口供情形宛肖卽令楊仙友自言不過如此）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顱之左汝持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形如此（江子千安得不服）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名多人指麾令殺者爲誰曰江立淸也（使人莫測）遣役將子千明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實在可怪）汝明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冤（可怕）今與汝爲難汝受賄幾何卽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推卸絲毫不）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淸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甚可謂指證的確）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再無疑義）江立淸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友言禍由立淸（兩言嚇死亦見天網不漏）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于道卽將江子千江立淸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淸卒潮人遂以爲眞有鬼神也（不可謂無）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旣得便可迎刃而解曲折詳愼無枉無縱令君直是包閻羅

葫蘆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竊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其性然也亦）不能以終日（其習也）余初涖普時民之攘竊者百餘人緝治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梃結羣而趨（淒慘）日未晡則路絕人行余愁焉擒其積惡盈貫者斃之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已（其根皆未盡也）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汚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蹤也爲畏死其寂處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防患其悉）或曰子知海務者二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地制宜洞燭情事）因密約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見文武和衷之雅）越數日果有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藤牌俱藏寮閒茸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危急）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道盤打算不留餘隙）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閒難爲追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用兩三人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精明鎮暇豫從容）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普（已在掌握中矣）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定謀而動舒以整其當百不失一）初更直抵葫蘆地圍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汸阿球等五人即於寮閒搜出鋼义挑刀鈎鐮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毋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鎌刀鐵鈎五十六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大力鎖住即起下）素（文）不軌奸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䟤徒相善往來密洽以余治盜嚴肅無逞志之區（靜怪其出）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寨沙垻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刧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爲往來駐足總滙購置軍械米糧以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巳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澳奪舟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航橫行島嶼刧商船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計窮矣）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無一漏者）復擒獲王建千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阿掟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執一寬者）槩免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山陬石罅海澨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擾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拖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閒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堂前何跽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楮耳余曰婦人不知狀式素楮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楮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召而問之曰若有寃欲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楮來也婦人曰不識字又短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即將其楮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去年十二月初五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懇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死櫛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爲者劉氏曰阿梅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負約耳我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愬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內食家長處處皆然）姑年風燭兒在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卽飛籤遣役（爽快）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迅速）訊之阿梅狡賴曰無也（李阿梅供詞）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我憐其母老子幼常周恤之（儼然義人也）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亦似可聽）我妻兒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尚私和貽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者（撇得老辣）不過欲求助升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最怕喚質偏請喚）可以喚質（質焉得不令人疑）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類狙詐之人（所以察言又要觀色）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卽已洞見心肝（當頭霜雹竟似照見心肝雖有老奸巨滑一時亦招架不來）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涖任可以相欺欲試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誑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服曰是也（服得亦爽快）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李尚諸人勸我代爲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二兩又將舊日十五兩借劵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鄭氏曰原約兩間房屋永爲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鄭氏劉氏皆曰可（意願足矣）余曰李阿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誑姑念片言一折輙自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法如是足矣）俱各和好如初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大造化）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寃亦爲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寃民

龍湫埔奇貨

（古○筆○）龍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伏○一○筆○）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人所愚（得○竅○）問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右其間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不○差○）正許元貴在焉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柳即籤拘李阿柳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提訊（妙○算○不○漏）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寓中急掩捕之（點○快○得○好○）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贍顧狀余恐書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即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即令鄭阿二跽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鞫訊情由緣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招來（偏○俠○氣）死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詞邦棉即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費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爲蕭邦棉李阿柳所

留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湊○巧○亦○奇○）刑書鄭阿二亦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徧向楊家嚇索諸楊不依煌立元貴因僞爲入邑至貴嶼邦棉阿柳又僞爲留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僞赴普邑宿林惠山張阿東之家阿東又爲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嚇索自八十兩降而四十二十以及十兩而楊如傑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毆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可指應遂出而以藉屍勒酷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殺賺和之鳴則此案之與實由此一班（定○案○）訟師宄棍奸

保甲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
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
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徧體且腰閒竹篾二條
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塲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二一疑引）
被殺行徑曹阿左寀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出許多妙）
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
寀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卽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眞
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躲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
暮旋輿過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爲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孱弱亦
數年爲賊所苦幸公涖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園（民情可見徹好官只賺得此耳）
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束薪爲炬以
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
公尊　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寫風景妙令人神）
此炬可以不勞耆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逝虞夏）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就一老者生出無數波瀾）
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
余因令輿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問鄉閭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
無有惟龍湫埔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耿直妙）
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刼無忌今已死其一卽
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
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
貴果獲曹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快捷）
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老人之言俱驗）
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
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搶
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
如傑病起尫羸亦末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停頓）
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
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
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蔴布（一二一托出）
褌纏裹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
墓寮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
當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瓦窰內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茂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埔寮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一○鬪○）以其身爲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眞情（賢○我○叔○也○所○見○極○是○）反爲門户之辱也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供元吉夥盜及鄭厝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所買賍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卽（照○應○最○文○跌○宕○入○古○）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羅亦無一疎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椰鄭阿二張阿東許元貴及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賍移屍之黃奕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大○快○）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見一時家人父子脈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坛溝邊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爲驗訊（一○見○便○疑○妙○）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爲投河（一○疑○）確據然竊疑蕭邦（又○疑○妙○）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二○疑○）余下車卽爲比緝刻日追賍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三○疑○）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辯別眞僞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四○疑○）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卽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五○疑○）應若是之速竊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辯而陳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爲墮淚然余心終（引悲）不以爲然也（不信）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不著緊妙）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知今身爲兇犯禍及切膚應羈獄詳候抵償汝五人（駁辯謂真得妙）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氷冷）度汝等潮民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滘碣石而已

汝五人分途躧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哭者亦應自笑）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尋無主然既有僞子（趣甚）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丐亦可含笑九原云

妙在民怙官鬪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鄯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與夫敝袴爲新婦婚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巹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梟梟者哉（情事宛然）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可恨）去乞丐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及賊去與夫憐之（可憐）解敝袴與之周身余曰噫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敝袴且爲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水弱民玩自然有此）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爲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刼來告者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六丁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梃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剳足銅錢衣被刼奪一空熟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昨以公未涖任稟明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既無人能捕何告爲日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涖止可仍聽道路剳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二

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昻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衾被之類凡有七尚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閃爍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刼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下海刼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刼奪幾何亦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內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一婦人預焉問所刼婦人何贓阿載言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刼幾人是誰下手曰同刼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突出橫刼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之我等實

止八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余即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昇平世界白日行刼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刼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視未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刀夫謂之亦無）控告則此事亦可不必深求矣（利以對）（抹煞妙）余笑曰噫婦人之不可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刼已多法不可活就剁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枷號滿日再議可也卽令廖陽搗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按法懲治餘皆痛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惡貫滿盈自斃雖從民便）阿惜爲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此人之念亦洩矣）或擊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潛錐其股灼巨艾灸之阿惜咬舌而死（果然大快）阿載等不數日皆後先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阿祿阿繼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汎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不死不休）以謀財刼殺郭君芳命案獲出按問如律（天網不漏）

婦人再醮至爲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時新婚宴爾旣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發覺幾於有寃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絶迹地方歡樂感召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爲盜賊不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尠

閩廣洋盜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深知宵小情狀）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爲固然也久矣余以丁未秋涖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絶穿窬山溪清廓時尚未越俎代潮也冬十月有南澳鎮差員高聰紀壽林耀等賫投公檄移提行刼樟林港大盜林阿相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足見公忠爲國心腸）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眞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既而思之海洋行刼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匪淺不可謂普邑無海疆責任（可爲大臣）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才李阿皆李阿縉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訊則李阿縉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不宜有出海之事屛左右密訊之阿縉果未同行且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扳累（阿縉老實數語了然）非此次在洋行刼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縉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聾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石洞內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繒船二隻共駕出（此九月十三日出口之始）海十四日在花與洋面刼奪鄭財源鄭廣利繒子船二隻將原繒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澳海面奪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四十三人）其紅頭船繒子船三者（共坐一船）皆釋回惟留繒船中水手杜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澳

洋面刼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貨等二十二人（從此分爲兩船）分而坐之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十一人仍坐鹽船（兩船分散）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各飄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此先一船散）員澚（散之處）沈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爲首曰赤鬚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爲首者

呂璜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亦）綽號（是洋盜常態）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肚猴順偷食油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筒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即赤鬚大哥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此是傳賊根原）正在設謀訪緝朋復據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係出海行刼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拱陳勇余進賷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郡邑緝盜如探巳囊）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潑也問獲者實何姓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潑家居棉湖係黃呂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員澳登岸散黨者時南澳鎮差員高聽陳申紀壽林耀等聞縣令（可憫）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此乃爲地方非吝也）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聽等不能待將李阿才三人姓名（是功）星夜飛報鎮帥鎮帥以爲莫大奇功（太平將帥此便）星夜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爲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許勳勞以爲猶夫文員分內尋常之事是以未與之耳彼遂强冒爲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與之辨謂花與廣澳地方皆鎮帥轅轄之下何獨吝（此辨太褻）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爲封疆大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幹而貽盜賊之笑乎余曰如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得大體妙）思無非綏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爲名爲功則三尺童（其人聞之自當愧）兒齒冷矣（愧然絕）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即乘夜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隴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爲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此着）

輿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陳拱)在否(亦能)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人曰久不來也(眞消息)於是陳拱喚鄉長保正協拘而婦人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爲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林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意一答眞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不可少)叟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眞僞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卽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貽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不如是不能得賊)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林阿鳳一到便有頭緒)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牌棍大砲火藥鈎鐮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悞借之非同黨(先是局外熱腸此則身在當局)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潮人桑田出海廣澳劫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非我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和衷)(文武)皆以捕賊爲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卽老七一名鞫訊之始知耳聾京卽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兩邑並搜自無遁處)普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脰出海行劫閩粵各船及香員澚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卽混名肚獱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諸人而普役陳洪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灣
行劫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
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嶼洋面奪得安興
利繒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繒子船亦釋去
其一十五日在海豐卞湖東洋面刼奪陳元魁糖船
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
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
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其赤鬚大哥即洪伯豐也林阿
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投之海（散夥之緣）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
地方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繒船水手杜阿利（杜阿利結局）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閒逃回去矣復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即
混名上海客亦號偷食貓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馗
鄭應等多方訪緝弋獲林老貨（此案魁也）即林阿任一名據供
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埔墟買米遇洪伯
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刼米船係伯豐起意
爲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卞蔡
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
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
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刼閩粵各船以及散夥分贓
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此亦渠魁）一賊亦被差役
鄭川翁馗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囮線尾其行踪
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祜帶同本縣幹
役（如魚入網）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即高阿權一名李十二（各盜就獲）
即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即阿肥及鄭阿尊等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閒著園被鄉保緝獲惠尉
嚴刑不承惠令刑夾（賊骨）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証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鄭阿清即鄭旭卿就獲于葵潭黄阿九孫阿尾陳烏卞蔡阿發李阿元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緝弋獲者也(潮鎮獲賊)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拿獲楊阿勇即文萊著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澳鎮獲賊)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即侯大漢皆就獲于南澳南澳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尋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爲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贓物不知行刼爲何事此外(全夥盡獲只少一人)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黄呂璜一人則四十有一人矣未獲者蕭旭友黄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即蕭大肚也砲傷深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山中止黄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遊魂終無所逃(不久亦當就擒)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户鄭財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識認的確)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脛出海之後花嶼將軍澚

井尾廣澚所刼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初四以後所刼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林阿(則先一船人數可知)(後一船詳悉)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卞芬筒公單鞭皂隷二十三仔老二猴吳阿來蕭旭友黄阿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人雖少刼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罪不容寬)一日剽掠閩廣非止一船得贓有多寡按法無輕重藂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如律)林阿鳳永徙

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搶衣服銀布俱于各盜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没海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同寅不以爲忌(隣邑亦賢)羽檄縱横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將弁亦賢)始以旁觀之熱腸爲隣封驅除稂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在當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已可見[illegible]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
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澚鎮知
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
役職名余曰噫南澚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
眞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
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里
波濤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
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
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
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搆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
閱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
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
在汝父當取其棺斲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
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
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强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
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隷役以鐵索一條兩
縶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執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思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

長留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留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即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息娣姒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不愛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慚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鷸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欽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閒遂有言禮讓者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擄客適余自普之潮以是夜二更過貴嶼見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盗攫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舢母船不新不舊爲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即于道中停輿張燈草檄調保正楊勳李纘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滿百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因思多槳舢母船非内溪所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集水保方東昇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遍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内弋獲八槳舢母船一隻繫維草岸内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耳自稱因貧違禁私置多槳舢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

免實無擄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清素比匪江上舢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擄竊者有幾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舢母船乘風飛駛直入貴嶼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溪被搶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爲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盗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則爲大盗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有名積盗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絽聰舢母船上住宿寢食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絽聰鞫問則絽聰佯爲不識阿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舢母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善良以安本業余曰且遲之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佳勢頗大也）
者扣扉請見余不納遣閽者問所欲爲則言貧民之
食相攘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
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情法兩盡仁人之言）
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連者疲于路詳解則牽累
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皆善（得體）
良請早釋余曰良匪俟審明乃知此非吾所得自主
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果然可畏）
一言外間已知趨避百足之蟲扶之者衆恐未易得

情乃屏左右於內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
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先（得竅）（妙妙）
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
人攘客而不以實告即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
者幾人姚紹聰舴母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
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不得不實說矣）
義此三人搶刼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八（相符）
槳舴母船前篷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
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藉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底裏盡吐）
平港内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兇是以
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紿之曰汝乃爲（紿得妙）
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
自不諱謂此八槳舴母船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先沈（字字說著心）（寫不由人不服）
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
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
兩汝尚能代爲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宛轉得妙）
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以言餂之）

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我等實係善良不（服矣）
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紹聰（直窮到底）
言汝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
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刼彼
恨爲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
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說明一激之力耳）（王阿協亦老實）
有何能爲不過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姚
紹聰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姚
伯蘭許阿加邱阿寵陳伯榮陳伯烱陳伯鳳等皆姚

紹聽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姚紹聽俵分柰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聽紹聽猶支吾掩飾以王阿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聽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贓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前贓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聽自言及此其爲此案眞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聽家擒捕王阿協爲紹聽所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故仇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伯榮陳伯燗陳伯鳳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劊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聽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贓給還郭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槳雙槳大小船即以充賞仍丁姚紹聽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李姓者不悅且騃騃有後言矣

饑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刼賊通詳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實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途餓殍之憂莠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爲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地方之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惡○習○宜○懲）以示武或揑造花名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賓毆死林嘉柱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一名（出○題）與焉詰係梅花村人遣役攝訊闔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辨余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汝卽阿桶亦（當○先○可○以○下）何妨（爭）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眞林嘉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眞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間余曰若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間小點墨色加濃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眞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爲汝改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爲盜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二十里鄭娘賓致死林嘉柱之日汝實未嘗在場風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

刻寧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吊觀甲冊又何以深心善謀連舊冊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殊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卽彌縫至精至巧終難以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事斷不可寬亦荷校于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而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寃抑

鹿洲公案卷下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會之評
平和張　宣逸夫校

雲落店私刑

戊申二月五日有吏人過普邑之東郊一人肩行李（一幅行人圖）以從後兩人似學步輿夫舁一人被傷憔悴投宿邱輿旅店次日清晨肩行李者先驅從郡城大路以去

舁者尚卧弗起吏人偕兩輿夫將行未行（四兩頭不能擔）邱輿問之吏人曰竊銀賊也將稟官究治以病未能行有頃吏人及兩輿夫亦去（知道不好了）邱輿往視病者則其族人邱阿雙也詢之不能答以手指畫似言被毆將死之狀邱輿怖愕白鄉長高伯友共追行者走二里許及之三人皆與俱歸伯友問其故乃知爲海陽縣吏李振川自省歸來至葵潭僱募邱阿雙代肩行李在雲落旅店夜失四金阿雙認竊未償因拉赴普邑欲稟究追耳其兩人林阿雄吳阿尾亦阿雙之儔類也阿雙有兄

邱阿楚爲普禁卒邱輿喚之來看視則阿雙已不能言過午後死矣乃相與赴稟縣尉收振川三人于獄申詳到潮邑余星夜旋普相驗右額角有木棍傷兩手大指有繩索細傷頭上周圍有篾箍傷左右額角（看此傷痕令人毛髮上指目眥盡裂）又有木片支楯傷腦後腮頰腹肸下體俱有烈火烤燒傷遍身叢毆條條有似籐條亂擊傷余曰噫慘哉誰橫逆至此極乎勿論鄰邑書吏卽當路顯官如此所爲我必令償其命也當場鞫訊則李振川自認失銀疑竊情由及以折床木拴擊其額角一傷餘皆雲

落汛蔡管隊及兵丁四人所爲與已無涉而吳阿尾林阿雄亦言細打箍燒諸事果係汛兵鞫賊欲追客銀有店家徐阿丙可訊余思此等異刑惟捕盜營兵乃有之恐所言未必無因復見吳阿尾左手大指上（細心明眼）亦似有繩索痕問之阿尾固稱無有余不信復視其右指亦然合而觀之則以細繩連細兩大指懸之梁間俗所謂雙飛燕吊法也睇審其頭上亦有篾箍痕解其衣則肋脇之際亦有火燒痕余曰噫奇哉汝一身與死者無異但傷痕較輕汝何以緘默不言至我

問及尚再稱無有則彼銀非邱阿雙所竊實汝竊之
汝敢不敢言也畢竟是誰刑汝亦當言之明白吳阿
尾曰亦蔡高也余曰蔡高如此橫逆汝何以不言阿
尾曰振川令(有弊)我勿言恐作命案內干証拖累死耳余
曰蔡高所爲之事振川令汝勿言無此理也阿尾言
振川憐我負販窮人遭波累解審無所得食失銀係
彼切己事當爲蔡高所累萬不可免多我一人(飾說了事)無益
也余照例錄供塡註圖冊通報一面移檄雲落汛提
到蔡高及店家徐阿丙蔡高極口稱寃而吳阿尾林
阿雄尚附和指証因復移檄惠來營將蔡高革除名
糧以便刑訊一面移取縱兵職名附詳題叅復帛集
犯証盧公研審則徐阿丙(此供一出…現形)供詞與衆大異稱振川有
族姪醫卜長途不能存活先一日來投雲落店初三
日夕偶爾相逢亦與同宿懇振川借給資斧俾得還
家振川許之越日黎明振川(此振川歷倒衆人處)失銀四兩及錢八十文
因謂同宿者曰官銀被盜事關地方汝衆人不協力
追求將徧累汝等矣店中之人皆大恐互相盤問備
夫林阿雄等僉謂邱阿雙終夜不寐開門出入二次

遂以阿雙爲偷竊直向追求阿雙不服振川曰盜竊
官(央人聲口)銀打死勿論取折床木拴擊傷阿雙額角復命族
姪共縶之族姪恨其竊銀致振川(私恨)所許資斧竟成空
虛以細繩合綑阿雙兩(逆刑)大指懸之梁間拔束薪之堅
直而長條者鞭之數十衆人皆勸阿雙供認阿雙仍
不服振川復與其姪用竹篾紮成圈子箍(橫逆極矣)其頭腦之
四圍削兩木片支其左右頭角使箍內滿而緊束目
睛若將吐出然阿雙仍不服復用山茅焚火(甚于)爇其腦
後(炮烙之刑)腮頰腋胑下身阿雙言吳阿尾同床何以得免振
川叔姪復疑阿尾同竊亦縛阿尾以治(省筆)阿雙之法治
之而阿尾亦不服也振川以阿雙倔强銀不得出始
赴汛弁言其事把總王大振以事關地方遣紅旗蔡
高至店查問阿雙自度不免信口支吾蔡高亦以爲
果偷兒也勸振川解其縛押搜前銀終無所得回覆
汛弁王把總曰鞫賊乃文官(此亦得體)之事令振川帶赴普邑
稟縣究追振川叔姪遂以阿雄阿尾偕阿雙往普作
証甫行數里阿雙又稱銀在店中振川等復將阿雙
回店遍處搜尋仍無踪跡日將暮蔡高復至店尚[illegible]

阿雙貪夜脫逃爲地方累令振川以繩縛其手足而睡至初五日黎明阿雙已受傷深重不能行走矣振川乃許阿雄阿尾酒食令其舁阿雙至普邑尚望追出原銀不意一朝畢命此當日實情也余不信命夾之謂振川阿雄阿尾前言已盡豈汝一人所能飾說汝得蔡高賄幾何欲脫有罪害無辜乎（有遺理）徐阿丙曰天日在上夾死不敢妄言請從容細審到水落石出之後如非振川叔姪所爲則以我償其命矣問振川族姪何名阿丙曰不識也當問振川乃知之問營兵四人何名阿丙曰止有蔡高一人並無他兵夾死亦不能造出名姓也喚阿尾阿雄與之對質阿丙詈其昧心誣良必遭迅雷擊死阿尾阿雄不敢與辯（理屈）命夾之兩人皆曰阿丙所言是也我等前日悞聽振川商謀謂人命重事禍累無休家貧不能備具棺斂與原告和息不如三人合供營兵打死汛官必懼而求和（此是畜吏設智）阿楚得賠領埋可免通報我等皆無禍難於是綑打箍燒諸事悉諉營兵而木條細傷供爲弓弦所打今汛官不出和息命案已經通報徐阿丙沵沵現在供

証鑿鑿我等豈能復昧良心乎此人實係李振川叔姪打死與營兵無干涉也余思屍場驗訊之時吳阿尾匿傷不言原有情弊（果然）設非振川凌虐何以教令勿言因復訊阿尾曰汝當日身傷亦言是蔡高所爲今何謂營兵無涉（實情）阿尾曰惟是振川刑我所以令我勿言我因聽其謀欲冀和息所以當場默默若果蔡高綑我吊我箍我烤我我肯爲之隱諱乎（實理）今日所供乃是實情雖斬首入地亦不敢言非振川叔姪矣訊蔡高蔡高抵死不承乃訊振川振川嘆曰前生夙孽願死無所言（老實）余曰阿雙一命畢竟斃于何人之手振川曰我也余曰阿雙强壯汝羸弱之軀何以能制其死命必受蔡高賄買耳振川曰族姪李阿顯助我（二語了然）非受賄也因將當日綑打箍燒情形備述不諱與徐阿丙所言俱相脗合問前供何以不及阿顯阿顯家居何處有父母妻子與否振川言彼時欲推諉營兵和息了事是以不及阿顯併自己亦不承招今則道其實耳（亦是實話）阿顯家在惡溪韓文公驅鱷之處無父母妻子孑然一身東食西宿（白無賴之人豈易尚到）自普邑先回之後不相聞問若教

月未知復出周流道路否也余星夜關移海陽縣專差守提果獲李阿顯到案當堂一訊(有神使之)不待刑鞫遽將當日偕叔李振川酷虐刑死邱阿雙情形直言不諱與徐阿丙李振川等各供先後脗合余曰噫是矣乃定爰書擬振川抵償阿顯杖流三千里蔡高徐阿丙不行勸救阿尾阿雄初供不實各予八十重杖解府審明轉解臬司臬司以初報供指爲憑(省一無數筆墨)今審係振川阿顯致斃與原詳不合檄駁覆審余復虛心靜鞫詳慎研訊再無可疑仍照原擬解上大拂臬司意時必

欲坐蔡高兇手取紵兵不嚴職名附參見余不依檄駁翻案不勝憤怒欲加以易結不結罪名劾余落職余曰(眞讀書人語)殺非辜之人命以保一己之功名此事豈我爲之哉不如削職入深山讀書仍不失故吾也臬司復調余至省令覆訊且面諭曰汝恃才執性目無上司我原檄如何駁詰汝竟置若罔聞此案若非營兵兇手何能爲此酷刑汝從前驗報如彼今日審詳如此何以達部結案茲付汝再審汝其慎之余曰某無才末職安敢任性已照憲檄嚴審而犯証矢口不移無(大有淚跡類意)

如何也海濱之人爲盜捕盜無所不詣細打箍燒之事原不必待營兵而後能振川身任縣胥豈不知殺人者死阿顯並未刑鞫亦皆甘罪如飴此則鬼物憑(自是)之(至理)人命關天不償不已豈人所能強乎蔡高實係無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願恐受抵者亦不願也當時錄供通報則據所言如彼今日審出實情則定爰書如此大部駁詰亦無如何(言句可入語錄)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惟有靜聽參革而已臬司怒不可回跳叫詈罵欲行揭參左右曰免冠叩響頭謝罪余笑曰免冠亦不

妨但頭何能響此事我未之學也(只好付之一笑)臬司亦笑且恨因曰汝且虛心再審不必執定意見余曰不敢也余思限期已迫若待再訊解府府訊解司則緩不及事因將案卷人犯帶赴本府公署會審(示至公無私也)駁詰刑訊以府憲胡公爲主余從旁靜而聽之命胥役亦於其旁並記口供則振川阿顯蔡高阿丙阿雄阿尾諸人堅供如前至死不變余更改問語補新供再將原讞敘入携質臬司閱畢大怒罵曰汝止自改問語耳供讞則仍舊眞目無上司視我若狗吠者也余曰不敢問語出(妙正)

自問官可以更改口供出自犯人死生關係豈問官所能移易口供既不可移讞語自難更張今日之案實無疑義請憲臺明鏡親審如有謬戾罪不敢辭臬司曰親審若有別情揭叅必不可易余曰願之遂趨出同列皆爲我危余曰我自幼貧賤以至今日一官（可爲三嘆）有無何足輕重殺人以媚人此官尚可爲哉越數日臬司親訊疑振川等受人賄囑將遍刑之振川曰我在公門數十載豈不知殺人者死雖有千金之賄賂（眼前道理不用多言）而無性命以受享得此欲何爲哉吾以四金不能舍

之故悮殺一人今復誣罪于無辜之人是我又殺一人也此案不枉即夾死亦無他供矣阿顯曰我殺人不認乃當刑夾既已供招明白不敢架禍他人又何夾焉蔡高曰吾今日即死于夾不敢代人償命使邱阿雙含怨九泉也阿丙阿雄阿尾皆言前供是實今日夾死亦再不能轉移爾（供詞如山岳）臬司顧書吏而笑曰伊等作手如此精妙乎吾欲翻案則無從翻起欲刑夾則無從夾起書吏曰此是實情非作手也且將此案商之撫憲可乎臬司曰善即以其情入白之撫憲曰可

矣遂依擬題結而李振川李阿顯數日之閒先後俱卒于番禺縣獄不待刑法之及也

雲落非刑聞者髮指若使抵償不辜千載有餘恨矣去官事小枉殺非辜事大如此乃可執法

三山王多口

有陳阿功者以急究女命來告云其女勤娘嫁鄰鄉林阿仲爲妻于歸三年未有男女仲母許氏素酷虐憎女貧窶此九月十三日我造其家看視之則女已杳無踪跡不知係打死滅屍抑嫁賣他人也問汝女曾否往來汝家曰八月來九月初六日方去有王阿盛可質攝訊之則阿仲母許氏切切嗚冤云寡守十七年始娶一婦而媳婦連月歸寧七月閒往復者二八月六日再去十七廿四初三速之數次皆不還不知何故至此十三日陳阿功忽到我家欲索女命此必係阿功立心不良欲圖改嫁故藏匿耳問陳阿功女在汝家以何日旋去與耶步耶何人偕之行曰女九月初六日言歸貧人不能具肩輿遣其弟阿居送之半途步行而去問汝兩家相距遠近幾何曰十餘里阿仲母子大呼曰並無歸來（此是實情）左右隣可質問王阿盛汝于何日何處遇見陳女旋家曰聞阿居言之耳未見也我家里許有三山國王廟我九月六日鋤園道左見阿居自廟歸來言吾父命我送姊還家我問

曰姊在何處阿居曰去矣我所聞如此而已餘不知（阿盛亦老實）也問陳家貧富何如阿盛曰貧甚至廟幾里曰三里許林家至廟幾里曰六七里呼陳阿功詰之曰汝女既已適人汝家又非甚富（一難）值玆米珠薪桂之秋日日歸寧何爲（二難）且夫家促回三四汝不聽去又何爲（三難）初三來請汝既不依豈有初六無故自行送去之理（四難）又不令汝子送至其家半途而返（五難）與無干之王阿盛言之何意（六難）汝子無心一言汝又何從而知遂援引以作證據其爲汝改嫁播弄機巧無疑也（斷得刻）阿功呼天撲地哭曰父子至情疏水可甘何必富壻家（一解）催促再三堅不之許（二解）自覺過當送還補過理所當然（三解）兒子尙幼離家不敢太遠（四解）至于半途則壻家亦已在近（五解）我怪兒回太速詰以未至半途兒言已經過廟有阿盛叔看見今女無踪是以牽連及之（六解）我非不知女子從一而終豈有壻在別嫁之理（詞嚴義正辯）（得閒）喚阿居問之則年方十歲云送姊至廟前而返問何不送至其宅曰父命我回家牧牛聽姊自去嚇之曰姊現在汝家嫁人何敢欺我汝不實言斷汝指矣（嚇得利害）阿居懼哭而不言再三餌之總曰無（阿居亦利害）

此事問廟有僧否曰無有有乞丐否曰無有左右有人家否曰無有有樹林否溪河池塘否曰無有問汝家左右鄰何人曰左右俱無鄰居余終疑陳阿功所（見之定）賣較成機局而阿功刁悍阿居幼小皆難于刑訊思南人畏鬼（得竅）當以言試之名兩造謂曰汝二家俱無確証難定是非既道經廟前則三山國王必知之汝等（好于証）且退待我牒王問虛實明日再審越次日直呼陳阿功上堂拍案罵曰汝大非人類匿女改嫁且聽信訟（勢頭便罵使之膽破）師欲以先發制人汝謂人可欺乎人可欺天不可欺舉頭三尺有神明三山國王告我矣汝尚能強辨乎（知聞其聲）汝改嫁何人在于何處得價幾兩我俱知之汝不贖還今夾汝矣阿功懼不能答伏地叩頭求寬余曰贖（不打自招）還寬汝阿功曰是也爲窮餓所驅嫁在惠來縣李姓者聘金三兩願鬻牛以贖之即將陳阿功痛杖三十枷于市命之曰贖還釋汝不贖不還枷死乃已於是（好利害）（一許）阿功使其妻王氏往惠來求贖李姓勒令倍償財禮王氏鬻一牛及幼女得六金贖之林阿仲聞有六金（牛女俱去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懟勤娘失節遂私與王氏議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

歸李矣陳阿功荷校兩月幾斃命謂其妻曰早知三（夢悟可以解頤）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免受此苦楚也今事畢宜稟官釋我王氏以其言來告余笑而釋之（王氏亦老實）

陳阿功乃絕好訟師自犯自告令人不疑任汝層層駁倒伊却層層辯開舌底生蓮殊難招架此等人若不畏鬼將以何法治之乎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將牛及幼女早賣二語可謂奇絕

西穀船户

潮爲郡故產穀之區也三歲洊饑民生艱食雍正五年制撫大吏請于　朝議發西穀十萬石匀貯潮屬各縣倉備賑恤平糶之用　詔報可兵民以手加額相慶慰（留心民瘼之應從兹年年大有矣）而是年夏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穀價稍平秋冬閒撫藩派撥省倉西穀發運惠潮觀察樓公故廣州郡守也公在廣府任內平糶出入存留未買穀價五萬四千二百八十石應買穀還新守補倉而潮爲公所屬郡乃議往高州買穀運潮省勞費時嶺東穀價石尚八錢西穀上者不過五錢中者下者在三四錢之閒一舉兩美制撫以爲便於是運潮之穀樓公穀然任之（所以有高運省運之分）領出穀價遠近並買遣潘田司巡檢宋肇烱烏槎司巡檢張宏聲三河司巡檢張德啓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分途押運潘田司素有幹才能權子母將穀價于佛山購廣鍋棉布之屬帶往高州發市然後買穀以歸稍延時日悞風汛即在高州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又在香山海洋報稱被盜又報漂沒三舟而私貨毫無損失（實）或者疑之烏槎司亦在

海豐洋面沈失西穀二千八百石招寧司專在省城領運近買之穀（此題鄭重船户衆歷在此）一萬五百五十石全付潮陽范巡檢以海船險苦先由陸旋潮押運人役各與船户串通沿途盜賣每賣穀一石押運得錢百文以爲定例所督八船自二月十八日在省開駕至四月二十八日到潮邑之磊口余適會海門潮陽達濠三營將官勘酌脩造戰船木植聞西穀備極不堪兵以餉爲患因檄行押運巡檢范仕化就八船中各起好穀一石（慎重）送至縣堂會同海門營叅將許君諱大猷潮陽營遊擊劉君諱廷俊守備永君諱福達濠營守備吳君諱崑即于縣堂之上（大庭廣衆耳目所觀）眼同風颺每穀一石有扇淨八斗二三升者有七斗五六升者合計匀算石可得淨穀八斗復令范巡檢會同弁目礱米每石得米三斗八九升或四斗不等色黟且碎三營有難色余謂范巡檢曰聞西穀素佳道憲軫念民瘼豈忍以有名無實之穀失嗷嗷待哺之人心皆君輩不慎致使船户舞弊至此將奈何范憤然作色曰此皆道憲所買之穀奸醜（好推卸）惟道憲是問船户不敢損毫芒也時道府檄催

收穀甚急且言船泊海上風濤不測萬一有意外之虞將誰任咎余曰然且受之遣書吏黃遇趙平邱潮黃輝陳良陳智等帶領小船數百往磊口接運則見船上高飄黃旗大書奉　旨押運憲役高光等十人（得時得氣）及招寧司外甥馬相公弓兵董明皆正容端坐作上（自然如此）司差員行徑舵梢水手如虎如狼指揮呵叱黃遇等相顧懾息莫敢出聲先以水浸爛穀攙和量交羣吏以不堪貯廒爲請船户厲聲曰大老爺發下之穀雖（說得凜然可畏却亦是忠謀）粗糠沙泥誰敢不受汝主欲做官否也吏皆曰非敢

不受但濕穀另交可以攤晒乾濕混雜恐乾者亦爲所累船户曰我不管也吏不敢復言亦屈意受之是（氣勢之侈）時船上諸人驕橫無比言必稱大老爺范巡檢與吏言船户必曰大老爺船户言舵工水手必曰大老爺舵工大老爺水手而船户水手日日輪流置酒與招（循輪他亢）寧司高宴妓女頑童晝夜不絕諸水手又設爲款量（刻快活好受用）之法將斛斜放穀面不俟上滿輒盡力向下刮之羣吏曰如此則每斛少一升有奇矣我等將何以交倉（像煞上司差員口氣）船户曰大老爺斛面如是汝等上倉與否我安知之

吏黃輝不能忍出怨言曰如此則我等每人須賠穀數十石汝輩傷天害理不存良心動輒稱大老爺大老爺豈敎汝如是乎船户黃兆大怒鳴鑼黨衆將黃輝楚撻（橫逆）破額輝跳入小船逃生兆遣王阿受李阿二等追至小船撲擊之小船户陳阿牡蔡阿相皆被傷（彼心中何等快活）招寧司馬相公目視之而無言時五月十一日也於是小舟盡逃羣吏踉蹌歸來莫敢再往尚有三千餘穀在船未收余不得已復催募小船于十三日檄委巡檢范仕化帶領交收范仕化不肯余思仕化身爲

（上憲至尊）運官船户其所管轄又現任招寧司巡檢以潮邑之（退作屬員實其敗也）屬員辦潮邑之公事有何推托之處于十五日再行檄催至十七日仕化猶不動且言道憲係屬至交經連日具稟陳明早晚穀船疎失不知是誰之罪余聞（我至今猶爲恐怖）其語爲之毛髮悚然知此人奸險能幹爲上憲腹心重用之員旣經連日具稟恐貪夜將穀搬藏鑿舟入（虧得他地聰明不）水我咎其可逭乎（然悔無及矣）因臚列事由詳明列憲叩于十八日清晨躬率小船出海接運而西穀愈出愈醜有水注爛者有發熱如火者皆收而不問惟粃冇太多似

非原穀疑道憲所買未必至于此極而范巡檢力爭
稱係道憲賤價所買海陽揭陽皆是此穀發付不干（說已太實向兩說尚不覺悟何也）
船户之事余亦不與之辯也越次日巳刻吏復取扁
穀來觀中多米粒余思道憲買穀焉有攙米之理此（幾粒米惹出無數是非）
確係船户盜取碾米仍將糠粃攙下耳碾米必在附（得竅）
近人家吾得其間而入矣因閑問兩岸有鄉村否舟
子言樹林内有之東爲松子山西爲棉花村余佯言
舟中熱甚登岸乘風坐于松陰之下少頃有趨而過
者名問之其人曰不知也余曰不知不已今捉汝其
人曰須問鄉長余曰然即遣役喚棉花村鄉長鄉長
病其母來曰欲究窩接西穀則我老人知之不必問（老嫗真快）
病兒也吾鄉中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皆爲碾米數
十石或接往達濠發賣對面松子山李阿家謝朝士
等更多窩接朝士家中聞尚有西穀未賣急掩取無（指點得妙）
不獲者余立刻遣役趨松子山謝朝士家果有西穀
四包在焉連人及穀俱獲以來問何船之穀則曰鄧
文興也命捉文興舟中言文興已往府鎖其舵工湯
廣萬訊之則諸舟無不然者余謂范巡檢曰何如范（妙）

曰（實話）固知之余曰知而不言何也范無言可答余將兩（實作誠不出）
岸窩接之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李阿家併八船船
户黃超成等盡拘入邑當堂確訊則謝朝士于被獲（令得暢快）
四包之外另爲碾米十三石鍾阿信代碾十六石鍾
阿興代碾十四石皆載往達濠發賣李阿家代碾十
七石魏阿加代碾八石又爲載米六石往達濠發賣
又代買扁穀二石余曰噫嘻此兩村之弊不過如此（一網）
矣訊船户黃超成則侃侃直言在天字馬頭買扁穀（老實得妙）
五十石虎頭門買扁穀十石至九龍又買扁穀十石
達濠買扁穀六石二斗棉花村買扁穀一石二斗沿
途碾米盜賣共去好穀一百二十餘石除攙下扁穀
七十七石四斗今尚缺少額穀五十一石五斗問汝（精詳之至）
舟並無破損何以穀皆漲熱據供係量交之前一日
恐穀石短少將扁穀用滚水泡濕攙下不虞黃兆等（作法奇）
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此所以發熱也訊船户麥（二船）
長據供在天字馬頭買扁穀二十石汕尾買扁穀十
石平海買扁穀六石沿途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
八十餘石除攙下扁穀三十六石尚缺少穀五十八

石訊(三船)船戶謝勝據稱實名王光嵩乃代謝勝押船其買賣穀石皆謝勝自爲之事我不能知其詳只在天字馬頭賣去好穀五十石隨買扁穀五十石撓下將開船時又賣去十餘石平海汕尾賣去十六石庵埠賣去五石皆隨買扁穀撓下其他處盜賣及沿途碾米換魚換菜出去好穀不知幾何大抵亦有百餘石(此更撓傳利害)除撓下扁穀一百二十餘石之外尚缺少穀九十石五斗問汝穀亦發熱何也據稱我等亦於將交之先用滚水泡下使穀漲多不虞因黃兆衆人角口數日不來盤收是以發熱問汝八船皆泡水乎(船船泡水焉有好穀)曰然也訊(四船)船戶黃兆則黃兆攬載未回而所獲者乃舵工林家相也據稱黃兆在天字馬頭買下扁穀五十石虎頭門峽西買扁穀二十石九龍買扁穀十五石沿途盜賣及碾米換菜食用共去好穀一百三十餘石除撓下扁穀八十五石尚缺少穀四十七石五斗訊船戶(五船)李德則係黃奇昌黎阿二公共之名黃奇昌在府未獲據黎阿二供在庵埠買扁穀十石在潮邑買扁穀二十三石達濠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換菜

共去好穀百餘石除撓下扁穀六十三石尚缺少穀三十四石五斗訊(六船)舵工湯廣萬據稱船戶鄧文興買賣之穀不能深知其詳止五月初五初六兩日在磊口有小船載扁穀二次文興共買二十餘石撓下沿途盜賣碾米大約不及百石撓下扁穀不知多少今尚缺少穀四十五石訊(七船)船戶謝永興據稱永興在府未回我乃舵工李昌桂也永興僱小船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石天字馬頭買扁穀三十石庵埠買扁穀四斗沿途盜賣碾米換菜亦不過百餘石除撓下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三十三石五斗訊(八船)船戶陳裕興據稱裕興在郡未回我乃舵工黃志成也裕興于二月十七夜用小船三隻剝載好穀五十石回家在東莞縣買來扁穀五十餘石虎頭門買扁穀三十石沿途盜賣碾米食用大約亦百餘石除撓下扁穀八十餘石尚缺少穀五十石余曰噫是矣登卽移行達濠營併檄招寧司官吏將八船駕往達濠港內嚴(尚能作上司差員否)加看守將船戶黃超成等諸人羈禁通詳一面關移海陽縣提拿船戶黃兆謝永興陳裕興黃奇昌鄧文

興各正身赴縣質審六月初十日皆至覆訊之則黃兆實名林有德據稱天字馬頭虎門九龍共買攙匾穀八十五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林家相所供若合符節謝永興實名滕有興據稱省城東莞庵埠共買攙匾穀八十石四斗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李昌桂所供若合符節陳裕興自言東莞虎門買攙匾穀八十餘石及碾米食用盜賣缺少之處與黃志成所供若合符節鄧文興乃湯廣萬向之湯廣萬乃鄧文興所供買攙匾穀碾米盜賣缺少之處亦兩人如出一轍黃奇昌詭名劉阿進據稱買攙匾穀於黎阿二所供六十三石之外尚有天字馬頭買攙匾穀九石虎門買攙匾穀五石達濠多買匾穀五石共攙下匾穀八十二石餘供亦如一轍至問其有無給與高光馬若愚等每石百錢之陋例則八船户合口齊聲並稱一錢不少無一人有異詞也（若少此一錢此事便做不成）余掩卷嘆曰諸船户經審數次不用動刑先後口供弗差銖黍此尚何疑義哉彼行傭貿易之細民貪小利無足怪向非押運官役養成驕縱亦何遽至于斯猫鼠（官役之暴浮于船户）

同眠嫖飲浪費公然以賤買醜穀勒抑屬員之惡弊（此輩自已受用那管別人名節情上也心么其）（衙中而不贅耳）加之公忠爲國之道憲非平日深受憲恩之人所宜出此也據招砂都約保邱朝黃經等稟稱松子山棉花村盜出穀石招寧司馬相公弓兵董明憲役高光等諸人皆預焉約長王瓊林船長邱兆美保正王朝等稟查盜接西穀小船鍾阿信鍾阿興魏阿加等之外尚有招寧司巡船私自載運而脚夫吳阿孫自言范巡檢之子大相公令將西穀代爲挑至米舖碾米八石入巡司衙門食用者二次矣約保將吳阿孫解到訊之果然一時幾不能忍欲將范仕化高光等問成盜首通詳叅究念係上臺鍾愛信任之人投鼠忌器有傷憲心恐非自全之道再四思維是以中止祇將攙和盜賣情節申憲究追但思范仕化等護庇船户竟以醜穀盡諉道憲置身事外是誠何心今水落石出八船船户攙下匾穀六百餘石缺少額穀四百餘石則此中情弊瞭然矣六月二十二日潘田三河兩巡司運到高穀在澄海縣溪東港遭風淹沒殆半其穀或在水中撈起和泥晒之鹹水浸淫外乾內敗（如）（實在）（此乃見王法）（行不得）（如是足矣）（句有含蓄）

奉憲諭各縣四六勻撥餘者盡歸潮陽是以潮邑又于四六之外多收水穀三百餘石計接受潘田司好穀一千五百七十五石水穀一千三百八十石三河司好穀二百七十九石水穀二百七十八石水穀顏色黯黑觸手成灰經憲委招寧三河兩巡檢勘估前運西穀之暇併取一石晒乾碾出灰米三斗六升米（此言不可不讀）戶以爲無用及早設施賠補八百石可已遲之則歸無何有之鄉全爲交盤大累矣統計潮陽一邑共收海運西穀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石或交代風颶或

碾米給餉均應賠補三千二百石縣令爲道憲屬員（忠厚之至）自分代賠二千二百石其攙和盜賣缺額一千餘石之穀應于各船戶名下追補此大公至正之道也（不可獨不公道）上憲檄行海陽潮陽二縣會審究追將其船變賣賠補而招寧司巡檢范仕化屢藉稱道憲之命請釋船戶（釋船戶則范索）余以事經通詳案未會審不敢私釋而范仕化背出（畢非關管也）危言余佯爲弗知比聞制撫題明西穀兌撥沈失情由將四巡檢叅革發訊仕化愈懷怨懟（怪不得他）每于道憲之前播弄是非余適奉檄名至郡促出倉收面請憲示

道憲仍命審明將船變價賠補余思范巡檢監守自盜已經漏網倘將船戶盡釋則千石將問何人爲道憲賠補二千餘石固所甘心爲船戶賠補一千餘石無此情理范仕化言此等穀石何須賠補即使新官（鍊石之言惜不能用只要上臺歡）交代有道憲泰山爲主誰敢不接受哉（喜便是好官邪管別人虧空耶）然余心終未敢安仕化退謂人曰招寧司雖暫時落職總有開復之期潮陽縣亦在旦夕且禍烈于我百倍直張目俟（耳）之耳寅僚以告余曰（得定）倉穀顆粒皆關民命未便有名無實欺誑朝廷况道憲大人長者爲國爲民斷斷

乎無此事也越數月其言果驗（何如）

倉穀民命所關押運官役猫鼠同眠以國家勤恤民隱之隆恩恣其嫖飲花消之受用雖欲不治不可得也閱至令君親造海上因看見數粒之米就地生風究出許多奸弊一網羅盡供招歷歷不覺爲之拊掌稱快但上司欲爲掩蓋則投鼠忌器豈可過于認眞自貽伊戚朝廷遠而上司近信乎邑令之不可爲也

忍心長舌

林振龍有女曰賢娘嫁劉公喜為妻十有一年矣生（敘語見此婦之不宜有外心劉家景象知此林罪）一子一女翁姑無恙廬舍晏然公喜以貿易為生家雖貧亦不至餒餧（顯然可見）公喜父國奕以墳山雀角待訊揭陽適病劇公喜母攜孫往視之林氏及幼女阿進在家未幾振龍令歸寧以去（奇）鄰人以為常事弗疑也（原不足疑）及公喜歸自廈門入其室不見其妻鄰人陳孫典以歸寧告公喜之振龍家則振龍不見見妻母鍾氏問賢（駭然）娘鍾故為駭愕曰無之公喜言某日來在汝家鄰里

衆目共見何言無有鍾氏曰固無有也（遁詞知窮）公喜歸沿鄉訪問偵為鍾氏遣子林開喬及販者郭阿連嫁賣以告其族人劉文實文實率劉國定劉國重劉勤劉連（宜有此譟）等偕公喜至振龍家大譟振龍父子不敢出公喜計（此庸夫之愚也）無所施將林園所種薯芋殘毀狼藉鍾氏出阻文實（宜詬宜詈）等譁然詬詈之公喜痛妻不見狂跳叫罵尤無禮鍾（怪不[illegible]）（退兵好計當衆一[illegible]）氏度無退敵之策入持薙髮刀出當衆自劃頷頦諸劉（有搏節）皆驚走然鍾氏刎未及喉刀傷甚輕固晏然無恙也（自然）公喜猶不已必欲究知賢娘蹤跡來告林振龍賣滅

其妻振龍亦告公喜賣滅其女公喜告鍾氏謀販郭阿連嫁鬻賢娘及阿進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龍（依樣並告亦可惡有司耳目）亦告公喜謀販郭阿連嫁鬻賢娘及盜薯行兇殺傷夫妻二命因遣役訪攝郭阿連未至未訊也越二十餘日鍾氏以病死振龍視為奇貨可居以活殺妻命來告云鍾氏怪劉公喜賣女公喜聽監生劉文進主謀聚衆行兇逼殺鍾氏而告詞後開列元兇則又係劉文實而非公喜拐賣逼殺皆云文實之事余見其前後矛盾不問可知為荒唐然事涉命案不得不為

詣驗也鍾年五十有六舊劃刀痕已經全愈遍身黃瘦並無微傷活殺之控虛誕極矣但賢娘蹤跡未明黑白難分勢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連問訊則鍾氏（阿連一出根腳畢露）前後商謀嫁女情事及遣子林開喬同送賢娘由惠來而之甲子所嫁與李姓者為妻言之歷歷皆有確據而振龍恃有親屬為惠潮觀察使心腹幹差專在（其勢可畏）外訪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與邑中仕宦者聯（鄉民有所恃便不畏法）宗紀綱數輩羅列屍場自覺有赫赫之勢堅不輸服余移檄海豐併遣隸役偕郭阿連之甲子所窺伺李

家住處獲出林賢娘交署尉張東海遣解來潮林振龍要賢娘于路附耳數言而去賢娘至言十八于歸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爲夫公喜所賣女爲郭阿連所賣問賣汝者誰也曰劉文實也問汝與文實有私乎曰無之無則曷爲從之奔曰爲文實之母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無房舍可居在文實家借宿而夫賭蕩作賊不顧妻子無衣無食遂爲文實所賣問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則汝自願嫁乎曰不願也余曰噫奇哉汝二月二十八

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實曰馬氏遣郭阿連到我母家約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陽治喪我是以從之去問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內鄉郭阿連家次日宿惠來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與李云義聘金三兩劉文實郭阿連分之而去問汝平素與阿連有私乎曰無也平素並不識阿連因馬氏遣來始見面尚詐名阿順後乃知之郭阿連以首搶地大呼曰寃哉我實受鍾氏之托稱賢娘新寡近地婚姻富者非偶貧者無所得食惟海豐甲子多魚鹽之利易

以謀生人多溫飽令我同林開喬一行耳我乃男子賢娘少婦非親兄林開喬同行鍾氏肯令其女從我去即賢娘亦安肯從素不相識之男人過都越邑之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確如彼所言我不服也再訊賢娘賢娘以父兄先入之言爲主不實供刑之不變訊林開喬開喬無可答亦但諉爲文實刑之不變訊劉文實文實固稱無有賢娘開喬力指之刑亦不變再訊郭阿連阿連稱止有林開喬母子與他人無一毫干涉刑之終不變余復呼文實訊之文實呼天

撲地言公喜乃我從兄之子世豈有欺誑姪婦轉賣他人之人且我非游手窮餓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作喪心病狂之事與郭阿連分三兩污穢之財我若果有此情郭阿連豈甘代罪劉公喜豈不我怨即林振龍焉肯舍我而告爲公喜所賣我又安敢與劉公喜往誤賬龍之家以此嫁禍有死不服馬氏曰我二十孀居苦守三秊今行年七十足不履户庭非禮之言不出諸口豈有勸人改嫁作傷風敗俗之事若有此舉則從前守節皆虛矣此婦人忍心害理十餘年

結髮恩深甘反面從他人以去又敢誣夫非翁姑所生又誣以賭蕩作賊（二誣）（三誣）宅舍堅好誣以無室男子在家（四誣）誣以鬻賣（五誣）如此婦人何事不可出諸口尚以其言爲可信乎因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萬劉國來劉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素守分循良無比匪醜行（諸誣盡解）貿易爲生亦無賭博室廬完固與劉文實尚隔一村亦無賣子乃再呼賢娘問之曰汝言公喜賣汝男有諸否曰然也賣與誰曰賣與阿翁劉國奕國奕哭曰（此婦喪心）天乎公喜乃我夫婦親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孫何買賣之云哉余不禁怒髮衝冠命批賢娘頰二十（可殺可剮恨不）摑其指搒之三十（登時杖斃）賢娘聲色不動余曰野哉傷風敗（敗俗）化至此婦極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龍挾上司威勢不得不俾盡其詞此婦豈爲人所欺者旣明知洋内鄉爲郭阿連之家又惠來甲子日日止宿之處條分縷析豈有被欺揭陽之理且誣夫爲賭爲盜爲非翁（喪心害理欲蓋彌彰）姑所生爲無室無食如此潑婦何言不可出諸口彼以劉姓爲仇讐爲土芥豈肯爲文實所賣況其登車（不獨長）就鬻實出林振龍之家與文實迴然風馬非郭阿連（舌啞然林振龍亦千口難辯）

平昔私通則林開喬之行無疑也賢娘乃服辜言並（眞長舌也）非與阿連有苟合但連年饑饉賣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龍林開喬亦自知不可掩諱俯首伏罪不敢復諉爲文實但乞免追財禮欲與劉公喜索殯殮（抵聘禮）之資而公喜欲令其贖還幼女阿進郭阿連言阿進乃開喬賢娘鬻在甲子所亦知其處命贖還之問公喜國奕尚收回此婦與否父子皆叩頭流血曰不敢（自然不敢）也乃聽歸後夫即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爲潮邑山（賤人濫綱恐山川尚有餘恨）川之玷郭阿連按律枷杖林開喬以母喪姑開一面之網追聘禮貧無可償勸劉公喜姑置之勿以污穢之財羞及阿堵使覗門第者以爲有不祥之氣而林振龍以年老姑寛勿謂有人乎憲司之側果煬竈藉（未必不可恃）叢者之泰山可恃也

天下殘忍不仁之婦至林賢娘極矣半生夫壻从翁姑男女輕輕抛却無一毫顧惜之心且信口誣衊必欲網害其族人而後快虎狼蛇蝎蓋由家敎然也鍾氏視人盡夫振龍開喬均非人類風俗之壞一至于此非賢令君極力轉移寧有瘳乎

仙村樓

潮陽有大盜曰馬仕鎭太學生也名鳴山字仕鎭所居鄕曰仙村在貴嶼之南六七里地屬舉練都平疇沃壤四望無際溪河交錯水淸樹綠夜月蘆花漁舟上下嗚嗚咿咿相歌唱以來往風景不亞於蘇松固嶺東之勝槩也昔人以仙村命名今則爲盜藪矣馬氏故巨族其丁男二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左右鄕村莫敢睨視仕鎭豪雄獷悍尤爲馬氏之冠生而有盜行見人財物則心不能平不攘竊以去不止雖

至親密友亦必深藏示虛不敢使一注目也仕鎭慕梛蹠宋江之爲人招邀匪類往來浹洽四方無賴之輩皆歸之所居舍傍有大樓高廣堅邃羣盜至皆歇之樓中大意以穿窬爲主飛簷走瓦鑽墉穴地者爲上客駕舟逐流截私艖攘客貨于水者次之懷石袖椎徙倚道旁顚過客而奪財物者又次之樓中人衆至百餘出入往來掉臂瞋目橫行無所忌民有犯顏色者輒揮拳相向當急急謝罪惟恐不及遲則夜入其家罄諸所有矣耕牛入村追者在門屠者在室懸

皮肉當戶而市牛主亦不敢睇觀而去鄕人畏之如虎不敢斥言爲隱語曰大樓公或曰樓鸞子公者尊稱鸞子者潮人最賤惡之號也仕鎭以攘竊起家漸致富饒康熙四十三年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林羣盜不復曰大哥而共稱爲馬老爹矣馬老爹之名震潮郡撫按承差道府胥役皆潛與往來凡上官差員出訪事者十人九主於其家以故邑中紳士縣吏捕役莫不趨奉締交惴惴然惟恐稍拂意也然皆山峽山洋烏泧水黃隴舉練之閒家家不得安寢百

里之內多怨嫉而不敢言有密白于官將捕治皆以負固不可得搏差抗提視爲無足重輕前後任潮邑攝潮篆者十令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侵欺科派無所底止及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借兵四百親詣仙村擒捕之仕鎭命三寨皆閉門拒守於垣墉上施火砲直向支令君攻擊營弁恐殺傷啓大釁急命班師支令君憤恨不能已而上官左右皆馬氏腹心且反於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冰釋

自是仕鎭威震惠潮莫敢有萌擒撫之想者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鎭益驕橫無所畏時或至邑治無敢問及而攘竊漸行于城中布帛貨舖擇肥而食街坊奸宄世家大族子弟且有陰爲黨羽坐地分贓者矣有監生陳開發者賈人也居積布帛頗饒仕鎭偵知之時有華橋人胡其暢爲峽山和平一方巨賊然亦依仕鎭門戶聽指揮仕鎭遂命胡其暢率馬阿一劉阿信黃阿尾蔡阿乙等以輕舟直抵隆津乘黃昏進城三更破壁入陳開發舖中

恣意搜括大獲所利而去時署令白公仙遊開發以其事告縣尉分差訪緝而賊舟揚揚得意搖曳以歸過林八渡爲水保方東昇所獲連舟擒捉以去胡其暢等皆就縛惟劉阿信入水逃生奔報馬仕鎭仕鎭親詣林八渡見方東昇則東昇已將布帛絨線各贓物盡起而藏諸家陰使保正李茂開入縣首報矣仕鎭餌以利脅以威東昇亦恐還其大布四百丈併胡其暢等皆釋之未幾捕役至遇胡其暢將歸華橋遂爲所獲方東昇以所餘布帛絨線繳縣尉尉名訊供

始知馬仕鎭所爲遂據情詳報郡太守而余方奉檄攝潮篆未知其事但素聞馬仕鎭爲一方大盜經十令捕緝三十四年弗能獲思欲爲地方一除民害十月十七日將之潮舟過仙村見三寨鼎足人烟稠密寨內大樓巍然雄壯誠非可以力獲者夜躊躇不能寐訪知仕鎭有甥林承爲潮邑馬快役喜曰在斯人矣十八日抵潮涖任密呼林承至內室謂之曰汝欲生乎欲死乎欲全汝妻子乎滅汝門戶乎林承駭愕叩頭流血不知所爲余曰汝舅馬仕鎭也汝能致之

來則生不來則死囚汝妻子滅汝門戶林承泣曰此事甚難非強力兵威所能濟容徐圖之余曰宜速不宜遲彼未知吾三尺汝尚可以誘致遲則不敢出矣吾遣林光翁馗等五人與汝偕汝先爲調虎離山之計然後相機而行可也林承令林光等且俟而自以他事往仙村見仕鎭問安否若爲弗經意也者乘間言曰舅專制一方爲總約長今新官涖任得毋往謁見乎仕鎭曰吾方思之林承曰何以思爲去則去不則不耳誰抑勒吾舅者但涖止方新有過堂應卯之

例可因此覘其能否其可畏耶（數語針着忠窮足以動聽）則後此稍避之其可狎耶直兒戲藐之耳仕鎮曰我聞此人似可畏林承曰雖極可畏（有理）初至茫然無知也乘未知而一出爲邑人所觀瞻以後即裹足不前人不敢以抗拒（有理）自我仕鎮曰然即令人操舟詣縣林承又佯以他事辭去（使之始終不疑）仕鎮入邑則林光等笑語迎之行余方坐堂上按十三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不答有頃問今日不到者幾人吏曰十一人余佯怒曰無禮哉（誅之使亦）此不到者皆賊也當捕治遂見林光拊一人背若趣之前者

其人尚瞻顧猶豫林光跽下代稟曰馬監生到（林光亦能）仕鎮不得已而前余曰汝監生馬鳴山乎仕鎮曰然也余曰善汝少待有言相商（從容不迫）命林光欵之須臾堂事畢有報艖司渡江者將出迎乃置仕鎮于獄（不動聲色）及暮自郭旋吏賫府檄請審陳開發盜案鞫訊之方東昇言之歷歷胡其暢亦不置辯惟仕鎮昂首饕論（眞是重）不肯一實言余怒將刑之仕鎮曰監生也余曰汝三十餘年老賊拒捕久害人多今日天使汝遇我是天欲亡汝也汝尚不覺悟乎我今訊賊不訊監生治盜賊而不加刑

天地間無是理矣仕鎮猶不服命拶其足（辣手）三十箠仆諸地曰汝不實言吾今斃汝（非得計）仕鎮度不免始將行竊陳開發情形及方東昇盤獲始末直言不諱且云勾引行竊者爲姚阿馥林阿順同黨往竊者爲胡其暢馬阿一黃阿尾劉阿信蔡阿乙等與胡其暢供詞絲毫不差問平日竊刼幾何家（刀健）仕鎮曰難以記憶（老實）但被害無一人敢告我則是無其事也余曰汝積威至此極乎今即無一人敢告汝汝亦未必有生理因遣役分緝諸黨類而仕鎮之羽翼已星夜飛報其家馬氏

族人恐大兵且至（蛇無頭不行自然四散）乘夜遣樓中羣賊四散逃生急離潮陽盡歸海揭饒平入深山以去（走得快）黎明捕役至無所得惟馬阿一被獲與姚阿馥林阿順等質供皆如馬仕鎮胡其暢所言余乃將羣盜錮獄詳報列憲請咨部革去監生以憑盡法研訊而貴山峽山洋烏減水（六都之人早已膽碎）黃隴舉練之人尚恐仕鎮不得死出爲反害而仕鎮妻子及馬氏族人沿鄉索助食費莫敢不潛輸之（積威所劫）且亦莫敢出一言余道經貴與嗅田閒老人問之皆云（如此光景可使活乎）仕鎮一日不死鄉民一日畏懼即暗受科派亦不敢

一開口也余恚甚欲重創之終以監生未革不得加嚴刑復箠其足數十而上官文移駁詰上下往返經一年又逾兩月仍未咨革（無可如何）監生而余以奉參離任其網漏吞舟與否則俟後之君子矣吾友曠魯之恨余（此論不差然在令君亦不料此去之）不將馬仕鎮撲殺而拘牽文義效俗吏之所爲受人（速也）掣肘空勞筆墨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都百里內外遭其殃害無有已時不知誰之過也余亦悔之（亦可悔）

馬仕鎮乃有名巨賊族大黨多負嵎悍鷙即靡護符亦難獲治況名器在身而上官衙役皆爲交好

無怪乎十任三十四年之末如何也令君得手在未到任之先即行佈置此時疑畏未開迅雷不及掩耳如縛雞豚毫不費力所謂兵貴神速將以謀勝者闔邑人民歡聲動地不但貴峽洋滅之閉夜户不閉即隣邦盜賊莫不相戒遠遁文武寅僚咸爲手額督撫司道盡皆稱能亦一時快事也惜監生未能驟革文移上下往返經年僅僅羈縲獄中弗獲按法懲治可見百足不僵而邑令掣肘之難然賊惡貫盈新任者亦豈忍俾漏網哉

尺五棍

有杜宗城者以狂病失水來報云其妾郭氏名阿貴染時疫病熱昏狂于此六月初十日墜入魚池人莫知蹤跡也翼日屍浮水面始覺淹沒甚爲悼惜鄉長杜若淮稟亦如之詰朝詣驗據宗城稱郭氏乃海陽人年二十四矣娶來一載未有男女亦無外家親人往來問嫡妻在否曰林氏年三十八生二子二女子阿遵阿賢皆十餘歲（撇去乾淨）幼女方在抱長女阿端年四五歲郭氏因病入水並無毆傷威逼諸事鄉長杜若淮

左右隣杜立衛杜宗烱同居親弟杜意梅皆言不知何時落水（亦代爲含糊）並未聞有鬭毆情事余命仵作薛順偕宗城先往相視當場唱報以憑親驗呼其子女皆至遍觀之阿遵稍長不問問阿賢不以實告余屏諸人去名攜女阿端至座側（得竅）細詢之阿端初不言問之再三尚以無人毆打爲對余曰阿端欺我我已知阿貴爲（竟似看見再）汝母捶死（喝不得了）但欲問汝事因耳阿貴因何事得罪汝母汝母因何事捶打阿貴汝不實言割汝舌矣（嚇得妙）拔小刀置案上阿端恐不敢對余曰無恐止言阿貴何事見

毆便釋汝阿端乃言曰偷糖耳此初九日吾母糖藏瓮中不見怒阿貴偷竊故打之及父回家吾母又言父亦以扇撲之兩下（假打亦趣）是晚阿貴不睡坐至半夜次晨不見造飯始追尋則無矣問汝母用何物毆之曰木棍也（詳細）有尺半長余曰（迅速）棍今安在阿端曰在吾母房門後余曰汝往取來阿端曰諾（密得妙）是時余低聲密訊阿端亦低聲應答杜姓莫有知防備者命差役鄭可鄭應等抱阿端直入其家即于林氏門後將小木棍携出（迅雷不及掩耳）宗城母急趨欲奪之去已無及余視其木棍果止尺

五封之以屬吏驗郭氏屍傷兩頰皆遺兇拳手足被棍者四處額角磕損口鼻指甲泥沙其爲毆後投水無疑喚林氏訊之堅不吐實余以尺五棍示之曰證據在此雖欺何爲林氏猶飾說冀掩蓋余曰兇棍起出傷仗相符汝事因吾已盡悉即喙長三尺亦無用（此是實情林氏不敢信者太聰明弄巧反拙）也但婢妾偷糖有干家法汝爲主母扑督教誨亦是分所當然且傷非致命投河是實汝直言無諱吾即爲汝斷結省汝拖累不亦善乎林氏左支右吾不以（開誠示之）實告余曰汝以我爲欺乎妻但毆妾律無威逼之條

汝一實言便可完結案林氏總以罔毆爲辭余曰既非汝毆則此案不得結矣傷痕昭彰伊誰抵賴林氏曰（太巧可恨）池中撞損耳余曰此婦太巧屍上七傷豈汝三寸長舌所能一盡掩蓋他日郭氏親人來告命案牽連林杜兩家兇手加功無所底止果有別人毆傷汝等累方大也林氏故不承因將案內諸人帶至縣堂覆訊（照顧阿端是令君周到處）臨行謂其家曰林氏妬悍殺妾罪甚重大今阿端言是偷糖則事可開釋但林氏不肯招承是以未得結案耳阿端爲一家恩人我今交汝等善待之倂着左

（著此看阿端有益）右隣家看守保護如有一人敢楚撻阿端或阿端偶有他故我必將本家倂兩隣一同究治汝等慎之越翼日既望再行廷鞫宗城自認扇擊二傷余笑曰扇焉能有傷汝且言拳棍六傷者誰也宗城無以應呼林氏訊之林氏猶不承余曰汝但言是何人毆傷則釋汝矣林氏利口亂辯固言無傷余曰此婦悍惡極（此刑不可少）矣命刑之林神色不變拶其指不承拷之二十亦不（亦天道也）承余笑曰鬼也汝首實則無罪我前言已盡矣汝必欲固執無傷彼死者安肯瞑目且我已細加親驗此

對傷痕兇仗處處相符汝尚欲賣弄口給自招刑罰（必然之理）此乃郭氏寃魂在旁教導不使妬婦漏網我觀汝十指甚是不善兇氣逼人非得一番痛楚無以懲世閱（嬉笑怒）（于怒罵快暢之極）獅吼之輩善夫善夫宗城乃謂妻曰事已難欺實言可也鄉長左右隣杜若淮杜立衛杜宗烱等皆勸之（勸得亦妙）曰娘子舉頭三尺有神明恐不由人抵賴汝自作自當不必妄思諉卸徒自苦也於是林氏乃據實直言因郭氏偷糖四五斤我怒以掌連批其左右頰郭氏猶强辯乃以木棍擊其左手右臂兩脚腕彼是夜何

時下水我實不知翼日見屍浮出我亦悔之余曰汝棍即此乎曰然也然則何爲不實言曰畏罪不敢也再問宗城及鄉隣果非因別故無別人毆打乎皆曰並無別人毆打林氏所言是實余曰噫鄙語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其林氏之謂乎（林氏此時如夢初醒）汝但勿爲欺何須刑罰因妻毆妾無威逼之條故郭氏不肯甘心使汝十指受累（恢恢不漏）今亦足矣斷令杜宗城將郭氏厚葬仍罰米十石用作囚糧以爲呈首不實者之戒後四越月而宗城仇家且謀出一郭汝贊者來告杜宗城姦

殺移屍將杜立衛等八九人一網誣陷見案卷明晰不得遂需索之願反逃去不敢與宗城對質宗城夫婦乃喜懼交集也

林氏之毆郭一半爲糖亦一半爲醋郭氏之短見半爲目前亦半爲平日故林氏一棼斷斷乎不可少也得法在密問女孩哄出尺五兇棍箇中情事了然矣林氏弄巧成拙乃是天理昭彰處倘聽其一直招承皮毛不損不特郭氏不能甘心旁觀者亦未免有不平氣也毋枉毋縱極妙極妙

林軍師

竹山都華陽下壟之間皆濱海西北平原沃衍一望（海田交錯處下文）
良田東南汪洋千頃民之居其鄉者耕漁半焉潮地（欠租撲抽張本）
三年荒歉余下車斗米三百錢地產番薯可代穀一
斤鬻錢十二佃户抗租壟相接也幸逆天休風雨以
時歲登大有斗米僅錢四十著十斤方獲四文萬井
盈寧民生和樂川澤獻瑞前溪生白蛤後溪產蠏苗（北亦奇事可知德）
皆數十年來未有之異小舟千百朝集暮歸水面讙（政能感召天和也）
囂如同海市則有勢家大豪或出壟斷藉稱祖業霸
踞泊汊余方厲禁之不許與小民爭利而恐其未盡（爲訟撲橫抽伏案）
絕也一日有下壟民吳云鳳呈監生鄭之鳳鄭之秀
霸佔官溪凡小艇捕蠏者日納鄭氏錢三十文名曰
花紅云鳳因七月十八日納錢稍緩鄭之秀率僮僕
曾阿重等十餘人擊碎小艇仍擒云鳳至倉私刑甚（粘示究似是情此軍師用刑處）
屬非理謹抄粘督憲嚴禁紳衿勢豪冒稱海主告示
上呈伏乞按律申究而吳阿萬吳兆華吳兆備吳云（此疑自不可少）
潮等各有呈詞合口齊聲余思鄭爲潮陽巨族之秀
兄弟監生霸溪專利情似可信況其毀舟鬬毆必非

全無根據者也飛差攝訊則鄭之鳳先于是月十八
日來稟吳阿萬等抗租恣橫殺傷田主鄭之秀搶剝
衣服銀錢纏檄發馮尉驗訊裂顱破鼻重傷種種而
吳家抗不到案且分遣親人往督撫藩臬道府各轅
門告鄭氏霸海橫抽余思欠租角口亦屬細故果如
鄭稟所云吳家何以疾痛迫切兩日之閒多人上省（此疑亦不可少）
徧呼制撫各當道又似有大寃大苦不能頃刻緩者
也集兩造于庭鞫訊之則抗租逐毆是實橫抽毀船
全屬子虛余曰噫異哉鄉保里民皆畏鄭氏至此乎
約長林青雲保正盧紹先鄉長邱開發里民曾朝等
皆指天誓日代爲鄭氏稱寃且言八鄉人民並無聽
見鄭家有霸佔溪海之事如鄭之鳳鄭之秀果係橫
抽毀船伊等皆願代鄭坐罪余謂吳云鳳曰汝等連
年歉收今歲初登大有數載積逋安能盡償卽有挂（此設身處地邇者心寓所以吳姓肯說）
欠田租亦屬尋常之事田主不以情相䘏刻意取盈（亦情亦出軍師失檢點不曾料及此處也）
已非主佃休戚相關之誼而鄭生生長巨族强橫成
風汝等不能甘受或有拒之過當此事甚小汝何必
掩諱實情妄加以霸海橫抽之大罪若使上司允行

必將直窮到底水落石出自罹誣誑反坐此訟師悞汝也云鳳曰誠如明鏡因吳阿萬吳云潮吳永祥等有欠舊租數石田主至家追取甚爲暴戾阿萬令我等羣詈逐之追至下地鄉田主傾跌仆地我揮拳傷其口鼻永祥執木棍擊其頭顱當爲邱開發曾朝等勸解各自散去問同追毆者幾人曰吳阿萬吳阿千吳永祥吳阿添吳云萬吳阿桐吳阿樂吳阿二吳阿鳳與我共十人耳問搶銀四兩七錢者誰也曰阿添云萬也我與永祥亦分而用之問搶衣服被帳者誰

也曰衆人皆有之再訊吳阿萬云萬阿添永祥等諸人皆無異詞余曰噫實情得矣但霸溪横抽之妙計往省遍控之高手決非汝等所及汝訟師是何姓名以實言告我則已不然將夾汝矣云鳳曰林軍師也問林軍師何人云鳳阿萬皆曰林軍師乃善爲詞狀者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邑內外誰不知之余曰我不知也汝且言其名字住宅皆曰監生林烱璧也家在東門內離此不遠因遣役飛拘林烱璧併密諭差人鄭嵩林州將其寨頭字楮不論眞草鉅細俱取

以來復問吳云鳳曰汝等何以識林軍師曰吾叔有婿蕭見老邑內監生也引我見之問何以爲謝曰先送贄儀三兩五錢許事畢之後謝金十二兩軍師言此罪甚大萬不可以訴免我有奇計竟置欠租勿道反控田主霸佔官溪横抽虐民一面遣人赴郡赴省遍控上司以壯聲勢縣官聞控列憲自然不敢拘審他日奉憲准行則我爲原告勢居上風使其不准亦已遷延月日欠租細故時過事灰此萬全之策也言未畢林烱璧銀頂衣冠搖曳而至言監生無罪見名

何爲余曰側聞軍師大名欲一求教烱璧曰監生未嘗有事也鄭之秀曰假監耶冒頂死名林廷捷被告發提問追劄報故禮房有案可查余曰眞軍師不論是否假監汝且言吳家事如何烱璧曰我從不識吳家何人云鳳曰軍師不必推托今奇計弗行矣烱璧故不承曰我實不知汝等何事云鳳阿萬皆曰此事實軍師所爲我等鄉愚無知惟軍師之命是聽耳軍師令我先送贄儀我則三兩五錢恭敬奉之軍師令我事畢之後謝金一十二兩我則謹凜識之今霸海

横抽之計不行軍師當別有奇策不可使衆人受累烱璧猶不承而差役鄭崗林州以所獲林烱璧紮頭（眞贓確証出現矣）狀稿呈上披閱之下則吴云鳳等詞皆在焉併有爲蕭姚林趙數姓舞弄刀筆及代人上省告訴之稿（積惡多矣）又開列各當事欵單積成卷軸（可畏）余亦與焉令林烱璧一一視之皆點首無辭惟欵單不認言諸人悉係親戚是以代勞豈敢妄揑欵單且非長作詞狀者亦無得財惟吴家三兩五錢是實余曰欵單亦無礙止不宜懸空造作汝且試條條議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從容鎭静足見力量若遇他人一夾提）不敢自怙過也（四十板結果了）烱璧叩頭力辯余曰姑置之但汝軍師之稱始于何時是汝自加此號以招徠訟客抑衆人推尊之也烱璧曰衆人是如此說（稍以爲榮）犯生原不敢受鄭之秀曰彼公然受之今在大庭之上吴姓呼出許多軍師彼並不辭余曰林軍師情罪重大非此案所可完結先將吴云鳳吴阿萬吴阿添吴永祥吴云萬各杖三十追出所搶贓銀衣服被帳及原逋租穀給還田主（亦不可少惜乎其無及也）仍枷號兩月示衆羈林軍師于獄俟究明包攬別案詞訟贓銀確數按律盡法創懲以快一邑人

心永垂鑒戒爲移風易俗之一助而余適因公奉檄赴省院司列憲並擬薦調番禺以首邑事繁廢弛已久留我即日在番視事余固辭不可至于臘月乃歸而不知西穀獲戾遭意外不測之變奉糸去位林軍（軍師殆有天授）師遂揚揚出獄以爲從今莫敢侮予也

林軍師設想原奇手段原非小可以此爭訟何往不勝所謂當今第一利害有名之人非阿好也惜不幸遇此令君遂覺計謀盡破當時假監案現狀稿畢呈欵單露出即令軍師自擬亦未敢有生還之望不謂令君大度汪洋偏以從容鎭静處之其實從容鎭静乃是漏網之由至今士民論者追咎令君之不登時撲殺爲棉釐除一大害令君當亦無以自解也豈天生惡人亦有定數軍師之不亡尚有欲遭其于者歟此亦聽之

山門城

潮邑土風素梗逋租抗糧負嵎拒捕相沿成習恬不知非而洋烏溮水等都尤其甚者余涖潮法在必行雖僻遠頑抗極惡難問之鄉不盡獲行法不止如貴山都之麒麟埔徑子鄉溮水都之果隴交南寨皆動大衆捕禽之元兇劇賊纍纍就俘然後奸匪廓清令行而罔敢犯不謂洋烏一都尚有悍然抗法如山門城趙姓者趙氏聚族千丁衣冠之士濟濟數十左右鄉村推巨擘焉排户趙麟趙伯趙鎬自康熙六十一年以來至雍正六年積欠正供糧銀一百六十九兩米六十八石有奇畨差劉科張利劉德催之不應無可如何二月閱稟請添差以陳科林會鄭應協同拘比亦無如何三月六日陳科諸人偕保正周理等拘獲户丁趙德迎一名有監生趙佳璧者聞之大怒以爲失世族體攘臂奮呼趙德漢趙德鑾趙阿雄等二三十人制梃追之擊劉科頭破裂奪取趙德迎以去陳科周理等末如之何則又稟請添差復以趙金趙靜偕附近保正陳俄周福劉之嚴陳淑祿方東昇周

象華等協拘緝獲趙佳璧趙德鑾二名又有趙阿武攘臂奮呼趙德漢趙阿狀趙阿俊趙德風趙阿維等三四十人追至叢毆周理被傷破額血湧如泉諸保正大敗逃歸差役皆負傷奔竄佳璧德鑾又被奪回以去再稟拒捕毆差驗傷累累余猶未忍即通詳律究也一面申知郡太守胡公一面移檄潮陽營撥遣弁兵偕縣尉馮君灝親詣其地會同拏究臨行囑曰佳璧等雖身厠衣冠畢竟鄉愚寡識從前過惡我不深求（仁厚之氣溢于行間）但肯悔罪來歸率其二三頑户將積逋糧米急公納完我則仍善視之差役生事亦不可知總以此行糧米完欠定其良匪順逆倘二三頑户懼罪不敢造邑則令佳璧代賫以來統爲輸納國賦既完即爲良善我又以此行佳璧來否定其良匪順逆也（此亦賢）馮尉曰明公仁慈至此敢不體諒然則弁兵且遲之先以單騎勸諭傳玆德意可乎余曰善馮尉至鄉監生趙佳璧趙稱侯武生趙宣侯趙廷佐等濟濟皆在與之言輸將稱從前無此急迫我等自祖宗以來何曾一歲完清積十數年率皆逢赦未聞縣令衙役敢如

此拏辱斯文我等且欲控告上司提彼衙蠹尚望我納糧哉馮尉曰糧米乃　朝廷正供非縣令私爲已有五營軍士待茲給發糧餉刻不可緩非故爲急迫也佳璧等言前官俱緩何獨於今不可我等亦待新（蠻得無謂）官至始完納耳尉再以好言勸之不聽以禍患惕之亦不聽邀佳璧一人與偕入邑不聽請輸完少許以示急公未能非有抗拒之意亦不聽馮尉不得已旋（蠻監生作蠻舉動）歸越數日以兵同往佳璧等傳呼閉門遂將寨門緊閉明示抗拒馮尉躬至門前理諭再三佳璧等若爲

弗聞也者寨內刀鎗林立鋒鋩閃閃（蠻景）露出牆頭上高聲言曰我等抗糧細故毆差奪犯是實（眞不知天日之野蠻）任汝通詳千萬楮寨門總是不開誰敢環攻而入與我等決一死戰乎馮尉見其頑兇已甚無悔罪畏法之心亦無如何據情詳報余曰噫野哉天下有如此生監乎再不申褫不可得也因備叙前後情由通詳列憲學使顧公將趙宣侯趙廷佐褫革武生其監生趙佳璧等候會咨斥革懲治督撫藩臬俱嚴檄飭拘照依發遣黑（如演一場）龍江事例佳璧等尚不以爲意也日偕寨內人衆鳴

鼓列陣（蠻態）執戈揚盾以示必欲拒敵官兵敢于死鬬之狀甞縣令聞而中止也余曰噫如是益不可中止矣傳令保正劉之嚴等十一人各率鄉兵先驅示意仍齎筆書硃爲檄諭曰嗟汝山門城士民無罪無辜必欲平空造孽犯極惡不赦之條可不爲大哀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田有賦乃古今不易之常汝等奄有田園歲享租粒名下應完糧米欲令何人代爲輸（當亦）將姑試爲我言之（無辭以對）天下王侯卿相以至大小官吏無敢一人逋負維正之供獨汝趙氏山門城偏局化外

國計兵糈之謂何可以任汝頑抗哉屢催屢梗未見輸納毫釐毆差奪犯至再至三本縣矜其愚憒未忍通詳律究特委縣尉親臨勸諭仍敢冥頑弗率如毛角之不可與言及尉以兵同往復敢閉門不納挾持鎗械口出不遜之言如同叛逆之舉（絕好檄文）按律定罪死有餘辜本縣雖欲隱忍姑息而有所不能矣然雖通詳之後猶望悔過來歸但將糧米納完亦可網開一面不謂汝等兇頑愈肆全無悔禍之心日日鳴鼓列陣執戈揚盾意欲何爲果敢敵殺官兵公然自居叛逆

乎揣汝等訟師之計不過欲以激變鄉民爲叛之名加之本縣冀本縣怯懦中止試思本縣何事可以激變汝民不過催納糧米耳催征乃本縣之職向來耗羨則減其半棍蠹包收則挐行法無一毫虧損汝民汝等何所藉口以至變叛況叛之一字（說到此字便不容誅）凡屬人類所不忍言汝等身爲朝廷赤子敢于抗糧拒捕挾制縣官自居爲叛而不辭本縣宰制一方不能定茲叛亂何以上報朝廷（不得不然）惟有檄發營兵（叛人榜樣）號名鄉壯一舉撲滅已耳汝等自度强悍孰與臺灣土寇當年逆賊

朱一貴倡亂奄有臺郡地方千餘里賊黨三十萬然國家不費一糧未折一矢七日之閒誅鋤淨盡況汝斗大山門城老弱丁口不滿一千卽使擊鼓陣戈亦等嬰兒作戲何足當本縣勦擒乎本縣不過欲汝完糧原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捨命抗糧誠不知是何意見（體恤周到）豈本縣差役需索生事汝等有所不甘則此半年之久何不一來控告及今陳稟尚亦未遲本縣斷不庇護衙役以辜汝等士民之望汝士民以本縣爲父母本縣視汝士民爲子衙役奔走僕隷孰與父子（至情至理）

之親此理甚明汝等何所畏憚而不試向本縣一言耶豈以本縣鄰邑代庖不過五日京兆眞無如汝頑抗何哉本縣一日未去一日法在必行矧此有傷國體之事（法不容貸）萬不敢因循姑縱卽使新令下車亦必視叛逆如仇無養成抗拒爲他鄉效尤之理況新令至今尚無影響欲使本縣縱容叛逆再遲一年半載以俟新令（勢不能待）勢亦有所不能今遣峽山黃龘附近洋烏各保正劉之嚴王振澤陳儀周理周福周象華劉振山楊光玉陳淑祿連仁方東昇等共率鄉兵三百人以

九月六日會于山門城下環而守之（儼然大敵）不許寨內一人逃出他村樵蘇行汲俱縛以來汝寨中有循理守法之生監已經完糧之良户當念崑岡炎火不免玉石俱焚急須會同密議各保身家將爲首頑梗之趙佳（此段甚情不由他不出）壁等一二十人偕衆擒縛送出寨外交各保正解赴本縣追糧審擬庶幾汝等善良得以免於禍難倘遲至三日不出則縣尉營員大衆至矣本縣已經移營再委大弁多帶兵丁縣尉統領三班人役丁壯二三百人前往圍搜擒捕保正鄉兵奮勇先登不知汝等

何以待之汝等敢出拒敵直令官兵鄉壯徑行誅殺本縣援引罪人拒捕格殺勿論之條以隨其後汝等肝腦塗地如雞豚狗彘之不若耳倘汝等殺一兵役則以叛逆定罪竿首藁街禍及妻子汝等早夜以思其可抗拒否耶(實可畏)若汝止以閉寨不出爲高謂可負嵎(此策亦)久延則本縣傳令約保喚出力作農民以鐵鋤三百掘倒寨牆去汝保障然後沿門搜捉以次擒縛汝等復能飛出九霄雲外乎本縣念汝寨内無辜之人何苦以奉公守法之身家爲十數兇徒波累敗滅故不(言切論不得不聽)

忍不諄諄告誡汝等能聽與否則關係汝祖宗積累殃慶門户興衰非本縣所能代謀也三日不決乃汝自悞尚愼旃哉檄諭到鄉之後各保正扼守隘口聲(妥當)言縣尉營弁大衆且至趙姓有識者皆懼累密爲縛(不得不爾)獻之謀於是隹璧等知不能免乃偕趙宣侯趙廷佐趙阿武趙德望趙德漢德鸞德迎德風阿狀阿俊阿飯阿雄阿維阿福光茂光慶等十七人詣縣余曰噫汝等既來吾亦不忍杖殺也昇平世界焉有顛倒謬戾之人如汝等所爲哉吾恨不早縛汝曹盡屍諸市

所以姑容至今處汝有寃情耳今日有寃宜即伸說併所以抗拒之故一一爲我言之趙隹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實無寃情亦不敢抗拒(數言亦自老實)止鄉愚無知積習固然其初視若兒戲其後畏罪日深莫敢嚮邇是以遷延自悞至于此極今已知罪當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寬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仁人)忍寬宥廢法我亦不能(也亦法吏也)今姑暫置之獄俟將積逋糧米補納全完方行審擬可乎未幾余因公赴省冬臘始回遺意外解組趙隹璧等延至明年三四月積逋

始清署令從寬審擬枷號一二人(太寬)餘皆薄責隹璧量(至當)罰贖鍰免革監生制府孔公以隹璧罪魁戎首不可(不易)不褫革儆衆他皆如所議焉

鄉蠻抗法弄假成眞由向來水弱狎而玩之故也法在必行民自不犯中閒諭檄乃一團惻隱之心而字裏行閒却有無數甲兵風雷雖大敵亦當束手況二三寘頑乎執法嚴而用法寬想見仁人君子氣象

猪血有靈

樂練都草湖鄉有訟師陳興泰焉窮兇極惡終日唆（敍老籍貫姓名本事便覺凛然可畏）訟爲生常劊詭名架虛詞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盜或稱强寇刼掠上司提解覊縶牢獄久之以無原告對質釋寧行銷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復問矣（淒凉）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訴平地興無風之波尤興泰長技也鄉有蔡阿竈阿辰阿完阿尾兄弟四人無妻無室共宿神廟日或登山刈草換米度活倘遇天時陰雨則盜採園薯沿門丐食皆爲常事

一日阿竈以瓦鑵代鍋烹薯爲食火烈爆震鑵破竈兩足被湯沃爛不能出門丐食饑寒抱病而死興泰聞之喜甚（長技得展）以爲奇貨可居也呼阿辰阿完阿尾至其家啗以粥食謂之曰汝三人貧困兄死無所殮吾甚憐之今有奇策可得美棺衾且弟兄皆免困窮不愁乏食三人請其故教以移屍陳興覲家中則財可入手三人猶豫未決興泰復以白米六升給之皆歡喜過望共舁兄屍造陳興覲門首賴之興覲大驚呼天叫地投明蔡姓房族蔡立興蔡立暢蔡廷爵及陳姓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齊集屍所共斥其非阿辰阿完亦知理屈羞慚無地遂將興泰所給之米轉給陳廷鳳陳曰功托其舁屍瘞埋興泰大失所望然此心（一計不行一計復起）愈不能已矣復將蔡阿尾誘養在家希圖索詐代寫狀詞以打死抑埋來告云興覲買屋僥價恨索遺男陳阿添將阿竈活活打死佈賂族惡蔡光輔蔡滋茂縛尾弟兄拘禁令陳曰功陳廷鳳抬屍强埋保正鄭悅可據余心疑之時臘月十八日也而陳興覲已先一日以藉死移賴埋後詐嚇來稟經准票差拘訊合

觀兩詞似命案全屬子虛但未訊明不敢臆度（細心）飭差一併拘審俟開印之日詳請起屍檢驗正月初旬余因公赴省蔡阿尾復控于郡請飭鄰縣檢驗陳興覲亦往郡控族人陳孟皆陳孟發等皆不平公憤赴府僉呈蒙檄發縣審理陳興泰恨甚竟率其叔兄弟姪（閑兇伎倆）陳日壽陳阿和併拳師張福等多人執械直擁陳孟發家中將陳孟發陳紹贊擒曳痛打頂門腮頰臀足（寫出橫逆不堪之狀）皆重傷而孟發左臂提傷尤重至骨爲之折衣服酒瓶等類盡皆搶奪不復知其爲三代叔祖也復駕船

伏械截（全無忌憚）陳興覲于和平橋剝衣叢毆奪去銅錢一千五十文及魚肉雜物興覲赤身奔逃愬于保正馬孟端及孟端追至則船已搖去江心矣余省旋飭差拘訊興泰又似有所憚不欲赴審止令其母吳氏混稟陳紹贊圖捉抄家衣服搶訖冀掩其統衆毆奪之罪潛踪抗延直至五月初六日始拘到案庭訊之下蔡阿尾仍執前說不肯吐實呼蔡阿辰蔡阿完來前以天理良心聳動之則並稱伊兄阿竈委係病死廟中遂將興泰給米移屍圖賴併誘養阿尾在家始末實

情絲毫不諱余曰直哉汝二人大有良心當不至餓死也興泰利口强辯堅供並無養藏阿尾其阿辰阿完乃係興覲誘養在家者興覲叩頭力爭余曰噫此易辨耳（善觀氣色令訟師無可置喙）阿辰阿完面有菜色半青半黃純是餓殍之氣其乏人養贍無疑阿尾與辰完同胞同無家室同宿廟中乞食何以其面獨有紅白之色竟似數月飽食不饑不寒其被興泰誘養在家又無疑也阿辰又言半年不見阿尾之面今在興泰家中出審非養藏而何於是蔡阿尾知不可欺亦遂將興泰教唆寫養

情由及圖賴嚇詐深心直供不諱且言興泰曾騙過陳紹浩錢三千文保正鄭悅分去二百問興泰興覲有何深仇阿尾曰無之因我父有地基鬻與興覲多年興泰向我重買興覲不肯讓是以恨之然意在圖賴得財亦不關恨不恨也（繪出訟棍心肝）問陳曰功陳廷鳳皆言得阿辰等米六升代埋阿竈屍是實問蔡滋茂蔡光輔蔡立興干証林可與保正馬孟端及陳孟皆鄭奕可等二十餘人皆言陳興泰傷天害理平空架禍唆訟狹民不容于堯舜之世宜正法以靖地方（公論正論）陳興泰亦

俯首服罪不待動刑將唆囑阿辰阿完移屍圖賴及誘嚇阿尾寫狀代告併毆搶陳孟發衣服酒瓶打傷孟發折臂截毆興覲于和平橋奪其布衣二件及索詐陳紹浩三千錢皆直認不辭余曰噫訟師之惡至此極矣命曳下責之四十差役押令起出原贓律擬招解而興泰竟爾潛逃又以賊刼縣諱等事用血書（設想奇血狀尤奇）呈奔控道憲蒙批海陽縣查審興泰揚揚得志日在道轅游衍不復歸來余以命案不敢遲滯嚴比原差周瑞添差蕭岐蔡靜于六月廿一日在郡城西門外

緝獲陳興泰前來追比原贓興泰堅不繳出乃命覊禁興泰潛使其父陳曰貴往海陽縣稟關移提又連赴道轅喊冤檄行數次余見其刁健非常呼而問之曰汝何時爲賊所刼本縣何案諱報汝以賊刼縣諱誣控道轅其說可得聞與興泰曰陳興覬毆我耳不以危詞控告則憲必不行弗能脫此罪戾問用血書呈何也曰不如是不足以明迫切冀憲興而憐我也問血何來汝從偷雞得之乎興泰微笑曰豬血耳是日買半斤豬血爲羹以供早膳留小半杯蘸筆書呈

但有人問及則云是刺指出血總之罪無所逃思爲解脫之計非敢故多事也余曰汝將所搶原贓繳出吾寛汝興泰曰贓物係父收藏我寄書往取之而陳曰貴逃匿郡城不肯歸贓弗得出會海陽縣關差催提余以誣命誣盜均關重大應否將陳興泰移交海陽縣質審抑就原發命案確審妥擬從重歸結詳請批示及至憲批行縣確訊而余已離任矣向非血呈之功何能文移往返數月掣肘遷延竟致吞舟漏網哉署令從寛擬責荷校一月而罷追錢三千文入官飭槩不問陳興泰抵掌笑語以爲豬血有靈也

稂莠不除必害嘉禾陳興泰窮兇極惡合訟師闖寇鬼蜮爲一身此則田閒之螟螣蟊賊難以一日姑容不但如稂莠已也罪狀既彰便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喫胡聽其乞靈豬血竟致遷延網漏哉可見凡事粘着上司便拖泥帶水不得了局令君平日決斷不肯輕易通詳蓋有以知受人掣肘之難也

古柩作孽

潮邑西郊附城村落之側白菅一叢蕭然兩柩焉暴（淺陋之處鬼朽之物足見其無）露者不知幾十百年矣忽一旦香火盛行民趨之者如歸市蓋莫識其所以然也聞之土人云村民陳姓者有八歲兒迷失不知所之父母遍處尋求則于柩旁偃卧呼之不應抱之不能起度爲兩柩作祟哀告禱祈兒忽醒而偕行以去設酒牲香楮拜酧鄉民見之遂以爲果有靈也（俗尚信鬼）一二好事輩更加文飾謂古柩能言能知未來休咎能爲人斂福消災有求必應由是爭神事之或言其姓爲郭氏遂呼曰郭公郭婆繼則謂之郭仙公郭仙婆矣郭仙之名震遠近城鄉内外男婦童叟各以其願欲禱祈（一幅鄉村福神圖）捕魚者羅雀者居奇貿易者婦人求生子者爲夫求功名財利者治病者謀陰私者擇佳婦佳壻者爭訟者繫獄求脫者圖墳山園田宅者賭博求勝者咸向郭仙公婆而跪祝焉辦香拍楮以爲信券（文飾謊財）應驗之後酒牲祭酧遂有老媪兩人爲之掃地焚香擲筊占夢日收青蚨數千文鄰邑愚氓亦有不遠百十里而至者每日自辰至酉男

女擁擠不絕婦人半老者百十輩攙雜其中自戌至卯婦女擁擠不絕則有年少無賴（勢所必至）潛伏城隅奪取簪珥或竟相嬉戲曖昧不可知於是正人側目共懷憤懟余自普旋潮諸生蕭策名等摭其事來告有拈香道旁穢醜桑中之語（關係風俗）余曰噫諸君可謂能持正矣士大夫皆留心風俗如此何患民生不厚乎潮人好怪千奇百出林妙貴胡阿秋而後復有媚柩爲妖之人不可解也（眼前道理無人看破）枯骨何知百年暴露棄置荒郊茅草之中風飄雨淋日熱塵蒸曾不能使其子若孫以一抔土壞相加遺顧安所得靈爽顯赫日日登山涉水周旋人衆之閙奔走公庭之上爲汝民庶請托鑽營以求僥倖于萬一人之昏愚一至此極不亦可哀甚乎（發聾）吉凶禍福惟天所命（敬詞）雖聰明正直之鬼神尚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惡鬼亦）何物骷髏敢逞邪怪提三尺以誅妖孽併趨媚妖孽者亦不能爲之寬宥也（當嚴）即日大張文告禁絕人踪號名約保甲長立查二柩有無子孫限三日之内速即擇地瘞埋三日不遵則約保甲長各備束薪以俟本縣親臨勘訊數其藉叢作孽（罪不勝誅）惑世誣

民敗壞風俗之罪將二柩各鞭一百烈火焚之投其灰于練江中流爲邑民除一妖害可也其子孫在南關外以屐齒爲生涯聞之驚懼連夜移葬自是妖風遂息

潮人大有仙癖活仙既除死仙復熾臭朽骷髏亦能傾動一邑所謂南方尚鬼信不誣乎堂上數語詞嚴義正使人心豁然如夢初醒然後焚之瘞之以滅其跡亦可知鬼事之無能爲矣鄴河巫嫗南山石佛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蜃樓可畏

九月望日余行香禮畢有諸生陳詢益者不冠不袍上衣不能蔽其肩下衣不能掩其臀跟蹌跣足皆其叔孝廉陳君擱輿呼救頭上血猶涔涔滴也詢其故則稱七月間學使臨潮武童蕭振綱以較射未蒙錄取復頂名重射詢益以廩生保結恐累及已當場稟明學使顧公將蕭振綱鎖羈振綱懷恨在心于此月望日偵知詢益往西門祀祖遂率族人蕭阿位蕭咱畝要于途而撻之衣冠祭器俱被剝奪復追至城門

足踢仆地褻衣毀碎奇辱不堪余曰噫其可惡也命執而訊之乃振綱之父生員蕭嘉福者亦極口呼冤稱係詢益之叔舉人陳能夏去歲入京包攬捐納曾收伊子蕭元介捐監銀一百二十兩今春歸來取無監劄併原銀亦吞弗償向索再三不覺過于迫切被率子弟陳逢陳端等多人行兇父子俱爲毆辱兒輩不能堪與之角鬬則有之實無剝奪衣冠祭器之事問包捐索銀之說有何所據則稱伊弟陳端舍立有文約現在併陳舉人僉名花押爲憑議定價銀一百

四十兩先交銀一百二十俟部劄到日找足二十兩居閒鄭桐可訊當堂呈出文約果有陳端舍陳舉人及鄭桐各花押在焉陳舉人指天誓日稱包捐索銀俱屬子虛重射恨稟行兇是實蕭振綱蕭嘉福更呼天搶地言童生重射乃事之常既經覺逐事過心灰包捐文約當堂可驗中見鄭桐活口可質恃宦凌呑寒儒欲以鬬毆抵銷古今寃情莫此爲甚余幾不能辯其曲直也命兩造齊下呼鄭桐訊之鄭桐言蕭陳兩姓捐納交關是實先給銀一百二十兩文約花押

鑿鑿確據至其所以鬬毆之故則生員不能知也余曰噫汝亦生員乎曰然余曰文耶武耶曰武余曰汝武生之名卽鄭桐乎曰學名鄭綿紘然則汝小名鄭阿桐乎曰鄭阿福余笑曰然則鄭桐何謂也曰字名耳余曰今人命字皆以兩惟古人乃有一字之字然則汝其古人乎曰實字鄭奕桐余曰噫汝訟棍也旣僉名花押豈有吝惜名字止書一半之理鬼蜮伎倆敢欺余哉再呼陳舉人質之曰此何人也陳曰此梅花鄉訟棍無所不爲者曾充鹽埠販私鹽起家復充

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今爲武生鄭綿紘蕭振綱僱來作袒證耳捐納重事也百金重托也果有捐監交關則邑中正人君子不可勝數豈無彼此友朋一言要約而必離縣二十里之鄉村有名訟棍乃可借以爲重耶鄭桐恃其武生未得加刑堅狡辯不以實告余叱令下思後生少年詭譎不可問惟蕭嘉福年已老成猶有樸直之氣特呼上堂語之曰汝情事吾已盡知此干證鄭桐不好被我駁破名字不能隱諱機盡洩矣汝子少年狂暴不諳律法汝老成君子乃如

此行爲非所望也吾知汝舐犢之愛不忍見汝子罹刑權宜謬說非汝本心但言出諸口必期其可收拾人被汝子毆辱至此汝尚欲詐其一百二十金天地閒有此逆理乎汝既以捐監負約爲詞則此一百二十金不爲汝追償不可汝思陳舉人之金是可以行詐而得者雖族姓大小强弱與汝不敵而平白受人勒詐百餘金卽兒童能甘心乎詐者不已辯者亦不已至于其說得伸則汝父子與鄭綿紘皆爲極惡光棍按律定罪尚可活耶吾憐汝老成樸直故以實言

告汝汝今不可欺予鬬毆細故罪在可寬光棍大惡法所不赦何去何從惟汝父子自擇焉蕭嘉福乃稍變其說曰一百二十兩之銀五月間實已還矣余曰不然銀既還清豈有仍留文約不還之理汝捐納是虛文約僞爲兩言而決耳汝子既爲樂舞生吾不加刑褫存其顏面可也嘉福曰誠如明鏡此事實非吾心但愛子情切耳乞憐兒子無知稍寬其罪余曰諾呼蕭振綱訊之振綱復詭言已還百金尚少二十金未償是以角較余叱之曰汝行兇毆剝乃盜賊無賴

之所爲誣人包捐假人文約欺官罔法乃訟師惡棍之所爲論罪應死吾念汝老父篤實姑爲汝開一生路汝尚敢予欺乎再不實言則刑汝夾汝褫革汝樂舞生杖汝四十荷校于市矣振綱叩首服辜乞免深究而蕭阿位蕭咱畝亦遂將附和振綱叢毆陳詢益遺落袍冠毀碎衣服諸事直認不諱復吊問鄭桐鄭桐知蕭氏父子已自招承前功盡廢低頭無所語再三問捐納交關是有是無鄭桐曰某知罪矣實無有也曰然則文約僞爲乎曰僞也余曰振綱狂暴少年

嘉福樸直老生皆不能爲此深謀係汝一人教之耳捐監文約亦汝代爲揑造乎鄭桐曰不敢也蕭嘉福乃我受業之師彼懼罪爲此抵塞命我作証我不敢違其實非有他也余曰噫汝心太奸險法應詳褫治罪但吾念嘉福年老已許從寬姑薄罰汝示懲可乎鄭桐叩首曰惟命乃將兇徒蕭阿位蕭咱畝各重責三十板枷號兩月示衆蕭嘉福以老免議振綱罰銀十兩充脩義學鄭綿紘罰米十石用給囚糧其遺失毀裂冠服斷令蕭振綱賠償免其治罪邑人皆曰可

先是陳詢益懼蕭姓强横非縣令之法所能屈服陰遣人星夜赴省于學使轅門控告至是行查余即以審案叙詳顧公曰蕭鄭二生目無三尺蜃樓蜮弩可惡可畏不爲加之重懲將試塲之弊端百出而庠生莫敢言訟棍之伎倆横生而善良受其害此豈可哉蕭嘉福鄭綿紘各行學褫革蕭振綱即蕭道革去樂舞生餘如詳發落可也膠庠中有憐蕭嘉福樸實爲兒所陷素行實無過惡者呈請代詳開復而余已謝事署令陳公許之再請鄭綿紘陳公曰此有名訟棍

卽使無預此事猶當以劣行詳褫況自投法網如之何其可也

蕭姓計謀甚高訛來事因更覺動聽當呈上文約鄭桐硬証之時陳氏雖有西江幾乎難以浣濯矣明眼善爭破綻乃在沒要緊之姓名上看出復紿得老人橫施鈎餌不由他不吐出實情此鈎距神手也螻蟻蟲蜮智可惡可畏有地方民社之責者移風易俗其以此爲先務哉

鹿洲公案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有平臺紀畧已著錄此其知普寧縣時所讞諸案自敘其推鞫始末爲二十四篇

念貽賸紀一卷續編一卷

〔清〕周宣智輯　續編　周克開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周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念貽賸紀一卷》提要

念貽賸紀目錄

念貽戚紀

周母馬孺人行狀　曾祖述之公原本

曾孫宜智編次

先母以崇正十六年觀獻賊之難罵賊而死將以今
皇清順治元年十月葬於土門之山家大人召不孝聖而命
之曰汝母之歸吾也歷四十五年於婦道無少闕者不
屈於賊率諸婦與同難死而不令汝受僞命其殉節始
末雖烈丈夫猶難之不可不述其行詞宜出吾手顧自
汝母之沒也吾意怦怦不自克多所遺忽述恐不詳且

汝實身與其禍汝宜狀之及吾身而使吾得見汝母之
節章於時吾亦無所恨矣不孝聖聞命乃泣而言曰嗚
乎先母之死不孝聖禍之也不孝聖計疎慮淺不能脫
先母於難以爲家大人憂罪重戾深百身莫贖復何敢
琱綸文詞以爲揚親而自解於人耶顧以重承嚴命而
不克紀錄以揚母儀慰貞魄是益重不孝罪也是用和
淚吮毫畧述梗槩而言之先母姓馬氏于歸時年甫十
三外祖家故素封奩贈甚厚母意泊如也三朝後卽去
粧飾服麤布衣姑姊妹或相誚曰新婦何遽自損母曰
然顧吾性不樂飾且服雖麤自新潔以爲觀亦足矣大
父母聞而賢之乃悉以家事委母母作苦如單寒家以
是益大事大父母委蛇誠摯占望喜怒如奉神明先大
父捐館舍蘋蘩之祀先母無不致潔焉今大母天年九
十有四矣先母依依牀褥問問寒燠省饑飽搔癢扶持
未嘗小忤其意姑娌歡然如同氣大母益樂之家大人
曰是其仁孝固天性也吾自少至今其幸無罪於汝先
大父及大母者汝母之助居多無形無聲祇聽同之汝
輩不盡知也今豈可復得哉大人又曰汝母之相吾也

無事不有以益吾吾往時多所施與歲入之有贏者則
別儲之以待族黨戚里之急後以事費去求或不能給
汝母指簪珥以助施者數年未嘗悔也吾或外出戚族
中嘗有所酬贈汝母輒以意行之若歸而以告吾豈嗇
末嘗不中節吾性喜客汝母不爲煩中饋必自任之未
嘗委婢僕待婢僕周愛如己子居常無疾言遽色聲不
聞閫外恂恂然懦婦人也吾初不料其罵賊時乃能侃
侃若爾也嗚乎痛哉不孝等尙何言哉方賊之寇長沙
也合家衆謀避亂家大人以大母春秋高將甃而戚議

獨奉大母以走先母曰是固宜然以衆避必不全將牽羸爲姑累且賊方欲得城何暇野掠君自行吾與兒輩居不畏也家大人遂奉大母避於他境及賊陷長沙設科取士聖不應召邑人袁氏者素無行與聖家有宿嫌欸於賊因搆聖賊乃檄使就僞職先母謂曰不可往也吾家雖無刻宦籍受國祿者然於義不當從賊汝宜深匿無爲所蹤跡也聖慮爲母累意遲回未即決母廉知之曰汝豈以我故耶汝不出賊即來我老婦人耳無若我何不然將終執汝以往我寧死不願汝受僞署也賊

索聖不得袁氏遂導以攻聖家死者三百六十二人因執母以去不孝聖聞變倉皇走出赴賊營請代母望見罵曰汝欲作賊耶來何爲者不孝聖跪母前悲伏不能起賊共守聖甚力廹以僞署母復罵曰吾兒豈從汝者汝暴至此戮將至矣殺我絕兒念吾不畏死也賊大怒時不孝聖婦吳氏不孝珩婦項氏不孝隨婦陳氏咸被執坐堦下相向哭母目之曰爾輩哭將何如皆應曰死分耳然誠哀母之老而亦丁此厄也母曰兒無悲吾與若俱得死所矣諸婦亦交口罵賊賊持刀向母不孝聖起擬賊賊縶聖別室母罵賊益厲賊遂戮諸婦母亦遇害此十一月二十五日事也嗚乎痛哉不孝聖之罪尚可勝數哉不孝等兄弟四人幼時家大人督課甚嚴先母亦不稍寬姑息蓋不孝等得有所成就今既皆碌碌無以爲二親光而轉以不測之禍貽先母不孝等其何以爲人耶方賊來索不孝聖時聖若奉母他徙不則聖獨出就死慮可以免倉卒之間計不出此而徙不敢拂先母一時之命以爲賊但欲得聖聖脫可以全節而不知其速母之禍也不孝聖之罪尚可勝數哉今聖雖能

得仇人之首酹母之靈而於聖之罪固無解於萬一也嗚乎痛哉先母生于萬歷丙戌年八月十四日殉難時年五十八歲子四長即不孝繼聖邑庠生娶吳氏同難次不孝繼珩娶項氏同難次不孝繼隨娶陳氏同難次不孝繼抃聘李氏未娶女二長適善化縣庠生董民玫次適善化縣廩生駱化麟孫一承曰不孝聖出塋之地去祖居十五里丁山癸向兼子午爲塋嗚乎不孝等苦塊餘生於先母生平所記固百不逮一惟冀當代大人先生鑒先母之苦節採而擇之賜之銘誄以光泉壤庶

以慰冢大人心而不孝等寔感且不朽

周母馬孺人墓誌銘

宜興吳應恂

余奉命等長沙甫下車考山川察人物知文章節義潭州洵淵藪焉一歲而寇馬飲於湘余去請師督府事平余奉命來招撫邑人士嘖嘖稱周母馬孺人姑婦殉節事余念彰善癉惡表幽隱以樹風聲令職也欲臚其事以入告而未得詳爲邑有公事聚鄉大夫士而謀焉乃進孺人之子教授君繼聖而問其故教授君出行狀授余且告余曰聖之母以今年十月初十日就窆並將謀所以寄貞石而納諸幽者明府憫先母之行欲上諸朝

敢先以此爲請余受其狀而讀之慨然嘆曰嗟乎士生斯世而欲有所自見以成丈夫之志者不當如周母耶方賊來寇長沙士大夫蜩縮龜屏壁目不能出一計甚者迺回首犬伏望賊塵而拜之教授君彼時一學校弟子耳非有專閫百城之寄擐兵坐甲之責當賊設科羅士卽靦然一出詭附於旦夕之間及其敗而蒙恥以求活亦未必大爲世所指目也而孺人顧必不肯令之出陷一身上一家於死而持義益堅審順逆明去就當世士大夫而若此也賊勢可以不張矣且夫人情莫不自重

其死婦人女子視寸鐵而色變者尤震於所未習也賊之來也鄉邑中無遠近莫不閧然避去孺人獨令其夫奉姑以走而已與諸子留守及禍作家之人戮而死者三百六十餘難而去者骨肉相環也纍縛於堦下列戈戟而向之慮此時若稍驚顧則懾耳而黠賊侃侃若此視三婦先後就死已乃引頸受刃此所謂威武不屈者士君子學養數十年或乃庶幾得之而孺人顧效於倉卒之頃是學何道哉人之能自樹而取義成仁者將不必以其學哉教授君自責謂當時事急計不周不能奉

母以避或自出就死亦當全母余以爲不然夫孺人之不爲苟全也明矣教授君即欲奉之避孺人必不願也教授君即獨出就死孺人亦未必全也是蓋天所以啓孺人之心而成其節也人事之失何與焉狀稱孺人家素封孺人作苦如單寒力足以驕而抑畏勢足以康而覞覞鳴乎此或其動心忍性之本乎狀又言孺人平時事舅姑克盡婦職相夫子時有益言睦戚惠鄰柔嘉溫順是皆卓然有古賢母風嗚乎其尤可敬也已孺人馬氏女云云予既高孺人之節又重教授君之請乃不辭

而爲之銘銘曰湘之滸屆貫古義滿界倏爲女來帝鄉作周母辭繁華茹荼苦天網鈇留卅補億斯年環龍虎

湖南通志列女列傳

周世選妻馬氏長沙縣人教授周繼聖母獻賊破長沙氏謂其夫曰姑年老宜奉以遠避我當與諸子守此賊招繼聖不出因縛氏並繼聖妻吳氏以脅之氏曰我等至此惟有一死義不受污賊怒殺之吳氏罵賊益厲又殺之其媳陳氏項氏皆不屈死

長沙縣志列女列傳

馬氏邑貢生周世選之妻教授周繼聖之母也秉性貞淑夙嫻大義獻賊破長沙馬氏謂其夫曰姑年老宜奉以遠避我當與諸子守死於此賊招其子繼聖不出因縛馬氏並聖妻吳氏以脅之馬氏顧曰我等至此義不受污賊怒殺之吳氏罵賊益厲又殺之同時被執者諸媳陳氏項氏皆不屈死知長沙縣事吳應恂爲其請旌因兵亂未果銘其墓曰湘之濟屬貫古義滿界倏爲女來帝鄉作周母辭繁華茹荼苦天網缺留片補億斯年環龍虎

長沙縣志忠孝列傳

周繼聖字述之邑廩生幼穎悟八歲以詩文爲當事所知一時有神童之目十四補弟子員築精室黑麋峯文益進名益噪獻賊破長沙羅知名士將汙以僞職聖深匿不出賊質其母妻聖至賊嘗請代巳皆不屈死聖潛逃歸破産募死士殺賊得仇人殲以祭母湘督何騰蛟上其功授備學教諭聖痛母死義妻死貞終身不仕不娶著作甚富悉燬於兵存潛然錄及七哀詩

先曾祖述之公生先王父震侯公諱承旦述之公即世先王父尚幼未能狀其行以傳志中所載畧見梗槩而巳智十四五時曾叔祖二澗公尚在時與先君子言當日事智每侍側得與聞焉二澗公言述之公幼時性穎悟讀書過目輙不忘六歲時周五經文選離騷皆成誦嘗爲詩詞八歲監司石公觀風長沙試諸童子公文最先成石公大稱賞之問何能詩不曰學之因指庭前新柳令即坐賦七言近體一 公應命而成石公驚異以爲是固有夙慧後當以詩名遂招入署讀書後自築室於黑麋峯閉門數年於學無所不窺尤好兵家言豪邁不事家人生産力能說彊弓平居自謂以三時讀書餘晷習射曾天下有亂初慷慨有投筆志獻賊來長沙文守公率舟以避公糾鄉衆五百人將入城助戰値長沙已陷乃解衆自守賊遣人招之不出袁氏詐賊以家不就撫將爲患賊復敦迫之馬鑣人令避去公言欲與母偕走又慮不得全計不決罵嬬人怒以爲公志稜而思欵於賊欲自剄以

絶公念公不得已遂逃遂被索公不得禍遂作公若得免死潛逃歸上書於督府乞師復險募敢死士百餘人將報賊袁氏猶牽諸賊已掠於鄉公潛起拒之戮袁氏家殆盡以功授教諭不就常痛母死事由己作終身不釋服不與人事亦不復爲歌詩間有所作亦不自裒集也惟潛然錄是其苦塊時所記分上下二卷載賊事原委家難本末及當時士大夫能否閭巷間奇節烈行異聞瑣事備著焉今邑志中載勝國末年事跡皆出此書智謹識

守浙時先君了寄令付刊家人於中途覆舟此書遂沉於水先君子聞而悼痛者數日嗚乎惜哉少時著作既不可復得亂後詩詞又散佚斷帙中乃蒐稿紙數頁纔十餘首中惟七哀詩載入邑志其餘亦不知作詩先後但隨筆錄之二洲公又言公斷腕後截一竹爲筒前曲而空其竅合可嵌筆貫諸肘以作書今詩稿散紙猶當日舊跡字法固宛如好手也異哉 曾孫宜智識

遺詩

周繼聖述之甫著　　曾孫宜智編次

七哀用杜工部同谷七歌韻

噫嘻痛哉事至今日望何忍言北望關山有嫠欲指內贍家室無淚可揮縱少舒不共之仇究難伸罔極之痛諷文文山諸什豈曰徒然和杜少陵七歌烏能已矣

有客有客修嫽美瓊琚佩琇充耳獅峯峴崋與峯謐
虛名誤我青山裏鐵騎雲屯戈山立欲歸不歸欠早死
嗚乎一歌兮歌已哀亭亭偶獨立潸潸來 智按獅子峯舊有草舍一椽爲公當日避跡處今土人猶呼爲四公窩蓬蓋公於從兄弟中伯仲爲四窩蓬者方言也

有國有國失其柄嗷嗷蒼赤殞非命賊來潭州千里殷
磨刀刺腕亦刺脛更深林薄悄然歸鬼泣神號夜不靜
嗚乎再歌兮歌始放山河舉目增惆悵

有家有家悲一方哀哀弱肉餧於殭三百六十一朝刈
以人爲醢怒何長方塘五十水盡赤鷹鳶跕跕墮其旁
嗚乎三歌兮歌三發三復招魂拾骼骨

有母有母生別離誓死守家寧迂痴親姑九十有四歲

去此倀倀見何時憤激一堂苛萍鉄烈血蒼凉濺賊旗
嗚乎四歌兮歌四發陰霾爲我暗淸晝
有妻有妻號轉急走抱姑嫜彩蓋濕羣姻淋漓同雉血
巾幗如此綱常立乾坤戾氣人何尋萬古同嗟淸淚集
嗚乎五歌兮歌正長倘有羈魂滯遠鄉
蝮蛇惡兮沸淸秋鴟鴞集兮毒高樛我有大阿長七尺
剌飛劉鱗周四遊安得醜類盡殲絶浩浩乾坤休復休
嗚乎六歌兮歌思遲月明今夜弔淸姿
半生烈烈不隨戰魂老破產報仇存古道嗟爾年少果

何爲大息身名亦已早與子彝倫同所歸山中櫝抱朴
亦抱嗚乎七歌兮悄終曲掩卷狂號醜酒速

舟中謁吳明府時明府以招撫流亡親歷村落

荒塚啼新鬼殘年拜舊官淚濡江月苦心伴嶺雲寒世
亂生多愧民流政在寬朝廷正宵旰莫惜使車殫

姊夫駱苑遊至

亂後知誰在花前見汝來入門同一哭生死兩成哀果
頗能長徙萱殘不再開魂歸應念爾當日最憐才 原註苑遊居坳節時先母絶愛重之常稱其爲志諸書爲諸子勖

與苑遊夜話

拔劍斫蠅蠅不死可惜霜鋒折如箎男兒自重身後名
那能寂寞窒山裏殺人報仇亦等閒此身未老多屯艱
處堂羣燕自朝夕桐枯鳳去何時還與君壯志同相守
瑣瑣經營復何有可憐毋死妻亦亡萬事看看都縮手
深村夜雨燒殘燭對酒惟應歌當哭此生長負了羽頭
今日還羞鮑非兄君今意氣猶詡詡倘持高義衡今古
肉食者謀何間焉請君今郎艮共軸君不見當年倚幼安
皂帽華於貢禹冠支離此日酬身世惟有生平出處難

又五律一首 此詩原稿不載題目疑亦送別之辭

人生幾回見況是陸沉時鄉井非秦越身家飽亂離餘
年應自愛後死總無期好覓桃源路潛身擬共隨

新柳 此公八歲時應試作舊無稿二淵公時憶誦之今附錄於此

姹紫嫣紅尚寂寥和光先到短長條有情乍與回青眼
無力偏能鬬細腰移向靈和春更早種來庭院態全嬌
仁風此日欣榮蔭那逐衰蕭袞後凋

書周母馬孺人行狀後

湘潭劉元熙緝止

當明懷宗季年寇賊蓁莽幾遍天下其殺人也若刈草然婦人女子死者何啻千百萬其間可謂無賢者乎以其皆出於死遂可槩之以烈乎其賢也不可知其死也不得已若盡謂之賢且烈其時男子之死者何啻億萬將盡可謂之忠且義乎然則壯夫烈婦不幸而出於死而又丁殺戮之運玉石莫分尤爲死者之大不幸也吾於周母馬孺人蓋亟傷之矣當獻賊蹂躪長沙薦紳子鬚髯如戟靦顏苟活者何堪縷指使孺人昧義貪生强

其子一與僞命不獨可以保其身且可保其子若媳亦獨可以保其家且可保其三百六十人之命而孺人不顧也寧甘玉碎不肯瓦全不賢而能之乎教子以義方生死不渝孟陶柳歐之賢易地皆然也慷慨罵賊與其三媳從容引頸就刃雖古稱節烈之士何以加兹夫古之賢母烈婦光耀史冊者比比矣而孺人賢莫表於生前烈莫彰於死後幾與千百萬婦人女子同其泯沒則所遇之時爲之也悲夫然迄今百數十年孺人後裔多才賢科第仕宦甚盛天之所以報孺人或在此而不在

彼况我

聖朝顯忠旌淑之典不遺幽隱潛德之光將採之輶軒而揚之彤管其亦猶珠光劍氣之不可長埋也夫

周母馬孺人傳

元孫克開彙次
錦山蔣士銓心餘

烈母生長沙富家年十三適同邑貢生周公世選三日謝粧飾練蓌布衣操作習苦或沮之笑曰吾盡婦職母孝事舅姑數十年如一日寬仁和惠以周鄰爲任生四人繼聖繼珩繼隨繼芳繼聖早慧八齡應試稱神童年十四補庠生遂食餼築室黑麋峯下帷力學又知兵能挽彊弓名益噪崇禎癸未母年五十八矣流賊張獻

忠將偪長沙母陰計盡室避亂必牽率爲累乃趣夫奉九十老姑出避他境繼聖旋結鄉勇五百人將入助城守而長沙已陷袁某倜儻也既降賊乘賊設科取士乃欲㨂周氏語賊曰周郎築壘觀變必爲患當招撫就職賊從之母聞而恚廹兒黨繼聖瞻戀弗果去母訴曰汝志移矣將自刭繼聖乃竄于是袁某導賊攻周氏死者三百六十二人執母及媳吳項陳三人去繼聖聞變奔賊營哭跪母前母叱曰汝來作賊耶賊環守繼聖廹脅就職母詈聲錚錚迴顧三婦曰若何願咸應曰死耳遂

大口罵賊賊騈斬之繼聖以臂蔽母賊斷其右腕仆母亦被害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夜半繼聖甦逝赴軍門乞師後募死士百人伺袁出掠時拏戮其家斫譽頭祭母瘞於士門山繼聖以功授教諭不就終身服縗絰作七哀詩自懲聲情悲慘又撰潸然錄紀變腕斷後乃截竹爲筲曲其項嵌筆于竅貫肘間作書波磔秀挺如平蔣母殁日有司欲題請旌表因兵亂未果嗚呼可傷也己母生萬歷丙戌八月望前一日女子二俱適善化士人孫承旦繼聖出曾孫宜智研究六經各有發明官溆

浦訓導元孫克開乾隆丁卯舉人歷守令能其職特擢江西吉贛南寧道權藩司以廉能著子有聲由乙科官內閣中書子亦丁卯鄉貢士聞母死烈事最詳乃載筆傳之而系以詩

長沙有周氏儒素稱清門明經耦賢妻系出扶風昆十二新嫁娘三日服練裙習苦盡婦職仁孝惠且勤如是四十年言行罔不敦崇禎癸未歲流寇揚楚氛夫人告夫子避亂有後先老姑九十餘牽率難共全君速將母去掩跡桃花源妾自守門閾庶以節鎮繫長子曰繼聖

角巾何翩翩風抱文武畧圖練張一軍田橫五百士各
各勇絶倫待變不及戰城上降旗翻袁氏故營家迎賊
肆反脣詆賊招周郎授官散其屯夫人呼兒來急脫兇
鋒汝勿為賊所汚上報養士恩兒戀母遲遲夫人决眦
瞋汝留當作賊草間難苟存拔劍欲自剄兒竄聲泪吞
袁乃導賊來攻殲三百人殺氣蔽街衢翼巢一炬焚遂
縛夫人去及媳吳項陳可憐四姬姜桎梏刀鋸間繼聖
跳賊砦哭踴向母前母叱汝何來死所吾已欣賊渠慫
廸脅汝降全母身夫人顧三婦汝輩何所云僉曰偕死

耳交口罵益振賊怒駢斬之母血飛仙雲繼聖縶別室
呼搶罔極恩仲冬廿五日慘動河山昏烈聲沸六合后
土皇天鑒母年五十八藁瘞土門山繼聖叩府結客
誅爾袁于衍誓人頭列祭同雞豚流光母一笑再拜雲
中君烈母生孝子不仕焉用文頗念遘奇禍搦管篤頌
冤哀哉七哀詩錄紀名潸然自古遺民作血跡連啼痕
堂堂觀察公是為母元孫捧狀示老史乞為傳先芬臣
職任紀載敢不書其貞觀察名克開忠孝見本原他日
列侍從奏請 褒封綸庥補亂世闕 國史昭貞魂

嘉善 錢金澂

松栢有貞性烈風吹芬芳山或作平地李賀詩南風吹山作平地
聲不叹若緬彼巾幗中前詩溯共姜未聞窺大義一身
全三綱伊昔有明末流寇正披猖所在遭荼毒妖氛侵
楚湘望靡紛納欵解甲誰敢當周家有賢婦才德超等
常先期調夫子避難奉姑嫜桑榆廹耄耋無使驚劻勷
妾自與子婦藏獲婢僕行匪勉助勤守庶以保一方謀
定行與居各各慨當慷何來內鬨作開城已迎降嗟嗟
夫人堡力弱難孤撐袁氏故佻[illegible]廹脅快中傷夫人揮

諸子爾輩速遁亡覆巢無完卵死全天所殃上以報國
恩下以綿宗祊相從死無益戴天讐勿忘我及羣若婦
就義早忖量諸子不忍去骨刃幾抉將母怒聲加厲罵
賊膽愈張紅顏三婦艶相顧無怯恇可憐姑與婦爭攖
刀劍鋩英靈庇諸子蒙難脫虎狼長君曰述之白眉原
最良便便腹經笥挽弓十石強卒能承母命刳剸讐人
腸瀝血祭宦穸天地為低昂賜職不肯受抱恨終莫償
高咏七哀篇悲憤氣亦剛吁嗟乎周母相夫孝行揚勉
子忠義皆卒婦節烈彰三綱賴以立鬚眉媿昂莊

聖朝旌褒獎採訪發幽光德門大乘裕保世知必昌元孫早仕宦翱鳳鳴高岡他時奏

當宁

聖謨何洋洋青史傳宇宙永與湘水長

錢唐 袁 枚子才

女貞木鳩鵲不敢棲婺女星浮雲不敢翳潭州馬殷人厄運逝陽九黃巾滿地來闔門獨自守有兒槃槃人中豪賊欲餌之開科招毋命拒賊賊大怒三百六十二人同受刃毋被縛去罵聲琅琅兒求代毋伏地頭搶更有諸妹環哭毋旁毋問汝何志僉云一死無他腸毋乃大笑神洋洋難得三婦艷都是九秋霜人生貴死得其所耳全家壯義氣如明月光果然

聖人出妖雲滅綽楔煌煌如龍錫兒子擊盤祭毋穴仇人之頭猶帶血孫曾奕奕多華簪苦節之報報以甘吁嗟乎孺人之賢誰與耦古來只有王陵母

李振祖

明紀已綴旒姑息實養寇流劫終全局殺運古罕覯闖獻間左徒流毒徧宇宙威弧赦天狼太阿乃倒授中原横豢莽楚蜀當毋宥獻南先長沙寓烏下中牖核處閧大宗禍叟倡側搆僞科羅鷹騰教授聲華走佻闒作犧牲持鼐當文繡方深彪狙謀忍捐髮膚就奉史及祖母空山穴圭竇賊得致所恃廹脇計殊繆挽縛環庭階無男婦老幼諸毋奪賊魄噴血爲面掃叱咤動風雷陰霾慘淸晝含刃數周天神光沖烈宿潋授倉皇來究挐沓格闘乘間幸生還豈其雛皐佑歸呼集死士被塵兀糧糗賫賊從逆兒剚刃佻胸透瀝血墓門前潸聲和淚酬川岳時震蕩彼虎同悲吼至今湘水濱與言風雨驟岡表封樹高旌籌排巖岫藏氣土囊口芳草綠山茂岌嶪墜淚碑樓聽寒泉漱引頸重闈中拗竿輕朝右嗚呼三百年國勢遽頃覆搢笏圖苟安貫甲亦雌伏兵火歷五廟未可全賊疚

帝王自有真驅除曷敢後周今啓有徒彝若

興朝綏死生一秉除天心亦恐戽陳君朝請議誰復可其

葵冠絶自委蛇經常遑推究漢簡望淸時博徵罔承僞
寥寥邵邑史矜貴晷句讀語焉既不詳載書或詿漏巾
梱名教功弗媿彤管纚鄄傳探風搖異垂今石壽

周駿發

礮草雲壁星沙城鐵血腥聞怒皷鉦刈草壓内不足數
渚流凝碧銅官淸黑糜峯高抱奇璞魑魅肆虐來昏椓
楚脅陵母母不移封罵巢賊賊忝晉當階烈烈三婦隨
老姑丁此吾何爲一家骼掩三百六湘水嗚咽寒風吹
斷臂歸來斷仇首毋仇子復酹毋酒棹楔巍標苦節芳

百數十年黯蔦口明德由來多達人彰纓列組薦蘋蘋
作同章貢飛龍飾郇召甸宣載頌新賤子承風試作吏
浙西派衍繁宗系仄閩奇行垂末光奕禩分榮耿遭寄

錢仁楊覲光介假

妖餕腐天慈潸將毋分英烈至今存同心抗節隨三婦
末俗綱常在一門湘水碧波流血恨七山白月照淸魂
史家軼事多千古述德揚休有後昆

上元李紘同宇

長沙周母彤史宗簪纓華胄原扶風十三婉娩相夫子
泄泄侍養姑與翁蘋蘩操作四十載丈夫子四八中龍
長公繼聖最奇特梛校一賦誇神童學兼文武破萬卷
頗思投筆談侯封崇正癸未賊愈熾長沙逼近村爲空

是時廷議盡主撫坐令良將思折弓母於斯時建崇論
俱死無益非爲共曰夫奉姑且他適與子若媳當其衝
長公故是英駿骨陰募死士高山峯行將努力共殺賊
降旗早出城頭東無已獨爲保毋計築壘堅壁心憧憧
彼何人斯鬼與蜮仇家袁氏爲如蜂索公既急公乃去
母粟大義殊從容賊恚失公乃致母公痛母執還就籠
母曰我生汝從賊不如含笑歸蒼穹卒媳罵賊激賊怒
欲絶公念侶持弱於是同日皆遇害三百六十魂相從
時死事者三百六十有二人是日彗星白晝見空中起氣如長虹丹

匼淋漓濺百步汧膽歷落浮華嵩長公繼聖不敢死何
憐瘠逝雀門中乞師直效包胥哭仇頭手斫悲填胸和
淚洗酒拜母靈終身縗絰廿爲農功授教諭不肯就葬
母盾墓依楸松潸然錄親哀夜哭七哀歌發神鬼通斯
時國變多君卒姓字未與旌揚樂迄今沉埋更數傳元
孫觀察光前蹤勝紀一編起付梓當年意氣如躬逢紘
也恭脩游夏列一詞莫贊慚雕蟲思以前徽媲母德馳
騁上下難比隆嗚乎國家養士臨辟雍儒者立身銘鼎
鐘墻外一豬且不忍侈談禮業終何庸不謂奇氣在巾

念貽膳紀續編　礼

幗丹誠萬仞猶非崇君不見漢家陵母足千古以母上
擬將毋同

上元　管　培

人生一死難自古聞其語丈夫且不易何況閨中侶乃
有絕孫人長沙周太母生當明末造獻賊猛於虎知母
有令子意欲相招撫詭母脅其從母轉得死所三婦與
之同白骨相撐拄吁嗟死若此不朽乃終古令子亦人
杰慘極剛腸此殺讐酹母靈畢生謝圭組有錄名潸然
一字淚千縷更賦七哀詩沈痛逾工部由來忠孝家畠

後受天祐所以到於今名儒爲太府

念貽膳紀續編　十

敘

九世祖考文守公暨
妣馬孺人値有明之季獻賊攻陷省垣時也天
昏地慘閤邑倉皇
公以母老奉避他境
孺人誓死不移令
述之公毋污偽命大山 仇某尊賊至時率
璣陳三孺人侃侃交罵遂爲賊害同殉者三

百六十有二人嗚呼哀莫哀於此巳厥後
述之公請兵得仇人首祭
孺人墓行狀昭然自是志乘揚其芬譜牒紀其
烈爲子孫者讀之能無思仰酧於萬一乎爰
商同
述之公
二澗公
柏梓公三房裔於同治六年起每房量捐穀

爲生息取贏餘爲將來建立支祠計先以
文守公九月三十日誕辰釀貲致祭今免釀貲定
期九月十五日僉謂
祖德宜報踴躍贊襄第創始爲艱圖成亦不
易所冀日積月累克遂所謀追遠之責有不
能自辭者矣因叙其緣由以示後人云所有
捐錢穀數目芳銜開列於左
同治六年丁卯歲仲秋月既望十六世孫鳴善謹撰

計開

述之公房嗣孫 計飲福叁拾二名

共公捐河斛穀叁拾伍石柒斗伍升正

二澗公房 計飲福拾六名

共公捐河斛穀拾石正

兆泗 捐折穀錢壹串捌百柒拾伍文正

大德 捐折穀錢貳串伍百文正

大晉 捐折穀錢壹串貳百伍拾文正

大恩 捐折穀錢伍串文正

時恕 捐折穀錢壹串四百文正

億鈐字金品 捐折穀錢壹串壹百文正

時煒字象衡 捐折穀錢壹串九百叁拾文

柏梓公房 計飲福叁拾二名

山長公房

大聲字名揚 捐折穀錢壹串伍百文正

嵩山公房

乘祿公房

時秉字國均 捐折谷錢柒百五拾文正

勝千公房

億賢字崇德 捐折谷錢壹串伍百文正

大楨字松亭 捐河斛谷伍斗正

大章字文明 捐折谷錢伍百文正

億才字明佐 捐折谷錢叁串文正

懷萬公房

兆觀字鳳飛 捐河斛谷伍斗正

大能字美才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瞻字鳳來 捐河斛谷陸石正

兆覲字鳳瑞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覺字鳳起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恩字芝軒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兆彥字美士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錡字履常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熊字廷諧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尊字達三 捐河斛谷貳石正

兆鰲字新化 捐河斛谷伍斗正

兆愷字其中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翰字上珍 捐河斛谷壹石正

大執字允成 捐折谷錢陸百文正

心一公房

時翰字正帆 捐折谷錢捌百文正

兆知字明哲 捐河斛谷壹石正

兆俞字士亦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伍拾文正

億福字綏之 捐折谷錢伍串文正

膺思公房

伯俊字見心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大舍字光藹 捐折谷錢伍百文正

兆拔字恭初 捐河斛谷壹石正

大田字金源 捐折谷錢壹串貳百文正

兆昇字海晏 捐河斛谷壹石正

億晉字維楚 捐折谷錢貳串捌百文正

億智字撑賢 捐河斛谷壹石正

以上總共捐穀陸拾伍石貳斗伍升

共捐錢叁拾陸串捌百伍拾伍文正

戶首 紫鶴

總管 勁珩 雲帆

房長 金澤 良才 崟有 仝敬刊

光緒元年乙亥歲仲冬月十六世孫大佐總理

板藏適追堂公 [illegible]

述之公房長式愷續捐飲福名目

鳴壽字紫鶴　懋照字梓林

鳴智字凌藹　輝萼字筆山

鳴贊字圭璋　輝範字望山

鳴陽字和亭　英寶字佐清

懋福字潤軒　輝鈞字堂英

懋煦字保箴　輝其字碧泉

懋藩字岐蒸　輝齡字爲貴

遹追堂捐銜　捐名目

新祜　新祐　立傳字湘彥

立慶字福亭　立仁字壽雲

立卓字雲階　立德字景慶

立名字燕炳　立澄字颺臣

立薰字耀宗　揚銘字國珍

立筵字紹德　揚桂字筱三

立教字杏樓　本桂字芳軒

立泗字聖泉　各捐錢壹千文飲福各一名

二潤公房長良才

大迪字藎臣　大有字翊臣　時翥字鳳儀

大材字潤身　時培字植亭　立秀字松樓

柏梓公房長文思名大進

柏梓公房公　捐錢叁千文計飲福叁名　伯僎字盛千

宗嶽字嵩山　伯傑字懐萬　酾克靜億安

伯信字心一　兆俞字士中　兆知字明哲

遹追堂捐銜　捐名目

兆翰字上珍　兆瞻字鳳來　兆球字玉甫

立文字壽田　時鈞字香圃　立森字瀾和

立桃字春生　大發字恒有　大龍字定興

大榮字能侚　大寶字永發　大貴字樹田

大椿字前峰　大儆字仁耀　大偉字玉聯

時明字維馨　時慎字輝五　立彰字彩琇

各捐錢壹千文飲福各壹名　大播字飭圻　冊名進瑞捐錢貳千文計飲福貳名

光緒拾壹年乙酉九月十五日嗣孫鼎立字琳珂本源字象坤總理捐名同書

念貽賸紀一卷侍講劉亨地家藏本

國朝周宣智編宣智自號鏡亭老人長沙人初張獻忠躪湖廣時宣智曾祖繼聖聚鄉勇自守獻忠招授僞官繼聖不從刼繫其母馬氏妻吳氏及其弟繼珩妻陳氏繼隨妻項氏以脅之馬氏及三婦皆罵賊死繼聖亦被斷腕後潛逃以免卒伺隙破賊復讐湖廣總督何騰蛟上其功授教授事載湖廣通志中乾隆壬午宣智裒其行狀墓銘之類共爲一編而以繼聖遺詩十二首附焉

東遊紀略二卷

〔清〕張體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遊紀畧二卷》提要

昔陸賈使粵而南中行紀作焉遊覽者之權輿也班昭東征一賦備述道里山川紀行之詠濫觴於是矣漢魏五言猶無專詠風土者劉勰謂宋初文詠莊老告退山水方滋登臨題詠其盛於是時乎謝客諸詩遊覽者居其太半少陵自秦

入蜀途中所詠亦甚詳然亦未自成一編自李紳追昔遊詩二卷始别為專集矣宋元以後作者日繁其間工拙亦互見今歲秋門人葛庶常正華携其鄉比部張君東遊紀畧示余、受其序次簡遠有酈道元水經注意其感懷閱歷

摹寫風景亦生入於元白蘊陸間近代作手〻佳者也葛子述張君之意屬余為序余維昔太史公編閱名山大川乃成史記張燕公岳州諸什說者謂得助於江山蓋儒者讀萬卷書懷瑰琦磊落〻氣每借文章以發之而不得靈區勝境雄

奇幽奧之觀則不足以感蕩其心靈抒寫其胷臆此古人巨製往〻託之遊覽也余生長里閭足跡未出南行一步無由睹天下奇勝開拓心胸歲丙子始以
勅修熱河志書得見塞垣山水己卯秋奉使山西略覽并汾〻形勝

然倥偬往返未暇為詩有負山靈心恒耿〻今張君以強盛之年息意榮名縱情林壑道途數月吟詠成編余讀之寔愧且羨又何足以序其書然少而耽詩迄今不廢巖泉之樂意未嘗忘披讀是編有隱觸夙願者焉爰不辭而為之序章已十月望前二日河間紀昀書於京邸閱微草堂

謝永嘉肆志尋山不辭躡屐韓吏部放懷登嶽豈碍投書嶺側峯橫始信此中真面目泉清石冷何妨到處入膏肓自古名流情堪濟勝由來韻士句必驚人比部確齋先生天上張星人間公子舊是蓬萊之仙吏司號白雲今為風月之主人堂開綠野志和泛宅早移情于雲水苕溪平子歸田便結想于泰山梁父爰歷太行以左

遂瞻岱嶽而東廿四番花落花開看遍齊州九點二千里亭長亭短迎來歷下孤城蕩畫槳于湖千橋是芙蓉濯出半江之錦勒金鞭于郭外泉名趵突噴成萬斛之珠北極聳層臺排闥送滿城風雨南山籠古寺捲簾收一抹雲霞傾綠醑于名亭詩吟工部挹青絲于弱柳調繼漁洋華嶺三周猶傳輦戰溪邊六逸漸近徂山七十

君封禪之遺十八盤循途以上天門日觀忽驚眼界之寬玉檢金書恍洩枕中之秘樓能望海可知一粟渺滄波樹亦名官猶有五松森碧漢六朝檜柏盡是揮豪染翰之資四面雲巒無非決眥盪胸之助乃幽賞其未已更逸興之遄飛微子城邊暫停烟棹仲連臺畔偶駐唫鷁蓋不獨魯殿秦碑固搜羅之必及即在荒橋野店亦

紀載之無遺或興歌于月下傾杯不減南樓老子或發咏于風前罷浴何殊東魯狂生梵磬漁筒睇烟波而結友酒爐茗椀依山崦以為家唯謝幼輿之一壑一邱差宜位此豈戴安道之自來自去又賦歸歟閱時則九十春得詩約二百首墨痕半濕不知書誰氏之裙字跡纔乾未省上何人之帕篇名紀畧奚妨雜以方言戲等逢

場詎必栽夫瑣語從此小紅唱去應看畫辟于
旗亭倘令太白携来便擬通靈于帝座乾隆辛
巳六月華亭范棫士序

自序

余素有山水癖雖奔走仕途有志未逮而
魂夢間常作溪山想歲庚辰家居多暇携
友人雲巖薛子梅溪張子暨子姪三五人
由晉而趙歷齊魯登泰山觀滄海以償夙
志凡所歷之山川景物與夫日時之風雨
晦明咸記以詩来往三閱月計得今古襍
體詩二百首非敢漫博風雅亦聊以寄興
已耳至若名勝之綺麗山川雲物之縱橫
變滅不能緣情體物有負勝遊則又擱管
潑墨時所為遺憾者也

乾隆庚辰六月荆圃主人題

東遊紀略卷上

神山張體乾確齋甫手著

庚辰三月十六日辛酉與雲巖梅溪諸人自里門早發一路水嵛山重烟姿澹沱野花遍發點染有情日午抵柴屹塔旅館小息同諸人尋山水佳處藉草鋪茵聽水聲潺湲覺心目頓洗是日得詩一首

却寄季兄觀察

落日東山住。分携第一程。家園。兄自愛。客路我長征。楊柳春風外。桃花流水明。相隨今夜月。已是去鄉情。

壬戌早發月色正午入沁水界過豹嶺早嵐漸散登絶巘遠眺千巖萬壑蒼翠空濛至石橋中飯晚宿辛店河是日得詩二首

豹嶺口占

磴道盤旋處。清溪曲曲流。路。從。一。綫。上。人。到。萬。峰。頭。曉色青如滴。烟光翠欲浮。我生多逸興。俯仰正悠悠。

石橋

欽嵜磊落處。茅屋倚巖開。山水清音好。分明勸客杯。

癸亥五更起行高峰銜月萬籟無聲沿河而東至小巽城（居民多巽邑所遷因名）中飯越嵩峪嶺渡沁水宿風台縣之周村村以晉將軍周處得名村以西有墓在是日得詩一首

辛店河早發

茅店鷄鳴夜未晨。隔窓殘月。宛。招。人。從。教。僮。僕。愁。登。涉。欲使兒曹慣苦辛。鳥戀寒枝猶未醒。雲隨芒屩侶相親。平明回首經過處。紫翠嶙嶙一抹勻。

甲子早發月色朦朧略可辨路逾石嶺至治底天齊廟魚池邊竹樹交映翠羽啁哳

殊有佳致廟祝稱此地通海每三月廿八日有大魚自浮池面社人取以供神居民終年莫敢有竊取者也時因微雨即行至犇川中飯度黃石嶺俗所謂上七里下八里者是也上天井關一路亂石鋪徑石上蹄痕有深數寸者稍行而前有碑曰孔子回車處按史稱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返駕是時自衛適晉則回轍當在滎澤渡

此處車跡蓋後人附會也晚宿攔車驛稍雨即晴是日得詩二首

冶底

石壇幽谷曉陰陰。旅客停鞭此暫尋。春水三篙浮戲鯈。疎篁一帶語幽禽。溯流應識源頭遠。探勝全忘嶺路深。微雨無端山外至。徘徊欲去更長吟。

攔車驛

攔車留聖跡。險阻果難攀。失步愁俄頃。摧輪是等閒。路盤青嶂裏。人到白雲間。遥望家園路。重重萬仞山。

乙丑早微寒五鼓起行石徑嵯岈盤折而下至宛子城每面可五十步有二門通往來即古長城遺址隔二里許有砦高聳峰頂世呼孟良寨徑路至此愈仄遥望覃懷彰德歷歷眼底綠樹青疇彌望無際二十

里河內縣之長平庄中飯數日崎嶇一旦坦途回望太行峰巒層叠覺此身直從天上來也渡沁河過許梁午抵清化居民鱗次引沁水以種竹滿目琅玕一碧萬頃宿後過大兵凱旋車馬絡繹觀者夾道是日得詩二首

清化遇大兵凱旋

覃懷柳色映驊騮。禁旅平戎返帝州。絕域橫戈

摧猰貐。行人夾路看貔貅。森嚴刁斗旌旗整。激壯鐃歌隊伍稠。萬里功成男子志。羨將麟閣姓名留。

太行道上

太行之高高無極。雲連峰峙拱帝京。太行之曲曲更險。蜿蜒綿亘交崚嶒。齊晉中分翡翠障。商洛横倚芙蓉屏。崯岈拔地千萬丈。一線盤曲通人行。春暮我整登山屐。歷澤渡沁探幽扃。雲生

馬首山對面。崎嶇始信路不平。取徑冶底紆廻上。千岩萬壑紛層層。喞勒欲前前復却。常愁一觸車輪傾。天井關嶺最高頂。雉堞森嶺摩青冥。絶巘石盤誰所鑿。上有古聖回車形。獨向峰頭發長嘯。萬谷傳響如相應。放眼一切歸俯視。星斗堪摘天堪擘。晚投茅屋山家宿。脂車載發鷄初鳴。山風翦翦。山月白。如驂鸞鳳排凌競。蒼烟隱見孟良寨。空翠杳靄宛子城。百步九折路忽盡。仄徑直下通郊坰。歷盡嶮巇到平地。回看山勢彌崢嶸。來時身歷殊不覺。險過思險心乃驚。此身直似天上至。且喜路坦輪蹄輕。揮鞭一笑春滿眼。花明柳綠紛相迎。

丙寅修武屬之恩村中飯道途平坦柳陰夾道麥浪徧野回首太行山色已在有無中矣晚宿修武縣是日得詩一首

修武道中

太行行已過。巖壑勢全消。綠竹還茅屋。清流自小橋。春深花氣暖。風軟柳絲嬌。安穩行人意。青帘更見招。

丁卯獲嘉中飯晚宿新鄉縣過周武王同盟處宿後遊白鶴觀看仙人劉海蟾華跡字體飛動無人間烟火氣卧碑題詠頗多是日得詩二首

過周武王盟諸侯處

戡亂當年厥有辭。同盟舊址此間遺。封侯八百歸誠日。虎旅三千伐暴時。渭水自邀垂釣叟。西山。任賦采薇詩。馬肝不食誰知味。只訝東坡論太。奇。

感舊

當年記得說新鄉。錦繡繁華萃一方。策馬今朝經過處。苔花漠漠上頹墻。

戊辰卯刻抵衛郡過孔子擊磬處在城西

門外馬市街中飯宿濬縣屬之新鎮鎮在河濱舟車絡繹市肆喧囂是日得詩二首

過孔子擊磬處

過門終自外門墻。冷眼何曾識熱腸。此日磬聲無覓處。潺潺流水韻鏗鏘。

新鎮

傍晚來新鎮。人家盡水鄉。溪深漁網集。日夕客帆忙。隔岸青烟渺。臨堤碧草芳。相看情不厭。旅夢繞波長。

己巳濬縣之二郎廟中飯宿井店鎮井店隸直隸開州州為大名道所轄館主人談余季兄在官時事不勝去思是日得詩一首

井店即事

由来直道此民存。撫宇長時感負暄。使節已成前度事。口碑猶記野人言。逢余話舊重垂涕。憶

昔臨行欲挽轅。止宿低徊無限思。春風回首鶺鴒原。

庚午過内黃縣宿大名屬之邉馬集地有蒼頡陵故址是日得詩一首

過蒼頡陵

開闢無文字。結繩以為記。渾噩全任天。寧不崇簡易。人心日以開。緣沓難為寄。史皇創六書。鑿破乾坤秘。啾啾鬼夜哭。大巧神所忌。從此點畫

分。萬古資為利。飲水思本源。降神懐此地。雲樹欝蒼蒼陵廟留奕世。繋馬讀豐碑蝌蚪如相示。踟躕去復留。夕陽照高隧。

辛未渡衛河宿大名郡之南関是日得詩二首

天雄和壁間韻

他鄉花柳也芳妍。長養風来信不偏。回憶小園光景好。一時紅紫定開全。

衛河流水漾晴暉。夾岸桃花鳥自飛。好是水鄉風味別。乗竿釣得錦鱗肥。

壬申得詩一首

和薛雲巖道上原韻

誰把離懐惹客思。丈夫萬里任驅馳。且看麗日輝山色。一聽東風換柳絲。梅子欲成含露重。鶯聲漸懶出花遲。諸君莫惜春將暮。詩酒情長到處随。

癸酉同雲巖梅溪諸人進金灘鎮路經舊城即唐魏博宋天雄之故址洪武初以河决為患徙於今治大觀碑尚存俗呼王強碑是也蔓草荒烟字跡半已磨泯金灘處衛河之衝昔豫省漕糧自此轉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歌樓酒艇晝夜喧闐自粮移衛輝而倉廒市肆僅存規模絲竹管絃之盛無復曩時矣是日得詩二首

舊城

苔封斷碣臥荒烟。幾度摩挲思渺然。洗石每尋馮宿記。披榛尚憶大觀年。麗譙廢後春風冷。翁仲存餘曉月懸。樹色河流還日日。凭臨駐馬夕陽邊。

漠漠荒城一望賒。蕭條村落兩三家。空餘苔蘚封殘壘。無復樓臺鬭彩霞。田氏勲名今片碣。宋公詩酒舊高牙。感懐最是堤前柳。偏惹吟情對

暮鴉。

甲戌早同梅溪雲巖等進城至文昌閣閣在天雄書院之右中祀文昌西祀劉忠定公東祀三賢李兄祿位在焉又過道署旋於大什宇少憩午後匡公堤閒步沫兒同衆垂釣河干斯須得魚五尾亦快事也是日得詩一首

弔古和韻

宋京陳迹遠。汎弔思無窮。蔓草遺碑在。頹垣野徑通。垂楊飄落絮古壘宿飛鴻。千載滄桑變雲香憶潞公。

四月乙亥朔客有餽魚者作膾與鄉人會飲極歡而罷是日得詩三首

王欽若

樂敵原来只閉門。修齋佞佛到黃昏。可憐樞密千秋話。留與鄉人細比論。

劉元城

補牘孤忠剩老臣。平生有志欲埋輪。宋家元祐千年事落得元城有幾人。

即事

槐陰鬱鬱覆幽居。幾陣清風客意舒。珍重故人三尺鯉莫教中有數行書。

丙子早大風已刻始止午寫家書併檢點赴濟南行裝是日得詩二首

遙寄八姪

閒閒場圃好安居。此日應開萬卷初。齊物莊生談妙理。養生中散有遺書。家園離別三春暮客邸情懷一夢餘。早晚便鴻頻寄語。病身無主渺愁余。

留別天雄諸君 疊韻

屈指天雄道離家月半程。吟鞭方暫息。秣馬又長征。謝傅登山意汪倫送客情。莫憐前路遠。指

日濟南城。
丁丑元城起行金灘鎮中飯蠻萊入山東界午抵冠縣遇鄉人會飲終日是日得詩一首

冠縣留别鄉友

親朋簇簇笑相迎。杯酒深深故舊情。為問明朝分袂後。何時握手故山城。

戊寅崇邑中飯東昌府東関止宿是日得

詩一首

感事和壁間韻

紹衣思舊德。覩景憶艱難。為感親心苦。何知客影單。貽謀風未墜。撫事淚頻弾。情緒真無極。河流自渺漫。

己卯到河濱散步是日得詩一首

即景

東來歷盡萬重山。此日河濱喜往還。草滿長堤春浪潤。漁歸小艇夕陽殷。暮烟横處人聲亂。晚景閒時客意閒。笑問鯽魚今有否。黄昏沽酒到溪灣。

庚辰寓舍主人置酒相邀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讌飲

坐對紅榴照眼新。肆筵客舍趁芳辰。漫言客子悲離别。且喜天涯樂主賓。旨酒醉心休厭再。嘉肴適口莫辭頻。他年車馬重來日。記取當時舊主人。

辛巳早至東昌城外東南隅龍灣謁楊公祠祠前後二室各有塑像前殿像着蟒衣風采甚偉後則藍衫朱履作據床覩書狀意態如生公諱朝楨為東昌太守多惠政故民尸祀焉午後進城登光岳樓遠襟泰岱近俠大河東郡巨觀也是日得詩二首

楊公祠

繫馬龍灣古渡邊叢祠遺像兩巍然一編坐讀人如在五馬行春跡尚傳乃父于今原有廟齊人誰道只懷羝羊公無與吾曹事世說新語羊叔子正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也撫殘碑一涕漣

登光岳樓

朱欄画棟俯中流人倚迢迢百尺樓水映重簾三面捲雲開千嶂一窗收蒼茫野色高逾淵縹緲烟光晚漸浮萬里長天漂瓶處分明九點認齊州

壬午早發東昌至茌平縣大風驟起飛沙撲面宿長清縣之淄家店傍晚微雨是日得詩二首

宿淄家店

策馬将何適山家薄暮尋盤飱供旅食樽酒慰鄉心此夕風塵倦平生意氣深斷雲依暝色愁入短長吟

乍見雲興處忽看雨到時最憐先入耳可是欲催詩老屋沉沉掩斜風故故吹今宵離別意應有短檠知

癸未早復雨辰刻雨止始行沿途乍雨乍晴廉纖相續鞭絲帽影出入於淡烟踈靄間風景可畫午後方霽抵齊河縣中飯暮抵濟南之雒口鎮是日得詩一首

齊河道中

朝來雨初歇數點猶闌珊驅車齊河道騁矚望遠阡薄雲相斷續野色方芊綿草木蔚新綠一洗彌新鮮此景真可畫所恨無荆關未惜客衣濕寧畏行路難農人田畔語此雨當有年衣食欣有賴我聞心亦歡況復石橋渡數武見峰巒微陰澹空翠雨後真宜看

甲申得詩一首

雒鎮書懷

灤水年年入夢遊重尋往迹悵夷猶驚心華髮三千丈彈指流光二十秋叠嶂鱗鱗仍北向滄波泯泯自東流當時朋侶今餘幾月色空明柳外樓

乙酉先一夕約由漪園遊歷下覓諸魚汀畫船簫鼓已隱隱落夢寐間比戒塗僕隸意色亦飛動或騎或車前後相促輪蹄之聲殷殷然不知者以為有急務也至漪園

友人先具酒以待園距古温泉咫尺入門數武聞水聲潺潺若琴筑曲欄幽榭虛閣茅亭隐現於萬木陰中致有雅意水至逢源亭前滙為池清徹見底金鯽出沒萍藻間大者可二尺餘小者亦盈尺朱碧分明湛然如鏡投以餌唼喋往來對之令人作濠濮想為淹留者久之駒至趵突泉泉有三脉皆從地湧上五尺許如玉虬迅躍抉

石而出珠璣四濺素沫雲浮冷泠清人心骨泉上有鍾呂二仙祠拜謁後主者邀小坐啜茗水味甘冽如沃醍醐遂連為之進六椀笑語同遊曰不敢七椀如盧仝恐兩腋生風别諸公去也泉故名迹題咏碑最多尋覽移晷乃得徧小憇片時遂由城西門抵貢院西呼扁舟三葉泛大明湖舟僅容几而雕繪頗工白舫青簾與丹嶼碧塘

相掩映呼僮陳酒果且飲且行風日清酣微波滑笏鷗鷺上下蒲稗因依不復知身在塵世宜子固東坡諸公流連賦咏不已也至北極廟小泊登岸廟階高二丈餘左右各為石磴而中央神道平如砥滑不可步兒童數人邀客獻技於其上蹻捷猥巧儇若飛猱北地冰嬉殆不能過以少錢物犒之復登舟至北水門額曰會波城中之

水涯而外注湖界至此止矣旋棹至歷下亭少陵所謂海右此亭古者也題咏亦夥日将昃不能徧讀挐舟柳陰之下盤桓小飲至鵲華橋夕陽已銜山矣遂登岸歸雒鎮回首湖光悵悵如别故人也是日得詩七首

漪園和壁間韻

園外峈嶢曉翠環。園中石溜響潺湲。林。深。啼。鳥。

聲。逾。静。水。净。遊。魚。意。亦。閒。虛。閣。開。襟。宜。縱。酒。危。樓。放。眼。到。青。山。低徊緑契平生興。為語奚童莫促還。

三篙新水綠平橋。萬縷垂楊亞舞腰。一榻清風亭午坐。功名未羨阿龍超。

十字水邊纔有路。數重花外更無塵。坐来何必輸濠濮。一鏡方塘戲錦鱗。

簌簌修篁短短籬。參差翠影趂風欹。晝長花院渾無事。携酒閒敲一局棋

虛閣凉生面面風。流泉活活逓西東。此中儻買扁舟住。也抵滄浪作釣翁。

感成

古歷亭邊掻首頻。重来還是舊時人。鏡。中。烟。水。無。邊。濶。畫。裏。樓。臺。别。樣。新。極。目。湖。山。空。此。地。對。床。風。雨。似。前。因。先兄曾巡此邦分碧天寥落哀鴻斷渺渺予懐一愴神。

古歷亭作

蕩漾明湖裏危亭峙柳陰。四。園。清。漲。濶。十。里。暮。烟。深。簫。鼓。連。朝。夕。樓。臺。閱。古。今。烟。霞。原。物。外。鷗。鷺。自。波。心。流。水。仍。前。浦。修。篁。非。故。林。登。臨。懐。北。海。倚。檻。一。長。吟。

丙戌得詩一首

東友人王萬圃

故人十年别。春草幾經綠。相思天一涯。目盡東

海曲。名園昨見約。華觴侍相屬。佳人渺碧雲。好鳥空高木。石徑坐橫琴。蒼茫對幽谷。楚調誰為聽。風聲雜深竹。伊人蕪葭遠。何以慰幽獨。今宵好明月。抱彼倘同宿。

丁亥午後適有梨園數人即命奏技絲肉間作殊慰旅懷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聽歌

滿院清風坐晚涼。清歌幾曲送斜陽。曲中都作家山語。不覺關河是異鄉。

戊子早晴黃昏微雨是日得詩一首

偶成

微雨黃昏滴。蕭然遠客心。微涼開倦眼。小坐洗煩襟。聞說前峰好。相期明日尋。只愁山徑滑。蠟屐礙登臨。

己丑早晴卯刻同衆自雒口起行歷匡山開山崮山皆秀拔有奇致晚宿張下微雨是日得詩三首

匡山

浮嵐一帶碧巃嵸。削出芙蓉落鏡中。青峭數峰原自好。廬山名字不妨同。

崮山

小橋流水韻潺潺。松柏陰中萬翠鬟。山寺依稀雲外見。莫嫌石磴費躋攀。

開山

此行專為看山來。到此先教倦眼開。岱岳尚餘三日路。好峰已是翠成堆。

庚寅微陰午後晴紆道遊靈巖寺其地峭壁千仞下臨深澗古柏萬株掩翳峰頂濟南固多佳山此為最秀朱樓白塔隱約山腰法鼓粥魚與萬壑松風相應答

翠華南幸曾駐蹕焉

行宮建於寺東畔謁佛後院僧導引看摩松

鐵袈裟印月泉於甘露泉側少停遂登車就道迴視羣峰蔚然深秀遊屐未徧惝負山靈然佳處已略領矣晚宿灣德鎮是日得詩一首

靈巖寺

靈巖山水真奇絶。神境忽開天地別。上有巑嶪千仞之峭壁。下有窈深繚曲之幽穴峭壁幽穴高復低蕊宮珠闕明璇題松栢交撐任毿毿跰

足蹴躪忘東西。東西石磴相繚繚。四顧羊腸但瑤艸山僧一笑過橋迎。殷勤指我登山道。登山步步曇花香紛紅駭綠盤羊腸杳然不省行遠近。但驚耳目殊尋常。高峰峭拔數螺髻。僧寮高下千蜂房。小坐開軒低一顧。水沓山重不計數。徧尋應作十日留。惜我綣能片刻住。青山銜日日已斜。晚風瑟瑟林鳴鴉。採奇選勝苦未徧。僕夫草草催登車。但記松名摩頂青偃蹇復有高

僧。鑄鐵爲袈裟。印月泉頭小延竚。恨不得見清波夜洗金蝦蟆。依依回首向魚鳥。遲遲棹手辭此遊。烟霞下山却顧所來徑。縹緲萬朶青蓮花。雖復未盡意。一時所見亦足歸向鄉人誇。

辛卯四更早行霧露沾衣清寒特甚沿途亂石縱横雖無危坡仄徑而磥砢頗難行曉色微明遙見泰山揷天際傲来徂来二山左右相望如拱衛傍午抵泰安寓城西

劉氏客館館可容千餘人主人云鄰宋氏館且容三千人不止也頗黃門曰河北不信萬斛之舟江南不信千人氈帳諒哉斯言是日得詩一首

泰安道上

午夜貪程急。晨雞馬上聞。月殘籠曉霧。露冷濕朝雲。高岳中天迥。羣山兩翼分。曙光開朗處。空翠望氤氳。

壬辰擬登山不果早起攜同遊入城西門謁岳廟規制宏敞彷彿宮殿中有漢栢唐槐宋明以來題詠碑碣甚衆塑像極莊嚴四壁圖畫皆精妙非俗筆廊廡神像亦凜凜有生氣由廟之東出城北門至梳粧樓相傳碧霞元君整粧處彭蠡擲履之山華頂洗頭之盆蓋恍惚不可致詰也廟有明天啟間重修碑不知創自何代嗣又遊碧

霞宮宮在城西南隅亦由勅建內有殿名金頂神像及椽瓦墻楹門窗欄楯俱以銅為之主者云茲殿本建於岱頂明末土寇疑為金毀而載之去既知非是棄山下因移建於此又至天書觀廟亦巨麗內有前明碑記稱崇禎間尊太后為智上菩薩建廟茲土云是日得詩三首

漢栢和韻

泥金曾見頌封巒。石幹銅柯半畝寬。蜀相祠前二千尺。逢君猶作後生觀

唐槐和韻

鬱鬱濃陰歲月長。南柯有郡可徜徉。當時仙李盤根大。可及黃花老愈香

梳粧樓

翠羽明璫此暫留。元君猶有舊粧樓。名山自古多靈迹。玉女盆邊記洗頭。

癸巳天色微陰黎明偕諸人租兜輿十六具登山輿狀如肩輿而無蓋幕背倚處敧而微亞中以繩聯絡為坐具俠以二木曲如弓行則中懸絕無挂碍意古籃輿之遺制也兩人舁之登陟如飛取逕城西復折而北半里許至岱宗坊坊以白石為之過望層巘谽谺萬狀嵐氣迷漫上連雲而殆疑無攀躋處入坊迤北數武路西有關帝

祠玉皇廟廟內皮道人遺蜕在焉土人以金塗之惟餘一掌露肉質示不僞也北行二里至天堦坊坊以木為之自城至此計三里途頗坦過此則盤路矣行三里由一天門歷紅門至萬仙樓有碧霞行宮石磴巉巖繞通人迹林木陰翳山風颯然崖谷之中襍花羃歷若錦繡抵斗母宮少憇又北二里過高老橋澗水潺潺作天風環佩之響澗東為經石峪一峰銳如茁筍倒垂而下水滴滴如珠琲激越有聲依岩結屋題曰高山流水之亭旁有碑記峰左右坡平如砥方可數畝鐫字如斗俗稱晒經石水從石上流注於澗字為水齧半已彫落不可辨旁有破腹石高數丈截然中分狀如擘裂西岩為水簾洞峭壁萬仞懸流飛挂如曳練夏秋間勢最澎湃冬春略減土

人云洞口在水深處水落時彷彿見之嗣自歇馬崖而上至玉皇閣山勢至此彌峻嶒左側紅岩碧磴林巒尤美依嶺而東鬱鬱然上凌霄漢古無人踪闢後石坊鐫其額曰廻馬嶺山重水複一徑偪仄俗呼為第一盤云折而東南有坊題曰孔子登臨處再上則二虎廟即二天門也漢武帝所築望仙臺在其東南自岱宗坊至此計程二十里舁夫等在此中飯山峰廻抱土人於略平處結茅以居每三月香客登山於其地市香燭西上雙廟其西俯而揖者為扇子崖其東蹲而峙者為獅秀峰天劍神劃猿鳥路窮遠望危巒紫翠交錯使人飄飄作天際想倒盤而下路皆平坦俗謂之快活三里竹籬茅舍間掩映嵐光澗草山花點綴映媚遊人至此心目頓移再上為

御帳崕俗呼三瞪眼泰山瀑布以此為第
一峰勢峕崒飛流淙淙如天上落濺珠跳
沫駭動心魄下有龍文石波濤舂激聲殷
地軸上有石砰深青色廣可坐數百人砰
際鑿痕纍纍絕頂有
御題太古清音碑直上三盤每盤高可百仞積
石巖業時聞人語在天半略上秦封松在
馬柔鬣踈鱗殊非舊物土人植以紀古迹
耳北有獨立大夫碣刻字猶新由小龍口
而北為朝陽洞石竅千百雲吐如蒸洞中
有泉甚甘洌建有官廨廨後石狀碨礧奇
若鬼工其西石笋高五六丈上刻米萬鍾
篆書雲根字筆勢遒勁其東有直上霄漢
四字則先兄分巡時所題也手迹如新而
墓木已拱泫然者久之攀神仙坊而上循
對松山行峰崕峭立怪石磊落如奇獸哭

出欲趨人石罅中松栢萬萬彌望陰森天
風蕭瑟聲如潮涌時值微陰雲氣蓊然壓
木杪淡蕩霏微變幻萬態蒼鱗翠鬣隱現
其間恍如羣龍出沒烟雨中過大龍峪兩
山對峙中通一線望南天門如一鏡旁聯
鐵鎖為欄攀援而上俯視黝深毛髮俱竦
進南天門迤東行入新盤五老臻子諸峰
錯疊如綺渡天橋歷行宮外至御香亭少
憩其上仰見金碧觚稜嵯峨雲外即天仙
聖母殿也廟門外有峰如蓮實懸峙絕澗
俗呼供養峰殿外有銅碑二高可二丈許
石碑二高亦如之色深碧名玉石碑殿門
竪木為欄楯以禁出入惟東一室無欄楯
官封識之東山為東岳廟廟後有
御題磨崕碑偏東即唐開元碑碑旁有泉下為
桃花洞相傳天仙修煉之所略西即天仙

寢宮中有趺坐像其茵褥帷帳皆内府所頒也是日天色陰晦至巳刻忽開霽羣峰蒼翠歷歷畢呈遂登玉皇閣閣在泰山絶頂中有石岦岌竦立俗謂之真泰山上舊刻聰明正直四字遊人至此多劚以携歸為鎮物謂之真泰山石敢當字跡半泯滅矣廟後有養鼻亭倚欄北望霧盌雲峰千層萬疊偃仰起伏為狀不一纍纍然儼如

拱衛廟門外為無字碑高可二丈四面各徑三尺許年代無考或云乃古封禪之石函以藏金繩玉檢者也相傳有官是土者惡其疑人命徹之甫抉其蓋風雷大作益亦神物所撝呵歟絶頂之西為孔子崕傳有短碣紀孔子與顏子望吳門事今已無考下有講堂塑孔子像堂前石坊題聖跡二字頂以東高峰撑立題孔子小天下處傍題果然二字舊有孔子廟今惟址存四望河山如在掌上俯見泰安如棋枰然再東有試心石其銳如錐下臨絶澗僅可容足又有探海石一名丈人峰横出山半東望渤海三面危懸勢如欲墜略南為望海樓由望海樓而南為捨身崖深窅無底望之股慄以石投之久之方微聞砉然聲愚民或發願捨身其下今嚴禁之旁即仙人

橋橋當絶澗中央横石搖之可動橋略上為觀海石石筍突出廣纔三五尺其下深塹黝然未敢登同人匍匐而上問之知鐫有觀海二字睥睨左右蒼茫無極其東白練一片長可竟天者海水也其南一線微光蜿蜒天際者黃河也折而東下迤北為小蓬萊王母池普照寺白龍池西為投書澗竹林寺九女寨會仙菴千峰萬壑目不

暇賞斷霞銜日暝色蒼然遊興方酣人力已倦雖但遥為領略而千彙萬狀豁目盪胸已極天下之大觀矣是日得詩二十八首

岱宗坊

籃輿行詰曲嵐氣入蒼茫饒有看山興何愁道里長

謁皮道人像

真人羽化久登仙金骨依然寄洞天誰識驂鸞三島去直將遺蛻比秋蟬

萬仙樓

仙人自古愛樓居吸露餐風得靜虛三島十洲何處是只今身到萃雲廬

水簾洞

懸瀑瀉欹崎仙居隔水涯半天驚練曳一桁似簾垂終古閟靈境何人搴素帷坐來清興遠高

誦樂儀詩

經石峪

石峪豁開澗之東乳山倒壓青玲瓏瀑布飛来儀珠琲聲聲激越鳴丁東下有石陂平似砥潔白滑光擬素紙八分書勒般若經寒波動影龍蛇起傍肖巨石撑孤圓中裂其腹如雕鎸無乃生公之所聚來聽說法遂不還又疑浮提幻人來絶域刳心寫此瑑瑤編金壺墨盡形亦隕化

為百尺蒼璆堅排細對此久延佇一卷金經思淨土西來大意定云何水自滔滔石不語

高山流水之亭

流水高山曲何人是賞音簷前聲激越猶想伯牙琴

迴馬嶺

重山巘嶪逼天齊一線中開露石梯我自尻輪神作馬飄然下視萬峰低

快活三里

崎嶇鳥道斜。忽爾得平沙。此地堪傲息。斯名信不差。竹。籬。籠。草。樹。茅。舍。雜。山。花。奴子休辭倦。前峰與正賒。

御帳崖

山巒如翠帳。水轡丹崖上。太古留清音。竚。倚。紅。藤杖。

五大夫松

喬松本自耐風霜。偶爾官封遇始皇。此日名存根已朽。枝柯應恨不甘棠。

朝陽洞

洞穴正當陽。懸崖石乳香。分明千萬斛。點點夜珠光。

對松山

兩山對起徑逼窄。怪石碨礧形千百。虎。踞。獅。蹲。相。錯。牙。如。搏。如。立。驚。魂。魄。綠。雲。蓊。鬱。萬。松。梢。變。滅。倏。忽。光。相。射。松耶。雲耶。兩莫分。但見一色凝空碧。傲風一拂天光開。始覺森。然。露。枝。格。奇。怪。偃。蹇。影。披。離。如萬蛟龍蟠大澤。蒼。鱗。斑。駁。青。可。染。古。鬣。之。而。翠。欲。滴。坐間風雨撼岩谷。只覺烟霞生胸臆。安得。韋。偃。與。畢。宏。為。展。霜。綃。二。千。尺。臨。匡。貌。作。雲。松。圖。挂。我。高。堂。之。素。壁。

十八盤

崎嶇攀不易。石磴似雲梯。步步添蒼翠。遊人意欲迷。

南天門

鐵作欄。雲作闕。一鏡恍開縹緲間。幾番肅神與斂氣。始獲攝衣冒險為躋攀。冷冷吹襟袂。蓊鬱浮烟鬟。題南天門信不謬。高峻不類居人寰。竚立頓覺雲霧撥。晴明豁滌塵土顏。迴首來徑萬千丈。仰視碧天低接蒼蒼山。山巔境况更奚似。丹梯有路緣豈慳。直將攜取九節杖。憑凌絕頂。

高歌追逐羣仙班。

新盤

絕經盤路險。轉變新盤奇。紆屈通一線。梯棲行遲遲。豈不高且阻。地險心自夷。五老峰前步臻子崕。欲奇環視羣山錯紫翠分俊離身在圖畫裡。經過自不知。觸處可延賞。莫怪頻支頤。

白雲洞

朝朝山色曙。洞在雲深處。渺目白泱泱。獨閑山

鳥語。

天仙殿

藥宮開向紫雲端。合有仙人駕綵鸞。未信江南徐畏壘。讀詩只作太姬看。

東岳廟

靈祠分據翠峰巓。丹碧觚棱亦儼然。一例明神司五岳。華山獨自占金天。

桃花洞

桃花洞口碧嶙峋。傳說天仙此養真。絳節霓旌人不見。清泉白石尚無塵。

唐磨崕碑

岱嶽銘功處。開元御墨題。如何元漫士。又自勒浯溪。

無字碑

玉檢金泥事假真。古碑無字尚嶙峋。我來一笑摩蒼蘚。恐是崔公偶現身。

絕頂玉皇閣

山頂翠高閣。猶留崛岉形。偶來攜片石。雲氣繞衣生。

養翼亭

飛亭岌岌山盤盤。亂峰高下青嶂屼。偃仰起伏狀不一。横如襟帶高如冠。陽崕陰嶺氣候異。層巒疊嶂形勢攢。芙蓉一朶孤涌出。儼如拱衛羅千官。徘徊久立畏顛躋。謖謖吹袂天風寒。決眥

凝望望無極咄爾碑兀增長歎安得羽翼生兩脅乘風長嘯高雲端

孔子嵲

目盡長天碧一痕練光何處認吳門如今始信王充語擬把羣書更細論（吳門白馬之事論衡載之書虛篇）

孔子小天下處

古有太山来登者豈云少自非魯東家誰見天下小心與造化遊乃有此懷抱我輩蜩與鸒安

知六合表俯視石稜稜仰窺雲渺渺取悅耳目前烟景亦云好

捨身嵲

石角呀然張直下臨千尋中有萬古愁嵐氣常陰森垂堂古有戒孝子防高深捨身輕一擲愚者誠何心此風誰所倡流蔓直至今求福乃得禍究魄終古沉我来一俯視萬壑猶哀音安得巨靈手揮刃平嶔崟

仙人橋

誰架一片石臨此萬丈壑仙人驂飛龍胡爲須略約

觀海石戲贈友人

石嵲突兀揷山腰輸爾遐觀碧海潮人世要須寬處立此途未必上烟霄

東遊紀略卷下

神山張體乾確齋甫手著

甲午早自泰安起行至東向中飯宿寧陽北闕同雲巖梅溪等看蛇眼泉明季濬此濟運頗號巨流建有覯泉亭今已廢泉水亦絕微矣是日得詩一首

蛇眼泉

綠水潺潺落照中。當時臺榭盡成空。蓬萊清淺

非虛語。巨壑今纔一綫通。

乙未寧陽早發午刻到濟寧天氣驟暖憇于竹林後院清風拂拂頓洗塵襟是日得詩一首

竹林院

長途日午息征鞍。小憇招提得靜便。四。壁。微。風。來。拂。拂。一。林。修。竹。映。娟。娟。茶。烟。花。氣。清。如。許。帽。影。鞭。絲。懶。更前為語斜暉莫西落。此中尚可暫留連。

丙申午間步濟城南偏登太白樓云賀知章作令時曾宴太白於此後人築樓城上以祀之是日得詩一首

太白樓

登臨直上最高樓。匝地山川一望收。百。尺。欄。邊。餘。彷。彿。八。仙。歌。裡。憶。風。流。當年名士空成迹此日吾曹豁倦眸。可有詩。魂。消。未。得。白。龍。騎。下。碧

雲。頭。

丁酉自濟寧起行延村店中飯取路南陽湖中湖水至夏每暴漲惟春冬水涸得耕今年風雨最調宿麥芃芃夾道路婦饁子餉恬熙之景如坐豳風圖中晚抵谷亭在新魚台縣北四十里烟火萬家亦巨鎮也傍晚驟雨徹夜是日得詩一首

魚台道中

一片黃雲百里瞭。紛紛饁餉語交譁。豐年景況真堪畫。時倚籬陰一駐車。

戊戌寓主人置酒小飲是日得詩一首

贈友人

小酌憐君共。情懷醉後多。論心期白首。話舊對紅螺。手澤分明在。寓所壁上有先端惠公手蹟 年華荏苒過。殷勤堂構意。常恐竟蹉跎。

己亥早自谷亭起行午抵豐縣縣在黃河

之北漢高帝故里也城東北有遺廟正東鳳皇腰手指門南枌榆樹尚存是日得詩二首

古梁道中

春風到處送行鞭。彈指流光節序遷。隴麥連雲方漸漸。池荷刺水又田田。謀家自笑壓三百。越國今經路五千。只有勝遊堪慰藉。振衣曾嘯海雲邊。

豐縣懷古

沛邑山城長薜蘿。漢家鴻業竟如何。氤氳舊識真人氣。感慨猶傳猛士歌。大澤蛟龍悲赤帝。長陵風雨冷青莎。夕陽冷落枌榆盡。誰道功名比仲多。

庚子暑甚與同遊城北郭謁漢高祠并尋各古址是日得詩二首

豐縣城北作

駐馬豐城晚照斜。閒尋遺跡動咨嗟。天津橋斷長虹散。手指門空蔓草遮。一代君臣存白社。千秋功業付黃沙。枌榆可是當年樹。歲歲逢春落碎花。

漢高帝祠

苔垣漠漠漢皇祠。徙倚斜曛悵往時。原廟衣冠非故址。新豐雞犬亦殘基。一抔悽惻長陵土。片石凋零泗水碑。廣武山頭尋戰壘。嗣宗有語可

能知。

辛丑自豊縣起行單縣之中興集中飯是日得詩一首

單縣

小邑仍樓堞。高賢此簿書。琴台芳草徧。感動一踟躕。

壬寅微陰曹縣之趙集中飯抵望魯鎮宿是日得詩二首

曹南懷古

長夏曹南景物幽。低徊勝蹟一淹留。鶯殘五月垂楊踠。蟬噪千林宿麥秋。天乙祠邊風謖謖。萊朱墓上草油油。明良俯仰成千古。欹子灘聲撼不休。

望魯

愛此村居景。停車野市邊。河聲流不盡。聖蹟古相傳。荷葉青於染。榴花紅欲燃。征塵暫披拂。小坐且流連。

癸卯午後於寓館後湖岸納凉荷芰亭亭碧波蕩漾沙禽水鳥來往親人傍晚雨作乃還寓是日得詩一首

湖岸看蓮偶成

迎凉依綠澗。娛目得芳荷。日落花偏淨。風来香更多。雅宜微雨潤。還任野禽過。閒步塵襟滌。逸情付棹歌。

五月甲辰宿雨未霽登樓遠眺以散客懷黃河柏岸千里渺瀰澎湃洶湧增人壯氣是日得詩一首

夜雨和壁間韻

疾風驟雨透窗寒。獨對孤檠坐夜闌。生怕蕭條逢作客。直同踈懶不宜官。鄉心碎滴簷聲亂。旅況愁煎燭淚乾。兩地回腸牽念處。幾番伏枕欲眠難。

乙巳雨止微陰自望魯起行回至趙集中飯復至單縣看琴臺古蹟內祀宓巫二賢像又有呂仙詩四首相傳曾度里人白四郎仙去是日得詩二首

琴臺

鳴琴人已去。望古一登臺。留此千秋跡。無慚百里才。叢祠喧鳥雀。古砌繡莓苔。綠水餘音在。臨流幾溯洄。

又和壁間韻

綠靄層臺茂樹陰。名賢曾此撫瑤琴。遙思斷續琤琮意。定是和平靜穆音。明月清風傳自古。高山流水得於今。曲終人去冰絃冷。縹緲孤雲繞碧岑。

丙午曉雨廉纖辰刻乃止猶微陰傍午復雨客館寂寞坐對盆花數種差慰遠懷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阻雨

凝雲拖地不放晴。斜風吹雨鳴琮琤。蕭然一室大如斗。何以慰我千里情。庭除幸有花灼灼。可惜雨摧半開落。且來酌酒賞殘紅。只恐驚飈都掃卻。

丁未自單縣冒微雨起行至金鄉縣中飯黃德集宿晚又雨是日得詩一首

苦雨

細雨絲絲落。頑雲陰漠漠。旅人原易愁。對此添蕭索。

戊申微雨後午抵濟寧數日沿途泥濘行路頗艱是日得詩二首

五日道中偶成

車馬勞勞去復迴。忽驚佳節逐時來。沿途蒲葉和烟舞。夾道榴花帶雨開。景物迎人頻悵望。閱山入目幾徘徊。馳驅老我情何極。慙愧長揚作

賦才。

其二

馬上度端陽。時光逐客忙。榴花紅映水。荷葢翠低塘。野市蒲觴薄。山村角黍香。鄉心佳節裏。直與五絲長。

己酉早洪洞劉丹誠過訪暢談久之午初微雨移時乃止晚又雨是日得詩一首

贈洪洞劉丹誠

親串相逢意倍長。萍踪况是在他鄉。殷勤共作家園語。直把任城作古羊。即洪洞舊名

庚戌雨晴友人相邀觀演劇是日得詩一首

客中即事

時光荏苒客中過。暫聽吳兒一曲歌。軟舞頻催浮綠蟻。柔情未覺讓青蛾。數聲清響穿雲透。一笛涼風滌暑多。况值座中皆故里。金樽莫惜醉顏酡。

辛亥早劉丹誠邀飲已刻回寓天氣稍涼散步至渡口閒眺是日得詩一首

渡口晚眺

水北人家接水南。樓臺簫鼓晚涼酣。令人忽憶襄陽樂。大艑栽軻看落帆。

壬子暑甚夜坐西廊新月一鈎掩映深竹心頗樂之是日得詩一首

新月

一鈎新月色娟娟。細抹輕描掛遠天。應是姮娥憐客瘦。故將眉黛露嫣然。

癸丑友人贈扇一柄字倩金紅白三色鮮妍通人扣其紅白二色蓋珊瑚象牙所泥也是日得詩一首

友人贈扇

愛爾秋雲扇。贈我清風好。旖旎羅千花光氣爍

百寶朱朱兼白白創意生新巧尋常粉與脂對此皆枯槁良工取材精英華結纈落玉韞山自輝此理宜深曉區區梔蠟色鞭賈何足道感此發深省憬然動懷抱

甲寅五更起行渡玉河至亢庄中飯宿汶上縣有閔子祠城外又有梁招討王彥章墓因墓爲祠按唐莊宗滅梁盛彥章於鄆州城破後退保中都(即今汶上縣)爲唐所擒莊

宗惜其勇百計誘之不屈死土人義之爲葬其屍立祠以祀晉天福二年追贈太師墓無碑碣惟石翁仲及石駝在是日得詩三首

閔子祠

掃迹衡門謝辟書何曾真到汶陽居誰知一語成千古只道先生有舊廬

王彥章墓

荒墓終古有啼鴉風雨猶疑起暮笳荊棘銅駝休抱恨李天下已沒黃沙

其二

生死臣朱氏當年未仕唐才雖輸亞子義不作瀛王烈士全終始儒生任短長殷勤題畫像知已只歐陽

乙卯雨辰刻始止渡汶水沙河站少憩宿東平州屬泰安府宋梁灝故里也城北尚

有墓在是日得詩二首

雨後汶上縣道中

殘雷繞馹阿香車烟濕長堤萬柳斜河水驟添三尺漲竹籬新放數枝花荒塍泥滑愁疲馬遠樹烟生已暮鴉今夜雲開應有月孤城又照客思家

梁灝故里

矻矻窮年始一鳴尚餘斷碣誌平生彤庭暫對

三千字白髮曾魁五百名身到龍頭從古重。詩留雁塔至今榮。流傳真偽無須論。且遣人間敬老成。沈存中辨梁灝無八十二得狀元事其說甚詳

丙辰五鼓發東平州北行三里即入山至陽谷鎮中飯抵東阿舊縣有項王墓路傍有阿井濟水之洑流也管氏三歸臺址則在東阿城中晚宿銅城驛傍晚微雨是日得詩四首

東平早發

四野雞鳴早啟關。晨星逐馬渡溪灣。朦朧月下高低樹。淡宕烟中遠近山。深谷風來聲瑟瑟。孤峰雲去意閒閒。會當暢飲如河朔。笑對荷塘照醉顏。

過楚項王墓

東阿雲樹欝蒼蒼。指點遺墳感項王。駿馬骨銷憐玉勒。美人舞罷泣珠璫。可憐亞父空奇計。只憶江東是故鄉。野草荒烟三尺土。何曾晝錦耀輝煌。

其二

麒麟塚畔樹婆娑。題碣斑斕尚未磨。楚國英雄今已矣。漢家陵寢竟如何。功名消歇餘殘壘。成敗蒼茫逝波。徙倚斜陽閒屈指。古來青史姓名多。

管氏三歸臺

驅車東阿縣。遺址尋三歸。霸圖千載後。草露空微微。孔孟有定論。吾黨漫是非。憑高一蕭散。且看孤雲飛。

丁巳早發銅城驛茌平縣中飯抵高唐州寓南門內高唐即鄃駒故里漢屬平原郡唐宋俱隸博州明乃置今州治是日得詩三首

早發銅城驛

驅車轣轆出銅城。馬踏新泥破曉行。渺渺山光爭隱現。濛濛天色半陰晴。雲開一隙霞微吐。霧歛千峰日漸明。好景欣然成獨笑。無邊紫翠向人橫。

緜駒故里

偶訪高唐舊。綿駒跡尚留。人生能不朽。一技亦千秋。

高唐偶成

沉沉落日抵高唐。景物分明似故鄉。小坐閒庭開倦眼。清風微度自生凉。

戊午午後登城頭遠眺是日得詩一首

城頭晚眺

携友登臨步緩趨。茫茫萬古一嗟吁。東方廟隳碑微泐。重耳祠存草亦蕪。故壘猶然稱盻子。清謌何處覔緜駒。荒烟慘淡風沙捲。日暮城頭烏亂呼。

己未閒閱高唐州誌是日得詩二首

浮屠晚照 高唐八景之一

佳氣蒼茫鬱藥宮。崚嶒古塔勢尤雄。觚稜倒印澄潭裏。彩翠偏明落照中。可是金莖承雨露。還如玉筍矗蒼穹。十三層上如堪到。便欲高乘萬里風。

東方朔祠

夷。叔何如柳下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方朔訓子語也 滑稽傳裏想遺風。談言微中能排難。謾笑和光玩世翁。

庚申高唐早發抵恩縣是日得詩一首

早發高唐

十里平沙路。微涼似近秋。淡烟開馬頰。殘月下魚丘。馬頰魚丘並地名 青靄連天淨。黃雲匝地稠。日華明漸吐。極目望滄州。

辛酉午後微雨翻閱縣志聊遣客懷是日得詩一首

即事

久客離愁積。攤書意覺閒。古今來几席。咫尺見河山。窓影殘花瘦。簾紋細雨斑。但能携一卷。便可滌塵顔。

壬戌聞城外有通衢巍閣為勝地即往観之是日得詩一首

通衢巍閣

傑閣崚嶒倚碧天。凴高寓目極山川。青圍墟落都如畫。綠盡平蕪欲化烟。遠陌時看車馬度。夜窓定逼斗牛懸。不虛名勝傳茲土。客裏登臨一灑然。

癸亥三鼓後自恩縣起行呂家寨中飯過荏平抵虞城二十里鋪宿計兩月之內荏平凡三度矣是日得詩一首

三度荏平

朝披翡翠暮烟嵐。此路馳驅再又三。瞥眼年光

風景異。且持樽酒坐清談。

甲子三鼓起行黎明至馬寨稍憇渡鹽河復抵雒鎮是日得詩二首

重來雒鎮

行行去復回。臨渡意徘徊。隔岸鶯聲急。如呼客再来。

関津頻度處。風景故依然。若問重来意。溪山夢屢牽。

乙丑早舊友吳子巨川見訪劇談至午方別去即偕同人遊樂山山在濟南西南勢極嶮峻怪石嵯峩如奇獸數萬突兀起伏榛莽間中峰孤聳半壓浮雲攀援而上四望渺渺無邊際山後有虎峰形酷肖地産陽起石山僧云産石之地冬無積雪記其處隔年取之薄暮乃還報謁巨川於旅邸便約歸同宿剪燭把酒殊慰素懷是日得

詩三首

晤吳巨川

客裏無心遇故知聯床竟日慰相思十年濶別無窮事細看容顏話舊時

其二

相見分明意轉疑相看喜極却成悲今朝已有尋山約花影移窓尚不知

藥山即景

亭午載酒山之巔紅藤七尺凌浮烟流雲乍豁嵐氣濕芙蓉萬朶爭便娟崎嶇回互迷向背鳥道一綫相鈎連槎枒怪石露頭角如馬如象誰所鐫突兀怒張勢欲走毋乃祖龍填海之所鞭老於兗踞山之後躭躭之状森欲前又疑熊羆之所射化而為石莓苔纏千態萬状飫客眼百步九折誰憚煩振衣直上八千尺凭高一嘯風颯然擬呼山僧相導劚石髓飽餐靈藥吾欲仙

丙寅早入濟南萬圃王子來訪十年積想一旦把臂留之小飲以公務未暇辭去遂買舟三葉遊大明湖至古歷亭回舟登千佛山山形極高俯視濟南全境如掌上坐山閣小飲遥望華不注山雲氣蓊勃濛濛然雨勢欲來林巒墟落俱如在水墨圖中是日得詩六首

喜晤王萬圃

愛爾風流世所稀隨心咳唾總珠璣如何十載閼山夢只付雲羅一雁飛

其二

製得詩囊付小奚花晨月夕幾分題難忘最是城南路聯轡徵吟信馬蹄

其三

別後茫茫事若何相逢欲話又蹉跎芙蓉池上懷辛漸撫罷孤琴斷雁多

其四

重來相約暫周旋。剎㖒繞開便躍然。躡屐迎門先一笑。故人風味似當年。

其五

預擬留君盡一觴。簿書却惜為官忙。何時共作山林約。綠酒紅燈盡意狂。

千佛山即景

千佛山頂紆遊屐。面面烟嵐圍几席。高歌不覺

山雨來。咫尺。流雲蕩空。碧。天光草色相有無。玲瓏掩映真畫圖。安得天女之綃。濶三丈。潑墨寫。此青糢糊。

丁卯萬圓以小照索詩為題長句午後聽人說彈辭聲音笑貌栩栩欲生不知柳敬亭水滸人當日何似促膝傾耳似覺未減古人是日得詩二首

題萬圓小照

座擁牙籤花滿簾。風流阿大宛如斯。何當收拾携行篋。每到懷君便一披。

聽歌

塵夢勞勞苦未醒。長途。倦眼。為誰青。閒窗半日漁樵話。一笑相看柳敬亭

戊辰早起見洙兒於花畦內堆石灌水作山水戲其間高低回環頗有意致益亦近有見於山水之助也是日得詩一首

即事偶題

名山恣賞偶携稚子隨。巖壑幽勝意。丱角焉能知。朝來藥欄側戲寫溪山姿。拳石既磊落。勺水亦瀠洄。倘非遊覽助結搆寧如斯。人情在閱歷。此語誠堪師。

己巳黎明微雨雨稍止即自雒鎮起行齊河縣東關中飯宿焦家廟途中細雨霏微衣袂沾霑如重露遠風披拂溽暑頓消是

日得詩一首

道上口占

三月齊東道。歸家第一程。微風驅暑去。細雨送人行。草色青無盡。烟光碧有情。故鄉知漸近。到處眼偏明。

庚午五鼓起行。餘陰未散。時時作欲雨意潘家店中飯。宿茌平南關。是日得詩一首

書茌平館寓

紆回齊魯賦長征。彌月頻來到茌平。夢繞鄉關空雁影。心驚客路有蟬聲。鶯花漸老憐今昔。山水多情記送迎。僕僕風塵竟何事。今宵仍自對孤檠。

辛未早晴。由茌平起行。宿東昌北關。傍晚大雨徹夜。是日得詩一首

又至東昌

往復聊城道。風光覺倍前。河流新拍岸。堤柳欲參天。輾轉鄉心切。慇懃地主賢。明朝言別去。夜雨又涓涓。

壬申濃陰不散。勢將再雨。即東昌暫住。午乃晴。溽熱特甚。是日得詩一首

阻雨

依舊濃陰合。鄉心苦滯淹。可憐人寂寞。彌畏雨廉纖。小酌聊沽酒。孤吟暫捲簾。微晴慰行客。未恨午風炎。

六月癸酉三鼓。發東昌。繞水而行。蛙聲聒聒。出草際。流雲乍破。宿靄微橫。三四疎星熒熒映水。行人如在琉璃界中。至新臺集中飯。抵冠縣宿。是日得詩四首

早發東昌

澗闊蛙聲綠滿灘。凉風破曉數星殘。水晶宮闕知何似。一抹寥天露氣寒。

和壁間韻

市得盤餐只野肴。一樽且喜對心交。客中暫息無餘事。同看烏衣補舊巢。

其二

淺酌松醪破寂寥。踈籬卧對露花嬌。蕭然興味誰能會。舒卷閒雲在碧霄。

其三

檢點奚囊興自豪。偶然着句亦風騷。行囊檢點無他物。收拾溪山入紫毫。

甲戌渡運河即于南館陶中飯宿廣平縣屬之平固鎮鎮在唐宋為平恩縣隸明州路明廢為鎮有古寺名崇福碑稱始名天花院後改今名基址頗雄濶而歲久頹敗苔墻草砌為之慨然是日得詩一首

宿平固店

行來天更暑。歸去路猶賒。樹暗雲陰起。山明日影斜。殘文尋古碣。廢寺感棲鴉。欲問當年事。波塘處處蛙。

乙亥夜中陰晦風甚烈風過微雨數點天色漸霽遂以三鼓早發長兒寨中飯宿邯鄲邯鄲古趙地有叢臺學步橋照眉池遺跡是日得詩六首

邯鄲和壁間韻

廢康車塵共幾人。蓼蟲原自不知辛。相逢都是黃粱夢。却向邯鄲說洞賓。

其二

我亦昏昏夢裏人。邯鄲道上話艱辛。回仙不語盧生笑。肯與吾曹作主賓。

其三

歲月駸駸不讓人。何須夢醒始酸辛。鶴林玉露緣何事。只說金丹誤洞賓。鶴林玉露載題邯鄲呂仙祠詩曰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

叢臺

遺踪猶認舊葭臺。漳水東流去不回。花謝柳殘斜照裏。歸鴉啼處不勝哀。

學步橋

九曲朱闌信步登。柳絲垂處晚波澄。平生恥作隨人計。一笑徘徊話壽陵。

照眉池

遠山簇簇曉粧成。顧影徘徊向水行。惆悵風流何處去。尚餘翠柳映波明。

丙子早陰至朱昌中飯飯後冒雨至徘徊鎮宿壁上有季兄題字忽觸遠懷門對山寺窄堵坡掩映林樾蒼茫如畫雨阻不果登是日得詩一首

宿徘徊

漸覺山光撲馬來。（山東路多平坦漸近山西乃崎嶇）徘徊。鎮畔暫徘徊。吟風嘯月情多少。愁雨占晴日幾回。咫尺仙踪樓閣在。（相傳有仙女降此地土人立廟祀之）蒼茫山寺畫圖開。如何一夜平階雨。又遣愁心到酒杯。

丁丑晴自徘徊起行石坡底中飯村墟荒涼人烟寥落覓食幾不可得僅以麥飯充饑飯後過涉縣遥望錦屏山濃翠霏微嫣然如畫渡漳河宿河南店是日得詩一首

涉縣道中偶成

寥落荒村一飯難。只餘山色秀堪餐。淺深翠靄逢迎好。濃淡嵐光取次看。詩料欲酬頻索句。畫圖可愛屢敧鞍。深巘定是清無暑。遥想天風撲袂寒。

戊寅黎明早發錦屏山尚在望中烟霏霧曳丹翠空濛憶晋人西山爽氣之語疑對久之黎城關中飯至神頭嶺宿嶺與錦屏遥對險峻不減太行惟坡陀處不似太行斗絕數十里耳是日得詩二首

錦屏山即景

遥瞻錦屏山氣勢何崢嶸遠水相縈帶環抱由天成峰巒排雲際千仞森縱横流雲隐約破宿雨朝初晴緲然天際想對此心神清

其二

微雨羃山腹倍覺山光妍分明拖雪練掩映千翠鬟叢薄高森聳石溜清潺湲層城應不遥想像山之巔一邱如可賣幽棲學神仙

已卯微雨斷續五鼓起程辰刻過潞城先

君子曾官兹土城郭如故不勝風木之感秪佪久之至起雲臺中飯晚宿鮑店是日得詩一首

神頭嶺早發

鷄聲偏使客先聞漸近鄉関意轉殷鞭影輕梢枝上露馬蹄碎踏嶺頭雲宿烟未破嵐光合曉日微明曙色分每到山村頻屈指錦屏過處接榆枌

庚辰五鼓起行至豐邑冒雨行至黑塔溝宿山水明秀殊有可觀雨後松栢陰陰尤多清致是日得詩四首

書懷戲作吴體

十年屏跡居鄉枌富貴於我真浮雲琴書聊復供嘯咏車馬一任争紛紜壯不如人今且老身已將隱焉用文惟餘邱壑興未減胸中山色青氤氲

黑塔溝即事

爲愛名山事遠遊五千里外任搜求烟霞遠夢青齊路風雨歸裝黑塔溝嶺上長松環翠色門前碧澗瀉清流荒村也有登臨處暮靄蒼茫一望收

南山 六言

叠嶂迢迢碧淺長林鬱鬱陰濃澗水松風合處正堪著我扶筇

其二

雲氣遥山深浅灘聲石瀬高低隅岸人家如画緑楊芳草萋萋

辛巳黎明早發攀摩河嶺而上至良馬中飯渡府城河驚濤拍岸洶湧駭人渡後即宿府城驛是日得詩一首

遂次府城驛偶成

馳驅三月理征鞭車馬労労路五千謝客登臨原夙志向平遊覧亦前縁山靈有約償詩債行篋無多剰酒銭並轡還欣偕故友行行止止縂相憐

壬午早霧氣未消攀陟萬山之上隱隱如在雲中行朱家窑中飯至大閣河稍歇比抵家蒼然暮靄月色東升矣是日得詩八首

府城驛早發

千巘萬壑霧朦朧圖畫依稀水墨中立馬徘徊高處望只疑雲氣與天通

其二

幾經曲曲縈縈水又履重重疊疊山空谷迢遥花尚在行来緩轡一開顔

其三

石浮流水響潺潺層嶂參差斷復連日覩天門曾飽看如斯風景亦堪憐

其四

落日空山亂鳥啼千林入夜暮烟低却欣路逼家園近度水穿雲総不迷

到家

馬首團圞月已明家人瞥見笑相迎計從春暮憐分手此夜園林聚弟兄

其二

相逢把手語交譁為道溪山樂事賒美景一時

傳不盡清塵先酌數甌茶。

其三

稚兒亦樂道新遊。弱女如癡聽不休。笑向膝前重詰問。多番好景是還不。

其四

烟霞收得一囊歸。燈火三更月影微。清興猶餘氷筆上。高山流水夢依稀。

東遊紀略後跋

余曩以諸學優秀請業學院書泉華亭六哉，餘緣梓呈汪以文移法部以張君廷齋之少年頭爵績著，稱為名譽傾一時，而曾次為舊襟弟間稱佳妙也，集所詩積盈帙，不亦數乎。第予大考抒詞俊逸，寄趣遙深，或歌或頌，或書懷即景，無不得乎性情之正，在遊是窮，嘗於其道，余餘暇亦題括詞互相唱和，每見連篇珠玉，不移晷而立就，無不特詞長工，且才信捷也。無何以以報滿，而以所長奔馳無寧，所得嘗月夕晨，回首者門右問之稱，亦禁悵望。承辰甚之遇來東，王自手文好一旦把晤，喜出望外，又承萬志應文，出其詩十餘種，並遂次

道見示余且告余曰吾將登泰岳騁游目
放孔來仍味余昔云詩壯其言獨恨以須
羈身不獲追隨同游也距冬以來征紀
歸後積逢寄其中以來寄情殘君左右
追源之樂詩之而進乎道矣以視襄
昔泰華之所莖見者殆又進一格云詩描
靈以山水詩酒自娛可謂樂其樂矣但獨

跋

二

好蒼生何況手甫強仕就時有為大展
經綸而以所為詞章鳴盛一時被管弦歌
廟廷亦胡弗可也君其奈之為何如

滄州同學弟王昇拜題

序

古之言詩者曰風曰雅風雅之道本於性情性
情之真寄乎山水故有真山水而後有真性情
有真性情而後有真風雅詩人之精於詩也詩
得之矣若夫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毫無空靈超
脫之致其何以托揚風雅歌咏山水而得其真
也吾鄉、確齋先生性情才調詼惠過人詩思
曠逸高挹羣言所謂胸無滯礙心胥智珠者著
作甚夥茲復以紀游新詩寄示鑑本鈍人行且
爲風塵吏然於風雅之道固未能忘情也三復
此編雖不獲預茲勝游而山水之真吟咏之趣
已無不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出性情与俱也則
即謂今日之游余与確齋先生共之也可

霽園晚張永鑑識

三

豈高但賦臨流歌詠即景寫情雅也自有淩數惠中秀外名士獻擅風流追謝客之逸蹤興甯櫟舉比阮公之雅詠生面別開　龍侍几廿年聆高唱於華晨月夕聯鑣三月誦行吟于盛甸魯郊窮岱晉之幽奇兼姝青蓮世誌歷景物之變態何減史遷遨游也其稱度寰煙千言立就毫端珠玉七步可成允是足音鮮昔世而俱韻勝缺寫此以而竝傳并愛綴短章用書篇末

雲巖薛御龍頓首跋

跋　四

昔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以發為文章其氣疎蕩說者謂山水之助居多然征夫賈客樵童漁叟亦時矚奇勝歷幽異而漫無一得寂滅無傳者不知其幾千萬輩蓋必胸中之磊落奇橫有與山水相符者而後有觸即動會於心發於聲溢於筆墨如長江大河之汪洋浩瀚而無可禁止如斯始為得遊之趣攬游之勝即躡屐攜筇履險登危不徒然矣茲於吾友　確齋先生遇其人焉先生以翩翩華胄少登仕版年三十歷官秋曹勳績爛如而其胸羅萬卷落筆千言直為終年呫嗶皓首窮經者所不敢仰視廿餘年来著作甚富余幸以孩提交倫預觀覧每吟咏之下輒擊節不忍釋手一日謂余曰吾聞吳立夫有言胸

跋　五

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綴文亦兒女語耳吾於斯言竊有慕焉其將作泰岱遊乎計決矣曷弗俱余欣然許之春暮蹔鞭陟太行過衛墟涉歷燕趙往返齊魯窮髙極泰岳之絶頂探勝盡靈巉趵突明湖之幽奇蓋無不與偕焉當其流連光景余亦間有吟哦而草蟲小鳴歎心實多先生則觸景生情約為短章發為長歌其詞炳然其氣沛然其音節欝然不特為境地增色誠覺於見ゝ聞ゝ外自有得心成聲者而非他人所得與其樂也先生其真能游者矣倘異日更窮天下之巨觀歷徧名山大川其所得又將何如哉

梅溪弟張斗寅謹跋

詩之爲來尚矣然其要不過情景兩格有山水之助不足以盡之姿於情也足典籍之腴亦有盡閱之象於貫也余嘗持此以論詩或涉膚雜或隣迫旅情困難景光不易也吾以涂丈人醒齋足究心詩古學深灑脫意度於世俗繡飾通籍含來將署而其爲詩益有風格焉嘗游山玩水寄月發花放爲詩篇手墨快累篇庚辰春發自星門涉長河渡黃河登太岳之絶頂閱滄海之巨浸歷齊魯燕趙冒三閱月而返遂足

東遊紀略一書余受而讀之見其間綜洗於歌吟嘯詠或偶以弔古或即景寫懷或以探造化之所慳或以發人鬼之所秘或旁羅山川草木昆蟲與夫之所未傳大精微一於詩乎發之余反覆玩誦且以沈鬱淡雅之致含柔蔓處觀

之妙余有所標目為注且附其本事然未嘗不合也夫以後託東山從容還
耕擣詞抒藻味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被語督殷勤之意君亦難言

乾隆辛巳清和月穀旦
愚姪介祥謹跋

齊魯之遊自春迄夏馳驅五千里許其間之山川景物所歷益夥 醇幸追隨先生大人後獲覩名勝亦未嘗不賞心所遇即事多欣也乃限于筆庸不能繪寫其盲趣且資魯莽能備記心竊憾焉及綏轡睞來啓 六州大人囊中詩記讀之覺山之明水之秀蒼鳥之婀娜輕盈寺閣之高低迷離與夫通衢大邑埜店荒村之冷炎殊致者無不昭肰活現於筆歌墨舞間也俞人云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其斯之謂與 醇惟脊朝夕歌誦長抱斯篇以當臥遊云爾

姪 光醇謹識

東遊紀畧二卷鴻臚寺少卿曹學閔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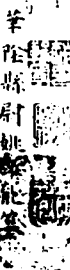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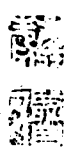
國朝張體乾撰體乾字確齋浮山人官刑部郎中是編乃其家居時自山西河南東游泰山往來紀行之作逐日記載見聞於古蹟頗有考訂途中吟詠二百餘首亦即附於逐日之後其詩規仿白陸時亦具體

安祿山事迹三卷

〔唐〕姚汝能撰

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安祿山事蹟三卷》提要

安祿山事迹卷上

華陰縣尉姚汝能撰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鬭戰神為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偽史官撰一謚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祿山十餘歲，貞節以為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焉。長而姦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為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為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為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為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為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

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奚、契丹失利，
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
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一作銳一作驍）但令免
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
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其誥辭
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齡
先睹未萌，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為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營州
[illegible]度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諂佞
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
之美，遂授營州都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
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
仁經授以為遺略。玄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
別為節度，以祿山為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
太守、持節，充平盧軍節度使，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等
四府經略，處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
入朝，奏對稱旨，因是玄宗貴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
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
山出鎮，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
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虫，食禾苗，臣焚香告
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
誠，其虫請便消化。啟告必應，尋有群鳥食其虫，其鳥赤頭而
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
也，不辨菽麥，假手為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為薊令，以事白
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
花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奭手提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
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為武郡太守，倚淮陽太守，
敕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為戲笑
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率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
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平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
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列生芝草
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疊。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
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贊之功。從之。祿山詐思寵
縱虛妄以取媚於玄宗，皆此之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
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
通，復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
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適之，遂互其副，始請以蕃
人為將，以固其權，嘗奏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
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為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
四夷，威海內，則莫若武臣。專用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

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又死則夷不狄足
畜也、玄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鉷承
恩恐於林甫、而林甫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
甫白事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曰、王大
夫鉷至、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鉷語逾怠、而祿山逾恭
自此還遂相惟林甫危害肅宗、矣祿山私作難、約令其子引
兵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国忠納祿山遣嚴莊領阿布
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吉林甫與阿布思潛通結爲父子至十
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殮、連累之者五六十人、述其行
事不得不爾

玄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
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 宗過甚、臣無異材爲陛下用、願
以此身爲陛下死、玄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
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
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
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
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眞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
每對見、先拜太眞、玄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玄宗大悅
祿山恩寵寖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
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嘆、雖林甫養育之、国忠激怒之
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爲国夫人、祿山嘗令麾下
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爲賤表便随所要
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国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
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
屬冬寒、脫己披袍覆之、其爲承恩見重如此也、晚年益肥、腹垂
于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
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
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晏祿山、醉卧化爲一黑猪而龍
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
驛中間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 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
乘馬以五石土袋試之、能馱者乃高價市焉、餧飼以候祿山、鞍
前更逺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祿山助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
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即此道之前常在心矣
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
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玄元觀即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宇、重複窈窕、匼匝詰曲、窓
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幃帳幔幕充物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方八
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八尺、金銅鉸具銀鏊鏤銀鏁
二具、色絲綉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綾簾
羅金銅釣分錯色絲綉貼白檀香沐兩張、各長一丈、闊六尺
井水葱夾貼綠錦緣白平細背席二領、綉茸毛毬合銀平脫
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綉綾頡夾帶碧綾峻旗色絲
綉百副貼文平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五尺、水葱夾貼席紅錦
緣白平細背紅異文綉方綉褥紫細綉林帳、具黃金搖光宗

並金、而內帳設繡賜青羅金鸞緋苍鳥子女立馬雞袍襖等
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席兩領、執贊
夹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插床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床一張
鏤草鼓子三十面
至於廚廄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甖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織成
篣筐、銀織笊籬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間為設一
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每於樓下宴會
百僚在座，祿山或拱手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礼，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驕
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朕
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異典。驃騎大將軍兼羽
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
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
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
及平盧河北轉運并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
祿山，河嶽誕靈，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
孫吳，自受以元戎，作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亡擒之衷，益彰內
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以忠竭私誠，無
隱畸之旧典，宜增山河長之封，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
仍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
節嬀郡諸軍事嬀州太守，延鑑風彝幹略柔懷節義，仁而有勇。

志己篡於韜鈐，思以立身名早，推於沙漠，克生令胤，實負長才，
蘊營壇之良謀，當弄印之榮，寄任鐵劍，清醜虜，奉無遺策
動見奇功，有業流根，光輝益之德，舒終褒美，宜申加等之贈
宜膺寵秩，用慰泉壤，范陽大都督，昇進封祿山為東平郡王，制
曰：寄重者位崇，勲高者礼厚，欽若古訓，抑為旧章，開府儀同三司
兼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
史、柳城郡太守、使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
渤海黑水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
國、柳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鈐，氣果雄武，聲威振於絕漠
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台憲，仍仗旌麾
既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耕身負德，潜懷禍心，乃犯
邊擾深謀，衆梟渠帥，風塵攸靜，疆場底寧，不示殊恩，孰彰茂績
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韓彭之秩，可封東平
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
置處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褾、細軸，令內常侍邢
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安置，朝
夕礼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宝鈿鏡一面，并平脫匣、宝鈿枕、承露囊
金花盆等，亦令邢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鋪，請於道場所安置，玄宗命置於內殿，一
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炎師子、碑邪
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温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麪柴炭之屬万計
又賜永寧園充使院（今有天寶遺址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號
國婦妹並至新豐以來命爲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
御賜脂水陸畢備至温泉賜浴（將士五昧食賜焉）玄宗計日棄望春宮
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莊宅各一所雜彩綾
羅金銀器物及声音口等
亀茲一部鶏婁鼓、指鼓、番鼓、苗蘭藏萬等廿人將士亦各頒
賜、祿山金鞍苍大銀胡餅四、苍銀魁二、并蓋金苍大銀盤
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史楊玄章等三人緋衣
各一對又緋緑等將士之從軍楊嗣暉等一百九十三人衣
各一副并絹綵帶
又賜靺鞨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獻金
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窑細胡瓶二、銀平脱胡平林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人細
馬十疋什毬士生馬三十疋駱駝十頭胃鞍轡三十具并黄
綾鞍袱三十條杉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倫極水陸玄宗每食一
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賚遺祿山酥真符宝輿、并宴臺、八音声寶車牛士織蓋并
小山花果葉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羔桌食等一千盤令内
謁除大貫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進表
求降墨勅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玄宗欲下樓下打毬遂停打
毬命宰相赴焉玄宗幸於苑中放鷹鶻所獲群禽多走馬宣令
賜賞王鉷、楊國忠選勝燕樂又歸梨園教坊音樂道把姉妹亦
多在會中、篤章温泉必令扈從賜馬賜衣香囊珍宝不知紀極
祿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積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
祿山於宮内上谷郡起五爐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皆祿
山男慶緒又女婿楊養王李獻誠祿山姦兄王守忠安忠臣等
赴闕到日並賜衣服、玉腰帯、錦綵等仍令尚食供食其冬又無
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爲玄宗批答嘉口號以賜
之曰臘月祈三日、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爲物華春其見
重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賜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
加賞遺
玄宗賜金苍大銀盆二金苍銀鑊絲平二金鍍銀蓋椀二金
平脱酒海一、并蓋金平脱杓一小瑪瑙盤二金平脱大盞四
次盞四、金平脱大瑪瑙盤一、五腰帯一、并金魚袋一、又平脱匣
一、紫細綾衣十副内錦三副褾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綿細
綾。。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脱装一具内漆半苍鏡一、玉
合子二、玳瑁刮舌篦、耳篦各一銅鑷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
一、骨鈿合子三金渡銀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碧羅帛子一、
紅羅繡帛子二紫羅枕一、瑇一、金平脱鉄面枕一、并平脱鎖
子一、紅羅繡帛子二、銀沙羅一、銀鈚椀一紫衣二副内一副
錦筭衣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又不
可勝計之

後三日、召禄山入内，貴妃以繡綳子綳禄山，令内人以綵輿舁
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禄山作三日洗兒，了，
又綳禄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悦，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
銀錢物，極楽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禄山為禄兒，不禁其出入。又
為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遷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
餘如故。

禄山奏請户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為留後
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禄山甚重之。

禄山母祖母皆賜国夫人，男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則、慶光、慶
喜、慶宗、慶祐、慶。昔一十一男，皆是玄宗賜名。慶宗為衛尉少卿，
慶緒為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加秘書少監，又尚宗義
郡主，改太僕卿。禄山恃寵、日增驕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
慮玄宗年高，国中事變，遂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
城，外示禦寇，内貯器械，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蕃人謂健兒為曳落河）
八千餘人為己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
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真大馬習戰鬭者數万
疋，牛羊五万余頭，摠三道以節制。

天宝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
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等在幕
下，高尚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徳、牛庭玠、向潤
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乾真等為將帥。潜
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歳輸異方珍貨計百万數。每商至，則禄山
胡服坐重床，燒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
於天。禄山盛陳牲牢，諸巫撃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於諸
道潜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万計，將為叛逆
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歳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絶于路，珍禽奇
獸、珠宝異物貢無虚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禄山性
残忍，多姦謀，常誘奚契丹，因會酒中毒鴆殺之，動數十
人，斬大酋首以献捷。是年秋，禄山大奉兵討契丹，使人謂奚曰：
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禄
山使為鄉導，行至穫真河，誓衆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今之而
獲去賊尚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
行三百余里，契丹不為備，至大駭，乱矣。禄山使人持一繩床，盡
縛契丹，意欲生擒以帰，是時属雨甚，弓弩尽淫弛而不可張，大
將何思徳請曰：兵誌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
張其勢，必脅之，不三日必降。禄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將，請効
死於先鋒。思徳形貌素類禄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取之，須臾
支解骨肉，五畫衆咸謂殺得禄山，奚又背禄山以附契丹，併力
夾攻，殺傷畧相當矣。中禄山鞍橋，鞭纓俱棄，簪折亦墜，独以麾
下二十疋騎走上山，蒼黄陥於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
出之，又戦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虜騎將史定方領
精兵三千追契丹，知械至遂解圍而去。禄山方得脱，十一載
三月，禄山引蕃奚歩騎二十万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
節度副史奉法王阿布思率同羅數万以會之，布思與禄山不
協，遂擁衆帰漠北。

初布思白節使李暐請不行，不受，乃劫倉庫而去

禄山乃止兵不進。哥舒翰與禄山並来朝，玄宗使内侍高力士、

及貴人迎於京城東、、馬從思常衛之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為翰好
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思順常衛之至是忽謂翰曰我
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
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
不同心焉祿山以其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
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
遂肆其忿以報怨誣布思與祿山潛通偽令人遺書於關門
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貞並服誅天下冤之思順與
祿山少狎又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玄宗以其先奏不出至
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廣
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又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為默啜所破請降附天寶元
年朝京師玄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為蕃首祿山
恃布思不為之下祿山因請為將安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
其部以叛後為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
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還於京師玄宗御勤政樓執
以獻以丁壯一千送於貴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
邏祿葉護覩之恐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
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省衛文武官縱觀之
具五刑而見之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毛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
以義須盛陳列以為壯玄宗大悅授慶緒特進衛尉卿張樂以
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上

安祿山事迹卷中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繡宝鈿萬，

特肅宗視其悖逆之狀已露，言於玄宗，玄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琊普界等二人秤一紫鞍覆黄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斷。又見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国忠妬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黠多智，見祿山又猜知其情僞，逆畏服之。楊国忠性懆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国忠言其必反，奏請追之。祿山以玄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玄宗益信祿山為忠，不信山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实封通前一千户，與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莊宅各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群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温為之副。温加武部侍郎，為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燕知怨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三資，第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為好書寫送赴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余人，中郎將者三円性二千余人。祿山帰范陽，玄宗御望春亭送別，脱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侵害之，遂疾驅出關，至淇門，順流而下，所至郡至縣，船夫牽板縄，五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玄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李士張垍草詔，既而楊国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国。乃止，将行也，玄宗命高力士送之于長樂坡。力士帰，玄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国忠曰：此張垍也。玄宗大怒，黜垍盧谿郡司馬。

初垍賛相礼儀雍容，玄宗翔日謂垍曰：希烈以卿代之，垍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国忠，伴之，因以為恨。

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玄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因於向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番將三十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未，使寫告付千年。宰相楊国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奏，既見，未對，玄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耶？国忠等遽走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国忠以祿山表留於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為図耳。国忠等乃奉詔。及国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国忠曰：臣晝得一計，可鎮其难。伏望以祿山帯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貞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番將代漢將諭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是韋見素之言，国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公出自寒微，立居衆上，特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曰：為公实此所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継之。国忠都无一

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因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嘗案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又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於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駝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圍捕令京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超安岱李方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瓊之猶子也連按大獄侍法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余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狡膠險譎且公大人立可欺覩[illegible]初蕭炅爲河南尹以贓下獄課竟其罪炅以爲李林甫所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復爲万年縣丞未幾炅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炅親附之溫先與之善溫揣炅拜官必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至則歡甚炅繼至則聞其言笑之聲甚歡炅問閽者曰吉七郎也炅素與勢侯語畢通謁亦以久矣力士命引炅溫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柰尹此故人也炅揖之與之對坐遂與之相結爲膠漆矣乃引爲京官薦之於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涉嘗逢溫於路低帽以避之溫心御之及翊勸之獄託翊引涉亦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楊國忠善數其取恩及國忠與祿山交惡而溫厚於祿山[illegible]掌閑厩引之副使內侯[illegible]忌之[illegible]玄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illegible]恩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爲

酷吏朕任人不如此行[illegible]所爲令爲[illegible]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群臣皆謟諛[illegible]祿山[illegible]以[illegible]言國忠終疾之狀玄宗方寬於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illegible]致厄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玄宗十四載正月九日丁卯吉溫又坐贓七千疋及逼人士女爲妾重貶端谿縣以令尋杖死於獄中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玄宗竟不之悟慶宗尚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玄宗恐其生變遂歸過於京尹李峴峴貶陵零太守以安之六月玄宗使黜陟使令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歸范陽疑狀漸露懼覩見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嚴兵士於前後戒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illegible]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退之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每疋牽馬夫二人令蕃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奚達珣奏祿山所進駿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甲仗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勑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即先後遣遠計懷矣玄宗稍悟

或云因此樸殺輔璆琳非爲託祭龍堂不實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賷璽書賜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華清宮卿宜加遠奚之策祿山[illegible]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illegible]選祿山聞臣宣光奏宮居[illegible]下不[illegible]聖人安穩還令左右送臣於

別館居數日然後以兇逆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
丹室韋曳落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衆十五萬軍馬步相
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
十五日聞于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奏曰
今反者独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耳旬日又斬之來降不
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伏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
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于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功祿山反與高尚同力贊助及祿山
末年恐事生不測遂與左右李猪兒同害祿山遂宣偽敕立
安慶緒為皇太子慶緒兄弟事莊無事又先問之後慶緒奔
相州畢事慶遂令妻薛氏假称永王第十一女詣懷鎮時過
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
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令嚴莊已背慶緒
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鉄券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
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
便將鉄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
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尚
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李常嘆息謂南曲同鏡曰不危
寧當本事不終而終不守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
後改名尚天宝初李齊文為新平太守李尚高道不士送錢
三万并寓書于中官将軍吴懷宝以託之其年[?]第四宗
授右領將軍倉曹[?]懷宝[?]高力士[?]之[?] 令子師之
無何託安祿山[?] 為平盧[?]書記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

翔等妄解圖讖以山疑慎[?]謀反累[?]為[?]田員外郎乃
隨祿山陷東都偽授中書侍郎偽敕[?]勅[?]為之贊讀
本朝所不忍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机務[?]尚代之仍
拜侍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尚與孫孝哲同日
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為祿山所通因丑狎近
身長七尺勇捷多謀又事祿山出入臥內甚見親信祿山常
因對見宮門俟玄宗之召衣紐無故断落祿山驚忙不知所
為孝哲探懷內取針線為祿山紉之祿山特之常侍祿山
皆先意曲言又嘉悅又善於女工裁縫之事祿山形大肚垂
與衆稍異非孝哲裁縫不稱其身也天宝中官至大將軍祿
山僭逆為殿中監兖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於
西監安守忠張通儒田乾真等攻長安皆受制於孝哲殺王
妃數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又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之
以鉄棒揭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諸將阿史那承慶々緒同謀暮府僚属偏裨更無一人知其端
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事磨礪戈矛稍甚於常識者竊怪
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諸衆曰奉事官朔選自京迴奉密旨遣祿
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燕云莫令那人知那人知擡國忠也
諸公勿疑翌日至城北辞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賈循為
留後薊縣吾[?]李克諫祿山以本兵無名必敗祿山特收人望
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补主宰卸正位今日何惮
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姓老公希皆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々相
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爲ニ隨以毀國家之意、妄云衆養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十人、詐稱獻捷、以車爭衆、遂藏器
械、先俟于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孔目官太僕丞
嚴莊、專居左右、以籌畫所至郡縣無兵禦捍、
安起之後、列郡閑中伏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皆持白
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皆開門延敵、長吏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于路傍、而降者不可
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己來七年余、蘊蓄姦謀、潜行恩惠、東至靺鞨、
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
兵皆在掌握、番以陽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
得者皆釋而待、資給以衣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
皆重譯告喩、夷夏之意因而傳往〱、不祿山悉解九夷之語、
躬親撫慰、由宜威恩、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
節、所況幽薊之士乎、又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信、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爲所執送
詣祿山、太原奏光翽多被擒舁東受降城奏祿山反、玄宗猶
疑以譽嫉毀譖尚之不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翽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
悽慘、見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
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万頃献高漢祖不宿柏人頃王
子勝至云、渡黄河〱水見凍、以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於河中、并以[illegible]索擊破船大樹碇凌一宿而

冰合
丁卯陷灵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蕭菲守瑜[illegible]
陷崇陽、傳太守崔無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爲敗、不旋踵及
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悦、遂除范陽
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塗地、新制常清
官秩、令隨高仙芝効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首至、
平原太守顔真卿、函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顔杲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收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豪傑殺
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者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又以別駕爲長史、袁履謙
前真定令賈深・内丘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
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山杲卿遂謀召欽湊赴郡
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
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万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
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
之首、獻于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爲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度使
西平王哥舒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剌頡跌朱耶契
苾渾林奚結沙陀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二十三部落、皆循
漢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鎮于潼關、

時朝廷空虛夫津要之間懼其承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号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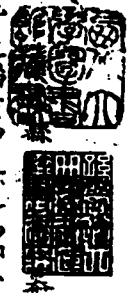
京城誅宗道清河誅翟文慶平原誅郭執自即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誅識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團練哥舒翰擁兵守潼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尚嚴莊曰汝等令我本事皆云必成以逢兵馬若是又成何在汝等惰我不見汝等矣遂誠門亦逐之數日祿山憂悶不知所為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至從容為尚等言於祿山歎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於滎陽曹公頓躓于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新召募烏合之衆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為我敵縱大事不成猶可効袁本初以數萬之衆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尚皆佐命元勳何以遽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浩之言是也吾已絕之柰伊乾真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尚等飲燕酬樂祿山自唱頌杯樂與尚送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雖遂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二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齎獻捷且求救於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亦心害其功遂追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為己功是以承業對奏驟加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于洛陽懸縛於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直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斷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既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一十郡復為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衆於嘉山思明跣足露髮奔于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謀為潼關失守二將帥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安祿山事迹卷中

安禄山事迹卷下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禄山逆東都耆老緇黄劝進，遂僭即帝位，国曰大燕，自称曰聖武皇帝。

禄山起逆之初，童謡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燕燕者，禄山国号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称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鋪白氈者，禄山入洛陽之日，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禄山只得一千日。禄山云：緣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颺上禄山詩曰：象曰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為王，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尚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並人送偽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余人赴京，蕭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能從其根願深，遂下勅云：初陷逆逆，忍彼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載天復地，焉不之蒙，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子勢、薛曉一作龍、常恒、韓澄、井大通、冉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彦、萬並陽自盡。許彦字文班、盧自勵、達于蕭克濟、陳柳秀、李彦光、何昌裔、郝處俊、崔甫等，流于徼外，勿齒。帝曰：均、垍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之一等。因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流于涯州。伶韓公張仁亶一作亶之墓，戮其屍以張通儒故也。張万頃、獨孤問俗、張休並授旧官。禄山令問俗壞太人以鋭十逐廷，終以獲全。余万頃捕

殺皇支方頃及所既兕怵數匕妙谛山出三人者，亦禄山賓佐。

其余文武悉偽署之。以范陽為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隅私第為潜龍宮。

其第本造為同羅館，前後十余院，門觀宏壯，闌閣幽深，土木之瑰奇，究巫之彫飾，擬宮室。禄山表請以一千万貫之，癸勅賜之，至是号焉。

偽節度留後賈循，右虞候程趙謀以范陽歸順，為禄山偽度之副向潤客所覺，潜令送款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禄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己，与朝陽款曲行礼。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之。偽詔數循罪逆，并斬並傳首東都，戮及妻子。以平盧持節呂知晦一作誨為留後，亦為本軍所殺。又加潤客右散騎常侍之職。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没其妻子。五月，奚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于范陽，俘劫牛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留後兼兵數千，不敵。潤客等計无所出，遂以樂人戴竿索者為趫捷可用，授兵出戰，至城北清河水，大敗，為奚猾所殺，唯三數人伏草莽間獲免。

其樂人本玄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渾五百余人。或一人肩一作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長百余尺，至于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竟為奇絶，累日不憚，觀者汗流目眩。於是兇輩殲矣。虜未至前月余日，童謡云：旧来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裏，清河边可冊。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為禄山將崔乾祐所敗。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祕翰守潼関或勸翰曰不 詠国忠為名公若留二
万人守潼関悉以余兵涁… 以漢誅晁錯挫七国之計也
公以為如何翰許之或未有 戒泄其言于国忠国忠大惧
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関兵衆雖多而無後殿万一不
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奴小児三千人訓練于苑中従之
遂遣剣南軍将李福徳刘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
覇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将之焉翰慮為所図乃上表請乾運
兵隷于潼関乃召乾運赴潼関計事因斬之国忠語其子暄
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又謂諸将以潼関三百余
里利在守降不利出攻楊国忠以翰持兵未决慮於己不利
欲其速戦数奏促之賊将崔乾祐叩関数請戦国忠与翰既
不協因言翰逗遛不進玄宗数使進兵出関翰遂領馬歩十
五万与賊将崔乾祐会祕翰造車毡以毡蒙其車以馬駕之
盈以龍虎之状五色相宜復以金艮飾其畫戦之日及牙将
充戦焉因驚駭従而攅戈矢遂之賊知其計積薪芻于隘路
候毡車至順風縦火火焚驚走奔駭焼毡車及薪芻煙焔昏
黒両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煙焔之中遂習弓弩併射之賊
軍抽退日暝方覓死賊我衆従関門六七十里路狭北拒黄
河南是石岸排賊前進不得賊抽軍従南山設疑曳柴揚塵
以同罗習険之騎直透黄河横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
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観軍陣進退之勢于時蹴糧舡在河北
岸左右言取舡渡兵遂将舡一丁余隻到河南岸争渡者不可
勝紀毎筋即沈如是沈者 余軍散走入南関先時于
関門旁穿二道塹 二丈 之際前後奔擁人馬相

籍入坑塡史塹満共士 方得入関陣之既敗也
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 軍視之状若神鬼又見黄
旗軍数百隊官軍潜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与乾祐闘
黄旗不勝退而又戦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
霊宮人石馬汗流又云其日翰与官県西洪涵闘与崔乾祐
相逼翰兵馬多乾祐不过万人為撒星陣十五為一旗或密
或疎或前或却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五千人
列於陣後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
一一自戦乾祐忽驚金鼓巻旗状似退官軍益急忽馳而進
勢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為所薄是月東風吼地飛沙漲天煙
塵相合野中旧積諸草賊皆焚之煙焔徹天昏黒如夜旗号
之色人皆莫辨賊乗風便趁我軍煙塵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祕翰至潼関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事行軍田良
丘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長不叶全無闘志及出師未陣而
潰為蕃麾下蕃将火拔帰仁執降于禄山

脱一字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関津駅関門不守王思礼收
合余軍更欲帰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宜西行避之以為
去就翰上馬出駅帰仁帥諸将叩馬請降禄山後盡異畜事
将未脱翰曰逆胡猖狂偶然一勝天下之兵計相續至羯胡
之首期懸旦暮帰仁曰賊在咫尺豈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掛
賊戈矣翰欲下馬遂以毛縄于馬腹下連縛其脚控轡出駅
翰起握鞭自槊其喉又被奪 獲擁馬就乾祐送于洛陽
禄山曰汝常軽我今日何 伏稱肉眼豈知陛下遂至此
陛下為撥乱之主今 下 在玉門来鎮河南曹

帝見素及男諤摲國忠及人〃 進及男元白ガ六人入
驛起居継出有吐蕃二十 倭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来
過國難請示帰路國忠方ゞ言衆軍傳介曰楊國忠与吐蕃
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忠曰祿山已為梟獍逼
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傚邪衆軍曰介是逆賊更道何人騎士
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即梟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
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為乱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
父子乃得免上令寿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
唯見素父子二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人不
應衍在郁虞候陳玄礼領諸將三十余人帶仗奏曰國忠父
子既誅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即當處置乃迴步入驛倚杖
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真
具述事勢太真曰今日之事所實甘心容礼佛遂縊于佛堂
置驛庭中令玄礼等視之玄礼等免冑謝焉軍人乃悅然議鑾
駕所詣上意欲幸蜀中官封常清以國忠久在劍南恐其中連
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爰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太謀
韋諤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韋自来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
請幸隴西白姑藏一部曾王五涼土厚地殷実堪巡幸各陳所
見都十余輩上皆不可顧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曰太原雖
近地与賊連先字下脱一字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
難不達人意西涼地遠沙塞蕭條大駕巡幸人馬不少既无偹
擬豈見恤惶劍南雖小土富人殷表裏山河内外險固以臣所
見幸蜀為宜上然之即日幸只 太子為百姓所留尋幸灵武
十七日甲午陥西京祿山不雷 南幸故進兵遅也于是

祿山偽官屬等全郁虞兵甲文 春雲韶庫散兵馬被
庭後官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駈掠舞
馬遣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掃地矣肅宗克復方散求
於人間復帰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至東都既為僭逆嘗令
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
天下犀象自南海奔来見吾必拜舞鳥禽尚知天命所帰況
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
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慚懷怒命置于穽井中以烈火燒使力
慫捍壯士乗高而投之洞達胸脏流血数石舊人樂工見之
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于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
弟子数百人群賊皆相与大會於凝碧池宴偽官数十人陳
御庫珍宝罗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覚歔欷相視泣
下群賊露刃持満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
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
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拘於菩提佛寺聞之賦詩
曰方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
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毋崔氏以孝聞累官
給事中祿山陥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音父之賊重其名追
赴洛陽偽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三司類例為太子
中允時弟縉為刑部侍郎太原中允捉表請以官爵贖兄之
罪上元、年原其罪後為尚書左丞営別業於輞川朝散後
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ゞ孤居一室便絶塵累及臨
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別縉書一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禄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　悉兵以鎮西京于時二
京全陷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附馬
楊駙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剥其心以祭安慶宗
慶宗以禄山起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斬于長安并母康氏
寺王人榮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悉誅不附己者王侯將
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嬰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逆
深居高拱殘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莊
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白腹心齊爲讎仇敵矣先是百姓
因亂爲盜竊入倉庫禄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長安三日而
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按連引支證以勾錄
纖剥搜捕爲事錐刀之末無不徵之百姓騷然所在[illegible]
謀日至士庶潛謀已歸知肅宗至靈武皆企官軍相待曰望太
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爲空如是者百餘日京畿豪傑
賊官吏歸者相繼不能誅而役起緩莫能制其初自京畿鄜坊
至于岐隴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爲勍敵其將皆勇而無謀日
縱酒高會唯聲色財貨是嗜不復前西進之心故肅宗得來其
弊蓋天所命也
先戚於王無不寫服衣冠士庶歸順于靈武郡者繼于道路家
口亦多避地於江淮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衣
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兆矣
其陷賊州郡賊軍所至則爲之〻〻所遇去則相共扶賊歸國又
覆十數度至于城〻爲墟焉　文肅肅宗治兵于靈武

人心益堅矣禄山以恚眼疾目昏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
事不如意即加箠撻左右給役之人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
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
禄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禄山
左右閹豎李猪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聞大義滅親古曰
子之間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怯懦憂懼
之際遂應之曰兄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猪兒曰汝事帝皇鞭
笞寧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
殺禄山嚴莊慶緒兵立於帳外猪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斫
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禄山眼無所見牀頭常着佩刀始覺難作
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
血流出掘牀下地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
言於外藩禄山疾亟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
之於慶緒僞即位尊禄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
咨之
猪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禄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
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禄山最信之禄山腹大每着衣服
令三四人擧腹猪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玄宗賜禄山華清
宮浴猪兒得入宮與禄山解着衣裳然禄山性殘暴鞭撻猪
兒最甚遂有割腹之禍
禄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
殺僭竊三年〻五十五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以肅忠等於香積山寺汾陽
領軍從城南赴京都二十八　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

妊十月六日文〃東都安門　來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
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〻〻〻　緒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
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鄉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向
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怕趙范陽
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衆謝前來至衛州則無人
輙見及至湯陰陵分散過半從來去者亦止迫相遠慶緒知
人心猜攻求敢詢問至相州雖散累盡痰卒後一千騎士三
百而已至滏陽縣暮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走卒一百万軍
馬三百在滏陽虎猾慶受死地請諸弟曰二種是死不如刀
頭取決遂与慶和等三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
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礼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一時
分散慶緒遂分八道取〻奄稱破光弼思礼兩軍收斬万計
營幕儀然天假使便然所欠少况回鶻已走立功不難其先
〻將士仰於相州屯集限取月二十六日前到取來月八日
再收洛陽諸賊知河東救師逆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
相州慶緒改相州為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河委薛嵩
訓練新旧以三万餘馬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偽蔡希德以
其衆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至道塗復及
六万明年十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十六万至衛州
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万来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時以弓矢
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并鞍墜馬誅擒慶緒大敗過夜走歸
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嵩訓董秦等二十一万衆於相
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〻〻　日慶緒以五万衆則陣于愁
思岡賊衆大敗〻〻二万余人　〻〻又下四面穿塹圍之慶緒

以殘傷出戰多　擬助郄入　〻〻史思明本為慶緒北鎮幽
薊及慶緒京陝西敗洛〻〻〻〻思明救鳥承恩却背國家慶
緒危急頻使求救于思明〻〻〻〻乃引軍来援兗徒既出燕州
乾元二年思明于魏州僭稱燕王年号順天全軍屯于楚王
橋使李歸仁以精兵一万尋山向北汾陽以勅賜刀授軍平
明引軍騎賊〻亦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偽滄州
節度使張令暉兵馬使范秀嚴流血積屍填谿溢谷歸仁乃
歸滏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惧汾陽以諸將破衆思明謀
議不同汾陽与李〻〻〻同謀引安陽河水浸城遂築堰開渠
而浸城〻城中無糧〻路餓死者衆思明遂領兵来助救我
〻〻官健决我衆饋〻〻欲衛尉縣燒糧車五千乘駐却牛万
頭霑健走脱者一半〻〻〻二月己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屑
朽木淘馬糞飼馬官軍〻〻道路斷絶徒甚艱汾陽与光弼所
言不協遂列大陣于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漳水上官軍初
勝且擒救傷甚衆思明于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
蕩風起塵埃晝〻〻〻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為賊徒大至一時
皆潰資糧器械〻〻〻并汾陽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与諸將結
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相州慶緒
使人三十里外將柘黃衣以逆思明申誠請册思明曰不用
衣服即當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河七里以来逆見思
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迴馬捸行慶緒從馬當時分配安置偽
刑部尚書孫孝哲侍中〻〻尚兵部尚書崔乾祐大將已下九
人並在鹹湯祇候恭賀〻〻〻〻後九人一時處斬思明沐卒
于合河之陽思〻〻此下馬郵〻　〻折前東西而立數〻慶緒

凡數百言末 何務阿爺 又慶緒西面縊殺之諸
第四人並斬祁慶緒夫 云渡河野狐尾独速明年死
在十八日又云胡絶尽 後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當䏁時作思
明將士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蓋懐祿山旧恩事臨発慶緒
降衆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太半餓不行主並令安
太清等養育之數内三千三百人是隨從慶緒者亦殺之食
後方得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
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為史思明所
殺其後併於思明、、後謂大燕以祿山為偽燕令偽史官官
撰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屍以妻康氏並招魂而
葬之所謂衣冠者也謚祿山曰光烈皇帝降慶緒為進剌王其墓
誌叙述尭逆語非典実所以無可取故略焉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名窣干玄宗改為思明瘦小少鬚
髮深目鳶肩性剛急与祿山同郷生較祿山一日思明歳夜
生祿山歳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驍勇聞解六蕃語同為牙郎
以欠官錢走入奚作為漢使得免後詐殺奚節度使張守珪
以思明殺奚功奏授折衝与祿山同為捉生將去無不捷累
拜大將軍及祿山叛逆遂為祿山攻城郡縣所向無敵始自
一卒至平州刺史收河朔戰力驟至崇秩畏威懐德雖死無
二後慶緒殺祿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栄國封嬀川王思
明自已懐計而常惧賊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
喜形於色尋以八百 [illegible] 本可北封帰義王范陽節度使明
年改乾元元年戊戌青 [illegible] 思明為思明副思明殺之後
又諸將圍鄴 [illegible] 州思明 [illegible] 以汾惧我軍之救會潰畢

以魏州来降 [illegible] 律新廣 [illegible] 達代蕭華思明来兵劫
到以手擊光遠光 [illegible] 明年即元年己亥正月一日
也思明於魏州自立 [illegible] 王年号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
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兵於合河口慶緒兄弟至皆殺之
併其衆廻至薊城集條屬諸衛克捷自為天假智略心亦以
為然乃立宗廟社稷謚祖考為皇帝以妻辛氏為皇后次子
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懐王諸子皆為王以礼招魂葬
祿山置符中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書局通為檢計之所識
者笑之以范陽為燕京命洛陽為周京長安為秦京置日華
寺門署衙門樓為聽政樓節度廳為紫微殿又令其妻為親
蚕之礼於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為命婦燕薊之地不聞此礼
讀者填街塞路燕薊間 [illegible] 土都不識京官名品見稱黄品侍
郎者白黄門何得此郎 皆此類也其年八月又將兵南来
九月又收大梁陥我洛陽東洛佛事皆送幽州以旧宅為龍
興寺而崇飾之思明本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
驛宣示皆可絶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贄以徐賦
勅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一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懐王一
半与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為一半与周贄一半与懐王
則身声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
又題石榴詩曰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割
破六七千箇赤男女帰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妝羊胡
鵶怒滄有十州之地 [illegible] 不法人不聊生了姓嗷嗷皆埋官
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 [illegible] 山救續光弼於閻善言明
使其子朝義 [illegible] 至永寧驛西使鉄 [illegible]

鋒至姜子嶺、又亦皆拙劍思明大心胡
義与諸將並欲拷軍、前此不自安思明居驛令心腹
曹將軍擊刁斗防衛、廃朝義將駱悅蔡文景与朝義言
於姜子嶺失律今日害王王何自謀悅等与王死無日矣言
因廃立之事曹將軍亦願為之欲喚共謀大事如何朝義曰
勿驚動聖人善為之計使許叔冀以男李常以其命、曹將軍
至駱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怨恐禍及己乃不敢拒
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擇甲詣驛思明侍衛怪其有異懼曹
將軍遂不敢動思明〻、夢覺據牀惆悵思明性好伶人寢食必
致左右伶人以其殘酷皆怨之因問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
・沙上群鹿吾逐鹿無吾逐二字及水遂見鹿死水言畢如廁
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　者命也祿以命俱矣俄傾駱悅以
六入問思明所在未□　以匕首挺救數人因指如廁思明
知事變踰牆至馬櫪鞴馬將乘之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子俊
射中其臂落思明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思
明曰我朝來語錯以招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
安終歸汝事今雖殺我汝不必成因急呼朝義小名者三莫
救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我父之心因罵曹將軍此胡誤我
我負汝何事而行此逆李悅等叱左右擒思明回赴柳泉驛
乃迴見朝義、　曰莫驚聖人否輒曰無之周贄許叔冀軍
在福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贄手震下坐見季常亂驚駭
義乃領兵迴周贄許　與許季常赴恐贄厭於己駱悅許誡
笑之敕於柳泉驛　蹋朝義之命以常縊殺思
明迄殘其屍　必自立號類聖朝思

明之節乎也、
京留守尋為高鞫仁　言執與等以通儒將何史那承慶相害以燕
不敢而奔洛縣鞫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是羯胡盡殪小
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衆以鞫仁為
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偽太常卿李懷仙為御史大夫范陽節
度使復殺鞫仁衛門自春至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
尚書隴西郡王寶應元年葬思明於良鄉東以崗是月王師
克復洛陽朝義敗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
懷仙侍中走至莫州懷仙不敢入莫州城取道北走將投奚
十二月李懷仙以范陽歸順遣兵擊殺朝義於城東函其首使騎
年心濟馳獻於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燕
計尚書封武威郡王以　函州節度使薊門遂寧思明以亂
九三年己亥三月殺安　緒僭三年至史朝義寶應元年十二
月為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羯相繼亂於此　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
月犯順史思明男朝義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為李懷仙所
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而燕始平

安祿山事蹟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唐姚汝能撰汝能始末未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官華陰縣尉未詳里居則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元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事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搆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記述頗詳世所傳祿山櫻桃詩即出此書葉夢得避暑錄話嘗摭以爲笑其瑣雜可知矣

僞齊錄二卷

〔宋〕楊堯弼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僞豫傳一卷》提要

僞齊錄卷上

從政郎楊堯弼

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佐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盂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禮部與差遣遂黜爲兩浙察訪抵儀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使張慤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遷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忍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使山東豫遣子承務郎刑曹掾麟部兵出戰爲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陷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叛悟焚書斬使頭之又以賂陷悟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悟反悟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即建炎四年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爲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僭之閒僉爲附會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貨陰賂金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僣立而撻辣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乃雲中府）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
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
於北京以前宗正丞李孝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柬權
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爲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
馬知濟南府以前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
爲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瓊爲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
京以東京爲汴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
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爲雲從子弟應
募者數千人又以郡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
衛官曰翊衛曰勳衛曰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
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同以李鄴
李俅李儔鄭億年臣豫除儔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冬十月甲午遣李純等奉冊寶冊母翟氏爲皇太后妾
錢氏爲皇后民間房錯以十分爲率五釐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
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
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以後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馮長寧叛我附豫
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俅賜殺令
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
雙丁籍出爲戰軍每月兩點集呈驗甲試弓馬合格者
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五軍單
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錢糧器
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

散官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請
給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云劉豫是
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
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即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
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於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釁爲害
不細斬首號令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
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從李儔知
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眞道錄
王從問捧表請遷都於汴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
張柬罷以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
日暴風卷旆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
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
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於宋舊廟尊其祖曰徽
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從弟益爲

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簽本府十三軍以參謀統
制機宜幹當（幹擬辦本非幹）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揮使
上中下三等守闕上中下三等效用將雜入材置諸左
右麟嘗語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兼兵柄
幕府從事皆闒冗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
失色已無生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爲
龜鑒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亟夙夜思
慮苟有便於國家無惜見教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
進遷都賦其略云炎祚燼生闕主用闞與鋤忠良又進
國馬賦其吠堯之言大略云蠢爾蠻荊弗賓弗庭固將
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撤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峻康
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盡將窮丹穴越嶺
徼東胥混祝融之區聲教㦤弁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
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

馬放牛戢戈櫜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文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倘然自前朝之季上僖下嬉息意監收國家創業力為殘敝生靈除禍亂圖康濟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務休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貫有補於馬政視前可減二年磨勘琳示無言不開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貫王涯盜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於山林中遂以劉從吾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山陵及金虜賊盜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塚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有偽詔使子麟代謝於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為宣節郎忠訓郎為昭慈郎忠

翊郎為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諡曰慈憲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賜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都人多竊笑之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甯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賦條式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之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御大略云來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雖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斯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弊放分數方用之高下上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鑾輿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於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秋九月豎偽詔誣汙鑾輿不忍具載其略云朕膺受天命既作民主遂竭其勞勤撫治中原數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閔其陷於僭逆之邦豈不

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兵且冀趙（指斥諱名）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於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方獲聽許朕所以施德於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為心勉即大位彼儻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國都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際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蠆之毒有收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為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擣僭壘俘其罪人布宣德旨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於王師繼聞車
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
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
散榜文託以虜王死爲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萬兩大銅錢五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
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禽麟麟南歸共徒首之悉斬於汴
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覲知淮甯軍冬十一月民驚子
者官以貫百收稅有告李僞馬丞相張昂豫以僞江南
歸附降五官號州盧氏監酒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
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爲講武殿
門爲講武門改安上門爲安衆門朱雀門爲明目門景
龍門爲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權
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鄉軍

三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中路由壽春取合肥麟統
之李成關師古張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
定遠以姪劉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
僞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
隨汝軍知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
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間失
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歸正已後散走者大半喪器甲
交鈔非須僞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猊爲庶人免劉
復官徙劉覲爲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爲南京路留
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爲清遠門是月有羣梟鳴於
後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
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以前進士在東平應募使乞立
豫張浹爲皇子府准備差使是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
德門右掖城宣德字豫遽命修之秋八月遣宣教郎戶

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南京草場游河乞兵金虜
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爲辭既望順昌府報
舊旗到京據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酈瓊等全軍
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衆歸附以戶部侍郎僞皇子
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
日到京以酈瓊爲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先時爲北京
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僞皇子府
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徐或諸州軍馬鈐轄或遊擊
淮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甯再乞兵金虜冬十一月
王貨平康鎭濠賽官貨百許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
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速累因捽
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爲狂士
王子斬於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
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於東市丙

午金虜廢豫爲蜀王虜主詔敕曰敕行臺尚書省朕丕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
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都迭今八稔
尚勤吾戍安用國爲(闕)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
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
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
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
所司盡下元帥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
長施行仍布告遠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天
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川淮之敗
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度淮遣韓元英游
河乞兵特撻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酈瓊叛我又令馮
長(闕)以酈瓊等與王師將欲取進事亦聞於虜酋於是

金虜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濬滑之間求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悉禽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人羸馬駝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虜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惑眾聽稱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斂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活作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力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者九十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朱緋紛紛者皆是中閒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並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偽皇子府差使敦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污淫有至於此在偽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髫齔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掊剋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碌碌無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能得士卒之歡心待下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捕餘待之若無物覩至今忝其任便居住偽后錢氏宣和閒為御侍淵聖時出宮娉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為賊虜錢從賊夫為人所殺賣身於豫為鍼綫婢故舊知宮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岐毛滂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十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蜀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偽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已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號位宜乎授能適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殘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與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埽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肆亂自啟釁階陰結叛

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變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或示涵容乃復敢匿逋逃奪大彊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為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惡奔淮嗣子哀明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交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眾以犯營暨罷才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造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明神迺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附彊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常共息民不料腐儒難勝重位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之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濟身之計提兵入衞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雖難

濟人豈無情方在般憂樂於僭號心之辠禍於此可知
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邊夷重念斯民亂
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者爾
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步馬軍
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州棣德滄
等州劉豫夙抱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愍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措然
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牙牧
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襄
救亂之謀必挾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盡乃力穡
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
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蟊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

一心仰戴宜即治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
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
集吕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
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
哉勿忽朕命

僞齊僭立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盜起弄兵之
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甯)干戈互動耕
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荊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爲之灰燼

原野厭乎流血滿壑塡於燄散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
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予之無辜冀上天之
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
承此任自念夙猷寡陋家世則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
始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屢乞退閒竟無允命提
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幷年殘著錙銖之效雖近
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效而歸敢
有懷他之望顯冊者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
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
屬之州列參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
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
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謙而欲避免膺位號
若負剌之不遑雖非大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
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

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悛於餘風
詿誤多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
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
隆拯溺救焚何以樹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助力士庶協
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僞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
遠近官吏士庶耆老奏集冊慶無以能副衆勤誠惟極
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更賴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
陋共圖永濟

僞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
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

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
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
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晉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
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嘗
輕議旣而寇盜衰息强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帖謐宅
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
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寧孚羣
聽已定明年春末還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
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
慶傳乃祖德及於民啟吳越之王封衛斗牛之瑞氣名
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
創業緊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
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褘衣褕翟遠稽周室
之儀椒屋蘭闈靡效漢家之侈盍遵典禮匪徇私恩於
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
之意書稱媯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
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敕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
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備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
閭閻之閒蓄積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

術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
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
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
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
情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孫於福壽
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
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刪修十一稅法

刪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
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給事中馮長甯
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
郎權給事中臣馮長甯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
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三十二件竊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
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
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守法秦漢而
下隨時更變其閒雖或輕於什一而取倪然更賦之數
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
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有
數年之儲不循古道視爲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
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
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
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
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甿日日滋甚當時行
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

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制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囚拘因至於貧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擗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令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爲盜滅亡之由可爲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若有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則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爲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爲循良化呻吟爲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爲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宜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緣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姦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

惑厭苦者乘之肆爲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山不耕毛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諸佃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計所闕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己物豈可謂盜紛紛藉藉類此者多扇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行稅惟今之稅尤令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寵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爲民閭治安養軍兵武人習教馬甲器者所以爲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綏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猝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此豈

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版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牒請恭依聖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　李鄴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　范恭

奉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張昂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僞齊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道朝廷所行政事令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昏庸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

滯塞嬌女多遺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兄弟妻子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闕)不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然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愼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愼賞罰勸恤鰥寡昔日强暴爲仗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爲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私稍足內外康(闕)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若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遺孽廣王孩不念宋朝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遺遯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脊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南逃來歸附聖濟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

舉今略陳數端廣王依前倣傚宣和間有所寵內官馮御藥等今悉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鵝鵓鴿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五軍將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又往往爲諸路鎭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部至有顧賞要女質當諸敕爲路貲歸者彼方有市語云叫量珠便能圖五千索直祕閣二千貫且通判足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北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致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顧身

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人戶田產並諸雜之物以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三十七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撥造物鄉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縣一兩遇閏年人丁數自有升降據元認定數自加減數催係於應減人下上科又撥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十畝納稅每畝依例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百八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職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爲名根括科斗不當告訴貧乏雖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戶名種類閒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便行得苗頭科斗）苗頭未已有行折八（謂人戶合納斗子斗斛人折斛）

（謂米入升）折入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姓乙家也）大姓竭矣又曰謳實（謂豪富之家本是被方差遣作匿）謳實虛矣又曰均數巧作名目多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窮困江南剝剝下民有至如此去處並放稅五年赦偽計張挂宮中已催人戶要納稅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貫出鈔多即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指揮下淮南台諸處人戶歸業或請田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有新歸業人上縣李溫逐日被光山縣句出打行竹自

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溫言我在馬欄橋住閑
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進日
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
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
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人行貨
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
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三百貫街市
祗買得七十貫文括飛一行軍馬飯食亦是江南均貸
處虔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
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了
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爲
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爲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兵
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爲害又令蘇秀
等州人戶轉船斛斗往楚州送納民戶諸處一石祗得

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買家業賠
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
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
指揮要於江北上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
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
皆罷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
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
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
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
錢便罷行戶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
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
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
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
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上罷省行之意

乃是如此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
橋調發者千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
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
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
河防危急理須逐急差發尚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
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
以前蓋謂終妨民務農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
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
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
靈為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
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上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
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謬科於若下者即皆斷遣
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湖水
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剿捕及江浙亂地

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
行在京即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即沿流十里除桑柘果
實墳塋林木采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
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所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
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可除即民間久
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
後物貨難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造平准回易務於
諸路使在百難以買賣不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
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
無止濟為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
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
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
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貫出錢多即至指揮不用
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虜

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特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爲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爲賄賂下民易欺瞞受其弊今主上並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甯誡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承永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爲民之意可見其餘元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爲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敗年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爲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爲生盡心爲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愛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僞齊錄卷上

僞齊錄卷下

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膺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瀕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彌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尋踐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予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遐處咸使知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僞齊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係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以來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缺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見不齊爲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國保民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是爲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

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通霜露既
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
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奏訖奉聖
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
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靈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
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
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令下
元帥府可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件不得令士庶軍
吏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
便

一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
有從合役至窠坐一切仍舊其餘年老殘疾人等
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濟處
所酌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餒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
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
走婦人准上施行祇據元將引去見女卻行分付
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並聽自
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
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
願隨處住坐
一現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
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
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
姓名申覆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有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歸投
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
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臺
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宜行昨
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
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
到日即速徧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

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恩再淡之意及思
多歲不獲寧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
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
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
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
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卻有執迷不
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
廢齊阜昌年號爲天會十五年一應州府縣鎮大小官
員并勒依舊句當有所見今禁勘諸公事並續有詞訟
及係官錢糧諸物文章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
不得其間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左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左副元帥魯國公
都　元　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張孝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
臺尚書省左丞相
一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女眞溫敦師中行臺左丞
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一契丹禱哥太師戶部侍郎
一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一燕人王犁左司郎中

一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一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一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一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一被虜宗室趙子潡汴州總判
一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一僞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一僞齊左丞范恭知淄州
一僞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一僞齊戶部侍郎馮長甯戶部尙書
一僞齊吏部侍郎兼禮部鄭億年吏部尙書
一僞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昌節度使
一女眞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一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
一契丹韓容爲都城巡警使
一僞齊司農寺丞周遷權同知副留守
一僞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一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
一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
安撫使
一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一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一慕容隨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一王彥充知亳州

一李世輔蔡州同知
一趙榮依舊知宿州
一李師雄馬軍都虞侯
一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一靳賽相州同知
一趙四辰依舊南京副總管
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
一酈瓊依舊知拱州
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一僞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
一僞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
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

明命矛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知略英姿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茲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非以陶邱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督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戸實一千戸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知恩 云云 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圜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關寇賊以至朝市披荊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讐損己便人以招集散徙亡寢亡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覲後日受知於上國至開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有感洪恩自得淸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捐捧讀於訓詞若恭聽於御語溫其如玉煥然如春星斗輝煇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顥大哉之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長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赦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差臣無任 云云

僞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宇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祿祿之士詞意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夫劍斷白蛇口標赤幟販繒屠狗之輩率於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擘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旣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

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爲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鷙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臣相去萬萬而劉氏兵窮力促國勢頓蹶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循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求窮伐成則爲君敗則不失爲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禍眞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況彼爲人主者哉陛下獨不見張邦昌之禍乎此亦非而奉衍聖退而復辟猶且爲齋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爲陛下果欲此議以通

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
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强
敵難塞之賂加以宂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
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發狄之貧困於會稽反
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
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州之饒南有二廣
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
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保齊若不
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
閒不容髮大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
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僉而從
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
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深也一旦猶且
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

賴大金威惠國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
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
之師所乞者再四益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既無物以
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
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同金師僉十州之
民功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
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
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
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
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尉北躬親戎馬平一天
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
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
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
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誠定之功

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
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條陳之
兩淮之廣脅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
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
險環有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
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
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爲也若
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
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
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附越
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
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枉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
之癖雖有政事當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
位怯於鬪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

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
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
者是數子輩皆闒茸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以
相識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
倉卒之變其君惸惸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
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亂尤注意在賢
將彼用者第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
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
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毛髮功
僥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
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各以
權勢相尚互構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使率先不
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
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役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

衆招儆悴之大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横之氣開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為念務聚自傷覷覷而後行逡巡而畏縮俛僶一他屢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天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闇弱之資孤立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光閹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則用為先彼用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開日之粟兩浙之開賦斂横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詔曰故承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乂嘗巳求賢就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奇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緡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蘇舒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日齎緘辭肝膽百拜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膴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禍未能盡節以宣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為也臣自太原失所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於國不亦奚為故臣亦隱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默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志未及遂謀

未及成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為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偽命扶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還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北口況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偽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為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昴者因詣金國上書歸偽齊後以醜言訐劉豫大概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回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韲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以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為大不道復有詭道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盡十事以成書使間行闕下速以進獻其如後

一臣竊見偽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傑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國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遝又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綃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為今之計莫若肸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介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慣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慄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偽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

酋長及金人齎僞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
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鎭撫二廣懷德深洞通
情交趾覺察姦虞不勝至願

一臣見僞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僞齊四議之
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
爲行軍謀主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曹
濮登萊濰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十五萬五千及遣
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呑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
係海州人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
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
敢爲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畢詣行闕備錄聞上
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竊見僞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
人以爲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

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
謀遣僞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
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
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
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
爲淮王王所貽以僞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脣齒之
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
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微賂又何
足以較其得失金以利通其心不知其詐卒以渤海
漢兒等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閒謀和好食息未嘗忘
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爲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
皆所僉淄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鑒神武堅志
待敵愼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
人失望知劉豫之詐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

悉具於次

一臣竊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
昌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餘軍都制置李
成以謂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
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爲未
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
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
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攻鎭江拔其城以軍
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揚宿遷臨淮經達泗州
仍遣兵東下劫糧海蘸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
所經歷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嬌以金人欲令
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蓋陛下
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人人之重
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

不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
一面和議息其軍心得其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
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
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堅討賊之誠
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一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孛堇以握
兵權而潛蓄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
黨而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府闍辣龍虎與諸
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
知所以援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
自今年八月內孛堇乃盡率西京許潁等州援齊之
師與闍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
力攻擊川陝蓋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
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孛堇屯兵駐河南

等州兗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李董稱軍衆已行事既有成難以更改行下僞齊照會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兵五萬謀撓淮南爲少安之計其實恐陛下西顧也伏願陛下招謀謨大臣謀行間於内外守與川陝先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絶李董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陛下裁擇焉

一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道到海船統制徐文下使臣闞中等齎到實封文字前來僞齊投納徐文元任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准備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兩浙江南等處責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

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温宋穩統轄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准備願賜驅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僞詔寵除徐文防禦使兼通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犯通泰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爲陛下患之已先次令人陰賫包德透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闞中等匿其僞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縱徐文官兵得到僞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沙等淹口擺泊實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爲速賜措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僞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高義遇以非常之禮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僞齊益厚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闞闞道張元英蒯挺高勳董昌言仲虎數輩頗練介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蒯挺厚常陰與之交因詰其所謀之事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爲之備也一日蒯挺謂曰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來云酷好黃庭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矣近得庭堅墨迹廿餘本令導王等倣學務在精眞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欲遣蒯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豈眞墨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忖度陛下鑒宜和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緜毋專好何其人閒有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於金縢之匱中及諭諸大臣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口尤不能爲非而宗廟社

稷有託臣雖事僞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鑒之

一臣嘗謂筋幹鰾膠丹漆與夫羽毛皮革觔角鉛鐵之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絶金人所患不能前往比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屬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處置通貨場既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萬數浩瀚製造兵器不便於賊臣重爲陛下憂之未識國家何以不爲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有無懋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深遠艱於覺鑒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爲我之宋朝以斷此不爲之計以說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買及以防姦細爲名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

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
必非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儻有利於我彼其不爲之
禁者哉兼近來海船舟船其數甚多其間豈無探我
之情者而所在口岸循習爲熟恬不加慮訪問南朝
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北濟不以爲防則雖
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
爲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
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
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於僞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
一日李鄴私訪臣曰天于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
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覩職事被
虜赴僞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況我輩乎臣
勉之曰身服宋德厚於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

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盡
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輕其權
伏願陛下察諸陷投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
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
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
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僞齊優寵至厚舍此
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一臣伏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至陷穢而
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逆平百姓
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河
東河北除太原眞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州不過
數百人懷驕攜貳易於翦滅宋軍但畏大鎮軍馬未
敢與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僞齊其實權出金人兩
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太師鄆州蕭頣尤

爲凶熾臣爲陛下陰用燕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
州以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者皆陛下
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羣爲內
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
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僞齊而暮爲
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
昻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逆意
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遲桑榆之光
深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進十事之端口
口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
之恩賓就有人巨君可斬取乎[illegible]於新室卽伏罪於南
陽伏望聖慈特垂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
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李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
劉豫致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
之約得公在庭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
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失矣願公視事
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尙書事益爲陛下生靈而起
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
天鑒之。

右僞齊錄二卷無撰人北盟會編以爲楊堯弼今
從之書的系南宋高宗時人撰中有趙構注指斥
御名四字可證此徐星伯先生治樸學齋鈔本訛
錯尙多別無他本可校先以付梓江陰繆荃孫跋

僞齊錄卷下 共字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一箇

僞豫傳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楊克弼撰述劉豫降金僭號始末其序稱以豫逆臣不當稱僞齊故削其國號而名稱之以示貶也傳中載豫阜昌八年遣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乃改差韓元美是克弼亦嘗仕豫豫廢後乃復歸宋耳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逆臣劉豫傳楊堯弼楊載等撰與此本不同克堯字形相近未知孰是也

徐海本末一卷

〔明〕茅坤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海本末一卷》提要

明　歸安　茅坤　撰

嘉靖三十五年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略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寇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盖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拕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將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抗援兵而海等當寇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窺金陵氣志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徼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棲相犄角居頃之海圍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當湖五浮

之間而襲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間兩公方擁兵壁
近郊不復敢窺杭於是徑署峽石越阜林出烏鎮以北
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既獲諜
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為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
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
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
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即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
及之於阜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
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譟而前提督阮公勢急

急於是走輕河入保桐鄉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
等迺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
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奪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
絕餉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餓而賊
遺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
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
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
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
去會火藥盡霍貫道與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

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illegible][illegible]
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illegible][illegible]
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圍
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而自
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為戰守計先
是公始為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
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
堠而戍者人言汪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
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為策者

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汪直友善者數輩
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峯款定海
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
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胡公策曰直與海雖順
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
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開桐鄉城
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
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
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

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龍闔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疏釋其界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陰令管中盛兵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從也海閒遣酋玄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

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驁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徇城上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皆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繩索圜撞竿所繫故竊處竿至即縛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煮鐵汁灑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如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

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且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僅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阜林之敗逡巡惶

怖不敢逼而公業遺諜驪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柰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謗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即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塡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

下邑擊他賊胡公亦問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國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迺曰遣諜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柰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諜諷海諸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奠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

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邀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欵於公遂發故所戰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劒數十種並以輸公而間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郄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說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隷葉

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贅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譎其書避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起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

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運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

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鬬心故其氣日奪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刼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日夜謀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賺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

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鬬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得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算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欵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閒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

城中以求欵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欵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愼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灑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欵猶胄而入屬嚮者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鬬謀不勘兵

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鷙難卽破亦保兵猶逍遙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莊卽儆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喧然譁諸公輩何不擣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今自解去顧爲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覺且肘腋閒胡公因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嬰時公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

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絎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遣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瞰之適海惶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

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猜而鬪海中猜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鷙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從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踊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

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而下咽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紖纆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封羊家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慾也乎善哉友人[illegible]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觖觖不量彼己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卒豎忍紓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緩急合

兵變者也雖然公閒襟多自喜嘗欲做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汪直兩人者爲弋媒於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豎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掔公手曰不殺海我輩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紀倭亂者始於廣寧伯劉江載之永東日記迨今嘉靖三十三年之亂范表詳其事後總制胡公所述汪直徐海本末予因次第刻紀亂則中俾後之可以考

也乙丑三月再犯倭警興之邵邑荷大巡溫公之威嚴身冒天石將士協謀彰除殲次吳民百萬戶得以安枕者非其功耶因附記如此別有所錄是歲陽至日謝湖老人漫筆

徐海本末終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徐海本末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茅坤撰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坤好談兵罷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爲胡宗憲招入幕與共籌兵計此編乃紀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事皆所親見故敘述特詳與史所載亦多相合袁褧以此書與汪直傳合刻入金聲玉振集中題曰海寇後編今析出各著於錄焉

汪直傳一卷

〔明〕□□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彙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汪直傳一卷》提要

失名

汪直歙人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遥哉直因問其母汪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旁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峯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汪汝賢義子汪滶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勦之無子遺者而聲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米百石直以爲媾大訴投之海中從此綮

中國頻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禍舟泊列表參將俞大
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且
渺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
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居薩摩
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
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
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
浦黃巖昌國臨山崇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
虜掠女子財帛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塡溝壑者亦且

數十萬計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爲計技謫每
殘破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汪直之叛
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時
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主謀者且賊酋來者
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主謀無疑先是間使徽
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是出之豐衣食潔
第宅奉之以爲餌而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
其實注意伺察直也上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
正副使以行公以密計授洲等曰汪直越在海外難與

角勝于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
可成擒耳又曰汪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
裨雜種侵軼我邊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
要須宣布皇靈以攜其黨使窮寡皆知向化則直之勢
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洲
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倭酋董二一被擒訊道直事甚
悉與公所料不爽毫髮中外始曉然知狀于是上以公
灼見禍本降璽書褒勞而閫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自
規羅盜密御史金淛陶承學文章請立賞格有能主設

奇謀生擒汪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詔曰可嘉靖
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汪滶道以移諭事滶
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
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各館見洲等椎髻左衽
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鐵擁洲等心動坐論鄉曲設酒
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總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風
波無恙直據席曰直海介逋臣總督公不曳尺纖率而
約之而遣勞訊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稱
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爲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

之聽誤矣直爲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糾合倭夷殺人劫貨坐分鹵獲而爲之辭曰我非爲盜者足何異于昏夜操刃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鏊洲等曰總督公總領官軍十萬在以鎮溪麻寮大剌土兵數萬艨艟蔽海戈矛兩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螳螂臂以當車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扳足下壽母令妻子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

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此風聞外夷隨其頤指者頗少變而叛貫倚直爲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母妻爲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恙又竊喜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爲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算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汪汝賢汪

激何陳可願回至寧波請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過洋入寇矣今汪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百餘據舟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勦之誅滅[illegible]公疏上功次犒賞有差汪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耳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公乃

謀之汪激等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試慇懃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汪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汪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敗沒以爲縱不如

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夥洲
夷遣汪滶葉宗滿等率銃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
洲王入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等
慷慨登舟釃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
須謹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豫調俞大猷于
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汪滶等從事舟
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
兵刃伐竹木爲開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將公討
已定仍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已知直爲金魚餌力

俱非胡公敵乃顯詔汪直既稱投順邦挾倭同來以市
貢爲詞胡某可相機設謀擒勦不許疎虞致墮賊計公
奉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方略密調參將戚繼
光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水陸要害星羅棊列
魚烏莫度乃以夏正等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
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
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況死生有
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
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汪滶葉宗滿

先遣來見者連牀臥因佯醉語諸將詬戰書十餘篇于几
案汪滶等竊覩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汝
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辭吐漏汝汪滶
等竊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子澄囓指血寓直書云
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
卽許谷關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
勝乎空害一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直猶
豫未決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
望乃閉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

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高祖見
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柰我何乃曰部
兵無統欲得汪滶攝之公知海上諸賊惟直多智習兵
久難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
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滶往直乃欣然詣軍門
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
三司諸大夫參議曰汪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
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
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求歸仍欲挾倭而求

市上有干乎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
爵提斬罪猶有餘辜公具疏上請得旨斬直于市梟示
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汪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
遣遠充軍汪滶出洋爲颶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
奔聚山谷公親督官兵掃除黨與皆絕嘉靖三十九年
二月兵部始以封賞之議上請詔曰大憝既除海氛已
靖部議報謝徐徐何也胡某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
者陞賞有差

紀倭亂者多矣惟范表之述核而實始末具見范晉
軍於浙故知之詳賊首汪直竟爲總制胡公紿至杭
城於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斬之梟示於浙偉哉
其功耶讀秋崖朱公蠙餘漫錄與范議若相表裏焉
夫一夫作難傷生困財流毒於天下東南之憂迄今
未息其厄運由諸天乎人乎漫錄悉之矣汪直叛逆
之跡不知述於何人直自謂弧矢星擾亂兩浙杜陵
所謂四海十年不解兵豈其人乎因附其傳傳於後
俾有所考焉是冬除夕日袁生漫記嘉靖戊辰秦昭文茂海鷗較梓

汪直傳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上及總督胡宗憲以計誘殺直事所以歸功於宗憲者甚至或其幕客所爲也

劉豫事迹一卷

〔清〕曹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豫事迹一卷》提要

劉豫事迹

倦圃老人曹溶輯

劉豫字彥遊景州阜城縣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盂子紫紗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上疏自明上皇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礼制局事上批云豫劉河內村叟安識礼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浙察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估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識者謂豫怨望之迹已見此中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妻翟氏徙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正月高宗幸揚州樞密院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与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逗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豫不欲行求換江南一郡執政厭其頻數不許謂見豫痛忿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是冬金人侵山東州郡例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兵出戰金人圍

之數西豫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令投拜豫懲前忿遂言及謀殺其將關勝与東議欲出城見金人百姓遮道願死守豫同縋城詣軍前通款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是年夏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棣博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豫遣使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叛悟焚書斬其使豫又賂悟左右喬思恭宋愿俾說悟々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々不發書斬其使復遣主友劉偲以榜旗諸之且曰吾乃君故人也主曰吾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曉殺偲建炎四年庚戌金天會七年也濟南有漁人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時撻懶久駐濱濰豫事之甚善嘗許立豫而雲中留守高慶裔亦与豫通素為粘罕信伏于是豫遣子麟賫重宝賂金酋粘罕左右求賛立慶裔同献議粘罕曰吾若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昌邦後以邦昌廢逐故再

有河南之役今兩河州郡既下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仍欲循邦昌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无使恩歸他人粘罕以為然令右監軍九室馳請于朝金主然之于是粘罕遣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會吏民于景州諭以求賢建主之意郡人莫敢言慶裔密將屬劉豫之意郡人迎合共相推戴慶裔喜曰尔与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分遣諸郡取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言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辞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純者獨尔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百姓之願爾可就位我遣孝純輔尔議遂決九月金主遣高慶裔及知制誥韓昉以璽綬立豫冊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于御物不以天位為已私志在救民乃知王者為通器臧代既已珍罪位號宜手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

数窩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仗黄鉞而
拯黔黎擧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
宋人來從海道頻輸歲幣祈復漢疆武元皇帝方務
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乱自起釁階陰結叛臣
賊牢輔鳩集奸慝援乱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
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誘大疆域肆其貪
狠自起紛争援我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目
彼告援遂与解和終无聽從巧為辞拒爰命將帥敦
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將詣汴首罪奔淮嗣
子哀鳴請復惟好地畫三鎮誓卜万年凡有貿委悉
同交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壘未乾密
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使徒詰
茲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歛戰之謀既昧神明乃
昭玄鑒京城推破奡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
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遠楚新封守宋旧服不
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及陷誅鋤其御命出和
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
甘為俘虜事務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

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
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乱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貽蘇
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尔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
等處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
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
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
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奸賊援
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降奮然獨斷遠孚歷
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
之從戎盜賊息奔之節制郡国清況有定衰救乱之
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无事則囊弓力穡有從則釋
耒荷戈罷無名之征蠲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
紀綱脩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
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求與情列郡同辞士
心仰戴宜即始帰之地以為建業之先用是遣使冊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
兵馬都部署上柱国廣陵郡開国公食邑二千戶寔
封二百户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礼部侍

郎知制誥護国南陽縣開国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韓昉脩礼以璽綬寶命尔為皇帝国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礼永貢虔誠付尔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邇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於惟天難諶惟命靡常〻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勿忽朕命九月豫即偽位赦境內以藩王礼見使者粘罕等議以為未稱金主乃下令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国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者惟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礼其赦 文有曰雖無大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慚德其悖逆如此豫得僭位酬慶賞賄賂不可勝計子麟侄猊皆以恩府門生自稱豫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权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权右丞燕吏部侍郎子麟大中大夫尚書左丞相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大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国公守尚書右 丞相孝純始堅守太原宋使王衣拙之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遂臣于豫弟益為大名留守都水使者王䕫為汴京留守

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歸德府為南京去淮寧潁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生于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立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為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目曰翊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即以試了馬出格人授官時金師南侵間以李鄴李成李儔鄭億年畀豫〻除儔監察御史億年权工部侍郎工〻十三日儔州判官刘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缺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殺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語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豫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使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国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豫下求言榜曰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 願以無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更冀官

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言毛隱庶補昧情共圖永濟十月甲午遂孝純等奉冊寶冊前妻翟氏為太皇后妾錢氏為皇后冊曰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是昭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誕揚顯冊咨尔錢氏性鍾婉靜德茂肅恭嬪于鄞制之初嘉尔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啓吳越之王封衛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于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建茲創業繫乃協心增享人倫思继關雎之化敬修婦礼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襜衣褕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閨靡效漢家之侈慕遵典礼匪狥私恩於戲惟乎恭儉可以御純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励精之意書稱嬀汭巴虞舜以固應詩咏洽陽配周王以受命勅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命有司備礼冊命施行民間房婚以十分為率五　納官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如唐張巡許遠双廟制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代以来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国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别號以昭受命之元以新我齊民之耳目嘉与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北京李儔知鄆州李俅陽穀縣令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税法除戶部郎中权侍郎復罷什一之法每畝田科錢五百是年依金国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双丁籍一為軍每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与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伍单丁夜巡更軍上教每調撥一人而同保四家備衣糧器甲就本寨納送却于駐劄處給之凡三年一替官無一毫之費惟正庫使臣使臣及効用正軍官使請給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到希載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国聞知与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又有百姓失其姓名酒醉叩門嫚罵豫云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于你豫亦斬之是年置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权場通南北之貨

辛亥阜昌二年宋紹興元年也五月来討淮南盜李成
成進歸豫除知開德府六月以子麟為兵馬大總管
尚書左丞相封梁國公張昂权右丞相兼門下侍郎
十月豫侵宋遣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宋守臣
王亨誘斬世冲以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十
一月豫將王才降于宋帥臣葉夢得豫泰鳳帥郭振
与宋戰為王彥閻師古所敗豫知海州薛安靖及通
判李豪以州降宋十二月益逆合豫意遣東京官屬
并父老吏平僧録德真道録王崇簡等拜表請遷都
于汴京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右丞張東罷
以范參权右丞下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
宝四方之上游名區奥壤為天下冣今所宜都無以
易此而朕今以遷都生事未嘗輕議託而盜寇衰息
強梗怀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
以建新邦乃其時也朕志已定朝議均協將戒辰而
慎重宜先事以示　誕布詔書宣孚群聽已定明年
春永遷都于汴凡尔遐邇咸知朕意
壬子阜昌三年二月宋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降
于豫三月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兵攻翟
興山寨時陝西五路尽為金所陷割属豫々居東平
而興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東西路阻陝西
道又為興所斷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怀
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豫深悪之故力請粘罕
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発女
真万户茶曷馬渡河陽張声勢言將攻興々尽発兵
以應之楊偉潜引大軍由間道襲興営興兵尽出衆
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四月豫曰
勢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
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晩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
宦官不度僧尼文武雜用不限資格奉祖考于宋太
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
親迎郊社徙弟益為京兆留守麟以境内所籍郷軍
簽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参謀机宜幹當統領議事差
委閑上中下三等効用網羅人才置諸左右嘗語其
参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和間童蔡争兵权幕府從
事皆闒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

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宣教郎太常博士蘇直
史館祝簡進遇都賦又進国馬賦大略云蠢尔蛮荆
弗賓弗降国将突騎長驅不貲一葦之航豫批云文
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尚然自前朝失理上怙下嬉怠
意監收国家創業力為生靈主除禍乱以養馬為急
務尤恐官吏軍民多狃于舊俗未知尽心于收圉畜
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
而不可忽实有補于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
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椀与三
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之山陵中遂以
副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未金蘭發掘
不尽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
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宋蘄黄鎮撫使孔彦舟
叛降于豫彦舟將陳彦時率衆千餘帰于宋〻使直
徽閣凌唐佐尚書郎康亘国信副使宋汝為久留豫
所謀既豫虚实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
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子麟代謝于相国寺中太
一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权右丞相兼門下侍郎

鄭億年知開封府武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謚曰慈敬宋愿上書言利
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録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
十月以知東平府李鄴权尚書右丞范恭守左丞改
忠翊郎為昭果郎忠訓郎為昭毅郎李俅言什一税
法利害可采遥監察御史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
内大總府先鋒將十二月宋襄陽鎮撫使李横敗豫
兵于揚右乗勝趋汝州〻守彭玘降于宋豫遣刘夔
与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士薛笻〻勅豫早図反正
庶武全宗訛与他日竒妻子棲東市豫怒欲兵之頼
張孝純勸心
癸丑阜昌四年正月庚申宋李横破頴州軍豫守將蘭
和降于宋壬戌豫兵敗于長葛甲子横引兵至頴昌
府豫安撫趙弼初国守旋遁頴昌帰于宋豫聞求援
于金粘罕遣兀术赴之豫亦遣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于牟駝岡横敗頴昌復入于豫二月宋河南鎮撫司
統制官李言敗豫將梁進于伊陽臺殫之是月葬太
后于東平儀仗如朝廷礼所摽揭皆田家村媪之衣

賜状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後以誘為奉議郎
誘獻南征議曰臣聞皇天猒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
有不世出之英雄乘時撥亂以新海宇以息兆民陛
下以積累之資出達否運應天順人聿臨大宝網羅
英俊之人以倫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殊
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犹為陛下不取
也比復覧聖詔旁求草澤詢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
碌〻之士詢章泛濫不能尽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
臣今為陛下言之嘗聞高祖起匹夫劍斷白蛇而旗
操赤幟取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
万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既徙封南
鄭銳意東向復与項籍争鋒巨佃百戰能使籍馬不
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
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収成功也苟使高祖隠
忍遅疑且將為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擅
全齊之地挟猛鷙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与列季
君臣相去万〻而趙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
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同机而取之是乃養虎
遺害將使復殖矣今陛下將隠恐而不發者無乃惑
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詞通
舊主告以大金迫不得已之意陰信勇猛速求剪伐
苟為敗君不失為忠臣觀其議猛弱坐而獲福此三
年之奪也臣竊言之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況夫為
人主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似失面奉符璽
退而復辟犹且為虀粉又有甚焉者乎今天下犹有
為邦昌惜者臣謂匹夫冝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与
其退而悞事不若進而果敢陛下不從此議以通舊
主必有邦昌之禍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耳
夫圖王不成其敗犹霸此可以決者一也其二曰彼
有強敵難塞之略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山荒兵
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天與越以吳夫之資困
于會稽及行成于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
計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犹不止百郡西有三川
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實倚煮海之利所以
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礼之幣而已休兵養士
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敵而擊待其羽翼之成提兵

北向則吾齊一敗塗地間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狭此可以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復而從軍之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変腐儒之説也夫趙氏雖有神器垂二百年及生靈之徳至渥也一旦犹且忘之况我大齊始息之息乱且民心日夜盱故主之來所頼大金威恵罔無異心使彼和議成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国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興師既無物以勞其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盡心哉使万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国之師會十州之民叔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遲之甚堅心大斉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親臨戎事国事就委元子以備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得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国社皆使太宗仗義而輔創大業躬親戎馬陛下從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六師与民除乱使万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

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宗之旧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行戎此哉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几吾齊得以永祚傳于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撃之便今淪陳之兩淮之廣膏腴足千里是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又金陵者乃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徒退保呉越略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則呉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呉越無能為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滁泗揺蕩江浙乗隙抜金陵縦不能全固則山東為内地陛下可自安此地利失其守而可撃者一也且国務多艱必資賢相以輔之庶幾可救隤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巨公碩徳随已磨滅而所与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揆議失大臣風烝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皆為利所奪求勝非貪悲嘁然守法具位怯于国事不能捨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為大器然孤身在外進不容朝至于范

宗尹口尚乳臭騃然登庸言不顧行餘又無足道者是數子皆闒茸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為朋黨比相訕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設有倉卒之變其君懼懼于上百官泛泛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以擊者二也且國危亂注意賢將彼用者弟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言勇至于張俊尸位素餐坐與卒伍爭財利徒耗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之功而冒主知赴行在致位兩府之列挾其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泆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諱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小和欲其先　豈不難乱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我兵者國之爪牙常戰將自焚後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為合之衆招飢痒之兵患生于驕縱不能治之患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苟有邊事則各以妻推為合傍徨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麾之不至此兵從而不戰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為幹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彼孤而在上既無宗親屏幹之固又無腹任嗣續之光閹寺籍權勢而橫行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亂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擧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乏閒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虐好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設有不測不匕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我無間惑之議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也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睢然不回必從臣豫則天下幸甚豫答詔曰朕秉時創業實賴英豪當廣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策奇謀遠略灼見敵情凡我師徒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匹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戰定樂與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美哉秋涼北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四月豫取鄧州宋統制官謝舉指其腹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是月宋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塩城輸款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益海鑑二十俾取通泰五月宋遣韓肖胄胡松年
來使豫欲以臣礼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
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万
壽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時豫悉有梁
衛之地宋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
还襄陽朝請大夫尚書户部侍郎兼侍講権給事中
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等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奏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據照前後指揮刪去繁冗
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随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
窃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〻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
見三代所以皆行什一之法又無如助為善周之衰
亂不能守法秦漢而降随時更变其間或輕于什一
而取稅更賦之類其目繁盛其弊亦随生所以張純
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
米不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苟不循大法視

為甚多改成輕耗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
之飢食弥望廠箪之載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
唐祖庸調法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
紛更之卒变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稅
法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斯民惟日滋甚是時行
之未久而其弊亦已如此迨宋之季則乃遂為民之
大蠹與权要豪勢之家交通州縣欺海愚弱持其高
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前　之數至有入其田
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户急于貿易俯首聽之間
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旧産已尽而稅籍
猶在者監司拘因甚至賣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攤
逃户之賦則牽連邑里而歲使代輸元有窮已折变
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真巧詐欺民十倍掊取含
其所有而責其所無撿夾之蠲懵于今數方田高下
之土不公不私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
害暴君汙吏群起為盗減亡之縣可以鑑者魯哀公
年飢二猶不足問于孔子之徒有若有若對曰盍徹
乎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則見什一乃百姓足之

法不可以加輕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又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亦不可以輕重也自上古為能行治民之道者莫若堯舜夏周以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莫若孔孟之徒其所言所行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念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則頌声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無大東之憂豈傷其時久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後歟

恭惟陛下受天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革貪饕為純良化呻吟為歌謳曼自節制深鑒前弊而欲尽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言為什一之法多寡什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能歲入之實數而安其出入無地不授無田不井与助法同則賢于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強权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遂姦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減裂致百姓之疑惑歎苦者衆之肆為浮言力圖沮壞按

周制田不耕宅不毛者罰以里布与夫夫家之征今法請佃錢料之後有虚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税職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税以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　准盗論歷代行之未有增損今壞法税隱者准盗斷誹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乃己物豈可謂盗誹議典籍數多類此惑乱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税惟今之税尤合樂輸益國家既無池臺苑囿遊觀之役又无玩好宴安之侈外則無佛寺道院之修営内則無嬖人倖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養軍士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為民平袍乱城池樓櫓者所要緩急保民倫河防邉者惟恐倉卒害民是民所輸之税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尽是还以為民民能知此豈恐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領行杜絶浮言戒飭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几斯民咸受實惠奉聖旨依又增修諸律刑統疏議皐陶勅法格式与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税法大略云求之

李世稅法害民权豪兼併元〻蹙穷九月李士院馮史周進君臣名分論中有云京師再罵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提天下重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迁延六月移屯济州坐視京師之危略無進師之意及汴京失守二帝北狩康王謂天下之在已乃逡巡即位于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史国衣之曰非也文多指斥豫批史国轉一官宋川陝将吳勝敗豫兵于蓮花城下十月李鄴除右丞己亥李成取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取襄陽李横奔荊南知随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豫以王嵩知随州甲辰取郢州守臣李簡遁以荊超知州事豫将王彦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宋将劉光世駐軍建康把馬家渡遣酈瓊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彦先乃还十一月金使人入宋請还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约淮南無得屯駐軍馬將畫江以益豫宋遣章誼報聘还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

鄭阜昌五年正月豫兵与宋熙河路馬步軍從管閔師古戰于左要嶺師古敗降于是洮岷之地尽歸于豫二月豫策進士豫式守令勅曰朕撫有海内五年于茲戢末而貴本欲使元〻之民皆趋南畝豊衣足食水旱有備于今田野未加墾闢閭閻之間儲蓄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且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蕃滋户口漸息獄訟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今播種之時各勉尽率土之方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克兵火之已泰然更生無事惰遊竭力献畝務遂生〻之意以養父母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朕本于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四月成忠郎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荅已斲首矣麟于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昂云此真宗皇帝也已而擲之五月開聖尼院佛像鼻衄三日百姓攢觀宋知壽春府羅興降于豫宋舒蘄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随州傑豫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豫聞飛復襄鄧遣樞密院盧偉請金主乞師

金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术以為雖窩里嗢以為可
于是以窩里嗢撻懶叔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
五万人以应豫窩里嗢以兀术先嘗過江知地里除
易乞使將軍前金主從之豫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
徐文為前軍声言攻定海九月豫下詔曰朕膺受天
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
之地念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
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歆剗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図
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图吞噬先隶
不備之隙攻叔汝穎後率鳥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
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
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擣僭壘播
告天下明体至怀遣子麟姪猊將兵与窩里嗢等侵
宋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騎兵自泗攻滁步兵
自楚攻承楚州守將樊序棄城遁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世忠復还揚州親良臣將
命過揚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沓至紿以移軍守
江良臣去世忠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
十餘處戒聞鼓声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前以所
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金將孛堇
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
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与正軍旗相雜
出金兵乱弓刀無所施南軍工揕人冑下稍馬足金
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是時金軍而
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每
夜有人大字書于旂及柳枝去皮擲于帳前云我等
被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献南宋又聞
宋主親征国主病篤韓常勸兀术曰士卒勞苦俱無
閒志強驕過江恐自常之外無不叛者況吾君病篤
內或有变惟速帰為善兀术然之夜引还調發既尽
遣人諭麟猊麟等以騎兵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入
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失榜以金主崩名曰
班師十一月宋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復壽春府執豫
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飛遣將牛皐等敗金人于庐州
紀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宋淮西將酈瓊復光州〻
守許約降于宋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稅法閏二月豫

将商元攻信陽軍殺宋知軍事舒任明麟率臣僚上
書中原判江表其為形勢与強弱順逆之理何嘗得
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
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呉越之舍計其強
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據其
国者一本也史冊所載如呉為晋所滅陳為隋所滅
蕭銑為唐所滅周世宗討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
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属去處暁示奉豫旨依蓋欲掩
南侵之敗也六月汴京地震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
金四方両大銅銭五百万是日天地晦冥暴風連日
屋瓦皆振八月麟出攬陳留有蒙党数百人欲叔之
南奔亨竟悉斬于汴京以弟復知済南弟現知淮陽
軍豫取宋光州十月下令民儒子依商税法計貫佰
而收其算知龍慶府李儔罵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
誅戮念儔昨係江南守臣随軍帰附特寛貸追五官
與婦州蘆市酒監十二月張東卒是歳豫遣人献海
道圖及木作戦船小様于金是歳金主亶立詔豫称
臣弟称子

丙辰阜昌七年正月豫聚兵淮陽宋将韓世忠引兵圍
之豫守将遠奔六烽兀术与猊合兵来故俱為世忠
所敗二月賜状元即世衍等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
基為講武殿上安門為衆安門崔　門為明昌門景
龍門為照遠門六月豫築到龍城窺淮西為宋将王
師晟所敗執筆知剛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
豫曰閩南人从治舟一旦乗風北濟将不利于我豫
懼故罷之以殿前太尉許清臣為叔大総管府以子
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戸部侍郎行
軍参謀李鄴行臺右相諸議軍武事以李成孔彦舟
関師古為将奔卿軍三十万號七十四万分三道南
侵中路由壽春趨合肥麟統之李成師古輩皆在麾
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入宣歙二州
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彦舟統之豫下手詔榜
示指斥尤甚於五年先是豫聞南宋将親征音急求
援且乞先攻江上金主使諸将相議領三省事宗磐
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
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従之則

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敝焉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
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覘釁麟軍之始行也如臨汝軍
來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繼斬使臣趙
倚麟同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十月麟令鄉兵偽胡服
以行從淮西繫　浮橋而渡數十万衆次濠壽之間
宋刘光世棄合肥遁張俊遣人呈馳宋石諭之曰敢
濟者斬光世还庐州俛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
不敢進復还順昌過定遠縣欲趨宣州犯建康宋楊
沂中与俛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俛孤軍深入恐宋
軍掩其後欲合麟于合肥至藕塘過沂中沂中將吳
錫率劲卒五千突入俛軍俛衆潰擒戮悉尽俛挺身
走麟聞俛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輛船七百連兵
士亡沒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須儲設等物不
可勝計彦舟圍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于是廢俛為
庶人免復官徒覘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
路留守冬豫欲立子麟為嗣遣馮長寧請于金々主
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果
否有德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蓋金已厭

豫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咒豫既敗金主責
問有廢豫意故豫乞立儲嗣以探之
丁巳阜昌八年正月豫策進士遣諜從火淮甸焬刘光
世帑藏二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
日望王師三月宋帝進駐建康四月改宝康門為清
遠門有梟鳴于苑中又數千鳴于南庭皆作休也之
声豫惡之立命掩捕獲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
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七
月探宋師欲北征八月遣宣義郎楊堯弼乞師金人
堯弼辞敗差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游何乞兵
并力南征以宋師臨長淮為辞既望順昌報喜旗至
京云江南刘相公下全軍人馬拜淮西兵十餘万歸
附已交納器甲接納了當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雄
充接納官九月十三日宋統判酈瓊執呂祉以降豫
御文德殿見之授瓊為靖難軍節度使知單州以刘
光世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
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
副鈐轄其次皆遞授諸州准備使喚緝捕盜賊刘麟

府効用使臣正臣請受恣從皆不及朝廷則例甚悔
恨獨酈瓊以為得策豫尋殺祉豫見宋師必欲北征
再遣叅議馮長寧使金乞兵言瓊全軍新降具陳過
江自効當以瓊為嚮導金主以廢豫之謀已定陽許
發兵且遣使乗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以東技
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
間十月壬寅平鎮原濠寨官賈百祚見星隕不竟失
声驚白斉帝星隕矣禍在百日之内同坐者慮他人
告首連累因捽拽赴麟〻問可攘手百祚曰應天以
実不在修文惟在修德麟聞之豫以為狂士壬子
斬于汴京問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
庚子以私憾捽殺汴京富民孟思斉于東門籍其家
貲金大起請路軍馬南征令先調發齊兵赴陳蔡宿
亳汝頴之間會于淮上約麟軍騎河頭議事寅夜進
發麟從二百鉄騎是月丁未抵濡滑求見撻辣金兵
圍之数重悉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馳赴梁
門登城以守以数騎守宣德門東華門二帥從東華
門入逼豫出見兀朮揮鞭以騎圍逼至東闔門下馬

執其手偕至宣德門來以羸馬齎弥夾之囚于金明
池翼日丙午集百官宣詔廢為蜀王詔曰勑行臺尚
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将俾内外咸登太平故
自蜀河以南割為鄰壌之界肉見先帝衆合大公罪
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変置庶共撫其生靈建
尔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国為寧負尔君無
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帰餘皆罔治將
大革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牛之田其罰已
甚不能為托子之文非棄而何凡尔臣民當体至意
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命百官有司皆仍旧
以斉国尚書省為金国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
不許関許閑以鉄騎数千圍宮門仍遣小番揚言斉
王虐民故廢之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五厘免行銭
為汝殺殺執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旧主人少帝宮
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時豫弟
益守陝西金別遣撤離曷提兵声言攻蜀即長安擒
益帥府行下指揮先往尚書省上奏自冊立到豫建
號大斉置国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責随路分任兵

馬至今八年戴念上国之大事大勞遂戌蕪齊国有
違原議關之軍須比年以来益漸減損遂致兵窮多
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与之征討則兵力
不齊為之柎循則民非吾有凡事多悞終無所成况
齊人假我国家之力積有歳年事悉從心尚不得安
民保国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実
不能康濟生民免其荼毒天下無升平之意及使庶
民困苦両国號令相度從初畢竟為過既舉其非豈
可不以改置苟若混同四海之内聖德廣運膏澤旁
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欵一民心更廢齊国
至于普天之下尽行撫綏是為長便奉聖旨斉国建
主于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初两獲便
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被困宜依所奏施行委所
司速為措置其余隨擬事件仍别商量行下右奉聖
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今行下元
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件不得有令士庶軍
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豫指揮　一廢
齊国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国自来創立
重法一切削太並令依律施行　一知浮齊国差使
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擄射糧軍人有欲
歸農及情願當役並從自便只擄存留人數各　撤
隨州軍士依旧支給衣糧内有從合役置稟生一切
仍旧其老年残病人等雖是难任軍役矜其無歸並
仰分附旧来養老處酌量賑濟弗令別至凍飢　一
應齊以前雖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
与親戚團聚其郎主並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
人准上施行只拠元将引去児女却行分与父外有
旧此来奴婢并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国後宮人除
刘豫貼身存留外其余並聽自願出嫁或与親眷團
聚若是无所歸投分付官观養濟　一内侍人除摘
留合用留守宮禁余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大
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名利　一自
来齊国非理罷廢大小職官並与改正取用或有懷
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礼聘召量
才任用更或申聞内有才德绝倫者開坐姓名申聞
以憑不次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庙並不得有

致損壞　一日来迯亡在江南人等不間是何名目
若表帰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尚書省可照驗
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撝刘豫已削帝
號降封蜀王幷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
詔書别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斉国本
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与其害于百姓
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来変廢仰指揮到日即速遍
牌曉諭随處官吏民僧道耆老人等仍于坊巷村寨
多行粉壁告示咸使体悉聖旨普洽之意又恐多歲
不獲寧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无或敢有二心兼照
會到當日斉国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
国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惧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
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禄位各怀忠信仰順天
意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違
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廢
齊年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
並勑依旧勾當所今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
及係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旧前來本例如法理納
权停不得致錯隠瞞别致違碍錯失悉仰准此天會
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廢斉後差除張孝純与光禄
大夫太子太傅開国公权行臺尚書左丞相契丹蕭
保壽葚行臺右丞相女真温御師申行臺左丞相燕
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契丹蕭陳奇太師户部侍郎
燕人張鈞礼部侍郎燕人王翬左司郎中燕人左瀛
礼部侍郎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契丹蕭融刑部
侍郎杜充男杜崇兵部郎中祁膺宗室趙子滌汴京
總判張叔夜男張仲光禄寺丞偽斉左丞相張昂知
孟州偽斉右丞相范恭知淄州偽斉　李鄴知
代州偽斉户部侍郎馮長寧户部尚書偽斉礼部侍
郎鄭億年吏部尚書偽斉户部員外郎朝尤英許州
節度使女真龍胡沙虎汴京留守燕人蕭長壽奴汴
京副留守契丹韓廣都警巡使偽斉司農寺丞周震
权同知副留守李成殿前太尉葉知許州析可求依
旧麟府路安抚使孔彦舟步軍都指揮使葉知東平
府張中孚初廢豫授節制五路兵馬今依旧涇原安
撫使張中彦依旧秦鳳路安撫使閭師古召到京依

旧知宿州王彦先知濠州李世輔蔡州同知趙榮依
旧知　州李師雄馬軍都虞侯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蘄賽相州同知趙買臣依旧南京副総管酈瓊依旧
知冀州徐文汴京総管府水軍都統制刘光世召到
京依旧北京副総管偽斉殿前太尉許清臣权
同知偽斉南路畄守翟文滄州節度使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万両糧九十
餘万石馬四万二千匹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
百七人妊身者九人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
外示節儉而内存淫泆以献女献妻得官進姨妹得
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紗〻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廣公
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弁以二人進豫遂以公
謹監礼料庫皇子府差使惇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
有入已賍方余㫖事發知不免以侄女進豫〻以為
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大使陝西五路傳宣撫
間其淫污有至于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上自耆
上下至細民倡優无不日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桔
魁之術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復益覌皆豫之從弟
覌乃覌之子皆事聚歛無他才能獨益積而能散軽
財好施礼賢下士与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得人歡
心故金亦忌之用計掩捕餘視之若無恣其任便居
住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宮聘使臣張保
義張為賊擄錢從賊夫為賊所殺賣身与豫為針線
婢宮庭中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布載毛澄之徒
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国耻豫不納而害之其既廢
也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阿魯保乃金三路都統豫
有国日金人畄之監豫者故也苑中撻懶過其北行
間其所欲豫請居相州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次相
州豫畄錢五十万以醮邢毛十二月自相州移之燕
山又發之中京又發之上京給天子廟以居之上京
地居燕山東北十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
保机之西楼也金昔初破上京屠其城後以有罪而
徙其中国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方瓊厓之類皇統
元年賜豫錢一万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三年改封
曾王冊曰門下嚴宝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衆欲布
忌　以敷霈澤宜大渙于群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

同寅之德聿班明命爰告于朝咢王刘豫惇大而直
方高明而寬學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于時頃在
東州以智略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慮運
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就如脫屣以还朝若
登仙向之富国以強兵何覇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
知命豈得喪之能移更同慶賚之行益示褒封之典
昨以陶丘之壤易其卄絡之封於呼列土以建候邪
誓巳堅于帶礪尽忠以藩王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
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
户仍令有司擇日備礼冊命主者施行豫謝封曹王
表曰礼成大冊澤霈普時列進其封階不遐遺其旧
物門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任季朝粗歷要
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頃氏将之有
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滕以致箕子之来帰試有微
能叓許大任肆不獲已後将若何承積年残毀有餘
凡百事艱難已極闕兜賦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勧耕
桑應机投隙以性傾敵鋒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徒忘
寝忘食必躬必親擴劉業之維新庶大恩之不玷㦲
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時戒務於斯邪覬
後日受知于上國至闇混一之意不待舟主之言即
随使人性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遅疑八年辛苦之
経営兩手惟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荷鴻
恩自得清閒以北来未嘗排徊而南望久安地僻忽
被改封泊捧讀於訓詞若躬聽於御語温其如玉暖
然似春星揮光麗　　然之天　典謨渾噩顥大哉
之王言繖軫覆下之焦桐青黄溝中之斷木光生懸
罄之室栄張設羅之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奉二無　均九有知百辟之　覡万化
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救遂令穷悴得与
褒嘉臣敢不安静　虞安時處順何以為涓埃之報
惟不為名器之羞豫廢時年六十五皇統三年薨麟
字元瑞宋宣和間父蔭補将仕郎累加承務郎天會
七年豫以濟南降麟同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豫
節制東平以麟知濟南府事国建以濟南為興平軍
麟為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梁国公明年為尚書左
丞相明年従豫徙汴罷判濟南依前開府聽置叅謀

豫請立為太子金人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連歲帥兵南伐皆無功而還豫廢麟遷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中京燕京路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復為興平軍節度使上京路轉運使開府儀同三司封韓國公薨年六十四正隆間降二品以上官封改贈特進息國公

劉豫事迹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已著錄是書本楊克弼偽豫傳又雜採他書附益之視原傳所述較詳